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〇冊目次

陵陽先生詩四卷 （宋）韓駒撰 清鈔本 〇〇一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 （宋）高登撰 （明）林希元輯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五年黃直刻本 〇四五
曾茶山詩集二卷 （宋）曾幾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〇七一
蘆川歸來集十六卷 存六卷（六至七 十二至十四 十六） （宋）張元幹撰 清鈔本 〇八一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宋）胡宏撰 清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 一四〇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宋）胡寅撰 清經鉏堂鈔本 二八七

陵陽先生詩四卷

（宋）韓駒撰

清鈔本

陵陽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韓駒撰。駒字子蒼，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除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南渡初，知江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駒學原出蘇氏。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列駒其中。駒頗不樂。然駒詩磨淬翦截，亦頗涉豫章之格。其不願寄王氏門下，亦猶陳師道之瓣香南豐，不忘所自耳。非必其宗旨之迥別也。陸游跋其詩草，謂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詩成既以與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憾乃止。亦可謂苦吟者矣。晁公武讀書志謂王黼嘗命駒題其家藏太乙真人圖，盛傳一時。今其詩具在集中，有玉堂學士今劉向之句，推許甚至。劉克莊謂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蓋指此類。其亦陸游南園記之比乎。要其文章不可掩也。

陵陽先生詩目録

第一卷

古詩

上陳瑩中右司生日詩
孫朝散母封彭城郡君賜霞帔以詩賀之
刹濟橋亭詩
善相陳君持介甫子瞻手字示予戲贈短歌
送葛亞卿
術者吳毅乞詩欲至塞上
陽羨葛亞卿為海陵尉作茸春軒余為題之
謝錢珣仲惠高麗墨
行次汝墳次韻惇夫天慶觀檜
京口同蘇景謨游招隱寺
送松陵老農　贈俞清老
謝人寄梅花瑞香花二首
淮上書事
至國門聞蘇文饒將出都戲贈長句兼簡其兄世美
題中寂堂　題李伯時畫昭君圖
送子飛弟歸荆南　贈鄒醫
津上人蝸舍　夏日過中寂堂
送蜀僧潮音歸鄉　贈蔡伯世
贈趙伯魚　荅蔡伯世食筍
食煮菜簡呂居仁　送倪巨濟將仕
莆城即事　題分秀堂
題默軒
題王内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姑射圖二首
出宰分寧別舊同舍五首
西山梅花二首
入鳴水洞循源至山上
黄龍山中
分寧大竹取為酒罇短頸寬大腹可容二升而漆其外戲為短歌
湖南有大竹世號猫頭取以作枕仍為賦詩
竹罏

第二卷

題梅蘭圖二首　題湖南清絶圖
送鄉人李元景歸蜀　蜀張氏賜書詩
送嘉甫父倅岷州
次韻程致道館中桃花

次韻黑漣歌　送許少卿出守邠州
送趙丞之秘監出守南陽
次韻館中諸公游慈雲寺
飲酒次人韻　榮事堂詩
題采菊圖
次韵胡元茂館中直宿
靖康元年自南都移黄川八月十六月華藏
民老渡江見訪於定山下院一夕别去
以詩送之
去冬除守歷陽未赴召還西掖今夏自應天
尹移知齊安道由歷陽珪老相訪奉簡
一首
二十九日戎服按軍城外向儀曹亦至戲贈
一首
陶氏一經堂詩　遜子生日
次韵趙德夫龍圖送李諫議
題大姑山　送僧歸蜀
武寧道中　送深老住芭蕉寺
再用前韵簡圜通止老妙慧光老一首
次韻高大中侍郎罷郡書懷

次韻曾通判登擬峴臺　送鄂州劉使君
戲作冷語三首
題蕃騎圖
題韓晃畫瀛洲學士圖
送韓將仕自撫之衢
次韵呂居仁贈一上座兼簡居仁昆仲
順老寄茉花乾戲作長句
戲留圓首座元上人
李氏娛書齋　送王秘閣二首
送里人陳會往見江西漕使
夜與疎山清公對語因設果供戲成長句
昔與道顏智俱二僧居武寧明心寺未幾與
俱避賊山中顏幾不免紹興五年復會
於廣壽寺偶作一首
送贒上人歸雲門庵
送秀老住南嶽上封寺
久雨溪漲壽朋惠示長句次韻一首
送潙山顯化士往印經
謝彰上人遠自雲門見訪
第三卷

近體詩
上泰州使君陳瑩中
聞富鄭公少時隨侍至此讀書景德寺後
人為作祠堂因跋余舊詩後以自嘲
食蟹
次韻師白中秋會飲且餞予行
次韻留別南公
至襄城家君有詩命某屬和
次韻雙蓮花云得之城東
和者既多花已成實矣復作一首

次韻陳師白　次韻薛孟二君唱和
十絕為亞卿作　徐師川跋
送俞仲寬赴宿倅
便衣訪師川坐定陳瑩中太守亦至余避入
室已而同語良久戲呈師川
次韻師川見和
五月八日游北禪師川登塔盡七級僕能三
級而已晚過公晦偶作二首
曾大父有詩云三春擁楊花黏袖午夜淘冊
月在池舍弟子飛歸蜀與語及此
因取為韻
次韻參寥　游定林寺
題鶺鴒圖　題絳帳圖
泰興道中　偶書
題畫雪爵
題王充道清芬亭亭前瑞香花數百本
智勇師歸永嘉自言所居在萬竹間乞詩
送行
題修師陽關圖　題趙君發牧牛圖
李少愚母挽詩　贈張景方

題花光長老畫二首
送黃若虛下第歸湖南
館中直宿書事　走筆謝人送酒
留別館中諸公　行至華陰呈舊同舍
金粟堆　謝人寄小胡孫
醉中走筆留別楊將軍
賦曲江禁柳　次韻思聰
和李上舍冬日書事
謝人寄茶筅子
偶書二絕呈館中舊同舍

題明皇上馬圖
次韻倪巨濟夏夜二首
送蘇世美東歸
次韵蘇文饒待舟書事
次韻蘇彦師見寄　題萬松亭
道中絶句　梅花八首
夜泊寧陵　題申居士雲溪圖
同趙發運游甘露寺
庚子年還朝飲酒六絶句
題韓幹畫馬　送梅常化士
次韻何文縝種竹
虞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聞諸朝既至京師會更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次韻李希聲館中上元直宿
次韻王給事觀殿試唱名
先大夫元豐間及進士第崇州伯父書而賦詩寔和四年信道兄登科集時為著作郎侍立集英殿與觀唱名未幾信道兄調而歸某謹次伯父韻以送之
送王左丞宣撫河北　次韻翁監再來館中臣梟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
送權師謁蔣山華藏二長老
送聰師往蜀中乞錢
次韻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
過左掖門馬上口占
蜀僧法聰率然叩門乞詩送行
申應時卜居京口名之曰雲棲又曰小築乞詩送行
故樞密鄭公挽詞
次韻何文縝舍人後省致齋
故正議李公挽詞　次韻石塔睦庵
送僧化寧之吳中行脚　示龜山平老
次韻侯思孺將至黃州見簡
故資政忠惠韓公挽詞
以正賜庫蒲萄醅送何斯舉復次其韻
登赤壁磯
某已被　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

第四卷

近體詩

次范元長韻兼簡鄭有功博士

次韻耿龍圖秣陵書事

送蜀僧希聲往雲居

次韻金陵德夫使君上元三絕

蕪湖戲趙德夫　送顯上人歸蜀

為超然道人作雲卧庵

次韻南溪觀魚

避賊嚴陽山次蜀僧清雅韻

用遜子游嚴陽庵韻

次撫州高使君韻

再次韻兼簡李道夫

次韻錢遜叔侍郎見簡

往歲自京口與曾公衮宏父同行至下蜀因次前韻簡之

錢遜叔見示小詩次韻

撫州邂逅彦正提刑道舊感歎輒書長句奉呈

題伯時所畫宮女　次韻游播陂

送曾宏父　題雙牛圖

次韻錢遜叔侍郎見簡

信州建使君惠酒戲書二絕謝之

次韻錢遜叔謝曾使君送酒

次韻曾寺丞觀早朝上徐諫議

次韻徐翰林　送僧往梅山

其頃知黄州墨卿為州司録今八年矣避地臨川送別二首

送雲門妙喜游雪峰

送東林珪老游閩五絕句

示珪上人　即席送呂居仁

余往歲與遜叔侍郎同寓廣陵靖康元年遜叔守符離余被召過焉未幾余守南都遜叔移真定過留數日紹興二年復同寓臨川感念疇昔奉送一首

送李獻可奉使湖南

余為著作郎如瑩為司令官舍皆在左掖門外高頭坊紹興四年如瑩持節江西道撫相訪輒成長句

次韻曾吉父見簡

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見訪熱甚追記館

中納涼故事漫成一首
送子文待制歸蜀
世謂七夕後雨為洗車雨又七夕後鵲頂毛
落俗謂架橋致然戲作二絶
夏夜廣壽寺偶書
送范叔器次路公弼韻
送范生　夏日謝人送酒
又謝送鳳團及建茶　嘲蚊
嘲蟬　嘲螢
嘲蝇
頃年侍立集英殿見周表卿唱名第二客居
臨川表卿為宜黄丞歳滿訣別以詩
送之
問江西漕使乞酒及牛乳
冬青
謝江州陸簽判寄糟蟹
次韻吉父曾園梅花
奉酬泉州使君寄荔枝子魚
送李大夫移宰新喻
送翁縣丞赴部

似矩尚書帥桂道由臨川賦詩三首貽彦章
内翰謹次元韻送行
次韻吉父食筍乳長句
次韻程待制見簡
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
送宜黄宰任滿赴調
送張右司赴召
令人生日以畫十六阿羅漢為壽仍作三頌
以祝長年

陵陽先生詩目録

陵陽先生詩卷第一

江西詩派

中書舍人韓　駒　子蒼

古詩

上陳瑩中右司生日詩

悠悠大塊間萬類紛相敵偉哉拔俗人眞宰豈無力
六經陷邪說諸儒用一律天未喪斯文公生抱絕識
著書羅古今射策開胷臆前輩幾欲盡後來昧所適
天將激頹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三已無慍色
海宇屬無虞天工或曠職天實佑　皇帝公生蘊奇
德培壅棟梁姿一旦壯王　禁網雖小寬澆俗未全
遠天惟念我民公生富才術簸揚雲雨勢諸方待膏
澤天既責公深眉壽夫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
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聲赫稟生固難朽吐納自不
息惟昔軒冕徒浪喜山林迹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
益傳說為列星但已脫寰域孰知我公貴與國長
無極

孫朝散母封彭城郡君賜霞帔以詩賀之

孟母壯日家三遷歘見季子聯朝班因逢吾君鼓舜
絃不惜一邑榮參鸞里門初接金花牋爭賀羊酒相

摩肩不疑平反奉慈歡壽逾九十留朱顏又逢吾君
禮高年太息加賜彭城田霞冠彩帔麗且閑復賀羊
酒歡如前四時觴客滿筵緋衣侍坐不笑言飲及
二斗已醉眠起作兒啼衆欣然人間樂事到底偏天
人此樂人人傳忠臣孝子希而全近代只數先生賢
從予乞詩責雕鐫借君詩囊為君編那知不有
南陵篇

利濟橋亭詩

朝奉郎張公得其先父遺碑以附家集從諸公索詩
予為作此

大夫宦業世所欽為老嘗見軒冕非真榮斯文自屬吾黨
事正恐無路逃虛名生猶不見白圭肅謚死豈肯投劉
禹錫茂陵一幅入漢宮世間共怪無遺帙哀哉若人
用意深自言身作鶴鳴陰著書遺子三萬軸人初笑
我飢無金萬仞磨崖刊好語那知百年蒼蘚汙爾來
夜夜虹貫天山下居民未知處周詩不列石鼓歌後
世恐歎遺義娥于今購市完家集野老何知亦摩挲
川流可平石可腐只此殺青垂萬古五百驪珠囙已
奇捭架不知猶幾許公今未暇歸田廬且當驅童曬
蠹魚不辭借取車連軫要讀人間未見書

善相陳君持介甫手贈手字示予戲贈短歌

古來相馬失之瘦仲尼亦作喪家狗唇紅齒白癡小
兒不羞障面欺群醜鶴冲居士術如神東走梁宋西
峨岷諸公躡蹬未遇日坐中知是非常人只今白髮
無餘產短褐遊巡列侯館世人眼中無黑白不如居
士明雙眼嗟予塵兒天所付不須強覓封侯處書生
只倚一時心它日相逢記一作說裴度

送葛亞卿欲行不一過僕

吾廬偪仄門三尺慚愧春風巧相覓叩閑惟許葛王
孫有時藉草傾餘瀝汝不知南池主人車載客紅旗

皂蓋行邊陌又不知東郭公子挪藏門青娥綠髮坐
開罇是身牢落終何為人不汝嫌汝自強伸眉一笑
能幾時忽聞春盡王孫歸春風欲盡猶有情飄英隨
絮俱傷神王孫未歸迹已埽秣馬膏車何太早明日
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
到桃源記歸路

術者吳彀乞詩欲至塞上

少年吳君抱奇識四海一身求異術逢 吏得玄晏
文西方諸侯正須君高賢未遇世亦有相見為陳休
與答我自與世如參辰從來無心怨牛斗

陽羨葛亞卿為海陵尉作茸春軒余為賦之

昔聞先生隱吳儂當窗十里穩烟峯人見先生為楚
吏繞墻四面紫烟水從來楚俗帶吳風曲折徑路深
房櫳舍前繫舡挪十丈舍後參天竹萬叢牙籤插架
似蓬館白拂挂壁如僧宮掃地焚香放客至羨魚飯
稻愁鑄空不圂不清惟寂寞大笑先生致身錯青衫
猶作布衣心朱門却有田居樂筆回造化天工怒胸
包今古時人愕甘窮自許元次山踏海還尋魯仲連
每曾一歡豈易得世間百歲俱可憐何用北窗翻朽
策且向東亭弄春色我當酌酒壽主人灘前飛下雙
鸂鶒

謝錢珣仲惠高麗墨

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
墨黑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績溪多老松奚超既死松
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珍材始不歸潘翁蕭然南堂
一居士亦嘗喻糜無月賜借問玄圭何自來去年海
中持節使明窗宴坐不忽忽引紙磨墨寒生風自笑
平生縮蛇蚓更愁爾雅注魚蟲殷勤二物從來遠禪
海環瀛眼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行次汝墳次韻惇夫天慶觀檜

紛〻物態逞檜獨不自奇雨露長鶴骨風霜瘦龍皮
要經摧暴力豈顧合抱遲雖無文納香不着寄生枝
結根已千丈凜〻誰寒之其下羽客居同睨歲月移
君行叩玄關豈但息馬疲高材笑小草異質憐孤姿
思古而嘵今皇〻不磷緇微言愍不亂似為賤子施

京口同蘇景謨游招隱寺

居閑從散吏尋幽諳精廬城陰徑綠野谷口橋清渠
稍〻叢竹合依〻昔人居輕雲起釋嶠細水鳴術除
聞鷄閑長老塈拂談真如振衣念新浴曲肱欣飯蔬
茲游尚倥偬再至期躊躇獨行豈辭遠徐步當來車

五

送松陵老農

呼舟越洪濤笑識江南山此行為子來致擬一笑歡
相逢不忍別丘壑同躋攀如何舍我去使我心悄〻
子實名家後翰墨素所便老農雖自謂念子安知田
世故亦已足擾〻徒自憐天寒歲且盡趣駕扁舟還

贈俞清老

偃卧一茆廬給事兩胡奴日喫脫粟飯時乘下澤車
人生但如此其實足自娛過此誠更樂不及復何如

謝人寄梅花瑞香花二首

殷勤江南客折花良慰余烟盡孤光冷曜夜清影疎
建林皖不足一枝清有餘諒無和羹用飄落將何如
道人不愛色而愛聞清香方春謝凡卉凌晨玩孤芳
以茲蘭蕙質種彼蓼蕭場常恐亂微馥采〻歸幽房

淮上書事

平楚盡積水長淮多奇峯蕭條月曜夜浩蕩風鳴冬
客行未可歸擘裘那得重寒氣搜病骨清癯貌衰容
遠游有滯念將老無歡悰故園渺萬里去此嗟誰從

至國門聞蘇文饒將出都戲贈長句兼簡其
兄世美

去年夷門十月雪九衢日晏行人絕騎驢兀〻無所

六

之破衲迎風手龜裂渡橋直墊得君家入門脫帽猶
凜冽急燃濕束慰我寒徐出清酤寧我渴君家自無
儋石儲擲黃熊白能俱設平生見酒唇不濡是夕連
飲耳方熱群奴夜僵喚不聞我亦鼾鼻眠東閣明朝
起過城南翁尚記新聲一笑發東歸每歎懷抱真西
來又喜顏色接方將慷慨豁心胸未用崢嶸驚歲月
城南詩翁況遠來門前雪泥又活〻豈知萬事不可
期却樹吳檣指城闕人生動若參與商咫尺無論限
秦粵君聞吾語雖少留但恐一歡成電掣念昔相見
無它娛誦詩微事相詼捷氣凌俗子旁若無偶坐時

閑窺鶴啄囁于今落、誰汝憐老屋陳編自怡悅寄言
詩翁儻留滯歲晚勤迂故人轍

題中寂堂

虎卧文公廬烏窠道林室本自無俗喧何由辨真寂
逃溺必登山避燔必趨澤君看好静人萬慮固未息
是心儻已刳對鏡起亦得上人早聞道晚順世間迹
振衣下靈巖飛錫來上國高堂亦何有萬卷繞四壁
客來倚風廊晤語終日夕莫言門如市中有忘機客
吾曹詩酒污此道誰同攀惟應寂時趣獨有青士識

題李伯時畫昭君圖 并叙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
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
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
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譁不言呼
韓邪顧壻而言賜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
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
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
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
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
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
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
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
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〻人生女必灼艾灸其
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
王諱昭號明妃云

昭君十七進御時舉步弄影飈蛾眉自憐窈窕出絕
域八年未許承丹墀在家不省闚門戶豈知萬里從
胡虜豐容靚飾亦何心尚欲君王一回一作顧君不見班

姬奉養長信宮又不見昭儀舉袂前當熊盛時寵幸
只如此分甘委棄匈奴中春風漢殿彈絲手持鞭却
趁奚鞍走莫道單于無復情一見纖腰為回首含悲
遠嫁來天涯不如夔州處女髮半華寄語雙鬟負薪
女灸面慎勿輕離家

送子飛弟歸荊南

往在東堂時唯汝年尚少木槍鬭群兒竹弓射飛鳥
今來跨鞍馬昂然丈夫表入門恍莫識與語意方了
脫汝未時裝夜闌酌清醥當歌喜未定感舊色已愀
念我三年官自裂衣中抄東去盡句吳北行溥金趙

汝亦上岷峨大江窮浩渺一年兩附書皮筒封家少
那知此相遇乾鵲果前兆我性本齊緩汝資誠楚慓
相逢各相規一月語連曉憶汝初結髮讀書先尉繚
謂須壯執殳單于壘時挑堂期尚羈旅但存雙目瞭
我眼緣詩窮債屢隨所湫尚容三尺床使汝眠奥窔
二升糴祿粟醜婢炊茶茗參時時得鶉免傍竈親燔燎
纔為十日歡鄰里厭煩擾朝來著戎服數匝郿儀繞
辭我出門去歸袖風撟撟還家對寒食渚宮鬧稚鷖
想見阿頌君把卷倚叢篠弟妹來羊車堂前走相嬲
何當揔見之綫我歸思杳汝歸與俱來絮量及秋杪

贈鄭醫

華佗一卷世不留玉函三十龍宮收奇方異訣上帝
求稚川肘後真悠悠東京仲景儒家流韵味思密豈
自由妙技乃與俞跗侔後來繼之有鄭邵二子天授
非人謀內經歲久誤弗讎鄭獨覃思窮披搜草木寒
溫脉況浮如磁取鐵無虛投揭來游梁自高郵翰林
雜試推君優天庭錫帶塗精鏐我窮羈旅古汴溝有
婦抱病柴門幽巫醫百請不領頭卒然邀君為停輈
決去沉痾如決疣自言不取千金酬只求一詩當琳
璆高風絕藝兩罕儔我才不逮前人羞祝君尚壯勉

勿休自致名譽傾公侯

津上人蝸舍

昔在焦居士野宿蝸牛廬今津又繼之結草王城居
容膝審易安蓋頭無復餘心澄動境寂意遠隨室虛
我家數畝田荒蕪自經除茆簷正如此日入歸荷鉏
一朝寓華屋慨然念村墟疵物儻有激投老同歸歟

夏日過中寂堂

苦熱倦中夜黎明與鷄興匪云事干謁庶以避炎蒸
駕言城東廬停軌日未升白簟惟薄敷青盆水寒氷
涼颸從天來一掃槃中蠅聊除喧囂厄諒豈棕拂能

攬衣念歸去謂是天使澄超視尚午景世故何相仍

送蜀僧潮音歸鄉

野水有善漩山雲倏為霖古來出世士亦有利物心
上人成都來袈裟塵土侵兩屩踏京國一鉢提叢林
諸公握手舊熟不似臺簪尚隨湯休詩肯鼓庭蘭琴
獨說衆妙行聽者開煩襟我作五字偈彌天識潮音

贈蔡伯世

君家夫人林下風長齋繡佛鳴金鐘侍兒百指亦清
淨淩晨梵唄聲摩空潭潭大弟依喬木日午卷簾按
綠竹古調猶歌于蔿于鬷詞不唱新翻曲有美一子

天麒麟孟嘉外孫見淵明掃地焚香坐弦誦不聞梵
唄達歌聲俗子何由共杯酒容我叩門呼小友欲求
百萬錢買鄰倒囊只有詩千首安得一把茆蓋頭榆
林從君父子游敢期絲竹娛下客但喜白業同精修
禿襟短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和詩論道有餘
閑為語故家遺俗事

贈趙伯魚

昔君叩門如啄木深衣青純帽方屋謂是諸生延入
門坐定徐言出公族爾曹氣味那有此要是胷中期
不俗荊州早識高與黃、誦二子句聲琅琅後生好學

十一

果可畏僕常倦談殊未詳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
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答蔡伯世食筍

蓴絲化鹽豉槐葉資新麵豈知苦竹萌風味常獨擅
昔我居錦城屢喫田家飯扶杖自入箐煨此獨角蠒
後參鶴林禪餽我桑門饌恐恐沸鼎中亂下白玉片
惟無它物柔始覺真味現三年客東都錦籜寧復見
千金洛陽來惟充大官膳前時遇君食欣逢故人面
那知列仙臞已雜蒯通雋吾寧飽甘肥憤吒那忍燕
請歸謂主孟厨人後當諫苦苣雜蒿蔬沉香和甲煎

柯亭既誤椽畫障或遺縑古來可歎事千載寄明辨
作詩吊韓龍助子當食歎

食黃菜簡呂居仁

既誦呂公子鮮帶浮房宮留我具朝飡喚奴求晚菘
洗箸黯鹽豉鳴刀芼薑葱俄頃香發坐雨聲傳鼎中
方觀翠浪涌忽變黃雲濃爭貪歛缽後不覺定盤空
憶登金山頂僧飯與此同還家不能學永負烹調功
硬恐動牙頰冷愁傷肺胷君獨得其妙堪持餉衰翁
異時閑豪氣愛客行庖豐殷勤故煮菜知我林下風
人生各有道吾蓄用禦冬今我無所營拄腹何由充

十二

豈惟羹無餽菜把尚不蒙念當勤致此

送倪巨濟將仕

汴流六月飆黃沙小舟兀浪如乘槎赤日下照烘朝
霞腹鳴肩聳氣喘呀夜眠僕夫股相加柂樓晨飯羹
黃茄時時矯首望土岸木末般轉汀洲卑渴逢石泉
不得汲椎鼓催發無停過問君何為趣豪家吾云五
載居京華夜窗讀書眼生花每食不飽潛咨嗟母鬓
半白弟髫丫有妹久闕躬績麻寄書細字如昏鴉問
胡眷戀歸期賒來時書筴手自挐今歸上堂兩脚靴
壽觴要及開霜瓜子志如此良可嘉勸子博學如攅、

罝麞麟兔鹿畫所遞或與而法浮而葩要歸於正謹
去邪行如種植愼萌芽念當務實勿求誇我行買犢
耕三巴佇子佳譽來天涯

莆城即事

鄙夫世長物未老宜幽棲一朝起蓬屋著籍通金閨
遇合始僥幸非才終見擠尚想歐陽公罪弃荊山西
步行意方蹙庭趨顏遂低行趨豈云異書惺自不齊
微官何足論等求飽糠粞三徑如可卜歲晚歸扶犁

題分秀堂

南山有佳色偃蹇誰能分如何公子堂卧看南山雲
公子秀公族高標出塵氛總戎亦何事宴坐焚鑪薰
晴空萬劍戟衛此明將軍鄙夫在莆城簿書劇絲棼
青山不到眼終日無一欣寄聲幸分我與子同清芬

題默軒

李君誦兵法辨若懸河流時平棄不用胸中鬱奇謀
三年蓮勺園一室藏深、幽默、翁笑自謂宴坐無餘求
不言非真、默但與木石儔說默、時說吾聞諸前修
君看古宗密妙義難爲酬及談不二門則卷機鋒收
我以辨自害窮思戒摩兜君宜尚勉旃負杖從吾游

題王內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姑射圖二首

太一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輕風爲帆浪爲
檝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
斛舉不是峯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蓮如許龍眠畫手
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烟萬
頃波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岧嶢九天上不須
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

海上仙山邈雲水神居縹緲凌虛起風鬟露宿不知
年八極浮游一彈指何人詭筆作此圖細看尚恐冰
爲膚便欲憑軒問連叔却愁拄壁驚肩吾雖有此
圖傳自古嬌、真容那得覩萬里中州不少留晩發
咸池暮玄圃而今玉殿開珠宮鸞旌鶴馭紛長空
神奇早御飛龍下顧瞻千秋年穀豐

出宰分寧別舊同舍五首

公車八千言自獻十二旒落筆中書罷石渠並英游
方欣洛陽遇已慨周南留明堂楩柟詎須汝薪槱
三年望龍斷艱難身百憂髮、五分白更落天
南陬
念我行老矣才拙世所捐青綾未頻直黃紬且安眠
飽聞縣西寺脩椽壓山顛中容五百衆上堂鼓鬧、
王程儻餘暇茲焉著幽禪自擷雙井茶與僧酌雲泉

昔慚芸閣姿斥守莆城市五占天雞星未收逐臣淚
歸閑長樂鐘疲馬思一試挈々今又東敲邑臨無地
人生縛微官大似侏儒戲升沉各幾時恐欣兩當置
盍昌剡移文道州拙催科我愚象二子將奈分寧何
吾君放勛姿于今萬邦和縣令但拱手排衙鼓鳴鼉
故人怒撓舡勸勿凌江波君其謝故人我亦聊弦歌
陽山昔御史夷陵前校書坐法黨未久遇赦罪已除
故時同舍郎半直承明廬獨奔江西縣道里三千餘
皇明透羽摇儻復哀臣愚念當脫江瘴與子聯朝裾

西山梅花二首

空山有佳人寒林弄孤芳晚分天女白夜奪嫦娥光
亭々照清淺欲渡横無梁微風起復滅為我傳幽香
紛々月彩動炯々霜容閑不覩散清影寧知月底來
平明忽天風㵎谷空蒼茫惆悵有餘馥繁英安在哉

入鳴水洞循源至山上

崇山蓄靈泉萬古云不息潴為百斛深散入千渠溢
其東匯民田又北尋山腹斷崖如破瓜飛瀑中蕩激
大聲政雷霆細者亦竽瑟末流垂半山十里見沸白
得非挹天紳常恐浮地脉呂梁丈人老尚與汩偕出
我欲躡鶩湍下窮齦齶石惜哉意徒然屬此歲凛溧

安得汝南周斷取白蛟脊歸之龍泉峯山門夜喧席

黄龍山中

未雨萬木翳既雨群山開山神若眷予一掃風中埃
摩雲夾路松禅伯手自栽我來植拄杖聽度松風哀
幽賞未云足暮色蒼然來何當白玉輪碾上西南垓

分寧大竹取為酒罇短頸寬大腹可容二升

而漆其外戲為短歌

此君少日青而癯爾來黑肥如瓠壺縮肩短帽饜禹
耳無乃戲學騶侏儒人言腹大中何有不獨容君更
容酒未須常要託後車滑稽且作先生友少陵匏樽
安在哉次山石臼空飛埃茆簷對客夜驚笑麴生叩
門何自來老向人間不稱意但覺淵明酒多味乞取
田家老瓦盆伴我年々竹根醉

湖南有大竹世號貓頭取以作枕仍為賦詩

湖南人家養貍奴夜出相乳肥其膚買魚穿柳不蒙
聘深蹲地底老欲枯誰將作枕置榻上擁腫似慣眠
氍毹慵便玉枕分已無孫生洗耳非良圖茆齋紙帳
施團蒲與我同歸夜相娛更長月黑試拊臥鼠目尚
爾驚睢盱坐令先生春睡美夢魂直繞赤沙湖更煩
黄妳好看取走入旁舍無人呼

竹鑪

蘇州平生澹無欲長物從來博山足斲石燒磁俱碌
碌削筒為之方絕俗淨名居士眠胡床夢餘竹齋春
晝長不知柏子起烟縷但覺細細風吹香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一

十二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二

題梅蘭圖二首

寒梅在空谷本自凌冰霜託根傲衆木開花隨群芳
逸風遞清氣迴水涵孤光美實初可口採掇升巖廊
念爾如傳說和羹初見嘗不須羨幽蘭深林自吹香
幽蘭不可見羅生雜榛菅微風一披拂餘香被空山
凡卉與春競念爾意獨閑弱質雖自保孤芳諒誰攀
高標如湘纍歲晚投澄灣不須羨寒梅粉骨調鼎間

題湖南清絕圖

故人來從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陀一百
里安得置之行李中下有瀟湘水清瀉平沙側岸搖
丹楓漁舟已入浦溆宿客帆日暮猶爭風我方騎馬
大梁下怪此物象不與常時同故人謂我乃絹素粉
墨妙手傾良工都將湖南萬古愁與我頃刻開心胸
詩成畫往嘿惆悵老眼復厭京塵紅

送鄉人李元景歸蜀

問君游梁今幾歲歸去聊為姜子（一作姜芋）計入門四壁
妻子空挽君游仙墮塵世令兄文價如相如世人但
如千里駒不知更有八百里看取蹴蹋辭鹽車

蜀張氏賜書詩并叙

故國子直講臣無競嘉祐中召入集英殿
仁宗皇帝賜以　御書宣和三年無競孫臣興嗣屬
著作郎臣某為詩以紀之

張公昔躡中朝班夜隨仙官上九關再拜天皇少却
立手製雲漢歸人間鉤陳熟視不可責坐令光耀驚
塵寰至今公家蜀江上紫氣夜屬岷峨山昭回斷缺
久未補女媧鍊石亦已艱似聞天上列星怒下問雲
漢何時還丁寧賢孫善拂拭不用構閣深防閑為公
作詩刻堅石可使萬古驅神姦

送嘉甫父佐岷州

大梁初見公萬卷不離日五年再見之萬卷已在腹
字體書沙新詩篇翻水建閉門誰與娛脩然數椽屋
白頭楊子雲又合居天祿誰令佐山川路遠車脫輻
近聞皇華使漕水出深谷有能推挽公可敵千章木

次韻程政道館中桃花

桃花如昭君服飾靚以豐排細顧清影似為說己容
數枝有餘妍窈窕禁省中何如武陵岸繽紛落天風
我夢泛舟去春流濯冕翁豈知限重門風揉鋪首銅
憶汝初破萼時當樓雪融亭亭怯餘寒賴此赤日烘
蓬山十載夢縈飛左右弄龍重來迹已換一埽九花空

髮有今歲白顛無故時紅三嗅三嘆息繁英為誰穠

次韻黑蠻歌

黝奴生長西南夷揭來中國家公知提攜十年行萬
里寵愛昔為新人移但願結髮為玄妻不願能歌名
雪兒夜寒僮僕盡僵縮我獨嫵媚呈餘姿只衛家世
不可考辨舌推源煩惠施若言瀘水異京水生女那
復白如脂或疑烏几定乃祖又言黑貂為姆師託身
似與青女約薦枕常須黃妳隨長伸兩脚得安卧莫
作杜老憐腰支它年老朽幸勿棄從來弱質不自持
賢哉翁詩善名我不須更換崑崙詩

送許少卿出守邠州

長安北走彭原路白草黃茆列亭戍山形漸險溪水
渾行人可首回車去豈知中有古邠州十里沙平水
漫流鴈飛蔽野葡萄肥馬放連雲苜蓿秋次卿卧聽
朝雞久請試從來撥煩手未許相如喻蜀歸且看魏
尚臨邊守雜花撩亂草鮮明二月春風卷旆旌燕寢
凝香無一事樂哉飲酒莫論兵

送趙承之秘監出守南陽

繁臺十月寒颼颼置酒共祖南陽侯九士一客相獻
酬皆言南陽山水幽菊泉釀酒不論石上酥醍醐出

肥牛使君樓前橘柚古丞相堂下蒲蓮稠夜燃蠟炬
賓醉舞春風歆眠百花洲各持一觴勸公飲此行樂
矣公何求我獨倚杖商聲謳此公人間第一流方今
群賢從法駕金䩞塞路嘶騮〻獨令此公守一州臨
分慷慨淚莫收南陽南陽樂後樂歸來歸未無畱

次韻館中諸公游慈雲寺

嘉蔬隨客庖香飯出僧甑聊為一飽謀未暇談禪病
二公當代豪詞林氣方盛五言謹詩律百罰嚴酒令
樂與同舍郎共此給園淨想像斜川游何如舞雩詠
甘瓜自雍丘肥芡來新鄭有果各有攜笑我室懸罄
陋質謝不往悵瓊瑤映人生一車足那須富千乘
有興驅短轅寧辭沮洳徑及時逐行樂莫待苦腳脛
炎暑忽已闌當念時難更 趙元固苦腳脛

飲酒次人韻

淺瀨見魚游澄潭知鶴沒疑乘青霞珮徑墮白銀闕
平生探學海中年悟禪悅應須臨渺瀰庶以稱超越
回塘大圓鏡新蒲細於髮綠扇互低昂玉顏爭秀發
良辰宴觴豆炙爇脫巾襪荷聲過急雨竹影數涼月
緩行躡芳草移坐蔭深樾何當酒拍浮恣艤舟搖兀
而我方抱鉛上馬自腰笏叩門不開呼造席無乃咄

詎敢陵崆岏幸許窺剞劂願公開迷雲令我入理窟
雄篇出月脇妙思露天骨蹇步那由追眢井媿先竭

榮事堂詩

安陽太守韓公子晚帶魚符出鄉寺一朝帝語傳人
間轉覺公家有榮事公家請從忠獻論高牙大冊來
疏恩往時醉白堂中醉手自列戟留諸孫諸孫盡是
璠璵器悃愊無華潢循吏大錢方送史君歸竹馬爭
迎細侯至公不見大小二鄭公五十年間風化同豈
如五馬來接武作堂在嵬利帝語又不見甞家兩世
侯父出傳舍子八州豈知世作本郡守坐令卓異驚
千秋安陽遺民識忠獻眼見王孫四封傳請公靜夜
占此堂定有榮光屬天半

題采菊圖并敘

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
白衣遂見眼能明何今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
天啟嘗哦此詩以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
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
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〻
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〻醒之後豈知有江州
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後作二首

黃菊有何好且寄平生懷遇酒興不淺無酒意亦佳
此理誰復明自昔寡所諧空餘采菊圖寂莫懸高齋
今日菊始華叢薦鳴相和若無一觴酒如此重九何
悠然數酌盡會心豈在多醒來不復記散髮東山阿

次韻胡元茂館中直宿

我老百念冷飢餐困來眠寄聲同學兒莫作舊眼看
春風石渠水小雨生微瀾知君直宿夜夢憶朐山泉
起裁五字詩思如溟渤寬白頭和高唱回光覺酸寒

靖康元年自南都移黃州八月十六日華藏
民老渡江見訪於定山下院一夕別去以詩

送之

大師游華藏法席雄諸方而我困風緣數入憂患場
道眼宜見艳交情未相忘呼舟渡宣化訪我山之陽
夜榻蒲蒻穩秋山蕙蘭香問我當何之笑指郡守章
莫言千里殊共此圓寂光脫有雲水客附書及滄浪

去冬除守歷陽未上召還西掖今夏自應天
尹移知齊安道由歷陽桂老相訪奉簡一首

嘗聞歷陽郡寺有褒禪山及我分竹符欲往窮躋攀
驅車發半道尺一喚我還歎息巖下水何時照衰顏
復持齊安節稅駕臨通闤屬有行役累無由叩僧關
桂公岷峨秀逸韻超人寰携詩遠過我殷勤請加刪
少年意氣盛笑我毛髮斑夜語不知寢起看江月彎
浮生浪擾擾萬法本自閑為吏何足論逝將老榛菅
買田未及議我貧貧非慳奉乞一廛地往來泉石間

二十九日戎服按軍城外向儀曹亦至戲贈
一首

旌旗雜沓[illegible]鐃鼓鳴使君小隊來郊坰舊時視草判
花手今學操劍驅民丁逆胡未滅壯士恥子雖年少
有典刑短衣匹馬肯從我與子北涉單于庭

陶氏一經堂詩并叙

古之學者其志將以明道豈與籯金計輕重哉遺子
金滿籯不如教子經此鄒魯鄙諺也鄙人何知但見
韋元成世取宰相故羡慕之耳元成在位婾阿苟蓋非
真知經者夏侯勝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使經明而
歸耕亦何不樂之有觀勝之意但欲射策取卿大夫
而已陋哉不足道也戲為詩云

古來儒術士豈為勝籯金更求紫與青陋哉徒若心
有兒如少翁但可汙儒林我歌勸學詩以為鄒魯箴

送子生日

閑居識時令愛此重九名況我長頭兒正用茲辰生

汝性既已剛汝氣又已清應須萬巻讀勉力為家榮
俗物非汝喜壺鑄鑄新成壽汝白玉腴可服黃金英

次韻趙德夫龍圖送李諫議

嘗聞中興日補衮用老儒亂離歲月駛如隙過白駒
慷慨請擊賊艱難論還都百謀未一試去國秋云初
歸來視清鏡老色上髭須新亭對茂弘建鄴懷伯符
古來興廢地俯仰再嗚呼使君亦偉人獨我慚非夫
邂逅得參語僧坊飯伊蒲誰云異鄉縣契合違簪裾
我有一葉舟可釣宣溪魚如君醫國手寧當墮江湖
蕪爵尚紛拏志士極欷歔時哉更持擊飢鷹思草枯

題大姑山

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長隨女郎住寂寞荒山春復
秋但見空濛結愁霧行商舟拜祈神休棹花買粉姑
應羞不如一醉杯中物與爾開銷萬古愁

送僧歸蜀

巴江之中有尺鯉揚波鼓浪三千里早知辛苦上龍
門不如歸戲巴江水

武寧道中

小灘嘈嘈大灘急(惡)朝行年賜暮鹿角盡日拖舟不得
前忽然籧斷千尋落上梁左側石子多兩舩與石鳴
相摩臥聽漢師倚篙哭將如四十二灘何(羊賜鹿角上梁皆灘名)

送深老住芭蕉寺

中歲厭九子結交唯道人況此喪亂中益信空門真
老深龍岫來意恐非常鱗與語果英特掣電翻機輪
巖頭路久絕賴爾掐提新莫言茲山小是間無一塵
生逢世道難無地置此身何當架茆竹永託芭蕉鄰

再用前韻簡圜通止老妙慧先老一首

蜀光在京國說法驚天人曹屈多口鑒得非點胃真
深林鍛遠翮巨壑藏修鱗蕭然幽邃庵伎倆付老輪
諸君五字偈亦各呈尖新世界夢幻爾豈特為微塵

更吾露電軀庇此泡影身尚喜圜通師教我及儀鄰

次韻高大中侍郎罷郡書懷

公詩如秋聲蕭蕭薄炎熾我窮卧荒山無復文墨事
茲焉和高唱出語愧冀累五馬一花驄得非天廄駟
會當覩戎行一快平生志雖云躢千金此計恐未遂
人生行樂耳虛空何用愧況今紛紜時一笑豈云易
求舡真戲言(退之責高求舡)換妾乃深意梅堂極虛明壺漿
有新醅(昨日郡守送酒)何時具盃杓洗我色憔悴李侯飲中
仙亦有塵外思藜杖方叩門君歸與徐議

次韻曾通判登擬峴臺

朝攜笻杖來，瞑倚胡床坐。循墻讀遺碑，歲久苔蘚涴。烈風興時休，於茲驗真箇。曹郎吐佳句，蘀突黃初過。交遊得詩流，吾儕可相賀。念昔逢大梁，一別九鑽火。再見疑前身，居然客愁破。世久無若人，子豈伯休那。曹時丁憂千山厭露宿，一壑期雲卧。子少方鵬騫，吾衰作鷟墮。篇成不敢出，畏子詩眼大。唯當事深禪，諸方參作麽。文章真綺語，季緒徒瑣瑣。安得京口歸，秋江細扶柂。

戲作冷語三首

北風刮地寒陰凝，鐵馬夜蹋黃河冰。凍鳶瑟縮鳥凌兢，破廬卧雪僵不興。嚴霜透屋衣生稜，未若冷語銷炎蒸。

十

五更和霜蹋積雪，冰堅滑道行人絕。邊城十月地凍裂，兩崖雨冰萬木折。琉璃為家白銀闕，未若冷語祛炎熱。

石崖蔽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絺不御當玄冬，霜寒隨落水溪中。斵冰直侵河伯宮，未若冷語清心胷。

送鄂州劉使君

昔在史館中，地禁無經過。唯君直廬近，退食同委蛇。著作局有制外人不得入至今夢催班，九門欝嵯峩。傷心望金馬，極目悲銅駞。脫身來此郡，見公擁琱戈。猛士三千人，旌旗相蕩摩。男兒既有此，世儒安足多。少來謬秉筆，報國終無他。聞當向夏口，秋風水增波。願子靜荊峽，送我歸江沱。

題蕃騎圖

塞上一作沙場漠漠黃雲秋，黃鬚胡兒騎紫騮一作白馬。揀前弄風走，胡兒掣彎空驟首。回鞭慎莫向南馳，漢家將軍方打圍。奪弓射汝猶可脫，奪汝善馬何由歸。

題韓晃畫瀛洲學士圖

十一

咸陽中天開帝居，郡公下直承明廬。長鞦短轡褒衣（以）襦，蒼頭廬兒爭走趨。韓侯盍此時無虞，瀛洲仙人樂有餘。我生不及正觀初，忽忽十年身校書。吟詩天街騎蹇驢，爾來戎馬方馳驅。眼厭繡裲襠，諸子把卷未展先欷歔。

送韓將仕自撫之衢

故人有令子，高義摩雲天。邂逅亦未久，航湖皆臨川。謂我先世故，數數求言詮。豈知愚闇姿，一生憂患纏。讀書千萬言，不若摩兜鞬。願子善自愛，無忘誡本篇。

次韻呂居仁贈一上座兼簡居仁昆仲

上人出山時稻穫雲水白囷倉未云滿已有稅租迫
崎嶇走糧拖不畏道里隔坐令衆浮圖聽法無餒色
爾來閉戶此道深自索佛法本無多未悟常自責
孤雲忽南飛過我江上宅信知道人心不斷思想百
邂逅逢故人涕淚說艱厄驅車更何之悵望王土窄
應須屏塵累問此忘機客憂來莫飲酒〻薄空任鬲
何時營一丘伐竹開新陌待子田舍成吾當理經策

順老寄茉花乾戲作長句

道人禪餘自鉏茉小摘黄花日中曬峨嵋梗楠久不
來麹糝薑絲與刑在封題寄我紙作襃中有巴蜀齋

土

廚香起炊曉甑八月白配此春盤一掬黄 梗款木耳八月白稻名也

戲贈圓首座元上人

老夫宴坐菩提坊二士接迹來升堂疎眉哆口辯舌
張問胡至此皆同鄉少年發足參諸方爾來馬解高
掛墻貲雖東川近陵陽左綿猶遠亦相望不辭燭飯
鼓作滿背更十日留山房

李氏娛書齋

欲樂誑凡夫須臾皆變壞唯書有真樂意味久猶在
李君名家流事業窺前輩澹然無它娛開卷與心會

憶吾童稚時書亦甚所愛傳抄春復秋諷誦晝達晦
飲食忘辛鹹汙垢失盥類爾來歡喜處乃在文字外
卷藏二萬籤棐几靜相對此樂君未知狂言勿吾怪

送王秘閣二首

烏衣諸王吾早聞晚金獨識和州孫風流沓拖欲垂
盡文采陸離今尚存奉祠乃是裒翁事如君胡為亦
為此僕夫在門君疾驅往獻天子平邊書

右軍池頭鶺鴒呼康樂臺下杉檉疎瑤山學士此築
室白髮散人來卜居身隨沙鷗卧烟雨十年無書上
公府枉作西班老從臣看君才華不能擧

圭

送里人陳會往見江西漕使

勸君少留持一觴與君鄉里皆陵陽兒童共戲苦豎
岸老大相逢烏石岡拾遺平生丈人行拊我謂我能
文章豈知今無一稱長但餘顛華面顏蒼君行往見
玉節郎感時憂國歌慨慷餉師十萬西平羌笑我挾
複山中藏

夜與疎山清公對語因設果供戲成長句

落葉屑窣鳴風廊四無人聲夜未央道人過我談真
常客舍有底相迎將竹罏篝火曲木床烏臼為燭楓
賭香青梨栗〻釘坐光黄甘十子進著霜醯梅豪杏

經年藏紅糝綴枝加柘漿葉藕諸茅蒹荷薹堆盤滿
椀次第嘗憶初見翁脩水旁轉頭八十鬚眉蒼爾時
尊宿略喪亡屹如樅檜老不僵而我昔漫參朝行十
年投閑坐老狂人生一夢炊黄粱諸法本閑人自忙
況今世故甚擾〻與翁卒歲菩提坊夜闌一酌餘甘
湯它年此樂不可忘

昔與道顏智俱二僧居武寧明心寺未幾與
俱避賊山中顏幾不免紹興三年復會於廣
壽寺偶作一首

昔與二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天寒更踏沮洳
徑月黑錯隨楊梅林歷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
溪水平明乞火野人家十日身藏巖穴裏閑俱歎我
裝齋空蜀顏轉陷妖氛中誰言性命脫鋮孔況復傷
人衰疾同春風酣〻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莫嫌
薄飯一莖虀郡國而今無鼓鞞

十四

送賢上人歸雲門庵

雲門秀色連雲居石林參天冬不枯溪迴彷彿菜葉
下路轉崔嵬茆屋孤上人一日盡諸佛肯顧世上群
兒愚獨尋龐老不憚遠此事古有今人無我窮活計
依精廬千年香火勤朝晡速來無物可祗待苦筍淡
粥同齋盂翻然別我出門去春雨趁耕薑芋區不須
領衆強自苦一庵高臥直良圖

送秀老住南嶽上封寺

人生孰不嘗世事復見羈獨有山居往古語不我欺
君今視霄漢已與諸佛期而我在泥滓未免高人嗤
勸君安此山老大將何之底處不相見勿言長別離

又雨溪漲壽朋惠示長句次韻一首

緣雲細路投僧坊路邊松柟森自行初來紫竹半含
籜白花忽已吹垂楊念昔聯翩皆京洛於時初登君
子堂還朝我執太史筆侍宴君持光祿觴由來用舍
判殊路玉堂蜂闕遥相望（壽朋入翰林時某宮祠君擁州）公車推輪
下度嶺我舟拔柁辭黄岡艱難晚厄汝溪上天雨屬
閑顏院墻不憂漏濕有新句醉墨在紙猶淋浪桃花
水漲鳥不渡安得奮飛來我旁夜來顛風起天末起
占初日照屋梁明窗洗硯午陰寂煎紫觀碁春晝長
百年未滿且挐〻萬緣頓息寧皇〻更能伴我千鍾
飲徑欲因公倒囊裝

十五

送滿山顯化士往印經

石路天新雨問僧何日來云求法舍利庚用鎮崔嵬
我有一句了不從黄卷開相逢未可舉佇子下山回

西土不置經藏皆以塔
貯佛經謂之法舍利

謝彰上人遠自雲門見訪

君參雲門禪不遠為君説千里訪袁翁草鞋三寸雪
此間禪亦無一味有袁拙乞君煑茶方歸與雲門啜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二

夫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三

近體詩

上泰州使君陳瑩中

當年躋路雖藉藉歎息諸公善自謀今日在前皆鼎
鑊後來如我獨春秋海邊已繫師襄磬湖上新逢范
蠡舟唯有書生最無事不妨挾冊更西游

聞富鄭公少時隨侍至此讀書景德寺後
人為作祠堂因致余舊詩後以自嘲

藤床瓦枕快清風破悶文書亦漫供鄉信未傳霜後
雁羇懷生怯晚來鐘淹留已辦三年計流落應無萬
戶封猶有壁間詩句在他時誰肯寫塵容

一

海氣冷冷又嘯風一杯扶病要時供三年閉戶兒童
怯千古閑情我輩鍾若得黃柑應手種更求青李
莫逾封踈頑自笑將安適寄謝江山好見容

食蟹

海上奇烹不計錢枉教隨貨上金船饞涎不避吳儂
笑香稻兼償楚客餐寄遠定須宜酒債嘗新猶喜及
霜寒先生便腹唯思睡不用殷勤破小團

次韻師白中秋會飲且餞予行

樓高應在月明邊目斷西山萬里天擬喚謫仙歸貝

閫翻愁快馬蹋瓊田詞鋒易破孤虛陣酒令難欺賞
罰權放盞成空君莫歎明年千里共嬋娟

次韻留別南公

天遣吾曹與世疎那將窮技學黔驢只今年少身多
病是處愁深淚濺裾此去不須論塞馬向來猶有彈
鋏虛名只用驚兒輩要作生涯墓誌書

至襄城家君有詩命某屬和

日月驅車及暮蒼今朝一眼楚山長共看社燕將雛
急誰見秋鴻刷羽光晚渡河流皆倒影夜題驛壁作
斜行道遍草木應相笑解笑年來為底忙

次韻雙蓮花云得之城東

對鏡佳人艷質同微風更許暗香通淩波閑作拖裳
緑行雨翻愁裹臉紅欲寫新圖過淮右從今勝地自
城東有情邢尹空爭寵豈悟榮枯一瞬中

和者既多花已成實矣後作一首

人間異物貴无功水與銀河一綫通誰擲兩杯浮淺
緑忽逢丁髻插殘紅湧詩造物偏江北疑有遺民聚
海東天子不救祥瑞奏坐覓芳質朽泥中

次韻陳師白

居士年來淨月塵空花豈復問陳新北遊豈識無為
子東第常叨不速賓憶昔扁舟輕白帝何年一室老
青神漂然又指淮山去儻更山中得異人

次韻薛孟二君唱和

河東有句不空傳但寄襄陽孟浩然多慮皆能成
白髮一塵莫遣到丹田此身彭澤樽中老浮世邯鄲
枕上眠常恨今時無大雅看君發憤補亡篇

十絕為亞卿作 并徐師川跋

離歌三疊最關情不省從來此地聞早是春殘心事
惡落花陰裏更辭君
君去東山踏亂雲後車何不載紅裙羅衣浥盡傷春

淚只有無言持送君
更欲鑄前捨死留為君徐唱木蘭舟臨行翻恨君恩
雜十二金釵淚暗流
世上無情似有情俱將苦淚點離鑄人心真處君須
會認取儂家時斷魂
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
淚流到樓前更不流
憶從郎舟共採蓮今來揮淚送郎船田書倘寄新翻
曲湖上何人為扣舷
一夢巫陽樂已窮三年猶復怨匆匆侬雲驟雨成何

事來必三年抵夢中
妾願為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憑君回首高城
隔直倚江樓過夕陽
初合雙鬟觸事羞雖逢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
淚莫道心癡不解愁
頻整雙鬟說後期相盟不在已相知來時休落春風
後却漫嘲儂子滿枝
徐師川跋
夏木陰々欲放舡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
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送俞仲寬赴宿倅
年少場中晚却寒去年揮手下天關何人肯蹋風波
路自古難言骨肉間十里即應歸漢闕一帆從此別
淮山艤舟如得僧伽印未用將身付等閑
便衣訪徐師川坐定陳瑩中太守亦至余避
入室已而同語良久戲呈師川々々
兩都賓主盡雄名我獨何人共宴榮微服豈宜從刺
史允巾端為訪先生山陰甚愧群賢集蜀客初無一
坐傾庾亮與來殊不淺臨風數語逼人清
次韻師川見和

使君直氣𠑹凌空帳下森々已八龍倒屣休迎王節
信同舟未許郭林宗我無革舍容朱轂君有詩聲抵
素封危坐正衿殊不慣歸從短褐醉千鍾
五月八日游北禪師川登壇盡七級僕能三
級而已晚過公晦偶作二首
徐郎曾次已冰清北寺清遊更絕塵不欲茹葷緣道
友肯來出郭是詩人憐君遠客情能爾看我題名墨
尚新誰有好方扶腳力故鄉歸去躡峨岷
鉄鑠銅鑲一々閑看與不問主人來已登白塔吾林
矣更上紅亭子壯哉世外清歡須邂逅城頭落日共

徘徊雲棲五月滄洲趣羞殺初無八斗才
曾大父有詩云三春拂榻花黏袖午後淘丹
月在池舍弟子飛歸蜀與語及此因取為韻
去蜀初游楚吾方十二三無成今長大送汝不勝慙
還家倘無事莫負故園春衣錦兒嬉爾從來笑買臣
艤舟不能前已後日西沒贈子以幽蘭秋風正披拂
野宿月團欒風餐氣蕭颯從來對床地只今懸一榻
入蜀尋幽迹應先到浣花誠知錦城樂亦記早還家
魚游因餌得鳥困坐黏額我今如此空懷石井鹽
逢年要力耕善舞須長袖北山休移文南山歸種豆

一棹送君歸酒醒秋江午正是籌鱸時思君在何許
明月落帆時荒山孤夜後回首白雲飛吾親在其下
客行宜努力時亦近醇酵一盞熏人醉雲安來正淘
爾去逢諸父鼻霜貌渥丹貧窮宜此報富貴却難安
揚州十里春蛾眉半輪月茲游真不凡詩成想清絕
吾祖屯田公遺書悉安在為我謝諸兄蠹魚時一饒
故山不可到歸夢到天池想見山中叟磨崖待我詩

次韻恭寥

此身不擬墮塵緣長恐驚濤落響弦羅盡世間千澗
壑歸來習次一山川深宮木末猶秋色故園天涯只

六

暮煙憑伏道人分石梵要看庭下玉龍旋
且向家山一笑懽從來烈士直如弦君今振錫歸千
頃我亦收身入兩川短世驚人如掣電浮榮過眼亦
飛烟何當與子超塵域下視紛紛蟻磨旋

游定林寺

定林何有惟脩竹急喚清樽趂午陰曲檻以南青嶂
合高堂其上白雲深人猶未識官曹意風自能披我
襟是夜琴揮醉翁操笑呼明月作知音

題鷓鴣圖

有弟留南楚經年不寄書天涯數行淚獨對鷓鴣圖

題絳帳圖

豈有青雲士而居絳帳間諸生獨何事不上會稽山

泰興道中

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地偏春事少山迥夕陽多
暗水批崖出輕舟掠岸過傳呼細扶柁吾老怯風波

偶書

雪如羞明夜方姿風似攏花春更多竟日吟詩安用
許今朝止酒奈寒何

題畫雪爵

寂寂黃山處士居空林急雪鳥相呼不知此子何由
見歸與先生作畫圖

七

只畫山禽依雪竹斯人用意復誰知肯來葉藥園神
爵應已傳呼作畫師

題王充道清芬亭亭前瑞香花數百本

著葉團青蓋開花炷寶熏遙知三徑發尚隔數家聞
但取芳菲襲無勞灌溉勤籍令搖落盡予自有清芬

智勇師歸永嘉自言所居在萬竹間乞詩

送行

上人歸去家何許萬竹深園一把茆蹋盡蘇林泰白
足却來江檻倚青郊夜階蔌蔌風翻籜春路冥冥雨

放梢背拚清陰分百十暮年思與子論文

題修師陽關圖

風烟錯漢路崎嶇倦客羈臣淚滿襟何事道人常把
玩只應無復去來心

題趙君發牧牛圖

王孫豈識田家趣妙畫聊因好古收唯有野人開卷
笑憶騎牛背下西疇

李少愚母挽詩

石窌恩雖渥潘輿恨已遥南天丹旐濕朔吹繐帷飄
不復迎舡筍鶯開引葬篇九原封若斧淚溢治城潮

贈張景方

斯文萬古照乾坤剞劂沉碑僅免燒在處自應神物
護從来難為俗人言仙宮下取餘無幾夾壁深藏尚
幸存異日乞書瞞三筐吾知漢相有賢孫

題花光長老畫二首

曉出花光寺雲沙照眼新歸来看圖畫借問若為真
昨欲浮湘去搴裳望九嶷清湘今入手一棹更何之

送黃若虛下第歸湖南

時人會倚高門走獨肯來游翰墨場已有哲兄如叔
度定知吾子勝文強長淮白浪搖春枕故園青山接

夜航乞得功名歸遺母未應深羨綠衣郎

館中直宿書事

十載名山慣杖藜清都直宿夢魂疑卧聞長樂鐘聲
近尚憶寒山半夜時

北風吹馬製貂裘薄雪連雲凍不收銀闕晝開翕鳥
白信知三館是瀛洲

走筆謝人送酒

此身投老倦黃埃倚水柴扉晚自開百萬愁城攻不
破正須從事斬關來

留別館中諸公

暫謫人間去群仙莫浪猜塵緣吾未斷不是薄蓬萊

行至華陰呈舊同舍

落日同騎款段游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
手一笑相逢太華秋

金粟堆

少陵金粟堆前淚歎息開元萬事空今日我來愁又
絕更無松竹鳥呼風

謝人寄小胡孫

致爾自何處初來猶索騰真宜少陵見未解柳州憎
婢善嘗儲果奴嗔屢掣繩報君無一物試為斸寒藤

醉中走筆留別楊將軍

山西老將尚童顏嘗辟紅旗到賀蘭今日罇前惆悵別梨花風雨一枝寒

賦曲江禁柳

照水纖柯拂地明東風初試舞腰輕人間豈識長門恨霧鬢烟鬟綰不成

次韻思聰

欲問琴聰水鏡篇謁來端為著逃禪五更下馬呼殘夢數面成親似宿緣伏臘憐君有犀骨騰身笑我不鳶肩白頭奔走襄陽道空誦新詩憶浩然

十

和李上舍冬日書事

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謝人寄茶筅子

立玉千雲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真龍種猶解橫身戰雪濤

偶書二絶呈館中舊同舍

去年看曝石渠書內酒均頒白玉腴今日醉登延閣望幾人回首憶窮途

御本曾看錦帕舒醉驚飛閣上淩虛而今臥病衡門底自曬芸簽幾卷書

題明皇上馬圖

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

次韻倪巨濟夏夜二首

慵便紗帽滑病起葛衣輕白露含花動黃流帶月清思君閑酒陣是夕破愁城但恐何平叔常談笑老生

臥病京華客塵緣種種輕共誰傾蓋舊之子過人清筆倒三江水詩專五字城白頭聽諷誦渾覺里然生

十一

送蘇世美東歸

東游兩見鶴林春晚愧先生作並鄰罇俎每留倉猝客典刑猶識老成人繫舟一笑都門外賣劍歸耕潁水濱意氣年來類兒女別離不覺淚橫巾

京口尋山每見携鶴林問法更追隨本無物累那成癖昔借人書未必癡食粥往年容乞米一罇今日細論詩邗溝好去春風慢莫忘推冰共載時

次韻蘇文饒待舟書事

公才豈止劇曹郎昔向明時氏庾倉會有綾衾趨漢署不須錦纜繫吳檣書箱教子書千卷白髮思親天

一方看我飄然五湖去杖羊節酒送歸艎

次韻蘇彥師見寄

長年眼力怯看書每見先生愧腹虛猶覺是身多淨業欲投禪客問真如向來水驛分襟罷常記河梁握手初從此論交同卑杜巷南巷北莫相踈

題萬松亭

北窗敧枕雨濛濛夢破青山落眼中喚取隱居來此住人間那有萬松風

老夫愛此摩雲幹欲下黃岡尚據鞍一疋猶無好東絹憑誰貌出萬松看

道中絕句

淺黛依依臨水奐按藍脈脈抱山流它年定作寒溪夢夢載支郎雪滿舟

野岸黃榆三萬株枯根斷處水容開隋堤二月春如許看即柔條拂面來

青羅帶上玉花飛不用天山一尺圍欲上釣舡沙際宿前旌何苦喚人歸

梅花八首

山居有幽事小雪破梅心的皪明陰壑玲瓏挂曉林吹香撩遠興弄影慰孤斟剩欲留長在霜枝半不禁

蒂是團青蠟花非刻素枝直言南雪少猶自北枝寒白髮逢明折清香帶暝看有情亭午日慎莫苦摧殘

的皪林間白風霜莫浪催江南春不雪似是一枝梅

雪裏尋梅藥多應情水開那知是花處但覓暗香來

江南歲晚雪漫漫磵谷梅花巧耐寒幸有幽香當供給不辭三載滯西安

雲根細路繞溪斜日出烟銷水見沙只度關山魂已斷可須踈雨減梅花

藍輿曉入閩山路玉節旌旛次第開白髮微官何用許似憐身出道山來

漢宮鉛粉淨無痕蠟點寒梢水畔村忍把雪霜凌竹柏向憑風月弔蘭蓀騷人折去清詩健驛使持歸舊典存病眼渾驚春思早一枝聊洗畫圖昏

夜泊寧陵

汀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政南老樹挾霜鳴窣窣寒花垂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題申居士雲溪圖

雲溪居士買山圖碧玉峯前碧玉湖中有一丘容我老暮年居士肯分無

同趙發運游甘露寺

皇華使者下滄洲十載題輿記舊游欲信隨車能雨
脚請看轉拔舡頭飛騰已入西清殿徒倚猶尋北
固樓肯與故人躋石徑松風聲裏度鳴騶

庚子年還朝飲酒六絶句

三年逐客臥江皋自與田翁酌小槽飲慣茆柴諳苦
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往時看勝石渠書内酒均頒白玉腴落魄十年無復
醉因公今日識官壺

漢閣重来鬢已蒼故交强半上鵷行鳴鞭送與黄封
酒似喚幽人入醉鄉

愛酒淵明愛也無〻人為我著錢沽起呼老瓦盆
醽一炷寒燈夜自娱

舊聞西國葡萄酒走送柴門不待求飲罷愁城無處
立故應一斗直凉州

五侯池沼巻東風釀作真珠滴小紅但怪外邊春色
晩濃華都在沁園中

題韓幹畫馬

古畫仍藏古錦囊故人携得自瞿唐焚僮詐馬應虛
見羲戶方調雨驌驦

送海常化士

好去凌空錫杖飛鳳林開外道場稀莫言衲子籃無
底盛取江南骨董歸

鉢囊空去莫言貧會見吹毛本分人乞得金多未為
貴歸來著眼看家珍

次韻何文縝種竹

杜陵窮老覓桂栽不似何郎種笛材三徑莫憂荒草
合一樽如與故人開未堪急雨枝〻打便有幽禽日
日來坐誦東坡食無肉詩腸日午轉饑雷

虞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聞諸朝既至京
師會吏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七歲瀾翻數萬言飢鷹引子望騰騫時平不用甘
羅筆寂寞提書歸故園

不作西京童子郎時人已自識黄香還家更誦
五千巻十八重来詣太常

次韻李希聲館中上元直宿

海上飛来百尺山三呼萬歲亦迎鑾春連禁籞常年
早夜近清都特地寒不見星橋開鐵鎖似聞雷鼓落
銅丸起呵凍筆哦詩罷月倚蓬萊漢閣殘

次韻王給事觀殿試唱名

已對丹墀眼尚生金莖曉露逼人清非關董相三篇
切自是重華四目明勇似風摧山嶽勢罷如雷卷海
波聲曾叨應奉宮門外老去空驚歲籥更 試進士
馬料筆包尸誓此生豈知今日塞塵清強隨舉子論兵
要直為君王下詔明老將猶能賈餘勇少年未分怯
先聲元戎十乘宅時事莫厭邉亭夜報更 試武士
漢〻春雲晚自生廣寒宮裡未為清花深曲水濤淺
出柳暗長廊朧聰 壽昇送 明月近頻移鳷鵲影庭空自
樂烏烏聲此詩欲寄王摩詰字〻煩君子細更 殿幕書事
集英春殿唱諸生日轉觚稜曉色清近侍皆分金帶
去
赤内人爭看雪衣明 內人多自昇平樓上下觀 罷朝詔賜群公生
合殿歡傳萬歲聲我老倦隨宮漏永江南歸去聽
靄更

先大夫元豐間及進士第崇州伯父喜而賦
詩宣和四年信道兄登科某時為著作郎侍
立集英殿與觀唱名未幾信道兄謫而歸某
謹次伯父韻以送之

坐看連名策太常青雲穩上不須忙畫妝騏驥無
中駟别揀楩楠有主章玉殿桂留今日影瓊林花記
昔年香聞君補吏成都去更與重尋舊草堂

送王左丞宣撫河北

百十 一作 里煙 一作燕 雲墮目中天戈直擣大槐宮已煩
寵數衰申伯更遣羌戎識晉公玉帳旌旗皆喜色鐵
林鼓吹自春風應磨萬丈燕山石獨攬宣和第一功

次韻翁監再來館中

歸老江湖久自盟膝餘且復對空枰重來内閣人誰
健慣蹋天街馬不驚 喜劉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
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慕吏隱名

臣某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

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翅 一作羽 爭巢並語時想見春風
左
鳷鵲觀一雙飛占萬年枝
令人瞥筆上蓬山華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
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送權師謁蔣山華藏二長老

祇園寺裏長連榻衲被蒙頭坐五年忽憶山中有
尊宿欲來言下覓真詮蕭〻野店雲生鉢渺〻江
津月入船一段孤明千里去不知何事苦參禪

送聰師往蜀中乞錢

早學湯休句中參魯祖禪舉花曾有省持鉢尚隨緣
壺滿西山發風號灞水船誰憐功行苦乞與一囊錢

乞音
并

次韻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
百千燈射水精簾尚覺游人意未厭多病只思田舍
樂夜歸烟火望菲簷
玉作芙蕖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峥嵘直言水北人稀
到也有槃姗勒窄行
鴨綠未全生曲沼鵝黃先已上柔柯故應春物撩詩
思白髮明朝一倍多
開卷愛公如李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
轉刻燭題詩又一回
瀉瀉新粧帶淚啼催車只待日平西驛騎也自知人
意散入千花了不嘶
過左掖門馬上口占
十載扁舟自在閒帝城春物不相關却因人住蓬萊
閣贏得年年看綠山
蜀傳法聰率然叩門乞詩送行
去蜀且萬里尋師踰十年初猶學投句老漸欲參禪
宴坐蒲團破游方草屨穿還家何所得笑上峽中船
申應時卜居京口名之曰雲樓又曰小築乞
詩送行

十八

客舍秋來憶舊居一帆歸去落東吳它年寄我新詩
句句即是雲樓小築圖
不分西津亭下石二年輸與白鷗眠而今更恨申居
士占斷旁邊著釣船
故樞密鄭公挽詞
舊德凋零盡惟公尚典刑遂無宣室對徒有景鐘銘
志欲兼三代文皆剥六經何由瞻傳說但見太階星
義苑曾深入詞源更力探經綸窗閣再宥密紫樞三
盛德今誰似高名古所慚傷心舊賓客望哭府潭潭
憶昔平原客曾叨十九人懷沙政愁苦負土更悲辛
卌府三年滯樞庭一見新今來揮涕淚為國惜良臣
次韻何文縝舍人後省致齋
夜直沉沉浴殿南春風想對百花潭藤床轉枕尋餘
夢粉壁題詩倚半酣追記舊游時一笑勸參真理莫
多談白頭粗試絲綸手歸去扶犁意亦甘
故正議李公挽詞
內閣論思密西班步武清誰無子隆貴獨被主恩榮
帶曳黃金重鞍飛白玉輕舊時行樂地簫鼓入佳城
昔在昭文館從公侍赭袍笑談傾蓋舊風采照人高
便欲參藜杖那知奠濁醪不堪西北望松柏暮風號

十九

次韻石塔睡庵

寺南寺北竹陰濃背日荊淡雪未融爲厭呪喃說禪
病故將鈎鈐現神通殷勤問話非龐蘊邂逅論交得
贊公借我蒲團睡今夜五湖春夢雨聲中

送傳化寧吳中行腳

我欲游京口浮家未有船羨君無一物蓬底曲肱眠
渡水穿雲去神光觸處開隔江如有得飛錫早歸來

示龜山平老

二年三飲龜山井道上菰蒲亦笑人猶覺是身多世
累上庵何日與翁鄰 平
冰橫絶浦曾爭渡浪打船頭又少留安得一舟准上
釣水生水落任沉浮

次韻侯思孺將至黃州見簡

未用船頭報水程爲君持酒打愁城青山久負當年
約白髮多從客路生默檢轉工新句法楷磨難減舊
風情小留莫道無供給一味東籬有落英

故資政忠惠韓公挽詞

籍甚中山守風流世有人獵圍邊月曉蹀躞塞花春
金絜盟猶在灰釘事已新使公長卧護何地起胡塵
憶在昭文館垂紳看立朝散論同自出但喜識高標
有子仍持橐如公合拜貂傷心鄴城路寒樹結寒飈

以正賜庫蒲萄醅送何斯舉復次其韻

歎息蘇公無恙日坡頭自築小山房五年不識宮壺
味只以春江當酒觴
老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罇異日黃州成故
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蒲萄酒用春江水壓倒雲安麴米春未解鼓門問
奇字一杯聊醉草玄人

登赤壁磯

綠尋翠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與栖 主
鶻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群山爲
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樓

某已被 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
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

永安城外山危立赤壁磯邊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
走小偷何敢下蘆洲
病守雖閑髮未蒼尚能談笑坐胡床指揮一埽妖
氛盡便自關山向汝陽
昨夜黃州得檄書老臣恨已解兵符莫將箭污偷
兒血留與官家北射胡 十二日得京城檄律有 旨令在外守臣部弁應援

百憂前日摠薰心一笑朝來得好音絶域不須遮虜障今年自有殺胡林

沙場臘送亡胡月澤國春生賀漢年説與偷兒莫輕出黄岡直下有戈船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三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四

近體詩

次范元長韻兼簡鄭有功博士

少年饒舌類豐干老似鳴蟬不能寒無復酒杯同設席幾思齋鉢共開單便從此去真差易未有生涯良獨難攜散鄭公官益冷雪中何以繼朝飡

次韻耿龍圖秣陵書事

十月舟藏一作横蘆荻林客衣頓覺夜寒侵亂離衹有窮途淚勳業都無過去心敢恨青鞋蹋江浦近傳書屋渡淮陰中興氣象須公等是日頻聞正始音

送蜀僧希肇往雲居

邂逅它鄉識艱難此地逢扁舟逆春水一鉢趁長鐘便欲依風穴寧辭上雲峰光禪行履處着眼看機鋒

次韻金陵趙德夫使君上元三絶

小風吹水漲平湖屋角殘冰亦已無投老只圖春睡足可須山鳥彊招呼

臥聽秦淮嗚咽聲起看江月暮潮平舊時憶在延真觀玉作芙蕖院院明

憶昨宣和從 武皇春風首識 御袍香自從翠蓋巡沙漠無復徵歌出洞房

蕪湖戲趙德夫

西來有客共征途不恨維舟日々孤愛子清明似秋月當塗見了又蕪湖

送顯上人歸蜀

楚雨冥々催入峽巴雲漠々伴歸鄉只應袖有歐峰録萬里神珠照地光

未可西歸白帝城半天亭下即胡塵它年若悟居山好一柬茆茨老此身

為趙然道人作雲卧庵

窣堵西頭屋數楹知君卧占一溪雲老夫亦有緣雲興應為情親肯見分

一溪清駛到天宮上有千株偃蓋松未肯分流下山去為君純浸紫霄峰

次韻南溪觀魚

城西鼓檝又城東不待溪分上下風碧樹垂柑間黃緑冰盤行鱠簇青　紅橫塘日暮林巒合斷岸秋來浦溆通安得此身無世累便隨漁艇入空濛

避賊嚴陽山次蜀僧清雅韻

若菜數新葉高梘偃舊枝三生草庵主故與此山期

亂離多探報荒僻少知聞白髮如荒草秋來不可耘

用遊于游嚴陽庵韻

路轉岡頭松柏深百年唯我獨追尋不知尊者真歸處嶺上浮雲自古今

石根路轉白雲深壞壁遺椽可細尋只道來時無一物尚留陳迹到如今

次撫州高使君韻

直道居中少長才舉亂頻初閱轅紅粟又往破黃巾代北猶屯虜山東有未臣看公為世用容我任天真

再次韻蕪簡李道夫

秋宜晚起况復雨頻々桃竹猶能杖柴車未可巾

閑分酒賢聖靜記藥君臣會有騎鯨李來陪賀季真

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拔老須鳴玉相看尚秃巾

使應尋本客何必問波臣不復來城市從人笑我真

猶記一麾出敢論三顧頻餘生過飛鳥幻事捏空巾

學道無疑怖憂時有主臣（漢書主臣皇恐之貌）買舟茗雪去我亦號玄真

次韻錢遜叔侍郎見簡

白頭逢世難無地可推愁曉日瞻天闕春風憶御溝它年余老蜀萬戶子封留尚記臨川郡谿山爛熳游

往歲自京口與曾公永宏父同行至下蜀因

次前韻簡之
下蜀追隨日款言一散愁籃輿轉波路小艤渡潮溝
萬里家何在三年淹此留猶欣遲暮眼見子並英游
錢遜叔見示小詩次韻
邂逅邗溝記昔年知君跋馬自湘川欲持斗酒洗泥
滓未辦青銅三百錢
卜築相依約暮年向來深駐汨羅川叩門忽送銅山
句知是賦詩人姓錢
隨緊飛花又一年黃梅小雨暗平川莫言晚起家何
事日傍南池數綠錢
且復江西度歲年會須投老敘南川日長一局枯棊
罷卧看兒童學意錢
撫州邂逅彥正提刑道舊感歎輙書長句奉
呈
憶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　皇居花閑輦路春
迎駕日轉蓮山晚曝書學士南來尚巖穴神州北望
已丘墟愁逢漢節滄江上握手秋風淚滿裾
題伯時所畫宮女
只道春風閑掖廷朝來綰結髻鬟新蛾眉不是專君
寵試觸君衣鸚鵡嗔

睡起昭陽暗淡一作墮馬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
一作覩錦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
次韻游橘陂
水邊廬舍寺朱實繞霜叢棘刺防來客筠籠贈豈輕
誰為嘉橘頌自擬渼陂行莫訝歸時黑吾無更隱名
緣尋隨父老偷折飫僮奴的皪連僧舍馨香到客廚
題詩郡丞至問俗使華俱只道千緡易良田豈易圖
陂書人種橘
皆用良田
送曾宏父
見子京江尚少一作小年大梁重見已翩翩頃來更覺
文章進它日寧容老病先梅谷舊題遊谷引橘陂新
和渼陂篇常慚散吏空稱賞不敢吹噓上九天
乃翁名見豫章詩學術傳家有大兒四海共推文賦
早三年應許省郎遲生逢側席求賢日即見摩霄奮
發時若到朝廷問衰朽為言藏縮畏人知
題雙牛圖
騃牛躅躅知何事定自春山細雨來漫漫平沙相逐
去可無人掣鼻頭迴
好事誰如公子賢千金買畫亦欣然老夫若有泥牛
二春一作帶雨歸耕負郭田

次韻錢遜叔侍郎見簡

掃地焚香 元自喜傍門騎馬向来慵田園此去須安枕海岱今年不舉烽已分瘦藤扶病骨生憎明鏡寫衰容两公故是經綸手只問腰金早晚重

排悶徑須酤酒飲貯愁端為作詩慵連聲倦聽城頭角落點驚飛塞上烽聞道又開金騕褭有時高卧綉芙蓉年来自說無充物已結維摩按兩重

閑心未用飲門冬老去何妨萬事慵胡虜近聞歸絶漢洛陽無復化為烽休官昔愧陶彭澤受禄今慚邴曼容誰似侍郎春思亂解言花影日高重

信州連使君惠酒戲書二絶謝之

上饒籍甚文章守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晝閑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来

憶傾南庫宮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逢春醒後醉豈知流落在天涯（故事每歲洛陽貢花賜館職百朶并賜南庫法酒）

次韻錢遜叔謝曾使君送酒

誰憐定武故將軍（侍郎嘗除定帥）醉舞狂歌老更真好事時分小槽酒殘樽也到白頭人

次韻曾寺丞觀早朝上徐諫議

憶昨飄然下葉閣十年江海望嚴宸遥知駐蹕艱危地尚有憂時老大臣已起陽城司諫諍又傳陸贄掌絲綸為公細數能文士幾箇麒麟閣上人

次韻徐翰林

遠聞仙伯上神山始覺升平氣象還一梦休論玉堂事（某嘗兼權直學士院）兩行曾綴紫宸班（故事两省分娥眉班）想燒椽燭書天詔看剪花駿出帝閑（學士五馬花駿）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

送僧住梅山

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巖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来

近聞僧説宜黃寺一道松門夜不關投老有禾三百把亦隨君去住梅山

某頃知黃州墨卿為州司録今八年矣邂逅臨川送别二首

自罷黃州守殊方任轉流（一作千山漫浪游）寧論九年謫已判一生休此士真材傑諸公定挽留儻歸存老病車騎擁西疇

盗賊猶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枕（一作精安不）周哭包胥（一作兩府並真儒）予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司攜鉏

送雲門妙喜游雲峯

憶寧分寧日逢師溪水頭裁書訪彭澤倚伏話荊州（時侍天覺堂中書師與二公善）幻世吾方夢迷津子作洲（一作舟）禪心如寄付更為小海留

不謂英靈漢猶憐老病翁田舟殘破（一作雪燒）駐錫涅槃（一作梵王）宮復作千山去真成一段空直愁林下樂從此更誰同老子幽棲地勞君久見存夜壇從粟爆午盌看茶翻舊事時追憶溪禪得細論還應雪峯老領衆待雲門

送東林珪老游閩五絕句

平時訪我烏江上亂後逢君汶水濱欲問龍門真在否大千沙界遍全身

少年高擬老龐拜未必龍門衆角多幕府三招三不去唯將一鉢渡娑婆

北風卷地雪漫天慚愧君來往過年日與鄰翁同展鉢老夫時復聽談禪

直自三湘到七閩無人不道竹庵名詩如靈澈加奇峭禪似雲居更妙明

竹庵端為故人留尚許衰翁預勝流寄語叢林好清客未宜輕輥雪峰毬

示珪上人

自識雲門老經時水石間尚嫌聞法少隨度七閩山

即席送呂居仁

一樽相屬兩華顛落日臨分更泫然蹀躞鳴珂君得路伶俜散策我歸田近聞南國生涯盡歘見西江殺氣纏欲買扁舟吳越去看山看水樂餘年

余往歲與逖叔侍郎同寓廣陵靖康元年逖叔守符離余被召過馬未幾余守南都逖叔移真定過留數日紹興二年復同寓臨川感念疇昔奉送一首

廣陵三歲共祠宮二月帆開上水風北渚蕩舟公醉我南湖張樂我留公豈知去國千山外又得建墻一笑同喪亂難堪重離別可无書札問衰翁

送李獻可奉使湖南

客居蓬蓽繞門深兩歲頻聞車馬音子壯飛騰日無那吾衰疾癘久相侵舊知文力雄青土想有詩聲動綠林（獻可北行招諭盜賊故用李涉事）歸倚玉皇香案立莫忘江閣共登臨

余為著作郎如瑩為司令官舍皆在左掖門外高頭坊紹興四年如瑩持節江西道撫相訪輒成長句

邂逅都城接下風官居摠在日華東門瞻曲角趨翔

近路轉高頭出局同今日繡衣新使者晚塗霜鬢
舊鄰翁一杯無復當時樂赤縣黃圖淚眼中

次韻曾吉父見簡

往歲滄波轉地流是身如沫信沉浮初聞盜賊奔它
境漸見衣冠集此舟病欲深耕歸谷口禪須末句問
巖頭廣門也自知人喜有客清真似子不

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見訪熱甚追記館
中納涼故事湯成一首

漢閣西頭千步廊與君長夏對胡床陰陰槐色連宮
草寂寂棊聲度苑墻細乳分茶紋簟冷明珠擘芡
十
荷香身今老病投炎瘴寂憶冰盤貯柘漿

送子文待制歸蜀

家近錦江歸未得見人之蜀便悽然聞君細說開州
好勸我來依刺史賢當路尚多豺虎關遠湖曾帶犬
羊羶何時萬里雲沙靜穩上沙頭上水舡

世謂七夕後雨為洗車雨又七夕後鵲頂毛
落俗謂架橋致然戲作二絕

雲堦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寂恨明朝洗車
雨不令回脚渡天河
上界鸞驂鳳駕多不銷野翮彊填河可憐無數頭毛

落口得雲耕一再過

夏夜慶壽寺偶書

水濁山昏暑未清風枝不動月微明忽驚零露洗秋
戒更放熱螓一月鳴
城郭初鳴定夜鐘從僧過盡法堂空移床獨向西南
角卧看琅璫動晚風

送范叔器次路公獨韻

晚塗淹泊向誰論白髮名卿肯見存雒邑風流餘此
老故家文獻有諸孫寺連狹徑曾傾蓋船擁清谿尚
一罇（叔器臨行置酒）小駐鄱陽未宜遠欲憑書尺問寒溫
十一

送范生

萬里投殊俗餘生老一丘尚憐之子秀能慰此翁愁
只欲連墻住胡為下邑留黃塵詩思盡乞與四山秋

夏日謝人送酒

木末炎風晚更無火雲依倚古城隅正嫌酒作雞冠
赤洗琖觴看白玉肢

又謝送鳳團及建茶

白髮前朝舊史官風鑪煑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史官月賜龍茶）
山耕慣識露芽香細蒻勻排訝許方猶喜晚塗官様

在客羅深展看飛霜

嘲蚊

物微深可惘畏雨復乘風邁見傳呼寵俄成撲地空

嘲蟬

資身唯朽壤得意只繁陰浪自聲淒急人誰聽汝音

嘲螢

孤光緣腐草強擬帖天飛中（夫 蘚）路霜風急還尋腐草
歸

嘲鷄

憶昔趨闈闥翔鷄促曉聲何關鍾筆事也復强飛鳴

十一

頃年侍立集英殿見周表卿唱名第二客居
臨川表卿為宜黃丞歲滿訪别以詩送之

往時來帶侍明光曾看揮毫點御床只道驊騮已
騰踏不知鵰鶚尚摧藏官居四合峯巒雨驛路千林
橘柚霜莫為艱難歸故里漢庭今重甲科郎

問江西漕使乞酒及牛乳

中郎玉節駐江西飲慣黄封厭赤泥寄與衰翁時一
醉四山搖落雨淒淒
近聞酥酪出中廚想肯分留寄病（一作老）夫不為長齋飯
食麤糲暮年消渴亦時須

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寂寞一株嵐霧
裏無人識是萬年枝

冬青（禁中呼為萬年枝）

謝江州陸簽判寄糖蟹

故人書札訪林泉郭索相隨到酒邊未擘團臍先一
笑二螯能發兩觥船
只訝平原驛使稀（舊說平原歲貢糖蟹）不嗔彭澤寄來遲勸君
莫以無腸故（蟹為無腸公子）忽見紛紛躁擾時（鍾岏曰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次韻吉父會園梅花

路入君家百步香隔籬初識漢宮粧只疑夢到昭陽
殿一簇輕狂繞淡黄

十二

春風併力著寒梅淺白輕黄一道開竹屋西頭如有
路扶藜不問主人來（主人或到閉門）

奉酬泉州使君寄茘枝子魚

闌紅初擘使君盤走送柴門色未乾着意裁詩終不
近遙憐醉眼若為看
驛騎持書自海旁開籃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
避獨許渠儂近酒觴

送李大夫移守新諭

治聲臨頼後臨川轄甚臨江已預傳但怪驊騮在泥

澤會看鴻雁撇雲天（大夫之兄命守吉州）不（杯）颻竹葉潑留客浦
漲桃花小（一作槌）繫船別後更誰從此老頻將書尺問沉綿

送翁縣丞赴部

不謂張羅地時能問字過欲為衰朽託誇胥別離何
此歲閒三館君才中十科待平湮衛了加思頌元和
昔坐甘陵黨頻年隨（一作冒）嶮巇斯文今烜赫隱吏已
（一作下走自）衰遲俊茂推之子（一作吾子）飛騰值　聖時諸公
宜改觀相國舊深知（一作新知 一作是）

似矩尚書帥桂道由臨川賦詩三首貽彥章
內翰謹次元韵送行

喪亂年雖數衰慵問訊疎新霜上鬢須老淚濕襟裾
忽報迎車騎遥知奉璽書宣帷諆卻穀文亦似相如
有人談五嶺崗岸象（一作清曉勝）衡廬地長十尋竹波跳三尺
魚看公羅鈇鉞笑我老耕鋤敢望頻書札相望萬里餘
郡戟（一作列）蒼山上平分二水流四時無瘴氣五管有賢侯
靜契羅公遠禪參帛道猷人生一塵樂不必向中州

次韻吉父食筍乳長句

酪乳擇來自釋宮流膏散液竹萌中我方厭若飢虛
病公已深知識界空（擇嚴經云古識界二處都無）只湯蓁車美火送鄰
合豈能搜句攪詩翁山城異味寧長有却儗春畦擷

芥菘（本草䔬醐注 併普耕切）

次韻程待制見簡

病鶴羞垂翅疲驁困絡頭空懸彭澤（郡）看上汝南州
（余嘗除江黎皆不到 宗役公貫守二郡）好去營節棣相依老荻洲忘憂
得佳句不敢比扶留（雖祖云實即扶留可以忘憂）

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

野寺餅（餅餌）至岳廬水竹幽閒緘書風韻喚客少淹留
蕨帶寒山嘴筍兼頭子油誰能知許味一飽併無憂

送宜黃丞任滿赴調

故老凋零盡君猶識了翁深知名節似不但里閭同
（君與了翁同姓 自言基其為人）政府方交辟高賢豈久窮它年汝漢
上伴我釣秋風
聽說宜黃政它邦總不如里門喧誦讀村落罷追呼
（君於縣學及拒賊有勞績）總未分侯印猶當擁使車此詩無麗句
聊代薦賢書（近制許薦才堪郡守及監司者）

送張右司赴召

老夫宴坐臨川寺五見君為萬里行病馬不辭遭擊
頃雲鵬那後計期程遥知此去常年陽莫惜書來訪
死生早與　朝廷定巴蜀故山遲暮欲歸耕
令人生日以畫十六大阿羅漢為壽仍作三

頌以祝長年

悟得玄機已數年魯蒙老宿印明禪定知凡物難為壽故伏高人結勝緣

數枝西園芬陁利一瓣南天波律香持作誕辰羅漢供願如羅漢壽無央

生朝欲作初年供長壽玉圭天上來定是從今有家慶世人傳作畫圖開

陵陽先生詩集卷第四終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

（宋）高登撰　（明）林希元辑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五年黄直刻本

東溪集二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高登撰。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生。靖康之禍，與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等六賊，而用李綱、种師道。會欽宗方擢吳敏、張邦昌為相，又將起用李邦彥。登又上書力爭。紹興二年舉於禮部，以廷對過於切直，僅授富川簿，調古縣令。時胡舜陟帥靜江，欲為秦檜父立祠，登持不可。為舜陟誣構逮治。適舜陟敗，得減死，謫容州。案宋史本傳載登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及漳守何萬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十年，朱熹為守，復奏乞褒錄，贈承務郎。今考朱子奏狀，謂克家始援紹興赦書以請，有司拘文，格不行。近歲傅伯壽又奏如前狀，未奉進止。使登抱恨終身垂五十年，姓名猶在罪籍云云。以此觀之，宋史為誤。又案書錄解題東溪集條下，稱迪功郎高登撰，則知登之追贈無承務郎之稱，而所謂迪功郎，非克家時追復蓋明甚矣。又宋史載登五上書不報，又因謀南歸忽聞邦昌等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復為書論吳敏未罷，不報。據此，則五書之外嘗更有一書矣。今閱集中所載，則此事即五書中之第四書。書首所敘方圓南下諸語，甚為分明。此尤足證宋史之貿亂失實也。至如紹興八年上皇帝書，乃召赴都堂時與時議六篇先後同上者。據宋史作萬言疏，而集中寥寥五百餘字。玩其詞氣，頗有不相屬者，此則集本傳鈔所脫，非史之誤矣。登之遺集，文獻通考作二十卷，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俱云十二卷。此本為明林希元所編，僅分上下二卷。書疏、論議、雜說等作共二十篇，詩三十一首，贊五首，箴銘二十六首，詞十二首，啟二首。末有附錄一卷，則朱子褒錄奏狀、祠堂記兩篇及言行錄十條。史稱所上時議六篇，僅存其序。所上五書，已亡其一。又言行錄載紹興元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投時相者，集中亦無之。蓋已全非其舊。然亡佚者雖多，而讀其遺篇，尚想見忠義之槩。即如命子名字說云，痛念王室陵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臣拂，以守鴻業。此志未遂，命汝曰扶，曰持，曰振，曰拂。其勉效兩全之節。蓋其忠君愛國之心，每飯不忘如此。朱子謂能使人聞風興起，良不虛云。

刻高東溪文集叙

東溪高氏裔自南服仕宋中造從龕
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
國事觸諱忌冐斧鉞頻頻懇懇不休
忠肝義膽已畢露于未仕之先矣既
仕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
苟從典學慮因賑荒所在流恵澤民
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禄者哉
六篇時議髙在帝心一忤權鐺遂沉
卑仕始以不祠秦父受椐摭中以蓋
見權臣被禣執卒以譏訕失官蓋在
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
秦爲執敵雖屢經讒訴顛沛流離曾
不肯稍孫顏於檜以安其身志士仁
人忠在宗國恨不指斷賊臣頭以快
心曾一身之縱[illegible]之[illegible]邪淨談收[illegible]
太師觀蹟通顕迄失弗逮人而自及
天道昭昭蘤眯亦鑒夫子忠義出諸
肺腑殆不以隱顕死生易志慮君子
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
事　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
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
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
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于留都思

刻之其鄉以語潭節推黄子以方曰
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
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斷棄之刻詎
偶然也與哉自夫子没後二十年丞
相梁克家漳守何[illegible]上之朝復其官
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熹表贈其官今
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
[illegible]于一時遂伸于百[illegible]是

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可爲哉

嘉靖丙戌孟冬朔日次崖病夫林希

元書

高東溪先生文集

次厓關餘同郡林希元茂貞編

卓峯江[illegible][illegible]貴重以方校正

上淵聖皇帝第一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illegible]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illegible]惷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illegible][illegible]

朕才[illegible][illegible]某命大臣[illegible]曲直臣[illegible]當爲死[illegible][illegible]所以

[illegible]不[illegible]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illegible]一舉[illegible]

臣[illegible][illegible]位不言爲陛下言[illegible][illegible]以權勢不[illegible][illegible]陛下

吉士[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呼號[illegible][illegible]而一之以爲[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是陛下[illegible][illegible]已爲[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陛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人臣

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illegible][illegible]用君子臣知君子日

退而遠身陛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度臣知[illegible]事日以委靡陛

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知百姓日以愁[illegible]臣知中國之主

日以[illegible][illegible]臣知四夷之[illegible][illegible]日以[illegible][illegible]臣知祖宗

[illegible]百年之基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下之手臣不勝[illegible][illegible]臣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在位食祿者[illegible]皆不爲陛下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

臣[illegible]以[illegible]臣一[illegible][illegible]江河之流可[illegible]不自量已[illegible]念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年于[illegible][illegible]亦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而去者

[illegible][illegible]下臣[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死臣[illegible]今月十二日伏[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宰相李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邦[illegible]臣見[illegible][illegible]往來之人聞

有[illegible][illegible]者有[illegible][illegible]者有[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不欽[illegible]而[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聞以[illegible]敏[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識無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
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
若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若
紹何踐祚之始罷革擾擾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
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觀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
此爲急亦願陛下首納敏黨與之書且以播告中外
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
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姦邪闒細
人能言之臣不復縷縷條析瀆天聽然以太上皇處之
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綱紀紊亂民庶愁
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誣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
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
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尚欲朋比爲姦蒙
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
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姦邪是敏欺
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一
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
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
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
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
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
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
處仁如唐恪如馮澥如[illegible]如[illegible]如[illegible]秀實太

可以處之政府亦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
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
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
雖陰[illegible]如悅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
則於曾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
[illegible]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
[illegible]以和劣賢則[illegible]衆所推服不[illegible]不知如徐處仁
唐恪因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illegible]亦審與
[illegible]皆許栽當世人物甲可乙否[illegible]若白黑於胸中
若此數人因[illegible]不[illegible]罹因前[illegible]宜陛下平昔之
所[illegible]者今反顛倒如是豈當正始之際何乃[illegible]爲
姦人皆惑一至於是[illegible]臣所目見陛下遽擢司馬光
范仲淹張商英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於往昔者
[illegible]慕凡來今[illegible]陛[illegible]得光
等[illegible]不能用也夫以一李[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其忠誠尚不能篤意專任而[illegible]人爲[illegible]人
沮毁陛下其肯信之哉[illegible]邦昌[illegible]付以鈞
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illegible]從已
列者[illegible]來得[illegible]又不用之[illegible]有識者皆
以宗[illegible]之存[illegible]於陛下之置相今[illegible]於邦彥
邦[illegible]是[illegible]已判矣此臣所[illegible]切而奔告
乎[illegible]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illegible]力沮和
[illegible]之謀割三祖陵寢之地以資之國人[illegible]若
[illegible]不當既而相謂曰賣地不若廢[illegible]不若[illegible]

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逐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於有可期柰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騃騃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覬望陛下之奮然取一二法甚而更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軾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小人之易見信任而君子之易見疎遠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為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扶耀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以葦昏或[illegible]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列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寵偷活歸卧於勞齒然臣乃不避斧鉞願効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亦知觸忤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不宜臣百拜

二月二十二日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靡國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故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蔡懋等事件聚旬日不蒙湯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備論敏不可為相事當至再上輩亦無報臣竊疑之豈陛下之至明聖聰宜賢擢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勸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覺多皇皇不敢愛死拜竭愚衷而上于陛下也臣請歷言之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于德類一伊尹而率歸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終致播亂今陛下嗣即實位有大甲之不明而明皇附衛所明皇之有初而遠相林甫臣不勝為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為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為鑑則異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慇懃為陛下言民心復離之懿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睦賊特起大耳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閩蜀細民有尊之為方佛者有尊之為方聖人者其則其民之心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未至於[illegible]所[illegible]今又此金人入寇直犯都

人居民湟惶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殺人
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諮亦
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爲陛下在東宮
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噫陛下龍飛克霧
大寶舉天下之人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柰何陛下
不以前日禍亂爲監而乃以民心之所痛憤者列于
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
矣且守者雖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屬望矣一旦中
原有變如耨吼之昔時者是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
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比曹計亦先衆
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捐億兆衆庶之公而犯一二大
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
欲敗度縱敗之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分有甚
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罷敏
邦昌爲相黜斥逐趙野李棁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
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建樹者皆不忠之臣也
仍乞速召徐處仁劉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
之小張官所爲即商英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黄
琮蔣次山孫秀實今亦乞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
新斷民之耳目然後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可以大有
爲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
其爲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爲狂妄觸犯君上峻黜大
臣湯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
俯伏派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
李邦彦張邦昌吳敏不可爲相事乞逐趙野李棁王
孝迪王時雍之徒擢用徐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
不蒙廣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爲姦邪蔽欺使皇皇
寢食都廢遂以二十八日詣檢院獨論吳敏蔡邦
事狀乞與趙野李棁則乾黜其速召處仁已下六人
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陛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内
傷割幾欲自斃聖以微躯力回聖志故二月一日臣
所上書詞語數計臣自分罪當萬死指陛下寬臣知
區區之誠不能自達坐嘉太倉臣愧恥亦爲而下
之計違閭邦彦邦昌各與遠郡而棁斷孝迪繼斥出
之處仁正台司將列政府澥纖諫請臣之所言偶符
十八臣不勝自喜自剔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盡不
貳不疑者所可慕二三而陛下不忌棄所可用二人
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唐邦尚居宰輔時雍唐恪猶尹
開封黄琮方正卒於小郡次山剛介録事學官秀實
學行優純得一傳士而猶爲去復陛下謹惜名器耶
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治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
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有蔽賢
植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即罷未
害於事琮等雖不即用未益於事臣甚以爲不然陛
下知士民紛紛何植之論乎此時害事未必不由此

當而出力以當此事有未必不賴琮等預畫圖之效
貽日後悔也臣謂上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
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皆宣聽門起
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此與所行者語謂官史
稽三代以至漢晉隋唐而下陶古無之皇我祖宗積
累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皆曰堅不肯聽而
衆心猶疑未解越翌日偶得職方員外郎龔端劉子
臣始驚愕讀未終篇即噫嘻戲去被毛患此事果有
之耶抑有妄傳以熒惑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
有之是妄得此也其亡心陛下之意耶將衆人造端
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古書不曾
求古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

八

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
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云云昨日道
路之說一行龔端之言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
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為世戒之謹之毋輕
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大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誠
之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為不然肅宗之事與
陛下事迥異正爾之治兵靈武自立為帝今陛下親
受詔旨代即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也何避之云
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
榊黨蕭墻姦生帷幄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臣愚伏
願陛下乾剛大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為心臣不
勝幸甚臣以一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

伏地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封章痛切為陛下
陳存亡大計臣竊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
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腰領
今乃不自遏戢復以暫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怒
臣言而臣亦不敢避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
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頓燃髭霜鬢毛髮持杯
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
盡言故也云云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
此而不救則不積薪之比直猶煨燼也於炉炭之上

九

果何所有哉臣非敢妄為危言恐動陛下理勢昭然
熙人不察耳云云臣乞陛下先罷吳敏為相臣當繼
言所陳陛下若以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
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為念毋忽
臣無任俯伏沉激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累衣縷一絲食惜一粒以致
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
之蕃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
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議不可得
而約也不知是不足以辦所有故也無何獨倚之而
衆衆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富之無幾矣

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
第宅破敝頹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迭矣
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
婚嫁賓會餽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觀臣
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
念祖先積累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
孰多視今悉難孰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粗糲
是牛播沐爲勞夫課奴耕婢勤婢織聞閒爲望其成
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全富有則曰苟美田
疇旋復墾闢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復
旋修創其能復祖宗之業而與其家無他慼所賴而
勉所益耳恭惟

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累以遺子孫列
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
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逮于之末禍生強虜敓
我兩宮艦我人民據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
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九屬陛下伏自陛下
即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
之大宜厤行者相臣于今幾中易矣類多苟苟且之
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變亂民之老數與安劉氏哉
上威不振國命盡徵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
之朝尚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
家人臧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懟之心如此欲爲起家
計亦難矣云

守明箴六篇

原明不樂因想而憚叱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聽然
而後切直然後可與事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
入竹惟陛下鼎新庶政誠受讜言實肝皇皇前懲宿
弊抑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
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
賢才未用國計未足曰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蠹主
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遲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蠹
主上下篇財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乏食之矣
良田曠游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
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暴役長贓賊之姦是也
作害民上下篇論蠹主所以箴主論蠹國所以益國

論害民所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
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上書乞納官贖罪歸塟親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
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罔措勞苦疾痛可謂極矣瀝
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其聲而疾呼仰惟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生伏覩聞聲塟蕩許官
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生死王道之大寶
始於此伏念臣倫數支□謹熏勤公仁之守奉以周
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厘區積
誠粗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
百大快神人之憤倘由蒸積避近致死攸司究覈則

無非理會恩原結兵聞于朝繇臣累賊不厚矯揉難
除於坐負情取怒上勿洗垢百端無暇可指輒援罪
事易臣貳今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丐尋醫尋欲
母診病東歸未得母報聞訃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
隕絶莫知䘏待趍遲扶喪歸即海道怒臣者特為已
甚劾以擅去得旨根勘捕臣愈峻君命所迷臣心敢
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爐之上或軍
卒横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覬望臣必
死於囹圄意外罪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
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其臣止有一子績麻營贊
給臣為學雖晚年見臣獲科然官小祿薄未酬孝養
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
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當可治之朝廣愛刑于四海
寧肯棄士於怨者使得而甘心者又寧忍視為人之
子而不得以為母服耶歟臣臨命闕庭控告君父伏
望聖慈惻然矜念察臣罪犯即無贓私憐臣母死尚
滋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四涣汗恩俾骨肉頭
已同極而欲報似遂終喪取謂宜無而反收分甘來
棄則是駒犢之慕重於驪騖之樂明矣誓畢護喪期
違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為專殺蓋
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鍋君車而人不以為犯法蓋其
情出於為親臣書生耳如信紙上之語
稽古典則罪固難逃於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述
切言凌不文干冒天威一一候斧鉞

詩

遊山招陳希韓

乾坤併四旦日月相盪摩百年繞身息萬物□□□
是身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处觸緣以安
眷言彥所適樂此山之阿倘望擢新幹先求攀躋柯
谷聲傳地籟松韻答天和獨石介所安泉交無波
園蔬擬纖嫩名菓仍斛羅細蔦看兩化碧卷受風荷
隨意坐莓苔締衣掛薜蘿得酒即酩酊小詩只吟哦
猶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罷門迎隽綺商山歌
崎嶇路雖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訪出處失靡他
努憐傷弓翁因感赴燭蛾無心更乞拙試藝趁投戈
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付歸來勿蹉跎

偕學子遊御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遊嶠學子李彌字廬大鮑李彌英李端禮羅述蕭巖黃宗之男扶持從遊

甲子歲秋抄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重身墜天一涯
亭旋旋聚落培塿固孤埤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栖
維南頻挺拔隱隱浮倩眉朱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
欲往覺埶揭兀坐嗟枯槁彼美二三子知我多愛奇
暇日請從我駕言出知祈秣馬陽短亭穗竹篊翠微
天公喜我來閉雨雲垂垂神靈喜我來林壑迴春姿
山禽喜我來上下為嚶鳴海棠喜我來稽□鼓南枝

高興根幽寺絶研堂[illegible]獨坐然如許憶憂[illegible]
誰遣鬖髿徒列此恠[illegible]為頭憑賢主人痛掃簷非
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況從奪抱簡欣若牽馬爲
投荒得勝蹊徑興往分宜清芬也六逸餘齡寄三爰
明特甘自甘致哉[illegible]詞皆茫已雖得短髮仍易移
山脚趨回轍掛履[illegible]和雲來意懸矣欲下思懼遲
香擬供冥搜草木[illegible]之氣知多少時入詩人脾
暮途双逕松帰馬四[illegible]出溪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歸途嘆

孫吳讌將略申甫翰王家何儒安然用歸旋東陵瓜

自嘆

平生無技能素業[illegible]許[illegible]救尚世翔蹟居處
憤嘗獻替言[illegible]竊搴攀虎鬚
由此陽青[illegible]更從東來如囚拘
索米無處所謂[illegible]服何高還不分賢愚
渠誅知徒勞淵明素[illegible]簿書擬於溺沉迷眩鈆朱
窮几羅嵘孫商綿穫[illegible]

十四

思歸

忽忽已秋秋言歸歟有期節物想舊廬青藜紫來綠
流匙白雲子雞甲黃徒兜對此懷羈旅多應歌式微
喜慰倚門心愁鎖舉按眉稚子闌簷際遠睇牽人不
歸與念如許蕉桂猶苦暹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似春閑

一闋年獨使萬家方號寒何當故春去和氣滿人間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差咸強奏君真秀發
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
揮翮霜肝膽看鏡念勳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柿來雨凝路塵乾坤秘日月八荒同一雲
遥知沙漠寒鐵衣悲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淚濕衣巾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警弛邊備長驅來胡兒
堂堂搖京闕百萬[illegible]誅黎哭地為改色日月晴晦迷
當宁猶未悟聰明遭蔽欺六賊文盤結如山硫莫移
故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樹醉惜機會禍端良在茲

十五

吾儕沐厚澤顛危可扶持不聞王揭賢絕脈由布衣
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叫閽伏闕下儒冠翕相隨
奔爭奪兵權[illegible]茹甘據危地書得詣闕勸哭聲猶悲
天意難感回人心那忍辭時羅忿亮暴縱兵欲屠之
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視情怡怡
虎口權獲脫好爵安能縻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
壯哉歐陽生捨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寵
衰心頃自責班爵錄其遺君子死不亡泉壤增光輝
魂氣鍾慶雲體魂蒸靈芝言言英列在昭昭星斗垂
蘭死則流芳豹死則留皮男兒尚得死一死甘如飴
君死逾生榮我生實爰[illegible]微君誰與歸

壯門

故人方謝客為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
易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獨我過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
女獸占蛛巧兒凝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夢遊故山

風際驚秋鶴雲根扶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
山放數峯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辦縛屋藝松楸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髮已華習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
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秦儀已良計去去卧煙霞

詩稿全

廣東官臨處士民丐留不果乃相與持金
慰行勸勤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
買書郡庠以遺學者作詩謝之

劉君政成職及代圖境歡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
聲特以百錢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益人
猶好應隱當途頑丐留餞驛交馳辦金買天涯百指
勞空囊號寒啼飢日相繼可取無取未傷廉 念易
汙濁皓皓不如買書惠泮宮聊助賢侯采芹藻別後
青衿倘見思窗前黃卷宜探討

米張謝己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砣砣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本為
拙諸賦況乃遭屢空今君好賢能歸愈餽予文君應

盡全春水從教追舍北癡兒不復啼門東

中秋對月

繡江水畔去年見中秋月滿去月圓人尚缺相望千里
共嬋娟苦恨舟今照離別今夕一尊誰與同盡老
枝對梁鴻案雖立行儀成列以次持盃壽乃翁乃
看月指病目手足頑麻頭髮充但頭顱樂三十秋不
計東西與南北

臨別示子姪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我所爭甚執寒一年別離情思
悲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敎哥安否 我相忘懷
抱寬平生竊恨曾家兒臨岐莫墮淚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語下諸生嗟豈
暖江頭漁父詞清醒當公乃作乞米帖陶令旋奉儲
粟餅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為吾肴

覓炭椽

靈秦官令家之新炭與舒和怒令長至勞
酒猎拘倚夜可咲亦可悶也
領影低回紙自憐北窗時帶作詩有全官食粥已數
月坐客無氈今攜年曾磚指燒當止因 和琴聲
無絃空中送炭從來本況窮

小源欲歸

潮類香醪事醉紅鞋駁歸路勸青驄水涵萬頃曾孫
家

書空擬將方寸雖論事直扣了[illegible]

立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巴第幾重根棘頁才徒感
慨嵇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　年世
不容會脫幘巾還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書懷

歸去東皋獨荷犂　林窗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
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妻寐廣孝元結頌經從旨憶火
陵詩體屬賦畫天應錯依舊癯然山澤姿

九日

塞鴈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
目人在蠻溪欲盡頭哭效滄浪裨國計況無毛髮為

十八

身謀所須蘋水能多少跡跡飄然不繫舟

病中雜興

溶溶瘴霧暗朝暾忍見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
貸朱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肌膚瘦盡[illegible]妹思若許歸[illegible]
去豈地雖存不解鋤
不荄雲霄嘆網羅百年人[illegible]相磨死如歸耳生如
寄造物從今李我何
九死龜荒一病翁曉來猶怯扎窗風誰知蒸霍傾心
切併劍日輪作大空
不辭南北默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高隨水中繞[illegible]
蹤跡飛天外自箕冥

長袖潛藏扎敎手短節劍倚作詩[illegible]
漢興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光秋夢中那復化[illegible]
蝶牀下不妨聞鬪牛
口腹相煎亦可[illegible]一編地下[illegible]
用許學留侯辟穀下

十九

象川賢樂堂記

吳君元佐守象臺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行啼飢若是吾憂也錦衣華軀樂乎樂環堵之隘穿巷風而淋漓雨是吾憂也飾韻高棟樂乎樂漢池之擾刃揮戈而煩擾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吾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欲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吾夫不實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佐治象二年清簡[illegible]已惠愛及人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有五年冬十二月甲寅漳浦高登記

論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illegible]則無羨乎達達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illegible]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爲何[illegible]窮則戚戚則必登於達達則[illegible]則患得[illegible]

守[illegible]也若人[illegible]其所爲何所不至靜[illegible]生之言其窮也使其人之心[illegible]達也使王公志與賢而化其德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賢子之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不能人[illegible]所以王佐期之宜非能固窮[illegible]可與語大事[illegible]在陋巷也一簞[illegible]若不足道然[illegible]之[illegible]頻路猶在[illegible]死路皆[illegible]子之意以爲之洋矣想當時回不獨己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illegible]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上之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不以窮爲耻而今日之事庶可與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忠辯

至綱袁古[illegible]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擣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委存亡於[illegible]姓若曾平時崇貴顯仕之人也獨李公[illegible]視瘵之辱皆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遂遇害而罵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眦衝冠于霄貫日凜凜在人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而識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而[illegible]慮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閱此語輒爲之拂膺不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若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只人之能死以形已無識[illegible]入四十而不免忠賢之用心夫子憂臣辱主辱臣死而[illegible]辱且見視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illegible]亦在君[illegible]畏縮不敢喘息而偷惜[illegible]

榮不臣之罪合刑戮狹隘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主見屬之誅亦忠於爲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除勸進討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罪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辯

小人議

登昨侍祀於獲能台稀出如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爲莨草之區因勸君子之務而與小人之喻嘆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獲種而鵜荑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萌雖誅勦之所不及乎此至論也豈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爭臣纔不自擇頻擧其說知人之難尚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責其義詢之以討則得妄之以事則辨敎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諂曲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悅人而改態度而其蹤跡之迹有隙可窺頗闕下加少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瞞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慕客議

登觀漢書爲大將軍請以傅毅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讜爲招討使表劉崇龜崇魯爲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支使情七人參寫小郭延厥從 何人

以天下之公避佞當用義者謂宋作文於事之盛原有小輩某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勤去取悉爲當世更新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亦以備異日爲國家用耶固當略去小說推至誠以示其肺肝俾得以盡胸中蘊蓄氣味收議論合然後諸風鴻鵠飛鳴不離其群倘或扭於人情後寒俊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持裁急不得其力乃有之材之嘆是猶騁駑蹇於脩途服驥騄於株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遊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奇薦舉之際略如考課法此曹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別無倖覬之綠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惟側躬俟命

說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名子以默沉淵深見意於中匠謹靜謝莊名子以颺朏莊籥寓文於風月山水欣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陵遲思扶持而一振之方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其曰扶字伯起裴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將曰拂字李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勉兩全之節無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遺蛟負山也

戱惜名字

敎氏子從父游官䟽學桂林因游爲幼人求名於鎭䟽謂學者誦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之謂言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乎誠矣名曰慥字曰子顧所期於吾子者慥其言而信其行可不勉哉

一賢守不貢獻

毋后還自女眞群國悉獻奐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辭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𨚫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替守三道州田如鼇照州林勲容州鄭安恭人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春秋威公不書王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就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是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當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一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而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聽說之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太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奭忠矣夫

史記敘教熊羆貔貅貙虎以戰事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戰喻數之猛怒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貙虎乘之以戰蓋愛奇而喜怪不足傳信聖人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因衆之所舉[illegible]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付而姑置之功罪各明其待而遷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弗矣罪惡彰矣去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使之咸若禁世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則夫大網去二面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是猶以晉之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爲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放此也耶予長嘆寄吾所不知

贊

東坡志[illegible]

吾父兮褒削迹千載兮藏遺履而仰兮圖有時㳫其
兮學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倦
未忘先生兮烏乎死

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盡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於惡
嘀其衷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䜟毋取子立要廢后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
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頓終聽受
今我來斯實公眩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
敢順胡學

洗仁傑爲但雲翼寫真

洗子之丹青但子之儀形高子㨗擬極洗子筆端所
傳之妙難狀但子胷中所思之誠雲翼延作思誠齋

自寫真贊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
勇無望兮突烟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銘

郫筒

郫筒出蜀郫縣即杜詩所謂酒憶郫筒不用酤須得
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曰滌滌子之身而無恩可執
傾捏子之盂而誰與爲友拄爾徑寸之口而誓所防
一爾終始之節而弧其才孰若與爲子斟酌獻酬而

陶陶於無何有也

方竹杖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
外圓乎曰圓然則姊爲而圓今此吾能方矣蓋其德
之全體琴撈膝空月伴肩與吾子兮周旋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買關敞居景德僧寺兀兀終
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額間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
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衾請
事斯語毋怠厥終

但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丑于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僞既分
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揆彼
徹風不起纖塵不止太然鏡靜乃臻泰定由膚作聖
與天地並

李生晞顔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遊至於三千四終日而如愚夫子
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儷焉有若無
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卑也嘆乎高堅前
後終而幾幾也同乎步趨進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
邀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繫日星乎簡編布賢之人
亦類徒視斯銘而勉旃

紹興甲子侍郎鄭公介夫硯銘曰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

遠諸子[illegible]
人以田我以[illegible]
[illegible]庭撑皆小各也
朱[illegible]
日月如梭[illegible]討不及未敢息
行硯
世路難人心[illegible]不相[illegible]
筆知
耳聵目昏齒疏髮禿有兒歸[illegible]山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旋
先生深衣帶定[illegible]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壯[illegible]行[illegible]戒攸同
先生[illegible]衣銘欲書諸紳章以十六
[illegible]之訓也
[illegible]州人
可久可[illegible]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
李希旦 長州人
莊首[illegible]足前後[illegible]如服先王[illegible]君子儒
蕭薇 潭州人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illegible]以補德
長子莪
[illegible]勿聽非禮勿言[illegible]勿動
[illegible]州人
[illegible]己之累克之者能希之者是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畫斯無不至
林偉 賀州人
養心莫善閑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盧大榮 容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豐源既通物欲自屏
田南紀 横州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絃務適厥中則固斯[illegible]
李倫年 又名府人
學欲自强德宜有力世故紛紛莫回所執
李勝廷 [illegible]州人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服四重宜去四輕
趙善謨
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蘇鑾 [illegible]州人
服以章德學以飭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箴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賤處世尤難多[illegible]少與區區致志
衣黄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一 容州索告勅
昔與今取黄紙白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詞
多忙

閒世偶然抑臂來遊何須底乾角柢又成令收
僧優且寬心行也天命謾鼓去誇殺人諫李廣下侯
劉貴未第十年公論合誰屈性先飛飆無愚魏遺相
回頭眞堪笑直釣論議劉㭊機善辛斯道元無得夜
壯心豈有淨沉好溫存閒中節緊莫冷落窮徑風流
石滴眞珠飯扒雲子醉飽卧信緣休歸去也幅巾鼓
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了沉在先爲何憂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許 下邵作此書之

武仙花縣謁原仙急招橫溪紅重門畫掩松庭閑虛
虛群雀喧 金屋畔玉欄邊新春桃李妍士人情重
香無緣銷魂空黯然

驀山溪 合州病起作

黄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
搦東籬興在手種菊方蔬長晚節泛新萸誰道乾坤
窄 百年役役樂事自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霜
風染白兒曹齊健此一翁爲龍山帽習池巾瑞浴
從欹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沉疴悶客異
邑縈人嘆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 休負文章休說經
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筇竹隨身奈沈郎尪
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 紹興甲寅湘潭考官作

雲氣陽中空慢漫十年南北東西道依舊樓臺樸

悵空快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
又遠眾離好有酒一樽閒口笑雖然五山猶解花萌
倒

好事近 黃義卿畫帶霜竹

瀟洒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姿
清絕多才應賦得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處
有一梢秋月

壽和餞別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
愁絕 尊前相顧惜參商引十分蕉葉回首高陽人散
負西樓風月

又和紀别

歡興正闌珊正是據鞍時節霜辭銀釣歸句看壁間
三絕 西風特地颯秋聲接吹簫叢葉凡馬翩翩然歸去
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 [illegible]

壁月掛秋宵冊桂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
底事欲下層霄 蘭玉自丰標拜命當朝神仙會裡
且逍遙分取壺中閒日月來伴王喬

西江月 [illegible]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
淨碧天澄淡 飄泊道途寒落蛛嬌鬢髮藍毿泛東
涉世戒三緘口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

莿桃黃金嫩柘栢琥珀紫艮何處寄華嶽短艇叡
插一葉很花中爆闕遊娃館幽披賞梵宮當年樂事
總成空目斷天涯想像楚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悲猿驚鶴怨誤松蘿
風月　囊雖剛強出師京不道甚時節欲命巾車歸
去恐對猿吝嶽

啓

謝賀州張守

伯樂去而心空敢而□鴨豢心來而元珠得實
無心收錄雖後於良人褒揄特過於常分伏念某業
賦不厚翰拂難勝鐵心與膽碧將堅守奴顏婢膝固
所羞爲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屋主猶於公是肯顧望
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恨謫居下風而訕
上從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甫當揮金之衆慮莫逃
於讒點揣有望於鶴揄淺陋焉取其誠通競爲近顏
手剛直過情得舉何施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
厚持心清脩律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賢三傳羨古
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側
歸陶冶某謹當俯思勉勵作擲品題雖拜官於公朝
未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啓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故延攬英杰於
推轂備收實用仰副虛懷遂致安蒙深衞感伏念

某技窮鼠木仕困鯨年遭鬼揶揄信天獅亂捘牛刀
於□室忽半將之再期蒼最無閑考宜書於下下賢
愚有等人樣品於中中分甘艱險之倫嘗效以功名
而自許命欲奏質慎不戴天區上三戶之心碌碌百僚
之底梁字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
胃懷雖百戰而何益恥深未雪討大難論膂力要叉
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紬欲號起運甓之幾回
白羽何時遂建旄之一快矢心勿貳報國無從切念
賢豫尚希達茹此蓋伏遇提刑祭院學通今古言合
忠嘉道直時難行高衆忌初頭之餘人云李癸安肯
來暨覩星旌自謫下意未可去眾家識察肯拔薦揚
某敢不勉思紓論竹朝夤縁求得人而界對虎大闢
公正之莖撓天河以洗甲扛揆聲隆平之治

附錄

朱文公奏狀乞褒錄高東溪忠義臣猥以微賤叨貟偏州仰體聖明收　褒錄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　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自前人户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措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禀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伏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并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訐直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竟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災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歿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下人亡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奏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憾而在聖斷仰究盛在勸善懲惡之意則誠有猶竊恨焉臣幸得叨恩假守其鄉目睹其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　大[illegible][illegible]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

東溪高先生祠記

先儒朱文公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鄙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昭達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大賊召种李爲請用事者欲與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會其異政帥守希檜指其易以屬吏會帥亦以憂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閩浙水災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竟

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衮衮無非忠臣孝子
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竦然感動神昧其在古縣
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
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含笑張目而逝嗚
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
于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聖者之清而使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于
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托孔子之
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歿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澐
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象而奉
祀之以風厲其學者　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
記屬予病未及爲而　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
至則又與王君更以　趣不置予惟高公極高
之節既如彼而諸賢　立之意又如此則予文之陋
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辭强起書之辭不違意林侯氏
爲刊之陷置祠堂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
有事于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
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東溪高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爲太學生紹興
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
後奪官竄容州卒　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
千言及長究極理義持身勵行既冠遊太學交遊皆
一時之彥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逃去公曰君

社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誅六賊時[illegible]
建和議劉三閣奪李綱等兵權軍民不期而會者數
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十人屹立不動時方
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
公於二月十六日登聞鼓院上書不報二十二日又
上書又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投匭
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校韵得之喜曰
非魁科異才之選考官恐其直例作文理紕繆與陳
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有旨附第五甲
公任富川簿屬使臨賀[illegible]昭習[illegible]擬獄爭
攝賀州幕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讞曰陰德可爲
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
殺之冤何時而銷哉潮士民相率饋金五十萬太守
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請置書藏于學紹興八年赴
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宰相上覽之索
六議進呈書秦檜惡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
縣令　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
曰古人之政令今之詐恐不可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爾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頒公
不差人下邑免口謹表數
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警寬期限以追呼新舊
勸吏無所容其欺以化盛行不擾而治縣有
李[illegible]遂爲所制一日號來閣言[illegible]

爭公不從琥宣言騂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
泰太師耶會復有訟琥者公申郡及諸司以寬于法
琥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
時胡舜陟帥靜江爲公曰古縣泰太師之父舊治太
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胡怫然
曰汝欲爲好人耶
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憤怒奏請旨諸路提刑
根捉遞靜江府勘嘮陳仕達徒卒至漳浦捕公時太
夫人已死舟中六日有捕命即濱水汲扃之家人號
海論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遂中
書施行公交人在爲右司者謂曰丞相公必識君於
上庠倘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殆爾也公曰吾
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
寺下靜江府徵之號泣而歸檜密札不廢其再三
靜江府勘所幸陳完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赦
還家
公至廣漕司辟攝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
專恣出題皆借經史語以諷題目出五言不避深丁
謂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
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語終日郡守即馳以達檜檜令
理寺坐以將詆所奏且奏云雖屢經放宥然情重法
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
公名以爲考官戒
初公出潮陽試院後歸潜德興學者諸論急州追逮

往謝大作詩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上馬詩曰少入
告家人無苦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遂着鞭而行謝愕
然比夜逆旅領百廿人後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
賜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爲之泣下以
死捍之
公至容州種疏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
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徼而公老矣
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
學仗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
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勲曰可贖目吾須剃髮亮有
兒歸葬溪山之龍窩爲息焉以坦吾腹公命其子扶
執筆爲帖不勝靜事曰奉先生遺訓不受僧道紙薦
又令欽以深衣幅巾大帶殮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
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
公又謂挨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
端坐正衣整襟拱手瞑目頷斜開張意然而逝時又
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出向西沖天而去鄰舍及
左右皆見之驚呼肆舉閭里學生林梓爲敘其出處
楊汝南陳宇森宮師之濟庵胡銓爲作忠辯晦庵朱
文公守漳日爲刊堂記紹熙辛亥文公復請于朝建
銀錄忠義

漳郡志高東溪先生傳　　莆田周瑛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縣人也少孤力學持身以
法受宣和間金寇熾師圍危急欽宗禪位

欽宗立金人犯京師上書出死登時爲大學生請國
家爲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所誤請誅六
賊以謝天下時宰臣李邦彥等專主和議奪种師道
李綱兵柄然與陳東再詣闕上書軍民不期而會者
數萬帥臣王時雍惡其阻和議欲縱兵盡殲之登等
十人者屹不爲動既而李邦彥罷吳敏相與張邦昌
再謀起復邦彥登復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
能爲民興除亡削害政非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
一切未暇入人翹足以待事息亦覩惟新之政柰何
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
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歔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
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大臣主義甚邦彥手政府
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惑上皇以
致大禍今皇南奔不遑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
誅今乃憪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
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
又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
登是書凡五上皆不報因乞南歸忽邦昌邦彥各與
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偶與所言合者十七八登
書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
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乃與林邁等請
隨駕隸羅山帳中帝不果出金師退敏遂諷學官羅
織登等屏斥還鄉高宗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
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贛州[illegible]川主簿惡重齊聞其

[illegible]撤毀六君祠復命[illegible]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自舍法
罷其田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孰與養士
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事孰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
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
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
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免曰陰德可爲登
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
之冤何時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
萬不告姓名既而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親太守
勸其咸受登辭之[illegible]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
民歸至頻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登發廩賑濟[illegible]爲
糜于野以食之頻貧者德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
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
赴都堂審察發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
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
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汪藻館之留與修徽宗實錄固
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
帥沈晦問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
今人詐疑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
不至耳縣豪民有秦琥者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
大蟲邑大夫以下皆爲所屈登至頗革書習登喜其
遷善補以學職他日琥有請屬登不從琥怒謀中以
危法會有憩琥侵貸學錢者登面數之琥聲氣俱厲
登叱下因白郡及諸司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

師胡舜陟謂登曰古樂無大師父藹治實生大師于
此畫祠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繫
奏疏爭移藉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劾
檜父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尊親之罪押赴靜江府獄
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彙葬水次航海詣
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許入有爲右司者謂言
丞相自云嘗識君于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
書徒爾爲也登曰某但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
中書奏無納官贖罪例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詣詣
獄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帥鄭鬲憐不
棄辟攝歸善令因差考試登摘經史中要語令題使
諸生論五言不聞之可畏集聞州水災之所自時丞
相趙鼎在潮謂登乃天下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
愛君者郡守李廣文即勅以達檜檜怒坐以前事取
旨編管容州初登出湖陽試院遞歸漳浦與學者講
論忽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上
馬大作謂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也
遂着鞭而行比夜巡檢須百卒至登曰若朝廷賜死
亦當拜勅而後就法大作感而泣下比巡檢曰者狩
在我于無他語也汝欲何爲焉不棄亦坐錮一官登
至容種蔬植竹以爲終身計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
廷所行事小失則嘆大失則慟哭容韻徵聞登至
執經相從者數百人登爲講明大學中庸方教行而
大作失以狀驚慶義年丨鴻舍有巨星如火自應

室中飛出向西北去公初得寒疾自知不起自作壙
銘曰耳聽目昏頭凋髮秃有兒歸葬舊山之麓乃召
所與遊及諸生訣別其子扶請始艾公曰無益也令
止此矣適黃通守顯至曰彥先怕痛乎公曰某嘗獻
替言刀鋸鼎鑊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
執筆寫帖榜于廳事云本先入遺訓不受僧道薦拔
之類及令斂以深衣幅巾大帶其他語出參行藏及
天下大計累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登少孤事母至
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
躍于舟母病思鹿肉忽有虎御鹿置于門以去事見孝順
實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漢集若
干卷胡澹菴銓嘗爲忠辯朱文公嘗爲祠堂記及守
漳從奏乞褒錄得旨贈承務郎
國朝成化間本縣舉人吳晟請于朝立祠本邑有司
春秋二祭
論曰朱文公記高東溪祠堂曰孟子云聖人百世
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
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
爲聖之和然又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
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
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蓋孔子道
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將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

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則感慨而有餘然則高東溪者其志行高潔而跡晦若乎其學者一旦感慨而有餘者乎雖然無跡其至矣有跡其次也自有跡求至於無跡斯可謂之善學矣

刻東溪高先生文集序

余官于漳嘗考漳志見漳之先輩作于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為陳氏安卿以道學作于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為高氏彥先以節介作于漳溪之東蓑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為郡入職方千餘年于此矣然自宋以前尚不齒于上國入宋而二氏作于兩溪而漳遂聞于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士可無二人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為之造就也東溪以氣節著者以有考亭為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一識與北溪精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

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于海澨者寔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爲之請于朝乃爲之記于門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尚闇闇也逮夫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殆信于天下后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爲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爲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爲然哉 使繼朱子而牧斯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焉者乎抑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又將有進于是焉者乎無亦曰任斯者有以作之而已矣愚故於北東溪之集不獨爲漳人望亦以爲夫守令者勗也

嘉靖五年丙戌春月八日卓峯黃直書

曾茶山詩集二卷

（宋）曾幾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茶山集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曾幾撰。幾字吉甫、贛縣人、徙居河南。以兄弼卹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歷校書郎。高宗朝歷官江西浙西提刑。忤秦檜去位、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檜死、召爲秘書少監。擢禮部侍郎。提舉玉隆觀致仕。卒諡文清。陸游爲作墓誌云、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魏慶之詩人玉屑則云、茶山之學出於韓子蒼。其說小異。然韓駒雖蘇氏之徒、而名列江西詩派中、其格法實近於黃。殊塗同歸、實亦一而已矣。後幾之學傳於陸游、加以研練、面目略殊、遂爲南渡之大宗。詩人玉屑載趙庚夫題茶山集曰、淸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其句律淵源固灼然可考也。又游跋幾奏議稾曰、紹興末、先生居會稽禹蹟精舍。某自敕局歸、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爲憂。憂國而已。據此、則幾之一飯不忘君、殆與杜甫之忠愛等。故發之文章、具有根柢、不當僅以詩人目之求諸字句閒矣。墓誌稱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易釋象已不傳。文集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作十五卷。是當時已佚其半。自明以來、幷十五卷亦佚、僅散見各書、偶存一二。茲從永樂大典中搜採編輯、勒爲八卷。凡得古今體五百五十八首。雖不足盡幾之長、然較劉克莊後村詩話所記九百一十篇之數、所佚者不過三百五十二篇耳。殘膏賸馥、要足沾匄無窮也。

曾茶山詩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律詩

謝人送壑源　迪姪屢餉新茶
述姪餉日鑄茶　嶺梅
高郵無梅　鄧帥寄梅併山堂酒
種竹　所種竹鞭盛行
乞筆　巖桂
聞寇至初去柳州

五言排律

去濰州
雪中登王正中書閣

第二卷

七言律詩

十月一日　海雲回按
長至日述懷　壬戌歲除作
歲盡　乙卯歲江南大旱
自七月　吳傳朋送惠山泉
逮子得龍團　李相公
寒食只旬日　郡中禁私釀
避寇遷居　家釀紅酒
返魂梅　諸人見和
瓶中梅　雪後梅花盛開
喻子才提舉　雪作
十二月六日大雪　上元日大雪
送曾宏父守天台　送呂倉部
適越留別朱新仲　張子公召飲
李泰發參政　次韻王元勃

龐帥張淵道荔子　曾宏父分餉洞庭柑
荔子　又
食筍　八月十五夜月
又　癸未八月

曾茶山詩集卷

宋曾　幾　吉父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五言律詩

謝人送壑源絕品云九重所賜也

三伏汗如雨終朝霑我裳誰分金掌露來作玉溪
凉別甑軟炊飯小爐深炷香麴生何等物不與汝
同鄉

逮姪屢餉新茶

吾家今小阮有使附書頻喚起南柯夢持來北焙
春顧予多下駟況復似陳人不是能分少其誰遣
食新
敕廚羞煮餅掃地供爐芬湯鼎聊從事茶甌遂策
勲與來吾不淺送似汝良勤欲作何山點當今阿
造分

逮姪餉日鑄茶

寶胯自不乏山芽安可無子能來日鑄吾得具風
爐夏木轉黃鳥僧窗行白駒談多喚坐睡此味政
時須

嶺梅

蠻煙無處洗梅蕊不勝清顧我已頭白見渠猶眼
明折來知韻勝落去得愁生坐入江南夢園林雪
正晴

高郵無梅求之於楊帥鄧直閣

送臘臘番盡迎春春欲回如何萬家縣不見一枝
梅有客南尋去無人遠寄來揚州何遜在政用本
詩催

鄧帥寄梅併山堂酒

甓社湖邊路詩筒得報回舊遊雲液酒新歲雪龍
梅不是因官送寘成驛使來鬢毛都白盡更著此
花催

種竹

近郊蕃竹樹手種滿庭隅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
無風來當一笑雪壓要相扶莫作封侯想生來鄙
木奴

所種竹鞭盛行

獨遠質當徑令人害欲顛已持蘇老節更著祖生
鞭旁舍應除地新稍擬上天真成時夜卯煨茁想
明年

乞筆

市上無佳筆曾求亦已勞護持空雪竹束縛欠霜
毫此物藏三穴須公拔一毛不堪爲主簿取用價
能高

巖桂

粟玉黏枝細青雲剪葉齊團團巖下桂表表衆中
犀江樹風蕭瑟園花氣慘悽濃薰不如此何以慰
幽棲

聞寇至初去柳州

剝啄誰敲戶蒼茫客抱余只有人似蟻共道賊如
林兩岸千里偏舟抵萬金病夫乘下懸萬一存
佳音

五言排律

雪中登王正中書閣

對雪誰同語登樓似欲仙人家修月戶文室散花
天山擁釣簾外江横隱几前寒深落鴈渚清集釣
魚船扶病從摩詰消愁得仲宣展書明細字烹名
濕疎煙月好還同夢詩成已下弦明年倘相憶爲
一到闕邊

曾茶山詩集

宋曾　幾　吉父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七言律

十月一日

屋角義娥轉兩輪今朝水帝又司辰山家曾稻知良月野徑尋梅見小春一歲坐看除得盡百年正與死爲鄰誰能思許無窮事開閤開爐且飲醇

海雲回按騎城北時吐蕃出沒大渡河水上

范石湖

古渡風沙卷夕霏小江煙浪蹴春漪天於麥隴猶慳雪人向梅梢大欠詩頻嚮青驪飛肬兎雖迷白羽肅寒鴟牙門列校俱摽銳撤與河邊禿髮知

長至日述懷無寄十七兄

老來逾覺白駒忙眼看重陽又一陽心似死灰飛不起技如寒日短中長厭看賓客空投謁强對妻孥暑舉觴回首山陰酬勸地可憐鴻鴈不成行

壬戌歲除作明朝六十歲矣

禪榻蕭然共堂空薰銷火冷閉門中光陰大似蜀見跛問學只如船逆風一歲臨分驚老大五更相守笑兒童休言四十明朝過看取霜髯六十翁

歲盡

漏箭更籌日夜催萬牛不挽白駒回梅花雪片歲除盡萱草柳芽春再來病裏詩書元不讀貧中樽俎未嘗開年光似此真虛擲請以丹心學死灰

乙卯歲江南大旱七月六日臨川得雨奉呈錢侍御[illegible]

縹緲爐煙上帝闕朝來一洗旱如焚瓏頭無復成龜兆水面初看起縠紋政使夏畦炊白玉未妨秋稼刈黃雲使君憫雨心猶在化得邦人不茹葷

自七月二十五日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

一夕驕陽轉作霖夢回凉冷潤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濕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應秀色五更桐葉最知音無由似我猶欣舞何況田家望歲心

吳傳朋送惠山泉兩瓶并所書石刻

錫谷寒泉雙玉瓶故人捐惠意非輕疾風驟雨湯
聲作淡月疎星茗事成新歲綱頭須繫拂舊時水
遞費經營銀鉤蠆尾增奇麗併得晴窗兩眼明

逮子得龍團勝雪茶兩胯以歸予其直萬錢

移人尤物衆談誇持以趨庭意可嘉鮭菜自無三
九種龍團空取十千茶烹嘗便恐成災怪把玩那
能定等差賴有前賢小團例一囊深貯只傳家

李相公餉建溪新茗奉寄

一書說盡故人情閩嶺春風入戶庭碾處曾看眉

上白（元芽茶家云碾茶須碾著眉上白乃為佳）分時為見眼中青飯羹
正晝成空洞枕簟通宵失杳冥無奈筆端塵俗在
更呼活水發銅瓶

寒食只旬日間風雨不已

年光胡不少留連熟食清明又眼前敢望深宮傳
蠟燭可堪小市禁炊煙滿城風雨無杯酒故國松
楸欠紙錢老病心情冷時節只將書策替幽禪

郡中禁私釀嚴甚戲作

結交歡伯無他腸小構詞此頗建康此身忽墮禁

酒國何路得到無功鄉官郵快甚夏酌來齋釀愜
於冬飲湯客來且復置是事北焙鷹柁春風香

避寇遷居郭內風雨淒然鄭顧道餉酒

煙雨昏昏一月梅全家避寇寄城隈欲尋碧落侍
郎去遽沐青州從事來今我妻孥爭洗盞想公伯
仲正傳杯安能鬱鬱久居此且傍茶山松逕回

家釀紅酒美甚戲作

麴生奇麗乃如許酒母穠華當若何向人自作醉
時面遣我寧不蒼顏酡得非琥珀所成就更有丹

砂想滲磨可憐老杜不對汝但愛引頸舟前鶻

返魂梅

徑菊庭蘭日夜摧禪房未合有江梅香今正作依
稀似花乃能令頃刻開笑說巫陽眞浪下寄身犀
使未須來為君浮動黃昏月挽取林逋句法回

諸人見和再次韻

蠟炬尚花半欲摧斑斑小雨學黃梅有時燕寢香
中坐如夢前村雪裏開披拂故令攜袖滿橫斜便
欲映窗來重簾幽戶深深閉亦恐風飄不得回

瓶中梅

小窗氷水清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若非風日不到處何得色香如許時神情蕭散林下氣玉雪清映閨中姿陶泓毛穎果安用踈影寫出無聲詩

雪後梅花盛開折置燈下

浦城桃李望東君破臘江梅未上春窗几數枝逾静好園林一雪倍清新已無妙語形容汝不用幽香觸撥人逆此戰時當舉酒明朝風雨恐傷神

喻子才提舉招昌源觀梅偶不克往蘇仁仲有詩次韻 [illegible]

謁君何許看花回臘詭娉婷抑塞梅樹雜台今他處少枝分南北一齊開昌源已辦行厨去雖游猶須使節來況復閑亭公所葺清流九曲要傳杯

雪作

卧聞霰集却無聲起看堦前又不能一夜紙窗明似月多年布被冷如氷履穿過我柴門客笠重歸來竹院僧三白自佳情亦好諸山粉黛見層層

十二月六日大雪

薄晚蓬山下直餘笑看衣出點衣裾絮飛簾外無縈紆花落堦前不掃除松鬣壓身全類我竹頭搶地最憐渠短檠便可捐墻角剩有窗光映讀書

上元日大雪

句芒整轡泱辰間雪片相隨大可觀挑菜園林有餘鬧燒燈庭院不勝寒柳條弄色政爾好梅蘂飄香殊未闌便是落花飛絮去直疑春事併彙殘

送曾宏父守天台

莫作陽關陸泱聲冊自勝事要君聽興公賦裏雲霞赤子美詩中島嶼青天近豈無宜室召地偏猶有草堂靈鑾拔飛上勤回首記取來遊舊客星

送吕舍部治先守齊安 [illegible]

齊安剖竹要循良分付吾家坦腹郎勝有江山連赤壁畧無訟獄到黄堂鈴齋晝永宜深念邊鎖秋高合過防此地元之遺烈在勉旃幸未鬢毛蒼

適越留别朱新仲

扁舟綠漲漕渠時解擇離懷政用詩管鮑交朋無變態朱陳嫁娶有佳期長洲茂苑著身久秦望鏡

湖行御宜二浙中聞才一水短書莫使寄來遲

張子公召飲靈感院

竹輿響屐啞嘔芙蕖城曉六月秋露華猶泫草
光合晨氣欲動荷香浮給孤獨園賴君到伊蒲塞
供爲我修僧寵各自占山色處處熏爐茶一甌

李秦發參政得旨自便將歸以詩送之

苦遭前政隳危機二十餘年詠式微天上謫仙皆
欲殺海濱大老竟來歸故園松菊猶存否舊日人
民果是非最小郎君今弱冠別時聞道不勝衣

次韻王元勃問予齒脫

齒危但以粥充虛辜負公家夏屋渠政恐麪生眞
作祟可憐髯簿頓成疎動搖不減韓吏部蹉路非
勤焦校書落勢今年殊未已祇應從此併無餘

福帥張淵道荔子

豈無重碧寶瓶罌難得輕紅蔫一杯千里人從閩
嶺出三年公送荔枝來玉爲肌骨凉無汗雲作衣
裳皺不開莫訝關情向尤物厭看緣李與楊梅

曾宏父分餉洞庭柑

黄柑送似得嘗新坐我松江震澤濱想見霜林三
百顆夢成羅帕一雙珍流泉噴霧眞宜酒帶葉連
枝絕可人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齴遠山顰

荔子

異方風物鬢成斑荔子嘗新得破顏蘭蕙香浮襟
解後雪冰膚在酒酣闌絕知高韻傾瑶柱未覺豐
肌病玉環似是看來終不近寄聲龍目儘追攀

又

百年中半飽聞渠名下親承果不虛可愛風流丞
有種自然富貴乃其餘肯隨妃子紅塵驛甘伴先

生白鶴居可惜不經山谷賞照紅鴨綠定何如

食筍

花事闌珊竹事初一番風味殿春蔬龍蛇戢戢風
雷後虎豹斑斑霧雨餘但使此君常有子不憂無
食嘆無魚丁寧下里須留取障日遮風却要渠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玉露金波不可孤相聽今夕定何如氛埃未淨雨
洞洗陰翳小留風掃除丹桂看來元了了白楡種

得許疎踈一杯濁酒非難事未有新詩報答渠

又

雲日晶熒罔自佳幽人有待至昏鴉遠分岀際松楓樹復亂洲前蘆荻花曳履商聲憐此老倚樓長笛問誰家霜螢玉樹姚江上作意三年醉月華

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

年年歲歲望中秋歲歲年年霧雨愁家月風光三夜好老夫懷抱一生休明時詠貴銀河洗鈇處應須玉斧修京洛胡塵蒲人眼不知能似浙江不

蘆川歸來集十六卷 存六卷（六至七 十二至十四 十六）

（宋）張元幹撰

清鈔本

蘆川歸來集十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元幹撰。元幹字仲宗，自號眞隱山人，又曰蘆川老隱。周必大跋其送胡銓詞，稱長樂張元幹。睢陽王俊明跋其幽嵓尊祖錄，則稱永福張仲宗。皆宋人之詞，莫詳孰是也。王明清揮麈錄記其以作詞送胡銓得罪除名。考卷末其孫欽臣跋語，稱得賀新郎詞二首眞蹟於銓之子，其說當信。然銓貶於紹興戊午，而集中上張丞相詩，稱罪放丙午末，歸來辛亥初。又自跋祭祖母劉氏文後，稱宣和元年八月，獲緣職事，道過墓下。則徽宗時已仕宦，欽宗時已貶謫，但不知嘗為何官耳。元幹及識蘇軾，見所作蘇黃門帖跋。又從陳瓘游頗久，見所作了翁文集序。其結詩社同唱和者，則洪芻、洪炎、蘇堅、蘇庠、潘淳、呂本中、汪藻、向子諲，見所作蘇養直詩帖跋。而江端友、王銍諸人，皆有贈答之作。劉安世、游酢、楊時、李綱、朱松諸人，皆為題幽嵓尊祖錄。故其學尊元祐而詆熙寧，詩文亦皆有淵源。其集今有鈔本，稱嘉定己卯其孫欽臣所鋟。然跋稱諸上陳侍郎詩序，知挂冠之年甫四十一。鈔本無此篇。又曾季貍艇齋詩話載元幹題瀟湘圖詩，鈔本亦無此篇。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稱嘗錄元幹之詩一卷，而元幹不自憶，則當時已不自收拾，疑欽臣所錄本有佚失。然近本但有五言律詩一卷、七言律詩一卷，而無古體及絕句，知非完書。又跋米元暉瀑布軸、跋蘇養直絕句後、跋江天暮雨圖、跋江貫道古松絕句，乃收之題跋類中，亦似後人所竄亂，非其原本。及考永樂大典所載，則所佚諸篇，燦然具在。今裒集成帙，與鈔本互相勘校，刪其重複，補其殘闕，定為十卷。元幹詩格頗遒，雜文多禪家疏文、道家青詞，今從芟削。然其題跋諸篇，則具有蘇黃遺意，蓋耳目漸染之故也。鈔本末有幽嵓尊祖錄一卷，乃記其為祖母外家置祭田事，附以同時諸人題跋，中多元祐名臣之筆，亦仍其舊，第併附錄焉。

蘆川歸來集卷第六

律詩五言

次韻唐彦猷䂓題碩野王祠與霍子孟廟對

蘭若典門像相望愽陸居衣冠塵點暗蕭鼓祭全疎草色侵荒逕潮聲過夕墟遺風猶可想弔古一觴餘

過宿趙次張郊居二首

北客多流落東村更寂寥肯同清夜夢不待故人招月掛荒園竹霜飛獨木橋聽雞休起舞且共論天驕

右一

莫歎交游晚相期歲月深秋来初識面老去要知心燈火須臾僕杯盤取自斟平生王霸術袖手有微吟

右二

次韻奉和平叔亭林至日之什

雲物果何好客愁今更新坐來江月白興在雪雞春我輩且同酌公詩珠玉塵莫患淮海上黑幟雜黃巾

花飛

雨暗連兵氣花飛點客愁寓居皆野寺相過只扁舟不作新塘去還為後柳游盤飧雖杞菊得飽勝椎牛

送江子我歸嚴陵

久客驚秋晚懷歸更送君亂來俱避地老去惜離羣山閣孟浮菊江城鴈度雲行行經釣瀨時事不須聞

亂後

亂後今誰在年来事可商傷雲淚懷故里春老尚它鄉寧復論秦過終當作楚狂雖舟短蘿下聊學捕魚郎

返正

諸將爭傳檄羣兇尚阻兵天旋黃屋正日轉赤墀明喪亂多妖孽經綸貴老成鯨鯢終必戮草木已知生

冬夜有懷柯田山人四首

聞說新居好山樊卜築深藥囊能濟物龜
策少知音四海憂黔首中原盡綠林直須
期雪屋夜掉去相尋

右一

坐閱干戈擾輪公已定居生涯今易足世
態莫嗔渠晷短全疎客窻晴好對書故山
常入夢何日到吾廬

右二

客裏了無況亂來何止貪淹留頻換歲老
大更思親況飲息田父供糧乏故人自憐
歸來得不是白頭新

右三

雅欲賦招隱何堪吊戰場獨看星錯落久
立夜蒼茫羽檄來東越風煙兩下塘安閑
隨處有冠蓋莫相望

右四

登岳虹亭二首

一別三吳地重來二十年瘡痍兵火後去
石稻梁先山暗松江雨波吞震澤天扁舟
莫浪發蛟鰐正垂涎

右一

熠熠流螢火垂垂飲倒虹行雲吞皎月飛
電掃長空壯觀江邊雨醒人水上風須臾
風雨過萬事笑談中

右二

送趙公遠往建康

王孫朝謁去功業歎流年強項今三已棲
遲未九遷笑談曾擊賊謀畧盡臨邊秋雨
長干路歸時且著鞭

偶成寄友人

萬里天南客三年日至歸舉陰雖久否吾
道豈終微碩我民稱逸如君適正肥鯨魚
波浪穩雲翼有時飛

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

國步何多難天驕據孟津焦勞唯聖主游

說盡姦臣再造今誰力重圍忌太頻風吹還容淚為洒屬車塵

右一

血洒三城渡心寒粘罕兵洛師閒已破陵邑得無驚憤切吞妖孽悲凉托聖明本朝仁澤厚會復見承平

右二

賊馬環京洛朝廷尚議和傷心開徇地痛恨競投戈始望全三鎮誰謀弃兩河羣凶未薙醢吾合老江波

右三

肉食貪謀已幾成國與人殊疏輕遺賊玉冊忍稱臣四海皆流涕三軍盡奮身不堪宗社辱一戰滅塵

右四

丙午春京城圍解口號

馬来何速春壕綠自漠要知龍虎踞不受犬羊侵九廟安全日三軍死守心儻為襄漢幸良復有于今

漫興

老答書題蠧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遼肯變剛腸晷短催寒急燈明伴漏長牀頭褚衾在不怕滿簷霜

奉答富修仲赴南昌尉

吏道雖餘事人情要飽諳家風端自守句法有同參南浦飛雲浪西山滴翠嵐析腰興趣去正恐未能堪

夜宿宗公丈室求詩甚勤為賦五字

林表登層閣秋聲隱暮鍾鴉歸苦竹寺雨閣乱雲峯屢乞留新句重来訪舊蹤松門罕車馬似喜老夫逢

范才元參議求酒於延平史君邀予同賦謹次其韻

桑落冷萄玉菊離霜著天飄零河朔飲悵望竹林賢烏有防前轍青州貴下田史君

能遣騎瑞為喚魚舡

次韻晁伯南飲董彥達官舍心遠堂

今夕知何夕真成累十觴爐薰飄月影窻炬剪花香政孏還詩債無從發酒狂故人憐久客舉袖要須長

喜錢申伯病起二首

一室維摩老長年忝喜游苦心翻貝葉瘦坐寫蠅頭可是文園病何堪把國憂我知公健在骨相盍封矣

右一

花飛傷宿雨山潤照清晨念子經時卧嗟予一味貧稍閑揀藥餌遐想整衣巾何日扶藜出相陪醉晚春

右二

叔易自三吳歸同赴竹菴荔子之集二首

惜別梅花雨來歸荔子秋江帆成昨夢雲嶠想重游共喜身長健寧論久客愁慇懃老居士更為老寶峯留

右一

客去雲俱散山空月正圓不參藤掫句自透竹菴禪骨法凌煙像家聲鼓瑟篇直須陪叔季急佐中興年

右二

寄錢申伯二首

子去客昭武今儂懷舊游青山渾在眼白髮暗添頭旅食今安好歸程儻滯留谿邊因野步試覓水明樓

右一

一點照今古胸中珠了然不妨為漫吏可但號臞儒丹荔盟猶在凝香句未傳秋風稍涼冷速辦下灘舡

右二

真歇老人退居東菴予過雪峯特訪之為留再宿仍賦兩詩

盧川歸來集卷六

雲臥孤峯頂齋餘閉戶眠時容龍象衆来
説葛藤禪此日輸真歌平生最信緣從渠
魔起謗把火漫燒天
右一
山月轉松影潤泉鳴夜窓清談虎溪遠痕
坐鹿門罷悵然亡滅邊城盡受降晨鍾
發秋思同夢繞三江
右二
解嘲示真歌老人二首
不作市朝夢生憎城郭居前身真衲子妄
念入儒書丘壑無疑老軒裳从己踈世人
多大屋爭笑賣吾廬
右一
毀譽何時了雞蟲事可知不妨遭點檢好
在莫相疑高爵非吾性奇勲任爾為道人
元具眼批判亦慈悲
右二
申伯有行色會宿東禪次元韻
真成風雨夜精舍對床眠太住非無數行
藏莫問天十年瀕瘴海一倖破春煙君自
足歸與不妨啼杜鵑
次折樞留題雪峯韻
軒冕本無意煙霞如有期故人容野老勝
踐見新詩誰辨兼忘世公當急濟時春歸
仍送別好在出山遲
次韻范才元中秋不見月韻
不見中秋月長吟五字城浮雲有底急清
影可憐生殘夜四更句故人千里情與君
徒悵望天上自分明
次呂居仁見寄韻
老去猶為客誰人念退居相望千里路賴
有數行書白髮猶堪寄烏牛故應渠何時
開社駕竹裏喚行廚
次韻劉希顏感懷二首
春光垂老日　騎欲歸時王氣如三捷權
輦定四馳山河還舊貫艸木有餘悲擬須

中興業孤忠只自知
右一
避謗殊毛穎推愁賴索郎坐來春漏促夢
太畏逢長故國書題冷新詩畫類香湖山
維好在歲月已相忘
右二
郭從範示及張安國諸公唱
輒次嚴韻
登樓乘暇日喚客共洗愁春去苍猶發陰
濃雨未休和詩真冷淡得句總風流能達
西隣老殊無陋巷憂
上張丞相十首
閫粤諸侯地春風盡去思三年歌德政萬
戶繪生祠位極卿方伯謀深必帝師待公
安社稷四海被恩私
右一
廣漢家山遠臨川道路旁安輿懷故壘同
氣聽甘棠雪後風煙潤春歸草木香丹心
馳魏闕夢想萬年觴
右二
活國勲奇甚平戎志未衰肯從時論屈自
許世人知豹尾遥臨鎮蟬冠暫祝釐天將
搶頭利露布捨公誰
右三
百六古今有兩宮開闢無興師誠刷耻奮
袂鏡捐軀必扶三靈助能全萬國孚九宮
歐六甲何患五單于
右四
蠢爾天驕子中原職太深野心殊叵測内
地似頻侵日異那常晦陽生自剥陰德先
非不僣終識殺[illegible]林
右五
國士多孤憤君侯特長植王墀魯復辟鐵
券會論功宇宙尊文物華夷介壮風力扶
炎運正此意合蒼穹
右六

家繡春秋富旂常事業新三遷推孟母二
德表商臣任重能知止功名盡保身儻容
陪几杖同訪赤松人

右七

賤子居閭里明公總帥權姓名註比數禮
遇每周旋老去無三窟閑中有二天知音
何日報賴見中興年

右八

罪放丙午末歸來辛亥初不談天下事猶
誦古人書利病明諸掌危疑倣後車佗時
果無悔載籍定欺予

右九

簪紱久已棄行裝今甚疲買山如畧辦畢
娶更奚為小築開三徑躬耕趂一犁賴公
霖雨手忍賦語離詩

右十

送李文中主簿受代歸庭闈

隱豹猶遮霧鸞栖遂及瓜緑林方在境緣

服徑還家世路久來險人情何用嗟冑中
自丘壑樂處是生涯

戊辰春二月晦同栖鸞子送所
親過寶積題壁間

春江因送客雲嶠更登臨精舍經行地征
人去住心猿啼清夢斷花落曉窗陰勝踐
成三宿俱來此意深

盧川歸來集卷第六

盧川歸來集卷第七

律詩七言

次韻送友人過山陰郡時夜別于舟中

草草杯盤燦燭光故人相對水雲鄉濤江君去訪秦望丘壑我歸爲楚狂活國未逢三折臂憂時空轉九回腸絶憐明發成南北夢寐全無夜太長

喜王性之見過千金村

春來書劄已西東喜復相逢亂世中萬事變更唯舌在三年流落轉塗窮雲收野寺侵廊水月掛孤帆送客風剩欲留君明日住夜闌難得一樽同

次江子我遷居韻

平生自省宜三黜老去何心望九遷避地湖山聊復爾脫身兵火想當然浮家泛宅非無計坎止流行本信緣猶恐驚濤飜四海直須化鶴作飛仙

次趙次張見遺之什韻

海遣游子日思歸新句勞君更置規莫問人間多貝錦正如天上有參旗寄書只欲憑黄耳去路誰能畏赤眉定向故巢猿鶴老此生無愧北山移

過雲間黄用和新圃

綠池剩欲開花徑傍舍先須作草堂雨後不妨頻撿校客來留得共徜徉故園怪象歸何晚避地輸君樂未央待得功成方卜築豈如強健享風光

蘭溪舟中寄稬粹中

氣吞萬里境中事心老經年江上行三徑已荒無蟻夢一錢不直有鷗盟雲收遠嶂晚風熟浪打寒灘春水生鴻雁北飛知我意爲傳詩句濮陽城

別綬老

無端流落迫殘年三十南山訪老禪未契安心了難覓不如同世且隨緣頻移竹几

負寒日旋拾松梢吹晩煙珍重孤雲出山
去東西南北一青天

次江子我聞角韻

夫差故國縈寒水鐵馬南來忽振纓城上
昏鴉爭接翅舟中逐客謹逃名胡笳怨處
風微起濁酒醒時夢易驚飄泊似聞山寺
近真成夜半聽鐘聲

次韻奉呈公澤處士

屛迹茗溪少往還時危尤覺故人歡相期
臘盡屠蘇酒速享春來苜蓿盤雪夜劇談
金賊入風江絶歎鐵衣寒何年天上旋頭
落併滅穹廬舊契丹

次友人寒食書懷韻二首

往昔升平客大梁新煙然燭九衢香車聲
馳道內家出春色禁溝宮柳黃陵邑抵今
稱　地衣冠誰復問唐裝傷心寒食當時
事夢想流鶯下苑牆

右一

孤生投老急菟衆萬里雲山已勸游共喜
石交逢異縣更陪緣筆賦春愁無心俯仰
猶多事南世浮湛已拙謀冷雨吹花作寒
食三杯軟飽且眠休

右二

訪親于連江因過筠溪叩門循
行數其荒翳不治有懷普現居
士口占此章

筠庄主人何未歸溪畔長林穿翠微此去
坊名將欲至箇中車馬跡全稀茅茨漏久
蝸涎篆蘺落欹多蛛網圍公肯借菴容我
老為公朝夕掃柴扉

奉同公直把老過應夫石友齋

王郎胥次礬崢嶸鑿牖開軒不浪名疾世
玫須論石友絶交今已見方兄我曹自笑
真同病吾道誰當為主盟但得此心如此
老故人寧復負平生

宮使樞密冨文和篇高妙所謂

壓例元白末句許予尤非所敢

承謹用前韻叙謝

脩門一出十經春相業時来自奮身袖手
溟謀終活國揮毫佳句且驚人話言毋許
聞前輩賓客何堪接後塵待掃攙搶洗兵
馬西翁言語記天津

予立昆仲並和遊天宮詩既工
且敏義不虚辱并此見意

華裾綠髮等青春詩似机雲定後身家學
乃翁真具眼祖風當代豈凡人字中仙爪
便搔痒句裏靈犀解辟塵萬壑爭流君看
取西興從此是通津

端常觀察被旨入蜀迎毋夫人
所得贈行詩文成巨軸矣臨別
亦辱見索匆遽中愧乏好語掇
拾諸公餘意勉成四韻

鬢亂分攜幾見春它時有恃獨常難何期
萬里漂零後忽報三巳信息真素髮輕安

脩曉福遠懷悲喜望征人王孫盛事今雙
美及早歸来奉紫宸

次韻文老史君宗兄見贈近體
佳什兩篇僕与公别四十餘年
一旦邂逅情著于辭

史君元自錦宮来百丈重尋灔澦回化閫
行年如伯玉心成全德過王駘把麾政爾
人生貴持稾終期間世才莫問堯苍今老
矣劉郎去後任渠栽

右一

舊游蘭若盡英才上高談亠壯哉老去
語音雖記憶衆中容貌各驚猜津亭夜雨
故人少搏酒燈花鄉信来茂苑相逢話京
洛拖樓猶喜待春回

右二

冬夜書懷呈冨樞

耳聾無用問新聞矯首何妨目作昏癡絕
巳甘投老境背馳寧受乞憐恩難陪年少

從渠薄賴得春回為我温京洛交游頻撿
校渡江今有幾人存

次韻趙元功贈李季言之什

赤縣飄零未易逢那知今夕一樽同好招
明月共清影託與白雲行太空憔悴舊游
如隔世蹉跎壯志莫論功兩公秉燭還相
對情話從渠半醉中

次韻元功才友道中見眖因以
解嘲

當時勇決徑歸休更有人愚似我尔何許
置錐寧免累直須畢娶始無憂頻遭白眼
傷流俗誰向青門念故侯客裏題詩相慰
籍羨君椽筆盡鰲頭

奉送晁伯南歸金谿

君家諸父多人傑半是平生親舊問莫話
故園空矯首相從逆旅足開顔文元勲業
金甌字昭德風流玉筍班此去騰驤吐虹
氣何由來伴老夫閑

奉簡才元探梅有作兼懐舊游

遮莫胡僧問劫灰且陪東閣賦官梅春梢
慣識宮粧樣花信偏隨驛使回痛飲我曹
身總健浩歌誰怕老相催疎枝氣壓羣芳
盡羞殺墻陰錦被堆

才元思如湧泉愈和愈好晨興
遣騎和門投衣疾讀走筆再賡
嚴韻

陽和生發驗葭灰但見江梅久蠟梅風味
向人忘冷落歲寒乘月重排徊從來對酒
遣花惱何獨題詩被雨催公子唾珠無限
思更看鐵畫寫羅堆

奉酬才元席上所賦前韻

夜飲華堂燭屢灰暗香浮處數枝梅坐中
一笑對三槃客裏此歡能幾回醉裏不知
歌扇去歸時還是曉鍾催露濃月白溪橋
路但記羣山翠作堆

冬夜疲坐似聞才元作集有日

矣因和前韻奉呈
擁爐書帙易塵灰覧古臨窓獨對梅未審
徑須呼子謹常奴何得比方回虛名到底
侍安用能事從来不受催似許相過陪夜
醉胸中那復有愁堆

遊東山二詠次李丞相韻
寒木高蘿幾曲溪斷碑零落卧荒祠澄潭
想像雲頭湧懸瀑依稀雨脚垂地軸漫煩
龍虎戰天符那得鬼神私茫茫造物殊難
睢要是為霖自有時

石鐘銘
公如謝傅暫閑身我亦歸來效李真山後
數陪銷暇日詩篇常許和陽春虛懐寄傲
三休外流眼旁觀萬態新谷口榴花解迎
客騎鯨端為謫仙人
右榴花谷

留寄黃檗山妙湛禪師
晨發蒲城越數峯我来師出失從容白雲
遮日蔽秋寺青嶂閑猿驚暮鍾世亂可無
閑地隱山深偏覺老僧慵他年芋火談空
夜雪屋杳窓約過冬

用折摳韻呈李丞相二首
參陪仍許瘦筇支長者登臨敢後期鍾斷
白雲飛雨過月生青嶂夜凉時心知勝地
都忘睡喜聽連牀共和詩蓮社風流增蕩
子餘生長健更何為
右一
莫問蒲萄出月支不緣瓜棗訪安期乾紅
蒲地人慵掃空翠沾衣雨足時松陰晴泉
聴落澗蟬嘶晚吹助裁詩公乎比杏歸廊
廟無用山中恐鶴為
右二

再和李丞相遊山
海山幻出化人宮樓観新崇萬指容雲霧
入簷銀色界藤蘿昏雨妙高峯放懐久已
參黃檗雅志無違伴赤杳欲去更聞獅子

吼忘歸橋下興猶濃

次錢中伯游東山韻二首

東麓坡陁盡梵宮我来泉上照衰容解衣
又作茶瓜客倚檻同看煙雨峯何用苦吟
凌絶謝要須高節配喬松海水永閱鍾沙
畫絶歎故人遺墨濃

右一

掃榻開軒走寺宮吾曹終日得從容夕陽
初落鯉溪路雲氣半遮獅子峯試問丹砂

回白髮何如瀑布黄枯松暮年縱有壯心
在歸意已勝山色濃

右二

次韻錢中伯遊東山既歸述懷
之章

山人不省大明宮懷昔幽尋自欣容盧阜
東西二林寺錢塘南北兩高峯百年有盡
雲歸壑萬事無邊月掛松蒲院蒼苔重到
日秋光欲滴向人濃

哭鄭德久二首用前韻

出守真成夢蟻宮天台雲色亾愁容時来
盡錫萬釘帶仙丞俄歸群玉峯川上可驚
如逝水歲寒徒有後凋松煩將老眼銀河
淚共涵西風絮酒濃

右一

窮達那知十二宮由来與世不相容迴翁
極諫牽龍衮百識同愁割劔峯前輩品題
推玉樹平生憂患挺蒼松傷心身後多君
賜泉路恩光感事濃

右二

再用前韻哭德久

女無美惡妬深宮盛德如公果不容何遽
蓋棺臨禹穴未應藏骨在秦峯論文平日
樽中酒掛劔它年冢上松照檢交親祇解
少存亾悲感老情濃

再用前韻重哭德久賢史君

風撼棠梨對曠宮中郎談笑兆形容不居

上界神仙府當在補陁孤絶峯至論每符磁石鐵長生空問茯苓松九原可作還知否底處返魂香最濃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一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二

序

亦樂居士文集序

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可以斡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稟及師授爲如何譬由一身五官百骸各隨形模萬態不同至于上下左右則難以倒置必也精神發揮迺中儀矩不然土木偶爾前輩嘗云詩句當法子美其它述作無出退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確論也國初儒宗揚劉數公沿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弊簏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丕變寖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檃括詩律於是少陵句法

大振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己之流相望輩出世不乏才是豈無淵源而然耶故尚書戶部侍郎豫章王公承可人品高妙其文章深造少陵閫域一時聲名籍甚薦紳間惜乎天不假年位未稱德善類盡傷後六年公之第三子潛叔濟手裒先人平生所著總若干篇離為六卷名曰亦樂居士文集子職也叔濟賢而有文克世其家一日屬予序之將鋟板傳于世予晚

生雖不及見東坡山谷而少時在江西實從東湖徐公師川授以句法東湖山谷甥也武鄉視東湖里中丈人行也東湖昂藏嚴毅不妄許可集中多有贈答斯已可見然而今代鴻儒以文鳴要路能軒輊人者頗多叔濟不它求反取信於退閑無聞之老何耶得非以皇祐中　與先祖同年進士迨宣和初少師公帥廣陵予以年家孫展拜林下復齒長武鄉三歲華行既同情義不啻手足景服言行之詳識莫予若也叔濟用予蕪纇之語俾冠編秩獲託名不朽幸矣尚何敢辭武鄉在朝廷則獻納論思書于史官在方鎮則撫綏智畧碑于德政固不待予言姑推其淵源所自來追古作如此後世君子必有處之矣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晦日

　　記

福州連江縣潘渡石橋記

閩中統八州之地重山複嶺綿亘聯屬而旁海城邑亦居其半大抵谿壑之交會潮汐之吐吞或匯為深淵或激為奔湍必曰蛟螭窟穴存焉設有舟楫來險可虞惡少推埋得以邀留行旅自夏徂秋颶風飄烈瞬息暴至固使人惴慄震掉一旦雷雨晦冥莫辨咫尺凡問津者皆病涉也　皇朝嘉祐間莆陽蔡公君謨守溫陵始作石橋萬安渡椎盛冠于東南豐碑巋然大書深

刻邦人至今祠之其墨本流傳常在人耳目自爾所至多取規撫然世間假修頭陁行之流往往藉此為姦利囊橐徒費歲月迄無成功如連江濡渡本以姓著先是里人林道夫等攉與其事歲在乙卯歷四載僅能鑿石庀材已而僧資逸輩嗣之既再朞會計所釀金共不滿二百萬皆廢于索扯隨築屢毀沙水蕩潏漲落崩騰莫之禦也道夫資逸心志俱怠輒弃去又再朞矣

前安撫使程進道適由永嘉移鎮此邦壬戌春二月也渡有候館公少休焉謂此渡實羅源寧德長溪三邑塗所自出而車馬如淅東廣右者絡繹往來念當積潦之患与夫向所謂凡問津病涉者誠不可無橋以濟鋭意是舉召知縣事阮侯朝瑞俾經營之侯思慮精密善攜摩用鉤距略不异倖胥徒陰擇可治辦能任持僧數人者其其役有得淨安之思顯授以程度思顯堅

忍通練出納惟謹而畏晳責常敢踖救過不暇予竊怪侯乃能從容三尺之間獨仰衆人樂從有成如此不其難哉然則是非毀譽果可卜矣時當終更寅緣以書來求予為之記甚力予將何辭姑綴緝本末既侯名琏朝瑞蓋其字是亦莆陽人云

題跋

題跋了堂先生文集

其愚且贛不學無術卒老于行然少時有志從前輩長者游搢簪竭蹶不捨晝夜豈和庚子春拜忠肅公於廬山之南陪侍杖屨幽尋雲煙水石間者累月與聞前言往行商確古今治乱成敗夜分乃就寐先生嘗謂孺子可教賜以大父手澤題跋曰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乂之習也辭采燦然足以有譽于世矣某書紳佩服終身弗忘且刋之碑版永藏于家貽訓子孫墨猶未乾也顧某何人乃獲

先生知遇期待如此茲者又辱次對貳卿
崇篤先契不鄙荒唐容許狡讐了堂文集
得非曰前賢士大夫及識先生者所存無
幾耶於是自夏涉秋手加審訂凡字畫之
訛舛倫序之失次是非之去取分部卷帙
各適其當具如別録儻或其説可採邵州
舊版於理當損且併刻易説諫藁合而爲
一始克盡善庶幾後學知所師承不爲異
端所惑於道豈小補也哉昔韓文公爲唐

室一代儒宗而門人李漢道德實爲之編
次且冠序其首遂託名以垂不朽某晚生
固不敢序先生之文章從事於編次似無
愧于李漢嗚呼自王氏綱羅六藝斷以己
意力行新法變亂舊章天下遂多事已而
子壻兄弟表裏祖述遺禍無窮先生獨知
尊克愛君憂國先見之明肇於欲萌逆料
其弊甚于中的視之若仇敵甘心犯難雖
首禍瀕九死而勿悔孟軻氏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合而言之
愚於先生平日立朝行已信無疑矣百世
之下凜凜英氣義形于色如砥柱之屹頹
波如泰華之揷穹昊如萬折必東之水如
百鍊不變之金捨吾先生其誰哉死而不
亡者予于先生見之

跋曳尾圖贊

水鳴蘆根闖首吐氣彼靈于人正以自累
我寧無知言曳其尾千歲之中君子所獲

郭索圖贊

斆横兩戈怒目稍眊塞蒲是依下有積潦
以火誘之郭索可悼彼鼎食者戒之在躁

醉道士圖

黄冠師未用事時見之圖畫自有蕭散出
塵之想今日盜賊遍天下雖使此曹骨碎
未快人憤

倚竹圖

楚辭凡稱美人與古樂府所謂妾薄命蓋皆君子傷時不遇以自況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便入圖畫工則工矣視小姑嫁彭郎抑何以異

溪谷戲猿圖

自荊州上峽江溪麓茂林間猿猱甚多常十百為羣反玩行旅此余所見者觀紙上通臂攫拿之狀苟得忘危亦可為愛官職者戒

飛泉圖

頃在龍舒夏六月與客游灊山天柱觀飛瀑當戶聲如轟霆落蒼壁萬仞下使人骨毛竦寒幾欲挾纊今覌此圖自可却暑

牧童牛渡圖

牛用於世多矣寗戚扣而歌田單火之戰丙吉問其喘不獨為耕具也与權所藏牧童牛渡圖放浪于春陂平坂間了無觳觫之狀將収椽楄之功孰謂太平無象今日見之不覺涕流

跋野次孤峯圖

蓋自玉局老僊作枯槎怪石後人宗師之至有真贋莫辨者此為庶幾

跋少游帖

吾家頃蔵少游訪龍井辯才師行記手藁字畫遒媚澋有二王楷法建炎丁未寓居西湖秋八月兵亂亡去今踰一紀矣忽見史侍正所携帖念之惘然紹興庚申初夏五日真隱山人書于水口精舍

跋蘇黃門帖

蘇黃門頃自海康歸許下安居十又政和二年晚生猶及識之衣冠儼古語簡而色莊真元祐鉅公也已而与其外孫文驥德稱相遇澶淵出書帖冨甚今觀史侍所藏數幅蓋中年筆札也兵火之餘豈易得哉是宜什襲遺諸子孫不妨摸以墨本流傳

于世

跋東坡枯木

盤根錯節無藤蘿之蔓衍而深根固柢非霜雪之所枯類婆娑之桂影或扶疎之珊瑚豈隨人者能為此圖

老蓮墨戲二鬼

議者多謂鬼無形似畫師易工予不然之觀此戲筆自有情狀宜為好事者所愛

跋龍眠佛祖因地

釋典開卷多稱世尊在耆闍崛山中或云在給孤獨園雙木下至于少林面壁庾嶺傳衣未有不遠離人境者此圖佛祖儀相簡古行住坐臥皆在山林故古道場至今天下據形勝處蓋其源流如此

跋楚甸落帆

往年自豫章下白沙嘗作滿江紅詞有所謂綠卷芳洲生杜若數帆帶雨煙中落之句此畫頗與吾眼界熟要是胸次不凡者為之寧無感慨

跋洞庭山水樣

士人胸中有丘壑者若能游戲水墨間作平山遠水固非畫工所及舊傳宋復古八法謂之活筆想見風味此蓋得其髣髴云

戲犬圖宗室景年作

犬戎亂華痛憤徹骨觀貴公子墨戲乃爾使生今代豈不怒移水中蟹乎

跋趙祖文貧士圖後

晉宋間人物風流如陶淵明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卧北窗下涼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詩獨不題姓字要是當時隱君子耶抑自況也貧者士之常胸次所養果厚必無寒餓憔悴色故能安于青松白雲之下而捻孤鸞別鶴之音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宜其淵明顧留而保歲寒也向使望塵雅拜者稍知金谷園中竟不免禍敗詎肯相予以諂事人耶紹興

己未中秋前三日夕菴居不寐風雨驟來悽然有感篝燈起坐取無量所示祖文東方貧士圖作跋遲明歸之

跋米元暉瀑布横軸

老嬾天教脫世紛山川到眼失塵昏絕憐千仞鳴飛瀑一灑風中八表雲

跋蘇養直絶句後

後湖醉卧已仙去但有言句留人間文采風流照千古羅浮誰復遺金丹

跋折仲古文

晉郗隆為璧府參軍有娵隅躍清池之句娵隅魚也唐碩晄作閩囝詩有囝别郎罷之句郎罷父也今折丈傲睨萬物游戲筆端而冨文郎可之如悒怏二字是亦古人餘意耶然攷諸方言謂便為殺當用殺禮之殺以平聲呼之庶幾近似若迺曰柒攷恐兩公一時聽訛爾

跋山居圖

建炎初載秋八月錢塘營卒嬰城作乱官軍四集矣臨川王叔毅為新城令提鄉兵來旗幟精明號令甚武一日賊短後衣投刀入真承祖寨陳攻打破賊策尤覺眉目有英氣是時坐上見所持湖山形勢水墨寫成自云戲筆也濃淡遠邇歷歷可覌予始知叔毅善畫傲睨古人胸中畧無一點塵土後十二年青社趙無量通守晉安出示叔毅所圖山居開卷怳然殆前身輞川

今代龍眠欲念與無量叔毅為齊年故人各已四十有九齒髮向衰而萍蓬無定頗欲把此圖區處住山活計庶幾如對晤語無量豈亦有意耶此段因緣要當為我舉似叔毅儻問予山居之樂則未必在二子下風也紹興己未中秋盧川老隱跋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紹興八年季冬既望趙無量會飯瀹茗竟出所藏米元章下蜀江山横卷此老風流

晉宋間人物也故能發雲煙杳靄之象於墨色濃淡之中遠峯脩麓渾然天開有千里遠而不見落筆處詎可作畫觀耶六朝與此實同此嘆

跋陳居士傳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鄉善士何代無人如齊東二大臣史猶失其名則古今隱德不耀者多矣龜山先生所作陳居士傳形于嗟嘆而附以託孤之事為鄉評心服者雅意激厲風俗又得了堂道鄉諸公表襮之天下後世之鄉居士實繫斯文也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夫何疑哉

跋江天暮雨圖

劉質夫建炎初與余別于雲間今乃相遇臨安官舍出此短軸求跋頗憶丙午之冬吾三人者獲猝中在烏情文投合皆親友好兄弟嘗絕江同宿焦山蘭若夜濤澎湃聲入夢寐中回首垂三十年矣人生能幾別其樂未易復得也詩有自然之句而句有見成之字政恐思索未到或容易放過便不佳爾猝中行且來便當痛飲話舊仍和我句

千山忽暗雨來時天末濃雲送落暉老眼平生飽風浪猶憐別浦釣舡歸

跋山谷詩藁

山谷老人此四篇之藁初意雖大同覌所改定要是點化金丹手段又如本分衲子參禪一旦悟入舉止神色頓覺有異超凡入聖祗在心念間不外求也句中有眼學者爲取閱人振其跋

跋米元暉山水

士人胸次灑落寓物發興江山雲氣草木風煙往往意到時為之聊復寫懷是謂游戲水墨三昧不可與畫史同科也盧川老隱士

跋東坡墨帖

往在東都時見王文樂道出示汝陰所藏歐陽文忠公雜書盈軸多用片紙問事於宋景文諸公不以前輩自居而恥于下問此其為儒宗也觀東坡先生帖尾所贊謝幼槃取官藁事諄複尤審乃知三蘇游文忠公門同一關鍵可為後生文字輕脫妄發之戒

跋江貫道絕筆古松

石根盤屈老蒼官絕筆慇懃記歲寒萬里風雲欲飛化君家留得壁間看

陳中行宣事樂府跋尾

往在東郡時稔聞陳公中行瑰奇倜儻之士儒學起家易武階守邊郡常遇至人授以金丹壺變甚異且戒曰非火厄未可餌北求和公一旦奉使出塞不欲以藥自隨遽感疾死外域今觀中行所書便面長短句凡六解清而婉不減唐人風味蓋平生得意語也議者惜公仙風道骨雖有大藥竟不聞羽化然公之亡也丹之英華亦去所存者狀如石子孫猶祕之豈公與丹俱尸解耶後世歌此詞想見其人矣

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駒父弟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真呂本中居仁汪藻彥璋向子諲伯恭為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九人者宰木久已拱矣獨予華髮蒼顏羈寓西湖之上始及識德友一日出示養直翰墨凡六大軸各索題跋適連霄雨作春泥良是中原禁煙天氣篝燈擁火追記舊游悄悄不能寐乘醉為書且念向來社中人物之盛予雖有愧羣公尚幸強健云

右甲卷

士之出處隱顯各行其志碩始終一節如

何耳堯舜之世不廢巢由是故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輩垂名萬古不必皆策勳鍾鼎也歷代信史未有無隱逸者異時董狐復出誅姦諛於既往則養直之幽光愈彰矣王局老仙發明在前羅浮真人印可在後中間數十年畧未嘗為塵埃所汙亦要用吾曹輒下語德友意則勤矣尚復奚言姑以甲乙次第其卷輙歸諸巾衍

蘆川老隱書

右乙卷

亡友養直神情蕭散儀矩雍容自是貴公子而識度超詣照了世法英妙時已甘心山澤之臞故詞翰似其為人良由家世名德之後平生履踐追配前哲晚乃力辭召聘高臥不起老於丘園蓋此事素定于胷中非一時矯激沽譽者宜乎仙宏雖無羅浮金冊其意已在雲煙滅沒間久矣黃真人者耶得不一引手耶蘆川老隱去

右丙卷

養直未見東坡時出語落筆便脫去翰墨畦逕自有一種風味真所謂飄飄然淩雲之志所以受知于東坡先生父而畏神仙中人也德友所藏詩詞多是後湖集中所未有要當流傳墨本用貽好事者吾德友終能深藏獨祕耶如木犀詞末句身到十洲三島心遊萬壑千巖是豈軒冕所能籠絡也平生大節如此縱非仙去自足以高

一世此語可為知者道蘆川老隱去

右丁卷

養直此軸十數帖皆為德友往返書尺也其間情話無非輸肺肝雖甚匆遽時行書小草濃淡欹正初若信手而筆意俱到句中有味覽之使人忘倦至於論虞尤從人物掛冠神武之興此舉固清然二十四考中書令者復何人斯此論可垂方來不當只付之戲笑也蘆川老隱去

右戊卷

。養直二十三帖作一軸筆意圓熟詞采精明如珠走槃略無定勢而璀璨奪目光采射人反復尋繹沈著痛快誠不在楊少師之下李西臺所不及也德友尤宜寶惜之此老不妄許可人而乃拳拳如此觀其卜居帖中所謂山色雲濤四環正當山水佳處此段果成異日遂為煙波主人公若肯入社當分半座在它人殆未易得此語也德友其能忘懷也頃年江左親舊訖養直別業在澧陽三兩載必一往撿過經行佳處所至痛飲未嘗不與人傾倒篙師打鼓發舩張帆呼風每苦養直醉臥江上酒壚邊鼾息如雷也高標遠韻當求之晉宋間此生那復見斯人耶蘆川老隱云

右己卷

。題范叔儀所藏姪智夫山水短軸

西北山川峻益雄壯良由土厚水深以故風俗醇古自昔賢傑生其地者得所鍾稟渾全質直忠信嚴重冝乎功名節義代不乏人此語可為知者道維陽范恬智夫嘗與迺叔戲作短軸蓋取范寬筆法展卷便覺關陝氣象歷歷在眼向來惠崇筆受寫江南黃落村平遠彌望數峯隱約雖曰造化融結有殊然而秀發可喜終近輕浮何能起予滯思吾叔儀讀之當亦憮然蘆川老隱跋

。跋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胷次古今謂之活法所以氣脉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留笑退思有味非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雲煙草木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頃見別本尚餘一聯云

故歲去趍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新章雖曰達人大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讖也養直下世今将一紀矣九原可復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庭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乞日盧川老人書

跋蘇詔君楚語後

風雅之變始有離騷与詩六義相表裏比興雖多然卒皆正而不淫哀而不怨宜乎古今推屈宋為盟主後之數子如九懷九歎七發七啓之類著意摹放未免重複姑置工拙如何大槩開卷使人易倦良由執轍一律爾爾然追逐前賢步武間心殫力疲不能跳脫翰墨畦逕良可恨爾觀吾養直所作德發己意肆而不拘凡所形容不蘄合于屈宋政自超詣殆不可企及此章贈别從周者頃在東都一日陳去非呂居仁諸公同予避暑資聖閣以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分韻賦詩會者適十四人從周詩殆佳為諸公印可然則阮嗣宗喜仲容又常曰吾不如與阿戎談方之養直惓惓如此不為過也從周後養直數載云亡其子庭藻有志古學手抄離騷戒誦不輟且求為迺翁跋所藏顏家有哲匠但熟讀數百過何患落筆不名世耶盧川老人書于檇李弭棹亭中丁丑仲夏望日

跋蘇庭藻隸書後二篇

士抱美質必加砥礪以立廉隅始克有成若挾所長傲形于色掩其美矣傳不云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庭藻潤公五世孫種種落筆便有見處要是蘭芽茁知其為國香但年少氣豪高視萬物之表太露圭角傷鋒犯手未免遺人誠訾能痛鋤傲慢善擇交友涵養器業且飽讀古人書自然左右逢原豈易量耶予及從景謨宗丞公游景謨宗丞公

嘗呼予在華行此言未為過一日故人凌世高出示庭藻隸字甚古把玩久之可喜亦可念因書于卷末庭藻其志之丁丑結制前九日老隱跋

右一

近世隸學罕師西漢筆法易入八分者無他蓋習魏受禪碑一落畦逕便不可醫此乎法大病也近葉始留心作隸字便滑拙意開卷未論是非而氣象奇古已覺度勝積之歲月當過人十數等紹興丁丑夏四月己未老隱士

右二

跋張安國所藏山水小卷

世所謂胄次有丘壑者窮而士達而公卿其心未嘗須臾不在煙雲水石間又況如吾宗安國得友人把玩短軸褾而藏之每出以示諸好事雖烏帽黃塵汨沒困頓開卷便覺萬里江山在眼界中可想蜀僧為同舍郎周旋落筆時然則安國不忘故舊風味如此胄次可知矣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二

贊

鄭林居士贊

雍熙相國之胄愚齋毋后之家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猶弊屣良由天資抜俗雅志好賢臨事必欲出奇為善常恐不及所謂獨中立堅皮裏陽秋益自英妙時固已沉者爾決矣雖曰守節仗義而遠跡危機鄉黨難色立朝而獨往勇決殆將明哲以保身優游以卒歲者歟若夫袖手旁觀傲睨一世福祿未艾俟命方來則予謹在下風也識者見之亦必有取於斯語

俞義仲畫贊

神鋒清兮有臞儒列僊之風骨勝度閑兮無公子王孫之習氣外和同乎衆人而中傲睨於一世袖手旁觀不妨遊戲與予定交垂四十年更歷險夷未嘗以升沉炎涼變響軒輊使其聳壑昂霄一日特起雍容進退所謂若素官于朝者非斯人而誰耶

彭德器畫贊

凜然其容也雖甚莊視江左風流兮所長琅然其辭也雖甚辯異戰國縱橫兮可賤益氣節勁而論議公心術正而識度遠使之臨敵對壘則必以巾幗遺人若夫委質策勳自當以劍履上殿野服兮蕭散用未用兮又何恐知我者無取八州督不知我者聊復三語掾

范叔子畫贊

色莊而語簡性舒而度勝固嘗叩之以前輩出處典刑參之以方册治亂識評初若無意是非莫定從容久之彷徨四顧而乃衮衮如川流霏霏如鋸屑大抵術公而論議正信乎鑒坡之世家傳諸唐鑑之學問僅未見於行事施於有政將何以發胄次淳術之深且孰能繼門戶人物之盛吾知佩玉珥貂遭時遇合猶當勉焉自不失其

為名鄉聊復冠僂樞貝遠而望之僉曰儒
服斯之謂稱
妙喜道人真贊
無礙辯才正法眼藏喜怒妄真初不著想
坐斷生死路頭勃跳毗盧頂上吞却栗棘
蓬曾甚黄茅瘴有人認得老師放他三十
拄杖
慧照譽和尚真贊
行解一如根器純熟果位中古聖賢叢林

中老尊宿三樂十二分橫說倒說圓通八
萬四千門胡現漢現具足大洪山頂運慈
悲攝受虎狼虵虺毒正當恁麼時好作沒
量福維摩鉢裏遍虛空活畫行旅衣冠族
誰能辦此供養心要使衆生脫魚肉我知
芙蓉宗派有兒孫那箇是渠本来真面目
咄
康伯檜畫贊
元紫芝眉宇澹然簡古謝幼輿丘壑正爾
卓犖迥若吾子以邁往不羣之氣與神鋒
太儁之姿方幼輿恐未免于富貴慕紫芝
雅有志于文辭蓋浮遊物表殆彷佛其如
此彼輪囷習次亦孰得而知耶
西禪隆老海印天師贊
揚子江心飽經波浪臨平山上看盡風光
驀然唱箇還鄉曲来生海山古道場其圓
機轉物也山河大地不離掌握其辯口談
天也邪魔外道為之膽碎知我者謂我逢

場作戲不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請看父
母未生時只這面目何曾是　咄
醫僧真應師贊
慈濟之孫慧覺之子以疾苦度諸衆生以
藥石作大佛事是為僧中之扁鵲故能療
人之垂死而圓頂方袍亦畧取其形似者
也
高蓋長老真贊
喚作似慈濟也喝喚作不似慈濟也喝夢

幻泡影本來空耳鼻舌身皆假合慈濟由
是強名梵志常翻著襪赤灑灑活潑潑咄

蘇廷藻畫贊

賢公孫而樂為寒士生涯佳少年而慕用
前輩風味蓋名駒在閑已有千里之足於
莵塡地便有食牛之氣天乎早孤自立于
世噫抗志患不高其高常失于絕物閱書
患不廣其廣或滯于未通必也晨陽秋于
皮裏吞雲夢于胷中是宜尚友古之人道
何慮不挺挺然祖風充乎大者自可以華
其國用其小者亦足以美厥躬

自贊

爾形侏儒而行容與所守者獨出處之大
節所歷者皆風波之畏塗彼其或取者在
是為之不悅者有諾使其佩玉飾履定非
廊廟之具野服杖屨庶幾山澤之臞乎

丙寅自贊

這癡漢沒思筭初乏田園却懶仕宦辦得
所向方圓未嘗敢做崖岸只用兩僕肩輿
不羨儻來軒冕報閑二十餘年善類千頰
殆徧好之者徹底信其真貪惡之者豈免
遭他點檢要當畢娶杜門自斷此生憂患
罷去謁府參官一等着衣喫飯休拈翰墨
文章說甚安危治亂就使立事赴功決定
違條礙貫箇中人高着眼方瞳綠髮照青
春期與飛仙游汗漫現此風狂道士身長
庚賍月聊相伴

庚申歲自贊

一且謂吾仕耶毀冠裂冕與世闊踈一且
謂吾隱耶乖乎入鄽與人為徒隗姓名之
未能變何形容之猶可圖頗欲治貨殖兮
方陶朱公不足聊復咲杞菊兮視天隨生
有餘行年五十矣雖髭髮粗黑然田廬皆
無陶陶兀兀遇飲輒醉著枕即寐一念不
生萬事不理至于酒醒夢覺則又大笑而
起摩腹叩齒孰不睥睨曰此老真甚愚

甲戌自贊

蘆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勇退急流中畀竟只這是胡為元命年輙下廷尉吏業風何見吹逆境忽現示儻非造物慈飢貸小人戾故山念欲歸夙債尚留滯骨肉頗相忘眠食初未發心存自在天腳踏安樂地歡喜待衆生究親平一切騰騰兀兀行然然玄玄意翛然岸幅中聊寫形神氣認取主人翁莫問似不似 咄

陳居士團圞圖贊

我觀世間種種業此老化行無盡緣示現百年居士身來償七十未了債是心久作露電觀究親悉具解脫門何止九族出輪迴普願衆生成正覺

圓淨律師贊

師傳行業攝羣魔及見東坡所得多老向西湖清徹底更開雪窟現森羅

圓首座贊

橫挑楖栗布囊寬江北江南踏遍山參得黃龍死心句歸來誰問透三關

東坡為焦山綸老作木石却書招隱一段因緣在紙尾圖菴寶之欲贈好事大檀越作歸止計爲題數語

招隱公案焦山戲墨雖然信手拈來自是胷襟流出價直百千兩金成就圖菴三窟咄

布袋和尚贊

維此大士無邊身三千大千同微塵慈悲憫爾末叔人顛倒雜壞貪癡嗔布囊示現睡豈真作如夢觀非想因劫火不壞囊常存衆生悉度解脫門我來稽首彌勒尊普為說法一切聞

銘

山桂菴銘

晉安劉公華卿延平官舍西麓誅茅結廬

亞山旁桂地不踰丈而盡挹勝覽真隱居士過焉命曰山桂菴取小山叢桂之句也因為作銘銘曰

眼界貴寬心地貴閑耳根貴靜劉子結廬畏此簡書雖吏亦隱山光蒼蒼水泱泱是用適性旁據桂叢秋芬揚風俯視奔競誰為賞音與時浮湛期則有命凡厥後来優哉游哉順受其正

休菴銘

同郡李君應求榜其燕居曰休菴嘗屬桐鄉朱公新仲為之記出以示予且乞銘座右書云作德心逸日休噫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厥有旨哉予以是知應求所存心矣作休菴銘銘曰

古君子儒環堵之室心廣體胖既安既佚養此休譽時乃休功為名公卿休祥在躬

晋安黃夫人墓誌銘

有宋處士鄭君德稱之室黃氏台州黃巖縣尉諱待問之長女黃鄉先生也家世晋安夫人自幼聰慧過人事親誠孝先生夫婦素鍾愛之擇所宜配年二十歸處士治家斬斬有條理歲時祀事必躬蠲絜取臧獲革寛猛適當得其懽心未嘗施鞭扑唯以善言訓誨之率就規矩不怒而威咸耻有過失十五年中安貧自樂順適處士之意頗如德耀事伯鸞內外姻黨無間疎戚聞夫人之風靡不欽慕歲在癸巳夏四月處士歿於大父舊盧夫人是時年未四十持喪甚嚴諸孤纍纍然方齠齔夫人非特能守其志且慮鄉居從師匪便亟斥賣奩具得金數緡直郡庠之左俾兒曹朝夕尊所聞見蓋不待三遷果皆業儒夫善師孟母若夫人者鮮矣紹興辛未春正月以壽終享年七十八後七年戊寅歲某月某日岊舉其柩合葬于處士墓是為懷安縣欽德里文山之原男三人長曰岊次曰岳發

卒季曰岡甞預鄉薦不祿女亦未嫁而夭今獨邑存孫男二人曰庚曰育皆為士孫女三人長適進士陳炳文餘在室邑雅尚不群無心進取以翰墨游公卿間養母盡孝人喜餽之用助甘旨與予别八九年矣三遣書告以葬期必欲求予銘其毋每請愈堅義不可辭乃為之銘銘曰 銘闕

盧川歸來集卷第十三

盧川歸來集卷第十四

青詞

皇太后青詞

東朝遵豫晨昏省定以尤勤南面焦勞上下神祇而致禱霈澤普施于寰宇歡聲允洽于黎元 皇太后殿下誕育聖躬欽崇天道厚載之德惟廣無疆之壽愈隆節宣微爽于冲和康復諄迎於景貺臣班陪從列職在奉祠敢藉香火之修是用壇場之祓降靈車風馬而來格粲珠星璧月以貽回四海馳心仰慈寧之有喜千春受祉卜長樂之方興

戊午歲醮詞

戴天履地雖為萬物之靈負陰抱陽莫出五行之數時推丕泰命係窮通敢忘知止之心輙叩蓋高之聽竊念臣孤根自立薄祜良奇少有意于功名壯適丁于離亂忝國門者逾一紀脫班簿者將十年非不貪

厚祿以利妻孥私憂四海之横潰非不好美官以起門戶痛憤兩宮之播遷忍耻偷生甘貪削迹掛衣冠而不顧辱溝壑以何疑故鄉同流寓之徒老境覺侵尋之晩中原別業蕩兵火以無涯先世弊廬綠喪葬而易叅甚欲畢嫁娶之累稍容追耕釣之游志願未諧經營殊拙値此劬勞之日占于熒惑之躔兄屬忌星宜遭讒口載懼愆尤之積重罹災禍之深用罄祈禳投哀造

化伏望回光碧落垂鑒丹衷俾爾安閑常還豐登之世錫其壽富曲成隱逸之民

本命日醮詞

臣聞災祥雖由于天降善惡必自於己求天亦何私己當無愧儻或陰陽之繆盭尚容禳禬于過愆敢瀝丹衷仰干鴻造竊念臣叅師前輩許奮孤忠願功名之會難逢在出處之間加審嫉邪憤世徒有剛腸憂國愛君寧無雅志忝脩門僅周二紀歸故里殊乏一廛未免口腹以累人所望兒女之畢娶晩節優游於井臼甘心潦倒於山林悉繫生成良增踴躍迨此建寅之月適臨元命之辰恭啓星壇特延羽服償其夙願冀以小享庶寛填壑之憂徐治先塋之役伏願上蒼昭鑒衆聖扶持遹觀正論之行坐待中原之復獲同遺老用保餘齡

代人為母生朝青詞

長生久視必欽奉於真詮道骨仙風迺本

原於夙契竊推步閏餘之數常踴躍覆載之私爰卜災祥儻容禳禬伏念妾派分王族聘自相家叅歷艱難旋罹攸擾仰照臨三光之下火宅煎熬役思慮五濁之中塵緣束縛每存心於公正或造業於貪嗔積習愚癡稔成罪戾顧罔逃於陰譴實有慊于隱憂蠢蠢壤蟻之微駸駸桑榆之晩戍辰將換甲子既周雖齒髮不至甚衰而福祿敢期未艾適屆始生之旦甫迎元命之

年是用蠲潔壇揚闡揚科教延羽流而薦
戒噀龍液以祓除伏願紫府增齡蒼穹降
祉雲仍稱壽北門户之簪纓祖禰居歆勤
歲時之蘋藻俾豐衣而足食盡問舍以求
田俯徇丹衷悉繫鴻造

生朝青詞

臣聞覆載無私萬物咸資于長養榮枯有
數四時密運於盈虛輒希作善之祥敢黷
曲成之造伏念臣孤忠自許壯雖抗志於

功名拙直之謀久已求全于出處浮湛里
社經涉星霜冏貪爵祿以素餐寧向山林
而獨往未忘蹈蹐庶寡悔尤悛尋遲暮之
年永感劬勞之日爰伸夙願式舉真科伏
願飈馭下臨丹臺降格憫兹遺老錫以脩
齡俾坐見於升平獲行歌而逸樂

正旦本命青詞

臣聞五行錯綜考定數以係窮通六甲循
環推飛宮而占休咎伏念臣甘心貧病匿
跡埃塵敢詘道以信身粗知榮而守辱庶
逃陰譴猶有私憂太歲丙寅衝對長生之
運元日辛未首臨本命之辰適契合神或
為吉會是用導迎殊祉虔啓真科延飈馭
以集祥款琳壇而精禱伏願圓穹垂覆列
曜騰輝儻善貸以遐年必曲全其晚節俾
遂隱居之志聊存積慶之家

代人本命設醮青詞

臣聞覆載無私萬物咸資于造化盈虛有

數四時密運于機緘輒希作善之祥仰黷
蓋高之聽伏念臣孤忠自許壯雖抗志于
功名拙直之謀久已求全于出處荷聖神
非常之知遇會風雲疇昔之夤緣接武從
班丐祠真館爰再三而力請覬萬一以便
私侵尋遲暮之年坐享素餐之祿未忘蹈
路庶寡過尤不無後思慮于五濁之中豈
能逃照臨于三光之下果曲成于雅欲然
有慊于養痾適丁戊辰元命之朝迺屬己

夘立秋之閏儻容禱禬敢怠精虔是用蠲
潔壇場闡揚科教延羽流而齋祓噗龍液
以滌除伏賴紫府增齡蒼穹降祉棨珠星
而壁月通藻笈於琅函式安知足之心守
在不貪之寶載祈善貸俯徇愚衷

辛未本命歲生朝醮詞

兩儀廣大每踴躇如靡容二曜光明敢潛
藏于必照爰輸丹悃式叩蒼穹伏念臣粗
識古今唯知忠孝幼從庠序固嘗妄意于

功名壯掛衣冠因或冐居于寵利士也各
行其所志時乎自棄以難逢奉身盡掃迹
于丘園撫事猶累人以口腹進退非據廉
恥何顏茲誠獲罪于聖賢久已甘心于貧
病未能畢娶聊復營私賦麏頭鼠目之形
是宜跋疐見簞食豆羹之色徒取識嘲適
當元命之年翔值劬勞之日特延羽客恭
啓露壇嚴禳禬于陰經儻導迎于純嘏伏
願上真檢校高監昭回定一世之窮通契

五行之消長安夫環堵北山之文弗移偶
爾厖眉步微之星長棨亨有生之常產樂
無用之散材未盡頹齡悉繫鴻造

家公生朝設醮青詞

臣聞禍福由乎一己忠孝難以兩全儻微
知止之明必抱終身之恨伏念臣父子俱
塵于仕籍闔吳並脫于賊兵初赴難以請
行驚魂未定迨再生而聚首舊觀復還有
識者為之寒心謂茲焉可以稅駕而況道

不容以行其志奚必祿然後乃養其親彼
幸免者安可恃為有常抑過憂者始能全
夫無咎連年罪戾徒致煩言舉目怨憎孰
非見嫉與其蹈危機而涉世曷若躬苦節
以力田事君之日固長數口之家易足雖
豚布帛盡溫飽于人情鍾鼎山林適窮通
于天性臣頤畢矣天聽臨之爰因臣父誕
育之辰敢舉家庭祈禳之礼伏望高穹垂
祐厖會除愆卜福地以閑居曲存覆載闔

私門而奠枕永荷生成

代人醮詞

菉笈琅函演秘文而有請雲車風馬鑒危悃以來歆天聽雖高人心自感竊念臣妾桑榆晚景螻蟻微蹤脫身兵火之餘避地海山之上況綿抵咎調護乖方屢反覆于炎涼輙變移于寒暑欝蒸內熱發彼譫言抱冰霜而戰兢捜膏髓以昏憒巫醫並走藥石交攻殊困養痾尚留殘孽必遇災躔

於陰讒爰占厄運以虔所禱敢羽流仰降臨于斗北恭陳穀旦樂長至于日南披瀝肺肝收召魂魄伏願祥開碧落罪削丹書三辰照以靈官五行順于司命滌除瘴癘渠靈形神俾強健于寢興獲安平于飲啄盡繫造化難報生成

疏

皇太后功德疏

真遊渺邈悵仙馭以難回梵供修嚴薦慈闈而虔啓雲天悲慘雨涕雱霈恭惟 大行皇太后德比塗莘仁深任姒蚤歷艱難之步旋安保佑之榮福緣允屬于聖君位果推隆于佛母奄終大養茂對中興 皇帝願力無邊孝思罔極勿問慈寧之寢忍瞻長樂之宮永念劬勞何堪荼毒 大行皇太后伏願超昇兜率悟證祇園式憑竺典之文夙受靈山之記仰祈大覺印知

追薦葉尚書疏文

地水火風四大終歸于有壞生老病死一身孰免于無常論壽夭亦遲速之間貫古今奚貴賤之別必資徹悟始脫輪廻某官履踐清修性根純熟久絕功名之念殊忘勢位之崇謙恭何啻寒儒長厚可謂君子任普光明境界道大方廣經文卜居究在于别峯示病不離于丈室結習既盡果位復還徒擗踊其子孫定依棲于佛祖聊憑冥福式表契家伏願夙熏知見之香行毗

盧頂上游戲功德之水出華藏海中悲憫
浮世之塵勞超昇諸天之快樂仰惟大覺
仰知

募衆緣買魚放生䟽文

寶勝如来解脫本根于六入流水長者功
德具足于十千不起信心孰從猛捨憫閔
都之俗習造殺業于歲除競決陂塘悉施
網罟逐錐刀之利竭澤莫遺資口腹之饞
垂涎未已今則化財結社發願放生圍々

洋々俾各全其性命波々孳々當自悟于
因緣雖碑無顔魯郡之法書而事有蘓東
坡之陳迹大衆歡喜諸佛證明

永福大興抄題修造䟽

邑稱永福論山川秀氣則世出顯人寺揭
大興據水陸要津而地爲奧墟宜金碧之
輪奐反荊棘以荒蕪過者孰從歸依居焉
寖成頹弊必杖檀那之起廢庶資名實之
相符上雨旁風真是雪山穿膝一椽半瓦

譬如佛塔聚沙福旣永保于千季興乃大
同于四衆肯裨勝事願列芳銜

修建薦拔冨沙水災黃籙會䟽

碩雲屯野常時暑雨之霖霪駭浪滔天一
旦山城之冒没風輪忽轉坤軸潛傾豈觸
怒于蛟龍遂喪身于魚鼈骨肉號呼而莫
救室廬漂蕩以無餘不問賢愚棄衣冠而
徒跣奚論貧冨委金帛于泥沙咄怪事所
未聞哀群生其罔措孰曉神靈蒼茫之意

皆由造化倚伏之機重念甄閔存歿兵火
尚瘡痍之未合何災害之荐臻頃戰鬪者
丁壯被傷今奔波者老稚通患方驕府而
躑躅競滅頂以湮沉浮木蔽川既隱市聲
于陷地浮屍入海盡藏膚骼于叢鄉是用
憫彼驚魂遭玆非命欲拔九泉之寃滞必
祈三界以皈依頓同居覆載之中恐坐視
幽冥之下不貪之寶可守厚亡之戒甚明
爰共濟于超升庶普霑于利益荅羽葢步

虛之肸蠁修琅函鍊度之威儀虔啓真科
賁繫衆力

代人生朝道家功德䟽

陰功休德來鍾積慶之門雅望重名式表
挺生之瑞仰上界神仙既降爲人間宰相
奚疑童面之經默傳瓊田之草已植其官
伏願飡霧飫金石之氣飲光吞日月之華
火棗交梨夢想朝真于絳闕冰挑碧藕心
遊侍宴於瑶池鮐背長年方瞳難老永壯

明堂之柱石蔚爲清廟之珪璋呵叱六丁
木鐸主盟于吾道平章五叟霖雨潤澤于
斯民仰賴高穹俯垂昭鑒

追薦趙無量䟽

清社世家令流寓者止數族儒林舊德知
典故者餘幾人好事訪古印法書平生眈
野史名畫雖星散盡於兵火而風味存於
笑談政爾過從俄聞奄忽驚崇朝之永訣
撫陳迹以深悲其官城府坦夷門庭和易
寬衎巒于臧獲重樽俎于交親時陪長者
之遊自任忘年之友謂宜難老何遽貪程
命信是呼吸間臂真成屈伸頃念犬馬之
齒偶長蒙閑居以輩行相推顧蒲柳之姿
易衰聊避俗而身名俱晦竊比鶺原之義
式修貝葉之科著鞭恐祖生先本無心于
馳騖作佛在靈運後庶有助于因緣

鎮國夫人功德䟽

蜀道山雄必增崇于壽相坤維氣秀良鍾
聚於慈顏幸逢設帨之辰爰即布金之地
式憑緇侶共表精誠伏願其人宿植善根
勤修梵行自性如同佛性色身即是法身
道與時升挾象服以貂蟬之珥母由子貴
戲綵衣以衮繡之章鴻鈞將入輔于至尊
紫詔遂加封於兩國享千秋之燕樂備五
福以安榮慶及雲來恩沾族系

聖跡院出隊求化䟽

舊歲旱暵甚廣諸方乃大例閑堂今春飢

鍾異常此地亦隨時貴耀維康僧之香火號聖跡之道場初無田疇悉仰檀越鍾奐之響已間斷粥飯之緣將落空是念貧女一錢辦心即同辦供稍寛齋賜三箋知恩方解報恩欲種善因勢須猛捨莫看居士面且試老婆心

為演老作衆緣水陸疏文

幽明異趣道覺路以圓通生死同波賴慈航而濟度諸佛子等況迷五欲流浪三塗

造一切之苦因盡無明之業識爰経浩劫莫值善因不有皈依孰為懺悔著儀文于天監標顯現于咸亨緣雖起於阿難狀實存于燋面頑功德不可思議宜普勸信受奉行若聖若凡竭誠心而發誓欣結社以隨緣所冀罪垢消除悉願究親解脫茲者添莲清淨佛事精嚴肇新上國之壇場一洗南方之耳目初中後而分夜去來今以同時捉哀大慈大悲成就無遮無礙三災八難丕變和平六道四生均霑利益

代梵天功德疏

五百歲而賢者生親逢雅闡於釋氏三千年而蟠桃熟竊嘗允屬於德星運值中興才推間世伏願某官雄姿英發奐氣殊倫善開方便之法門夙有慈悲之願力為蒼生起名已覆于金甌現宰官身功佇調于玉燭龍天期之外護龜鶴羨此長年敢憑貝葉之文用益喬松之壽

追薦張永州功德疏

死生乃始終之說壽夭亦遲速之間要當知閼隔世中切記取末後句子一百二十歲未免這箇臘月三十日只做尋常坐斷六道四生路頭跳出十方三界劫外某官性通佛地學貫儒流詣闕上書欲展青雲之步從軍草檄嘗為綠水之賓將懷印綬以臨湘忽嘆神魂而遊岱真人無位出入面門扇子上天築着鼻孔捨瞿曇何所依

伏這闍老不許商量行路同悲舊交增痛爰修功德用薦幽冥伏願一念圓明千燈照耀識破從前之眷屬盡是冤親悟了過去之因緣莫非夢幻無復身世之孤苦兼忘妻子之愛憎入解脫法門得自在三昧往生極樂國常住菩提場

追薦李丞相設齋疏

死生旦暮之常輪廻夢幻談笑屈伸之頃脫離聲塵自非宿植善根孰能頓超果位

某官本堅固為忠蓋廓智慧以聰明現宰官身具足無邊之願力觀法界性了知一切之妄心報地甚深貪程大速未盡六十小劫不見甲子上元想廊廟之衣冠話言如在陪山林之杖屨步武已陳委富貴于浮雲忘功名于故紙愛憎俱泯毀譽全收荔子丹兮爰值始生之閏梁木壞矣奚勝永訣之悲是用恭叩佛乘普聞義諦真師子吼奮迅廣長舌相流通難酬國士之恩

聊効門人之礼情文哽塞淨泗橫流伏願悟一念於最初斷諸緣於末後往西方極樂世界度南閻浮提衆生

仙宗癸丑年修橋疏

雲外千山通諸方之道路秋来一雨起平地之風波襄相現前成功忽毀等劫火之俱壞輸巧匠以旬觀直須截斷衆流不勞舡筏儻欲超登彼岸必假津梁凡所往来俱霑利益

薦拔水陸功德疏

盧川老隱紹興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巳時伏覩永福縣崇光寺前溪流暴漲渡舡傾覆士庶僧尼若男若女等約三十餘人並皆溺死即時呼舟拯濟共活五人蓋緣客財輕身生喪身失命民雖愚暗事可憫傷謹捨淨財入崇光寺就二十七夜修設水陸冥陽齋一會回食供僧用伸薦拔者

積潦漲溪蒙自千峯之雨衆生爭渡意輕一葉之舟傾覆在前號呼莫救目駭驚濤之壯神傷滅頂之凶良由共業宿因忽爾橫罹奇禍弗謹危亡之戒可無性命之憂葬魚腹以去多垂蛟涎而或睨諸佛子等沉迷苦海不遇慈航流浪愛河未登彼岸所願從今向去永斷貪嗔癡更同見在未來常聞戒定慧允為利益莫起風波

通老請疏

開山立碣必表洪照道場結社我蓮嘗修惠遠故事茲為勝地盡界高人某人言濬而行孤性踈而色野雅宜林下迴在世間得句律于東湖訪師資于南嶺草堂初到推法器以爭先黃檗遍參舉叢林而稱首究竟雲居上足承當佛眼嫡孫千古風流一時光彩元戎乃作家檀越居士則隨喜門徒杖屨相從箭鋒莫避秋來雨過也防蘭院鳴鐘月出猿啼正好扁溪送客

聰老請疏

宗風未墜大山門佛事鼎新法席久虛老尊宿道場遴選式孚衲子允屬作家某人不打葛藤善批判古人公案絕無滲漏皆流出自己胸襟嗣續巴陵淵源臨濟雖然把定正脉何嘗貶剝諸方厭負郭之石泉三叉路口邊侵霄之鳳軸百尺竿頭戴元戎外護之恩逢聖主中興之旦一心奉請四衆歸依願聞海潮之音速登獅子之座攝龍象于叢社贊箕翼于蘿圖

明老請疏

擒縱殺活直須覿面當機成住壞空正好安身立命古德有見成公案闍梨自錯認話頭早知飯熟多時畢竟鐵牛在陝府又被風吹別調泊今鷂子過新羅某人臨濟正宗北亭嫡子頃化行于南嶽旋應現于西峯出世最先罷參蓋久未肯得休去歇去承當取胡來漢來切忌商量何堪疑着

舉叢林多謚龜訪龍是檀越皆把纜放船
歷知萬物本来無早是九年車不出百尺
竿頭進步孰不失驚天火聚裏翻身須還
好手到這裏且要將錯就錯為人處未免
隨鄉入鄉啐啄同時因緣會通辦心不如
辦供知恩方解報恩普興三界之香恭祝
萬年之壽

請汯海通老疏

閩都分鎮三山夙峙于城中汯寶創基四

衆川流於座下必得本分尊宿始成行道
叢林維東諸侯實大檀越欲全提其正令
遂決用以迅機其人龍門兒孫揚歧宗派
氣吞雲夢智次露巖壑之姿語帶煙霞筆
端奮風雷之舌開曇華于丈室見德雲於
别峯所向歷然還渠識者人境俱勝户外
之屨甚多魚鼓一新屋上之烏轉好況問
汯無絶江之阻而入社有展鉢之頻何惜
明窻聊同隱　几閑浮生之半日發深省
于晨鐘佇迎象馭之臨恭祝龍顔之壽

邀老住報恩疏

大善知識無非方便為人一切衆生皆能
立地成佛未論三種滲漏莫非五位君臣
出家若是正因逢場不妨作戲毛吞巨海
鋸解秤鎚其人梵行精修宗乘圓覺發遊
靈石聞猿啼青嶂之深曉嗣雪峯看毬輥
白雲之際縱横自在舒卷隨宜與諸方兄
弟結粥飯緣要後代兒孫同受樂界頃年

資聖之塵刹已起平地上骨堆今日鎮國
之機鋒誰解虚空裏釘鉸明眼得王之擇
乳實相香象之渡河將什麽喚作報恩秖
這箇名為嗣汯祝聖壽以第一義諦談禪
于不二汯門大家且唱太平歌何處更覓
西来意

代請歌公長老住福清蘆院疏

大千世界阿蘭若全盛于東南百丈規繩
比丘尼各分其保社必推汯器以振宗風

爰堅男女之信心用續佛祖之壽命某人飽參尊宿行業精勤遍住道場禪機警悟節粒食而推啗香簽屛綿纊而常衣葛麻事類古賢名聞知識蒙諸方之印可審四衆以歸依女子定開不妨拈出老婆心切大是作家未容北斗裏藏身且要僧堂前相見興久年之蘆院舊店重開看今代之末山逢場作戲好唱還鄉曲休歌結草菴願賛覺慈共祈睿筭

代請真戒師住圓明疏

粥魚齋鼓到處皆是道場露柱燈籠現前無非佛事莫問山林城市當隨時節因緣某人得自在禪修平等觀遍諸方而遊戲盡四衆以歸依承嗣作家宗師批判古人公案久矣薰天炙地宛然運水般柴去住無心未用身藏北斗卷舒在我且將芥納須彌要令海印家風不離普門境界雖則因風吹火何妨洗脚上舡請效嵩呼來陞猊座

泉州惠安大中院請前住永春太平智銓住持疏

縱橫妙用無非信手拈來啐啄同時未免逢場作戲墻壁瓦礫猶能說露柱燈籠總會禪直下承當不容擬議某人雲門後裔通照宗風雖無瞞人之心究有超師之作因緣偶合行解圓融直饒一道神光已是兩重公案接得任山斧正在相風使帆執取夜明符便要斬釘截鐵恁麼則冰消瓦解任從水長舡高驢事未了馬事來張公喫酒李公醉最好箇轉身路莫錯認定盤星請續不盡之燈願祝無疆之壽普闢法語共戴人王

請前金地長老了性住永春太平院疏

大丈夫始解出家古尊宿各明己事橫擔榔栗到處同參眨上眉毛詎令蹉過覔心

了不可得問佛方知有因某人具無所礙辯才咆哮獅子窟識未生時面目吐盡野狐涎曾施陷阱之機究在布金之地據此見成公案還他靈利衲僧更須本分鉗鎚乃顯作家手段巴陵平生三轉語足以報恩徑山會不五百人要知問取振起太平場席承當臨濟兒孫決定論芥子須彌擬議閒龜毛兔角一口吸盡西江水馬駒踏殺天下人演乾竺貝葉之文祝震旦玉旒之壽勿藏斗裏徒聽嵩呼

請竹菴普說疏

中原虜禍棄別業而久荒南土寇攘挈行裝而蕩盡故鄉返如流寓一室本自空虛服五載之苴麻營四喪之丘壠舉家食粥者屢矣指囷贈粟者蔑然絕憐有患之身幾至無衣之歎持是心以堅忍偶未死于悲摧終祥祭而鬻弊廬事禪販而贖逋券少年尚氣赴人之急何難老境偷閑治生之謀乃拙念阿堵特積散厺來之物使衆生分愛憎喜怒之情不有舉揚誰共諦聽今日居士長者共作證明爾時債主寃家悉皆解釋願聞安樂法常結清淨緣

請惠安大中長老義端住南安延福寺疏

呵佛罵祖未當儂儸拽把韋犁幾乎敗闕具得正法眼識取最上乘機旋風打不妨八面來臺山路大好驀直去某人掃除物我脫離聲塵嗣真歇之家風出清源之宗派道價風經手印可叢林參許以歸依參透古德話頭掀轉衲僧鼻孔咸推老手數主名藍與麻赤灑〻時箇中活潑〻地念巖頭之故居虛席捨筆諫之真蹟來歸末須禪林上接人且要法堂前劃草深錐痛劉把定放行任它諸方歸十字街頭須還犬室住三家村裏靈羊掛角大象無疑香象渡河請師速道福延此土算祝至尊願

開不二泫門共聽第一義諦
代人作湯牓
白雲飛出特地風光黃梅熟時端的消息
頂門眼負荷大泫室中句親切為入賓主
已分因緣非細某人平生脊梁孤硬遍参
柱杖横行普熏知見之香深入禪悅之味
咬破鐵酸餡吞却栗棘蓬冷煖如飲而自
知中邊倶甜而無礙三脚驢猶看䑂草一
隻箭已射入城衆所甘心言須苦口請嘗

霜後菴摩勒始信美勝天酥醍䤈恐坐斷
舌頭不怕築着鼻孔
茶牓
騎着佛殿何妨老漢放風狂掀了禪床只
恐諸人沒手脚未咬破雲門餅且喫取趙
州茶悟最上乘獲真實際種田博飯初心
學古德任山擊鼓升堂隨分為檀耶說泫
直得龍天歡喜是宜緇素歸依百尺竿頭
飜身有句三家村裏舊店還閙圝圝秋月

照碧潭㵎㵎黃花明翠竹莫問君臣賓主
但覩時節因緣煎春露之一杯生清風于
兩腋敢勞大衆同應當筵
湯牓
䑧柴運水居山妙用縱横掃地焚香擧世
生涯冷澹苦向箇中薦取何勞直下承當
依象王行作獅子吼折脚鐺煨糞火絶念
紛華掬果棒掛鉢囊信縁去任十二時無
非佛事大千界獨現泫身可謂是石火電

光不容眨眼到這裏泥牛木馬各自點頭
且置葛藤同參藥石味長松以舌本流甘
露於心田恁麽宗風真堪賛嘆略展家常
礼數重煩清衆證明
茶牓
一口吞盡遮莫向作掌勢處承當信手拈
来要須未擧托子時會取標禪律雖古今
立異問佛泫則南北何殊迺眷閑中罕關
座主欲識人天眼目且隨粥飯因緣續無

盡燈八萬四千門悉皆歡喜轉大藏敎三乘十二分本自流通某人願力慈悲身心廣傳常誦七俱胝神呪度脫衆生獨傳五印王梵音参同密印出入華嚴境界游戲賢首道場大目溪邊誰論去來之相小華峯下聿新園繞之儀驚牛之塵已橫貝葉之文未墜況是禽呼春起不妨花泛芳香聊煩瑞草之魁普為雲堂之衆俯臨法會共洗塵昏

代人湯牓

黃牛熟炙橘皮叢林牓樣嵩老濃煎姜杏古德家風欲發初地鈍根未免重下注脚居士長者塵塵刹刹生信心國王大臣在在處處為外護某人辯才無礙妙湛總持橫說倒處流通胡現漢現具足沒量神通真散聖平生受用輪作家護戒律之精修善神捧足感摽科之奧義諸天雨花講席肇新法門永賴出廣長舌相遍滿三千大千化清淨法身歸依一佛二佛甘苦箇中薦取冷暖隨人自知龍華會上好結緣吉祥老子不孤負敢勤清衆為作證明

茶牓

香嚴圖得溈山夢兩手擎來院主透過趙州關三喚拈出好茶百草頭薦取更向一槌下承當某人道眼分明家風淡薄密付雲居之古衲飽嘗安樂之靈芽花乳清冷風生兩腋塵根逈脫舌覆大千本眠雲卧石之人應重手入鄽之供白足之師高潔聊復火種刀耕青蓮之字莊嚴何妨草衣木食活泉新汲小鼎微鳴莫問春去春來有箇省處但見漚生漚滅驗在目前辱海衆以臨筵講山門之常禮

精嚴寺化鍾疏

晉安郡西南隅群山插天林麓鬱蒼彌望秀色絶江而往地號水西中多蘭若金碧輪奐有古道場是名精嚴今牓曰顯忠資

福院歲在戊辰僧結制白洛瀆最樂普現菴居士拉蘆川老隱過其所而宿焉徐聆鐘聲殊令增呟同作是念維大山門晨夕所考擊一切聞聽豈應如是譬猶健丈夫堂堂七尺宜乎音吐發越洪暢而乃喑啞弗稱其軀是山門病爾時長老洪熏即從座起而白衆言時節因緣自當改作居士長者等是曰擅施熾大火聚鼓大鑪鞴不日成之亘千萬年與茲山永久改在今夕

心念聞必使衆生無明一撞盡警祖師正令三界普聞其功德不可思議諸公相視皆大歡喜歸而為之疏以遣化去

勸施金剛經疏

開元老一公禪師歲在戊申住福城西顯報當發心願募賢士大夫三十二位自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各一分鏤板印施經成之日具伊蒲塞饌人受一部盡此報身持誦不輟凡書經者止著郡望仍各捨錢無所為工墨佛事種種所費此志已二十祼矣猶未能圓成維是經有不可思議無量無邊大功德古今因果報應贊嘆難盡時節因緣正在今日願入社者幸題姓名如或書寫未暇只欲隨喜受經亦希垂示共結勝緣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四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六

大監蘆川老隱幽嵒尊祖事實

福州福清縣幽嵒院行者啓通等右啓通等今在常州武進縣張祕丞處將錢貳拾貫文銅錢玖拾柒陌砍買田地逐年收地利捨入幽嵒院作女弟子張九娘疏奉為

外翁秀才劉四郎、外婆張三十四娘 亡妣劉二十九娘三人忌晨供僧表白今先交領得銅錢壹拾貫文玖拾柒陌其餘錢别支别前去蕉托 劉立之秀才句當今立交領文字為憑

謹狀熙寧捌年拾貳月 日

福州福清縣幽嵒院行者啟通押

狀 同領錢肯詈押

祖少師文靖公手澤判押

九娘收此照會更將此批與十伯處可取拾貫文九十七陌添與此人且先附信去要添置田地收利入幽嵒卄三日 押

祭祖母彭城郡夫人劉氏墓文

昔我先祖未取科第粤將夫人始作之配儒生窮愁想見中饋逮生多男室則已繼同穴送終是為林氏宜夫人宅獨厝茲地荒山深林樵牧不至歷數十載父老不記有孫爰歸發其父翳闢諸里閭歎息出涕生雖不享死亦子貴彭城之封象服煒煒醴酒割牲用示幽賁嗚呼哀哉

先祖特進始娶劉氏劉無男子獨産二女長則夫人次適于鄭又皆無男子也先祖既嘗力責葬其外舅姑夫人之亡遂祔其次自爾應舉覔官濩以仕宦子孫不復來尚以田屬幽嵒俾供諱日今數十年

矣元幹獲緣職事道過塋下翦伐荊棘掃除阡隧并得翁媼之墳祭拜焉庶幾克成先祖之志乃刻鄙文以告後來宣和元年八月初吉孫元幹記

蘆川豫章觀音觀書

元幹以宣和元年三月出京師六月至鄉里十一月乃復治行得　先祖特進手澤於外孫陳氏蓋　先祖幼養於姑家長則

為其婿劉氏無男子而祖母止出一女適陳氏亦不壽今家姑塋諸父皆林夫人子也觀夫買田作供以為久遠計不委之子孫而授之陳氏所以貽子孫憾者可見矣曾未百年寖已蕪沒幸而得之自謂可以贖責也　先祖塋兆在仙宗觀東有林氏子葬其親遽遺匠石於神道華表之前青龍左臂之上取可以為柱為礎者枚數至二百有奇輦于山南新阡旁者殆過半元幹謂鄉曲當責以義此石既鑿訟之何補第築其毀作亭數椽以為歲時惕息之地棄已輦之石移書慨之　先祖有舊屋在村落中子孫不復居今為傭耕者所舍元幹奉　二代畫像於正寢擇淨人嚴香火灑掃之役使過者猶曰文靖宅也　先祖凡五男子其仕宦者四獨六伯父終于布衣老妻二子雖仰食於諸父然頗為債家所窘元幹載念伯父之歿以時之不易藁

葬疏圃迨今三十年二兄不振無乃以是特卜爽塏遷之冀其孤之或興不獨平其眷也有鄉先生鄭俠介夫者年垂八十及與　先祖遊元幹兒時所願見贄書及門適已抱病延入臥內歡若平生而遺言餘旨預聞一二後數日遂哭之若有待然先是姨母寓信陽老矣元幹所未識枉道拜之悲余母早世而喜元幹長大也為留數日蓋母孫氏時元幹方卯角既至里中寧

木雖拱門墻狀然周覽流涕凡所以為觀美者心固欲之而力有未及也不能已已於是繚山以垣加植松柏揭氏號于門庭幾宅墳焉元幹平生坎壈屢遷手足之纍去家時僅存一弟甫三歲又夭折異日亦有未葬者歸其骨並瘞之是行也既得劉氏三塚治完之且獲是書以傳于家則窮年奔走亦復何憾因錄可訓子孫者二年正月十四日豫章郡觀音觀書

宣和間名賢題跋

掃除先遠之丘墓掇拾祖德之手澤真子孫職也而又能以文字翰墨發明之仲宗之于是舉也于是為得矣退之稱歐陽詹慈孝最隆其為文章善自稱道吾于仲宗亦云宣和二年二月廿七日豫章洪芻駒父書

張侯仲宗近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書生氣適閩越數千里及見大父時客非獨手澤存焉掃劉夫人冢不忘其本也

東湖居士書

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久之習也辭采燦然足以有譽于世矣

宣和庚子陳瓘書于廬山之南

知士無難得其用心斯知之矣今仲宗得大父手澤數言于亂紙中遂嚴飾而藏之以詔子孫此其用心必且淬礪其質追琢其章以發揚幽光詎肯失其本心以貽前

人羞乎君子是以賢之宣和庚子建安游酢書

文章可以感人非有本者不能也仲宗去親庭遠數千里外見于行事皆忠厚悃愊與世之游子異矣故其自叙使人讀之慨然增丘壟之念宣和壬寅劉路書

余崇寧間與安道少卿同仕于鄞公餘把酒以詩相屬時仲宗年未及冠往來屏間亦與坐客賡唱初若不經意而辭藻可觀

莫不駭其敏悟安道既入　朝其後数年
余亦歸自河朔再會于京師仲宗事業日
進又數年復見之則已卓然為成材矣蓋
其天資夙成素有以過人也至于竭力松
掀克勤祀享篤于禮義孝愛之道所謂文
質彬彬者歟此又可嘉也於是乎書盧陵
歐陽懋
仲宗昔予太學同舍郎嘗裒其亡友唐慤
生詩帖軸而藏之標飾燦然如諫達人貴

公得氣時予嘗書之嘉其朋友之義今又
書此以見其為人子孫之孝宣和五年五
月晦仙井何㮚文縝題梁文庚同觀
昔馬少游願為郡掾吏意在墳墓笑伏波
有大志人志固不同也至伏波在壺頭乃
始念其語少游幾近本哉仲宗諸父皆顯
用于時武部以久次求本郡將行復留士
大夫一出而難返如此賴仲宗及為小官
時周旋荒遠補所闕遺了堂先生推言斡

蠱之義善矣舉斯而言吾家季父得奉使
鄉部十年歲時輒至山林豈非私室之幸
耶宣和甲辰中秋五峯翁挺謹題
世之人家父子兄弟間有厚有薄其有厚
者非真能孝友也施報不一意慮為變出
于有激云爾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惟無所
薄者為能有厚也觀仲宗之所立則古人
之意得矣宣和五年六月二日呂本中書
仲宗隆于慈孝蓋天性然也苟其本立矣

則積而為事業發而為詞章豈復有二道
哉有德者必有言其仲宗之謂乎宣和六
年四月九日趙郡穫庠書
仲宗諸父皆　特進公繼室林夫人之子
俱非劉氏出也其子孫聲容蓋未嘗相接
觀　公付委陳氏之意所以望其子孫其
責亦輕矣仲宗得其手澤乃訪尋于丘荒
蓁莽之間刲牲釃酒以致其誠意又為文
刻石以表識之其於尊祖追遠之義盡矣

吾將見其流風所被使鄉邦民德歸厚必
自茲始也宣和甲辰四月辛亥龜山楊時
書
仲宗尊祖追遠之志叙事記久之文余不
復贊其贈言皆百世之士後之觀仲宗者
可以知其為人矣宣和甲辰四月六日鄱
陽汪藻書
予曩與安道少卿遊聞仲宗有聲庠序間
籍甚恨未之識今年春仲宗還自閩中訪

予梁谿之濱聽其言鯁亮而可喜誦其文
清新而不羣予灑然異之然未敢以是知
仲宗者士之難知久矣富于文而實未必
稱敏于言而行未必副曷敢輕許人哉別
未幾仲宗復貽書勤勤以其 大父手澤
諸公所跋示予且求一言夫學士大夫則
知尊祖矣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推是
心以往所以稱其文而副其言者率如是
古人不難到也在仲宗勉之而已宣和甲
辰孟夏晦李綱伯紀書
後四年歲在戊申仲冬既望李維仲輔李
經叔易同觀于梁谿拙軒時李言如義興
未還
買田飯僧眷眷于冢間之餕餽 特進公
加人一等矣仲宗之文忠厚惻怛叙事條
鬯蓋其孝友淵源所從來遠也宣和甲辰
九月旦日王以寧書
宣和六年十月廿八日劉安世嘗觀

銓與 仲宗遊且十五六年得其治性修
身求師尚友之道有軼于羣公所稱者若
夫懷念祖德俾發聞于人特其盛德之一
爾宣和七年二月丙午汝陰王銓書
仲宗以行義之美感于事親溫于 先祖
訪之故老得其祖布衣時 前夫人劉氏
之墓表而出之以示後昆獨非仲宗之孝
愛格于幽明儻故老之不存文字之泯沒
無所考據則 劉夫人之冢長翳草棘間

矣豈不悲哉古今文人撰著甚衆使人讀之或至太息流涕者以忠孝之實存焉爾仲宗于其　祖夫人之文也豈不然哉眉山蘇追書

余頃未交　仲宗　先伯氏景方趣使交焉然此時但見仲宗詩文蔚然可愛固已恨得交之晚乃今復以懿行見信于當世賢士大夫則余曩日之所以愛仲宗者殆誤矣孰謂先伯氏平生取友止于文詞間

哉因是又使人追念賢兄而流涕也譙郡張祇書

仲宗平昔負絶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舉公贈言足以不朽矣頑子何足以進之強為題跋云宣和乙巳中秋後二日山陰李光

近世士大夫有捨其父祖而惟外氏之尊憑藉其名聲權勢而致位貴顯者視　張子此事真可嘉矣靖康改元七月十四日眉山任申先

仲宗之用心與見于行事者每有過人非獨此事也所與遊皆一時名人勝士可謂行不負于幽顯矣而云云者猶不止嗚呼斯其所以為賢歟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江端友

永福張仲宗國士也忠厚足以勸薄俗義風可以勵浮淺至于純孝錫類追遠奉先出于天性生質又何疑焉逝者果有知乎

蓋不可考然車過三步腹痛匆恠豈獨為一時戲笑之言邪睢陽王滲明書

陳晉之夢得其六世外祖鄭氏故塋于荒榛野蔓間歲既踰百悉嘗弗墜　殿撰張公淏道作詩以紀異有云莫言伯道無兒嗣看取千秋祀事存兩公皆闊之君子也今　殿撰公之猶子元幹仲宗所立復如此諸老先生又從而嘉歎之誠可以風薄俗云李易謹題紹興二年人日

說者每嘆近世無忠臣非無也求之于孝子之門則必有足觀者 仲宗幹蠱之譽書于廬山之南而梁谿之濱且勉之使推是心以往與時移以事上將見憂君之憂無遺而非忠也紹興壬子正月二十八日

里人辛炳

掃祖母之松楸寶大父之手澤者毋黨謂鄉先生通有無于伯仲而棄其亡者此士人所當為况仲宗之賢乎蓋仲宗宦遊四

方時遠歸焉不以能為之為難而以得為之為幸此記事之文所以作也若以仲宗為非劉氏所出之孫乃能切切如此便加贊美一何待仲宗之薄邪一種天地豈有先後之間乎仲宗上塚時諸父各列于朝不能郎歸仲宗乃幹父之蠱爾了翁之言可謂句中具眼夫了翁百世師也下視時輩如黃茅白葦耳幹蠱之語豈輕以予人仲宗于是為賢紹興二年人日栟櫚鄧肅志宏

士而尊祖所當為也今之學者類喜近名而不知為所當為于吾 仲宗不得無愧劉敔少孝于祖母神賜之粟七年 仲宗行老矣而方諱窮造物其終報之耶 筠溪

李彌遜書

仲宗孝愛忠厚之意見于筆墨之間蓋不獨文字妙當世也表章仲宗尊 祖之義者其人往往佘所欣慕亦足以見仲宗所

與遊多天下長者也新安朱松紹興壬戌十月七日觀于連江玉泉寺上方

觀 仲宗此文感念洛陽松楸未知拜掃之日不覺涕泗横集乃知此文之傳足以勸夫為人之孫者三復歎仰紹興癸亥二月廿二日洛陽冨直柔題

紹興癸亥仲春晦仲宗出此軸相示并得熟讀諸公跋語所以贊美 仲宗尊 祖篤親之意既詳且盡不可以有加矣復何

言哉歎仰之餘因書其後延平葉份
仲宗用心如此而所推許者皆一時名人
可以厚風俗矣紹興癸亥六月旦觀于福
唐東野亭石林葉夢得書

欽臣幼侍　先君提舉官遊每見好
古書畫心竊嘉之時或展玩欽臣少
走膝下癡問　先君以其不好弄

亦深愛之一日發篋得數紙墨刻
意若不擇謂欽臣曰此吾家　判監
幽嵓尊祖事、盧川刻本于閩
余欲歸未能也欽臣雖獲記其言
未悟其意　父歿數年第兄
三人偕仕欽臣石知何從得此舊藏
今欲褒而為一食貧未暇今南安

倅清臣家兄畏襄丞吳江得黄文
呂書三高詞刻石垂虹欽臣假令
武攸得　胡忠簡子　提刑公亦
及賀新郎二詞真蹟諸賢見
之叙述稱嘉謹已模本成帙欽臣
承乏苕川併以家集鋟梓信臣弟
待次京局實司之因誦甲戌自贊

而知　盧川初度之年在辛未誦
上陳侍郎詩序而知掛冠之年甫
四十一揮麈錄所載亦復叙收允
詞翰可無遺逸矣獨　幽嵓孝
慕一節人未知之者欽臣固欲成
先君之志以所藏閣中石刻并刊
歲月因循復恐志大心勞遽然難

就敬玩題跋皆 宣政間偉人盖
以其尊祖譽盛稱不特美其詞
翰也今 蘆川歸葬閩之螺山
先君昆仲三人二居華亭叔父知縣
歸閩其後未有顯者 都運寺
正叔父之後巽臣師臣二兄未脫選而
殂渙臣兄自太學登科止於一尉
益臣弟今已升舍奏平請舉該
免且丁家棘欽臣兄弟將欲拜掃
松楸如 蘆川祀 祖母劉夫人
之墳叔伯叔兄弟之葬築亭茸
屋俱未盡其髣髴謹以幽品顛
末及名賢跋語附于文集目曰幽品
尊祖錄吁 蘆川 所書以傳
子孫使知有尊祖之誼云吉茹定
己卯孟冬孫通直郎知於潛縣欽臣
敬書于縣齋袞繡堂

蘆川歸來集卷第十六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宋）胡宏撰

清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

五峰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錄。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其集凡有二本，一本五卷，一本不分卷。此本題其季子大時所編，門人張栻爲之敘。凡詩一百六首爲一卷，書七十八首爲一卷，雜文四十四首爲一卷，皇王大紀論八十餘條爲一卷，經義三種爲一卷，蓋即所謂五卷之本也。所上高宗封事，剴切詳盡，宋史已採入本傳。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疑孟之說，議論俱極醇。又有與秦檜一書，自乞爲嶽麓書院山長。蓋檜與宏父安國交契最深，故力汲引之。宏能薾然自遠，蟬蛻於權利之外。其書詞婉而意嚴，視其師楊時委曲以就蔡京者，可謂青出於藍而冰寒於水矣。

五峯胡先生文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斯文屬栻五卷以示栻栻反覆玩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日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峯胡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題上封寺
送友人歸判曹
簡巖漢明
雨林寺廓然堂有懷
和江子玉二首
圃景大吟呈伯氏
寄題向伯元敦止堂
雲月
題楊氏倚綺閣二首
南山即事
蒼天
碧水興作即事有感因續魏武之詩
題談氏濯纓亭
觀建安子子詩
小圃將成
送聽老
水心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同伯氏遠卿
桃源行
獨坐

律詩

梅花呈孫奇父諸公
題及入養素軒
春日郊行
和韓叔夏碧泉
題法輪寺
郭氏嘉山亭

湘中館
和范公撥
紫蓋峯前作小圃日親圃事情見乎辭呈伯
氏氏兼簡彥達先生
和伯氏
水石
碧泉九日有感二首
吳承遠識登山
和王師中三首
和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謁虞帝祠
別吳衡道
別全當可
書院即事
碧泉獨步
雙井詠水仙有妃子塵襪盈盈體素傾城之
文予作臺種此花當天寒風冽草木萎盡
而孤根獨秀不畏霜雪時有異香襲襟
袖超然意適若與善人君子處而與之俱
化者乃知雙井未嘗得水仙真趣也輒成
四十字為之刷恥所病不能達諸君一笑

示二子二首
泉上
五峯亭
挽孫奇父

絕句

寵辱
讀王國風
撤食
春事二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和伯氏
漁子二首
瞻人
次劉子駒韻
念良朋之難得歎俗學之失真因成二首
陳平
項王
韓信
中秋對月憶伯仲
日照園中
碧泉書院偶書花木所有七首

和僧二首
四月八日示澄照大師
偶書
和馬大夫闢佛五首
和僧碧泉三首
和伯氏聞鴈
朱元晦寄詩劉共父有風籍溪先生之意詞
甚妙而意未圓因作二絶
和劉子駒存存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庭草
雨急
披衿
書懷四首
憶伯氏三首
偶書四首
題齊雲閣
張良
貴弟以詩來督作會又因太原姪寄聲欲作
不速此文人狂客所爲非素所望也今以
五絶奉寄雖小阻高興若能從而繹之則

有味矣

第二卷

書
上　光堯皇帝書
與秦　之書
與吴元忠書四首
與明應仲書
與高抑宗書
與曾吉甫書三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與劉信叔書五首
與原仲兄書二首
與陳應之書
與樊
與　錫書
與沈元簡書
與向伯元書
與丁提刑書
與黃繼道書
與柳允升書
與張欽夫書十首
與彪德美書三十三首
與孫正孺書六首
與談子立書二首
與毛舜舉書
第三卷
雜文
邵州學記
復齋記
有本亭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息齋記
程子雅言後序
横渠正蒙序
皇王大紀序
向侍郎行狀
劉閣府墓表
彪君墓誌銘
談知禮哀詞
題呂與叔中庸解
題司馬公傳公帖
題劉忠肅公帖
題孫判監泰稾
題張欽夫希顏錄
題大學
題祖妣誌銘
被召中省劄子
求仁說
祭楊子川文
祭趙仲禮文
祭表兄范伯達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祭范元作文
祭僧人
文定書堂上梁文
碧泉書院上梁文
論史八首
中興策八首

第四卷

皇王大紀論
鴻荒訛真
書傳散失

帝王别姓
開闢紀年
皇帝王霸
宫聲玄妙
禹滅三苗
舜禹崩葬
夏禹葬悉
啟湯孥戮
夏商之事
少康中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伊尹幡然
成湯征伐
成湯改元
史記謬妄
伊尹放太甲
五帝北極
盤庚六善
天子服喪
傳禪經權
文王受命

女媧補天
西方傑戎
九黎亂教
姜嫄生稷
二女嬪虞
帝堯知人
六宗之說
九河之迹
后稷祭天
鳥象百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千八百國
寅賓出日
舜禹避政
舜封有庳
五帝無爵
夷齊讓國
詩始周南
文武事迹
葬朽骨員唱者
武王事迹

觀兵之說
揖讓征伐
商周建正
周公東征
封唐叔虞
鴟鴞喻成王
多方文失次
周禮祀冕
又
周禮禮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極論周禮
周禮五官
流宥五刑
載書之序
成王將崩
即位禮服
建國井田
祭祀郊社
送死禮文

佰衛兵法
徐偃仁義
呂刑五虐
昭王南征
文侯之命
齊用豎貂
管仲相齊
又
齊桓公卒
魯會楚娶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魯立武丁
楚殺治舒
費沈臺駘
魯立煬宮
天產地產
周易咸書
妳孫
孔子去魯
孔子攝相事
楚子軫卒
子貢見太宰嚭
商鞅變法
孟子闢楊墨
第五卷
經義
易外傳
語指南
釋疑孟
五峰胡先生文集目錄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題上峰寺

百年身似客浩蕩世間遊入望青山好夢魂偏我留我家巫山十二峰浮江直過巴陵東瀟湘水與蒼梧通環繞衡嶽青冥中扁舟白雲不可杖藜蠟屐乘春風山光浮動可攬結雲舒霞捲飛煙虹深巖大壑翠巘巘足力已到心無窮摩峰逍遥勢不競上盡祝融五千仞祝融峰高天更高太空入世如牛毛風雲萬變一瞬息紅塵奔走真徒勞蓬萊羽化慕神仙神仙渺茫何處傳雪山清淨問因緣未識乾坤造化權獨立高寒明月裏此心無着已怡然從今識盡青山好歸向人間别看天

送友人歸荊南

瞬息光陰使百年壯時無負此身堅莫隨白日悠悠去要見先民的的傳心恥文非似班馬眼看青紫自頭旋望雲飛鳥長天外臨水不知魚在釜沉吟巖野意不展燮理一身居廣還頗學只知依孔聖懶從禪客問因緣聖門子貢最明達肯使宮墻但及肩天生我才樸更拙未逢良匠入雕鐫清漳見公二十載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仁一句朗超然致知兩字足功力方信能行窮化先
南山文會未振起公今遠去岷江邊閑說豺狼當路
走日向黃昏休更前況復江城動鼙鼓四時烽火長
相連征輪決去曳不止男兒性命絕可憐曉月子規
驚別夢寞寞華有淚痕濺臨岐相贈要切語幸勿使
我空華顛

簡處溪明

斯文久寥落我欲問蒼天蒼天默無言復欲問古先
古先群聖人去我三千年紛紛儒林士章句以為賢
問之性命理醉夢俱茫然皓月隱重雲明珠媚深淵

近得程夫子一綫通天泉蕩滌淨塵垢逸駕真無前
自從喪亂來鼙鼓聲闐闐日事干戈末那尋孔孟傳
湘中處夫子有志窮益堅諸書文字表至善時一還
老去不自止直欲求醇全開我曾點意乘風舞雩顛
行年付造化笑問青銅錢默契天地心誰能泥青編

西林寺廓然堂有懷

超然峰頭秋氣清廓然堂延秋月明我乘清秋弄秋
月中有所感思寞寞峰勢凌蒼穹上有煙林封去天
不盈尺路斷心忡忡堂空在人今誰與征無窮穿穿
本心流太空虛名過耳如松風惆悵禍亂波流洪日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征鴻淡淡天萬古消沉向此中

和江子玉二首

無奇試學居盤谷誰信斷絃膠可續湘天冷落數家
村叢時留杖旌麾沐濂溪階下碧溪橫柳靜風微幽
意足知君文武濟時才舊時軍律寒生粟文書脫畧
是人師應有飄颻能換粥我無真樂送芳年悵望顛
回塵空腹淒涼指日秋風高顧吏問來寫心曲
白駒皎皎來空谷希聲絕世人難續異端蜂起亂群
風擺脫微衣聊一沐悠然良夜得酣寢覺來無欠亦
無足不踏紅塵陌上花自種青雲隴頭粟嗚呼夫子

大聖人七日藜羹食無粥休爭得失害難蠱克己樂
吾充身腹風雲變化會有時微吟袖手青溪曲

圃東大吟呈伯氏

青鞋黃帽侵晨起杖策徐行聽流水雲輕淡月欲明
時竹裏清風閑太始山鐘閑發催天播廟鼓連聲動
群耳東山青樹映霞明西嶺朱樓妙煙裏樵夫荷樵
晨出山漁子携魚午趁市靜看岐路人營營獨坐小
亭秋靡靡已知物理時常改因見天工神不死胸中
浩蕩一乾坤世上榮枯均泰否悠然種植得佳趣春
意生生自無已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寄題向伯元敦止堂

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祿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幡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雲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為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雖似者又不聞傅說安身操板築遠離世間名與祿那知高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為相俾后從繩正如木四海傒乂咸風從跋扈諸侯盡臣僕功成止見顏容改了了壯心無反覆生平惰性願退藏退藏始遂成嵩唐因求古人作鑑戒管寧華歆情所當齋名避迹俱鋤

茱擲之不顧為人童詩書俎豆化遠海咸富武貴何披猖初年虛名大可恥末路高風紓思長有志君當學伊傅忘情我不傲羲皇願如切安有終始進退一致宜消詳

雲月

朝看南山雲暮看西山月雲物時有無月魄逾盈闕月明雲昭章雲散月奇絕屈伸至理中莫道吾生拙

南山即事

南山崇崇幾千丈今晨忽被蠻煙蜃霧埋其高安得萬里飄風一吹散見巍我蒼翠豁我心鬱陶鬱陶心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避他為愛南山高

題楊氏猗猗閣

望處積雲深妙見此君心中虛抱元氣不受一塵侵嗟哉人生逐利名雞犬放去猶知尋我愛坐君閣游戲猗猗林明月照我懷清風吹我襟消磨胸中沉著病無愧衛生於今林生何猗猗挺立似豪傑新梢一直工青冥本末便與春風傲嗟哉流俗人交義隨情決寒霜落千山我愛此君節春為題閣心萬變不磨滅

蒼天

蒼天映清水下見白雲飛天水從何來飛雲更無依人生亦如此融結中有機此機即天命吾心端不違

碧泉興作即事有感因續魏武之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往者如江來者如河往來無盡弗移弗那舉身理物何少何多天長地久我生靡它樂此泉兮于山之阿

題鈇氏濯纓亭

茶陵水似滄浪清我行征驂登小亭孔聖去矣不可見野人有歌誰復聽孟子能推孔聖心寥落斯意有誰尋中原可惜無人問此日聊為梁父吟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觀建安七子詩

作文發妙理經國為遠圖遊目建安中才子足歡娛顧匪他精神可交輸西南落漢日揚旌舊兩隅山河裂地軸星象分天衢八師遇有姚萬世垂楷模一元均大化五服擁皇都悠悠彼七子流光共孚飛觴宴婉孌鼓瑟吹笙竽主人敬愛客徒爾相揚揄魏祚竟不長貽謀止斯須遼廻數十年犬羊纏八區所以漢高帝慢罵輕文儒

小園將成

我愛青山好衡山鎮南極連峰疊翠西池西五峰新

亭面相直喬嶽崢嶸天地中飄零身寄衡山側橫山之峰七十二奔走芙蓉盡供職紫蓋峰頭走日東不朝芙蓉理莫測芙蓉峰巔栖白鶴今人不見雙飛翼應是赤霄隨鳳遊遠向青田謀鳳食逍遙九皋鳴閑天奇蹤只許岸仙識平生昔無適俗韻置身大為廻方域雲舒煙卷試懷抱月下風前得消息四時有酒兼有花百年樂喪亦無得儘教人作畫圖傳杖藜見我看山色

送璡老

湘中應山古道場後有峨眉道人住昔日三生藏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來今朝十二峰前去杖錫飄然別故人芟望梅花理征路我曾聞公五宗派電掃岸生小見解直指萬法無盡身坐覺靈光滿沙界辯舌橫放傾天河崢嶸盤頓神宗壞吁嗟我生在儒門儒門大業無人論滔滔姑想天之下衣冠滿目如雲屯焚香再拜願聖主一統三教清乾坤

水心亭

水從靈淵來清泚不可污經過我亭下妙見消涓處見世事如何欲說豈無路百丈生潮頭一勺本性具經紀大地間形勢中國者江漢判義望河渭關洛固

衡山折底柱觸石堆艷澦汩汩三千丈滔滔四海布豈不有巖阻盈科演然去豈不有隄防潤下渙無住昫昫青山田渺渺均滋注蕩蕩白虹舟飄颻任奔翥來者無終窮濟者無量數周流造化功妙體不競懆寄語觀水人事不在章句

同伯氏還鄉

江村沙暖蔞蒿長味比枸杞新甘香茁茁荻芽生近渚紫花莖柔初未實白羊烏犄俱在收茅舍竹籬故鄉人生未必須富貴萬里且願身康強經買官場舊醅酒共醉春風殊未央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桃源行

北歸已過沅湘渡騎馬東風武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閒說桃花更有源居人共得仙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蒼蒼雲日暮投竿拱手向我言桃源之說非真然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卧桃花邊桃花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問旋酒醒驚怪告儔侶遠近接響但相傳靖節先生絶世人柰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當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不然川原遠近蒸霞間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嗚呼神明通八極豈特秘爾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勸馬却辭漁父回及晨徧覽三春色莫使風雨空毒害

獨坐

卜居幽勝横山繞五峰兩望青冥杳乍聚乍散看浮雲時去時來送飛鳥卷舒自在都無情飲啄天然類不提我生何以爲與雲掉頭心向人間了

律詩

梅花呈孫奇父諸公

萬里春回過短墻孤標亦似殿年芳滿院月下天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瘦澹佇風前自在香寒色空時花正發晚煙幾禁賞先嘗越人不向梁臺路畫角一聲堪斷腸

題友人養素軒

少時情意在滄洲壯歲還知學孔周萬事只嫌心有病百年不作夢中遊紫泥詔下人須在黄卷神閑我自收陌向紅塵浪奔走看雲消盡意横秋

春日郊行

東郊野馬爛氤氲御駕紫車問訊春遠草緑沉煙霧裏高花紅照綺羅新迎風柳占鶯啼處帶雨泥融燕嘴匀動植自私且自足天邊愁殺踏青人

和韓叔夏碧泉

靈源一派似河傾隱映長天萬古情林影淡搖秋月冷澗翻光擬玉壺清舊栽沿岸柳陰合新種數株梅子成誰引人來問消息只緣山外有流聲

題法輪寺

春色初收夏氣清路分松檜入崢嶸深盤岣嶁千峰下遠挹瀟湘一綫明大衆總迷身在處三關除却道古平山林若是有情住何異紅塵爭利名

郭氏嘉山亭

衡山何似洛城居不久從來亦不餘赤縣人歸舊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業清閑身自富詩書搜羅神化觀周易略去玄黃陋
太初　忘機湘水工風和日淡看游魚

湘中館

館瞰瀟湘畫不成波瀾入海是通津風吹枕席清無
夢煙霞江城曉雙春柳色與回輕别首梅花偏見遠
征人誰能不逐紅塵去到處分明認得真

和范公揆

貧病離居莫厭侵滿床黃卷静披尋情通不擬天機
妙行到古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
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寮盖峰前作小園日親園事情見乎辭呈伯氏
秀達先生

有志從來不浪憂只憂心不似前修數當未竟已頭
白待獲忘情在晩秋自覺才疎勝北海又無經學震
西州廿爲椽園南山下長翫周公愧孔郎

和伯氏

爲園非是學樊須鋤罷歸來又讀書董子不窺緣底
事陶公成趣愛吾廬華枝瘦日應抬舉草色回春莫
剗除長遣簡中消息在此生何處不安居

木石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石平生性所便栽花種柳亦天然森風花發遊人
見秋月雲收照我園玩意隨雲情自逸放懷天理道
無偏坐消白日千峰下長嘯一聲宾手邊

碧泉九日有感

枕融地勢東南俯西北星辰拱漢關冷落山河憑玉
几凋殘民物損朱顔西風凜凜鵬空轉朔塞飄飄雁
亦寒正恐中原消息斷問誰曾到五陵間

雲日韜光山水幽亭亭風送雁來秋當時夜宴千華
好今日登臨萬葉愁剡燭桂香環遠路鏤金蓮色亂
古丹青妙處身知在不作浮鷗信浪流

吳承達讀登山

胸中無滯是神仙行止由來各有天洞裏道人心快
快雲間遊子自翩翩塵懷已逐山風掃好意都從梅
藥傳回首七香車上客大家歸去莫留連

和王師中

誰鶯河凍履和霜今日金湯古壞墻未見主人來北
道但聞群盗去南塘憂時我不嗟留滯訪道公能適
崔蒼鋒帳秋移收歲晩吟風弄月動衡湘

衡陽一冬飛清霜李梅爭春鬧出墻萱草亂生封遠
岸柳梢搖影瀉回塘午從三徑春先動晩看千峰寒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色蒼一止一行皆自得憤時堪笑屈沉湘
歲寒孤節厲氷霜汲古門閑數仞墻朔塞煙雲封赤
縣陽關盃酒絶青墻無才空自憂當世不牢應難怨
彼蒼獨坐獨行求侶伴澗尋山巖顧同湘

和人

天柱新詩欽嗣音欣回閑卷静披尋妙綿今古乾坤
大盤桓華夷海岳深每愛騎驢興事意不將勉強會
天心中原未必生涯盡只恐吾人老自侵

謁虞帝祠

有姚心妙替乾坤堯禹與亡賴兩存蒲坂舊都西望
遠蒼梧陳迹事難論九官効職群英聚二女宜家聖
德尊萬代君王模範表吁嗟一廟破荒村

別吳衛道

學業應須見本根語言無用苦評論醇醪自昔懷公
瑾藥石誰令識孟孫憑仗嬉遊試功力隄防色厲郄
淫昏臨岐大愧無相贈聊寫無詞示法門

別金當可

一別賢關二十年人間萬事儘悠然堪嗟戎羯猖狂
地元是衣冠禮樂天騎馬相逢南紀道離尊同舉大
江邊此時景色如秋色自古丹青妙莫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書院即事

為無經濟學萬里築幽栖波漲青実閑柳垂春色低
煙花叢小院風竹掩丹梯便是神仙宅世人應未迷

碧泉獨步

淅淅秋風動前橋晚步還小魚衝岸側白鳥立溪灣
明月照秋水淡煙籠遠山此時知造物憐我一身閑

雙井詠水仙有妃子塵襪盈盈體素傾城之文
予作臺種此花當天寒風冽草木萎盡而孤
根獨秀不畏霜雪時有異香來襲襟袖超然
意適若與善人君子處而與之俱化乃知雙
井未嘗得水仙真趣也輒成四十字爲之刷
耻所病詞不能達諸君一笑

萬木凋傷後孤叢嫩碧生花開飛雪底香襲令風行
高並青松操堅逾翠竹真挺然凝大節誰説較盈盈

示二子

此心妙無方此道大無配妙處果在我不用襲前輩
得之眉睫間直與天地對混然貫且成萬古不破碎
體道識泰否涉世隨悲歡迹滞紅塵中情寄青雲端
早年勤學道晚節懶為官心活乾坤似機貫身自安
以上係二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幸草寄將閒日如何

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靜中看消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

讀王國風

是誰行邁閔宗周淚洒西風病不瘳幸對南山無盡景眼看實物手搔頭

甕舍

謀食人間我厚顏命成奇數故偷閑不知世上山河大終日排徊水百閒

春事

桃翠橋南柳色希過橋春事 人知君如就我問消息新種海棠開兩枝

走山尋春雨復東天桃零亂委殘紅可憐日暮天低處但有梨花弄晚風

和伯氏

風高吹散日邊雲綠水初回沙際春遊者如斯長不住汨羅愁絕笑靈均

漁子

瀟湘煙霧隱千重風月磯磯在在同笑傲飛帆名利客知他都入暝歌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泉上

晨起步林邱路經泉上頭天邊日色下水底浪花浮沙淨滄茅綠風牽荇帶流澄瀾立白鷺細浪逐輕鷗翠鳥來還去修魚躍更遊動成春色好愈覺道情幽田舍如何處江湖興未收排徊不忍去暝色冷如秋

五峯亭

鑿山置亭榭門沿放波瀾松竹布微綠菱蓮次第舟風煙窩淸遠氣象薄高寒媚此千金韞含被百慮揩神嶽精靈動人聚波浪漫樂生憂亦集徙倚偏闌干

挽孫奇父

英雄割據儕少年事豪俊名勝翻然交仁義以身殉南州作吏師西洛陪先進情高尚禮樂代李見戎陳王師頻清道我愧嬰痰疾草廬卧江漢 兼資才昭昭心自知蹇蹇步不迅乘風忽遠去矣猶善持慎先君有顧懷丈人踐忠信相從寓衡山時許闕墻伊胸中學海深古本詞源濬老矣猶詩書饌來只薇蕨誅反誅天驕氣凜如泰蘭無力獻廟堂使得效忠蓋據古論孔周及今佐堯舜吁嗟民多瘼傷感天不憖焚焚精車行遑遑諸宮瓊治命能不偷有子孝而順

絕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丹竈亭古江天家在蘆花一縷烟最是好風明月
夜棹謳相應亦忘筌

贈人

孝弟須知是本根萬般功行且休論聖門事業無多
子守此心為第一門

次劉子駒韻

忙中不識本來心一點靈光自在明只向靜中尋底
事恐遭顛沛不員成
心由天造方成性逐物云為不是真克得我身人欲
去清風吹散滿空雲

卷一

念良明之難得難俗學之失真因成二絶

湘山初見故鄉人萬事不論惟論心要識此心真面
目不知君意向沉吟
章句紛紛似世塵一番空誤一番人讀書不貴苟有
説離得語言纔是真

陳平

陳平相業定何如應對知君智有餘不佐漢興三代
業區區心事六奇書

項王

快戰焉知霸術疎烏江亭上獨欷歔萬人三尺俱無
用可惜當年不讀書

韓信

成功全仗漢家兵真是英雄不藉人參了項王知退
步定騎箕尾上天津

中秋對月憶伯仲

人在西南分楚越天轉金風■凄切此時何事最關
情團圓偶對中秋月

日照園中

鼓向達春與更長等閒花木亦分芳有時倚杖迎風
立日照川原細草香

卷一

碧泉書院偶書花木所有七首

自到湘南不見花傳聞金谷舊人家手培數本珍如
玉買得紅尖一寸芽
妙手揮斤合杳冥文加生氣使相停栽培自别根芽
蠢要見山川舊典刑
武陵春色片雲紅紅綻功歸暖日烘青帝也應長作
主莫教隨水又隨風
青松未結炎苓英杞菊春風亦已生棄物豈能增大
數栽培扶我暮齡行
海棠初破紅如滴楊柳新回綠似桜把酒只愁春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小舟浮漾古江天宿在蘆花一縷煙最是好風明月
夜
荼蘼裊裊弄柔條亦自經冬解不凋更有異香含素
藥小檀能使客魂消
白沙波底石苔青水草搖搖自在生紅日半竿人世
鬧倚闌亭上曉風輕

和僧二首

西風吹我對秋光要挽銀河萬里長洗盡世人煩惱
障大家無事得清凉
自學生緣徧大千閑關終日看爐煙有人會得箇中
意一語不彰天下傳

四月八日示澄照大師

今朝浴佛事如何清淨心田也洗磨塵垢不如何處
得古來明月照江波

偶書

一邱自足更何營萬里神州長在眼莫愁風景異山
河晴天雲靄青峰晚

和馬大夫闢佛五首

真諦休談欲度人度人先自正其身天倫棄擲如讎
梗反認他親作己親

陸香園三間草堂藏書

諸子隨流本既分西天更有一般僧高談性命稱仁
者支遁悠悠莫可憑 刪本補夫子
三綱已有稱吏華一處分明萬不差可怪棄君逃父
客妄談心印自誇雄
天開學海在明倫中有妙處誰能臻風浩渺不得渡
傾向浮屠去問津
貪真不去只談空近代禪林盛此風憂世最憐秦地
老指迷端有洽中公

和僧碧泉三首

清冷空色似秋澄凝集群仙擁萬靈深處有香春不
斷波閒藻荇四時青
人似春花自在開本無根蒂孰栽培一番零亂一番
長不是前花去又回
山根泉發潤生凝亭上風微浪自平汩汩長年流不
住無言千古意分明

和伯氏聞雁

隨陽羣雁逐雲低望斷孤鴻萬里飛不為江湖稻粱
樂幾時大許送春歸

朱元晦寄詩劉共父有風籍溪先生之意詞甚
妙而意未員因作絕句三首

刪本作國作王他

陸香園三間草堂藏書

雲出青山得自由西郊未解如黄憂欲識青山最青處雲物萬古生無休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兩乾坤洗過一番山更好

天生風月散人間人閒不只山中好若也清明滿懷抱到處氣埃任除掃

和劉子駒存存堂

動中涵靜是天機靜有功夫動不非會得存存存底事心明萬變一源歸

靡草

陰陽妙合互藏精萬事森然各有神靡草露栽坤是復野龍交戰指迷津

雨急

雨急落花零亂風微翠草蒙茸花亦何心怨雨草都無意酬風

披襟

小小池臺亭榭披襟風月清明不向情邊造化知音遍滿乾坤

書懷四首

秋風送盡炎威日色淒凉半掩皇天不斷春工紅我

陸香圖三門嵩堂藏書

芙蓉萬點

含笑花開洲上忘憂草發臺邊底事當憂莫忘忘時便是無天

臺上忘憂草發洲前含笑花開世路顛冥堪笑旁觀心自休哉

來時見花開去時見花落花落花開一任風吾生處處生安樂

憶伯氏三首

又見雁南飛遠行人未歸西風吹白鬚肌瘦不勝衣

又見雁南飛行人業歲歸翔風吹病體獨對雪霏霏

又見雁南飛遠人音信稀東風吹夢去一見貌頑頑

偶書四首

道把陰陽妙天行日月長花開千種麗葉下一般黃

青山萬古色幾人曾賞心蕭蕭木葉下我坐復沉吟

獨坐千峰下春禽起徘徊有誰相共笑遥見隔溪梅

衡嶽望萬少屹然河漢間溪雲自來往誰肯拓關山

題齊雲閣

道人南山來萬里青雲開去念見本性聚散奚悠哉

張良

六國萬億人誰是報讐者壯哉博浪沙一擊震天下

陸香圖三門嵩堂藏書

賢弟以詩來督作會又因太原姪寄聲欲作不
速此文人狂客所為非素所望也今以五絕
奉寄雖小阻高興若能從而繹之則有味矣
我病死無日經書更窮研少年宜若屬詩酒勿留連
若參道學難敖肆事容易入脚不可深駸駸成自棄
天道方愈怒在人宜敬身望於經史內嚴自作工程
歲月易逾邁人門事業難戰兢曾子意豈可遂闌珊
我祖生文定傑然繼真儒門風早衰颯吾弟意何如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第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第二

書

上光堯皇帝書

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志利天下而已不與焉故
能求賢如不及當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
進賢為先務是以工無乏才而山林無遺逸之士士
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迹
存乎其間逮後世衰微心不及遠智不周物據天下
利勢而有輕鼓士大夫之心於是始有避世不返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者於是始有奔走於名利之塗納

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富貴者二者雖有間矣而均
為不仁然則孔子所干者七十二君有近于僥倖富
貴矣孟子不見諸侯有近於輕世肆志矣而後世仰
慕以為宗師而不以為不仁何哉聖人仁以為體義
以為用與時變化無施不可學聖人者以仁存心以
義處物相時而動亦豈必於進退哉臣生而愚直力
慕高遠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聖人之政為必可
復以天下之衰為必可振抑又身逢亂離竄處山林
閱人世之紛紜知天心之神化口誦古聖之文心推
今日之事靜觀興替動見幾微方胡馬之憑陵痛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原抄本補廿二字〕

綱之不振　陛下宵衣旰食招延多士講論治道臣
於斯時潜光獨善有懐　臣豈不負臣素心上答聖
世失仲尼孟軻之音哉輙忘微賤謹用所聞拾天下
之事陳王道之本明仁政之方上干天聽臣聞治天〔[illegible]〕
下有本修其本者以德言則知其宜何謂本仁也何
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
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
察之良心亦淪没於末流淺消浸亡而不自知此臣
之所大憂也夫夷狄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都
收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

〔蓋良心者〕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故孔
子作春秋必書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諸侯必本
仁術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心一也而有欲
心焉有道心焉不察乎道而習於欲則情放而不制
背理傷義棄彝仆滅鮮德不敬於行而仁政亡矣是
故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　陛下亦〔知〕
朝廷政事不干於應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之任
麗不幸於左右矣　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静慮方今
之世當　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
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察而臣言可信矣大廷而朝群臣守是心而推之於
事退便殿而幸使嬖亦守是心而推之於事入燕寢
而御妃嬙亦守是心而推之於事凡無益於良心者
勿為可也念茲在茲持之以久優柔自進則邪說横
議將逆於耳正言篤論將當於心智慮日益高明功
名日益光大夷狄之暴庶幾可禁叛逆之臣庶幾可
滅苟不察心之病而大變焉則身不能自信何足以
孚民心動天意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匹夫為
天子父受天下之養夫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

有不悅焉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然有憂
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惟自強不息以成其
仁其憂不得乎親之切乃如此恭惟　太上道君皇
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　淵聖孝慈皇帝生於
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夷狄遠適窮
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
之安妃嬪之好動無歲嚴辛苦墊隘其顛　陛下加
兵夷狄深之以武心目睽睽饑渴之於飲食庶幾
夷狄知懼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以泣歡若平生
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食則噬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　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兊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虜　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短淺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耳　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恃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夫夷狄等於狼虎其好殺喜搏之心烏有限制食其肉寢處其皮然後可得安枕而卧也苟順其所欲而不吝名號土地人民貨財以妥之正足以肉投虎肉不盡其搏噬不已臣知　陛下何貴於羣

臣而羣臣誤　陛下乃至於此自初年至於今益已久矣義士之心益已怠矣百姓之心益已安於亂矣陛下不早自為計廣覽英雄以自輔翼絕心之懸斜心之謬夏不如舜力行不倦以感動天下臣恐四方豪傑有以窺朝廷淺深無肯為國家盡力者也抑臣又聞之湯有天下聖賢相繼臣服諸侯五百餘年及紂一為淫虐周武與兵誓衆乃以為世仇讐誅之不赦自常人觀之武王之舉豈不過歟而孔子定書取以為後世法者蓋作民君師代天而為之子其自任不得不如是也今海內大亂二聖播越元元叩心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命　陛下威福大權豈與人任東夷小醜深入諸華劫遷天子震驚陵廟汙辱皇家害虐蒸民此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讐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者也其宜為讐孰與紂而　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讐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夫既為人臣而敢持二心于紀逆節反易天心其宜誅也孰與紂而　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豈不與武王之志異哉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來歸

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　陛下念亦及此乎故以和則失事親之道而害隨之以戰則得事親之道而利隨之其是非至易明也然不求於本故大論紛紛至今未定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在於正心正心本於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朝廷之上可自欺也而四方不可自欺也而天地鬼神不可欺善惡之應急於影響不可以不察也伊尹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愚願　陛下察天理存良心以身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陛下深憂如大舜自任　周武不牽於姑息之仁不
懾於強暴之威立復讐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
而化之與民更始貽宗社無疆之休也豈特紓目前
之禍而已哉臣聞三綱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能先
舜禹湯文武恭已盡性德合於天一言一行當物情
之精中民心之會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
折衝萬里天下心服莫測其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若夫德不能盡倫而三綱廢
缺昧於神化而政不能盡制乃以智術利勢相傾者
則夷狄而已矣夫天下萬事各以類應居中國而不

狄行者必有夷狄之禍周自平王東遷王者迹熄四
夷交侵然先聖之遺澤尚存五伯猶能明大義攘而
斥之然中國之道自此日微夷狄之風自此浸興是
以秦得逞其智力滅六國君天下原其父子君臣之
際莫有當於禮義者雖曰中國實夷狄耳立前十三
年天下共起而亡之漢鑒其敝法古先之餘烈崇尚
經術留意三綱政治淳簡用智術而不專行利勢而
不縱王道雖微缺而正論未衰也是以終漢之世無
夷狄之禍自此以降如曹魏晉宋齊梁陳隋得尊位
者皆本於篡弒以三綱為虛假以神化為范昧以智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術為紀綱以利勢為權柄前後相因莫之能革故五
胡雲擾愍懷遂死神州陸沉叢居江表終不能討夷
狄踰河而北定中原也李唐因隋失道起義兵平暴
亂太宗創業雖有英雄之畧身致太平然三綱不立
家道內亂近於夷狄矣　因仍又有世禹敵祿山思
明豕突二京窺竊神器吐蕃回紇連年侵暴賴忠臣
之力僅克興復雖夷狄少衰而藩鎮跋扈陵夷至於
五代夷狄制中國之命矣迹其行事皆以類應非偶
然也昔孔子作春秋謹華夷之辨其旨深且遠可不
察歟及本朝開基　太祖皇帝受命而不改肆得之

以大功受之以天命綱本既正神化斯孚削平僭偽
如指諸掌西北二邊雖有動搖終焉稽首及丞相王
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不能與教化弭姦邪心以
來遠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將始有富國
強兵窺伺夷狄之計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
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與祖
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
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
逐隆祐使我國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厲三
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綱紀文章掃地盡廢遂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致夷狄外横盜賊内訌天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
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
至酷也若循習於因循憚於變易不大創革　三綱
之本性邪説横議者不麿干紀逆節者不誅法不守
道誅不守義昧神化之良能長智術利勢之心行簿
書期會之政文繁實寡偽長真亡下相蒙莫肯致
察大夫棄置法令小吏貪冒無恥姦贓徧於郡縣元
元無所告訴意愁心結思所以自達於上者非智術
利勢矣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犯法者不必
誅亂政者不必退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
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脩以
臣干君以賤干貴子不聽於父弟不聽於兄夷狄不
聽於中國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殘賊之政暴著下危亡之憂日以益甚孟子所謂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將
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平乎然上而公卿
之議下而士大夫之論習以殘賊爲常更爲當今之
亂將卒不精練兵甲不堅利饋餉不豐給城池不高
深之過也昔商紂百克而卒無後項羽百勝身死人
手秦倉以資劉項隋洛口以資李密楚城郢而昭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此舊抄本[illegible]十九字

出大城陳蔡不羨而乾溪之師潰故孟子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臣是以願
陛下深念三綱潛心神化明修政事大革風俗使
卑抑與夷狄叛逆相反明中國之道立而夷狄之叛
逆可破也昔孔子匹夫耳天下無王猶以身當天運
作春秋承帝王之烈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事誅
伐亂賊扶持三綱況　陛下居得爲之位天開聖性
明於春秋又有能爲之資乎誠能更加聖心勿牽制
於文義毅然討亂賊定名分正三綱窮神化日新厥
德允真朝誠四海幕應豈與漢唐行智術利勢與英
雄角力角智而後臣之志意然常恐臣妾之亂己者
[illegible]
比乎諫賊何異乎金赶鄭臣願其要亦曰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　陛下念之父兄之望天下之願也傳
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以堯舜爲天子不樂尊
位而憂先輔佐之重同于天地必也相知以心相輔
以仁外託君臣之分中結朋友之義書盂成敗相與
同之死而不變然後爲盡其分矣苴以言合意行順
者不問諸左右不詢於大夫不訪於國人恪天下公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識而用之乎　陛下自登大位所命輔相多矣然皆
用之驟退之速豈其失於踈有未慎而然乎豈其以
己私好惡不以天下之公而然乎豈其悅人之佞惡
人逆己而然乎昔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
一舉而終其身旣得久於其位故政令綱紀有常而
不紊可久而不變此其所以能創業興衰者也　陛
下今欲任輔相以二君爲法可矣臣嘗思之　陛下
所以不然者以其未知群臣心志才德將廣攬徧試
以識其賢不肖而后決進退之敗臣恐計之踈也昔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孜孜不倦惜失寸陰況

陛下大讐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蹙危亂交至義
之不可以已孰若大禹迫切於心不可以怠孰若大
禹　陛下誠蓄乾元之德施剛果之用以大禹之事
反求諸心則輕重緩急可知必不肯一日苟安其居
矣又何患以九年之久嘗試摩臣哉臣恐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不足以傷賢於耕樂之隨也是以在廷之
臣類皆苟媚道尋常之言理精微之故虛延歲月曾
不能因時先事發憤慷慨一爲　陛下明陳斯道致
行期義而黃金橫帶坐於廟朝更出迭入傳呼輔相
孰有赤心許國不以浮名浮勢動其心者大臣如是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經蔡抄本改

則人主最病臣原其本亦人主之誠不至而自病也
曷不改吏心慮恭默思道積誠於內感通英賢進而
任之使久於其位責以[illegible]實無爲坐費歲月棄機會
縱變遷而不治使義士聞之而解體姦雄聞之而動
心也群臣亦知以是爲憂爲　陛下言之乎夫欲成
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
者事業素定於胸中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
有序綱施紀布坐邀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今夫
奕之爲數小技也規模不先定猶不能取勝況欲興
衰撥亂倚任輔相而用嘗試其術之人使倖以望成

功必不可得矣夫輔相者百官之精選人才之所自
進政事之所由定　陛下輕以授人使各以類進則
執政侍從之臣可知矣外臺耳目之寄可知矣郡縣
民之師帥可知矣所以寄閫外都敵折衝者可知矣
廊廟非其人則淺近之日言進理義之論不聞而是
非亂於天下矣監司非其人則刺舉之政不行贓貪
懷姦無文弄法之吏得以聽還廢正奉公清修悳化
之士無以自進而名實亂於朝廷矣守令非其人則
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
人則敵讐外縱姦孽內生而披枝傷心之禍萌矣故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昔燕齊敵國也昭王得一樂毅而猶能以弱燕破強齊而克仇報怨今中原　陛下之舊一則夷狄一則叛臣以名則華夷非敵以義則叛逆之臣不可與我抗也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職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正名定罪任天下武勇起義兵從西北思歸之士以誅暴亂何所不克臣愚觀前古天下未有無臣之世患在人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盛德之士不可得而官矣好柔佞而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雖鈍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陛下必欲

致士能絕是三者勿萌於心絀權數伏誠信忘利欲與天下之士相期于道義則真儒命世之才將為陛下出焉或不若是則詒詒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窺伺乘間僥倖競進權在輔相則黨於輔相權在閹宦則黨於閹宦權在將帥則黨於將帥欲固其寵遂相擠陷不論人之賢否不計事之是非不顧國之安危苟可以傾人而使己者無不為矣陛下亦安能人人而察之哉古者聖王制爵位所以明等級也制寵祿所以奉名器也以此防民猶有尸位素餐惟利之徒棄君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如舊抄改

土梗弁髦莫之卹者況人君自以爵位寵祿為己私則天下安知爵位為明等級之義乎安知寵祿為奉名器之禮乎君以富貴富其臣臣以富貴懷其君而百官皆不知其職矣在官者無他事大抵轉相承奉務以榮進相先欲綱紀文章之不隳禍亂釁孽之不滋其可得乎夫官人之義以其賢也以其才也用其賢才蓋為民也唐虞三代莫不為事設官為官擇人君無姑息之命臣無希冒之心當斯時也上法一而百度張下心清而萬事理遠邇肅安封疆靖固四夷歸命而無狂狡之憂譬之人身血氣強盛膚革充盈

自然陰陽之沴不作而邪厲之氣不能干也今世則不然為人設官為官造事冗濫交錯仰食縣官侵漁百姓壞風俗亂政事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為將不勝其繁今地蓋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郡縣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衆上官大吏各私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據奪不顧是非受賄納賂法禁不行姦豪得志暴虐日熾根本搖動大命將泛流蕩而不可正天下無事食君之祿天下有變拱手圜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不能救則人乘時僥倖冒功射利為國結怨於民
而增益禍亂者陛下操予奪之柄推刑賞之威胡不
自為深計緊關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
高士大計若干職定置若干員於今在官者按實功
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遍悉已彰者
編之於民終身不齒志氣不立事業不修者宵賜罷
其有學行未成者歸之於學庶幾官約事省為政有
經民聽不惑而危亡可救矣或者以為行此之政則
必大致煩擾失人心為金虜張賊驅才豈不殆哉臣
痛之曰夫國之所恃而立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若

夫士大夫乘君子之器而為小人之行者乃生民之
蠹國之賊耳汰而黜之則得民心所去者寡而所安
者衆所去者姦惡而所安者善良計道義權輕重則
所為失人心者乃在彼而不在此矣昔紂為天下逋
逃主以有億兆夷人而武王以三千人滅之繼使仇
敵得吾逋逃之士是皆不忠不孝商紂夷人比耳適
足為吾取勝之資也苟或恐懼動於浮言不黜衰敝
之士則衰敝之政不更而衰敝之俗不革亂不思戚
不振而討逆復仇之兵未易舉矣延日引月工陵下
替陛下春秋鼎盛明並日月威若雷霆乃行小不忍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而棄大謀高拱以成土崩之禍生奸雄心臣竊為陛
下惜焉臣聞堯授舜以天下其付託丁寧之言曰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夫衆所願者飽食煖衣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而已后體元而仁覆天下則衆得所願而戴之后不
體元為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其
心豈有常也故大禹力平水土拯民之墊以有天下
然不能守滅德作威而民歸於商稷降播種以救民
饑生文武而有天下幽厲不能守肆行暴虐而民歸
於五伯此已然之明驗也本朝祖宗厚養天下當時

父老蒙恩被澤者已死已亡後來子孫自王安石為
政崇尚掊克與民爭利獄訟繁滋民不得安息加以
廣羽縱執閹宦握兵求使其私不為國計內修宮室
治苑囿外拓邊疆築城綿栅常賦不充移易經費經
費不充始有橫斂橫斂不充公私俱匱天下力竭財
盡雖有感恩戴德之思迫於威虐如火銷膏祖宗之
澤日益斬矣故金戎未動而方賊已稱兵於江表齊
盜已充斥於大行及其肉侮民無救敵保家之志望
風崩潰乘時為盜發其亂心僥倖富貴以偷安須臾
遠近繼起連年未定然則民心果有常而祖宗之澤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果可恃乎陛下亦自強於為善可也往中原時國家
全盛提封萬里鄉邑聚落財物阜豐所在百姓以億
計猶不能堪上命以及敗亂逮今地益狹隘皆魁盜
剽掠之餘賊殺之殘也生者流離死者暴露哭泣之
聲未絕傷夷者未起怨恨愁痛感傷和氣故長星亘
天日食地震川騰海溢雷電雨雹繆時失序木　竹
枯災異荐臻陛下即位厲精求治九年於茲若之何
民猶未安而天下猶未應乎臣深探其本蓋陛下體
元之功未加焉是以聽善不明擇善不審執善不固
官人失賢行政失權雖有愛民之心虞下寬恤之詔

而有司壅遏大命不能承流宣化實惠不施於民誅
之如禽獸取之如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督之以
勢劫之以威官得其一吏隱其九號呼蒼穹天聽悠
遠慘毒切於肌膚凍餒迫於憂慮其致敗亂豈與中
原比哉必天有其定焉者矣雖軍旅日興糧餉器甲
資於民金帛乘車資於民不發求科斂則軍旅坐困
無以禦敵發求科斂而民益困邦本先蹶於軍旅何
有哉然則奈何亦選明正況毅之士天子親擢寘於
中臺勤加勞問任以為朝廷天下耳目勿使為輔相
權勢鷹犬信而聽之聽而行之以靖朝廷然后明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屠仲嘯十六字

公正精幹之士出使郡縣察舉可任功賞可責可以
平政理訟革邪歸正姦盜不逞使民有所赴愬矣雖
有不得已而調斂均平無頗盡入於公用於有益民
孰不願輸也哉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如是而軍實
不充者未之有也雖然此可以救目前之急耳必欲
足食足兵為久遠可行之政則莫若治其本矣三代
之時稅以出粟賦以供車無關市之征無鹽銅之利
無榷酤之法無緡錢之益而天下財力日憂不足海
內有變則剝膚椎髓痛酷慘急之威猛於虎狼於大
絕其生生之路取之猶不足給何三代不盡利而富

後世盡利而窮乎臣竊恐之財者天地有時四民割
有盡古者溥天之下四民而已民無不食其力者自
漢唐以來游手浮泛上無制以革其濫下無學以推
其弊兵不本於農人不食其力為之者寡而用之者
衆臣請舉其大者大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靡然騷動
者七十萬家而后十萬之師舉是故聖人教兵於鄉
遂以行師動衆為毒天下而未嘗輕用之也歷代興
廢制雖不同然皆隱兵於農及李唐中李漸壞舊章
兵農始分全家坐食是日曰毒天下無時而已也況
今海內大亂土地狹隘國用空竭民力凋斃而被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無慮數十萬家家以五口爲率乃有數百萬端坐
待哺於農民者矣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
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雖病心能保之心腹
苟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闢其
地欲强兵者務使有司富其民國無治亂時無豐凶
政無經權莫不以辟土地養人民爲本今乃行誅剥
之政縱　侵民以奉冗卒使田業多荒萬民離散此
臣之所未解者一也夫釋氏之道上焉者以寂滅爲
宗以明死生爲大行之足以潔其身不足以開物成
務下焉者轉罪業取禍利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

爲利而已矣魏晉以上爲僧有禁梁陳以來曾無限
制今僧徒徧天下以百萬計閒其力田積粟輸賦稅
以實倉廪則不知閒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則不知閒
其被堅執銳爲國爪牙則不知故凡閒以實用有益
於天下生民者則曰非吾事也吾所事者爲國焚修
祈天祝聖以救度一切衆生耳自祖宗以來德大包
荒於道無所棄亦崇信之逮君皇帝雖有改更旋復
其舊然水旱虜與蝗蝻薦起胡馬生郊王師傷敗則
祈天之效安在乎二聖北狩皇宗遠從陛下巡遊靡
克有定則祝聖之效安在乎盜賊蠭起賊殺人父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兄子弟夫婦流血成川死於鋒鏑者以億萬計則救
度一切衆生之效安在乎其爲欺妄豈不昭明而或
者以爲朝廷固知其無用而度牒之人亦有助於國
家且度牒一時之得錢何而農工商賈之子孫既爲
其徒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高堂大廈雕鏤文章以
自居覔役徒衆致滋味以自奉養而終其身豈特十
倍度牒錢夫爲政以均平天下而緇服虜愚欺誕之
蚩化誘善良使國家丁壯絶滅天倫壞亂人紀百萬
群居蠹生民之衣食此臣之所未解者二也古者天
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降及諸侯卿

大夫府史胥徒皆有等差官不踰事祿不踰數故民
不疲上而下無怨勞漢世而下官名滋衆無其職而
置空名無所事而尸厚祿公卿大夫既多而府吏胥
徒之屬之家亦不下數十百萬人矣農人力作自春
徂冬一歲之間未嘗休息乃不得免於凍餒之患而
膏粱子孫游手末藝舞文弄法者依勢侵民食其膏
腴耗蠹邦本既不能立大正之心施剛果之用沙汰
罷黜省皆寛民今復無故廣增祠職俸祿優厚財用
窘急日益重斂求千萬人之聚而失億兆之心此臣
之所未解者三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計擴仁民之心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行不忍人之政申明軍法大加選練高立標格峯使
入選者寡而厚其資糧以精則足用以寡則易使斥
去罷羸散歸南畝大興屯田罷度牒天下僧尼道士
收其産業即令存者令歲納免身錢一萬其背改過
歸民聘娶者隨口給以公田使各食其力罷癃冗濫
之官自西北而東南饑寒無以自存者亦隨口給以
公田使各食其力不出三年財用必充唐劉晏曰理
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使晏不曉財
計則可使晏而少知理財之道有已行之驗則其言
必不可違矣夫與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

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子遷廢棄者居之豈為民
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臣愚謂宜重其任擇其人使
久於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察視之官廉問糾劾一
路之處贓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與監司
自中臺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立
是法而必行庶幾陛下之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隆
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
曰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
氏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夫道有汚隆勢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據別本補

強弱因時處事體用不遺本末並行然后為得也是
故聖王明於天險尊卑之分貴賤之等定天下之制
而姦邪莫能越明于地險山川丘陵以為阻城郭溝
池以為固而暴客莫能干險設如是然后能守其國
矣不然天險廢亂雖潼關何有於秦地險不脩雖人
義何有於趙金賊犯順太原天下要害之地始欲棄
而不守終雖救而不力遂致蔚陷賊乃乘勝席卷而
南如入無人之境比年深入所向無堅城上下震動
而衡湘東至於海民無所底自古夷狄之禍未之有
也去年之戰賊無必前之心諸將僥倖一勝非有奇

謀偉略真可以破堅陳摧強敵也然將相受賞崇祿
無極天下皆喜臣獨懼焉昔田單以即墨破齊之餘
卒有死之心無生之氣遂破燕復齊及齊已定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則攻狄不下失億兆之情本乎一心
而君者心之元也三軍之志固乎一氣而將者氣之
元也今君臣上下　於無故之勝心志驕佚不復長
慮淮南青陂壽春名郡盱眙古縣所宜高城深池命
將堅守以遏敵人進取之道而下流有屏蔽矣今乃
棄廢不省失經畫之遠圖有退縮苟安之意人情離
沮敗健人心凡臣所憚者一也安陸武昌上流脈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別本改

批別本論

亦宜遣將以兵鎮理鑿深池築高城積糗糧治守備如中原特西北邊城固以待賊彼若不顧死亡越城而進則以一軍批其前城中出輕騎抄其後隨宜設變使彼欲進不可求退不能雖有馳突之騎使不得縱北乃用我之長制其短也今漫然不以為意雖長江大險人力不施何以守之秋深賊至臨難遣將必復搶攘人心不先定而戰勝不可必一有蹉跌則大事去矣此臣所懼者二也襄陽上流門戶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欲禦強寇則建鄴襄陽乃左右臂也何以言之長江萬里賊至下必趨采石中必趨武昌上必趨襄陽以臣料之金寇遠適所在屯敵多發兵則糧餉艱絕其能來者不過數萬以分則勢弱諸將各擁大衆自足制之彼若也兵而進寇下流則我以襄陽之兵直趨汴洛寇中流則我以上下之兵更出迭入交至以亂之寇上流則我以淮上之兵入青徐執兗搗虛左右牽制使賊內顧不得專意侵伐然后得寬於難內可以脩政事外可以觀時變畜養精銳進討亂賊平定中原此事之幾也今乃委置襄陽戍以輕兵不脩攻戰之備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別本論

批別本改

興屯田以充軍實千里蕭條人無固志假令賊以輕兵犯淮南舉準至重人情恇駭其勢必以重兵臨江抗禦賊乃以精銳破襄陽走江陵掠舟船順流而下水陸並進長沙以東必從風而靡臨江將士乃搖心矣以搖心之將敵乘勝之軍百戰百敗人心離散雖有孫吳之術不能以取勝此臣所懼者三也楊夭為寇起於重欲吏侵民急耳本農畝漁樵之人也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道宜與他寇異陛下誠能選寬厚有謀之臣為江湖閫守頗給以兵大施恩信招撫流散務農重穀道化善良誅鋤姦究號令清一明白可信不出期月楊夭之徒必大震懼然后用其鄉導選精銳舍之易於反掌今陛下赫然震怒命大將統數萬之兵武震以懾威之使彼懼而知悔自相殘戮歸命天子賞陛下神武非準野微臣之所敢知也如其不然懼而協謀舟船便利隨方抗敵威不能制恩不能懷平蕩之功不可以歲月冀大軍久聚所費不資誅剝遺民侵肌及骨死亡流散不復聊生胡馬秋高勝死後至內敵外寇相因而起雖有良平之智不能為謀此臣之所懼者四也陛下詳擇舉而行之去危就安天下幸甚昔顏回問為邦孔子不告以威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福之柄倒敵之方乃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言之不足至於再言聖人之意可見矣夫言不以正悖道妨義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以悅人心感天下者皆鄭聲也豈必鍾鼓云乎哉鄭聲淺陋卑汙聽之易知言之易從悅之者衆上無道以捻之則天下波靡遂成風俗而姦邪機巧才佞之士於是始得投間抵隙肆行於其間錯亂名實顛倒是非盜竊威權其身榮而天子危矣中正之人不阿意不說諛據道而言証經而論方其犯顏敢諫有如不恭面折廷爭有如訐激夫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自非誠心

愛君豈能如是哉正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不待勉強而親之心發於中自然戀戀不期苟免如待趙人之疎也若夫佞人之於君安同其榮危避其難視君如國人矣君天下者何憚不棄彼而取此耶衆中正之人錯諸邪枉之士則民心服而有志必成衆邪枉之人錯諸中正之士則民不服而仇益相陵盜益肆暴宗社有危亡之憂矣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據刊本補

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雖然生不能用死念其忠既褒其身又恤其後臣見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改過不吝日新其德自今能主張腹心耳目之臣矣存此心而不替堯舜事業固可優為有君如此豈忍負之臣言已在前矣陛下聽之天下之福臣之望也夫自堯舜以至于今上下三千年盛衰治亂載在典籍可法可戒者非不備也非不明

也而繼世創業之君治亂相循不能自免者仁與不仁而已矣陛下幸聽臣言反求諸心神而明之施於有政滅仇虜誅叛逆恢復中原仁覆天下乃其功矣惟陛下加聖心焉勿使臣徒為此空言已也實宗社幸甚

與秦會之書

癸亥春嘗拜起居之問自是遵禀傳業之誨不敢失墜上按羲炎姚姒之遺文中考商姬孔孟之大訓下觀兩漢編閱歷代以及五季數千年間治亂之迹正如風雲感會來無定形去無定體得其道者昌失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抄刊本論

道者亡故大要治亂必本於人稽諸數千年閒士大夫顛冥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特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節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贊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矣某讀其書按其事遐想其人意其胸中所存浩然直與神明通不可以口傳耳授也方擬其所存於數千年文字之中茫乎眛乎未能望其藩籬窺其門戶又

況其堂奧乎業當從事於斯不敢半塗而廢此某之所遂迺歷年若自棄於門下未能進而求仕者也竊伏思念四十三年先人即世忽已十載惟是布衣蔬杖尋墅經邸勸課農桑以供衣食不如是則啼饑號寒且無以供粢盛奉祭祀將飄零淪落無以成其志矣積憂思與勤苦而齒落髮白風與冠櫛引鏡自窺顏色枯槁形容憔悴境之窮困如此足矣去年復哭子而今年又喪婦自嗟薄命益不敢有意榮進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聖人之訓也苟泊然無意於是甘與草木同腐則何以為人子蓋先人平日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抄刊本缺

教詔之所望耶矧今聖明在上而相公文端秉化權念及寒微下詢所欲儻於是時不顯寸長思自振耀則棄自真棄矣昔孔子成人之美今相公大曲敦故舊欲先人身後不即衰落特使某兄弟各遂其志願人以所長表見於世此誠莫大之德若用不以其才則醜拙陳露非所以成其美矣長沙湘西嶽麓山書院元是勝國祖宗時嘗命山長主之今基址皆在湘山負其背文水縈其前靜深清曠真士子修習精廬之地也至道二年潭守李允則修而廣之乞降書史以厚民風天聖八年漕臣黃揔奏乞特授山長進士

孫胄一官當時皆從之今若令潭守與漕與復舊區重睹院　以某有繼述其先人之志特命為山長依州縣監當官給以廩祿於以表朝廷崇儒廣教之美凡學舍諸生不樂近城郭願居山間者並聽之俾舒卷數百十年之丈行思坐誦一予斯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庶幾愚而能明柔而能強可以繼古人之後塵而為方策之先覺者矣

與吳元忠四首

久伏盛名之下朝野異道無緣祗謁徒懷仰企之心中春大人造朝家兄侍行某獨將諸房遠寓窮山至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中夏王師討曾成於臨賀成平崩潰所過殘暴奔避
崎嶇幸免死亡竊思寇盜縱橫使吾民至於此極者
必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無其人也日夜延頸威
明之至掃除凶姦封植善良有如饑渴夫難得而易
失者時之會易失而難得者事之幾然幾會之來無
有終極聖賢英雄之所以凝神歸視而不敢忽者也
自持事之初失幾會以至於今大亂日滋聖主憂勤
思分江南根本之地以委元勳盛望之臣此天下
重任也所繞之封北跨漢沔西距瞿唐東盡衡山右
有北海以地則廣而形勢易張以體則大而威聲易

而以體則重而智計可行挾此三者何事不濟然判
峽單殘衡湘罷敝岳鄂武陵群盜之區八桂五羊民
方喜亂以政則秦啟姦宄之心以兵則弱招外寇之
侮以財則匱有內潰之虞當此三者求濟實難苟相
公持前三者之虛名則患必至理後三者之實患則
功可成雖然理之有道在乎得贊而已矣得贊有道
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理一
昭明雖天地變化了然胸次況乎一時之會一事之
幾而有不得者乎相公誠能留心於此則敵仇可滅
而中原可定不然幾何其不舉天下而一擲也某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習于時之業長聞大學之方性本迂踈志與時左自
分逸於山林望雲消憂臨水觀心以適己事而已矧
今在疚豈欲求名然遭時不競危亡之慮家國惟同
輒恃父兄之契敢陳愚者之衷
竊以國本固則寇可息寇可息則家可保今之讀書
入官者莫不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至於行事則
或失之遠者類皆以急於近功小利而忘經國遠圖
也相公學兼本末政通先後豈如今日之仕者然受
天子之命入封境之內已踰月矣未有以慰遠民之
望何也夫欲除弊政必除弊人弊人不去雖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欲以已亂而亂日滋欲以扞寇
而寇內興必矣正今秋成某耳之所實聞者科役繁
重邵陽富民盡室以逃目之所實見者灌陽清湘貴
民流轉困於糴貴舉此二郡他處可知也將來之慮
必有不可勝言者矣相公居上流重地宗社安危係
焉外寇強大而本根如此願相公念之某方在疚心
無他營所以復進言者居今之世譬如乘漏舟泛滄
海風濤洶湧未知攸濟而相公操楫者也苟有所見
豈敢隱情
奔走區區百事荒廢豈有以上裨謀議之末然口誦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古人之書曰觀今日之事心惟天下之理深考撥亂
致治之術未有若得賢為耳目之要也夫耳目者心
之所以流通也若夫目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
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內雖有大公正之心
孰與宣之外雖有蒙蔽欺紿之事孰與知之是一身
遂廢坐而待斃也相公奄有四路提封廣遠既不可
州州縣縣而至而州縣之間欺誕之風習而未改相
公以一人之身當數百千官吏之欺蔽苟不明目達
聰竊以為未易治也方今山林之士豈無其人相公
推誠仗信以及遒洛之必能有所評益廣求其類而

[illegible]集　卷二　三十

耳目通矣耳目通則事情判矣事情判則政可行矣
昔齊威王一黜阿大夫及其左右而旌即墨大夫齊
國治　於天下此無他耳目聰明而賞罰當以相
公舊執化權得天下之賢才衆矣今某鄙復進言多
見其不知量也然泰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
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公不擇衆庶故能成其德
是以周公握髮吐餔而諸葛武侯孜孜求欲告於下
僚也不然何以成功一時而垂光千載相公其聽之
昔孔子作春秋明紀法以繩諸侯重用兵戎與土木
之役使相公聽孔子之言不治兵爭則無以捍寇敵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興土木之役爭則無以保地利將興土木之役而
治兵爭是孔子之言無用而以無道行之也夫事有
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
可安亂可治悖道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故古人論
兵則以安民為要而甲兵犀利非所先也論治則以
親賢為急而城池高深非所急也矧夫壯麗宮室欲
以示威者乎相公所統四路蜀峽坐亡於解潛鼎澧
自殘於呂禹湘中羅畋於張拔八桂敗壞於許中作
五年絕所未至差為完實耳今秋旱乾廣遠疾疫盛
興死亡流散者不可勝數正是安卑隨甘寢鳩勤瘁

[illegible]集　卷二　三十一

敉民之時而開諸道路謂相公大治屋宇市炭鐵檜
杖牛羊之皮追發丁匠雖遠亦及某竊以為抑末也
本之未立如之何自古戰爭強弱成敗之勢明著史
冊可考而知矣魯公伯禽宅曲阜當治定之時而徐
夷作亂侵逼東郊是寇之在門庭僥倖萬一者也兵
不亟用則寇薄城不亟城則失險而無以衛社稷矣
故伯禽雖在創巨痛深之中出師擒衆征師興築役
同日並舉聖人定書取以訓後世而莫之非也相公
承大亂之後解破亡之郡事與此異而勢有未可者
一失民望而離其心雖有甲兵誰與用之雖有城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誰與守之雖有廣室大厦相公其得高枕而卧乎某故願先收犀荣以易亂政之人先易亂政之人以附百姓之心民心既附然后用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豈復有慇叛亡之慮哉

與明應仲書

天下之難乎者莫難乎於時事天下之難見者莫難見於人情自燕胡内侵神州板蕩帝室阽危至於南邦九年矣聖主憂勤願治未見其効𨽻必内自省曰豈於時事有未當歟豈於人情有未察歟古人起匹夫不五六年遂定天下今乃若是其難乎是以奮大

麾之毅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為於天下而閣下首膺此選其任豈輕也哉伏想登車攬轡慨然有願佐聖主澄清海内垂功名於竹帛之志精勤周盡不為苟簡文具之事風聲所至州郡官吏矍然相聚恐不為簿書期會之政也某是以樂有獻焉且閣下入湘中事之明白易行者可平矣情之憤鬱不通者可知矣而事有虧國體傷民心者則不可得而平也頻年盜賊徧天下屠害所在以百計呻吟者未絕痛㾾者未起流亡滋甚戶口減耗雖赦令已下所以告戒卹民者甚悉使大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具而已豈不虧國體傷民心哉今閣下雖欲正其虧傷是重欺吏民增其不信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盍反其本矣閣下入湘中吏之清修有患化者可知矣吏之姦贓無廉恥者可知矣而吏有奸者不可得而知也須年亦嘗有御史出使矣其所薦者不必賞其所劾者不必罰以為不足信爲若弗遣以為不足從則爲若弗問遣矣問矣而卒無所懲勸是不竅賣為文具之事也夫上之化下疾於影響歟誠之風習以成俗又何罪焉今閣下雖欲察其欺誑必大致煩苛註誤吏民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

亦盍反其本矣夫所謂本者何也正天子之心也閣下職居言責出觀外政倘不能察小以知大觀微以知著原天下之本必歸諸天子之心而正之竊恐是於此而非於彼得於東而失於西不可得而治也昔孟軻氏聖人之徒命世之英也當天下分裂用兵爭戰之際當畀管仲合諸侯　天下之功而必伊周自處矣考其規誨時君之言則未嘗有奇謀偉畧也齊王曰吾好貨好色好勇而不非之又以公劉太王文武之事導之不忍一牛之死則以為仁術而可以王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天下後世皆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以為真得堯舜文王仲尼之傳者豈非定天下之術無以易此乎不然是直迂誕之論其曰以齊王而定天下猶運之掌又足信耶閣下讀古人之書必希慕古人矣歸輔天子使合乎堯舜文武之心則事之難平者迎刃而解矣情之難見者迎　而分矣其於定天下之亂必謀議於廟堂之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矣無或如今之人汎然毛舉州郡之事以塞責而已某自荆襄避兵漂流僑嶺安貧而無求惟抱孤忠憤國家之未振再故敢僭易

與高抑崇書

宣和之末先君至京師諸俊秀於祭酒楊公首以閣下為稱道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大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其不來既而聞至則受命又自計曰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聞有退詩賦進經義之請又自計曰此建明人紀之漸也此請既行日月久矣寂無所聞反見請行幸太學之表某心惕然不愿閣下有斯請而有斯言也自中原失守鑾輿南渡行幸之所雖無定計然尚仇虜而不為之臣也及今柄臣擅國違天逆理專事河黨利惑君心　塞義理之路而汲引庸佞

搬刻本補

戕伐國本以奉事仇敵棄舊京敗亡之道昔秦楚敵國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蓄怨秦之以強力喪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痛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虜狄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夷狄之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夷狄之君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大宋

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勞民隱躬擐甲冑與天下均其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虜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宗族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土裂人民困苦不得蘇息怨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為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懇懇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也昔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覩忘仇滅理北面夷狄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

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寔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忠行掃地盡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義誅亂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况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仕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巷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必與之俱矣其素以閣下為一世人物心所期望義不得默惟留意以無負名賢知許

與曾吉甫書三首

方今聖學衰微士風卑陋可與共為仁者極少自非得真積力久名世大賢作而拔之則人道何由而立然遊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寥落殆盡今之存者雖未獲親炙叩其所安然言論風旨傳聞於人者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審如是則後學將安所止也只如王學氏說佛氏實見道　途轍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大意雖是而言語則有病矣何以言之其竊觀子夏所謂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伊川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根葉只是一貫不可謂上面一節事無形無影却待人之安排教入途轍也既云途轍則只是一箇途轍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轍何緣有差故伊川謂佛氏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畧為實既以為實見又言差了途轍豈不迷亂學者哉伏讀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止由見處偏而不該耳見處偏故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勾斷竊仰所見分明親切足為後學津梁正先人平日期望之意也然吾丈又一書

既言自可欲之善至於聖神若大路然何疑何殆却又言至於未發時一段須力行以造極自能明見竊疑前後似相抵牾不知精意何如伏幸垂教

楊先生中庸解謂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按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楊先生指未發時為寂然不動也頃侍坐時嘗及此謂喜怒哀樂未發恐說寂然不動未得吾丈曰楊先生如此解某悚然愧懼竊謂於先覺所言但當信受奉行遂不復啟齒今來教舉尹先生之說亦如是某反覆究觀茫然莫知所謂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后有所持循矣竊謂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
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
段也心之體段則聖人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生同一
性也發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聖人之所獨夫聖人盡性故感物而靜無有遠近幽
深遂知來物衆生不能盡性故感物而動然后朋從
爾思而不得其正矣若二先生以未發為寂然不動
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尹先生乃以未發為
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絶　之主行樂非

真心邪某雖粗承過庭之訓而未嘗廣交天下之英
豪陋為甚矧今孤露苟不肆言激精微之論以袪蒙
除蔽則將終身如是而已矣故此言非敢直詆二先
生所以求教也
二先生萬夫之望百世師表所言但當信從不可妄
疑其失然審問明辨中庸之訓也有所未明不敢但
已承舉先君子之言為誨愴然內傷如見顏色惟先
君子所謂不起不滅者正以靜亦存動亦存而言也
與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意
相符非若二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為寂然不動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某愚謂方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
與聖無以異也而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
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而
非庸人之所及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更不用擬議也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
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否若下不得即知其立
意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矣恐伊川指性指心蓋有
深意非苟然也心性固是名然名者實之表著也義
各不同故名亦異難直混為一事也伊先生指喜怒
哀樂未發為真心既已未發恐難指為心人讀前教

恭尹先生所論已發都偏指未發為真心故某疑其
不然今家坐誨若見真心則已發未發皆真自是釋
然無疑矣來教又云政使不見自真竊所未曉惟不
以煩瀆為非

與劉信叔書五首

天家晉寓江南自東海至西蜀延袤幾萬里而太尉
控制之地辟如人身適當腰膂脾臟強則手足舉而
元首興矣昔　晉及南朝荊州財賦甲兵當江南之
半其天下重任也由丁未歲以來屢遭虜破赤地千
里遂乙卯歲羣盜盡帖之後州縣建置二十有五年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矣今猶極目蒿萊開墾不及十之二三者由前此執
國命者以為藩籬不以為保障也是以入戶輸納之
數少而上供之數多舉此一端 遺民何由來其而
望蕃庶耶太尉國家謀士信臣也宜以其實為上言
之若得繕役蓮希賦歛遂寧勞來安業數年之後使
可富庶而士馬精強以之守禦攻伐無不如志矣所
以敢言之者為太尉天下人望而某嘗蒙眷顧之重
故也
伏聞戩承天寵增俸放田上恩隆數致此恩數深原
其旨可為太尉賀又可為天下忠臣義士賀也上晦

菴海濱二十餘年必有漢祖欲東之意將行周宣六
月之事所以慨然發中旌禮數賢為起用之漸太尉
平日發舒有期矣天下忠臣義士行有風雲之會豈
不可賀雖有尊主攘夷之心然戰戰兢兢者曾參所
以全其身慄慄危懼者成湯所以大其業推此心也
為愚愚望太尉以聖賢此心為寶寶而持之一
旦當事任則賢才可進人心可收中原可定夷狄可
服而君父之仇可報可雪矣
治道以卹民為本而卹民有道必先鋤姦惡然后善
良得安其業而鋤姦惡之道則以得人為本也苟卿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有言弓良然后求勁馬馬服然后求良馬士必慤而
后求智能若忠誠不足雖有材用譬諸豺狼不可邇
新幕屬向沉其父忠毅公臨難死節聞於天下渠未
嘗忘夺大辱之積志也然恥妄攀附奇蹇至今忠信
誠慤遇事不苟若蒙知察不以常人遇之渠必欣然
順命幕府決能有補於高明度幾可以此方董幼宰
徐元直乎不然未必不逡廵不就矣太尉閒某使言
故敢僭越
嶽廟百五十年間天降之災者再矣某竊嘗探討天
道與人事本於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

豈有二哉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此三
代之制不可改也五嶽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
亂矣又况嶽神者總集一方之誠通天通地變化莫
測今乃為之象貌為之立配為之置男女屋而貯之
褻瀆神祇不亦甚乎禮官能乘天灾遂建此議以復
古制則大善矣不然勞民費財置易得成既已請於
朝能少之奉命從事庶幾無失也太尉高明何賚愚
者之見以蒙謙下之命不敢不獻其衷
湘之間有主戶不知愛養客戶客戶力微無所赴
訴者往年鄂守莊公綽言於朝請買賣土田不得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客戶於契書聽其自便朝廷頒行其說湘人君起而竊議莫不答莊公之請爭客戶之訟有至十年不決者某因躬耕之際稽諸天道察諸人情則貴賤之相待高下之相承基理之自然也蜂屯蟻聚亦有君臣之義況人為萬物之靈乎是以自都而至於州自州至於縣自縣至於都保自都保至於主戶自主戶至於客戶遞相聽從以供王事不可一旦廢也則豈可聽客戶自便使主戶不得繫屬之哉夫客戶依主戶以生當供其役使從其約束者也而客戶或稟性狼悖不知上下之分或習學末作不力耕桑之業或肆

飲博而盜竊而不聽檢束或無妻之戶誘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主戶而去凡此五者主戶訟於官當為之痛治不可聽其從便也而不可不聽客戶之從便則有一焉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者也是以雖天子之貴而保民如赤子況主戶之於客戶本皆齊民乎故主戶之於客戶當為之安立生業勸其耕稼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則世世服役雖逐之不去矣若主戶者不知保愛客戶呼之以奴狗用之以牛羊致其父母妻子賤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相視愕然喪其樂生之心忘其懷土重遷之真性惟恐去之不速者則主戶之罪也夫如是官當戒飭主戶不受其訴使知反身思咎各務保愛客戶一切細民均被天子之澤咸樂其生矣其有補於政教豈不大哉如愚言或可採當官者能合議書為條目行下一路以稱明天子倚仗仁賢教養斯民之意不勝幸甚

與元仲兄書二首

某觀來書頗推信釋氏此誤之大者某鄉有獻焉河南先生舉世皆以為得聖人之道者某言曰道外無

物物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況不事科舉杜門讀書有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交朋使奴隸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必如是行之而后慊於心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為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耳豈不可以有道莫也今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為幻化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妄想粗迹絕而不為別談精妙者謂之道則未知其所指之心將何以為心所見之性將何以為性言雖窮高極微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行不即乎人心凡以為最親切得無未之思乎昔孔子下學而上達及傳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曷嘗如釋氏離物而談道哉曾子傳子思亦曰可離非道也見此則心迹不判天人不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天地之間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仁之為體要義之為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焉此道之所以為至也釋氏陷狹褊小雖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為事絕滅天倫屏棄天理然後以為道亦大有適莫矣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方今聖學衰微自非真積力久之儒闢而闢之則天下之禍未易

息矣昨寄答曾潭書云凡以書來曰教以主張名教為心其論甚正名教釋教豈有心於分別惟其是而已矣釋教是也名教非也而欲主張名教則私心矣言豈能正乎名教是也釋教非也則言必名教矣豈有心於主張邪其有心於主張者二以私心也言二豈能正乎大人所言蓋任理而言以闢邪說非苟以主張名教為心而已也凡力學有年行義信於鄉黨後進之所矜式願益弘聖人之正道勿過聽釋氏之邪說時賜譬誨某之願也

非蒙報教反覆十讀諟思自得之至言博求之大論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校刻本州

以為學道之規程知言之蹊轍不敢忘也至於致疑聖人以為未盡推信釋氏以為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何以言之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着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是以仲尼從心而不以踰矩為至故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聖人遯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體用合一未嘗偏也不如是則萬物不備為物不備謂本身而誠某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故以事為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

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物我無息與天下大同也以其不識本宗故言雖精微行則顛沛其去仁遠矣正是小智自私之流謂之大覺可乎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為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陰詖淫蕩奇邪流遁之詞善迷人之意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學者於釋氏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非苟言也凡在家有孝弟之行居鄉有信善之實行之於身而安施之於父母妻子而順於性命之理得矣奈何有弗察而推信之耶不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知釋教有聖人所未嘗言者何道言而未盡者何事
乞一一見教至如文中子謂佛爲西方聖人施之中
國則泥夫聖人與天地合德其生則有方所其道豈
有方所而施之中國則泥哉且其教天竺國人自不
可皆從之其泥而不可行施於四夷八蠻皆然何獨
中國使天道可已秉彝可滅則有行而不泥之方矣
然焉有是哉肆筆縱言尚幸垂誨

與陳應之書

頃蒙頒惠先集伏讀再三見諫議雖去言路猶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則扶散邪披其根而破其膽坐是流

離至死不悔大名揚於天下昭若日月執事遵守法
業故得簡在上心復參宥密雖不當言責然后爲國
家深思遠慮固當異於人也某竊謂今日之事名與
實反言與事乖忘仇而曰愛民降書而曰和戎方覆
而曰中興執此以爲國是堅不可破有動搖者竄逐
隨之忠臣義士雖欲建言亦何恃而敢大難塞言路
行於治安之時尚且不可況今日危急存亡之秋乎
某之愚計以爲上春秋已適彊盛之時自汴都横潰
皇宗北徙枝葉未茂維城之助有識爲憂而儲副未
建何以係天下之望若鄒臣密諫以此義達於左右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前後有忠慮其力可以回天者使明知利害者多然
後言工東宮倘得早建乎於是廣被天下之英俊使
與居處出入啟乎有變通之道於將來可以弭禍亂
而救危亡也則諫議忠於國家之志益昭光明正大
矣某少壯之時自知稟賦蹇薄輔心榮進又更歷艱
難念益灰冷惟忠與孝出於天性鑒觀前代揆今日
之事悉嘗寒心中夜撫膺慨然興歎敢以愚慮告於
知己真如河濱之人將負土以塞孟津者力雖不逮
是心豈可忘也

與樊茂實書

丙午歲暌異至戊子才一通問以迄於今仰惟進德
不可量也伊洛老師爲人心切標題天理人欲一句
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之道而后知學
者多棄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亹亹可
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察院學該本
末必無偏而不起之處以爲今日之事何如也天理
存乎不存乎人欲肆乎不肆乎天理絶而人欲消者
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人欲者五伯是也以
人欲行而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以至於五代之興
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必不亡行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昭然如日月斷然如符契大綱隳壞人欲滔天未有如斯時者也察悅將何以救之嗚呼世道窮矣而國儲君副未定若能積其誠意孚於上下大諭朝發春宮夕建輔之以智慮謀略之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乎某年餘半百多病已衰不足為世用失所以區區進言者螻蟻天性疾痛切身不得已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守官者之常式耳君子以康濟為心言不苟發期於必中事不苟言期於有成所以革蠱成新則為之可以表正天下則為之一身之去就輕如鴻毛不足計

公其勉旃以慰朋從之望

與汪聖錫書

人傳除因知公漸登華近可以行志喜而不寐大丈夫得路兩將輔是君而濟斯民也若隨行逐列汨沒塵中不知大慮則與常人何異哉為天下者譬諸為大廈大廈將傾必遣地易鄉築正柱石更擒棟梁然后可也而主人謙退未遑秖欲修一椽易一角而已是果有益於大廈之傾乎陵履動搖其必速何都司謂今日之事勢何如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然後可久若能密贊於萬化之原使國有儲君有副輔之以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人正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不然則天下孰敢有夏少康之望哉由今之道守今之術以東南無根本搖杌之國而欲與夷狄中原持久是誠可為寒心某年齡雖未齒髮已衰過來疾病日侵待盡而已所願如都司輩人舍頭目腦髓為天下布施也雖然舍之易舍之而有益為難故聖人在於取未合之時有見惡人之弘大有過主於眷之忘誠不直情徑行求必濟不阿諛苟合而但已都司以為何如

與沈元簡書

竊惟古聖人之言無不入時事者孟子亞聖故其言

與聖人相似其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今日華夏衰亡夷狄強盛天子卑微夷狄尊顯以人事言之倒行逆施不可之甚者也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如此一盛一衰運行不已以成命惟聖人參知天地以論於時命之一偏而失天性之大體必自理於衰微之內以須興盛之復如夏少康堅忍自立於寒涙之時而不委諸命是也是故草木之凋落所以滋根也龍蛇之蟠蟄將以王神也根滋然后發生有望神王然后變化莫測今也花葉雖落而根不滋牙角雖蟄而神不王委於命而不理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校刊本改

其性察況將何以救之策竊謂治亂興廢循環無端本無定體顧在忠臣義士變化何如耳今日事之大且急有如國儲者乎孰能奮不顧身建此大議乎苟司馬文正居官下　猶敢發於平時況今日耶事若有定輔以端正深思遠識之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不然天下之事誠可寒心也已古人立朝扶顛持危發言動聽者其言不狂其事不苟至誠孚於上下莫而后發發而必中察況稍學醇粹何用愚者進言然千慮一得想賢者亦願聞也

與向伯元書

窮居杜門窮理耕稼時讀經史以求寡過所恨雖索無講論之益耳知代者未來利害可以興除者計仁者猶不借也經界真良法也其初依大禹九等法定乃為畫香主議者堅執三等以為簡易事既行矣今再有音今去害民者若於今所定三等中分為九等難有一時之煩勞既定則為久遠之利患及一路其德豈小哉又不知令逐縣均稅乎逐鄉均稅乎欲逐縣均須是深思博訪曉然見逐鄉民戶納稅遠近難易然后一縣之稅可均也若逐鄉均則一縣之稅諸鄉不同　須於砧基簿總田上中下處各書其稅數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校刊本脩

可也上田一畝稅若干什分中下亦如之若不知此書則民戶不知所合承稅數稅數出於鄉司輕重之手而民受其弊矣

與丁提刑書

論為學者資於窮萬物之義論為治者貴於識百職之體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聖人何憂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聖人之在天下豈得不以為憂明公持節登車來臨澤國有澄清之志有愛民之誠猶孚講之不素未得憲臺之體也憲臺者法

令之所在也綱紀之所繫也行法令振紀綱莫大於舉才能剔姦宄使盜賊屏息不敢作刑獄清明得其情而已今明公不然大搜七郎一監三州六縣之詞訟而單總之竊恐失其職也古人有言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明公憤郎守縣令之不治哀在下細民之冤若失職慨然欲使之各得其所者何不審察守令之行事博採於輿言治有善最者舉而揚之則莫敢不勸矣

與黃維道書

侍郎以明哲之資抱經濟之學不知以今之世為何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等世也務引責難天下望焉某雖未獲承教然寄示語解之德不可忘故不敢不盡其忠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雖成事不說遂事不諫然事既未往而猶在也可但已乎朝中熙洽安居無一與作而逮方自困敝極矣上下相蒙不知其終此愚者在閭曠猶寢食不能以自安者況恭法從當論思獻納之任者乎願進忠嘉以慰天下之望

與柳允升書

辱書不意令祖母傾逝禮曰父在為母齊衰　在齊衰中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褻禮見也父為至尊至

尊在則不得伸其私尊於嫡母如此於妾母則又不得如此矣

與張欽夫書

愚無知而贊者過聽以為似有所聞可以論學下問以為仁之方世衰道微及此者鮮過望幸甚第某孤陋不足以發賢者之深思也然蒙諭下之誠不敢虛辱請試道愚見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令尹子文之忠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如陳文子之清亦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亦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后可以察己之偏而習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正乍見孺子入井之　孟子舉一隅耳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不得為仁則難識也欽夫試思之此言或有理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可見乎

又

辱常士子講學舉疑義欲相滋益其不復嗣音者多矣向以子文文子不得為文之義關於左右左右又而不忘復以見教此所以加於人一等也來教曰仁豈易言哉須會於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見焉者可也

此言誠是也某反覆來教以左右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文文子之地按其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者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孤陋據所到而言未必是也惟留意裁察幸甚

又

示諭子文文子之說善矣然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為天也須明得失理盡然后克己以終之以聖門實不與異端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言此也堅言易曉實難到所以顏回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為了也欽夫高明謙下悉見及此不敢不告然亦未必便是極致也有以見教卻望毋惜

又

學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秦漢而下興者雖是英雄亦宜能勝於聖人哉改制立法出其私意一世不如一世至於近世壞亂極矣欲復古者最是田制難得使合法且井之可也

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今稍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今保伍之法猶在就其由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自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耳圖畫是死法無用也心之精微筆舌豈能既哉其法具在方冊只是散亂不成條理精考精思便自可見

又

昨蒙不棄訪以大道殊激頹衰夫理不窮則物情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為先也然非親之則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終有疑必待人印證也左右既進乎齊第必敬以持之高明博厚日進無疆聖門有人幸甚幸甚

又

不意尊夫人傾背伏惟孺慕號絕何以堪居然先生制禮歸於一者也所以消息以道毋過摧傷勉襄大事古之人進德脩業正在艱處之間要不失至理而已

又

蚤蒙相公親翰之賜人蒙特達名器為之切脉察病而叔又還又傳致均念之厚下情感戢不可言宣竊伏自念所以得此者豈不以其粗能安貧守道或不玷其先人故乎大君子顧盼後進成人之美幸甚幸甚恐望相公推此心廣收天下真才實能忠信之士使無遺棄以俟 明天子赫然震怒欲匡天下圖任舊勳則拔茅連茹使各盡其器用臨時無乏使之嗟而中原可復矣此固相公之素有區區之意自不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已身不敢專札慶濟告代　致此誠思

又

此得欽論竊識左右貿中正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
用功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亙遊
寂然不動之地然后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
此聖門事業也欽夫勉之哉則又有進於左右者竟
接舜舜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
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於學積十五年工夫然
後敢以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未至
從心不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

稱孔子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更不稱仲
尼也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為盡
在己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亦可謂之君子論
於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棄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
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當顏地位
患不到欽夫戒之哉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
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為戒耳某病渴已十餘年又見
中外兄弟皆不壽心常不自保道學不明夷狄禽獸
通人甚矣未有能振起者欽夫資稟穎異故樂以告
不自知其愚也有不中理却幸指摘當盡忠其所未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至

又

啓示前頒錄足稽考之勤輒忘孤陋肆筆寫其所聞
未必皆當也欽夫所得却以見告至望先賢之言去
取大是難事如程子語錄去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
要漸漸充擴之此乃常人非顏子也既是小則如何
謂之完具若論秉彝則人人完具也何獨顏子顏子
所以資禀過人者正以其大使有一箇合德於天地
氣象也此段正先生所謂一兩字錯使轉了只說得
他意此類是矣又如正蒙云顏氏之進則欲一朝而

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似如此頗切亦說顏子未著也
文中子之言旋虛不親切揚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
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后見君子恐亦
未免於陋也欽夫勇猛精進諸人有未到處他日當
自見以下喻孫勤故不敢不摘其一二也

又

莊子之書世人狹陋執泥者取其大略亦不為無益
若篇論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
義不可得而行也其說夫子弃軼絕塵事類如此矣
如闕而夫子說顏子之歎於顏子分上雖未精審然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正學者之所當有事也無欲一朝而至廹切之語直不同矣龜山如字之解左右之論是也某之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后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久長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積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通故能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有常從容規矩可以特化育參天地而不過也

與魁德美書

雪示以所見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者落空書泛泛何益於吾身上恭先生仁敬二字乃無透漏之法門惟益勉揚以副所望

又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如公如何分解須是指摘分明說出難為糢糊說也看通鑑有得毋惜以一二精義見教吾徒幸不溺困於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線路可以究覺惟不忘於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更當細觀語錄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入思慮否陰陽亦形而下者此語如何理趣須是自通貫隨入言語是不可也某見侯先生說此句信以為是更不致思前日頓省猶未是也經可易讀乎如尹先生語解亦未可輕易忠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樹之笑也如何某年當往矣雖摧頹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諒之友左提右挈庶幾不衰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未發已發不同體用一源不於已發未發而分也宜深思之

又

所見果分明不必虛為謙讓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講然后可望上達天命至微自非亞聖大賢孰敢便謂已貫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幾日日有功不至墮墜也

又

左右書詞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廹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聖賢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身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孔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不特為政學亦如是也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此養心之要道今欲進學
而不終其去仁也遠矣吾友勉之哉

又

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
業決可繼也史書自成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紀
世次興亡大致嘗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鴻荒之世
所可知者則未嘗深考之也今博取羣書取其中於
理不至誣罔聖人者用編年為紀如通鑑紙名之曰
皇王大紀考據三代雖未精當然亦粗有條理可辨
主伯不至紛紛駁雜如前史所紀也

又

黃況有論語說某因其說亦有數段學問不可不講
論看便見病敗也前輩彫零殘盡續之使不絕正在
後輩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須如粥飯不
可少一頓可也又況欲張而大之乎嗚呼執書冊則
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而已矣切
不可不戒也

又

社祭禮秩視三公不知有何經可以為証伐鼓於社
以助陽也非責社也變置者更新壇位盡敬焉耳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責罰也更試思之有可見告者無吝反覆明道所謂
不有益於此必有益於此不可漫默但已也

又

聞有相從欲學文者須依東坡之法兮熟讀左氏兩
漢韓柳之文則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觀者因是虎
變亦未可知也若苟且近功碎如萬尸碁子爭勝負
能提先手趙蓮等倫乎

又

天帝精義須自有說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
經之言為不是須反覆思索可也禘嚳郊稷都似無

可疑者太王為狄所攻屈己事之豈得已哉可謂之
樂天乎

又

郊社之禮建正之義考之頗詳然根未精也如蜡祭
既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何可謂以八神為主社
王報當其祭在春首見於何經地圓配天謂當立北
郊方邱與天分庭抗禮恐於義理不然更思以見教
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鑑紀秦漢已遵用矣大紀中國
已紀實更進者通鑑可也

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却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安人矣若太勞則不可誠如教語也又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蓋脩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與造化同於脩短亦聽之未嘗别致力也此所以為聖人歟在衆人則不奈何着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飲水曲肱安靜中樂未是真實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事真樂也此事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后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没終身求無超越之期矣

衆人汨没不自知覺可憐可憐

又

下諭衛所以為變風之首者伊川云以衛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國故也嘗考衛頃公之是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見諸侯未見諸侯有相吞併者伊川云衛首并邶鄘據詩而言可信也故各繫其國以見衛之罪也文中子為小雅為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為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從如雲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說得其要也何以言之夫民從君者也然后臣民從之聖人之法常在於端本清源豈可舍本

陸香園三門草堂藏書

源而就末流乎

又

關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詩人之意也此雖先生之說然録者亦多誤未可全信也先生之說何以未可信為關雎之詩皆后妃之德故也若是詩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德矣后妃之德以不妬忌為主故欲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淫其賢而已非以色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德則人君不脩内行等事一切消磨掃除殆盡雖欲發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謂女貞

者也深考此說則伯氏之言非苟發矣

又

大紀工夫不敢輟自盤古不可移也事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理則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於三皇之世載此語者甚有意思俟回見求益也來書末後所贊鄙言因事猶發既以自警人以奉告若不於此省悟著工夫真可惜逡廵枉過一生也臨死而后悔之則無及矣德美當有見處不可為事物所驅役不知覺也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為是而不知區區於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於一

陸香園三門草堂藏書

物可惜哉某為此言者非謂德美為事物驅役也大
槩相警發耳其為事物所驅役不為事物所驅役惟
德美自知之某不得而與知也勉之勉之

又

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端也商鞅王莽事甚明向在
所不論董子限田之策欲漸近古而唐宗府兵之制
亦師古者也更能將歷代田税制度章甚周之宗廟
只在鎬都於經無可據之文而在洛都有可據之事
當時周公營洛邑郊於此社於此烝於此諸侯朝於
此祼太室行封賞於此似宗廟在洛無疑也故康王

命畢公之文直以洛邑為三室唐虞五載一巡狩周
制六年王乃時巡車徒簡易非如後世有千乘萬騎
辨嚴之難也四時來朝事何難之有洛在畿疆之內
無告行之禮若適諸侯則告行亦非難事也諸侯來
朝享禮必行於廟報功行賞亦必於廟則洛邑固已
朝諸侯行封賞矣故曰以宗廟在洛無疑也惟告朝
一事恐天子以祝文遣使命東郊大臣代告疑亦可
也但無經文可証耳主命之文為出疆設　俎禰告
命為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　又况祭祀必於
宗廟而可行於疆外乎哉謂設虛廟於洛載主在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此則不補

是遇時祭則祭如烝於文王武王是也禮曰當七廟
五廟無虛主則廟不可虛設矣則所謂四嶽之下皆
有廟樹人曰明堂見於泰山不知據何經而云然乎
成周宣榭火是周東遷平王都於此矣其有固宜又
何可引以為証也切更思之

又

郊社之義謹案孔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王者祭天於
郊南而陰也陰氣者地之體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
母地不敢偕天地之大義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
牛羊豕為為太牢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

乎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王者父天母地
不必事事同然後為禮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
主尊無二上自有等降也只知人事父母其孝愛之
心則一其事則不可同矣禮以節文為主若無節文
乃非禮也周禮成於劉歆歆是不知三綱之人其書
不可引以為証孟子之書有激而云耳當以活法觀
若以死法觀之則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
為大夫諸侯大夫莫非有功於民乃得為諸侯大夫
若以得乎天子諸侯而為諸侯大夫誠甚說話謂變
置社稷如天子變置諸侯若欲變置勾龍周棄則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世俾八蜡靈在　不可以此徧遺諸侯誅責而變置
之也必矣又旱乾水溢人主當反躬修行今反加誅
罪於鬼神果何義耶曲禮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
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來教謂禮曰天子祭天地祭
社稷祭五祀出於何篇也曲禮下篇又曰諸侯祭方
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歲偏士祭其先王制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諸侯
之所不得祭地雖爲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
社封五色土諸侯各以其方色是諸侯雖祭天而比
之天子則有等矣諸侯方祀殆爲是乎夫諸侯之不

敢祭天猶支庶人之不敢絶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
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案孔子曰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祀地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
而百神受其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又曰郊
所以明天道也郊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夫禮必本
於天殽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　又曰社所以神
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禮雖無明文猶當
以義起況順於理義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
思博觀天下之義理可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示諭數端皆列聖因革大致也謾具鄙見幸郄指其
未到建正自黃帝堯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禪因而不
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建子者爲天道至微
所以因　命改建所以發明三陽之義以詔天下後
世其旨深遠不可淺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
服色恐是當五德之運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尙黑湯征
伐西方金故尙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尙赤不只以
物生之色爲上也忠質文之更尙承忠之弊以敬太
史公之言非是忠與質相近大抵虞夏質殷周文殷

人以木輅爲先輅是尙質也周之五冕皆元冕朱裏
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其文可知也聖人欲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是文質參
用也周以玉輅爲先輅今乘殷之輅謂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亦可也禮樂之儀章器數須有本文爲之
記可也不可謂之經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禮之理
樂之義則存乎易詩書春秋之中矣故通謂之六經
貢賦王畿之內穀粟自足用若夫禮樂制度所須之
物則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故任土作貢各以其所
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魯惠欲以私愛立桓公隱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讓桓則與有罪矣傳說未可非也首止之盟義繫於齊桓之會王世子而不繫於王世子會齊桓無騎之役義繫於宋衆而不繫於齊人齊昭殺孝公之子三傳不載未詳其事不可鑿也春秋之時大子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罪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

卷二　二十八

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聖人權輕重不失毫釐君子積數十年探討之心而為之傳豈苟然也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后講論乃能大有益耳若見一義即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又

承討論春秋學業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問姑道所見大一統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更當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陽之發天道至微聖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於易民觀聽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列本補

易月之意無可疑者聖人制作萬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憚乎一箇春字便是行夏之時正次王王次春則首意又別也以周書考之嗣子即位於初喪者也踰年之制方欲討論深恐只是國史於此年之首方紀即位之事也春秋之法大復仇然不為復仇而作也復仇春秋居中一事耳幽王寵褒姒黜申后廢嫡子立伯服破滅宗周其罪大故其父子間聖人所難言也然則聖人所以不（及其[illegible]仲子[illegible]書而深罪之也）以復仇責於王者其意所見始與書晉弒其君州蒲之類相近似乎故謚法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

卷二　二十九

能改也隱公若不自立使請大夫具事本末請王命則可免矣傳謂隱無正者正謂不請王命耳故仲氏以攝為無正為非義之所存也故紀侯之去與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國書之而不書奔故不與其他失國者一例以名書之也可謂權輕重不失毫釐矣伊川先生未成書故不能無毫釐未盡善處也公子郢雖當立孔子正名必須請王命然后為正也田常弒君告於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豈得不告而從則必請王命王若能從曾請與義師便為平定天下之端不為東周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當時諸侯紀元乃是實事與後世改元者不同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專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識其理春秋見其用恐義亦當如此也禘禮必行之於廟但皆不見其制度書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無徵不信不敢臆立說耳聖人釋經書歸獄

於一國之人若聖人事親在乎當誅一國之人乎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吾友　須當以復仇責乎王而聖人不責之意亦別有說乎不然恐說亦有味也隱公不請王命固不是請王命而有傳國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義請王命而立宗人之賢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執一也若紀侯非齊侯無道暴橫之甚則多守其國者也去太王則遠甚亦賢於其他自取滅亡者矣故聖人書法如此舜之為子烝烝乂不格姦不可與常人比並而論也天下有大義亘古亘今不可磨滅要在識之而已以衆殺齊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亦聖人與狂狷之意非盡善也無情反覆熟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着言語使有滯處虛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也

又

先儒之說須傍附義理不可輕破要在自以意觀之所以謂田為地統者為是二陽也偶使是坤矣若陰則從陽者也豈可以為統乎明者陽也晦者陰也見者陽也不見者陰也寅正三陽發見明孰加焉故先儒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必以此為正也

與孫正孺書

貧家絕祿又供遠費會計歲入不贍正以為撓辱下喻尊堂亦為公憂之然聞公每言撓親生產作業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之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生知將聖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為俗士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哉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以先世之契不敢不盡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大抵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於左右者也便可於此痛加工矣平仲云心者萬化之原主理之所在此是龍罩語非端的見者也何以明其然天也命也性也豈不可如此言乎餘所立言皆如此也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后力行則不差耳

又

從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不知此底母者千日事先入其從秩何若其功勞何若若重則從重輕則從輕似不必廣不必作主為之服總既來而除歲時若當祭之則為位可也更自隨輕重裁處可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先王制禮只是大槩斟酌得中正在當人耳

又

左右資禀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汲汲焉如不及然后可耳光陰易失古大禹所以惜寸陰也屢許顧我少留幸甚惟恐不肯留耳雖然相守着亦不濟事古詩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則亦空相守也切望深察

又

和公所以眷存與來者甚厚甚勤而某適畏陰濕不能副其意深愧不足也欽夫特訪陋居一見真如故交言氣契合天下之英也見其胸中甚正且大日進不息不可以淺局量也河南之門有人繼起幸甚幸甚

又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后所居而安只於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於行住坐卧上見方是真見也更須勉惜光陰易得推頹之人亦有望於警策也

與趙子立書

向謀之仙壁果否人但恐立志不堅確樹立不終久自渠步耳若志意堅定樹立日豐學久長則所居即為勝地亦何必依名山大川也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后為是耳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力相規勸庶幾有立於聖門不淪胥於污世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又

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古者既葬而反虞虞必作主祔者以上祔於廟也夫喪三年則尚事也三年之外則四時祭享爲吉矣父在有母之喪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宗廟祖宗享者之所安也未除喪而祔而以喪禮入廟可乎故伊川先生以爲必三年而后祔禮也卒哭謝弔者有輕重遠近或往或不往度吾之情何如耳古人居喪百事皆廢雖不往豈不可乎禮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精在我者也心誠則得之矣此見知鬼神之情狀子立深勉之

與毛舜舉書

伯氏爲題齋名曰不息其意蓋同天之所以爲天者至誠無息而已君子不息所以法天也人以窮理盡性參贊化育天地之事期我我其可不自強耶此事在諭先生論語中說得甚力且分明可反覆熟看直從看得入神不在語言文字間然後爲真得也吾友勉之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三

雜文

邵州學記

延平陳公正同天資忠信立世其守峰奉於郡[illegible]以恭畏布詔行令以明倫爲先務數郡達庠下事參[illegible]虞考按廢始乃元符中因皇華館之舊也公曰嘻[illegible]豈尊師重道之禮其何以明拖於天子德政乎士子命詞曰神宵廢宮地勢高明棟宇閎麗今爲戒壇寺其徒二三人坐視廢頹而加之析毀請吏以奉先聖公大說從之咸自勸以生穀給力役民不知而學宇

一新既告成藏事移書來曰子爲我記之某以樸學無文辭不獲命敢起春秋不書脩泮宮之義敬爲公書夫爲是學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從事詞藻倖覬名第茲將使之脩身也身脩然後人倫明小民親而人道立故學在天下不可一日廢愚嘗遠探鴻荒天地方開闢未有文字而黃帝已學於大真矣至唐虞始設官作命建教人之所三代興王肇脩人紀乃新其名遠周之季人不說學諸夏衰落天生孔子發憤忘食講學成經然後人知所立後世人之欲保大其業未有不尊崇斯道者也今新天子臨御萬幾之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手寫諸經不厭不倦至誠無息風動天下內與太學外諸郡邑咸崇庠序夫子被王者服巍然當坐羣弟子以公侯環列春秋二時受天下盛禮在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真天位之君也乃有所不如其故何哉一時之勳業有限而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也若直守流行於世數卷紙上語而不得其與天地同體鬼神同功之妙則非善學矣其合於天地通於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承天運御六氣贊化工生萬物與天地參正名為人若徒掇拾章句馳騖為大采藉之取富貴緣飾以成雅汲汲計升沉領光景以

快情遂欲驕妻妾而耀鄉里者是吾弃我經天緯地建三才備萬物至大至妙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之道非便僻脫屣耳剽口誦之所可得必闡發篤實主忠行恕而後可至于平居向論莫不有故古人橫身濟世之願而莫能致知用力於人一旦得仕所行非所志所用非所業蟄　誘於前風俗驅於後憂害生於左咻厄起於右則必依阿然冥行而蹈於刑棘雖　高當代智足以謀勇足以決譬猶杞梓連抱而心朽蠹良匠掄材必不敢以柱六寢梁五門棘明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堂太室矣又況初無志願而游冶於詞藝靡爛於富貴雖侏儒居楔亦孰敢倚而用之故孟子論仁而不仁則不能保其業而全其軀此天下之大戒也有能繹斯言而知味悟俗學之失真乎廓然大觀解其膠固蹇然高舉拔於昇涵潛心夫子之文章期得夫子之道於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親師求性初取友資器利情欲之妨於理義者消忘之氣質之戾於中和者矯正之無須臾不敬無毫忽自欺則庶幾可以言仁矣人仁則道立廣大無疆變通莫測作絕世真儒於百代之下續孟氏不傳之學以待有司之舉發六

經精微論百家得失陳當世之要務何施而不可雖然此特道其源開其端耳譬諸卉木培擁發生凌雲照日則在乎人焉游於斯食於斯惟為己之學是務然後識公脩崇是學期望於士子者遠矣大矣斯道也與天地相並造化相關亘萬世而常存視石上之無詞又何足為不朽

復齋記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所固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懷及少長衆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良能在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壯嗜欲動於內事物感於外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分於道日相遠也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會歸於一歟扶風馬君名其讀學績文之所曰復齋不泊於流俗慨然有志大學之道因子友彪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從事於斯如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至於黃髮茫茫如狂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甦除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者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節事處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於形色則志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聖人者也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久也德盛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為事理所迷惑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和俯仰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內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為至焉馬君勉之哉毋驚焉而謂予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友朋磨逮而復於道然後為稱矣馬君名守祖字本先

有本亭記

紹興庚戌歲先君子自荊郢趨吳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遊行遂至湖南橫涉清流顧而歎曰此水滄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濯我纓乎則命門弟子問津於居人於是傍西山之陰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蒼然厚木之下翠綠澄淨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號為碧泉顧山西顧乃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於衡山百里而近蓋太古荒夷未闢之墟而泉出於盤屈石山之下凝然清光微瀾無波沄沄而生乎岸成溪放乎遠郊郤步延目溪雖清淺而有長江萬里之勢焉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箕而坐喟然而歎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晝夜仲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
薙榛莽植松山有為樵收所殘者養之流有為為構
壤所壅者疏之當石之為草木所湮沒者闢之未及
有成而先君子長弃諸孤今也免喪而不死慨念先
君子道學德行淵源溥博不可涯涘其形見於天下
皆應時而出者也惟以身有之是以感是水而景之
顧然不肖深自思念仰望先君子智之不及至遠也
然守遺體奉遺訓斯確然自守不敢與流俗同波故
俾亭源上名曰有本表著其所願學以無忘先君子
平生之言此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庶幾我先君子

之志不隕於地亦若是泉之流衍亘萬世而不窮也
後之人毋念爾祖尚其嗣之

不息齋記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識齋房衛茷
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與至於今十年若存若亡請
先生辭而達之以此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
夕從事予聞其言喟然嘆曰先兄既為子名我其可
不敷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予試察夫天地之
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
俯察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閭農
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滔滔天下者動者植是寧無
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
與萬物同波偕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喪萬
物而正之耶惟子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
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
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困息於名農工
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困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
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下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
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

妙而人不自知也聖人闡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
心軍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
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究周編
成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
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今古之間哉是
故學為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
以為人也此聖人與天地為一之道大哉言乎舜舉
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
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者
其可旦夕偷安以自怠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程子雅言前序

天生烝民必有聖賢為之耳目自堯而上如黃帝伏羲雖時有見於傳記不可得而詳其事矣自堯而下有大舜有伯禹商有湯周有文王羣聖相繼中復載而立定海宇之民政教列乎史官事業光乎百代分也獨吾夫子窮不得居天位道德之精與天地同大道德之發與日月並明政與才爭慕有不言而化者有聞一言而悟者　新人才力侔造化載成六經以配無窮亦庶幾堯舜文王之功矣命也及顏氏子死夫子沒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氏之孫繼之於其沒也孟氏實得其傳孟氏既沒百家雄張者書立言千章萬句與六經並驅爭衡其間最名純雅不駁於正統者莫如荀楊然荀氏以不易之理為偽不精之甚也楊氏以作　得後為心人欲之私也故韓子斷之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　無任以據其急行斯道既沒之後傳數世而遂絕者已百年矣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天於斯文何其難哉或曰然則斯文遂絕已乎大宋之興經學日盛卓然有力於士林者王氏也蘇氏也歐陽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嚮之王氏乎曰王氏文離者不得其全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曰歐陽氏之文典以重且韓氏之嗣矣嚮之歐陽氏乎曰歐陽氏淺於經者不得其精也曰蘇氏後過越世名高天下嚮之蘇氏乎曰蘇氏縱橫縱橫者不得其雅也然則嚮之誰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或者笑曰其為言也不文世人莫之好也其制行也倣古世人莫之信也其講道也惟開其端其言治也不計其効蓋迂闊之至也曷足以為斯民耳目慕堯舜文王孔孟之緒乎而子嚮之以傳過矣曰言之不關文乃發於口而門人錄之且先王之道澤及天下是其樂也傳之其人又其次也脩飾詞華以矜愚衆非其志也行之倣古不徇流俗必準之於聖人也講道啟端不騁辭辯欲學者自得之也治不計効循天之理與時為工而期之以無窮也若夫仲春風日拂拂融融蓋其和也風冽而霜凝蓋其肅也山之定止鳥獸滋生蓋其德也川奔放而來無盡其應也四時更代蓋其變化也莫知其所以然蓋先生之神明不可得而測也其為人也可謂大而化矣吾將以之為天嗚呼其不及堯舜文王之分則又命也雖然唱久絕之學於今日變三川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歸歷古之異端一朝而謬戾見比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其功大矣屬之以傳又何過哉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供灑掃於先生之門姑集其遺言行思而坐誦息養而睟存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則與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異焉故此書之集非敢傳之人也姑自治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風氣有醇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時有不明賢智過乎大中之表愚與不肖陷乎卑污之陋統紀紛錯而天下始病矣自堯舜之盛暨乎孔子風氣浸漓上無明王天下皆病至道泯然其將滅苟非載以文而指示焉則後世雖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於異端天下貿貿其不亂而入於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為之作六經六經皆道之大路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關要也是舟楫之作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得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大舟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忘家天下陵焉紀綱推圮未有不由弃六經之言者或以為孔子沒而朱翟肆孟氏死而黄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焉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王莽誦六經以滅身霍光闕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因是思而知矣自秦焚書坑儒之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浸微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典倚威為化以利為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雖以救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頹靡日入於暗昧支離而六經置於空虛無用之處方其時也河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者天資生之當五百餘歲之數禀真元之會紹孔孟之統故六經之教然風氣未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世先進高第相繼以亡伊川先生以一己之力横制頹波是以六經之大綸有未贊者而先生已沒然大綱張理者亦多矣十餘年間後進高第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脫不類流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究本乎小子既深知天下於六經如無舟楫之不可濟懼不為之類集則罪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無文之言猶璞玉也雕琢者在於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啟之理天理也非存純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則行之誠言讀此書之法為同志起予之益乎反覆乎句讀神明乎六體知六經為啟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末不知六經之志漫然放誕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擬刪本刪

不切於身者猶王恭雷光之有閒其初一閒而已可不慎哉又况不為霍光而睎孔孟者乎必潛心於此書妙如伯樂之相馬然後足以振歷古之衰弊破王安石之姦說嗣先聖之志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縣縣而不絕尚足以助太風氣之盛而有以與夫太古之淳風也

周子通書序

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始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而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德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與若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斷又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在孔孟之閒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啟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盡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回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回之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而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敘而藏之遂天下善士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橫渠正蒙序

斯文施設乎二帝三王之政筆削於孔子孟軻之書其教亦備矣然軻沒未幾而遭焚坑之禍歷兩漢涉魏晉至唐五代繹之者不足以藥瘡孔補罅漏大為異端之所薄蝕斯文之氣奄奄欲盡易通則變變則通是以我宋受命賢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　而秦中有橫渠張先生先生名載字子厚幼則知虔奉父命及長博文集義致深沉之思取友於天下與二程子為至交知禮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成性道義之兇粹然有光關中學者尊之信如見夫子而親炙之也先生閒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病歸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閣深者錯出乎其間使人讀之無亹亹不倦之心忘以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別摘為內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立大本斥異學之志達而益彰雖得罪於先生之門人亦所不辭也

皇王大紀序

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氣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於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保合天命生生不窮也天生萬物日月星辰布其所性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生萬物仁義禮智行其道君長倍貳由道以綱紀人生而理其性然後庶績熙萬物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為君為長率其倍貳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自堯而上六關逢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於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嗚呼聖人作書契以紀事之情明心之用自皇帝墳典至於孔子春秋法度文章盈天下七雄諸侯弃禮縱欲竊去害己之籍逮秦呂政窮欲極亂逆公行焚禁孔子八世孫鮒雖以藏經為己任然亡秦之暴熱於猛火藏之甚秘禁未解而鮒死漢興數葉然後出於孔氏子屋壁壞爛漫滅經是以僅存而不完若夫史傳則莫為之主追紀錄於強識多聞之士或出於好事者之胸臆故有甚悖於理害於事者歷世老宿世儒或循習而不悟或存置而不察或偏

傍而不該後生蒙尚不知取於正道夫道之為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人情逆孔子承先聖之志作春秋傳為大君開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無極者也愚承先人之業輒不自量研精理典泛觀史傳致大荒於兩離齋萬古於一息根源開闢之微茫究覺亂亡之徵驗事有近似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庶幾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諸史乎諸家載記所謂史也史之有經猶身之支體有脈絡也易詩書春秋所謂經也經之有史猶身之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絡有支體也支體具脉絡存孰能得其生乎夫生之
者人也人仁則生矣生則天地交泰乾坤正禮樂作
而萬物俱生矣是故萬物成於性者也萬事貫於理
者也萬化者一體之所變也萬世者一息之所累也
若太極不立則三才不備人情橫放事不貫物不成
變化不興而天命不幾於息乎是急以將求反於天
下與之合堂同席而論焉又與之接袂比肩而進焉
不得於今必得於後此皇王大紀之所以書也

向侍郎行狀

向氏出於神明之胄子姓之支別世為開封人生於

國朝文簡公以儒學登相位欽聖憲肅皇后以名家
有德居掖及中原喪亂天下汙誕頹然成俗薌林公
有材高遠識以忠勤勵行端潔其身特立一時之表
故向氏世益光大者不獨以相家后族蓋以其德厚
流長而本支有才子也薌林公名子諲字伯恭文簡
公之五世孫欽聖皇后之再從姪曾祖傳範皇任汝
州管內觀察使贈太尉謚惠勤妣萬年郡主趙氏祖
繪皇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
考宗明皇任武德大夫江東提點刑獄贈開府儀同
三司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自生而秀異五歲誦書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
率羣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為法欽聖聞而悅之
元符庚辰后復辟有司以故事工屬籍推恩當百數
后曰吾不敢自同先后擇長而孤貧幼而有立者官
十八人公以幼而有立補假承奉郎明年后登遐遺
恩遷雄州防禦推官時開府居憂貧甚亟使公從官
監濱州鹽酒稅會新法行人皆幸賞爭湊權貨容鈔
既至人皆談金發無以綏州民素以煮鹽為生抵罪
者不可勝計公言於部使者聽近郭官置牢盆募亭
戶煮於是所積如邱山民商咸便東南建帥府除鎮

南軍節度推官臨事健決守正不撓府中畏服時行
居養之政者務多數以幸賞一家有冒三四名者鏹
食太倉不給則反誅剝於民公令計屬邑所入析處
之於是自狀來歸者過半屬邑水旱將計分減放於
公曰若是則貧下戶不得盡除畸零合鈔輸納尤難
矣乃請行視從實除放百姓籍籍秩滿用薦者改宣
義郎監儀鑾司以恥與閹寺共事乞歸銓部改真州
司錄事守倅不職庶事不理公獨振綱紀一州賴之
擢知開封府咸平縣時行方田又創水利眾爭趨功
病民咸平獨行之右無事會冊皇太子將肆赦邑人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用先倚淼無賴養惡拒捕殺傷吏檢辭具當上尹盛
章方以獄空獎賞却不受公直以聞勅許自論决章
大怒劾公脩學買木踰期直請御寶特勤停久之復
官監杭州洞霄宮未幾除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
司文字宮淮南連年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徽廟憂
之遣中使按視欲浚河與江淮平時方臘亂兩浙重
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運於海華於陸稹
欲開一河自竹坳出宣化與化有日言者以為不便
朝廷發下運司相度以聞發運司陳伯亨承肯仕此
事者屬官皆辭公請行自宣化陸行至竹坳而還自

龜山水程至瓜洲　圖籍察地勢言於伯亨曰運河
高江淮數丈至江至淮數百里非人力可平也唐李
吉甫發開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流通本
朝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置復作歸水澳惜
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塩茶之利且應奉權幸
啟閘不暇欲歸水則力不給矣又須毀朝宗閘自洪
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今欲
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
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舟堰作海陵河口作一壩
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閘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
下無壅矣伯亨從之漕運無滯貫華求識面不能得
徽廟聞而器其才遷官一等明年召見顧問甚厚除
淮南轉運判官公言為治以得賢為急及乞復轉般
余本工皆然之陛辭對崇政殿時軍糧不足諸州兵
多欲為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
供額乃百三十萬別供金帛又百五十萬而茶塩之
利盡在權貴此兵食之不足之本也伏見手詔應奉
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識不欲費漕計公對
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如王

從永者誠無分毫之費朱勔則不然恐處分有異上
反愕然曰朕豈欺人者耶公曰勔父子兄弟挾此為
姦致一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糧千斛數千緡甫
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此大弊也上曰
可說與王黼侍妾御覽察公謝曰微臣疏遠付以此
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
降御筆王從永夬　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
支付向　收　有旨而其身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
者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勔大且無所施其　歲有
四十萬　守過惡尤甚被罪未幾已復職公及論其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吠招信豪民九第無賴殺仇家二十口誣以為盜且
冒賞泗守與憲司保任欲官之　乞窮治寘獄弟以
書來請公弗聽楊守交結大閹梁師成詔免輸賦奪
泰州屬邑隷當公劾論再三竟得侵故時宿逋通海
四郡旱方以應奉司錢移真楊米賑救民饑而發運
司上言江淮米賤乞均糴仍折以香藥鈔淮南分拋
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君害民取所在實直以聞淮
甸二十郡百縣吏職猥衆不可程督公悉籍其鄉里
產業家口與保任者罷額外名利為籍額闕則補冒
役教訟為姦者重置于法吏皆胆落於是文移不失

期會同心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畜而從
之才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為羨餘三十萬以獻
應奉司公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
奇以補今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
敢受初公官籍州縣戶口家業置廳事會抛蕪山絹
公自差等貧民得不及災傷之郡得免焉白時中壻
守海陵妄作姪壻蔡嶷有田不輸税公督責不少假
既連忤權貴數有擠之者及時中相首被罷果遂
襲言即詒公乘驛赴闕淵聖即位除京畿轉運判官
趣退公即走延津陽武諸邑又乞丕鄭路鞏鄭汜水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滑濬覘　豈計水陸利害遣官置糴隨宜支移先是
內帑出百萬　未有所用公亦請以糴公什糴於南
京惠民河糴於陳潁廣濟河糴於曹濟得穀莜數十
萬石公上言國初江南糧運於京畿下卸初無限量
內外之間　兵食足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以知納
稽滯如以百五十萬為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
始以九十萬　額主宜知末乃得十萬　已二十餘
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中都六十萬較
歲最為饑溢者不知究其本末故六食常憂不足而
必請於朝廷給於內府自今迄兩浙歲最從京畿覆

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及廣再入國京師諸
道兵還屯城外得免科率饒運重困民力者以公之
職事奈循也除右師員外郎議許戶房檢討官時宰
執不協公自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以直秘閣
陞副使時運法大壞朝廷令公相度公言祖宗置發
運一司經制六路財賦盈虛調度無不關焉置糴於
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即以所糴代發候到依舊裁
留使傷州縣還以原價復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
米至真　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計不乏而民力亦
寬自鹽課歸榷貨漕計已自不足繼行直達廢倉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為無用㪚糴本以為羨餘押綱使臣及兵梢無往
來私販之利遂侵盜官物員欠者十之九又使臣兵
梢不復以官舟為家一有損漏不修治復遂使破壞
而自欠者常自排岸司進述入司農寺由司農寺下
大理推治既無以償率數月則以無罪出近年雖欲
復行轉般而無舟轉般一年之積故招運鹽則廢而
直達之弊不除今轉般舊法未易卒復欲致目前之
急者發運司判官三員宜以一員在真州本司主
江湖一員在泗州行司主淮浙一員在京置司主下
卸裡欠治泗州者依例奏計三人周而復始移治應

折欠排岸司徑申發運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
十員以備管押事故綱度戢惜身計可保官物仍請
以漯師成竹木場充修船料以室務營充造船營以
王黼陸家店園宅充發運行司廢外排岸司充發運
公事官廨洞聖大喜可其奏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
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府尹以親札付
三省密院公惶恐稱謝因辭遂改直龍圖閣兼淮南
荊湖置制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公方具辭而京
師已戒嚴議遣公使虜軍公曰李鄴屈膝於斡離不
既已失國體今先定相見之禮則可行或謂公不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屈恐敗事乃止殿師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命
城外巡檢捕得數十人殺之以聞得旨用使宣明日
欲詣都堂白事而虜騎已至城閉不得入矣繼被旨
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自至黎陽
驛勉直孺公先之雍邱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
過揚言東道先鋒以啟虜於雍邱矣明日直孺屯邑
門外虜騎大至直孺戰潰為虜所獲公將諸南道而
道不通行及太康遇潁昌五縣弓手公率之擊虜於
太康衆多不支乃自鹿邑趍汴上而發運司遣吏先
至方是都水使者聶宇決汴水欲斷賊路汴水既涸

綱運阻淺半為賊掠公於虹縣上下權築數堰收約
水勢楷盡綱運時虜騎已至亳社公至宿州選宋良
嗣權鈐轄師衆捍戰於是虜不得肆掠江淮凡兵潰
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詣南京朱勝非及范
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　措置事募壯士奏京
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以安
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詔監司郡守勤王公乃募兵遣
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
諸道同進既而被詔不得輕舉勤王之師害國大計
於是衆軍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為由鹿邑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太康遇虜力戰為粘　所獲虜遣使取李綱分道矣
欽蔡靖宗澤涂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家屬凡
百餘人公執其使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遷
張邦昌僭位放偽赦之變也邦昌遣呂勤齎知禮以
洪濟僱綱為名刻當密切公事入遣快行親從官持
勑書至廣州問其家公牒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范
冲拘縻之邦昌又手書至南京尹尹邦昌之逢也或
勸公執尹自為公曰時方艱難尤宜謹守法度乃移
書勝非曰公所守乃巡遠忠義之地不可汙也勝不
得已繫邦昌使於獄邦昌用王時雍謀分遣御史黎

確陳戩等以書詣公及趙野范訥翁彥國趙子崧等
軍徽兵問勞有褒用之詞仍作名用國寶公繳於大
元帥府移屯南都而勝非言財賦不足公即辦三十萬
以殺破其姦謀於是國邦昌之使還者具言在外人
心形勢知逆圖之不可遂矣乃召其黨入議請元祐
太后聽政公遣其屬及子譔請於大元帥曰今天下
無君人心惶惑大王宜處分軍國事衆勤王情想之
兵親率諸將北度大河討豕突狙詐之虜救二聖之
急若失機會恐謀逆之徒內連外結未易誅鋤也內
侍班直貴在四遠者宜即招收禁衛六尚局等人在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京師者宜早喻使來茶引鹽鈔乞從行府影遣委發
運司置局許南賈茶鹽舊鈔自四月後盡填者不行
東南綱運汪真楊等州約二百餘萬轉般倉數與此
相等乞先計度渾屯所在分撥恐積聚過多去　不
遠適以資融元帥多從之元帥至南都得運國寶五
月一日即位欲除公版曹公以偽是黨盛辭以不能
赴國城之難故冒寵乎二親在東南願得補外授公
直龍圖閣發運副使而邦昌以三分參預大政公乞
致仕或久任宮觀朝議乃謂公在宿州差宗良嗣權
鈐轄不當落職與郡未幾行宿州捍禦之賞良嗣與

焉亦逮公一官公曰前日以為非則今日不當以為
是乃立辭寧潛善大怒御史逢言公有不法事考驗
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肇慶府丁閑府憂明年奪喪知
濰州力辭不獲時冢政姑息軍士有殺人而不問者
宣撫司調數百人戍襄陽衆方悍行公到官之日而
作亂夜半縱火殺掠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更
者一若無事時賊所未至人皆安堵乃下令諸營曰
作亂者戍兵耳悉力擒捕者有厚賞牙兵聞之相率
攻亂兵斬首百餘級黎明皆逾追襲遂降之誅其魁
首盡以所掠賞有功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是冬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虜騎大入一道自郛城南度略武昌由咸寧蒲圻時
縈豫章州縣皆望風投拜有司擁隆祐太后去之虜
遂入豫章所過殺掠不可勝計抵長沙境上公分布
將兵火甲得萬餘人為守計或曰衆寡合而城大虜
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
之非義矣於是虜騎傅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之大
略言朝廷無負於金國華夷之限如天地之有陰陽
也不可亂亦知不可屈大治攻具悉衆薄城公登門
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晝夜捍禦雖殺傷相當而
驍將皆死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軍民入子城巷戰

兩日虜縱火燒延府舍公猶在城樓督戰虜兵已
四合兵民懼公之陷於虜也擁公下樓死戰焚虜柵
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長沙之人咸從公以忠
義自奮無一降賊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
而遁公即入城鋤治瘡痍撫安善良上章以失守自
劾朝中不樂公者以抗賊為罪是落職放罷而以時
運使實攝權州事於是王以寧以京西路節制入横
長沙中羣盜孔彥舟以鼎澧鎮撫使趨長沙將逐以
寧居數月大縱殺掠上趨衡永而羣盜馬友自江北
入據長沙稅賦不復入王府上始思公乃降詔獎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四五不許公方於所部
視事會詔改湖南北為東西路置湖東安撫司於鄂
除高衛為帥俄知其誤復令公待之孔彥舟西阻嶺
嶠兵不得縱鼓行而下分喻馬友共擊之彥舟大敗
北走時本路土寇李冬至起於宜章侵擾三路之境
有吳錫提轄兵數千亦自北來屯於益陽乞糧於邵
守魏彝臣彝臣拒之錫即以兵趨郡走彝臣公聞而
招之欣然聽附激以忠義錫願盡死將滅冬至平其
巢穴公方欲之鄂而郡盜曹成擁衆十餘萬大尉張
俊招之不降自江北縱掠入湖南屯於攸縣時馬友

陰有吞氏之謀乃誘成以廣西之利成張聲勢欲南
公曰若使羣盜遂其謀則三湘五嶺皆寇而江南之
形勢壞矣乃屯於衡之安仁有卒才數千命韓京軍
回雁吳錫軍桂陽遣人喻成以禍福分給糧餉羈縻
之成遂逡巡不敢進公以諸路形勢利害請兵於朝求
援於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相持百餘日賊衆怨公
之扼己鼓譟直抵屯下公知不可遏乃乘輿入其軍
開諭國家威靈衆羅拜公與之　毋焚掠成等從命
擁公至道州公時有聽劫屬賊俾公之正使已不得
大縱乃遣公出營公上章以討賊不效自劾罷元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服有旨乃赴行在刀仲前請得補服終丧起知貴州
時南海賊號大桿與福建多槳船商販者刼掠海道
所在竊發咸不寘居兵時渡於角命討捕不能得公
一日召屬縣語之曰吾聞大桿陰與汝曹通故兵得
動息賊皆先知今逢實言不然置爾於死地矣屬魁
大恐具言城中富家某人大桿之囊橐也遂命捕至
獄陳刑具詰責之即首服令悉具徒衆名姓往來宿
食之所窮　盡得其實今州縣藉其產業五家為甲
覊縻其家族已乃釋之令指縱掠無不獲其多槳船
命依市舶過番法召保給據然後得行於是賊黨消

散海道清靜州為番商所聚人多入其貨而隱其置
許訟則書不可識語不可曉官必憑譯者而譯者受
交其情實蕃商終不能自白公命求蕃書于文及
他書數種先識之矣乃命吏以蕃書告喻序商爭來
愬盡得其情應負之者悉徵還咸呼舞歸其國清明
之政播於海外未幾言者希時宰意論公罷之公遂
乞致仕織丁永國憂服闋善類交章論薦詔多致仕
江州涂江東轉運使公皆固辭被旨赴　堂稟議
明年至闕下奏曰太宗時許轉運使乘驲入奏以絕
壅塞之患真宗亦令吏互赴闕自蔡京擅權凡召用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人才止令赴都堂審察在外職事官亦止都堂稟議
於是人才賢否政事得失上無由知臣多病早衰實
不堪事願得一望清光乞身歸田有旨不隔班引對
閤勞甚渥公上奏曰陛下方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
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
先主之謀已爲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
以九年而無成且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繫
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驅虜狄寧區下不
亦難乎願陛下無從天語稱獎加秘閣修撰公固求
退不許時東南漕臣當餉劉光世張俊軍誅求無限

瑩公曰吝於出納有司職也痛加裁損逐少積斂萆
蕪湖廣倉寄卸諸路綱運以省般運之勞又乞置造
船場於建康府南康軍以絕掠奪舟船之擾兩軍軍
衣例以夏秋絹充絹惡至一疋添結錢千五百謂之
估剩錢公行下諸郡令納絹者當親納攬納子鈔及
姓名於絹端以絕濫惡免估剩之費偽齊入寇劉光
世軍於合肥賊軍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走乃聲
言乏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令促公濟光世
軍公晝夜併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
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矣公直入城具以倉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庫金穀岸次綱運上聞按撫居民以大義責光世乃
改圖進擊劉麟破走之非公則光世幾敗大事然公
為濟臣所與主帥不協乃力求去紹興浙漕張滙兩
易鎮江府呂城夾崗數萬久不雨則濟甚艱公取唐
葦損劉宴故鞏穀狀鳩工聚材增浚治堤無淺阻之
處於德勝橋置倉和糴乃以平價且免腳乘欠折每
上江淮糧運至鎮江則候潮閘占舟船妨擱運而綱
兵侵耗乃乞置倉以轉般為名卸納諸路朝廷從之
公連年入覲未嘗不求歸上嘉歎高志親書翰林二
大字以賜公除徽猷閣待制陞轉都運使公辭上曰

此舊物無可辭也居三月除戶部侍郎再辭留批答
不允公奏曰安民固國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
糴於江山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
鄂州置轉般倉給以襄漢湖北　于舒州淮西於廬
州淮東於真州與造舟造則造成出兵無往不利當
今天下急務有三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
三曰戶版失實願忠良黜僥倖法則舉循名責實所
以正澆薄也去老弱升勇健劃薄正名使諸州工帳
於兵部諸將工帳於樞府籍鄉貫書事藝年甲歲攷
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與買推收進丁退老分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煙析生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斯
弊也此時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公因入對
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為之備論奏甚詳上顧
問再三奏對移時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怒出位
言曰天時有甚向某不可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聰公
退即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曰身叨侍從職在論思入
覲嚴宸僅蒙清問但欲罄衷之誠不知寸晷之移遂
致紛彈是為違咎上批向某無罪可待所乞致仕降
詔不允良貴亦待罪上曰據前之語良貴何由得聞
可調面諭矣時放罪與宮祠公求去不已乃除徽猷

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公復力辭不允上賜舟親題曰
泛宅公之官兩月復乞致仕聞王倫使回欲行非義
之禮歸意益堅復伸前懇仍具奏曰比王倫由平江
聞河南故地可得惟知使人以詔諭為名臣竊惟漢
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與之和親有之未聞首
足易位者也宜諭韓世忠郤之臣又聞本朝使金國
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關國信計議所訖會
詔許公致仕仍特降詔獎諭以寵異之公歸舊隱創
堂別圃摘話語名曰改疎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詞以
見遂初知止之意逍遙徜徉高視宇內遊觀物表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適其適者凡十有三年雖懷忿恨不然和議而亦不
遭死徙之禍可謂能見幾而作者也闕府公葬清江
之芙城公於其側得地曰金澤植松柏營兆域棺槨
衣衾無一不具壬申三月十有六日以疾沒於正寢
享年六十八疾中自占遺奏其末曰勿為小康而忘
大計訃聞正奉大夫諸孤奉公之喪以七月庚申葬
焉娶宗子博士范璥女封碩人子七人洛右奉議郎
潛右奉議郎浯右宣教郎餘早卒女七人長適右宣
教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敦謙次適右廸功郎
黃扶餘在室孫男四人孫女六人公天姿退遜讀書

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為置
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剸劇治煩迎刃而
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嚴而宅心忠恕性至
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友愛諸弟恩澤徧諸姪然後
及孫和睦宗族置敦義莊以賙貧者敦故舊親名賢
與朋友交盡言無隱賙人之急不計其私自奉甚約
素重當其死之日經營其大事陳公瓘黃公廷堅以
貶死皆往會其葬竭力資助焉少見劉公安世問為
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以
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體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有立於世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時為屬
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安世尹南都陳公瓘鎮
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識者曰此真良策
也同長不能用致仕之後積俸錢三百萬謂子弟曰
無功而受祿可乎悉捐入郡庠為養士減身之費則
公之仕也不志於利祿可知矣建炎己酉之冬與先
君遇於熊湘之西神觀爽邁超出羣衆議論英發忠
誠動人涖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先君嘗言於
廟堂曰何某氣質忠鯁心何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
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惟宏於公既

當弟子之列而終身不獲贄見狀公平日不已見乎
方聖學衰微異議紛殖或能使君子大人心之精微
不明白於天下後世是以徵諸先君之言敢書公行
事以俟作者而不辭也

劉閬州墓表

紹興二十有六年閏十月乙卯元祐丞相劉忠肅公
曾孫芮葬其皇考閬州太守皇妣孺人蔡氏於潭州
湘西谷山之原故諫院穎昌韓璜先既為之銘故判
監江陵孫偉總當表其在嶠南之墓而芮又有甲寅
碣陰釋疑之記矣它人尚何言哉推芮三世身以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天爵賈荷世業芮毅然之氣激切動人念念以不
能從先志返葬嶺北為深憂自癸酉歲至於丙子居
阨窮中卒克成其志者實賴彭城劉公鈞矜芮誠孝
大推錫類之仁也芮始卜地屏去陰陽家禍福之
克襄大事死則瞑目既葬人咸以為江山形勝土厚
水深真公侯家嘉兆也夫事無大小運無興廢要貴
在有成而已志立不貳神明來應如芮孤孫之身猶
其誠意天星再周越嶺浮湘水陸千餘里一舉而葬
者于喪在芮之分亦可謂能辦大事矣此志也可為
天下人子法君子尚之常人忽焉而其精知之所以
直自恕其不足以及先進而敢隆二公記闡川之葬
以詔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當勵志存誠不可以力
不足而遂死其親也

趙監廟墓表

君諱陸之字　我宋太祖皇帝第魏王之五世孫
也以祖在檢校少保鎮潼軍節度使蔭補入右選精
循至秉義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乙卯宴生而終享
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子五人公　公通公　二
女早卒一女未笄孫男二人彥回彥弓以十月壬申
葬於天柱峯南官塘之原靖康二年春京師淪陷君

奉母夫人携幼弟猕姪南奔寓於衡山女兄孀居自
嶺表迎致以祿養從仕婁為筦榷官公勤廉潔嘗監
嶽祠前政不良能行值寇暴至左右皆弃去獨一兵
負免之君至即拔為部轄曰士大夫遭亂失節者多
矣小人而能義事不可不旌也君事偏親撫弟甥於
隱約中至於成立而人無閒言與人交開心見誠待
下寬慈民間號為佛子遭親喪哀毀無遺服闋如在
所見權臣欺天擅命慨然而歸不復出仕食指日衆
恭養微薄而心安意恬了無憂愠迭禮脩儒教子以
詩書不耽於釋不溺於老時時獨酌洗濯胸中以抒
寫忠憤好論秦漢以來興亡大事品量撥亂濟世人
物自東夷深入及朝家不得已行孟軻氏畏天之論
義氣填膺嚬蹙切齒言曰人能磨琢性情至於無血
氣爭競之心然後可以從仕吾儕狹隘小人豈能廣
大如此惟君平易簡直不脩飾以取譽不奔走以干
進雖聖主乃席有詔求親賢而當路無由知之未及
舉用遂爾淪亡夫千將鏌鎁不斬不伐則莫知其足
以推擊堅強也鏡涵其明不照不鑑則莫知其足以
區別妍醜也士藏其器不登不潔則莫知其足以處
大事濟大難也國步方未平有如此宗子猶不得一

仲其所蓄況幽遠之大哉安得掄材之士肯盡搜求舉用之道乎噫國家興隆在天下賢才彙征而已欲以覺今關後此趙君墓表之所以特書之也

彪君墓志銘

君諱彪　洪明生七十五年紹興二十有二年卒卒之日湘中賢士大夫失聲嘆息曰善人亡矣適有一人將葬於湘潭淞湖之源其子涖二請敘述行治求銘作者謹案彪氏出於楚關穀於菟實令尹子文後世著姓於衛君七世祖避李唐中葉之亂自山東徙於潭州湘潭縣曾大父巽大父淑好善樂施有長者稱父鈞天性孝友沉厚君生六齡家貧甚有道流誘之奮然曰我家世讀書可從滿乎父甚壯之力遣就學穎出諸童稚年十有一遊郡庠俊偉不羣既而連遭大父母喪竭力營養不汲汲求進獲薦之日年踰四十益念親老不復求仕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因是徙居湘潭縣之趙〻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不以欺為本以孝弟為先以文藝為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率有不畏而不為青人張所蚤遊京洛聞二三先生餘論所至知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遺其婿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為鄉先生居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則油油翼翼不忍暫出毫髮無忤丁父憂慮無以葬友人譚烈父奉議公極見其哀毀惻然心動則與以已所卜地又使用其最吉者及至葬遠近來觀無可恨恨皆歎息曰此誠信所致也因母有上氣疾遂究心於醫每疾作與其配王氏衣不解帶及母喪年始衰矣哀慕如童少夫婦始終相敬君必整冠衣危坐生二子曰居厚居正女一人適鄉人許君君又早卒女從父母守志節不二故教親族孤遺者三人教之不入自恨自責為之婚娶死又撫其孤終身與人交惟恐其有不善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有爭忿欲離絕者以為之洗磨瑕垢復相和好鄉有幼孤以門內鬩奪潛寄家中巨萬君哀而受之長而歸之無毫髮取奉上不過恭接下不輕狎愛重故舊犯而不校習中了然不妄臧否遇人饑寒解衣推食君之學本諸六經汎觀百氏無所不通甚不喜浮屠學我仲氏被召造朝訪以治道君慨然曰今日之急民心渙散收之在於理財理財在寬其力省官吏而嚴限冗襍併州縣而尊重守令禁侈而節制衣服勵仕子舉孝廉嚴保任增泉貨行法之初遣使觀風者較真偽信賞必罰時不小康者未之有也其言明辯亹亹有條理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懷才抱道不試之人也有湘山野老十一論傳於知
已方君壯年蹟州守王公某倜儻好士聞名立挽致
一見奇之欲以邊功奏君曰此逸胄事業不為也晚
年欲勸就恩君笑曰早乖志願晚而竊祿非本志矣
少時與同郡王以寧負豪氣不相下後二十年王因
亂自達以詩問君曰浩歌排兩腳衰思橫天涯今如
何也君謝曰初年習氣掃除盡矣窮達異道何相問
為是跡不入城府者二十年伐鐵川寒泊如也交遊
衰金為求田問舍君不肯受我伯氏又向公子吝交
以書喻之君雖不得辭而終自愧自叅陵周先生死

湘中學者無所師承吾先君旬渡鯀湘君一見則有
得於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於門矣將啟手足命居
正曰爾其卒業於大定之門拔筆書曰痛哉永訣累
吾良友又命居正達意許氏俾爾婦得終其節則吾
死瞑目矣語畢而卒嗚呼生不為名利禦亢不為兒
女態　大變質諸義無愧辭全天歸之可謂仁矣惟
君深知宏義不得辭其子請謹狀後九　居正再拜
而前曰衡楚先生既終矣銘先人之墓者舍先生誰
可為之銘曰
維時子文孔聖以為有未知兮後二千年其曾孫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不王不佰紓國難以成其忠兮而天命嬰之　振
厥祖有曾孫兮啟佑嗣人而散承之我作　詩詒爾
三楚之士兮旌或賡之

諱知禮哀詞

梗楠豫章材之良者也不可以其夭於斧斤而等之
樗櫟也五穀種之美者也不可以其傷於蟊賊而謂
之不若荑稗也吾友諱知禮是不失節於逆臣痛憤
主辱而死追贈迪康殿學士諱公世勣之孫姪也知
禮生長市塵閭本碌碌讀書從衆為舉子事一日閑
武夷胡先生來寓衡山慨然來書登堂拜伏請受業

為退居近使地掃除前日氣習抱春秋經三傳閱資
治通鑑未幾文定先生歿知禮乃去既而妻其妻以
事親遺二稚子來居蕭寺讀書不舍晝夜以壞器盛
粗飯菜羹而食知禮益儼然若不勝衣宏嘗聞之曰
何苦如是曰我為必得計也宏曰世路紛華蓋有命
焉其可必乎禮笑曰世路紛華不足以立身事親我
之意惟有讀聖人書求聖人之道庶乎其可然而知
禮憑欲若形清癯磨以年歲必欲見聖人之道然後
聊耳不如是約恐資斧盡則不足以成吾志宏固贊
之曰是在我者真可以得乎其絕之知禮益自信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友儕亦有為是念者不能如知禮之堅決必求也則有以浮言揶揄之者知禮不為動其志孟勵不幸其親病知禮歸不及見其親之終也先時揶揄之者悼然以不孝為知禮罪且播之鄉曲嗚呼匡章通國謂之不孝而孟軻氏獨禮貌之者以其志之無罪也今觀知禮之志加於章子一等矣遺足名也可謂不幸非惟是之不幸也未及終喪又疾而死焉嗚呼使知禮而不死則充其志崇大業庸詎知其不可以為濟生民之津湞乎庸詎知其不可以為厲之神明德盛而充天下乎夫人欲以如是一身而事其親天下孰

能加焉噫受命之窮其重不幸也雖不得見其成而原其志即其根種乃五行之秀天地之英也彼紛紛之誹謗豈能擠鑠其精神而誣蔑之哉後二十年二稚子長者夭少者頗能德其父事困窮事母孝以讀書立身來拜且泣曰自先人重遭不幸其孤不肖至今未有銘文知先人者惟先生在敢以請宏曰是誠在我我其可辭銘曰

周公而上大道行孔聖孟氏而下大道不明仁義充塞千百五年有二程　下　方見者教育各有成惟我先君子挺然後生知之以聞晚歲卜居衡山之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慕而後者有如君不幸短命先苗而不秀知者悲辛

題呂與叔中庸解

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弟兄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為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為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夫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為最詳其為人守道義重然諾言不妄

可信後十年某兄弟奉親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房棻反復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瑩中不知其詳而有疑於行狀所載覺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況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瑩中之志某雖愚請從其後

題司馬傳公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愚晚生於西南僻陋之邦幼聞過庭之訓至於弱冠有遊學四方訪求歷世名公遺跡之志不幸戎馬生於中原此懷不得伸久矣今獲觀文正司馬公獻簡傳公書詩十有二紙反復誦玩亦足以見君子之交雖相稱譽必以情實無朋黨比周之意也指病之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故元祐之政斯民鼓舞乃有立黨論以排君子者遂使神州陸沉者衣冠竄於江左孰能反斯道任如文正獻簡者之人以佐天子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祖宗之境土乎堂堂大宗必有人馬曷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也愚懷不以窮

困疾病即死廢幾及見焉

題劉忠肅公帖

劉忠肅公曾孫尚訪某兄弟於南山論心講道因得觀其先世遭讒誣之本末則顧有以自附者於禮有之賤不誅貴者為其近於諂也幼不誅長者為其近於僭也推是禮而伸之則晚生下士而欲稱揚厚公先正之德業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某於丞相德業不敢復措一詞惟是歷觀前世名公巨卿辛勤立門戶不旋踵而敗壞廢有閱焉者多矣其所以敗壞無閱者何也後無人也若今忠肅公之子孰義明白而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懾於威武不渝於患難不移於貧賤若忠肅之孫尚守其先志其曾孫雖貧且賤然明於事君之義強學力行益能保世以滋大富貴功名一時事耳惟久處窮約之中而能滋其大德業傳之無窮真可謂人之子孫矣某以駑力負荷先業戰戰兢兢常懼勿克見忠肅公曾孫之能若是也既欣且慕其識此也以自困也亦以詔我後之人

題孫判監泰稾

余友孫裴正曾文南山示予以其先人泰稾嗚呼此上蔡先生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者也

存是心而不識大可優於天下豈特寶是故紙陳墨歟因特推是心負荷先業充而大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正孺勉之哉

題張欽夫希顏錄

顏子資稟天然完具者以其天地心大則高明高明則物莫能蔽故聞一知十觀聽夫子言行終日不違更無疑議亦可謂曠達之士自足了一生矣然夫子必更博之以文使顏子求知所至而至之約之以禮使顏子既知所終力進而終之致顏子進德修業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天問大不止了其一生此聖人所以成就英才欲與共代天工者也論語之所謂禮即中庸之所謂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明也至於物格者不能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若仁者不能也既竭吾才可用可用力處顏子無不盡也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見夫子妙處卓然分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不能從也妙處不可以才力進也要當加之以歲月自然而化耳此顏子之學所以為有準的也當時夫子循循善誘之方今雖不可得而聞然博之之文約之之禮具載於易詩書春秋粲然盈於天地日月之間患在

人由之而不知或少知之而遂自畫不下顏子進退不已之功耳此聖學之所以罕傳異端之所以橫流為可懼者也欽夫著希顏錄有志於道大哉志乎顏子欲為大舜其所為者有始有終如是焉終亦不已矣故夫子既許顏子以損益四代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不以人心為可恃也使欽夫而得是意則玩是錄可也忘是錄可也庶幾傳之者廣而聖人可作邪說可息豈小補哉某從事於斯既專且久故樂為欽夫道不自知其愚也夫

題大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係蹈爾曾叔祖登爾考之詞曰勿憂儕不俊當憂其不學勿憂儕無官當憂其不立嗚呼至哉斯言也夫不學則不能有立不能有立雖俊而貴將焉用之自恃俊才挾貴勢以覆宗亡家者多矣余故曰爾曾叔祖好學有立之言為至也雖然世學多岐罕知正務大學一書孔氏之人指學道之正路也余今授爾以伊川所正之文往熟讀之朝夕勿忘必至於能有所疑親師而問之取友以磨之必至於昭然若發蒙一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學成有立不曾爾負叔祖敦厚本宗之志以不溢爾祖延康公之業矣儕

勉之哉

題祖妣志銘

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漢之間寇盜蜂橫先文正棲召趣行在仲任行事某當家責以強暴逼人沮滓之間非適種處也則奉母令人及諸親屬奔生生之資渡岷江而南不幾月大盜蜂集故廬文書數千卷悉為灰燼而祖考祖妣志銘亦在焚中庚戌歲得祖妣志銘於吳郛衛道衛道先君門人也紹興戊辰仲春得祖考志銘於游扶德華德華廣平先生幼子也此吾祖考祖妣之德義行徽業二子者傳焉殆將泯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為人子孫乃震於一時雖散死亡之慮忘其祖考祖
妣之所以明揚於千萬世者而不知負之以生死死
不瞑目矣今也幸而得之拱手歸而藏之又將與知
敬其祖者侍而廣之庶幾哉可以息吟補刹圖全而
歸之於父母也

被召中省劄子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某昨受先父蔭補旋丁外
艱服除之後廟堂亦嘗憐其貧困俾之竊禄而某一
向宍宴疾病頻仍曾無好歲血氣衰損重以長兄亡
於癃每痛心傷血鬢髮成絲目視昏花步趨跛蹶頋

旋倜打乃蒙嚴召雖有陳力就列之心已覺筋骸之
難強矣起坐傍偟無以為計退而深念使某奔走承
命能有涓涘裨益於國事則雖顛踣道途亦無所恨
若只貪冀榮寵忘其臨深履薄之念徒然冒昧而不
可謂之孝尚何望其忠哉輒怖惆誠上干洪造伏望
都俞之間一為敷奏寢罷成命俾某得保其支離以
終天年非特小生之幸亦足以昭聖朝不使一物失
所之仁於天下矣

求仁說

關西劉子禮訪愚於南山之下相與論聖人之道焉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如愚者真所為道師之言僅能不識者也烏能呈人
容色知病淺深而藥人之病起人之廢乎雖然論道
者解博學之難如子禮之謙不恥下問而不一言是
失人矣夫聖人之道本諸身以成萬物廣大不可窮
變通不可測而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曰仁而已仁也
者人也人而能仁道是以生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天以生為道者也人之於道下學於已而上達於天
然使仁可言矣論語一書大抵皆求仁之方也寡取
其可以藥已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矣此
豈言語之所能及乎故為求仁之說以贈所以相勉

也亦因以自警云

祭楊子川文

嗚呼子川元年乙酉之冬我兄弟奉板輿濵岷江而
南邁始識君於熊湘屈指六十六年終始保而無虧
常離憂於聚散今云亡而莫追嗚呼子川信先民
有道友仁以自輔事賢以自將我兄弟情與 款狎
美景良辰往來上下覽衡山之雄秀觀碧泉之清冽
鱠神鯉以食我酌清酒以飲我酒酣意得談今玩古
目視霄漢氣吐虹霓或好詞以我娛或正色而相規
生涯莫而不休心晞慕而不退嗚呼人誰不生而子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川之生爲有知也人誰不死而子川之死尚有詞也有知不昧可詞可毋君蹈常理又奚以悲敬陳薄奠惟君歆之

祭趙仲禮文

嗚呼仲禮出自秦王嗚呼秦王宗室之英如何後嗣亦弗能振惟時仲禮稟氣之絶菽水致歡孝於事親死而不忘恭於事兄善與人交開心見誠大友於弟選而不爭遭時艱難有懷欲征人意我異弗屬弗與浩浩義氣塡胷塞膺慷慨發論引史爲徵爲特情贊爲國憂民退安陋巷如魯諸生好古樂善河間東平

在澗在陸如何大君不恤於天不兀於人日飲樽酒以亂我心嗚呼仲禮大命隕沉與我愚者利問斷金笑語未終遽聞訃音宜康而壽夭乎難諶斐詞致奠魂兮來歆

祭表兄范伯達文

嗚呼表兄鞠於我家孩幼聰慧蘭茁其芽固永壽君之所鍾愛而文定公之所深許與我兄弟情均靡它同隊嬉戲言語啞啞發蒙就傅唱和絃歌誦詩讀書共李分瓜居我姑喪哀毀莫加從親宦師待祿京華數載奉喪南歸西坡寢苫泣血哀深蓼莪斬衰頭角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忘尚有嘉奉養偏繼弟妹樹摩天性孝友能容以和勤力耕耘姑之桑麻兄弟朋友相從相過帶經問學如切如磋上論羲軒下述邱軻妙在胸次神化森羅作爲文章未壯登科遭時離亂還廻婆娑宦於長沙寓領之阿流落雖深事業蒸蒸大臣知之薦於蓬瀛轉對丹陛納忠大君國論未定奏記輔臣好不可恃譽宜治兵時穿疾之退職祠庭闔高東南藉藉厥聲不戚困躓自樂其正久乃監郡復二大州廊廟思賢明詔徵求萬化本心獻於前旒天子嘉之秘閣寵妝有忌我者持節分憂剖符南海散地歸休嗚呼少壯

未嘗不合并既老至而長分離況外家之多難而孫露之已衰思往日之不可得已冥今來猶可致書而相綏嗚呼天乎何斯人之不淑而訃音之奄來也敬致薄奠式陳斐辭以寫予痛哭無窮之悲

祭范元作文

嗚呼身之窮達在乎命耶抑在智耶命之濟否由於天耶抑由人耶粤觀於公竟何如耶少處患難芝蘭萌芽長富文史浸有聲華承考之志克己無邪左丞覺之在於朝家起佐二州時多虺蛇從容笑語解其紛拏仍使六路馳驅駰驊一裕國計不殫民嗟嘖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煩言戴鬼一車婁㳂散地種柳栽花有臺有觀無競
無諍毋怨毋惡莫吁莫嗟子子孫孫綿綿如瓜昔之
用也鷄爲有嘉後之弃也玉本無瑕違在命只濟由
材加優哉游哉人生有涯寢於巨室天高至遐一觴
致奠魂其歆哉

文定書堂上梁文

我祖武夷傳世潭水成家自戎馬之東侵奉板輿
而南邁乃卷祝融之絶頂緊諸夏之具瞻巖谷縈廻
奄有荆衡之勝江湖襟帶旁連漢沔之雄既居天地
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懷千里之

鄉邦燕申未適於庭闈溫凊不安於枕席緣親心之
無着顧子職以何居氣象　宮之近川原
膏壤爰　舜洞之寄　枕五峯而開三徑就培松竹
將置琴書良爲今日之規永作將來之式二徒大會
築削告成所用脩梁鄉中善頌
拋梁東爰有仁人住嶽峰萬里春光來席上四時和
氣在胸中
拋梁西諸峰秀色與天齊人間日望興雲雨雪月吾
皆自品題
拋梁南晴深瑞北府宅溫州面蹕鮮看似錦竹閒流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水勝於藍
拋梁北大家尚爾淹南國春秋撥亂仲尼書年來獻
捧妖氛則
拋梁上道與天通自發揚當仁不愧孟軻身律心事
業遥相望
拋梁下明窓淨几宜潛翫道義相傳本一經兒孫會
見扶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庭幃樂豫壽考康寧中外雍和子孫
蕃衍流光後世受福無疆

碧泉書院上梁文

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方極不二宜求仁以覺
諸愚振古於茲於今是式弘開大業屬在吾人永惟
三代之尊學剏乎　家巷爰從兩漢而下友道散
若烟雲君父之志不明孟氏之傳幾絶顔回克己世
鮮求方孔伋論中人希探本奔漆雕之自倖昧端木
之真聞干祿仕以盈庭鶩詞章而塞路斯文掃地邪
說滔天愚異士夫如偶人驅役世俗如家隸政特儒
之甚昏賓先聖之憂今將尋繹五典之精微決絶三
乘之流遁窮理既資於講習輔仁式藉於友朋載卜
會文之方乃堂碧玉之上南建衡岳北望洞庭居當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湘楚之中獨占溪山之勝震風凌雨人知楊子之嶒懷寒士歡顏心壯杜陵之突兀帷下不窺於董園車喧寧接於陶廬期聖奥以繙經立壯圖而觀史由源逢委自葉窮根明治亂之所由豈榮華之或慕賢者肯甘於蔡藿來共蕈藪至而未斷其賢愚惟應誠篤無行小慧以亂大猷各敬爾儀相觀而善庶幾伊洛之業可根於無窮洙泗之風一回於萬古清朝大匠告舉脩梁欲見鄙心聊申善頌

抛梁東波光碧玉日射紅春到柳條金色嫩鶯遷喬木萬方同

抛梁西秋空新月淡娥眉侍講不從歌舞亂奏關伯起定天知

抛梁南衡峰雲碧淨潭潭一簣進功誰是倖坐看青色勝於藍

抛梁北妖氛未除關塞黑義經求補救追宰作頌永垂千祀則

抛梁上青天白日雲無障清明奴隸亦知之妙處直須朋友尚

抛梁下道徧乾坤無縫罅胸中變化事無常可與吾皇輔宗社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伏願上梁以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襲纓下以紛芳繼香煙而蹌濟雲臺斷棟求仁槃日之梗楠天路迴廻看引風生之騏驥驅除異習剛紀聖傳斯不忝於儒流同永垂於士式

論史

太公

項羽謂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宜曰始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吾翁是欲自烹而翁也羽昔年弒君而今欲弒父既無君父何有於兄弟吾將以死討君父之賊豈忍為

汝下乎

劉項

秦以酷急失人心項羽又所過殘滅所謂以火救火沛公素寬大長者一時便有首出庶物氣象譬如奕棋此第一着勝羽也沛公若不能還軍霸上則必與羽鬬於關中是以兵攻兵兵強者勝一還霸上不為利欲所昏清明在躬便志氣如雲應對皆當此第二着勝羽也至於第三着以羽弒其主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着正是既入彭城則取貨寶美人置酒會無意討賊龍頭蛇尾著而不疑遂使羽一向猖獗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識不能定然羽拙甚故終能取勝夫戰之勝負不足以決成敗故羽七十餘戰未嘗敗北終歸滅亡漢祖得伸與屈奪之機韓信在其機中而不悟而為之禽陳餘龍且在韓信機中而不悟而為信禽信可謂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張良於一時人物獨許之以可當一面亦大矣以此漢高使自胥據漢高可謂天授諸人不知天命即與之爭枉作亂臣賊子耳

韓彭

韓彭之所以亡身及其族者以梁楚為之累也使信越不愛梁楚漢安得而族之

黥布

薛公一言而封千戶薛公楚之望也此漢之所以破黥布也或問布之反出不得已君子恕之乎曰臣而反其君烏可恕也或曰為布計者宜如何曰斯西之過漢祖遂問何苦而反布宜應曰臣不敢反也方陛下危困之時愛韓信彭越及臣如手足今天下定矣則視之如寇仇往年以詐傳信今年以疑以捶越殘其身夷其族陛下平日寬大長者今變而為狹隘之人臣與信越同功一體乃恐死於獄吏是以至此若陛下察臣無罪反躬知愧退師釋甲則臣束身自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豈忍多殺士衆為背叛之人哉漢祖服義不比常人以一言而官季布以一言而置蒯徹以一言而釋欒布夫若布為此言帝必有以處之矣

景帝

漢景方憲寵晁錯雖穿太上皇廟壖垣亦無罪及惡臨江王則使太宗廟壖垣到而死亦不恤任私意而不循義理使君臣父子一至於是又以郅都為中尉責成宗室號曰蒼鷹後坐不與臨川王刀筆竟被誅既宗室多犯法則又用寗成夫欲親親必選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下民猶不可以為法治也況宗室乎

晁錯

晁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遂致滅宗宜特景帝寡恩哉錯若自請封討吳以周亞夫為已副軍事一以委之豈至若此

周亞夫

人不可不知道知道然後知進退亞夫勃之子細柳軍營威震人主吳楚之反謀獨出諸將之上有蓋天下之功及同爭廢太子不能得可以退迴引去矣後更為相不知景帝特以人望用之也先不肯故梁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肯侯王信取諸貴戚怨及不肯侯句怨降者乃謝
病免賜食無切肉不置箸見之使皇恐請罪可也猶
顧上席取箸其不知幾如此其見殺也豈特景帝之
咎哉

唐太宗

太宗起義兵首數高德儒佞諛之罪而斬之此義聲
振也其今天下以救蒼生此仁聲振也此其所以有
天下也論其行事則一大將才耳非有大君之度也
如高麗不服遣將經營足矣乃逞雄心忽忠言而自
行近無成功勞斃天下它日高宗遣將平之如反覆

手耳

中興業

易俗

國家之敗必有壞亂不起之處深知其處大變革之
者其功大小變革之者其功小不變革者必淪胥以
士大夫風俗者人主之所自出士大夫之形而政事
之影也近世以來行義凋損政事焰靡風俗淪惡人
民囂頑子弟變父兄者有之為王臣而從盜賊者有
之為諸生而獻虜庭者有之卒弒其守者有之民殺
其令者有之執親之喪而謀從王事者有之以卑賤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而徼訐動搖尊長者有之上下習以為常恬不知怪
而三綱絕息人道大壞亂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
昔秦政衰王莽以酷急煩苛而亡漢高光武深達權
變知救弊之理革之以寬簡故能以匹夫而有天下
及西晉尚清談棄禮義中原塗炭琅邪南渡因循不
能大變雖名賢輩出僅能扶持不絕宗廟之祀其間
憑恃強衆自以為能不知救之遂流波靡功幾成而
亡者不可以縣舉夫以往之事當今之覆轍也人君
鑒乎此三者知當今之務在乎革易風俗則當立至
公之心彰禮義之門謹人倫之政嚴上下之分以消

悖逆用賢能杜私謁絕貨賂務實去華信賞必罰以
消背畔不開趣訴之端以消徼訐干進者黜之恬退
者拔之以崇廉恥鼓天下之人翕然並興於義而不
以利嬰其心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賢有子弟衛父兄
之志何兵不強何賊不殄何夷狄不治而中興之業
成矣

官制

設官分職所以為治也近世以來苟事上官漁奪下
民者守令也　陵　之弊　亂州郡使上下之威不
廢者有司也阿黨權貴而不擊剝官邪淆亂是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熒者臺諫也逢君之惡壞治亂紀毒流天下者
政也士平憤惋寧戚不立功　長短佩者
將帥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治而致亂無不由之何
也推考其故本乎君心多欲上下交征利不慎名器
科品冗濫改易頻煩存空名而不責實効之所致也
今欲圖中原必反之而後可夫相者君之柄一日非
其人天下受其害矣況今海内大亂危亡已見而君
之命相也方且嘗試其人相之受任也方且嘗試其
術而偷安目前訑訑然自以為至安是執政未能勝
往特也君不欲聞其過諫諍之臣殺之然之後來者

不敢直言是臺諫未能勝於往時也監司畏避盜賊
引身先遁與郡縣相委遠賍汙狼籍者不治于紀綱
橫者不禁是監司未能勝於往時也守令不能抗賊
反乘黎剝以殖其私是守令未能勝於往時也諸
將擁衆填集行朝坐視戎狄之昔任盜賊之雲聚而
不能剪刺是將帥未能勝於往時也往在中都全盛
之時以是而敗今欲徧訪敗亡之餘以是而興不亦
難乎人君能內正其心篤求賢之志優臣下之禮選
用賢才舉錯出於閣官之門應奏有勞就頌可採
奉使無功曾立僞朝而不　超升者皆降黜之罷借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補禁權撙其已借補而功効不著明者奪之其已權
攝有治狀者授之凡內外之官皆使久任責宰相以
公卿大夫皆當其才責諫臣以日進逆心之論責監
司以州郡清肅責守令以戶口歲增責將帥以剋盜
弭民不勝任者必罰無赦於是有用未當其才者則
易之用未盡其量者則外之有稱任者須告天下用
西漢法增其祿秩而勿徙郡縣守令政治卓然者如
東漢法守入為三公令升為刺史罷經義詩賦之選
立孝廉經術政事之科使郡守歲舉舉非其人二者
皆坐誠如是則仕途肅清可以革目前之弊而望中

興矣

屯田

師旅之興當患糧食之絶故楚漢爭敖倉王世充李
密爭洛　三國之時海湖海岱王公十數多以乏食
而自破惟曹操知時務之要募民屯田置典農之官
於是所在倉廩豐實征伐無運糧之勞兼併孱雄強
於天下方今江北漢南郡縣土地膏腴率多荒廢遺
民艱食死亡幾盡宜如曹操列置田官專司農事募
民屯田下巴蜀之粟出巴蜀之牛以給貧民使安生
業則閑之必競來歸有三利焉富國強兵一也消閒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閩郡盜二也行師省轉輸之勞三也不然江北郡縣使役無幾不堪誦發財盡而怨怨盡而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可不慮哉此屯田興之所當務也

軍政

建國必設險阻本朝都汴無山河之固以甲兵為強天下治安數十萬衆環向坐食衣紈帛而忘甲冑習工藝而疎弓馬安墉脩而挪勞役死者補以空名亡者不消戶籍出戍者賂而不行出征者將不加卹進不得快戰以立功退不得温飽以保意負罪亡命遇敵自陳即與洗滌或竭力戰鬭則將掌受賞而已不

與怨憤而叛則招以官此軍政之所以壞也革之之道在人君人君深自刻勵優卹將士與同甘苦拔忠義武勇之士以為元帥料簡諸將之兵汰其庸懦申以階級之法考校諸將之衆明以分畫之制而增損脩之整見衆不必更募罷招刺禁扳換勤訓習其間心將有部分嚴飭士卒精練者特加獎擢出從征伐惟才是用無必官資捕斬首虜者賞之以金帛滅賊復地者賞之以官爵封之以國土有犯令者親貴必誅賞罰嚴明此孫武子所以制勝於天下諸葛公所以抗衡於中原者也何慮賊之不滅黠虜之不膺中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興之無望乎

定計

王者必定都以繫遠近之心漢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內固形勢之地以立根本然後親御三軍東征西戰身犯矢石未嘗一日安坐而守也今外有必報之仇內有僭叛之寇誠能擴天地之量立致遠之志與士卒均勞苦收俊傑而用之激勵諸將自將而行擒李成於淮南縛張用於武昌掃孔彥舟之徒定湘中詔張浚出師與吳玠討桑仲復襄陽如此則軍聲大振檄召江北諸鎮誰敢不至待之以誠信約之以法度

示之以賞罰誰敢不從是坐定大河之南而得猛將精兵為吾前驅也天子所至勞來撫綏擢用賢彥蠲除暴政河外之民困於左衽必興發憤之心相扇以歸命天子親統六師開而乘之一戰而天下定矣此上計也復襄陽之後遣選重臣一守建業一守武昌一守江陵天子將虎旅西入關一以順將士之情一以資巴蜀之饒內脩政事外觀時變此中計也使諸將力取江州移軍擊滅彥舟之徒自江北之務崇寬簡苟相維持以待天命此下計也

知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治天下之亂者必以知人為本漢高帝從天下之士入漢中諸臣亡者以十數及聞蕭何亡則大怒識知其為英賢不背失之以資敵國也魏武帝從中原之士起山東叩門求進者衆矣及得荀彧則大悅識知其為英賢仕之可以謀敵國也漢高將擊魏豹先問其將言栢直知其不能當韓信言項它則知其不能當曹　言馮敬則知其不能當灌嬰其知彼已如是之審且明故滅摩雄而定天下如指諸掌魏武將禦袁紹有言田豐智者則彧已知其佗工有書審配忠者則彧已知其無謀有言顏良勇者則彧已知其可

一戰擒也其知己彼之如是審且明故破敵國而振中原如指諸掌主上即位雖當艱難之時然推天下今五年矣任用羣臣不為不衆矣任黃潛善汪伯彥但為迎牵偷安之計而無立國堅守之謀以維揚也兵數十萬之衆當數千遠來罷弊之金賊勢如太山之壓卵耳而不戰自潰狼狽渡江循致錢塘之變用范宗尹顏藹不振且天下盜賊皆庸人倔起志在財帑朝夕自快而已豈有分裂山河之志哉稍出禁旅自足平殄而建議割地使為鎮撫是貫盜以教天下也是以夷狄日横盤據西北賊盜益張蹂踐東南百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姓肝腦塗地號呼上天而不能救國勢日蹙民心日散用人不當乃至此極實存亡危急之秋也主上苟以至誠待物以謙虛持己收天下之耳目為己之耳目收天下之謀策為己之謀策徧用天下之英賢則不患無漢高帝之明蕭何荀彧之臣矣庶幾謀謨有定政令有經紀綱可正而夷狄可滅中興可望矣

罷監司

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置漕司所以平貴賤通有無使財貨流豐也有民則有事有事則有爭置守令所以治民息爭也置憲使

所以糾察姦欺使刑獄明允也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自喪亂已來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為能司監專以陵撓州郡為事為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或厚斂苛免以資敵或重載適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為憲使者不能察姦欺允刑獄贓污狼藉者不按姦究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徒能變亂是非熒惑朝聽專利謀己移易官吏輕侮朝廷威令使守者無所取則棄擲守牢教條使吏民無所取信下被其殃上受其弊此則監司之為也昔唐正觀時專任刺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縣令數年一遣大臣以六條巡行而天下大治開元
之未增置按察諸使而官吏失職百姓怨嗟夫設官
置吏本以為民方今民遭寇亂死亡無幾自應減損
官吏輕徭薄賦以存撫之況無益於事而有害於民
者或宜罷盡監司之職月之運師選擇守令使各清
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歲終則運師
遣上佐列郡遣掾屬起其貢賦除其利害述其職守
三年一遣御史以六條廉之察吏之賢否問民之疾
苦禮耆老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狀高天下者擢為
公卿否者痛加懲督勸沮既明人思自勵則財貨自

足刑獄自平奸究自息而百姓自安矣然後駈而義
用之以敵王所愾也雖曰未必中興人孰信之

整師孩

君者兵之司命也相者兵之心也將帥者兵之手足
也君不能為兵之司命則孟德專漢仲達專魏之禍
生矣相不能為兵之心則王允見殺於傕汜國忠見
誅於祿山之禍生矣將不能為兵之手足則趙括陷
其卒於長平章邯陷其軍於新安之禍生矣頃年維
揚渡江危急之際諸將握重兵者擅行不顧與寇俱
遁昔耿弇為將不肯以賊虜遺君父今乃棄君父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批削本摘

不顧可乎夫東南之兵非關中之勁也東南之財非
蜀中之饒也漢祖以關中委蕭何光武以河內委寇
恂咸能遣兵調食遠征致討今主上以關蜀付之大
將四年矣未嘗出一人一騎以增禁旅未嘗輸尺帛
斗粟以益軍資監司師守莫非其人朝廷徒得空文
往來而已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是
以遠則兩方之兵知有大將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
之威令不行矣若是者可謂能為兵之司命乎苗劉
之變不可不慮而思所以拔其根也今劉豫僭山東
桑仲吞襄漢馬友駐長沙孔彥舟在淮南其餘群盜

所在割據不下十數相臣不能建議立謀遣義士發
文誥以懷之又不能指蹤諸將武震以講威之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是者可謂能為兵
之心乎一旦有如傕汜祿山稱兵向闕號清君側例
持太阿授人以柄不知以何術遏之也曹翰曹彬為
將南征北討兵不留行掃滅群雄旁震夷狄今之諸
將握重權統大衆全虜欲兩河則束手而與之兩河
欲二聖則束手而與之二聖盜賊縱橫殘破州郡荼
生被虜戮者所在以百萬計若是者可謂能為兵之
手足乎將不知兵以卒與敵一旦勇者有趙括之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黠者有弃那之變不知以何將代之也是三禍者在天下無事之時苟有一焉猶生於危亂况今日耶主上誠能正心誠意興痛切之念於君父致憤切之望於夷狄者三綱以立兵實慎命一相以定大計斷大疑貴以收致人才以廣兵謀用祭遵李勉之流申明軍令舉劾高位之犯法不職以整兵制科簡諸小將有精整士卒如呂蒙之流者拔加獎勵以甄壯烈人人別進閱其燥濕推赤心致其死以振兵氣發遣諸將分道經畧不得上首級必在破敵殺將收復境土安集百姓以著兵志先平江淮靜湖湘複荊楚通武

關之路出秦隴之田下巴蜀之粟一吭而南直江漢而守之以壯兵勢移檄金賊數其罪逆固守要害招撫兩河之民時出奇兵東西掩擊使疲於奔命者不出五年可以成中興之烈保無疆之休尚何三禍之足慮哉

右五峯山陰氏抄本胡五峯集卷一第十五十六十七三葉有錯簡
卷三上光兒思存書明知負下脫廿一字失養者下脫四字此亦下脫十七字四已
下脫十五字第六十五頁脫十七字第六十九頁脫十六字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第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第四

皇王大紀論

鴻荒訛真

鴻荒文明天行也鴻荒之世結繩而治理昭懸其事不可詳矣世傳天地之初如雞子盤古氏以累矣化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於其中所謂訛矣失其真而盤姓為萬姓之先則不可沒者也

書傳散失

世傳羲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生世文書

簡運經三季而失其傳不可得而論次故也今去孔子又遠矣乃始於古初不亦過乎吁因秦焚書後世競傳古先事紛亂怪誕迷誤後生無所考正其有能不恃於理者可不採拾乎其有顛然謬妄背議而傳道者可不翦削乎其有誣罔聖人者可不明辯乎或謂有欲正人心息邪說之志愚敢僭孟軻氏之名乎哉考其事窮其理以自正而已

帝王別姓

按史載五帝三王惟庖犧為別姓自炎帝而下皆同宗也虛世綿遠雖不可考其然否以理推之則或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信令夫在天則日月遞照而五星二十八宿不得與之爭光在水則大江濁河貫注華夏而衆水演迤不得與之爭道在山則岍嶓冢積亘四海之內而萬山俯伏不得與之爭勢在人則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傑出一世獨與天地相似而俊材異能之士委命陳力不得與之爭聖何獨至於姓而疑之其可疑者世數多寡長短耳故愚特裁其苗裔而於世數則畧之云

開闢紀年

或傳自開闢或曰自燧皇至於春秋獲麟之歲二百

七十六萬年分為十紀六紀在庖犧前三紀在包犧後而末紀流訖於黃帝者也謹按包犧始畫卦造書契夫孰知其前之六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包犧至於黃帝兩紀五十餘萬年開作者惟神農氏一人其妄可知故自盤古至於帝嚳雖有紀其年者皆不敢信姑載其事而已西洛先覺邵雍氏作皇極經世歷數堯即位之年起於甲辰惟雍精及天地之數必不妄也故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幾其可以傳信乎

皇帝王霸

劉道原博極羣書以為古無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數其辭甚悉愚以為如是稱而逆理害義雖人謂之聖賢之經猶當改也苟於理義無傷害雖庸愚之說猶可從也皇帝王霸雖經不稱其數而雜見於前脩之文非有逆理害義之事也柰何必欲去之乎皇者初肖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王者天下歸往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則三皇之世也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人至於今受其賜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

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位定矣夏禹商湯周文之為三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之為五伯其迹詳甚而可証也

宮聲玄妙

主哉聲之宮也南五行之土金木水人得之然後生猶四端之仁義禮智得之然後中猶事之中為物得之然後成是故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必上有體元之君下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聲可議而雅樂可復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玄妙之聲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女媧補天

世傳往古天不兼覆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其言雖陋甚推其本旨蓋言女媧以婦人能理男子之事耳乃婦人而有雄才大畧者也後世唐武氏其似之乎此非常之變也自漢以來不擇天下之才任以爲相寄托宗廟社稷之王而以天下大柄倚仗婦人女子其有不生禍亂者亦云幸矣幸也者小人之事非大人之道天下公器不受正命乃欲以小人之道持之豈非不知學之過歟若漢之武帝蜀之昭烈托霍光而寄孔明其於道學槩乎有聞者矣

西方傑戎

潛心三王之紀則知太和保合生育無窮之道無始而有始無終而有終者也是故有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道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于皇羲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乎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氏傳其學孟氏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若有恒性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厭苦世累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頗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物之所能嬰也漢明帝時其書始入中國魏晉以上爲其徒有禁遏乎末流周立興教排破中國據名山勝地千百爲羣說沙茫陳禍福以恐喝愚衆而士大夫爭信鄉之用夷變夏三綱弛絕人無宰物之情由之此矣可不懼乎夫陰陽剛柔天地之體也體物而變萬物無窮矣人生合天地之道者也故君臣父子夫婦交而萬物事生焉酬酢變化妙道精義各有攸止亦無窮已傑戎能力索於心而不知天道故其說周羅已括高妙玄微無所不通而其行則背違天地之道淪滅三綱體用分離本末不貫不足以開物成務然爲邪說也噫戴天履地冬裘夏葛渴飲饑食語默坐起應其身萬事皆不能與常人殊異獨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禮則掃之除之殄之滅之謂之盡性可乎謂之不失其心可乎是又下於戎狄一等矣中華豪傑天下有大道則聖之所傳授者日新而無窮也豈可冥然爲傑戎邪說所誘化而不自知耶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九黎亂教

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自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茍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乎是故雖隆盛之時禮制不必行刑賞不必中民不知方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為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栝然不復知禮制賞刑之本在下者安之不復知正心脩行之實鬼教淨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仗節死義以三綱為已任臨事不茍免乎逮庶幾頹靡之風可一變也

姜嫄生稷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督之武而敏歆於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至於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凡氣交而生人則無是理也是以載其事而削其辭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福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世必謂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二女嬪虞

子告父母而娶女氏告父母而妻此昏禮之常也若夫聖人不居廟堂之上而窮居山林聖人人倫之至而反不得於父母此則非常之大事也堯為天子當此非常之事豈得不以為急務是故二聖人略常禮以天子二女嫁於匹夫既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聖人之化行而人倫明於天下後世豈特區區不格姦於一家一時而已聖人其達權乎去輕以就重略名以全實舍小以用大舍近以圖遠聖之所以變化莫測而天下之所以治也聖學衰微當事任者尚變詐隨流俗急輕而緩重務名而棄實知小而謀大圖近而忘遠因循茍且以是為權兆於滅亡而不悟悲夫

帝堯知人

某聞諸先君子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其嚚訟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遜以位者則曰俞聞之矣妻舜以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於大麓使大録萬幾之政覩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己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覩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矣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舜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設若不遇竟遂無以知其聖耶此眞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滞者馭其理與義可矣

六宗之說

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於文祖禋於六宗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望於山川書經焚燬伏生耄矣口授於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先告諸祖廟然後告於天地以及羣神此禮之常也故張老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夫聖人名必當物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祀上帝而爲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於上帝不曰雩於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祇之於理無義考之於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

九河之迹

龍門華陰底柱孟津大伾大陸皆河之衝也九河之處徒駭最北高津最南其中二百餘里地勢平延其流誕漫易以淤塞遷徙不常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

通疏則中國無河患及齊桓公擅一時之利不顧大河形勢使爲萬世慮通河行徒駭遂因以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高津八河之地種樹藝立城邑河之下流始廹隘矣自 後中國始以河爲患焉爲天下者何必與之爭此地乎不計其利深計其害捐河故地 與河亦省事安民求世之一策也

后稷祭天

后稷人臣祭天可乎堯之初載地未平天未成制度草率此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誕降嘉種人賴以生焉於是祭報天而興嗣歲禮時爲大若後人效之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則亂矣

禹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為禹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為誣矣何

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武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屑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為萬世準則桀有昏德

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况鼎者明著制度章顯大之器乎秦不沉之于伊洛必淪之于涇渭矣始皇者不資於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誑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使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告究陷困窮爭鬬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謀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十八百國

甚哉秦始皇李斯之不仁也除封建廢帝王明德之裔絕公侯名位之世郡縣天下欲自專其利也夫諸侯之興自生民皇帝之際有未始制者則不可知然天運方泰及禹平水土同九州分五服齊之以長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得踰越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閒無一物不獲其所矣未聞縱釋強大之諸侯而不裁正之也謹以天下

之國按之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建一百一十國則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本數也而塗山之會稱萬國者猶自王八百國之君而云撫萬邦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利削除封建郡縣天下大運方否自是而後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嘗獨擅天下之心故襲用郡縣之制而不革也吁一嘗獨擅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修德用賢力行善政差可不大亂而已豈有三王之至治乎天下之大不與天下共一人不好善則天下之賢才盡廢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冦盜紛起夷狄憑陵所至如隄潰河決殺人盈天下郡守縣令莫之能禦也而國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鋒刃壓於崩石溺於風濤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傳世逮紂宋也夏杞有後致楚滅王而後息也是三代者經歷變故而宗廟血食蔵二千餘年豈若秦隋卒暴漢唐亡則絕世乎有天下者能鑒秦否而　諸

寅賓出日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而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舜禹避政

堯命舜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旣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旣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況又將去人臣而為天子乎堯舜之發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朱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亢而為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得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睽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啟賢

陸香圖三閒草堂藏書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無以文害意則孟氏子之言昭然明白無可疑者

舜封有庳

蘇黃門曰世未有不能承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此言信矣象日以殺舜為事固非在妻二女之後此萬章之失也以象之傲其欲殺舜世有傳之者安能必其無乎就其事以處兄弟之間亦可以為訓不必深辨也且弟以殺兄為事在常人則或有報復之心在賢者則必引咎自責不藏怒不宿怨也在聖人則哀矜而訓誨之矣是故舜封象於有庳使吏治其國而象得衣食其稅賦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來友之至也先儒乃以有庳為今之舂陵吁舜　蒲陵使誠封象於是則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來所以遣幾之也然則有庳當何居路畿內之地歟觀此則漢文之於淮南晉武之於齊攸宋太祖之於義康唐太宗之於元吉莫不有慙德可以為世戒矣

五帝無嗣

愚讀五帝書然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與樂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

陸香圖三閒草堂藏書

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爲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享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吁戎虜之人寫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反得盤踞中華名山巍峩相望久聽其雕梁畫棟崒崙滅三綱之人而恭養之此何道也其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處諸　無人眞可悲之甚也

馬遷封禪

舜柴於四岳所以致吾誠而敎諸侯以必有事也封十有二山使無牧伐　識一州之是集示民以有事也五載一巡狩周徧天下禋百神體諸侯以撫兆民天行健聖人之行亦健天心無欲聖人之心亦無欲天德日新聖人之德亦日新此聖人在位益久而天道益平治之道也自史遷著封禪書載管仲言上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証義可也若取事而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伊尹放太甲

陸香園三間草堂藏書

孔子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太甲上承其祖居憂三年宜矣何以謂之放乎曰桐宮非嗣王居憂之當所也伊尹於是有廢昏立明之意故傳謂之放也蘇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聖人將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然則不可甚矣其鑿矣與廢道之常也聖人當與廢之際不得已而爲者所以由道也若非道固當然而迫於不得已之變是無本也本旣不立將何以識輕重定取舍

廢天下之艱難乎閒或曰三苗乃九黎之後也參考傳記於苗之人反覆爲亂經涉皇帝之世聖人屢遷之而敎擾之而不艾殺之其仁如天何可及也滅者廢其君易其統而已

舜禹崩葬

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爲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謹按舜本以耄期倦於勤使禹攝政若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且舜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誤謬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陸香園三間草堂藏書

若史記禹葬會稽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大禹死則葬焉何哉古者不墓祭時享存乎廟主王者以四海為家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秦漢而後人君以死為大諱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屍柩難以語乎理矣善哉論也厥後少康封其子於越者豈不為禹葬在所故歟

大禹菲惡

人君雖不可勞人而佚已亦不當薄已以厚人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奉養有度自不致於薄也大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不事其

奉無乃非中道耶吁鯀堙洪水得罪於天下以殛死者也禹平水土得天下心以有天下者也父以此誅已以此王雖身得享其奉而有所不忍故菲惡卑陋不以天子為尊業也夫古之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哉故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有天下而不與於此見之矣

啟湯孥戮

理得而無阿私是謂天意故可殺而不殺猶可赦而不赦也一容私說於其間則非天意矣罰弗及嗣者堯舜常典其所以與也罪人以族者紂之虐政其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亡也若夏啟甘之戰成湯鳴條之戰稱孥戮者此用衆使人必死之法不可以常典論虐政比也古者用兵皆出於必不得已自非以至順伐至逆至仁伐至不仁則不舉也驅人而致之死地非苟示以重法有踰於死或致敗績使逆者肆行不仁者得志於天下其殘害生民豈有窮極故聖人權輕重不得已而有孥戮之事矣設有不用命者則必施之豈空言哉後世儒者不復知兵當天下大難放棄軍律使逆賊肆行殺人盈天下而莫之禁也非天意矣

夏商之事

夏商之事闕失最多雖聖人去取之意不可盡見如亂侯征羲和以其事考之曆之可耳何致興師疑其黨於羿欲假託於正伐兵威以恐動天下者也人臣當是時或內受顧託或外掌藩宣則宜輔之於早小心翼翼廣求鄰援雖勝負不可必行法以立命則忠臣矣今羲和雖不黨於羿乃沈湎於酒曆時亂日自取滅亡烏得為忠聖人載之者以為後世戒也或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軍法一切之政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政在軍法則為令典矣又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此誓衆一切之言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政在軍法則為令典矣又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誓衆一切之言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言在軍法則為善政矣亂侯之書正軍事也其舉兵之志則王者之罪人也其行軍之法則未為過故孔子悉取其言而不削也

少康中興

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虜其君臣必欲報忍祀讐報能以天隨為定命不覲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歷焉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競競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尚論歴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首噫前王之所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伊尹幡然

自下士而上天位也天位聖人之大寶也義則貴利則賤伊尹之所以不從湯命者恐其以為利也三聘幡然而起者知其非為利也居天位者慎毋以爵祿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期人哉其有棄天下如㪚屣視富貴如浮雲者必望望然去之矣所得而官使者皆無事功求溫飽之士亡國敗家率由此矣

成湯征伐

齊桓晉文仗義以為利者也猶須王命以率諸侯成湯則尚義矣征伐大事必請王命書經焚毀失亡過半文無所徵是以不可得而書之也

成湯改元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為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為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可再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人君知此意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史記謬妄

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也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王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之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

此以背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之君反是者也以殷世攷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皆　邪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曰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知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外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多少邵康節極數知來非淳風比也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嶽封非有十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撿玉逆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擧而天災人禍隨生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

淳安得泥金撿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揣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君天下者奈何信史遷而不信孔聖乎

禹滅三苗

戰國之時吳起有言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恃政不仁禹滅之按虞夏之書舜竄三苗於三危在雍州之境及禹滅之乃在洞庭彭蠡之間是故衡陳然後可以決輕重本立然後可以趨變化

五帝北極

皇天上帝一而已矣考之天文而有五帝何也五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天地之真體也所以起變化行鬼神而成萬物者也一在太乙一在紫微一在攝提一在天市不在二十八宿之位何也四者體也二十八宿運行者二十八宿職在運行而一在大火何也是所以為一也其所以為一何也冬十一月大火在仲春在卯仲夏在午仲秋在酉而太微攝提天市居其所衆星隨大火運行而繫焉以其居於北也故謂之北辰以其為衆星之所繫也故謂之北極古之王者動必法天故營寢廟立五門定都闢要廻狩天下歲二月東廻狩五月南廻狩八月西廻狩十有一月朔廻狩應心而行工

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用者則必推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戚服散伏小人之敗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導開諭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畔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莫敢伏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欽敘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極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垂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鬼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是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大事者從未之有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天子服喪

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三年蓋父子天性哭泣之哀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者天子崩天下之人無不服者愚觀漢紀惟文帝有孜孜愛民之心其將沒也自愧德薄無恩於百姓故令輕其服不欲使疎遠之人為不情之舉耳曷嘗命太子曰爾毋喪我三年乎景帝能終身遵文帝之恭儉而不能有三年之哀遂比類從事以日易月輕蔑君父等於無服之殤何哉漢初貴黃老

尚清淨景帝之為太子孝文未嘗教之以禮也自是而後嗣子按為常若晉武魏文徒能知母而不知父豈禮也哉後世欲復是禮者必君父明於大道了達死生深知仁政之必由禮起也當天下安平春秋強盛之時講明是禮著為大典則倉卒之際可以推行而無疑矣

傳禪經權

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村之君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出世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賢君也從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矣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

十世猶未可知矣

文王受命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致討徵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下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隨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覺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泰誓二篇稱文考及湯武從文考文王先儒不本經大推原理我而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安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為之甚哉

伯夷叔齊讓國

先儒以為伯夷叔齊讓國不義武王不食周粟為天下之清以愚觀之不然二子蓋天行也正大之清彌縫父子兄弟之間者也其彌縫父子兄弟之間奈何孤竹君欲舍長子伯夷而立少子叔齊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舍長立少虧天性亂天倫矣使伯夷立則無父而天性遂虧叔齊立則無兄而天倫遂亂豈天下而有無父子兄弟之國哉故二子者寧舍君國之富貴尊榮潔身而去之既為是以辭先君之國矣豈復可

乎空老其身處微賤而不悔所以成吾仁非以讓國不仕立一節為高者也此所以為聖之清乎若太史遷之說二子以武王伐紂而不食周粟是介僻淺陋不知天命難乎與語仁者爲得為聖之清哉將蓄德之君子可不審諸

詩始周南

深遠者周南之義后妃之能助其夫者事亦多矣聖人惟取不妬忌之詩至於四五者何歟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之惡以妬忌為大也漢而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下后妃之妬忌者有矣何至於獨孤后而知之吁婦人之妬妬其夫以為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獨妬文帝使不得有異子又　其子為太子勇有寵妾曰雲昭訓獨孤怒曰　地伐　不可柰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遂內啟賊子廣行篡奪東宮之謀外賂姦臣素造故黜儲君之事而文帝亦不得其死曰獨孤悞我卒至宗社絕滅生民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戶八百七十萬唐與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及三百八十萬耳吁獨孤一行妬忌於宮闈之內而滅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詩立周南之義教訓萬世

后妃專以無妬忌為大美也其意深且遠矣夫專以無妬忌為大美則必以妬忌為大惡致諸獨孤后其為大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愚是以知王者欲齊其家措之天下而周南不可不學也

文武事述

記稱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汝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體天道闢物成務無所為而已若年數之長短則亦聽乎天烏能以相與也先儒不窮理輕信其說又以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武王未受命為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繼文王七年而崩也遂不敢以恭譽十一年為武王之年而生文王十四歲生武王武王不葬文王舉兵之論夫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之助耳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者乃指其正天位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舉動以類而節奏和也豈有武王方在創巨痛深之中而舉兵耀武於天子之國者哉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既冠然後可以言娶豈有大聖如文王乃為童稚而生子者乎先儒謬誤相承誣聖人之盛德而莫之察也愚是以辨

葬朽骨頁賜者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氏以不知為政譏焉今記文王葬朽骨得世近似之乎夫施於人而望其報者情之常也朽骨無主則無為望其報於此見文王之心無一毫在於利也心無一毫在於利真天下之君也此所以記之也有載武王遇渴者於道負置蔭樾之下左擁而右扇之者夫武王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君也豈陵遲無政姑息如此哉乃道路妄誕庸人之言耳是類則削

武王事紂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先儒以為此言文王者也及觀下武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及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之辭然後知孔子所以周為言者方紂天命未滅武王固盡臣禮繩其祖武嗣服西伯媚於天子如文王之時矣及紂無天命為獨夫然後代之而為王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觀兵之說

先儒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因文王九年為十一年觀兵

於商至十三年乃後伐商夫元原於一不可再者也若文王可以大統未集而改元稱王武王承文王之業何以不可使武即位而不改元是無元也無元何以為君故紂之二十四祀武王之元年而此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夫文王武王盡道以事紂未嘗不冀其悛改也改而有天命則固君之不改而無天命則將臣之文武何容心哉順天而已一日天命未絕則猶君也君可以兵脅乎君子之能事君者猶畢避而不矜溫恭而不厲況聖人天性慈和發而中節者乎先儒不知君臣之義乃造觀兵之說則其事君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不能道義以為本可知矣夫文武本列諸侯也而得列諸侯心悅誠服咸率道由義治其國以事紂自非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鬼神合其變化者不能感人如是也豈後世因便乘利僥倖成功於一時不知命者所可比擬乎泰誓敘曰十有一年經曰十有三年者三之文誤也曷為知其然以皇極經世史知之也

揖讓征伐

揖讓征伐以安天下皆聖人之所為也或以為揖讓近厚征伐近薄言湯武之德不如堯舜則非矣若以征伐為啟後世爭奪之門者自漢氏而後英雄威假

揖讓成其篡竊而有未能明白行湯武之事者也雖謂揖讓不如征伐亦可矣或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孔子之言何耶曰此謂樂耳韶之樂德盡美矣其聲音節奏又盡善也武之樂德盡美矣其聲音節奏未盡善也觀聖人者曷亦審諸否

商周建正

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使天下之為人上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於至微而不至於天閼止天下之惡於至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固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周公東征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天下震動周亞夫為上將疾走洛陽 形使堅壁不戰而使偏裨出淮泗絕其要道凡三月七國破滅其謀暗與周公相合成功宜哉

封唐叔虞

人非聖人出言安得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是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為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鴟鴞喻成王

鴟鴞食母之鳥也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者指管蔡背父叛君流不利孺子之言使成王有疑心也毋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者痛傷管蔡背毀王室不思君父顧復之恩創業之勤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者言如是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然後可以有室家而人信服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周公佐佑武王創立室家勤苦如是也曰予未有室家者以成王為室家主而有疑周公之心王室危而未可保也夫鴟鴞逃相食者也管叔既背文王矣今成王又將背周公故周公亦以鴟鴞自喻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其事急其心急其心切故其辭切成王讀是詩知此鴟鴞之為悪矣心不能無慍懟而未敢誚公者以其心疑而未之決也及天威動則啟書而感泣焉寧知非此詩不先有以驚動其心者乎

多方文失次

多方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閱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下而殷夏革命宜與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相屬也伏生老矣口授於人文失其次如是正之則多士多方可讀之而求其義矣

周禮祀兕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武王定天下命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先公之於先王雖有遠近俱王
之別皆吾祖也故一事以天子之禮劉歆傳會成書
乃曰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是降先公於先
王使與賓客諸　為伍也天下寧有是故周禮之書
顛倒人倫不可以為經也　天子
有天下祭祀以立本莫先於宗廟莫大於天地莫重
於社稷山川祀之細也觀周家庚戌之禮則鬼神之
序可知矣周禮乃曰祀山川則毳冕祭社稷則絺冕
是以社稷降於山川也故劉歆〻倒鬼神其書不得

周易詩書春秋比也

周禮禮樂

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於天宰制天下其所以祭天
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有天神地祇在吾度外
有形體狀貌可得見而承事之也劉歆周禮曰樂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
如巫祝邊怪之辭也則又以為神降祇出然後可得
而禮也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為節作樂乃所以
行禮禮神也直待神降祇出然後行禮哉夫天地之
道一往一來否泰相應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可以智慮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為者謂之鬼神鬼神
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同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神
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矣故易
詩書春秋皆無知周禮之文者然則劉歆之偽可不
關乎　、　誠所以象德也
故必於其人必於其事必於其時不於其人不於其
事不於其時則為無義人心不服鬼神不享也劉歆
奔合周禮之文乃曰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堯之咸
池以祀地祇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大夏以祀山川
成湯之大濩以享先妣夫以雲門祭先猶可言也地

祇為知堯之咸池四望為知舜之韶山川為知禹之
大夏武周之先妣為能知商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
而不知其義則付以為禮樂矣彼劉歆者叛父背君
不祥之人也是為知禮樂世儒胥胥然推尊其書使
與聖經並此　之所以拊膺大息論之而不能自已
者也

極論周禮

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
民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
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吏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
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
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
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
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
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夫君相宰恭儉不向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
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

長財為事著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
下交征利惟剥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制太
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申義而行無所忌諱
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
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
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
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外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宦吏衆庶
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鄭玄以為宮中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居九重面朝後市譏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
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
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
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
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
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
市並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
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
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為此二宮奄者墨者也婦人
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

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
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
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綴左右綴衣虎賁
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
開亂世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女祝掌宮
中禱祠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
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況天
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妖虐禱祠禳
禬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
妬忌與為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為太宰之屬置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飲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為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　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其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為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茍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欺人哉四

方貢賦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是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珠玉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衣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冪人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加刊本改

所作者也亦置五官焉凡此皆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為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霸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闈很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為專掌王崩復主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制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職六十有三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

詩書春秋配乎又按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真迷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其大綱已失亂如是又可信以為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自止天下風動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次猶令行禁止天下無冤民今劉歆司徒之屬有調人者掌和萬民之難有辟讐之法有交讐之令有成鬪怨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不行之明徵也周公力平王室身致太平其經國之典固如是哉主者提綱撫世已受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大不寬小今劉歆司徒之屬有廛人者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其細已甚矣細已甚而民不傷者未之有也夫齊民非有執禁也徒以財利相役猶能制人之命破人之產掊怨生禍况大君以萬乘之威萬鈞之勢而細可行哉百官有司必承望風旨樂人於國門之外使民欲與之偕亡而後已也又有泉府者掌買賣商賈之滯貨斂散百姓之賒貸夫審於音者聲於官理勢自然王者布正大之德以治世不行貽濡姑息之惠以沽名乃能張理天綱整領萬姓若夫買賣賒貸之市正市井商賈爭錐刀之末而莽細民私相交際之所為也豈大君所宜及哉其言顛倒如是乃尊以經與易詩書春秋並是學者之不察也劉歆王畿之制邦中為六鄉四郊為六遂遂外為邦甸甸外為家削削外為邦縣縣外為邦都名雖不同其制度則一不應更有異也其所載鄉遂之官比與里皆下士一人閭與酇皆中士一人州與遂皆中大夫一人鄉卿一人王畿八百萬家略計其所當置卿大夫士已百有餘人矣成王固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說者說周官三伯也今乃冗濫如是又設三百六十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職為其妄誕不經昭昭矣自劉歆成書惟鄭康成推贊之真周公之罪人也謹按劉歆漢家賢宗室向之子附會王莽變亂舊章殘賊本宗以趨榮利周禮之書本出於孝武之時為其雜亂藏之秘府不以列於學官及成哀之世歆得校理秘書始列序為經衆儒共排其非惟歆以為是夫歆不知天下有三綱以親則背父以尊則背君與周公所為正相反者也其所列序之書假托周官之名勦入私說布令賊莽之所為耳王安石乃確信亂臣賊子偽妄之書而厭大聖垂教筆削之經棄恭儉而崇汰侈舍仁義而營貨財不數十年夷狄亂華首足易位塗炭天下未知終始原禍亂之本乃在於是噫嘻悲夫有天下者尚鑒之哉

周禮五官

周官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有六典六叙六職六聯有八法八則八成八職有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之制而皆不取何也或其事重複雖無載可也或其事顛倒直不可用也或其事冗瑣本無足舉也凡五官中不取者皆如是也

流宥五刑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此司寇之書宅心書恕雖條貫闕失而卹刑之意深
謂周公之遺法也然春秋之時鄭子產趙宣子始出
入先王用刑之法作爲刑書末流至於暴秦以斬劓
人爲不足而夷人之三族帝王五刑之典盡廢而墨
劓剕宮大辟五虐之刑獨行天下之人搖手觸重罪
而無輕刑以當之漢孝文哀民之無辜於遺廢肉刑
而立笞與棄市之法雖卹民之意甚至而未知先王
五刑之本故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雖名
爲輕刑其實殺人與專用肉刑無異故後世不得不
更之以輕至於今有笞杖徒流絞斬雖差善於漢法

然使人自新之路猶扶繩人以罪之法猶急非帝王
以刑弼教之意也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
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宮大辟者賊
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
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
天下之罪慘莫甚焉自非天下之至不仁者孰忍專
用之若盡復正五刑於當絞斬之科增立劓剕與宮
無遂絕人命而笞杖悉行流宥之法纖輕輕於唐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典刑所以待士大夫也昔人爲輔相士大夫失行有
能不顧其過隨宜他　人以爲愧至無敢犯者意其
近似典刑流宥之法也鞭刑所以待府史胥徒在官
之有過者扑刑所以待士農工商從師之不率者嘉
石之投疑其近似鞭刑流宥之法也朝廷之禮疑其
近似扑刑流宥之法也雖鞭扑輕刑聖人猶慎行之
待人如此其有禮也人豈得不生愧恥其能使天下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足怪也流宥之而不改然後
刑之刑之而不改然後當之以墨劓剕宮大辟而又
審其輕重而許之贖又流宥之今之三流圜土之禁

其近之乎及其終不改也然後殘其體膚雖殺之亦
所謂生道也其誰不心悅誠服乎行之以歲月頑鈍
無恥之風宜亦少退

載書之叙

孔子定書必有先後之義經秦焚毀聖人之意不可
盡見愚詳考經文禹當堯時別九州平水土而載於
夏書之首者此夏后氏之王天下也今雖以載於帝
王之時探本索原固未失聖人之意矣商高宗惟傅
說之言是聽殷所以衰而復興禮所以廢而復起躋
於祭祀其初年時事也若不然致敎有彤日之異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何以為高宗故今載彤日之訓於說命之前以不沒高宗改過從善致中興之實也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之叔父也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益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者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於東豈有康叔得封反其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舍書敘而從經史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乃營洛邑

成周成反政於王分正東郊而作多士以多士在多方之前既無大義而時不可逆是以正之也武王崩之年師尚父猶在成王二年三監叛尚父不往征討而周公自行者自尚父已薨矣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將兵居外者恃名父為保耳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凡此皆本之經文非敢以胸臆亂古書之舊或有尚論古人之君子盍試考諸是耶非耶又從而正之可也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成王將崩

人多以為成王中才之主也愚觀其臨終處斷大事不動聲氣過人甚遠然後知周公所以教之者至而成王進德之勇也成王既崩然後迎元子於南門之外者是太子宮在南門之外也夫太子國儲君副寢既大漸而不居中可乎古者聖賢之君以死生為常故不與担化小人大命未終妻子已環而泣之者同也以大臣為腹心故公其子而不與之輕重輔弼也以天下為家故必終於正寢公卿百官受顧命而不

沒於兒女子之手也後世此道不明人君牽滯於兒女之情而隘於死生之變以利欲亂其心而以天下私其子故不任大臣以天下而大臣亦不敢以天下自任於是有母后臨朝之僭制外戚握權之大患閹寺狐鼠之深害偏信獨任之陰謀矣此後世所以不及夫三代之隆也

即位禮服

唐虞夏商天子之服十有二章績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絺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上公九章自山龍而下侯伯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五章自宗彝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而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而下士一章黼黻而已周
天子九章上公七章侯伯五章子男三章卿大夫一
章士役爵素積天子公侯卿士五服有章矣康王受
命之際其君臣冕服非常章何也天子崩嗣君即位
而後成服者不敢重已事而輕天命也是故康王君
臣變其常服使吉凶之道不相干犯以成禮焉非衆
人之所識也在昔即位之禮宜莫不如是而孔子特
有取焉者豈二代綿蕞至此而後盡善乎禮曰天子
崩七日而殯至今於九日者天下方安泰講此禮立
制度貽後世之時也宜召公畢公監於二代有所損

益遂至於九日而後定乎蘇東坡疑之以為旣喪服
実又以冕服即位非禮也愚今考之癸酉須材明未
殯也是康王君臣於未成服之時變常服以即位旣
即位見諸而後成服諒陰也故孔子取其得禮之節
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則焉

建國井田

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
也以為中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
分去其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
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之法王畿萬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
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
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然後
足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若受田者止於三百萬
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
方千里本根不強將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劉歆
又以為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
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
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亦非矣周制分土惟三未嘗有五等也先王以田制

祿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
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下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
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
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授之者也為公侯
者田必百里不百里不足以事天子睦四鄰親九族
守宗廟定社稷舊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
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說是連山亘川不審田
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國也夫田之肥磽四方不同
故大禹有九等之別後世亦有十色之辨因其地之
肥磽以定井之廣狹百里之田提封萬井是為定制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事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十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足與王爲敵尾大不掉豈先王之良制哉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鎭跋扈篡弑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夷狄制命之事矣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

守中國以天年終其必井田封國而後可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於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夫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禘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

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足之報而顧穀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於天而以柴燎分爲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款私意傅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比也

宿衛兵法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三代宿衛之法不可得聞矣然亦有可推者按三代王畿千里八百萬夫籍爲兵者七十有五萬人以六軍爲丁番入宿衛自王城達於畿封一歲十二月處夏五獻一廻狩周天子六年一廻狩則未見其宿衛扈從者皆以一時而更乎以　而史則五年而再周也春聽之以鼓鐸吏聽之以　畣秋辨之以旗物冬習之以戰陳宿衛三月之將四方周而復始習之也故不惰教之也故不驕親之也故不悖寬之也故不怨三王之兵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後王雖不振猶有所持循者以法良故也

徐偃仁義

世薄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猶祀上令徐子朝諸侯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蓋仁義之罪人也其反也宜非惟徐偃王爲然後世亦有之矣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爲仁義者也然至於殺身亡宗者蓋拖小惠以爲仁立小節以爲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須臾終亦必亡而已矣吾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之哉

呂刑五虐

考呂刑則墨劓刖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生是以絕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人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耄荒德雖不衰然猶由盡典獄之情偽以爲天下後世之訓哉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昭王南征

史有稱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密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沒於水者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矧王所當復昔耗弋譬帝與共天下也愚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奧克己求善蓋賢君也豈有意囊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以討罰楚者乎疑好事者爲之如充幽囚舜野死之類也是以不敢徵而取此

文侯之命

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犬戎則天下有不忍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以益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泰辱之詞語平而不切意舒而不憤忌不共戴天之仇輕棄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舊都以西事委之於秦而即安于洛邑亡三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藩宣之道遂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使平王稍有仁心義氣而輔之以晉文衛武則周室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於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實本天命而作春秋固非衆人之所識也

齊用豎貂

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於其時必於其義是故晝居於外所任使者則公卿賢大夫士也夜居於內所寂御者則后夫人叔嬪婦也曷嘗有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哉雖夏商季世桀紂之亂尚無是也及幽王寵褒姒滅西周始有婦寺之名自是以來帝王大本日以淪亡為人君者以行道布德之公位為快情逸欲之私居故聽政有素而公卿進接者有宴遊無度而妃嬪幸御者無節外不分於晝內不分於夜矣然天下萬事來者不可不應也公卿既不可使至於內妃嬪又不可使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刻本泉明 長二寸 寬二十四字

命於其閹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秦胡亥信天刑之趙高為其所殺後之人君自宜拔根拔本追復夏商之制以革襄周之弊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國者豈非君之不仁哉噫禍在君之不仁不可與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管仲相齊

諸侯之不得僭天子大夫之不得僭諸侯猶趾掌之不可為肱腋　之不可為元首也觀管仲使齊桓下拜及北辭享之事可謂恭矣而謂鏤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三歸不攝之僭何歟覇者務私報圖大權而

其小節據實勢而崇虛名者也仲相桓公匡王室封諸侯號令天下歸於政物故桓公尊寵之而賜以齊臣不得用之禮也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飲水沒齒無怨言雖盟會征伐無寧歲而能使齊師常冠於諸侯賦斂輕薄府庫充實百姓富庶賢才服其能小民懷其惠矣故斯禮也國人以為宜賜仲自以為當得莫有知其非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所以明王伯異道　義與途示後人以天理之所在使人欲不得而泊之也明矣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強大伯諸侯何也守

陸香圃三門草堂藏書

信不貳行法無私舉用賢才開闢言路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於首止天子俾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公道伸而諸侯服盟於召陵禮對楚而中國之義立封衛楚卯城刑夷儀遷杞緣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其去戎狄也遠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夫伐魯國以救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子頹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之亂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而不

能止也以病燕則伐北戎山戎以包茅不貢則南伐楚以不從己則伐家伐鄭執陳轅濤塗府自封殖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處已如是何以服人於是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疆土南則荊楚橫強滅弦滅黃圍許伐徐而終不　聽也原其故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於功利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矣故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齊桓公卒

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其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材也當

陸香園三門草堂藏書

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於西戎秦人力戰聖豐鎬平王東遷於成周虞虢魏鄶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正畿甸以修王略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宗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袵席之間也

魯會楚嬰齊

唐末馬殷竊據長沙畏荊南成汭淮南楊行密之強議以貨賂之高郁有之曰奉天子撫士民訓勵卒伍

霸業脩明誰能爲敵殷從之果能平定湖南沒身傳嗣敵人不敢謀吁觀此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於以貨賂人而乞盟者其棄禮義及人民辱國家也著明矣

魯立武宮

立武宮者立武公敎之宮也諸侯立五廟武公至宣公十一世矣乃祧主也季氏立其宮者宣爲　之功也哉謹按武公者從宣王不順之命舍長立少者也季氏以少子專魯國因是立其宮爲子孫久長之計以自堅耳夫子書之以表著其非禮也

陸香園三門草堂藏書

楚殺追舒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按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必欲殺之則非矣為弃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於王而王不聽則竊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復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闇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然後死之者以為子則不孝以為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以人生此極而莫覺異悟也故悉論之以示為

仁之道焉而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弃疾者大夫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宗室之枝葉庇廕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弃疾與殺其父奚置待貶而後見乎

實沈臺駘

毉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天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毉卜祝史世守其事而身屬於官毉以十全為上過誤而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畢審嘉凡有告於鬼神之事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以興神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明交矣今世則不然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冠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有大疑內不反覆謀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也久矣君子謾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教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挺言某鬼某神之怨怒以恐惑之如瞽卜人之言因為之祝祭以圖衣食而已民窮破產祀鬼而不求毉至有收事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毉卜

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仁也

魯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耕武降之罰耳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於經使後之人考其世而尋其所由來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於逆亂而惑人之聽矣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天產地產

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得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是故雖一物之微無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為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為經與易詩書春秋比乎

周易成書

愚讀包犧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孔夫子翼然後知聖人憂患後世之至也後生晚學守一卷成書豈

復知經百千歲四聖人竭心思之動故愚復其愚將以啟之也夫先聖後聖發明大義如太和之體萬物春生秋殺雷動風行千變萬化務曉人以生生之道初非緣已成事由聞見知識而為之者故愚讀之警動焉嗚呼聖人亦人耳所以然此必有道矣夫詩書春秋後人猶多引以正心斷事至於易則希矣吁士大夫之負先聖可勝道哉

叔孫州仇

凡人之情利害不及則不相譽不相毀也彼叔孫之所以毀聖人譽子貢者孔子方用事慮其有不便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已而子貢孔子之門人也一毀一譽人固不疑於以嘗試諸大夫之向背其姦慝如此而衆莫以為非也故遂毀聖人而揚之陳亢莫非真不知聖人則黨於州仇者也觀子貢以自絕責州仇而以為邦語陳亢則知州仇之毀譽正孔子用事利害相及之時而小人去君子之情狀見矣人君臨涖群臣與夫執國命進忠賢察姦回之君子其可忽諸

孔子去魯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陽虎在鄆不狃在費侯犯在郈此三家之疢疾也季孫斯幾於死故發

憤懣者禮義遂用孔子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謂此時也故能墮郈入墮費三家才損其疢疾而叔孫遂於是毀聖人仲孫遂於是聽處父季孫遂於是受女樂惜哉三子者期於苟安而不能遠謀拘於小利而不知大慮習於人欲而不能明於天理也

孔子攝相事

司寇遷職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事夫聖人之仕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可為而不及者為委吏則會計當為乘田則蓄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逑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
冠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城不隳三家
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
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冠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
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改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
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戴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
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歟

楚子羚亭

楚國敗壞於蕘丸劃夷於吳幾於滅亡昭王之所以
復國而益安強者皆公子申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

子曰彼哉彼哉聖人度量宏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
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為文師以封於楚及熊
通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荊蠻文莊而後與中原
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之時中國衰
諸侯放恣大夫驕橫無可告語者而昭王獨發大論
皆當於道若左右得其人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得君
之專執政之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天下責祭守
皆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子貢見太宰嚭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惡人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
捭闔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則
子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
史尚信以為陰脩德政而傾商不定大憂而　紂又
況聖門諸子哉愚恐夫棄聖經而反祖述司馬太史
以為實錄者是以論之使後世之學者毋惑焉

商鞅變化

先王之所以溝封田井者畝數一定不可說移一也
邑里阻圍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
姦究不可萃逞三也此三利者絕兼并之端止獄訟

之原沮寇盜禁姦究於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
美風俗保世永年陻之大法也秦一廢之及今千六
百歲而弊日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歎哉

孟子闢楊墨

愚讀孟子書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及考諸史則
朱翟未嘗用於時君時君亦莫有信用其言者安在
其為盈天下而孟氏闢之如此其力似空言修大無
益於實者後人雖信誦其言亦莫能究明其義愚始
而疑中而惑卒然長嘆見孟氏指意深遠廣大非苟
為奪辭而已也何以言之天下之道為人為己二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已惟聖人合內外之道得時措之宜故不塞不流而王道行百姓寧舍是則或失於為人太重而不知立己或失於為己太重而不知立人矣己與人則天地否塞而人之道頓滅矣五霸之末仁義益不明有志於為己者直欲高飛深入不在人間如接輿沮溺之徒是也於是楊子唱為我之論而此徒翕然是之矣有志於為人者直欲自治自獻必行其說如衛鞅儀秦之徒是矣於是墨子唱兼愛之說而此徒翕然是之矣此二氏之言所以盈天下也然孟子所以不闢沮溺者為其無詞說而楊朱之言近義故也所以

不闢儀秦者為其事淺陋而墨翟之言近仁故也近於仁則不仁近於義則不義不仁不義近於禽獸人將何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孟氏拔其本塞其源則末流將自正矣有見於此然後知孟氏闢楊墨承先聖有大功於王道而可以為萬世法也使齊梁之君一行其言豈至人之類自相殘滅陳吳劉項之際死者十之九而後止哉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四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五

易外傳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難也未通暢也震為雷坎為水陰陽始交則鬱為雷未為雨也震動坎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震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往則不貞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

濟建侯求輔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定陳涉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乎險中也誠能立為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國後於此有人正固其心為秦益敵以自輔助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而天下之屯解矣自蘄至陳未遠也秦兵方強殘賊肆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無中正誠懇之心豈有大亨之道也徼長者而書父去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斬窗容而故人行聽讒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甚矣死於城父不保首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扶義而西卷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得張良於避追舉陳平於忘命拔韓信於行陳取英布於敵國收雍齒於故怨是以能誅滅暴項剗革暴虐於天下更始四海會同六合為家由是觀之則大亨貞利建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宜為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頹憤姦臣之竊命扶本宗誅姦究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為相於平原為牧於徐州歸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義益明不少變其初志三顧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法正追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衆士影從若水之歸海以貴下賤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濟屯之勢居貞建侯之利大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陸香圃三閒草堂藏書

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於初陽不得相從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中國盛強蠻夷必服天下之常經也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為足也猶初其僭亂也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凌折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劉明之君而遠在蠻夷為所拘縶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也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妾道也臣道也從一而忠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絕蠻夷

雖身在匈奴不為之用豈求有功名於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於強暴而不可侵陵終不為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是匈奴強暴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難如耳十者數之終極而復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欲歸計強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蠻夷服中國反常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夫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於隴西以儁材居民上

陸香圃三閒草堂藏書

有偏霸之意即是虎也夫立國以得賢為本君馬
援申屠删　林鄭興諸賢皆莫之與而去之是無
虞也惟陷身於不義以反亂亡耳囂終不悟舉兵
背叛不知興而往困於西城餓而死吝窮甚也實
融則不然矣其保河西也豈無專據方面之志哉
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
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終保福祿亦可謂之
君子人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桓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
班如也管仲者已之交遊有賢才而勝己則求之
於魯　之於俘虜之於公議之以政求婚媾往吉
也於是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鮑為齊臣
至於今稱焉可謂言無不利矣非其能知己之短
而胥進人之長乎
九月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魯昭公當三桓強盛祿去公室之時以入則、皆
季氏之入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
去已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雖失其膏也膏凝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柰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
恩澤浸潤加於百姓仁心仁聞著於天下則有吉
如唐武宗憲宗是也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
奪數世之權於一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
國出奔客死它所凶矣
漢獻帝皇泰王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
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太甲成王以幼冲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
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顧託之重為發蒙之主者
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王太甲成王非伊周
則無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匪我求童蒙
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甲方其居憂
之時即放之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是也若不決於
之初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
矣周公於成王自幼冲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
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正人為之以檢束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行使幼而見正言聞正行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之人才而卒皆為大賢者以伊尹周公能養其正於蒙有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童之任負天下之責苟不恃正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閒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姦邪窺伺之心屬忠賢進為之志事功可就而禍難不生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蓋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說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於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止以及衆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免而無恥於治安之道為可吝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庸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澈欺天下竊命之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吳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祀劉禪聽信無所嫌忤調融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強之吉矣廣開言路棄非猶弊屩得是如珠玉孜孜盡下故事無察算無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夫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揆之職為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望之上為親近大臣以陰陽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而睹比於恭顯閹宦不中正之人疏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託之意豈不負哉此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之吝耳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沖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賢而燕　之謀不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寇賊之禍不作故為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
皆以其蒙昧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世
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乎
城之兵爲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爲寇者也桀
寇者出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爲寇於四夷
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順已其可得乎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
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文王惟有亹亹剛健之德既受命爲人之主矣若
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爲惡未貫盈
人心未盡去天命未盡改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進
迴不進退處於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
服事殷其忠信於上下其誠動於殘賊故得行其
號令於諸侯天下化之而紂不以爲嫌剛健而不
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若文王
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以兵相加文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義矣惟
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
以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
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呂望之釣於渭濱皆待
時於郊野曠遠之地不肯犯世患而求進者也其
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而已非有驚時與衆之

行也故无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孔子孟子執其規矩準繩周行於諸侯見可而進
需於沙者也近於世難矣然孔孟志在於天下後
世非私己也故不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或以微
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晝道廣德弘其心甚大雖小
有患害厄於陳蔡圍於匡人景子謂之不敬尹士
謂之干澤於孔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大夫敬之
重之爲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終者其此之謂也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以其道需於泥者也然時方多僻灾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銳其行動無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是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無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衆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漢桓既誅梁冀拔黄瓊首居天位天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刺以貪汚者十餘人海内翕然稱之是時瓊充朝正人處乎其間倖幸之所必中傷也需於血者也夫瓊之心豈止於誅州郡貪汚而已哉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須服之耳及嬖寵益横瓊自度力制不能遂上疏極言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去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爭也順德時命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於小人而無凶禍之及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文王當紂之時位乎天德退稱西伯天下歸之實行天子之事矣其居中正又何疑哉飲食宴樂以待天命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故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韓馮翊之說蕭趙　漢之訟魏晉中無孚實不知畏惕過而失中道者也故終極其事皆至於凶左雄周舉中吉也王渾王濬逐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中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鄭興桓譚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無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楊惲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郭子儀魚朝恩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杜海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之吉以中正也
曹騰渠蔄賀君弼韓擒虎賈復寇恂和事天子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來俊臣之徒主父偃
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
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吉又何咎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七十萬

戰於牧野武王鼓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前者倒
戈後者北千其故何也紂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
衆莫為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己而已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劉虞吉德之主士民之所與也公孫瓚暴戾之將
士民之所不與也然虞以十萬之衆聲罪討瓚而
一敗不振者以無律故也不以律雖臧亦凶矣李
廣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趙將李牧初守雁門之塞趙王聽讒而罷之既而
邊境不安復命牧將牧請行其初志趙王聽之牧
乃受命於是利鈍進退功罪賞罰牧皆專制趙王
不得不與也故能一戰而破滅三國邊境清淨夫
不用則聽命而退用之則專命而行得中道者也
故吉而無咎其后牧樂泰師趙王罷之而不受命
則恃專而失為臣之道矣見殺宜哉故象以承天
寵為中吉也吳楚反景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將
軍討之亞夫言於帝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於是吳攻梁急梁求

救於帝帝命亞夫救之亞夫守先謀不奉詔堅辭
不出而遣輕兵絕吳楚糧道吳楚兵卒困於梁饑
死叛散遂以破滅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專故能
有是功吉無咎也雖然人臣有大功於天下奉身
而退不為天下先可也亞夫絳侯之子復有大功
又為輔相守正而行抗義不撓其居正也善矣然
卒取死亡之禍者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過
也唐憲宗之討淮西也既命裴度長御史往視師
矣又命以為相使賞罰用命不用命又命往懽以
既厥事信之深任之確恩禮有加而無怠也所以

陸香圖三門草堂藏書

能平道冦偪賊威震諸藩令乎主三錫命懷萬邦
之意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用師之道必以才德謀慮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
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樂毅丈人也而以騎劫代
之若趙廉頗丈人也而以趙括代之李牧丈人也
而以顏聚代之此以衆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
敗亡何待六之才德衆人也而三之位則統師也
故聖人明輿尸無功之義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齊桓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
高祖伐項羽舍滎陽成皋而趨宛葉朱雋討韓忠
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氣也必有
義也不以力也必有謀也夫聚衆而付以殳殺人
之器豈得已哉能以謀義行之庶幾其可信矣此
兵家之常也故無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正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夷狄居遐塞不毛之地盜賊屏其邪心而從於教
化不害良善其宜也夷狄若有侵犯於中國盜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若有干犯於天下則是禽獸在田而侵犯稼穡也
當申其罪而討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
紂漢高之伐項羽則皆申其罪而討之故蠻夷率
服天下嚮應為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將之道必以
名德才行足以率衆者為之九二剛陽三才在下
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不任長子而以弟子衆人膺
才間之未有不敗者也以郭子儀李光弼尚有相
州之敗况它人乎故呂蒙不肯與孫皓並為大督
曰昔周瑜程普並將幾敗國家大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

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
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張良以兵法說他人皆不省及以說漢高則常用
其良策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原筮也其從
沛公以復仇暴秦而濟世安民非以為亂也此仁
人之心可久之道夫天下之正理得元永貞之義也
故无咎若沛公之約法三章以收秦民馬援之擇
君竇融之歸光武郭嘉之去袁紹皆原筮者也其
相比莫非有謀行常道守正理者故邵原告曹
操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非剛中者不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趙高二世之君臣耳餘竇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國家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比若楚漢分爭之時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歸賢能未盡見用韓信彭越英布之徒不能乘此時舉賢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大功及楚已滅天下歸漢乃举兵叛逆自取滅亡後夫凶也况隗囂之徒才不逮數子方紛亂之際則坐談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舉兵圖大事者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成湯三聘之然後起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劉備三顧之然後見聘之在彼而起在我顧之在彼而見在我其尊德樂義之心著於禮貌之閒然後就之故足與有為也不然則失身於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反為有執者之所賤矣又安得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如齊王建所　之羣臣賓客反為秦用卒誤王建死于松柏之閒不亦傷乎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小畜亨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郭子儀雖為魚朝恩所　然朝聞命夕引道信命而行復自道者也是以群邪莫之能害而終吉也若李光弼因群邪之間遂擁衆不朝則不能復於道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漢明帝察察剛急治楚王英獄無辜連逮不可勝数群臣希旨無敢以情恕者獨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出焉一為无辜一言其言發乎忠誠惻怛有

孚者也其情既由其辭既達其義既明故帝卒從其言死罪免而恐懼亡矣正君心救无辜何咎之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舜既受堯之命有天下而堯朝舊臣如共工驩兜伯鯀佐堯治天下其執權利之日久矣舜江海陶漁之人也雖以堯命聽居其上其志未嘗不欲專命使舜不得有為於天下也然舜以天德居天位其有孚可知固將分天職與天下聖賢共治之分天祿與天下聖賢共食之列天位與天下聖賢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守之豈姦邪之臣所能遏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
者遠矣學如富以其鄰比之謂也
上九既雨既處上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東漢閹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鄭衆始得與聞政
事其宦者出入禁闥以奉承為事者也雖比則易
以親順事則易以信其後遂得天寵日侵朝權皇
永與之時中宮近習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政令一
自之出矣然賢者猶或困弱已張而未成也及元
嘉之末逐黨錮賢智舉不得進於是乎成矣所以

所以及此者以其睚比順事足以媚惑人君而桓
靈之君心與之同性與之合既雨既處也彼忠張
讓之徒豈知其非日以益甚終受誅戮固其宜矣
婦貞厲也雖然閹監也而執國柄政自己出侵逼
人主月幾望矣陳蕃竇武以區區之力不復顧慮
誦言誅之欲以一旦亦奪百有餘年憑藉之權不
亦難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時君子必知疑慮徐
思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
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袁渙之答呂布嚴顏之答張飛薛包之事父母謝
安之待桓溫所處至順所言至當皆以柔履剛說
而應之故雖履猛暴戾之地終不見傷害也紂
至強暴也而文王徽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於羑
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得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其德光大明于天下後世也其亨可知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夫張良以布衣起為帝者師及功成天下定則從
赤松子遊楊震以儒生起為三公嘗稱我有三不
惑酒色財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志願者也

故貴勢不能動其心利祿不能亂其操以是而行
豈有咎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黃憲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非有驚
衆險異之行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
憲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師竟無就若其中以利欲
自亂豈能從容應之若是乎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不咥人凶武人為於大
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呂布剛决不常智畢而才小雖銳衆爲將固不足
以濟亂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殺之以東緡之背
叛而絕之眇能視跛能履者也其見非能窮理其
行非能盡義亦迫切於形勢因以爲功耳使布統
御於人遵約束而行則未必不爲名將如尉遲敬
德之流保其天祿矣以其剛決猛暴而居人上自
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謀不中禮義動不中幾會
履虎尾蹈危難終爲曹操所擒而被咥人之凶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欣然歸命光
武以爲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强明决以法
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當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
於外人大官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
恭小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顧其才能其畏愼
可知愬愬畏懼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
志行也故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剛決也堯舜之聖猶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爲
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仲虺戒湯曰從諫弗咈先民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是若詩稱文王曰小心翼翼蓋優游從容寬大盡
下者聖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則履帝位而不疚矣
若自以爲居位正當任其剛決不復畏愼則德不
能日新往往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曾子寢疾病謂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夫人有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欣然自喜自足
而不能有終者多矣曾子啓手足可謂視履考祥
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
度欲以爲吏然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
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
能行者而已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處文明之極陰奇陽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文悅懌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也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為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必為人所凌辱矣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德宗陸贄

剝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漢和帝以鄭衆誅竇憲有功遂得與聞政事閹宦擅權侵害正人自此始矣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其凶必矣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天子者天下之本民人之主其得位也上受於天下受君父而輔之以大臣者也桓帝以李潤江京而廢來歷以死爭之是也而周舉之徒皆見陰而止歷獨立无助桓帝遂廢後雖立于孫程等然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退人才更張政事皆在天子之手猶未甚也而執朝政與大臣為伍之勢矣若大臣得人以其類進則猶可為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者陰剝陽也三居剝應剛以陰從陽者也昔東漢呂強處閹宦之中獨有愛君子憂宗社之心雖身被殺猶有令名无咎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刊本接連上文

刊本評曰提行

語指南 趾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黃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沒之後其志可以施為則觀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忘其親三年之間孝子惟恐不及於父所行之道或當或否将有所不暇議悉改之乎

沈氏曰昔居先君之喪於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為合於人情也評曰觀其言可見其為子矣如此說極是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黃氏曰事無大小一於敬而無知其失也過嚴知和而無禮以節之其失也無辨二者偏勝槩之以先王之道其不可行均也

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於和矣復以禮節之則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

評曰小大由之謂事無巨細皆以和為貴也而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禮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則不和故亦不可行也沈氏謂申上言是也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黃氏曰孔子之時禮樂廢壞不仁之人用之是言蓋有為而言也如季氏之旅泰山舞八佾知禮樂者如是乎

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横生尚何有於禮樂

評曰不仁者所行七顛八倒雖用禮樂舞八佾雍徹而非禮樂也故曰如禮何如樂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

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黃氏曰魯躋僖公亂昭穆也既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而窮其說孔子為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為主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於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點也之與同

沈氏曰逆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言以類記之者也不必此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

評曰逆祀之說固好但恐孔子之意不止謂此也魯之郊禘逆祀之大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之情狀見於禮樂不可亂也禘祫之禮樂不同其鬼神亦異豈可亂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連上文說亦通吾不與祭如不祭恐都是以類記故有子曰二字題之與字一說誠未安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黃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

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爲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徒以中皮爲善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夫子言古之之道以分明之不然

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說而然之當無以易也

評曰二氏之說極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黃氏曰仁人心也私意不萌於心故能公天下之好惡苟志於仁有心於仁也雖未能見於所行而一念之間固已向于善矣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沈氏曰弟子之善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

評曰仁者之心如鑑姸者來則姸醜者來則醜方其姸也焉得不謂之姸方其醜也焉得不謂之醜好惡如此吾心初未嘗動也若恐或者以惡人爲疑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則是當好惡之時留中元未了了也焉得爲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字或讀作入聲有心於仁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黃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功者人所樂赴過則人所於苟免而後知君子存心甚厚雖過也不害其爲仁若周公之厚於其兄孔子之厚於其君皆不以有過爲嫌者其仁可知也

沈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爲仁

評曰聞諸先君子曰黨偏勝也有所偏勝則過而不得其中或敏慧而過于太察或剛勇而過于太暴或畏愼而過于退縮或慈愛而過於寬弛人能

陸香圖三問草堂藏書

內觀其過深自省焉則有所覺矣竊謂伊尹周公不可以言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黃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多能者皆不能徧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況其泛應於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於一心則天地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內耳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早遊聖門省身於內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於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違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於踐履者也蓋忠之為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為心無物我之間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於吾心則彼己不立孰為町畦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於參天地其於一貫之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蓋不容言而門人之問不得已而應之於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五峯集 卷五

明之而悟曾子之言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於聖人門人之受於曾子又未可以淺深論

沈氏曰此論亦鄙見所同曾子所以告門人者別是一轉語也

許曰唯仁者為能一以貫天下之道是故欲知一貫之道者必先求仁欲求仁者必先識心忠恕者天地之心也人而主忠行恕求仁之方也施諸己而不願亦不施於人即主忠行恕之實也黃氏之言非不高妙然言意支離恐使學者惑也夫聖人垂世立教者是也而黃氏以垂世立教與道為二遂其支離者一也聖人所傳者心也所悟者心也相契者心相契也今曰傳以言悟以心相契以心是人與心為二心與道為二矣其支離者二也夫忠恕即道也而子思謂之違道不遠者聞諸侯師聖先生曰以學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不施諸人故謂之違道不遠非以忠恕為違道不遠也今黃氏似以忠恕為違道不遠其支離者三也夫人心忠則為忠恕則為恕今曰忠之為心恕之為心似以忠恕又自有心又曰忠恕生於吾心則彼己不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夫人能忠恕推己及彼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彼已不立則是無本矣墨子二本孟子闢之況無本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

黃氏曰記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内今宰予好内而懷安無其質矣教無所施故孔子深責之

沈氏曰好内之說竊以為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晝而多寢怠惰無精進故夫子深責之

許曰宰予只是怠惰無精進之意故夫子深責之嘗見衣凡范伯達亦如此說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黃氏曰晏平仲相齊景公執國政孔子久於齊而不能用徒以交際為恭非王公之尊賢也於此猶善其能全交者所見夫子之忠恕

沈氏曰此恐只是不没其實非有為而言也

許曰沈氏之說極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黃氏曰凡事之是非利害兩端而已過是而思則惑也觀其使晉之時其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以行不亦過乎

沈氏曰鄉人林德恩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以為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許曰德恩之言甚好黃氏之言上半截亦好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黃氏曰此論仲弓之德不用於夫子必用於諸侯如牛之騂且角雖不用於郊山川亦不舍之矣蘇繇而為與不以其類廢之也

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父之言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係於世類才者雖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

許曰沈氏之說為長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黃氏曰學道未至於無心非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虛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無物我之間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顔子省身克己如此
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能閒若虛以至不校皆是無物我之事不必分也
評曰黃氏以此五者為顔子克己之學甚好而曰學道未至於無心非善學也異於愚所聞矣學道者以傳心為主不知如何却要無心心可無乎又二氏皆有無物我之說愚竊惑焉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有此則有彼有內則有外有我則有物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未有獨者也而聖人曰毋我者恐人只見我而不見人故云爾也若物我皆

無不知酬酢萬變安所本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黃氏曰文王之有周天命之人歸之有天下之二可以王矣而猶事殷所以為德之至不可少訾者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者詩於皇矣云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文王所以致此者固非一世之積其由來遠矣至文王而後成耳於是推本而言之
評曰此意甚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方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見其德之至不曰文王而曰周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亦然考之詩書可見至于代殷又別是一義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黃氏曰哀敬之道常存於心故見之者誠有感於中其作也其趨也有不期而然矣蓋夫子平日踐

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衆人情不知覺顔子於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嘆也蓋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吾身遠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妙而求之於渺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顔子既發嘆而悟昔者之非於是吐其胷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為之累也向時從事於堅高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無得若有退志矣而夫子誘而教之於博學之閒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若有見其卓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然獨存者不可以他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
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也
聖人所謂哀敬之道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
之閒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回為之
冠聖人之門獨以好學許之也
沈氏曰此論深見顏子學問之道當見一鄉人騎
歸此說譜鑽仰前後之初未有所見及夫子誘之
於博約之後不能自已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不若此論去聰明智慮
力而有所得之為妙也但上文見齊衰者恐意不

相蒙也
評曰此顏子之學學者所宜盡心不可姑從人言
而已也仰之而知其彌高鑽之而知其彌堅瞻之
而知其在前而又知其忽焉在後此顏子習閑察
見聖人分明所以為善學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其先後次第不可得而詳聞矣博我以文所以使
我見識極高明窮廣大也約我以禮所以使我踐
履不失中庸也此夫子所以善教也欲罷不能理
義悅我心自不能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庶幾聖人在欲化未化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閒故發言如此也夫欲化未化之時似猶用聰
明智力又似用聰明智力不得焉當得之於意表
不可言語形容也若聖人從心不踰矩則聰明智
力具存而無所用之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與天
地參矣沈氏謂去聰明智力在學者不當去在聖
人不必去去之則必入於空淪於靜又烏能有得
而可以開物成務乎哉顏子之喟然而嘆直與上
文猥此不相蒙耳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黃氏曰子路之勇以氣為主能守貧賤而輕富貴
者也不以貧賤為不若人故衣敝縕袍無慙恧之
心所謂不忮也不以富貴為愈乎己故與衣狐貉
者無歆羨之心所謂不求也不忮不求亦人之所
難而子路既躬行之矣猶終身誦之故曰何足以
臧所以進之也
評曰不忮不求夫子進之欲其何所進向上義理
如何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許曰顔氏嘗讀厥作乎聲可見聖人之中節一相世務不能移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黄氏曰祀鄉人禓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存室神也儺卽禓也

沈氏曰龜山謂誠意於徐厲此論自佳先儒謂存室恐非也

許曰儺起於鄉非先王之制禮也其說以驅逐厲鬼為事龜山之說雖好而先儒之說亦自有理也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黄氏曰顔淵問為邦夫子嘗以四代之禮樂告之而此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其德行純備心不違仁可以為人上矣故以是道明之也　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則天下歸仁係乎一人之克己復禮不可不愼其機也夫仁人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私欲肖萌則視聽言動舉越於禮而拖為之閒流風漫遠天下必受其弊況能使之歸仁乎唯自反而克於禮不復再自亂之不作好惡援之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心誠意於上而天下安於無事風俗自是歸於淳厚矣所謂天下歸仁也必曰一日者以見克己誠非自外至其用力甚寡其成效甚遠而功利之及於天下者甚博也

許曰黄氏所言仁之功也須要見顔子居陋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處方是真有所見仁人之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竊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黄氏曰蒯聵得罪於南子故出奔宋靈公之死也衛人欲立公子郢郢辭焉乃立輒以靈公之命也蘇內翰謂靈公黜其子而立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夫以父子之間至於爭國逆天理人倫名之不正孰大於此以春秋考之蒯聵出奔與趙鞅納之皆稱衛世子以示其得世於衛也使夫子果為政於衛其將周旋父子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之名蒯聵復世子之位靈公亦無黜子之過此正名之大者為政所先務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評曰蒯聵無父出奔失世子者罪其輕佻謀非常至於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趙鞅納之而稱世子者罪大臣輔輒而拒父也蒯聵無父輒亦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尚可以事宗廟社稷為人上者哉故孔子為政於衛則必與靈公父子祖孫本末上告於天王下告於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後人倫明天理順無父之人不得立名既正而國家自然定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黃氏曰為宰之政則所治者小也夫子告以久遠之圖者以子夏之學失之不及特將擴而大之也

評曰政者正也正無大小聖人之言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非特救子夏一人之失也兩漢以來為政者恐多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黃氏曰不知義之所在小廉曲謹之士耳其見者小故謂之小人

評曰向嘗聞常說有讀小為之者似亦意味好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黃氏曰同乎流俗鄉人或好之有拔俗之行鄉人或惡之好惡未必當唯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為君子也審矣

沈氏曰好惡而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焉可也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也

評曰察人之賢否以鄉人好惡為主察鄉人之好惡以善為主則人之賢否得其實矣黃氏之說自已明白不必引孟子之說也有人非不公其心而見善不明或入於邪曲故察鄉人之好惡必以善為主亦可改也已而善未易明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評曰原憲說克伐怨欲不行便以為仁是未識仁也故孔子提醒之曰要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矣使原憲自此能克去克伐怨欲如人飲水冷暖當自知之孔子不得而與之也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聖人着力為原憲處可得之於意表不可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言語求也若黃氏之言制克伐怨欲不行未若泊
然無心克伐怨欲不萌於中亦無有制之者然後
為仁此說大體既非所以言仁且泊然無心之語
大有病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黃氏曰剛義得於天資有其質矣所乏者威儀文
辭也行之以禮則行正而不過威儀可觀矣出之
以孫則言順而不暴文辭均也三者備而後信有
諸己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是為令德之君子

沈氏曰此非為學者言為立政事言也以義度宜
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民聽不
駭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為學者則敬以
直內乃其本也
許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使在上之人行己如是
則政立矣使在下之人行己如是則身脩矣敬以
直內固學者之本為政者敬以直內可頃刻忘哉
若謂欲不失此四事非敬以直內不能則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黃氏曰人之於師所當讓也至於仁則為之惟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及若出人於患難拯人於饑溺皆所急務者何
沈氏曰此言為仁之急如此然當為之時師亦不
讓非直不讓也
許曰人之於仁猶饑食渴飲不可讓不饑者使食
不渴者使飲也當饑則食當渴則飲非不讓也非
獨為仁之急亦非謂為之唯恐不及而不暇讓也
師所以發吾仁也言當仁雖師不讓所以明仁之
義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黃氏曰生知出於天資如由仁義行是也故為上
學而知則思而後得如行仁義是也故次之
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行之
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伐柯疑於同矣而猶以為
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
誠之也
許曰聖人與道一體故不用學學者學道者也若
體與道一則更何用學唯未能與道為一故須學
也學道便是行仁義也至於德盛仁熟則由仁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行不用行仁義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指大體而言也欲求全體故須戒慎恐懼莫
使有虧欠也戒慎恐懼使是行也至於純熟自不
用戒慎恐懼然後謂之由仁義行矣誠之便是行
仁義也若曰行仁義非學之至則可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黃氏曰朋友先施之可也父黨無容篤於恩而已
無所施也
沈氏曰君子不施其親謂不有私於其親也

評曰李丞相綱云君子親親不施者不加刑殺也
漢成帝欲恐諸舅曰今將一施之必是魯公天性
嚴冷寡恩故周公戒以四事事皆相類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黃氏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必以心得之
評曰仁人心也言以心得之不支離否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黃氏曰道不離動靜語默之間所謂洒掃應對進
退無非道也下學而上達非於下學之外復有上
達也故君子之道初無二致孰以為先而不傳孰
以為後而不倦譬諸草木其始生也及其長也區
以別之雖若不同而　以為曲直之性則一而已
子夏之門人所謂小子者克勤小物於正心誠意
之時其進於成人之德無疑矣苟不達此而驟以
為末務是厚誣也子夏推明君子之道以正言游
之失以為道之在人其致無本末其施無先後而
小子之學率由始以成其終其序不可越也若以

為必求其本而不循始終之序則雖聖人亦不能
凌節而施矣
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後貫焉如草木一區之
內種子根莖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
達在識之而已
評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
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
自外增益之也故區以別矣君子下學而上達其
道正如此沈氏曰亦在識之而已此至言也愚以
謂正當心了不以語言到也黃氏曰下學而上達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非於下學之外復有上達也其言妙矣而曰克勤小物於正心誠意之時則愚所不解也夫正心誠意自先自後徹本徹末豈可以時節言哉又曰道之在人其敎無本末其施無先後亦愚之所未解也天道有本末有先後人之行不失本末先後則當於道矣子游不識本末先後故子夏正之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黄氏曰前言惠而不費其所謂吝則惠不足以及人也易以屯其膏爲小貞吉則出納之吝特有司之事非爲工之道也

許曰不知如何理會屯其膏小貞吉疑與此義若不相似然

釋疑三

司馬文正之賢天下莫不知孰敢論其非者然理之所在務學以言可也夫孟氏學乎孔聖雖未能從容中道跡其行事質諸鬼神亦中謂璧中綫當矣其道光大如青天白日而司馬子疑之愚竊惑焉作釋疑蓋有能宥其狂簡而相爲切磋者吾與之友矣

性

孔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告子不知天性之微妙而以感物爲主此孟子所以決爲言之使無疑也此聖學之原也而司馬子乃引朱均之不才以定天性是告子之妄亂孟子之正其不精孰甚焉

辯

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物性有大體人盡之矣一人之性萬物備之矣論其體則渾淪乎天地博洩乎萬物雖聖人無得而名焉論其生則散而萬殊善惡吉凶百行俱載不可掩遏論至於是則知物有定性而性無定體矣焉得以不能自變之色比而同之乎告子知羽雪玉之白而不知犬牛人之性昧乎萬化之原此孟子所以不得不辯其妄也以此教民猶有以性爲惡而偽仁義者猶有以性爲善惡渾不能決於去就者今司馬子徒以孟子爲辯其不窮理之過甚矣

舜

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桃應設爲是事以問孟子者應之意若曰父子天性也而生殺之柄乃大君所以輔翼民德者惟以處是事觀聖人御變之權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耳若皋陶體舜孝心舍瞽瞍罪而人有犯者執之為
天子行法不公民生悖心矣縱而釋之無以佐天子
主天下民生離心矣進退罪也今皋陶畏天命執之
不赦以昭示天下使有罪者不敢幸於免懷姦者不
敢伐其技自世俗觀之於吾身可矣而君　　也吾
人臣執君之父置之於法情何安焉行法而有私者
非君道狗法而不仁者無君德聖人寧棄天下而存
此矣此民所以生也天地之大本也孟子曰聖人人
倫之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知之故瞽瞍有罪舜
竊負而逃而司馬子以為狂夫不為瞽瞍見執而司

馬子以為皋陶猶可執也使司馬子事君不孝有是
事遂行其言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自周室既衰文
武之道不著申商之術肆行積習至於秦生民不忍
起而攻之秦以天下之力不能禁禦至於絕滅者尚
刑名滅天理之效必至於斯也漢興鑒秦敗亡之道
力行寬厚其涵養民彝之意厚矣君子猶曰以智力
得天下無三代之淳懿矣知此則知孟子之言微且
遠矣而司馬子之賢乃孔子所謂多學而識之非知
之者也

仲子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天下之事人倫為重舍人倫而矜細行以欺世盜名
者君子不與也陳氏齊之世臣相與戮力同心定社
稷者也是以有萬鍾之奉若祖若父皆享焉仲子起
而非之不義齊國避兄離母居于於陵方是之時天
下之君非不奉王命則篡奪之子孫天下之人從而
事之是天下皆不義也仲子于於陵不義之地何居
焉于於陵不義之纑何辟焉勝所易者乃不義人之
粟何食焉不然則蓋邑之祿可受而室可居矣而離
母焉是不孝也而辟兄焉是不恭也不孝不恭天理
滅人倫廢矣雖云有義亦將安施此孟子所以深罪

之也且仲子敢於辟兄離母卑然為絕微之行猾者
有所不為而司馬子與之過矣

責善

天地之間人各有職父子以慈孝為職者也朋友以
責善為職者也故孟子謂父子不責善以明其分如
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材則有中和覆育變化之
道如雨露滋益草木之功其效至使子弟於父兄忻
忻愛慕而樂生焉此與朋友察言觀行切磋琢磨之
義相去遠矣夫豈必面諍犯顏見於聲色然後為善
哉而司馬子譏之毋乃思不及是耶

陸香圃三問草堂藏書

仕

天氣感乎下則地氣應乎上一有感而不應則為水旱寒燠之災君臣之義猶天地之道也其感應從違豈有異乎因君用舍以有行藏察君厚薄以有去就過則為亢為驕傲不及則為諂為邪佞故陳臻問仕孟子析衷以明三去三就之義斯亦槩舉大體云耳其曲折為變惟其人為能神之司馬子乃以就有禮周之而受者為無禮貌飲食而仕豈不過甚矣哉今有常人等夷也為之折枝而不應則必怒矣為之飲食而不爲則必怨矣有施而無報其怨情所宜也君子與常人交稱情而應猶必盡道使無纖介況君臣之際所宜盡心者乎迎之致敬又有禮焉而不就也周其饑餓愍意有加而不受也使司馬子執此意以事君必不免於亢傲不恭之譏矣雖與諂邪者不同求其無意必固我之鑿行藏去就與天地相似其可得乎

霸

二帝三王施仁政定天下之功盡道而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五伯仗義結信攎諸侯奬王室謀自強大非有正天下之心也五伯桓公為盛怨不懲而減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慾不窒而覬覦其心原不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其如日之晝如月之夜不可掩乎使其無死要知其不至驕溢而後有失信棄義之事哉唯其執之不致中道而廢是以得成伯者之名耳此孟子之所謂假也今有人假人之器以為用方其用也謂之非己用可乎為己用矣謂之丈兵而齎不從可乎用之來歸以至於沒身孰知非己有乎五伯假仁義而不歸則已有之矣其得罪於三王者何也以有為而為之也此王伯之所以分乎

德

君子於天下無成心不拘人以失己不徇物以失道稱情而施當於義而已周道之衰人懷利以相與為君者自恃崇高足以致仕而懷輕士之心為士者懷利害安知進而不知退死生譽制於人海內蕩蕩綱紀文章掃地盡廢者以君臣之道不明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輔世長民尚德烏得有其一慢其二所以明進退之分權輕重之義明為臣之道非可以奴隸使也夫由義而行事異則行異何必踏古人之陳迹然後為是乎故仲尼當君召不俟駕周公為相北面稱臣其義然也孟子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有師諸侯之德斯文所係以位則齊王君也我臣也召之從則往役矣以德則齊王事我者也夫召我者豈禮也哉唯而起可也難乎為臣者矣于義得乎司馬子以是疑之其不察於進退之分與輕重之義也甚矣

師

師嚴然後道尊貴賤一也孟子於齊王有師道焉未聞有官守言責也夫官守於一職言責于一事職脩事行則有功而受賞出守忘責則有過而受罰可挂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發之君所未有而已與之提撕其善增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師也孰敢官之而責以言哉故齊王於孟子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擬議者以孟子有師德而師道固然也司馬子曰恐後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以自況是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為師耳噫自秦漢以來師傳道絕朝廷之儀大抵皆襲嬴氏尊君抑臣之故無三代之遺風久矣司馬子習於世俗溺于近聞譬之安於培塿者驟窺泰山烏得不驚且疑乎

伐燕

沈同之問燕事孟子之對私論其理也齊人伐燕正行其事行之是也而齊人行之非矣司馬子疑之必將使孟子言燕不可伐然後為是乎夫燕有可伐之道懼諸侯伐之遂言其不可是棄理而尚術也夫棄理而尚術者乃戰國縱横之事也而謂君子為之耶且齊欲伐燕議不起於沈同必其既伐也或者疑之以問孟子孟子曰彼然而伐之也則伐燕之舉孟子初不知之矣及燕叛齊勝齊人來問所以告之者甚明齊人不用吾將諫乎非其言宜旅臣犯分而言於義何居未能救燕人之係累而已顛沛流離矣此亦君子之所斷不為者也

理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天地之間物必有對感則必應出則必反不易之理也是以湯保天下而天下歸之桀紂虐天下而天下棄之周室道衰諸侯睥睨天子大夫僭奪諸侯當時君臣以權術相馭以戮辱相使因隙而起乘間相圖者皆是也蓋君感之以此則臣應之必以此君所出者如是則臣之反者必如是孟子知此理故告於齊王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矣欲其有感於斯而更待臣下以禮

陸香圖三間草堂藏書

也而司馬子以為非忠厚之道則凡忠於君陳政令
之不便而言民有怨讟者雖指為叛逆可矣

王

孔子於周自平王東遷等之於諸侯聖人何容心哉
識其實也故黍離降為國風而春秋作矣春秋天子
之事也人肖當務於尊周乎區區務以尊周為事者
五霸之虛名耳孟子所以勸時君者實行王政也自
春秋時周室微弱諸侯強大互相讒譏臣弒君子弒
父周天子不能禁禦淪夷至於戰國天下橫潰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使天下諸侯有能知孟子之言遏人
欲明天理於天下者是春秋之法行也豈有聖人異
乎且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為一人也故湯
武雖聖必征伐然後定而天下與之後世聖人與之
況周室微弱威令不能行於家人天命已去矣而司
馬子猶欲尊焉昧于時變豈非腐儒之論哉

卿

貴戚之卿君之輔也宗廟社稷之衛也君不可輔則
宗廟有絕食之憂社稷有變置之虞乃若異姓之卿
則去矣而吾任不可委親不可離國有危難忍將誰
歸與其滅亡俱為眾囚殘及宗廟孰若廢立明以保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國家乎是道也雖異姓之卿予顧於之重亦有行之
者矣故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終不類則別立君必矣
後世霍光廢昌邑立孝宣天下服之人至於今稱焉
而況貴戚之卿耶孟子之言可謂正而不苟矣司馬
子疑後世有援是言行篡奪者夫子噲行禪讓以起
亂王莽櫝居攝以篡漢彼堯舜周公何罪哉得其人
則放伐可為非其人則以義濟姦亦何所不至孰能
禁之乎君子知正言其義而已矣

學

子思子曰君子知風之自夫學之本一有虧而未純
則其流必有偏而不起之處君子欲窒其起弊之原
以開示學者是以歷舉數聖之行剖析其義而歸諸
中焉夫孔子聖之時者也兼天下之善伯夷聖之清
者也兼天下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兼天下之和
使二子者所為易其行則必跋前疐後疑其所之而
有所不通矣乃若孔子則左右周旋無施不安此孟
子所以舍伯夷柳下惠而願為必學孔子也司馬子
歷取孔子之行以二子之行事參配之其無不合固
宜矣曾不知各以二子之行反復贊諸孔子則衛南
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召佛肸必有所甚恥膰肉之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女樂之去虞翁必有所不忍矣而謂二子之行孔子知之棄己之全為人之偽也豈不大失孟氏窒源之旨哉

右峯山陸氏三間草堂抄本胡五峯集卷一第十五十六十七三葉有缺簡卷二上光堯皇帝書則知其下脫廿一字大臣者脫四字下堅臣妾之執己者比乎下脫十九字附者天地有時而民下脫十七字第六十五葉向於國事上脫十二字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仇責平王者上脫十八字卷三題法欽夫希顏錄後語丑字上脫廿二字聖師

五峯胡先生文集卷第五

策上之盛令不行矣上脫十八字卷四皇王大紀論徐偃仁義論後脫送死孔文論一首計三百餘字卷五易外傳說復考詳傳曾子啓手足上脫十九字今據宋拓本補足並改正數十字乃成善本峯山陸氏藏書向稱精善豈知脫誤如此之甚

光緒八年春三月潛園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宋）胡寅撰

清經鉏堂鈔本

斐然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胡寅撰。寅有讀史管見，已著錄。是集端平元年馮邦佐刻於蜀，樓鑰序之。嘉定三年鄭肇之又刻於湘中，章穎序之。宋史本傳作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猶從宋槧繕錄也。寅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之學，寅尤以氣節著。其晚謫新州，乃右正言章復劾其不持生母服。寅上書於檜自辯，其文今載第十七卷中。大意謂遺棄之子不同於出繼之子，恩義既絕，不更以本生論之。然母子天屬，即不幸遘人倫之變，義無絕理。設有遺棄之子殺其本生父母者，使寅司讞，能以凡人論乎。章復之劾，雖出於迎合秦檜，假公以濟其私，而所持之事則不可謂之無理。寅存此書於集中，所謂欲蓋彌彰也。至於秦檜之罪，罄竹難書，而集中上秦檜第一書、第規其不當好佛，其細已甚。又寅作崇正辯三卷，闢佛不遺餘力，資善堂崇奉佛像，寅至形之繳奏。載此集十五卷。而三十卷末乃有慈雲長老開堂疏、嚴州報恩開堂疏、光孝長老請疏、光孝抄題疏、龍山長老開堂疏、龍山長老請疏六篇，尤未免自亂其例。然靖康元年，金人議立張邦昌，寅方為司門員外郎，與張浚、趙鼎均不肯署議狀。邦昌立，遂棄官逃。建炎三年，為起居郎。時詔議移蹕之所，上萬言書力爭，其文今載第十卷中。紹興四年，為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往雲中，又抗疏力諫，其文今亦載第十卷中。並明白剴切。樓鑰序所謂引誼以劘上，往往有敵以上所難堪者，殆非虛語。又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集中十二卷至十四卷所載內外諸制，並秉正不阿，史稱所撰諸制詞多詰誡語，亦不誣。至寅之進用，本以張浚，後論兵與浚相左，遂乞郡以去。其父安國與秦檜為契交，檜當國日，眷眷欲相援引，寅兄弟三人並力拒不入其黨，寅更忤之至流竄。其立身亦具有始末者，其文亦何可廢也。

致堂斐然集序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鴻荒之世人物混殽夷夏雜糅賢不肖齊亂堯舜禹皐夔稷契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皆天意也天之命聖賢也孰大於此五品之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暖衣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述其功用不特被之當年實為萬世法程由漢迄唐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之於飲食以為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

皇宋作興文治蔚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橫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一何幸也夷狄亂華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

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斯章著於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行事文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浹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馳於利祿之途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挽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嘆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為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揚子雲哉蓋其蘊縕奧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之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為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

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謹序

長沙吳德夫聞為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為世楷則出一編書名吏䟽集以授予曰其為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虔瀘叙州馮侯邦佐已梓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䌷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獻忠張公被薦召入校中書

靖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為當路策梨甚著守京師圍解始得省覲判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　三詔之不同　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富補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劇工往往有敵也以下所不能堪者

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擇怒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數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書議遣使公辯道懷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為夷虜之陪臣蓋覗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者二春卿兼尚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譎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襃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仁仲為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政料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　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以寓其討賊興漢之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翁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録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寅撰
端平元年春重刊于東州道院

第一卷
古詩
寄張趙二相三首
題吾溪
和范元作五絶
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
送黃彥達歸建安
題金州礲巖
示上封長老洪辯
示高臺足菴紹印
記夢
示能仁長老祖秀
題能仁照菴紹亨所建
送余澤還義興
送朱望赴召
與范信仲及嚴陵同官納凉萬松亭
和信仲醉醺
和吳元衡
和元衡送牡丹
題永州東山西亭
題朝陽閣
題水倅廳康公堂
送茶與寔陳用賈閣老韻
用前韻示賈閣老
遊雲湖
示龍王長老法韻
示龍王長老去讃用舊韻先公佳城與寺相直
賦韓叔夏雪齋
和仁仲歸鄉有感
登南樓記
題關雲長廟
和仁仲彥陵有感
和仁仲遊桃源
舟歸濡滯示仁仲
遇方廣不遇王僧留示
和叔夏海棠次東坡韻
和彥達新居
寄題義陵吳籌義方堂
和仁仲和賈梅
赴德秀海棠之集

第二卷

古詩

和劉彥冲白髮

醉步前溪示彥冲

和彥冲三日飲

又和早飲

自開善寺飯已赴彥修之集新陂初成次其韻

賦吳守友石臺

示吳守

題泉石軒

和劉仲固痛飲四疊

曉來大霧訪仲固

題傅氏眞意堂

和彥冲

和彥冲

青湖山大火

遊將軍巖

觀柳源瀑布

題棲雲閣

題四畫

陪叔夏遊法輪

賦向宣有裕堂堂在伊山桓伊舊

以墨二品餉叔夏

和春友春雪

上元寄向令畫之

贈邢子友

示法論宗覺

仁仲小園

人日驚蟄前日大雪寄孫奇父

韓叔夏

送承熙明覺知京京番融上足也

示端推單普

謝楊珣梅栽

贈陳生

簡蔡生

和蔡生

送張倩歸衡嶽

赴朱推單令周尉賞西郡野人屋

前梅花次單令韻

周尉不來用單令韻見寄和之

示周尉

題單令雙清閣

贈朱推

題蔡生竹里茅屋似野航

求木犀于周尉
同蔣德施諸人賞蘭園梨花
畫馬
畫牛
題勝業悅亭

第三卷

律詩
五言酒詩一百韻
送蔡才翁往荆門
定文題萬氏壁次韻
初至清湘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四首

題嶽麓西軒三絶
題指南軒二絶
和鄧友直
示黃岡長老二絶
題上饒伯半月嵓四絶
題郭伯成畫竹道月嵓寺
題伯成畫竹道傍人家作雨勢
過跌山題一覽亭梁谿公所畫二首
同余汝霖遊西湖觀天竺觀音永懷林和靖三絶
和歸范伯達弟相會夜歸有成
癸丑元日文定時留豐城令歸清湘唁家

和仁仲春日十絶
將次鍾鄉先寄處厚唐
示阮冠
再遊嶽麓示法光其隣林道人言陶士衡廬居五絶
題湘西小景
題浯溪小景
自勝業寺過舩德觀
題秋葵堂
和鍾漕汝强四首
和曹漕吉甫

題雲峯齊雲閣示住山思達二絶
題淨明觀
題劉鍊師屋壁
題草衣巖
臘雷春雲示吉甫
同刑子駿范伯達遊方廣二絶
中秋赴伯達浴兒會不見月
將遊上封先寄南班老
登三絶
和上封洪辯用明蔡院韻
同仙鄉和仲達遊上封值雨而歸

時上封辯病南臺珏同行
酬宣卿見和
謹次家君元日之韻
和宣風寺壁間韻
遊三角寺
酬邦鑑見和
和路樞四首
子正生日以黃柑爲壽
和徐汝霖雪七絶
再和
歲除示汝霖三絶

和汝霖三首
和朱成柏
荷花
酬諸同官見和三首
和信仲喜雨二首
禱雨
酬信仲見和
以宗正辯示新仲
酬新仲見和二首
賦向伯共五老小山六言五絶
和錢孫叔妥心亭二絶

奉家君自勝業遷居書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
謝人惠春陵石山
和貫卿二老二首
和邢子友
和趙生二首
遊淡竹嵒
題貫氏超然臺
又題迎月亭
和貫閣老三首
中秋寄貫閣老
和彥達九日

和唐壽隆上元五首
寄題吳郁養素軒
和次山遊朝陽嵒
和范元作二首
和李子揚題龍原田舍
又和湘濱卜居
郭偉求鄙文
思歸八絶
和琛奇父
留別唐次山
和次山贈別

留別貴閣老
和仁大夫贈別
贈張德餘
觀巷
溪旁大楮爲水所浸拜蹶有感

第四卷
律詩
楊秀才書室有黑竹一枝爲其添數葉五絶
和叔夏水仙時見於宣卿坐上叔夏折枝以歸八
絶
寄唐堅伯

遊元陽觀
早梅
和堅伯梅六題一孤芳二山間三雪中四水邊五
月下六雨後每題二絶共犯本題及風花雪月
天粉玉香山水十二絶
馬擴作亭湘江之上來求名以飲江名之
中秋雨
憶端子三首
又題山不嵓
陪宣卿叔夏遊石頭菴十五絶
題叔夏樂谷
和叔夏含三絶
又和松碧軒三絶
和奇父壁間留題
冬至前半月赴李父梅花之集與韓蒲向憲唐幹
諸人唱和十首
和彥達至日木水
寧鄉有感與仁仲彥達同行
過益陽
和仁仲過資江
過雨晚宿和彥達
出迓陽和仁仲

夜大風雪次日快晴
過禺畫
和仁仲過五溪
和彥達至公安
和仁仲至荆門
清明風雪小酌莊舍示黎才翁
拜大父中大塋和彥達
和彥達過先公舊居有感
和玉泉達老餉笋
留別王元治師中諱純益三首
酬師中見和

酬任正叔見和
岳陽樓十二絕雜詠
泝江濡滯
和仁仲舟中三絕
歸次相西元作以詩見迎和之
賦水寧嚴老幻菴
題淨明觀用舊韻簡蔡才翁
示詩僧了信
春雪
謝諸　見和
和李先九日二首

過明田寺會楊李二生於碧玉二首
和叔夏視穫三首
和叔夏遊雙峯
阻雪懸雲有懷叔夏
雪中寄蔡才翁
和寄父叔夏雪五首
和奇父竹齋小池及遊春五絕
和叔夏十絕一宿雲峰寺二到韓公莊三飯艸衣
嵓四泊東泊禪刹五六七八遊碧玉泉九訪楊
秀才十叔夏思歸
赴宣卿壯丹之集和奇父二首

和子楊雲峰留題
題能仁竹軒竹皆猫頭
和彥達
上封登高
題石頭菴
送董讚與能仁西堂印能老仁章宙讀書之地也
和唐堅伯留題莊舍
和題用明梅
再次前韻
用明有携酒賞梅之約久而未至復和以督之
和用明梅十三絕

和題廟欲携酒賞殘梅二絕
出門偶成
寄奇父
携酒訪奇父小酌竹齋以詩來謝次其韻
和奇父再寄來韻奇父易用
碧泉芍藥四首
三月晦和唐人韻唐人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
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五更猶
是春
和堅白碧金留題
和毛生瑞香

贈劉仲固
謝彥修携具見過
和彥仲晚歆
和彥冲長汀鋪留題
和彥冲雲際院留題
和彥冲末利二首
和彥冲新凉
小飲武夷道士吳之奇竹坡蕙示韋副觀
遊武夷贈劉生
十二月二十一日見雪于籍溪
謝道醇見和
二十七日立春夜雪高下盡白闔中所謂大雪也
二十八日快晴
讀禮至五十始衰有感示彥冲
和
春日幽居示仲固彥冲十絕
第五卷
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絕
題翁道人竹軒
題斯行㪍觀卷世杷閣二首
贈李子揚
和彥逵落梅

簡奇父
從趙廟求菖蒲
和趙禁州
和奇父二首
和洪秀才八首
示法論長老
題樟源嶺下老樞井欄樞百五歲
和楊秀才二首
和仁仲
示廷平日者
乙巳歲過祖留宿兩詩
宿餘干臨江高寺題清音亭
題中元觀次蔡才翁韻
十二月酴醿盛開
誦居新昌過黃龍嶺
遊龍山寺
次劉垣見和
喜雨
治圃二首
喜義卿得子端倅攝新
和郡將勸農
酬黃執禮見和

再奚勸農
觀諸人唱和
和王維三首
和黃執礼六首
送茶與執礼以礼以詩来謝
黃倅生日送茶壽之
和李瑨
寄題趙化州清白亭
和黃倅祈求有應
又和　旱登高
再和前韻本欲剏亭以擭時雨

和陳生三首
示程生二首
和單晝二首
謝朱推栽梅
示臨川會芊
寄陳生
謝趙戎忠白菘甚腴且再求之
送黃熙赴韶推
送黃權守歸八桂三首
送黃守再来二首
和黃秀才

寒食日約蔡生以雨不至
謝蔡生見和
二弟在遠經年無書張倩忽来相省蔡生以詩見
　愛次其韻
病中有感
送英州推官
和單令
和周尉遊簡園
簡單令
周尉以詩至嘗繪次韻為謝
再謝見寄

周尉惠丹砂次其韻
和周尉立春二首
用前韻簡單令
謝周尉用前韻致丹砂且見勸保真
李漢移具用前韻謝之
和單令春日
金沙
簡單周二子
簡單令
楊尉見招朱推單令與焉月色甚佳
七月十八日與諸人集真于熙燕譽堂

吳守祈雨有應
和單令自龍山迎月而歸
重九簡單令
和單令
吳守生朝
和蔡生二首蔡學佛故用杜老與贊公故事蔡常
令一姬持簡來
和單令除夕二首
新春即事二首
同蔣教授單令訪竹里
即事

次德施見和
和單令
送朱推於東水口
和德施貢金沙
冷節即事簡晞仲德施同單令遊延明寺
和單令簡園梨花四絕
和單令九日二絕
題清遠峽山寺
歸次義鄉老人廖康吉惠靈壽杖以二十八謝之
謝魏漕彥成七絕
簡彥達
謝蔡才翁一絕

第六卷

表

除中書舍人表
除集英殿脩撰知郃州謝表
除徽猷閣待制謝表
嶽州到任謝表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
永州到任謝表
代家君除寶文閣學士賜銀絹謝表
代先君遺表

賜先公銀絹謝表
辭免賜田褒降詔允謝表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恩命褒降詔不允謝
表
永州到任謝表
乞宮祠降詔不允謝表
除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冊立皇后謝表
致仕謝表
進先公文集表
落職謝表

散官安置謝表
再表
自便謝表
復官職謝表

第七卷

啓

謝貢啓
問候張相啓
答湖北趙憲啓
賀湖南王憲啓
答沅州王守東卿啓

謝浙西帥啓
謝浙漕啓
迎呂相啓
答王鹽啓
答秦德瑞啓
答路摇賀年啓
賀年啓三
答康道州啓
答鎮江劉侍制啓
答李校書似表啓
答胡校書啓

答錢侍制啓
答張寺丞啓
赴永答蘄守啓
答任大夫啓
謝曾漕吉甫啓
答郤守啓
答趙漕啓
答李憲啓
賀梁潭州啓
賀沈潭州啓
答江簽判啓

賀范漕元作啓
答處州陳倅啓
賀湖南豹漕啓
答永倅啓
答交代羅寺丞啓
謝湖北王漕啓
答湖北王運判啓
謝道鹽啓
答張桂陽啓
答高議啓
答朱鹽啓

答劉帥啓
答孫判監啓
答韓諫罷歲旦往來啓
答崇令安詹啓
答江令賀冬啓
答題守賀年啓
答鄧倅啓
答化州周守啓
自便謝政府及中司啓

第八卷

啓

代范伯達謝及第啓
代人賀陶帥啓
代李父上湖北王帥啓
代人賀劉鹽啓
代人賀劉漕啓
代人賀彦憲啓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啓
代人謝端州守倅啓
代李父上倅求薦章啓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啓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啓
代向深之上范漕啓
為大原作上劉帥啓

第九卷

奏狀

辭免起居郎奏狀
辭免赴起居郎奏狀
第二狀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第二狀
應詔薦監司郡首奏狀
舉王蘋自代奏狀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乞出第二狀
待罪狀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宮觀奏狀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辭免徽猷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第二狀
申尚書省議服狀
第十卷
劄子
進萬言書
謝御札促召

家君
乙卯上殿
輪對
轉對
第十一卷
劄子
論遣使
再論遣使
論衡州修城
論湖南漕不歸司
論衡州修城
請行三年喪
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
戊午上殿
乞宮觀
辭免直學士院
乞春秋傳序
議服
乞宮祠
第十二卷
外制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呂頤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吳革外職名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溫厚母年九十封大孺
王侯轉一官
王玻降三官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
陳友復景福殿使
呂源復一官
仲㒟自外官換環衛
陳康伯囬撫封祖居仁

張宗頏轉四官遥宣
咸方王再興再加兩官
祖秀實叙官
宇文淵劉瑾排轉
王彥剿南荆門歸峽公安撫使
李璆轉一官
閭丘陞復職
范正國江東漕
向子𢥠復職
張戒國子丞
黄子游江西憲韓膺由江東憲

李健直秘閣漕
王子猷復職
鄭滋顯學宮祠
崑山縣靜齋侯加永興應侯
黄克柔落致仕
宋唐卿入内内侍省都知
甚人入内内侍省都知
仲偘轉一官
令訌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孫涇川改宣司叅議
王居正改台州

余祐之轉一官換封祖母
池守陳規失按降兩官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
仲偘磨勘
王滋將隨賀恩賁回封祖母
陸寘落職
皇叔士㔁磨勘
鄧仲荀宫祠
張順換翊衛大夫
張宗元轉官
魏安行改官

王居正降授待制宫祠
甚人追復制待
張嵲秘書正字
李光知平江
楊椿知秘閣
子剬贈威德軍節度使封嘉國公
張嶓直秘閣移鼎州
崔邦弼轉一官
劉大中中書舍人
閭丘顓叙官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

王一特叙翊衛大夫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
趙椿大理寺丞石叔問軍器監丞
許亢州知吉州
饒守董耘降一官
周綱措置救糴轉一官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
朱震中書舍人
王缙秘閣知温州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
張宦秘書郎

劉大中吏部侍郎
賈若谷成都運副
邢倫潼川府路提刑
李建應副收光州錢粮轉一官

第十三卷

外制

王缙監察御史
韓駒轉一官致仕
范冲中特贈
湖南漕薛徽湖北漕劉定延年並直秘閣
郭執中秘閣修撰都督府咨謀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脩撰典郡
知宣州趙不羣直龍圖閣再任
劉昉宗正丞
孫逸大理少卿
何慤度支員外郎
李公懋著作佐郎
馬覲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叅議
張頲龍學知温州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
呂祉權兵部侍郎

潘良貴秘書少監
張致遠戶部侍郎
李家上殿改官
梁弁監察御史
田欽亮改初等官
孫安道贈三官
向子鍾落致仕知江州
周羽按贈待制
靳博文夔路提刑
晏孝本大理丞
郝戩遥郡刺史

知師道謚中憲
孟庚觀文知紹興府
任良臣司農丞
趙霈大諫
陳古知瀘州
程千秋轉一官
任申先左史
胡侍將兵部侍郎
劉登禮部郎官
李季仲吏部右選
蘇符司勲郎官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
曾楙知福州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
葉煥伯復侍制
薛弼劉延年轉官
邵伯温贈殿撰
王鐇殿中侍御史
何掄著作
董將刑部
錢業都司

董弅少常
范直方閣憲
梁寄復資政
朱震轉一官
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
楊時贈四官
徐度等除館職
范正平贈直秘閣
徐應求江西憲
綦人司農丞
謝厚德上書改官

趙子直判西外大宗正司
周葵中侍御史
唐至郭執中進階
陳彥忠轉一官
輔逵馬師謹行郡擧典郡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
何伯熊改官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
席益成都利州梓夔潼川安撫置制大使
向子諲江東漕
董弅右司

何慤太常少卿
趙子蒞江西運使
李迨兩浙運使
第十四卷
外制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
吳革福建提刑
李謨知潤州
朱宸轉一官
陳葵將作監丞

劉大中因授祖一官
汪應辰改官
趙伯牛湖北提刑
韓璜廣西提刑
馬擴轉一官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王權轉一官
吳超等轉官
李弼直太常博士
潘良貴起居郎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

某人贈秘直閣
孟某贈直秘閣
某人太丞
某人改合入官
某人知職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吳玠贈三代
馮氏封大孺
韓治贈官
余姝封官
陳規贈父

馬卿贈父
趙鼎贈三代
趙叢贈父官
劉光世贈三代
盧法原贈五官
太上皇后贈三代
故偽時父恕贈正議大夫
呂原落職
內制
撫問張浚
追廢王安石配饗

行遺章疏稾下

第十五卷

繳奏

繳傅雩用敖量移

繳湖南勘劉式識異

繳程千金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

繳宣諭官明槖乞封龍母五子

繳岑朝殺林該赦

繳吳玕遞便

繳内侍馮益轉官

繳資善堂畫一内未有先聖

繳劉倜復秘閣修撰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産减等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京撫庫官

繳户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縣令

繳馮躬厚特補廕

繳郭東知台州

繳劉皷潼川府提刑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

繳王義叔黄顧李膺復職

繳朱勝非從　宫祠

再論諸勝非

第十六卷

書

止皇帝萬言

第十七卷

書

寄秦會之

寄張德遠

寄宣撫樞密

寄趙相

寄張樞密

寄折師

寄張德遠

寄趙張二相

寄劉致中

寄秦丞相

致恭生

寄張教授

代人上廣帥

第十八卷

小簡

寄張相

寄折參謀
寄張相
與制置參政
寄參政
寄張相
寄政府
寄張相德遠
寄趙秦二相
致李叔易
致單令
致蔣教授

謝魏參政
謝湯侍御
答張子韶侍郎
第十九卷
序
崇正辨序
上蔡論語解後序
送郭偉序
送張堯卿序
進先公文集序
送劉伯稱教授序
傳燈玉英節錄序
智京語錄序
洙泗文集序
惠峯集序
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魯論詳說序
第二十卷
記
豐城縣新修智度院記
湘潭縣龍王山慈雲寺新建佛殿記
富陽觀山巖先生別廟記

悼亡別記
桂陽監永寧寺輪藏記
衡岳寺新開石渠記
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
雲莊榭記
永州澹山巖扃記
東安縣重建學記
旅堂記
義齋記
戲綵堂記
桂陽監學記

蒙齋
陳氏水慕亭記
岳州學記
澧州譙門記
企疎堂記
第二十一卷
記
復州重脩伏羲廟記
永州重修學記
祁陽縣學記
成都施氏義田記

武夷桂籍記
建州重脩學記
麟齋記
會亭記
復齋記
觀瀾閣記
伊山向氏有裕堂記
邵武重建軍治記
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新州竹城記
羅漢閣記

新州重修亭記
第二十二卷
書解
無逸傳
第二十三卷
故事
左氏傳故事
第二十四卷
史傳
子產傳
諸葛孔明傳

第二十五卷
行狀
先公行狀
第二十六卷
碑銘
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曹君墓誌銘
先公塔銘
吳越國齊陽郡夫人江西氏墓表
亡室張氏墓誌銘
朝陽夏謝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田公墓誌銘
右承事郎譚君墓誌銘
左宣教郎江君墓誌銘
吳國太夫人墓誌銘王氏
儒林郎胡君墓誌銘
朝請郎謝君墓誌銘
吳氏墓誌銘
進士梁君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撰公神道碑
左朝散郎江君墓誌銘
處士魏君墓誌銘

王氏墓誌銘
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承事郎蔣君墓誌銘

第二十七卷

祭文

祭外舅張兵部
祭亡室張氏
祭陳運判夢兆
祭侯郎中思孺
祭李侍制似矩
祭陳少卿幾叟
祭譚大夫煥之
祭劉侍制彥修
祭外大舅翁殿撰
祭李弟婦唐氏
祭孫判監奇父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祭張給事子猷
祭郭提舉子元
祭劉致中
祭楊珣
祭顏巽

祭妻兄翁主簿子元
祭范大監元禮
祭龍王長老法讚

挽詩

挽吳丞相
挽劉忠顯
挽陳幾叟
挽楊訓母吳氏
挽吳氏
挽李太孺人
挽瑞州黃太用

挽黎承事
挽譚邦鑑
挽楊子川

第二十八卷
題跋
跋高宗御筆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跋劉殿院帖
跋唐肩甫公詩卷
跋陳議書舍少陵哀江頭詩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跋畢西臺墓志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跋胡侍制詠古詩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跋葉君論語解
跋石洞齊傳
示張醫
題嚴子陵祠堂
示雲端
題艸衣寺松碧軒

第二十九卷
策問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零陵郡學策問

第三十卷
雜著
陸棠傳
敘古千文
中興十事
家君被召命子姪輩各述所見
貴賓學記預贊
清寂記
硯銘四
嚴州祝文四
永州孫門上梁文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永州天申節賜宴致語口號
慈雲長老開堂疏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光孝長老請疏
光孝抄題疏
龍山長老請疏

龍山長老開堂疏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錄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一

寄張趙二相三首

賢哲不同才論心則皆仁去就不同趣惟義乃可親仁非比周用推己以建人義非楚越踈顧不私其身伊誰覺後世凜々周先民旦也但東山流言起斷々召公發金匱王述纘業新他日與有疑不悅旦未遂予往暨汝濟公語尤諄々忠誠共白日勢利一飛塵姬家八百祀盛業兩公同其人不可見此意常自真呼嗟刎頸士一夫為參辰我思尚友扶表此三千臣非朝覲抵戲十步廣場對甲也島獲徒顧步熊虎態乙也來勢來躑躅進復退式敗甲也心弦天立其背甲初奮左臂一箭奮者靡甲復舉右股再舉射

者坐坐令乙取勝式乃一笑快因思中山趙秦睨搦拾塊何為廉將軍耻與相如會不念國之存以吾兩人在一朝私讎破兩虎共匣內他年藺公甍頗老仍見代坑兵四十萬大福遂不再依然下莊子拱手視成敗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底涵々受百瀆滾々經萬里水惟準之平而德建之比雖推與砥柱何事中流起生令平者頓復使明者渾臣門雖如市臣心要如水勿為砥柱激乃作天地紀在家而有怨惟舜處父子在邦而有怨惟旦憂室縷夫豈忘怨哉過是非末理蕭曹貿賤交隙自將相起迄能除芥蒂至死相推灵彼亦何所監覆轍有餘耳同時秦漢人異趣百代史

題語溪

戎馬胡為踐神京翠華東狩朝太清[illegible]扶桑大
明湯少海虎符百萬屯雲興皇威意無窮髮比老傳坐籌
自巾幗諜臣猛將俄解體吹入胡笳一蕭瑟塞南莽莽多
穹廬塞鴈年年不繫書回首朔雲清淚滿傷心玉坐碧苔
塵中興聖主宣光類群材合沓風雲會會稽甲楯今幾時
於皞王師尚時晦最善鄗開覇宗不謂晨昏急近功竟使
大唐宏業墮豐碑有媿略無窮徒倚碑前三太息江水東
流豈終極頌聲諧激不為難君王早訪平戎策

和范元作五絶

馮遷法左氏貫錄繫日月孰傳經世學懷可論絶筆久矣

閱大音無識郤以下一聞入聖處万古先凡馬種學根不
深履道乃鄭傳缺收反切功忍也破萬卷挾策待塞殊愚
智相千萬反躬誠且樂此事要早辨閱書五行下未勝百
廻讀王道一念存請事不違復

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

布衾

昔年司馬公清德如伯夷單衾不改樂又是吾先師平生
一布被天地乃吾知宜比平津侯挾詐坐受嗤公令豁前
修自適得所宜不受寒暑變炎凉但相推彼美錦繡溫煖
覆真虎皮愧非三絶手何以副銘詩

竹枕

故鄉清渭濱一節取君子相從大江南展轉春風裏清嘯
笑使玉徹几勝隱几屏山煙景娟醉倒日高起此君通畫
夜俗士乃輕鄙願言一夢枕四海春睡美鼾鼾孫子削未
使洗吾耳得意大槐宮古今真壹尒

瓦爐

靈臺淨含光虛空自生白縹緲沉水香毛篆青纍纍何用
金猊犀浮動羅綺席緗黃手東偎兒女衣篝辟一從胡塵
漲傖華腥膻陽君臣若際會至治發明惠普薰遍十方感
蓋本埏埴何人學丘禱莫覩久已塞

蒲團

少年春蒲卅編蒲抄古書有開未能行常恐違厥初青氈

雪窗夜卧起卷復舒歲久亦穿穴客冷不及渠知公己坐
忘物我歸如如黃團穩疊足繡茵一蘧篨傳聞復蒲諫天
子懷毎虛出處諒本免累輪輪鋒車

紙帳

細皺卷寒波輕明籠白霧何以相徘徊歲晚正凝沍枕欹
一尺竹被展幾幅布覺哉精先生不以貧不雇夜玉團紅
綃羞澁猛月臥書生袂富貴志士安貧素風驚銀海潮春
在明月库先生睡方濃不覺精床注

送黃彥達歸建安

濟濱讀書夜陽日十七年間駒過隙相逢怨怨語音認
青氈少時意氣今何似對此猶能吸百川北

風艸木傷遲暮秀嶺長松色如故須知憂道不憂貧莫厭
儒冠羨紱袴坐悲西海方横流長劍未試心未休寄語慢
亭雲外客他年約終紫霄遊

題全州礪巖 癸丑

蓋山限華夷〻水不得出凋壑相奮撞竟朽此山骨想其
初洞達借勢有神物劈開青石壁黕黕爲龍窟奔流成長
溪巖洞寒突兀裏獨千步進佐景繞彷彿華蓋纓乳頂空
翠誰拂拂石田耕未熟石鼓響不沒靈仙肜打化吉廟潔
紆鬱我來料庚伏初弄水鮮纓綾清甘流渴肺妙聽寒鍾
律兩腋御冷然回首歎飄忽

示上對長老洪辯

濯足瀟相湄瘦藤拄衡岳山聿吳楚何意得雄跂尋青冥
幾石級嚴齒響葉硞低昂度[illegible]勢軒翥見坡剝下視千萬
山碧海湖初落無浪自鼓浮動漚嶽〻誰云地南傾鰲足
有蹯蹄請看高哉許天近只一握孤高寒嬰冲三伏樹焦
杓群松人種檁立傲水寒況彼九州木斑望難達著精廬
憑佛力雲外聊自託上方連變率下界指蝸角道人懸河
辯萬卷歸領畧湯休以詩鳴澄觀老禪縛相從塵垢外一
語符啐啄愁雲結蒼梧來鳫肜燕羽鄴侯有舊隱此興吾
數〻不須理牙籤借問有三學

示高臺足庵紹印

萬生紛綸墮迷網誰能自拔起情想隙塵物像陰色空娩

艸又趨春風長將身出家參佛祖此病中作膏肓養足菴
道人肯珍重不與九流較斤兩彼方彈雀乘墮珠我自舍
魚取熊掌高臺平挹石廩翠古掫下轆雷溪響粥魚齋古
不經營竹月松風靜來住定心古井波浪息夜氣靈源襟
額爽憶昔幽尋度雲壑見投佳句論鄉黨豈惟高格擅風
驗頗信中扃得平廣轉頭塵事還勿〻入夢勝洪真泰
山梅有信寄一枝更欲青鞋快真賞

記夢

夜夢虛齋整衣冠客五六輩相揖還中有一人少留連屠
咫叩扃禱甚虔頗謂吾齋葛傾耳紅藥深鳥聲美髭枝風
葉㯶綷鄉閒識有珍禽集雕欄宛小鶴未省見羽翮紺碧光

斕斑凝晬一瞬觀對立忽成四鶴齊飛入赴予紛泊若投
林慕錦紫帶復動矜椽毛么鳳昭只倒掛翠襟鸜鵒空好
音或將攬取不從手相視眙愕萌爭心吾殊無言行且蹉
與客徐里出戶意徘徊八翼疑驂鸞雜還諸屬儒競連袂
不知剝啄誰扣門推高樹

示能仁長老祖秀

此世未可出太虛無古今一塵絕點染萬家羅蕭森白雲
從何來舒卷亦無心流風散遠影花雨釋重陰俄然際碧
海倏耳歸遂本方來詎何報己去誰能尋何人如此音魚
鳥徒高深道人乃如許洒落湘之賓冥鴻豈避弋倦鶴亦
投林昔年淮泗間清譽喧佩纂石塔縫無際鹽官鼓無音

衡山亦何有神康供嬰篤十年一紙衲絲線穿綿針上方
萬壑外微笑開我襟幽懷久自棄契俗慮何由侵攀蘿共
明流水寫瑤琴

題能仁照菴銘亭所建

福州多僧天下聞緇衣在處如雲屯何人能了一大事齊
魚粥鼓徒紛紛雲中復標第三月何異汙渠鑑毛髮不獨
詩人水鏡皆空知帶祖龕燈娀道人掲來南山下蓋頭随
分茅一把菩薩果地已孤高石康峯前更瀟洒草菴初就
來乞名試往尋之水竹清莫訴此菴安四壁大千沙界總
分明觀君所立全換公才利用如登覩隣僧無賴苦侵殭
何似古人不爭畔從他三毒癡貪嗔我自元無一點塵勞

庵南北東西住萬象光中獨露身

送余澤還義興

挾策庠賓兩韻推君從南随計吏相逢旌蔵壁池頭頗覺
詞華使人端謂宜雲路沓騰踏豈料霜蹄多蹶躓君才視
我十倍加蓄積堪追五經笥已窮孟軻不動處得喪窮通
歸一致每懷會合未曾疑鰍復鴻燕春秋異寸莚才欲撞
春容不盡之音耳空記去年解后得所願千里過我少停
鑾圍爐燒栗忘夜分臧雪訪梅喜春至覽園細看百卉動
陽瑚蒲把千峰翠讀若曰詩黄鍾律觀君清新德明清廟
默求至善不近名下視群愚非歸知常疑處涉世傷坦平
見語持行合謹細值君隱方食麥而我炎疹如紗臂飛解

引滿不傷能戴戟飲吳門夢中事采蘭聊同若盟清凡艾
時歸藥波利忠言贈公宜骨刻益友既予真補劇浮雲聚
散古則尔人生出處就無慮聞道双珠已侯門使來一葉
司揮翅來樓垸垸託旅夢江樹霏微攪離思一區衡山勿
負約三絶麟更涵粹得明時而賀諒不免有使且寄想思
字

送朱登赴名

青松出澗底志已棟樑且平生飽霜雪歲晩中尋度屈伸
諒有時窮達係所遇如君才與學八面有餘裕志脩文自
昌身阮時道固已甘韞匵藏華願莫邪鑄急趍冠蓋林萬
里便跬步時來則鄉相愼勿負平素霜葉千嶂曉天闊二

江注慄過子陵臺爲我一回顧

與范信仲及嚴陵同宫約凉萬松亭

黄堂無使真面壁仲暇相指出城北城城一本云北千嵓竊遐
萬松表涵觀恭得終日北邪前修迹難嚴范千古堂堂
色用之拆篭笞犬羊否則持竿弄泉石我才蔑落何足道
行藏未有資身策公當長嘯起家聲雲臺高敞風塵息

和信仲餘釀

化工收餘春　不寧寞回愁慜三月盡更放名花闘禁然
白雪姿乱洒青雲堆奇香滿深源吟艶絶浮埃弟昆林下
蘭執友嶺上梅何殿藥珠殿移根畫堂栽解后得桂客闌
窓設尊罍禋心串未展更着紅燭催惜無傾城髻斜揷一

枝未實心不可柰析取淩瑤酷可憐清夜闌疊鼓和輕雷
歪滿發夢想雲雨下陽臺賓厨未羞溢高會憶重陪花魂
入詩韻屬和愧非才

和吳元衡

先生頗酒兮兩豪使我讀之如醪詩情不遂春光　老春
在毛端尤好頗閑下堂小不佳未欲煩公長者車不道
芳菲成一夢滿城寒食藉藜花使把千峰名擬峴同撥撥
酷酬闌興

和元衡送牡丹

春工知君亦好奇奇檻山丹開壓枝山城何人識國艶中
州對此稱花時斯詩秀色接京洛詞鋒坐使侯鑄拓金明

鉤貫思見之貢花驛使來莫遲

題永州東山西亭 辛酉

此亭得名從子厚琬琰一篇傳不朽我來相望三百年渓
使承流稱太守初無施舍慰民心謾有詩歌諠衆口東山
妓女比每尊歌舞春風醉花柳欲回面勢直西南更直修
篁遮培塿卷舒雲雨襟袖間滅院冠纓塵土從近聞王師
頻奏凱狂虜不傷殘廬草吾君神武光宣上將相宏略方
召偶遍歸北狩定有期開拓中原豈無手顧予疎懶歸意
廹當世功名息心久寄言悵望獨醒人欲報厚德之瓊玖
遂山戴岱酒如江觀我日飲無何有

題朝陽閣

滿水東來北流去宛宛山城挾江住城中萬瓦蔽雄觀江
外千岩自幽趣朝陽近正瀟之西繫舸捫苔上石蹊翠壁
劃開光照躍高巖垂度綠冥迷排巖闊水飛欄出柱捧洄
潭老蛟脊渾疑海蜃噴珠宮復許樓船奏繡帶鳴鑾佩玉
不須論西蜀南雲手復翻寄語子年來獨夜試看天關瑞
霞卿

題永倅廳康公堂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
康理　空閑里有功成將去朝日邊吏閫虛堂得晝眠後
圃好花初著土前簷新竹已參天鋭鋒未飽軍需急赤子
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執無勞憂歲歲酒闌四

壁讀前碑史隱猶勝五馬隨十古瀟漢周別駕一篇清獻
錦江詩

送茶與陳霆用賈閣老韻

閩湘涉天涯新茗誰與促對茲火雲候謾說酒千斛要須
臨水榭滿啜一甌玉冷然生兩腋萬里那更僕想君坐茅
齋口授汗如沃枹鼓先生撰賸思恭難逐玉川亦何有撐
拄文字腹遺餉良未多精品端不辱

用前韻示賈閣老

壑源春未回已著金鼓促爭先入邑畫價比金盈斛何人
敢僭亂晚奉御食堆玉艸薛空有名氣格臣與僕綺懷侍
凝粹苦口同啓沃散仙令得伴鸞鳳相追逐雪泛定州甆

淺此飮河復飽食漸大食那復驚寵辱

遊雲湖

衡湘久未往眼到山皺對愛山直自住久看眼未飫今朝
度石潭蘭叢亂青帶初升岸稍高忽喜地更大行〻兩垣
間沙路偶乎快豁然見良疇小覺百里外函溶趙家汎千
項疏幾會人家隔楊柳或映桑林背連〻麻麥墟雞犬達
鳴吠宛如京洛郊址望一悵慨古城誰所築隱〻僅如
堠埒九家藏巧綴六寶在想其參壯時豈念遺迹晦主人
隴西生懇款具鮭菜墅前椽尤美彌壞黃雲曉雲湖從此
逝日暖風不噫循岡委迤登牙口驟灕沛是名湖西玦節
縮有石堤含與尚般陀漸見湖尾泒菰蒲傍籬落穨〻村

沾沛曳杖大隄壯屹然塞湖床羅四五植傘撓其會
旣若畫圖張絲筆窮物界滿奩開玉鏡萬象自清泰浮光
散鷺鷺沉影亂觸介紛〻漁舟子點綴助姿態其心曾未
剔詎比觀者忝來頭輸瀉處百丈走霜瀨匯爲碧泓深臨
嚙嗽垠穿壞非茲兩雄竭何以填橫潰尚云春秋水時雷
注聒天瞶田翁亦好事臣艇遠迎載山陰興日同所訪何
必戴招提有豪客置醴久相待跡遂暇篤金泉般首鬅蔵
奮朱樓亦近止欲往思中畋刺竿小彎碕迎眺長嶺背峰
巒未可窮却過陳家注幽尋何所得想像茂林昂廻舩凑
中流楞朕思勇嚴羽觴凡五舉銀觚繞一繪山珉爭雖盱
窺覘互驚怪桃源果何似此地良足愛要當建亭榭聊復

藝花茶賞心浩無涯聶馭修欲退吾儕年強健勝踐莫辭
再人生貴歡娛七俗埃墟黃君早交友聞善肯相誨
楊君素疎善豁爲善克自栽李君更淸苦有意傍級佩虎
君知勉勵不但閑梗槩惟余奠涼倒道退爲徒邁從游亦
何幸魚自愁明排譬言來年春景物重華綷荷花十乘裝
一一青羅蓋蒼蒹從大浸碧瀲檻芳藹速陪鷗鷺群坐笑
桔槹棫仍須少留宿悟駕古所戒恃豹求不魚何用五十
牿優哉復悠哉此樂未爲太

示龍王長老法讚

來峯枕龍頭西嶃掉其尾蜿蜒藏爪鬣雲卧久未起誰憑
家救力掛腸千柱路重天飛鐵風寶地按金指于今幾百

年松栢合抱峙悄無車馬塵一徑渺雲水我來亦何事蠲
痕自遊徒讚公好禪伯道俗共禮喜浮雲本無心錫杖聊
壁倚借問茲山名其實安所止答云蒼岑頂萬觴秀勇淸
此伊何司蓄泄神物宜在此又言千戈際流血幾萬里龍
胡爲自珍島洞深伏猊笑把香松槽激盥白玉盂淸風出
長笑月淨天如洗

示龍王長老法讚用舊韻先公佳城與寺相直

堂〻感重翁耿〻跨箕尾已典百世芳何用東山起平生
婁莫虎臂〻佳城啓禪枝附菜葉魚粥常十指老龍卧頹
波秀木森巍峙螺沃黛山瀉玉掇金水 上人一錫住心
寂倦他徒我亦希子文仕已志愠喜時來語道要中立旁

不待而君樂幻空說之不說止永懷先覺人愧發汗流泚
彝倫此筆削一是無彼此修程不自足九十半百里相彼
覲世苓所　輒搖耳未知吾相馬異質遺毛齒更須求其
龍萬古資一洗

賦韓叔夏雪齋

君不見齊王築宮夸孟子瑤殿珠階千柱啓只知歌舞曉
娥君君未能賢寧樂此又不見玉局文章萬丈光七年忌
涷吟黃對忽騎白鳳凌天去江上空余一州堂不如衡山
棐谷藏春風明窓小閣地爐紅物自涅緇芬淨穢我方濂
睨閱窮通夜驚山竹珊瑚折起覓凄松濛曉月寒驢烏帽
去相尋可但子猷清與發

天和仁仲歸鄉有感 癸亥

大堤蜿蜒挾江長卉木同迓春風香青　嘉蔬不用買來
擷熏瀹皆堪嘗狩肥豕猶白黑正酒美魚賤吞江鄉宜惟
物產具豈好地勢固可爭雄強歸來作賦與不淺一飲吳
芹心詎央

登南樓記

西望巫峽峰東望洞庭湖南望大江橫北望楚王墟平時
十萬戶萬瓦百賈區夜半車聲數差鱗舳艫　麥麻漫沃
行家〻足粳魚深山雞犬接誰復識於莽挺禍者何人火
獵而兵屠庚戌日南圭賊魁宴宜都一瞻八百姬生無羊
與醋萬伯殺觸童湯征自亳徂恢〻天網漏吞一紀餘遺

民百存一茨棘伏且遍有田不敢耕十倍出賦租籍戶丁
口奏言民數數　一縣三十家一城三百盧指為太平象
蒼穹焉可誣嗣〻　兩孤鶴歸自青海隅長松雖好色池甫
傷棒無邦君能好客授館高明居春風搖宇宙慘澹心盤
紆王花暗寒食桑穀凍不蘇流民渡汚來曳牛負其孥似
聞犬羊中復有紅巾徒膠轕脩鄧間厥意知何如古來
上流地最重荊州待形勢在東南橫跨北其樞皇文不用
武重閑閭勇夫要當强楚蜀莫使窺全吳滔〻江與漢最
夜朝宗趨天聰方四達廟算真良風

題閬雲長廟

四方有幻師以利行幻術利他乃甘言自利則其實曾微

證形象顧古論忱怹可憐億兆人明智百無一泯然俱受
紹寧以鬼自休疑怖既迫心祈禱便厥膝千載浮屠氏簡
〻提以律雲常長忠例士蜀漢稟三傑許身初擇義過主
益東節一父先生知不為曹公屈最後圍樊城許南己無
拂智慕抹異傳議從股腊慄惜哉片言壯志遂呼噫至今
想英風使我竦毛骨　廟記禮則宜為有典秩而彼天台
僧相此山水窟欲繙廬而處假靈宣鬼物章鄉城近止將
軍此言沒斯人畏畏仰　吾計可必倡云慕悍魂嵩壑擅
營室從吾受淨戒父子歸令佛初猶未赫烜靈響貺寂謐
柰何無忌翁作記極詞華一毛成萬鉤財拖日盈溢精藍
鬻千柱城旦洶溟渤捐身春惜游小智之所弗而況正直

神肯徇智顗泊永懷王迹想異說競蠭出聖言甚微形學
士逮祖述佛徒竊其柄高坐弄拂俞張性命說自謂了
生滅孤標類清遠陰趣尽攘奪凡民何足篡吾業是可娍
終始莽如夢變化晴若漆㓞希有漏因便但無常猝推波
而助瀾司冠莫能詰豈惟訞一廟淫祀如髮蠹誰將驅禍
南畝畢巾幘　幽明　僦擾夷夏不相肥坐令宇宙間礼
樂興柄蔚

和仁仲屛陵有感

義雄乘亂謀稱帝不暇從容問傳器荀公死生新殊錫文
舉誅因白幾地金根曲蓋來五時謬以居火尤吳兒懸知
以鼠睨漢獄終欲搏噬如饑狸吁嗟白日蒙浮雲豫州奮

臂提孤軍虎熊爭先氣烈々魚水相契情亂々赤壁嫣好
郡二陵於操猶或稱其能身在行間一交戰軻瞞始信河
難恐仲謀亦恃江濤漲宜夏炎德終淪畏屛陵自墜遇吳
師要知身繫蒼生望丈夫蓋棺事方休未報平生宗國讐
英雄安得無壎土国合於此分荊州春風吹花不濡滞綠
郊原何薮翳前漢興隆後漢頹永懷啓沃臨行際

和仁仲遊桃源

桃江穩揖蘭舟渡記得劉郎有仙路未能超海訪神山
欲沿溪看紅樹釣竿已自慰羈束平生况得倉州趣最欣
做吏輕慷來擬學淵明賦歸去與君一問桃花宿豈但行
如武陵暮伯陽八十有一篇立教清淨貴自然神仙之說

何所始虛怪汗漫無中邊漁郎迷路去家久難蹤勝境終
迴旋雕辭飾實好事者至今千載猶流傳寧聞自古有神
仙人茂陵垂老一語真豈伊冠履薦神士惑溺不異蚩々
氓試能御氣友造物随彼蟬蛻悲埃塵想見桃原之野花
正鬧收兒漢管吹出方林來不知人家尚幾許雲屛玉帳
空悠哉霏紅泛綠竟杳々我亦乘輿山陰迴不如與君歸
種待結實成蹊畫永無地生蒼苔

歸舟濡滯示仁仲

扁舟下荊江信宿七百里少縈玉州片翠壁紅樓起提攜
桃竹杖飛步同徙倚水縈來長風極望際天水登臨未窮
歸思孰能弭枕湖駕高浪萬頃箭一葦蛬鳫不惜便進

尺或退咫岑蒼疲盧環亂洲沚刺篙力言遭撓纜路仍
圮物用各有時舜遺未可鄙風水亦何心解后乃如此快
意得濡滯羸縮因其理子文三已仕了不見愠喜斯猶未
称仁朋不聽行止南山定非遠風駛一帆耳携壺上翠微
旅瑣為君洗

過方廣不遇主僧留示　甲子

崎嶇犖确涂復杠藕肩四方流汗杠笋輿軋々三十里乃
值道人遊近郡偻骯且借禪榻臥仰睎傑閣舟青龍泉滿
夜挾風雨壯撼床殿枕如濤江晴嵐空濛染佛髻白月皓
々圍僧窓高杉木高間修竹煙琉霧盖參雲幢要須酒壺
緞羊羶哀簫怨笛歌聲樊緬懷東巖謝太傅提携靚艷凌

崆峒不學香山白居士只與如滿相款龎想君聞之笑且
囅西東分流嶺頭瀧歸來亦復有何好方寸坐以鍾魚降
留詩六反皆震動魚誰考擊鍾誰撞
和叔夏海棠次東坡韻
久矣心厌形槁木有燗錦衾誰與獨愍怒調護得紫杖林
叢施朱畫九俗池上親粧開曉鏡露晞嬌潤雜湯谷佳人
得意矜絶代陋彼牽蘿補茅屋真賞幸逢尊有酒清歡可
使食無肉十眉彷佛盡難親百匝裏細看未足兩句綠秀
承紅皺一日雞撞何能淑朝來但覺花照眼夜去不夢松
生腸休誇艷杏藤白鵝讀說天桃夾疎竹固知尤物人共
愛也使先生動心目老坡有詠記江城少陵無句漸巳蜀

頒我荒詞紀陪唱何異片鵶追黃鵠夜來風雨太裊橫惆
悵遠峰嶸度曲不知郢賦黒牡丹寄語孔翠防抵觸
和彥達新居
吾居廣厦成竹樹譙燕雀門徑別雲水亦見輪蹄錯君本
有用才韜韞自淪落平生五車勤歲晏一簞樂永言青眼
舊每笑春雲薄共保貞名心火炎豈能爍激志山岳聳敖
懷宇宙廓過我雖蹁躚拄杖得所託但嘶城市遠衆味止
葵藿方羅玉歷擇忽聰金奏作薰然陶天和寧復慕人爵
澹泊道義交已謝勢利 遥知尊足存酒熟待同酌
寄題義陵吳尊義方堂
萬生天地間靈者乃知義何獨於義明而利心亦熾誰為

分兩軌君子小人異東一毛輕百川利趍亟 紛紛冒蹈
貨役役斧勢位資之以狼狽貪攫之以螳臂深較毛厘差
交攻兵刄刲大賈五百金徒蜀死無疵小偷愁筐篋樵蜆
對奸吏一生錢量屐身後異土棄夫豈無良心習慣遂殊
致試令呼之跖睜目覩然視又或號之夷喜笑亦隨至也
知清譽好寧自濁汗置額波日不反方跖當愧有美短簿
賢老矣能劬號 善為子孫謀闢堂寘經笥松筠歲寒色
不種春藻娟郴山固奇變其江瀉青既盤礴以梳壇淑氣
宜産粹是將出秀民庸稱名堂意頗言承學子不受流俗
責虫共鶏鳴起孳孳閔孝志本原孝而恭由以充其數附
翼而攀鱗四科有階次或夸號遇功固趾與之比何況浮

雲侶秋路草頭墜勿忘先師亦言何必曰利
和仁仲賞梅
萬竅鳴饕風千林瓦嚴雪花心獨冲融足以尉秋絶太和
起孤根枝上見明滅精古芳辰時 時破苞結天葩忽是
柴然卉冬臉肩培植幸逢賢主人手壹翠竹承清薰要看
千樹掛山明肯把一枝榮嘗云輕風休吹落繽紛待我詩
成酬繼君飛觴半酣未忍去時晴花氣相氳氤須知珉夫
元是姑射神咄哉趙飛燕況乃楊太真但願華筵對時晴
異年年頒袖百花春
赴愚秀海棠之集 丙寅
穿山緩履陟忽望翠林峦漸近一峰環茅屋淨而小赴君

鷄黍約仍被酒盃繞爛〻庭下花迎予過開了誰將汝與賠渠雪染園枝枲枯巷忘勝負響鐵听窗盼頃渫洗一笑至樂如此少愛君富才藝守約自强矯諸子如松筠意氣在雲表幸是由舍隣不離别悄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一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

和劉彦冲白髮

迎実掃淨室臥看浮爐烟讀君五字詩鶴髮驚臞仙紛懷少壯日意氣橫無邊春風鬪雙髩綠艸爭芳妍酒豪既跌宕花惱仍狂顛涉境如刺繡針行久忘遭中給一線通悟被稱世賢不知老將至此道聞尼宣高山頭白早從人嘲樂天青〻復種〻榮謝理固然市翁一彈箭意敢飛鳴前何況大丈夫乃願兒女憐爲語倔佺輩癡心莫攀緣袞號琮可騎此物無由云

醉步前溪示彦冲

溪南奚西溯雙溪中有良苗綠千畦參差人家傍修竹隱約負載通山蹊先生　水雪胸虛堂生詠荷花風西奚散人晞汗髮半夜泉頭飲明月欲賞奇文析疑義蘊隆當路不可越安得阿杳程着鞭驅龍嘆雨玄雲遶柽携枕簟就公宿對床飽聽秋琴懸

和彦冲三日飲

名園值萬金一頃連芳蔭秀巒十尋矗石井百尺深花殘尚文鶯林勝不留儒時來覺清暑却肩涼沉〻三盃有道通萬户無法禁平生師洙泗正爾戒已甚相彼無漏學亦復忘跡參紅顏不肯駐白髮來寖〻洗心聆妙語至味良足飲嘗聞麗澤兑美潤相灌浸汝交邪廿壞諒直靡譏譖比歡屬吾輩端匪異人任又憐囁嚅子有口終自噤不若

更歌呼醉挽溪流枕

又和早飲

零露專〻風滿塘美人不來儼分行天葩艷然出翠被倚
檻嫋〻傳秋香對之索酒快飛觴浩如一海朝千派主人
絶倒任忘形接䍦便向山花掛狂夫未是詩酒豪先生亭
尔能禅逃忽聽雷聲起淵黙坐使高萬竅皆呼號

自聞喜寺飯已赴彥僑之集斯陂初成次其韻

旱氣欲流石涸溪大盈溶况逢青田渴萬頃決使東南山
思慰飲影三日雲氣重玉蜺忽墮地行君竹林中淵騰百
年埠翠千丈松澄之斯塌横淨綠含秋客　是日看雨花
一香萬緣空歸來趂清約貫心還此同柱枝　三更裊〻
來天風名解或可醉擊讀安得容永樹世味醲敢懷歸意
濃朝懽過狎恰夜氣方冲融意趣誰浪表伊誰躡斯蹤獨
愧和篇斐不堪稱兩雄

賦吴守友石臺

南國繚粉墻幽徑便蠛蠓然過髙蔭尖景不予抹天地
一高站為印子雲宅大藤如虬龍陟降蜂蛇尾脊青冥峯
茂葉何異張翠帘想見春風時紫蘂濃可摘富哉他山骨
輦致羅鐵碧或如斐桐斷或若林爭刺或如五老峯或若
大華擘或如虎方踞或若猱欲躑或崎難著足或坦可數
席或倚以憩憊或坐以對燮廣輪兩拓手叢秀不迎窄何
須猨猊座方丈出戲劇况論芥子中不與須彌隔有之則

似之如君介如石石中有良玉終古不變易旋遊謝蘭亭
何用嘆陳迹

示吴守

汲澗明月泉散襟青風亭秋陽不能暑宿酒爽以醒佳哉
以勝源歷覽所未經一溪曲折白萬嶂低昂青上有蟄龍
湫比渭不比涇天邊建河漢地底斧雷霆物產不諸秀伊
誰當炳靈早負李周笈夜拾軍公螢古學探奧突高文扶
天庭善力随所遇小試常發硎胡為嶺南州尚屈摩霄翎
人生多離合泛〻如流萍忽焉復解后豈辭倒公瓶著身
山水窟已洗塵塩形况乃家塾間笑誦盈客聽頎〻兩孫
子玉立比寧馨居然五經笥問歲纔十齡詩成使之哦清

趙公共聆

題石泉軒

過橋忽與平疇對石路蟠〻蹴蛇背登堂面勢修竹林百
叠青瑤視其外就中析著小軒奇潼孔披崖艸樹滋蒼牙
砑然如虎飲一泓寒碧湛琉璃雪花茗盌孔談席欲去令
然生兩腋留詩聊足記歲年更寫軒題號泉石

一和劉仲囦痛飲四叠

舊詩未酬新句析向來毒醒與死濱頽然一榻誰料理子
思之側如人無華健再開不辭醉夜碧千鍾慰慈肺盍替
如霧君不來豈念清遊後難繼朱唇少羅凌風歌蓮舟小
漿翻青罷笛聲無衰亦無怨喚取月色令宵多狂時駘蕩

醒時耻情景循環亦何已但悲愁霜過沾人衣時止哆〻
坐當起

曉來大霧訪仲固

椎金而耐老火鑄有烈秋陽尚驕倨汗流當午憶凄風氣
應佳辰欣白露朝來開窓迷眼界霧色無邊莽回互誰爲
夜半有力者竊負群山者何處却驅滄海白潮來濤浪初
平不成愁人家慘淡暗漁浦水墨微茫認煙樹我徒行在
江湖崔彼岸應恠浮杯渡從敎弱水三萬里一棹桃源未
迷路忽然五霞漏瀲射淸飈作陣飜空鷺散澥尽輸無極
底祖龍枉被徐生　悞雲屛掩映蓬嶠蟲鳳巽騫帶瀛洲
㟲連蒼接翠層疊淸秀著絢忘初素前觀象罔非夢迷後

曠離婁豈驚㝛寤眞化日然相隱顯幻士謬尔生智故有
眞無幻信誕分此境易透亦難覩要知萬理無不貫聚散
一致此爲悟著記向時閑劇論知自少年得眞趣風雲變
態襟抱閑山水之樂仁智具胡爲蟬坤不料理氷炭变虎
兕悕懼願君讀此一醒然未負當年少陵句

題傅氏眞意堂

高棚落繁蔭茂竹疏冷風亭尋大景已冠一畝宮况後吟
此楹方池瀲滟〻進儻亦何樂動影相冲融卉木羅以差
想見若非容杳杖寒月碎雪架春雲瀼我來秋暮時山葉
般〻紅乃春黃金花尚閟東籬叢雖君抱材氣志通身則
窮和璧和鈂未售夜半光騰虹欒葳突尚冷初楚尊未空

恨我病早衰不能卷千鍾喜聞滌塵話氷壺瑩心胸又知
此勝境芹溪縈硯峯昔有遺世士煙霞肹飛蹤先生儻觧
后問訊爲我通芝苗不足飽多謝角里翁相期玉京路手
把青夫容

和彥冲

乜栽飛電過百慮秋水澄獨餘故鄕念居然常競同是
峴亭仙來風雨相蒸魚寄水千里鴈傳書萬層十論賜甚
腆〻滿蒙未曾登堂話家〻爲寢香凝〻看君道器充可
叅誰拔羽寸陰謝尺璧黙黙擢千燈世路多招呼揮旨未
渠壓幽尋嘆川逝彼寧記雲騰但願我輩人拳〻知服膺
聖門無閫蹴自畫理豈慁君子有所病沒身名莫称虛生

況何補浪死誠堪懲君仍詩律高攙我两量能屬耳風雅
領因忘斗興升山林　足奇來闈盡旽憑

和彥冲

詩腑五字城酒腸九曲灣興來推高壁腸至輸潺湲眷此
山澗曲素縕趣幾寰〻境俱奇陶陁巻全欒頗新茶釀初
熟小檣泣微潛佳堪代湯茗放望顏玉山獨餘要肹音超
然難追攀所賴見荒假悲鳴三日閑淸風又吹句玉佩睁
環　發深省迷蕪自除刪得意言語外放懷天地間人
生貴知心願言長往還

淸湖山大火丁卯

青天露坐月欲昏忽見山竟月溪村轉移胡床飽寓目獵

〻變態真難論清湖之山峨帝閣盤陀四𡽱如雲屯千章
大材弱山星忽作秋樹繁榅鮮得非祝融張南軍周騶漢
幟雜徽廻華山奪壁抹且獵陳皮較獲群毛髯又疑樓嚴
窮道人壓砂竈破寶𥉐淪丹光飛〻弄明滅佐氣閃〻騰
輪囷隨風廓㵳㵳何喧過澗緣絶勢復分金斗諸慇懃
律紫鳳朱鸞翔鶱欲尋仙家訪桃源武陵太守耽雙緒紛
數峰雪土不濕近遠蒸蕃山正燃雖〻黙〻羅星垣鍊〻
爛〻披𧋍紋巫陽研朱盡屈曲盤印篆爐香氤盈山清泚
然大裘尋藻粉之間繡光　侍官章服盡彤袜佩玉環玦
皆瓊瑤誰移太華玉井根開此翠𡺲夫容圍徒勞揮宮詠
火傘豈愧花品歌紅雲連阿𣏾牙宣空𢾾缺壁傒吵呼殷
唇眉峰胡為變賦赤頂髻何事從憎𥫗纔思元宵遊端門
匝𪚥炭戟蓬萊蹲蜿蜒双御照天炬十萬油環爭最瞰只
今留帶𠻳何盤青熒一燈讀書殘野人亦解相暖熱坐使
寒谷驚龍鸞吁嗟此山吴崇巒若動若植方函春閣詆力
耕地無艸藏〻變雍供𤇆焠火行𤇆忽　忽使秀
綠餘焦痕為翻銀河一洗濯回禄雖熾應逃命毎欽粹公
觀陸渾雄詞險句咏而嗽我猶呈甫將不息看君續韜揮
無垠

遊將軍嵒

初識後亭山一貫花嵒秀更開將軍隱飛策過雲岫何為
英烈姿石壁寄門豆得非馬力竭依險聊自救無乃棄長

弓一念希不滿餘情尚悭滯嗼客來徑篷啼雲弱几未滿
雨滑岐梵以君知慧鏟與我忠信冑才及及詩鋒勝客雜
前後懸崖雖化〻有進寂寞闢山窒方惆悔勉述祈怨宥
坐令蒙蔽景倏變清明畫前峯霄漢近　轟駭𢾾坑絶澗
雲練明完〻　篆籀奇觀回難值況復有清酙不須待重
九菊藥已堪𢈪

觀柳源瀑布

迎歸獲勝踐風日清廣宙逵峨意未闌景絶顧切剖回巒
谿大壑萬古時天漏無人識秋河此地一源透豁銀誰戲
劖精玉供噴激未知三峽橋與此孰雄陏却來據盤石雲
氣滿襟袖指顧組練軍洶湧出左右八元坐狀功獨聽九
韶奏推嚴決澗手笑我津寒溜出入更回頭雲水春迷𤨏
歸拜注小瀑雪乳尚真闌

題棲雲閣

青山畫出天台障溪流宛是桃源漾一菴深着翠微間高
閣更寒雲氣上道人於此幾經春七　不作黃楊七孤標
如松自磊砢爽氣映竹長青真爐中寒灰與心寂世味世
只今餘好客横渾一笑得意解通道三杯酬蟮㞕頻君切
爰升天亦莫面壁況幽禪閉雲何心不出岫歸與吾黨相
周旋

題四畫

清湖驟雨

銀竹森空映湖光峯蒼中不囷風捲去那得見冲融

潭溪秋碧

秋容何處佳淡泊寄寒水無滓湛遙天我心正如此

石峯春靄

騰龍紛野馬非霧亦非煙心共春山遠詩憑虔雲傳

屛山夜雪

熟醉連宵風未害梅漢勝路雪訪屛山今年得來興

陪叔夏游法輪 戊辰

不雨度十旬山行尚清美兹晨峋嶁南昔者紫盖尼三盂
伏崙公春我共遊徒晉時雲龍寺嶂〻千柱啓老禪瞻幽
思淨室更經始梁椽杉柱龍窓戶水雲洸況違月幾望天

宇澹無滓空庭竹柏影藻荇　流水散衣裨踏履行食珍
細履不隨羽人夢當處廣寒表何須覓裳曲梵唄亦不起
紛〻共塵世清絶乃有比又嗟情事隔不得久棲止人生
誰定閒吾行未云已

賦向宣卿有裕堂〻在伊山桓伊儒隱也

仕進行所志退居適吾情本無顚暝患那有得失驚相彼
貪旨狼跋不少寧又衰羸藩艱兩角掛紫荊　君子但居
易肯與世爭抜以戚終我以坦生斯　堂誰所築向公
勇且英百鍊見剛質千尋挺孤清　藝蘭吮〻滋栽竹菌
〻成　無笛三弄只聞絃誦琴客來引壺觴客去山崢嶸
咄哉狙詐兒夸詐機巧呈揶揄復揶揄饒空難遁形天命

有通塞況公負時名唐濟嗣先業甕倫待揚庭一朝看遊
及先茫發新硎十步即千里紫氣無留行青蠅失據棘周
道如砥平

以墨二品餉叔夏

人墨兩相磨此語昔賢嘆平生幾兩屐何用積不善未忘
文字耳四寶且同業陶泓有　潤毛穎構詞翰論交楮先
生相厚不相貫直須造玄默乃可發三業南山太古松盤
蟄凌霄漢煤珠貴稈遠膠結安堅捍脩圭及圓辭脱手千
金煥寄君亦何意往作文房伴君於萬卷讀胸次春水津
翻水即十扁燁若雲錦爛擬華將貴食以道自滌盥當年
伏崙疏慨排世難　民瘼今益深山谷寧可玩請君擕此
寶慎勿比翳炭恭惟上隆寬結渴臣謹按當從默然處凜
有光芒觀繼君諸皇祖熙侑清朝

和諸友堂雪

螢史恰要當發發更聽陽春歌白雪仙葩亂墮絮繽紛奇
韻相高山巒絶筆史為風力退酒面肯作氷斷刈千林萬
絢木華滋玉李銀粧幾時結不將瑤艸充大藥獨愛浮筠
凜高節天公憫世緇塵土故使萬樹家一潔滌濡之力啓
豐登后稷樍為天下烈手寒圍已懶搏獸齋病郡散令爵
鬛清觀悵然懷舊賞白戰嫚尔踵前哲却欣淑氣掃餘寒
杲日當天不劳揭

上元寄向令豐之

雪罷梅殘烟柳浮上元燈火春風柔紅蓮萬枝開岳縣比
似何陽花定羞宮松有明不敢析烏臼作燭供清愁君能
分光到蝸舍爲遺華星三百毬

贈邢子友

憶昔筮仕初典教洛學省故家多遺俗往叩冠蓋塈得交
邢公子伯仲皆豪穎湖園萬竿竹伊水注深清藤林與花
島轉步即殊景梅臺吏稱奇雲玉粲寒耿官閑疑從君何
宴不酩酊每聞魁偉論雖醉灑然醒尋幽訪古行並轡緩
無艘向來春風鬢怱ゝ雪飄顛三川在何處會合乃渾水
久要見襟懷意態謝炎冷顧予衰懦質酬答忘形影泛舟
三百里念我特相省酒酣標劇論莊氣尚雄猛案持高歌

癸以儆語驚豈無一可恨不肯破空境石壇夜焚香古寺
朝供茗相逢多識評墨守卒未顧相流平似席吉別理歸
疑頹言頌患音虔以代欬謦他年當扣門比話欲重請

示法輪宗覺

身如槁木藏春色眼似澄江映秋碧洞庭湖上月同圓石
廩峰前人不識從來說法鬧雲雨直指人心定難得豈閑
佛運有窮通自足擔肩無贅力看君古井直浪尽閱世空
花等塵寂雖然獨飯一盂香爭似分甘千百億

仁仲小圃

白雲不爲輕風起間影融ゝ映秋水靜中觀物万象呈情
問此心何所始蚊飛蠓過邪足問要識人生行樂耳君拜

小圃富幽致自外而觀如畫裏陶公高興只柴桑晏子居
從近市春歸森ゝ看竹工秋淨離ゝ從艸靡歲華流轉只
常在月魄盈虧未嘗死經綸胸次自開太語笑尊前即傾
否君知消息何處來於穆我師純不已

人日驚蟄前數日大雪寄孫奇父韓叔夏

臘雪不濺旱天公念喜生雅春乃祈寒號令如冬行凛烈
鼓噫氣碎割動霆聲初疑雨灑盆旋覺霰洒夢暫止我拜
集中宵遽開明衾裯起稜角屏幌同戶榲漸ゝ紙窗戰爐
ゝ銅漏驚鷄寒罷曉唱雅凍豬晨鳴驚戒藏獲起吹噓燎
爐頹閑閑酢魂醒倚杖詩思使欲披鶴氅直思欽銀鐺空
濠勢糾威飛舞樣爭呈月池方漫汗朝出正崢嶸詎應抑

皆孚却訝梅始英判瓌羞自漢藍田達誰耕力塵埃爭受
洗糞壤叨榮蒙幸已渾獻萼若爲投間阮分功南路澤絢
彩水霜精良足潤魋未能決梁杭經旬苦料峭三日觀英
晶 況憶游汴洛都忘在湘衡瑤林鄙王衍冠玉懷陳平
亦念袁邵公長安門自掃吏奇李侍中淮蔡功先成漸喜
雲解駁頓瞻日舒晴昂然秀松出條尔危瞻傾墻角僂委
積瓦滴邪持盈朝鄰破凝沍淑氣蘇鯨梵斷決閭龍色新
餘白蛇横洋流溪谷響擊碎珊瑚琤琁尖蚌珠餐 空獅
子揮粉圖記悠熊未肯供使令徒覺時序正不令寒溫爭
冰泥就涸涖舟本紛夠萌櫱ゝ弄池柳煌ゝ然山櫻了無
半面粒强學六出宴二老久不覩千爲諒難評羔醪忍獨

的鳳茗宜同烹式且放筆快啟言當敵勍木兎得瓊玖耳
屬長謀賡

送承熙明覺知京〻普融上足也

人生如浮雲片〻隨所起值遇初偶然解散亦休尔識君
湘水頭疑袂衡嶽裏十年去何枉新化五百里來與出山
來相對淡無窂因思相見初賦櫕森未拜世事已秋葉壯
懷今止水堂〻普融老鶴瘦松孤峙廣舌浩江翰迅機無
前擬八請六道場到處万人喜一燈十百焰高第君渴饑
法席既紹陰詩唱亦能似衡門鮮晤語柀錫盍留止翩然
復告辭母病急甘旨故知秉彝性誰式外此理為語本來
心閑〻即揮指

示端推單普 辛未

我是瘴嶺路誰為青田珍真若使新羽燕老鷹安得耕君
行何方未袖有三莫吳雲訪予墮珠玉螢户開新春無以
答嘉贈深衷宜重陳仲尼且待價至寶宜貴珍

謝揚珣我梅 壬申

南梅士不貴性〻薪燃束幸然傍寒聽久亦未見綠墻隈
非所恨自可陵冬發柰何瑤臺伴辱近紫姑閨佳人雖薄
命時運忽來復一朝蒙閔歎移近東家產孤根使靜勝池
上映天碧我為渠主人梅是先生客且須剗幽榭子種修
竹炎荒無雪片且對氷花馥 西施佩生薛姑射步微月
柯當舊官應始裏腸熱

贈陳生

茅容殺一雞留半置庋板奉親須肉味對客但蔬飯仲由
身負米豈願人嗤笑予三釜不樂羨千金產古今履誠信
薄俗行茍簡敦聲利閔汲〻組綬綰指茲為顯榮於義
理復棣賛如郭林宗尚負性窂報孝衰百行失豈得孚賔
娛為人在我尔誰以力自限令君脩古道田土亦未皈帶
經已能充扶未意無獨以閑收一稔經艾工日傭茂筠為
具從塹出騰岈 歸家魚菽美 婉已在眼君非沮溺沉
天宇畱編撰中扃務恬息外慕正除剗晚交慰荒蕪功礎
兼琵琊何時還過我望〻車有栽梅花開正繁飛雪待浮
盃

蔔恭生生時旅寓郡庠

雨多杖藜阻空過言笑睽示病今如何起居諒能佳小市
菜窂剉每無與蛙何以侑食 須當貰莧茄佳昔多病師
况自接東家藥物有所缺誨我心莫逞明日能相過煮茗
看荷花

和秦生

吾生愁松獨天賦比樗散學道纔窺藩聖門未容款老來
憂患集雖叶經濕嘆衣帶蟣有餘樗腹無可填斐然喜君
至肯就我手舘一醉老瓦盆寧用玻璃盌春風正駘蕩柳
暗月欲落蛩〻萬物類混化胎與卵吾儕幸襟靈詩書足
相律浩然天宇內未暇論修短揚雄正希顏曾子豈須管

希聲非折楊下士每大笑

送張倩歸衡嶽 癸酉

鄙人麗丹書分合墮荒杳玉即胡為來高誼云共盼一年常惜日四序乃過焉安能久相留話別情太悄離筵亦何有奔雨對蠻烟醲羞以蛙與蛇茹以芹及蓼相將丹荔熟悵望剥絳皎愛君温克姿不被歡伯撓緬懷君祖烈德粹學甚篤乃翁才情富未試嗟折夭早交論金蘭晚契託蘿蔦頑懸無金贈聊用苦語曉發身在求仁此理悟者少人雖處塵世心盍度塵表凌霄而晚睨万物熟不小規模要宏廓聞見忌寡陋南方君子居吾敢廢强矯勿與兒女態俊會邑已兆千山空拔層萬水自滌渺行行得夷路長戀要騕褭

邀朱雀單令周尉賞西鄰野人屋前梅花次單令韻

西掩一株梅在野何清麗遥知不是雪香散青林際肆筵賓皆來秉炬僕相邀幸家五字詩抄敵一言蔽使恐清夜闌行酒莫濡滯蓋苦何必掃月地作瑶砌細蘂護檀心已帶輕酸味為語青裙姬斤斧煩叱衛會有移根人得春風類類調君美年年映塵世來遊者誰子此興恐難繼

周尉不采用單令韻見寄和之

穠李太穠華夭桃苦太麗不知如姑射子仙質淡難際破寒博苦信春意豈迨遼亭亭映碧霄茂屋安得蔽一壺掃

花陰擲散客愁滯千珠瞇萬玉聚積誰所助飛英時落英盃州本吾臭味頗樊三弄笛聲雜鄭和衛二公何患然悵望周郎至哦詩要何以孤絕表一世風吹佳句來端可使人斷

示周尉 甲戌

官酒不可求村釀不足酤以閑糟床至滴瀝真珠路載醪欲相過好語亦已屢梅花雖零落殘雪尚何故雇已促龍中鷄仍櫥園中茹一壺使堪醉不必更攜具數朝風雨濕兩日已通路行樂貴及時蟋蟀歲云暮

題單令雙清閣

中扃有天瑶一室四海見儼無空虛地六鑿互爭戰琴臺故蕭爽向之墻面林茂森象撤鼷鼠紛旋轉 劉除資路達頃覺雲水遠瞰臨幽閣出幸畧重營樓從容五六客尚得搖歌扇西山陽維樓佛髻三兩見渺然宜北望深碧堪芳倩群本湧翠浪遠迷相明絢珎禽如幾種廣漾花雪片有時患風來輕皺戲窗練最憐明月夜酒渴元可咽主人錫傻政不愧宓子賤撓之不能濁聊用青白熏心澄迹自潔眼淨照還編他年勝踏去回覲著鄰傳只令屠前渌但足注詩硯予方泥泥塗每愧陪高宴吏書梁棟間何以貢花縣

贈朱推

淨綠環城亦跳有錦造銀不容取尚餘翠蓋擁紅莊兩兩

三〻早秋後推官公廨臨池傍結茆為箴閑軒窓落日程
風泛般好觀呼取笑徒相望忽聞報予酒初熟函往從之
傾白玉蹤蜱有思曳長緑無聲洗殘㬉君才豈合州縣労
前雲暉家世高一經不但有遺訓千古記注談𣸣〻新
州〻土蒸嵐瘴從來只是居流放千　今多住四方况復
為官氣條暢山肴野蔌應時須真率相期久矣已渝君今
滿秩稍奄北牛刀又欲將鷄屠嗟予衰謝人所去晚交幸
作年家　浮生髮首安淂當一笑傾懷亦難屢莫辭拼墜
燭再燃異日重逢歌此篇箴時豈忽無紀述明朝仲朔青
麗年

題蔡生竹里茅崟似野航

詠茅自結林中屋林密先刪百竿竹南山献状滿南亭北
路行歌喧北曲誰知江海蔡中郎歲晚栖〻泊碩陽未有
淨名方丈室小齋聊寄歸江舡勍君須學逃名隱題揭徒
然絢黨粉請看鄭圃四十年妙在不知而不愠我今亦在
茅竹間身世渾如繫纜舡空洞之中何所有聖門數業浩
無邊北君且伴幽人趣時來豈不茅連茹餅叠果酔兩三
人會約伊渠杖藜去

求木碹于周尉

春𣪺精粗期適口老夫脱粟艱難少久它山木臼幾百金
市營求輒無有願推仁者試咄嗟要使赤腳治平勝鬥
豈惟軟飯慰無寸亦與𧱏〻栖及鷄狗

經鉏堂重雕

同将德施諸人賞蔺園梨花

君不見韓退之招劉師命醉賞長安西郭梨青天白日
交相映豈料炎荒中好事如蔺翁彫氷剪玉春不融二十
五樹　龍鍾風流八仙携州具輕陰閣雨相隨去朝同去
暮同歸回頭翠微路明日玉花飛

畫馬

曹霸丹青徹馬骨應師伯樂遺毛物請看此圖筆外萬里
人寰定超越

畫牛

江上春犁雨當年力共强只今對圖画臧穀兩已亡牧子
鞭繩急防渠犯苗稼人〻白水牯豈必滿山下

題勝業悅亭

卧結衡山茅未貫脩竹逕杖藜借亭向執玉峯正何人掇
惡木墻外巧翳映揮斤快望眼撥色涵空鏡連岫忽生雲
又足登臨興吹開指麾獨立西風勁天機進人事衆定兩
相勝不競獨此心万象同一瑩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終

經鉏堂重雕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巻第三

古今豪逸自放之士鮮不嗜酒以其類也雖以此
致失者不少而清坐不飲醒眼看醜人亦未必盡
得蓋可致矣予好飲而患常酒不給二頃秫之念
往來于懐世網嬰之未有其會因作五言酒詩一
百韻以寄吾意雜記古人陳迹并及酒德之大槩
以為開調醉鄉之羽檄參差反復不能論次也同
年兄唐仲章聞而恱之因録以寄庶幾䆸鄉他日
不乏賓鄭爾辛亥

羙禄無過酒星泉奠兩儀端由皆作聖意趣少人知肇命
惟元祀迎春祝壽祺功深資樂石力厚起疲羸若奚千鍾
羙休嫌九醖遅忘情惟伏禹無量乃宣尼杯飲觴初監留
連禍始基先王防以禮後世利其資黙識人情異參稽俗
習移放懐無事矣開口縱言之惑溺終長夜奢殘竟作也
邑茅齊服楚奏鼓儺征義大澤斯虵後當墟折夯時鼓城
正高會睢水以已填尸謫去憂占鵩歸來喜受貕餅盆感
田父鋪啜念湘纍壑谷中宵問楷丘一贊酧怒排拱噲盾
吐卧允之頤擊憤籠钱罵爭摧拉䴏其兕觥憨力士飛燕
杵揚妃司隷要袜切虞人獵已馳䴏文敦信義王猛用鈐
鎚有客言雖吃何人字識奇裸身荒已甚滌器事還卑款
飽深形頌醒狂屈受譏雖將齊物我亦合悼功槐消水歌
初闋高陽侓蚕稀湖船四太白水殿燕西施莚露傳杯唱

鯨魚入海騎鶴懐七子會悵望八仙朋瀟洒斜川影風流
曲水湄日休百拜畢趾使三辭頭上巾頻漉腰間鍤自隨
謀雖採北斗且復坐東籬西海批無實南山豆落萁無違
商士語宜甚杜康祠李眺朱温穿劉為石勒康死生當有
在王覇豈由斯五斗醒方解三人影對嬉高談頗坐聽痛
飲亦吾師貴味曾園魯提簡吏德那安能洗晏粉卿復娭
黄陂童子以孝顕郎舒因俊允夫妻不成禹父母或貽羅
詎比華間汚寧虞寵室䕶壁懸疑甬影車載琥鴟夷口不
掛臧否醞猶和涛鯆五畝諷鋤思種秫待免飢雨落香糧
注春融緑髓脂雲桂浮蟻子金嫩寫鵝兒滴滴蒲萄顆涵
涵鸚鵡卮留吞九雲夢筆走萬蛟螭風月江山好賓朋笑
語宜編簾初静巻銀燭未紅垂儀推神仙坐紛羅水陸奇
色深逹琥珀光益艶瑠璃緑笛蘇羅袖紅潮上玉肌獻酬
俱婕婕沾洽盡融怡不問庨花落唯憂畫角吹初筵何抑
抑屡舞忽傞傞寒食梨花發重陽菊蕋披龍山猶可想谷
浦尚能追月満瓊樹雨餘拳柳枝高飛鴻鵠遠左手觧
蟹持螯聖分清濁青齊辨等衰市沽難共食家醸恐成私
算爵商壺矢忌搖泥棋資屡酣道韻端的露天倪翠竹沉
雲色酴醿浸玉凝過咽輸語勝赴吻動逹彿卷畫青荷葉
頻瓢白接䍠野娃共鼓吹蛩馬奏塤篪但看未成碧那知
玉作瓷卧荒草山郭颭青旗目井欣投轄窺門悵縶驪提
壺留客住杜宇勸人歸碧嶂下紅日飛霜點髭鄗原良自

苦畢卓未爲癡處士林泉適驗人景物悲放臣離國恨遷
客去鄉思須藉盃中物聊紓鏡裏眉髮時澆磊磈到處虹
吐蜺但戒零霜露無勞洒沸湯從教禁烟宴莫遣醉鄉遠
爲沃塵生肺應防水趁脾破除閑病惱斷送老頭皮埋玉
空須酹揮金莫計貲三行何法制五齊孰官司喜怒或交
作陰陽因弁毗達人眇天地曲士謹毫釐夜汲父園井朝
亨大谷梨渴心使滌酹大戸怕甘醲滋味將何比經綸儻
在玆一尊常准擬三項要耘治吾道久榛莽世途多虎貔
黃封憶內醞綈繡念宗彝傳說胥新命曹參守舊規群生
思覆護寰海厭澆漓儻負膏肓疾須憑國手醫欲傳方法
者把盞詠吾詩

送黎才翁往剡門

聖道元來不易窮君今何處覓司風唐虞世遠精神在鄒
魯人歸事業崇德性未尊須强學道心纔勝即收功他時
盃酒論睽闊應有微言激懦衷

文定題萬氏壁次韻

四海兵戈裏一家風雨中逢人問消息杖策去西東歷數
前朝亂何曾掃地空山居自有樂時對主人翁

初至清湘聞安仁師司爲曹成所襲 壬子

風急灘聲亂雲紅雪意酣空庭初霰集寒硏忽氷涵天造
推移密人情冷暖諳江頭聊問訊春到一枝南稅鞅年華
暮圍爐夜飮酣雪梅清共映沙水凍相涵遠意人誰會殊

俗未諳前冬發湖北今日滯湘南有道持危國無人識素
書屢驚時易失更覺意難如莽莽旌旗暗紛紛組綬紆白
雲一天地今日又遷居結束趁安地征營報急書諸軍聞
好在元師竟何如歲晏風雲慘天低嶺海紆悲歌撫長劍
吾道敢懷居

題嶽麓西軒三絶

偶向紅塵得此生歲寒松竹尚多情道人亦有生前契幽
處閑軒巧見迎
月戸風窓情 扃靜中真樂故難名山泉未識幽人意是
作穿林竊壑聲
山雨冥濛久未晴袖中長笛爲君橫一聲吹破浮雲色歸

去呼船載月明

題指南軒二絶

老屋蕭疎四五椽凡爐香冷斷諸緣客來若問名軒意莫
似維摩但黙然
軒轅迷駕已旋歸赤水玄珠背馳南去北來何處是
坐令楊泣多岐

和鄧友直

坐看嘉溢枯流快作南江汗漫遊曉岸林巒光寫鏡夜窓
風露冷涵秋謏聞鮮豈論三豕溢思真如曳九牛但喜雖
舟時接席一篇珠玉勝封侯

示黃岡長老三絶

歸與違山便解顒上人多思乞留詩千嚴萬壑經行處他
日煩覓舊題

題上饒半月嵓四絶

何年落月掛蒼山長似瑤梳插翠鬟擬琢半輪營魄處奥
教如玦只如環
瓊樓五字匾天關織女天孫静往来月姊故應羞老退鏟
除私館隱嵓隈
每見雲端上下弦違怜破鏡兩娟頑移此景蟾宫去月月
當令一再圓
非關狡兎穴中藏育與癡蟇飽寸觴只恐世人嫌冷看故
依雲岫掩寒光

題郭伯成畫行月嵓寺

夫君自是雪霜姿落筆逢風生更不疑留向嵓前弄明月
桂枝相伴影參差

題郭伯成畫行道榜人家作雨勢

可但文翁會寫真與刑令見一枝新舍風帶雨蕭然意共
看林宗墊角巾

過疎山題一覽亭梁谿翁所書也三首

手遮西日到疎山及得昏鴉欲斂翅閒未暇拈香參佛祖
且須襆被扣禪関月林散影參差静風碧傳音窈眇閑擬
買一廛通水竹杖藜他日寄疎頑
林梢斜月墮金盆擬影蒼茫白霧翻欲倚小攔收遝景試
憑長嘯卷遐昏寒山濯濯空堆皺野水瀰瀰不待源莫道比
停觀兜當未如賓日上天門

同余汝霖遊西湖觀天竺觀音永懷林和靖三絶

莫話蔣陵陳迹青松翠壁蹐攀此别再遊何日夢魂長遶
湖山
岩前暗日蔭樹林下微風釆蘭臨水更無塵想望雲時有
遐觀
劫火不燒大士寒泉誰薦先生跋馬與君弔古西風落日
凄清

初歸范伯達弟相會夜歸有感

亂後風塵稍破昏歸来骨肉喜全生存歿君竹葉醉不惜

映我梅花香正業問學至今宜了了唱酬從此定源源夜
寒踏碎灘頭浪爲篤平生有弟恩

癸丑元日文定時留豊城令歸清湘喧家

去年已向爆聲殘曉氣絪縕雨不寒王佩想聞趍桂殿綵
衣遥視献椒盤千齡帝運方便始一統王春正履端不與
時光共流轉此心那更覓人安

和仁仲春日十絶

雪後雲收萬里天春從何處著山川紅邊綠外無窮思莫
道今年似去年
氣泱高深物〻蘇閒言還有欠春無桃紅李白猶闌事麟
鳳應來瑞此都

雨細雲輕陳隱雷東君行樂正裘裀款教遊客留連醉須
故名花次第開
莫笑遊人冷落時風光流轉不須疑去年草色空成恨今
歲花光又滿枝
燕舞方酣鶯又啼草堂春睡日平西枝頭有酒尋花去小
雨冥〻漸作泥
行春對酒滿壺頻樂此春風自在身須信壺中春不老何
人作計强留春
年〻綠水送殘紅不怨東君只怨風芳草連雲愁更遠勸
君常醉萬花中
萬卉千葩自不同吹風只是一般風對花不見花開處却

恐僣遊興易窮
洛陽風俗事哉花流水園林盼一涯移得舊根春不老錯
蜂疑蝶過隣家
陋巷當年只屢空于今還詠舞雩風已推寶色瑟鏗然後
莫認青春眼中
将次鍾卿先寄處厚唐文癸丑
試問雲山數歲華寒梅吹盡兩年花倦遊吳楚六千里幸
脫兵戈三四家那用有田從溺傑其欣無疾娃毗耶欲將
別後從頭說滿眼春酣更盡蹤
元院冠
一行作吏擲分陰世路塵勞滿客襟三語風流歸夢想十

年書問寄浮沉門前種柳春光好堂上鳴絃古意深別後
新詩都覔取對哦湘渌醉還斟
再遊嶽麓示法光其鄰道林人言陶士衡舊居也
五絕堆城千堆壓江橫倒影蛟龍十里明欲倚危欄舒遠
眺東風無力暮雲平
大宅清涼定幾時三軍門外世終違青蓮紺宇憑何住片
雲紅爐只自知
樓船東下啟扶桑千古英明日月光未必比心如古井且
應着檜比甘棠
舊詩不省作何言新句無奇墨亂飜要是雲山通宿契故
将文字寄深論

草堂何日傍雲根借問鄰家兩足尊欲買漁舟繫江樹先
憑履屐記苔痕
題湘西小景
身在山中不見山前行客未能閑何人水墨秋毫外十里
湘西尺寸間
題語溪小景
卜宅元郎豈偶然江山千里共流傳乾坤臣石知多少待
看中興第三篇
自勝業寺過銓德顏
出岫無心倦即還悠然信馬望南山忽驚蓮合青萍合却
到蓬壺白日閑方士內丹論九轉遵師平地設三關不知

洙泗真消息誰可相期一解顔

題銓德秋聲堂

紫極題詩歲月深秋聲風懐感重沉吟殷勤種此一庭回
薄依然萬古心獨有佳名追綵筆誰將幽思入瑤琴蕭蕭
醉拂華池石水月光中覔至音

和種澧汝㢸四首

霧豹成文不厭深嘘畢何事競斵音爲言墨客誇三賦那
似仙翁振八吟欲繼高蹤其敢後下看浮世宜須臨何時
蠟屐携節杖來撥衢雲一萬尋

丈人愛客酒盃深更和南山白石音大戶不知濡音節邊
才應笑撚髭吟箴規有過風當益徵策無窮地擇臨每億
句來談讌處桃花流水路難尋

風日薰薰草樹深黃鸝遷木送新音有懷春服成雩詠遥
想青山伴醉吟詩老幽棲雖地僻聖君高拱正天臨未須
靜處論方藥會見蒲輪遠訪尋

雲自高閑水自深此間誰契不傳音倦飛偶作歸田賦高
臥時爲梁甫吟爲己宫墻當獨詣過門車馬肯相臨惟公
知我迂愚甚枉直何曾較尺尋

和曹澧古甫

本來秋月映澄潭墻面猶須學二南經路枉尋難直尺危
言暮四等朝三文如楮葉何勞刻道在蕭園恐費參王帛
雍雍王會處禹宮惆悵一精藍

題雲峰齊雲閣士佳山思達二絶

舒卷高低晴後陰談然無滓亦無心不知底處相齊得且
凭危欄一散襟

秀色參差千萬端浩然無礙碧天寬上人若見相齊處試
興憑欄指似看

題浮明觀

長官氷操正飄纓嘆息東流字大清佳句不隨方士化故
應留作換鵝經

題劉鍊師屋壁

誰言無路出塵氛丹竈初開一語真窓外未堆千嶂玉坐
中先置一壺春

題草衣巖

石室流傳一草衣消息了無違此山中是如如休休何山
中覔祖師

臘當春雪示吉甫 甲寅

曉色空明衝嶽南一塵那復溷仙凡貴時松竹色自好破
臘當庭梅未成萬里皺綃開步障千金火完試春衫漁舟
不與人供畫獨駕雲濤月滿帆

同刑子駿范伯達遊方廣二絶

黄梅作雨晴朝曛山北山南路不分知我與君非俗駕曉
天盡五峰收雲

瑤堦金殿湧青蓮此是南山小有天詩客若爲深避酒道

人無索不參禪

中秋赴伯達浴兒會不見月

準擬春光滿十分論文那用醉紅群天公有意韜陰采風伯無威掃戓雲東道浴兒方洗腆南齋留客更設朦朧碧潤更三路衣袂脩然桂子芬

將遊上封先寄南臺珏老

浙浙風搖玉露秋尚懷分柿半山不眾向香肯共維摩飯元亮聊同惠遠遊蒼蔚彫零巖壑露佩環清越澗泉幽青鞋本自無泥滓更約諸峯最上頭

登上封三絕

仰止高高幾夢思躋攀乘興遂忘疲直須駐足青冥上方

信前山次第卑

山下陰晴只莪蔚山中煙靄更迷離天風忽與遊人便吴楚乇雲萬里披

北斗回杓正指西丹梯從此與天齊為君挹注銀潢水一洗人間火宅迷

和上封洪辯用明察院韻

繡衣衙史有前聞衲衲禪師亦好文出粟聖謨蘇察俗坐持詩律戰魔軍訪尋水石閑招隱際會風雲偶策勳喧寂兩忘歸一致此心何處不超群

同宣卿和仲達遊上封值雨而歸時上封辯用南臺珏同行

不到峯頭正一年茲遊新客更超然淨名不語元無病惠滿同行定有緣風雨不期相解后雲山未許獨留連歸途絕景何人見萬頃銀濤漲楚天

酬宣卿見和

不向孟中覓聖賢不宣欽鄉獨於山水意脩然相門事業方傳世官路升沉祇信緣萬卷圖書資博約九衢車馬仕顛連翠微卜宅須相近且住蓬壺小有天

謹次家君元日之韻 乙卯

藹然和氣爆聲殘賀客充庭上慶殘令節共欣元會日本朝數中興年仰觀北斗書王正合起東山付國權天祐斯文如有在稱觴還詠福如川

和宣風寺壁間韻

客夢到何許南山桃林園未能忘蠟屐何意謁金門顧學莫三傑盡戲周陂渾兒皮色飯戟農務看村村

遊三角寺

再遊三角寺勝賤十人階雨後林巒媚心同笑語諧碧蘭初秀晚紅藥漸飄階若問經行意春風寓客懷

酬邦鑑見和

恭捕親征語戈矛與子偕叛徒三鼓竭凱奏八音諧上主閑宣室群公擁泰階漸無經濟學感激謾裝懷

和路樞四首

圖書雖是舊生涯翰墨那能扶國華載絲便甘辭五馬退

朝猶相覆千花光民事業高三代將聖春秋又一家他日
登門謝佳句劇談當許岸烏紗
前籌初見翊元樞何事扁舟泛五湖屐紅塵誰肯辦掛冠
墨髮世應無顧陪几杖登南阜遙想氛埃暗北區晚節功
名端不免雲臺依舊矗天都
林壑蒼茫杪一涯尋公詞藻借光華大聲豈直金石地清
夢懸知筆有花不似罷兵初度嶺應同春疏蚕名家曳裾
未愜平生志常恐追鋒侍絳紗
進退行藏合道樞詎分廊廟與江湖顧陪東閣留賓後定
向南山卜宅無不爲避喧隣懶墳秖緣音樂訪父匠勉搜
累句酬高韻端似鹽蓬子都

子正生日以黃柑爲壽 丙辰
正論風流不辱親高丈遜稱掌綠綸豈惟補袞須詞伯自
是安邦出諍臣歲晚已回春松柏操時來休受水雲身欲
爲公壽倡優拙戲遣商山四老人
和余汝霖雪七絕
無數天花鬭舞風迷離玉色映寒空共誇破蠟逾三白吏
喜新報詩屢豐
雖無嗜雪去相携且乏與梁齊涉溪之子惠然須痛飲醉
眠應夢鎮偉犀
日月東園探早梅那知一夕萬林開君詩還是以揚州句
掃盡因風柳絮才

周宣闢國號中宗六月興師洒汗同萬爲若寒辭出塞采
薇歸戍亦論功
燕山大雪暗胡雲將士何人欲賜勳聞道玉宸溫詔出絕
勝纊被三軍純
低唱誰家有女伶映窓那用讀書聲何當翠被同君獵得
欸雄夸得句清
未老能詩更謹虔葉公好學亦窮年飢寒共保凌霜操未
羨重裘食萬錢
再和
紛紛狼藉下天風萬里寒光鏡色空莫學衣安但高卧也
斗酒醉新豐須

迴眺層臺酒屢携千風攢玉映瑤溪南枝更有東風面未
咸爭姸綮妳犀
今年花是去年梅又對春風一笑開不似飛瓊能頃刻香
中更有和羹才
埋玉腰閒覔性宗儒冠謀道誰同筆尖凍折新詩就可以
但徒收翰墨功
猛將謀臣氣藹雲興邦雪恥在奇勲因思外國瓊瑤報更
德吳人組練軍
歛鋒犀利拙優伶果聽淮南奏凱聲陰遷便隨朝雪盡東
風還杖曉光清
自笑兵廚吏不虔凍醅如蚕只年年却思踏雪江頭路屢

貫詩人一斗錢

歲除示汝霖三絕

栢酒椒花又盍簪莫將談笑枉光陰自怜四十無聞者欲問如何不動心

鮮后遨留閱歲寒山肴溪蔌且同盤不憂絶學商董少只怕新詩屬和難

紫盖峯前萬壑流長松脩竹與雲浮欲分一半誰人可子若能來亦易謀

和汝霖三首 丁己

客思如春日日深莫令鶗鴂損芳陰忽逢佳士能傾盖用高眠有抱衾陌上正歌歸緩〻尊前聊酌夜沉〻君詩也得池塘夢沉謝風流尚可尋

聖門功業海同深大禹猶曾惜寸陰知有詩書消永日不將狐貉愧寒食定心應已觀川遊閭涉何須歎陸沉聞道北山蘭正好果堪紉佩即幽尋

桃李無言春事深便看園林欲交陰永懷北固吹長笛一醉春風典破衾金羽喜從幽谷出錦鱗貪引翠竿沉好傳消息晞曾點莫把平生問李尋

和朱成伯

坰〻官身未許收江山到處發詩愁棄繻西上今將老楔被東來又欲秋安得紫蕭黃鶴背謾從清酌覓羊裘黃梅正作冥〻雨每詠新篇輿轉悠

擱毫筆墨浩難收妙處端能涜客愁落筆千章輕萬戶思君一日勝三秋持身貴此琥璜爵得句精如狐白裘應有二南風骨在令人縣轉更憂悠

何花

夢到南塘翠盖稠婉然得意斂然羞驚鴻遠映愁朝霞色白鷺先窺霽雨秋袅〻芳贈馨頻折贈菲涼吹想追遊天花欲試維摩病衣袂何曾一片留

酬諸同官見和三首

初看綠淨已紅稠有艷無情不障羞依倚鈆華開寓鏡霏微風露早涵秋虎溪香社應難入玉井長稀未許遊同賦諸仙語皆妙坐令芳色句中留

蘭堂青暑瞰稀稠早見排房結子羞照水壁燈宜獨夜熏香翠微欲爭秋潜珍不薦重衆步疑佇誰同漢女遊欲種此花須擣實自怜蹈藉護淹留

莫道同時岸弁稠皆盖無能側葵羞金蓮未貴猶媼日玉卽深藏更耐秋肯把仙姿供驚悦故標高致待覓遊期君秀色蓮蓬似終古名隨華岳留

和信仲喜雨二首

雲漢吁嗟隱杳冥德音雷動走群靈天心自契犧牲禱田畯先開黍稷馨詹捲西山增爽氣水通南澗漫平汀一篇可嗣東坡記北榭今成喜雨亭

天公知我亦頑冥不許山川借寵靈何事民謡爲膏澤祇

應君德篤明馨棲楠未歇雲逑合鷗鷺効使水滿汀試攪
秋光登北榭千峯爭翠茨岩亭

禱雨

乂悶天公澤焦然品彙情遏雲虹屢飮挐海霓空明禱祀
山川遍薰脩道釋并帝心終閔物國力未休兵帽覆爲龍
頂運移黑蟻營乍看雲葉密遲想浪花平早熱撓先刈高
荒趁晩耕歸道庭少訟支潤水無爭喜氣連城洽餘波集
澮盈蕉心重旬展荷葉密相傾菊映蘭蕙茂松連竹共清
杯觴初料理書帙尚縱橫欲賦田園樂猶愁組綬縈隱淪
千古重名利一綠輕釣客風流遠農師局次生庭幾達責
罰戶〻有抵京

酬信仲見和

數篇新雨意真見古人情當拜王壷及非罰祀事明雷聲
空自碾雲氣不相弃試爲驅潛物安能役鬼兵曉來聞鶴
喑座上掃蜓營地脉沾濡遍天心賦與平遠撕白水政坐
相有羊耕各競千峯秀誰平兩港爭稻花重撲蓮臉更盈
盈但欲未麻蓏無令棟宇傾敎心蓬變化官伯夷清齋電
金虵掣晴霞綺鳳橫仙人歸縹緲詩客思紆縈句霄餘霏
妙人涵晩吹輕故園三經綠新水半篙生逐有乘槎興秋
風白玉京不作悲秋賦獨惹夢雨情人心空戀迫天聽旬
昭明璨豈風能摩和非雹與并雷懸靡旱濕山映羽林兵
已洒臨窗汗將傈石勒營循良慙召文調燮賴陳平方士

田俱溉先生道可耕亂飄棟未理急點射方爭願補天無
漏誰云坎不盈雲披心屢折雷厲耳常傾未說千箱滿聊
欣八極八極清幸令鵜貫死那恤虹仍橫銀竹森猶亞營
花落更榮晃陽萬矢盡滄海幾湮輕反照霞初散中秋月
已生一盃相屬處憂慮洗京京

以崇正闢示新仲

不羨飛仙術仍脩謗佛書知音鼓琴後覆瓿草玄餘龍相
空相戰鳶魚祇自知更煩君印可底處認吾廬

酬新仲見和二首

自喜逢端友初蒙賞異書不識吾好辨更慎請其餘衔業
貞三代宗風謝一如與公俱目擊紙上亦蘧廬

蓬蒿翳環堵左右只圖書面壁知無累心齋諒有餘經綸
令貫誼詞賦昔相如莫廣離騷意行看直禁廬

賦句伯共五老小山六言五絶

奇石來公孔衆參差仙掌規模遂欲强名五老逍遙鷗鷺
菴廬
開說身依蓮社坐蒙勑賜鄰林五老與公爲六何酒詩酒
恭琴
問法得應想髓好奇那復忘疲此石未同尾礫耆年真是
兒孫
山石拒闊變化蒼顏能復嬰孩想見輕寬秀色正如蘭玉
階階

文簡風流未泯公孫節氣誰班當畢夔佐舜莫辱夷齊商
山
和錢孫叔安心亭二絶
交衢塵務祇相前向首山林去未緣安得安心無事一陪
公清話許忘年
寄傲羲皇已上人古令雖隔意常親聖時方欲詢黃髮未
許公收致主身
奉家君自勝業遷居書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
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通流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
風無際柳梅均
謝人惠春林石山 辛酉

何人戴蝸几疑山疊映公家几硯間欲識神魚閃疑湛試
看雲氣出屛顏新蒲已結根千歲舊蘚猶規暈一斑擧鉤
教蘚歸載重要將奇絶寄幽閑
和貫陶二老二首
已愧名邦恭仍無秀句傳花光隨處好色與愁連訟少庭
常寂心閑地更偏先生肯乘興一醉賞風煙
節物悤悤度邊烽幸不傳名花空雨墮秀樹已雲連孤負
杯倒蕭條燭藥偏但欣民小泰疑寢有爐煙
和邢子友
可憐牒訟汨業年賴有神交肯惠然萬石同登高柳外一
尊相屬晩花前浮雲空解遮人境止水何曾染世緣安得

小舟御尾去風橋激箭不須鞭
和趙生二首
徧遊南北與東西欲訪人間國士風流處世甚疎皆笑我
宅心無累獨奇公詩材自愧非三上酒聖相從又一中芍
藥待開應且住莫令清賞轉頭空
冠月梧雲佩綠霞百年將此送生涯愁心別後無詩草病
眼燈前有醉花落筆糧場聊寓意北山臨水遂成家也須
南畝多栽秋似東陵只種瓜
遊次行喦
喦好城還近山南路却西泮交同魯衛新釀到青齋桑麥
家蠶秋租處處禁朱陵更清絶何必此幽樓

題貫氏超然堂
超然華構照新堂几爾忘機入醉鄉塵外有山心共遠壺
中無事日偏長月留粉壁檀欒影欄俯氷池菡萏香最愛
南窓通北牖好風時送一襟涼
又題迎月亭
從來共情隔年期刻去東山尙恐遲欲向壘中先得眼故
應雲表屢揚眉停盃尋待寒光擧起舞還愁素隱移常與
此亭相照耀更須佳什煥梁楣
和貫閣老三首
新柳逢秋葉尙陰晩蓮披露色難禁坐聽木肩軒犀塵靜
對山爐颺水沉綠酒淺深皆有味白雲來去本無心孱公

麗褭相留句且復追隨翰墨林
朝來果日破損陰共指秋成喜不禁寸碧遥岑供眺望長
空飛鳥日消沉四時景物千鍾酒萬古功名一寸心尚愧
先生遊佛海雨忘軒冕與山林
西山十日結重陰葵蓮桃生自不禁書秋有緣燈耿耿酒
盃無伴雨沉沉君恩未報空懷祿民瘼難醫只愧心為問
野麋何處好眷焉雕檻隔長林
中秋寄貫閣老
香霧沉秋氣達雲卷春文全笕撩跟淨玉斧斷氷圓無復
霓裳舞空歌水調篇新亭偏得景一醉豈無緣
和彥達九日

萬滿頭黃菊鬭芳妍人與秋光兩静便試把盃觴論舊日
未須筋力較明年詩愁戯馬臺頭客目斷渦渚上天更愧
白衣能送酒坐令彭澤意空傳
和唐壽隆上元五首 壬戌
滿城和氣在春臺玉漏沉沉鐵鎖開明月誰知千里共華
燈同照萬人來市橋漸漲半客柳江路猶残的皪梅欲與
光失拚醉賞未須歸去隱蒿萊
明月升天鏡上臺燈如蓮浴萬枝開恨無立部歌仍舞有
遊人佳更來燭焰未能窺佛祖賡歌聊得繼歐梅壯心消
盡嬉遊興别復斑衣悵老蒿萊
名章絡繹走陪臺得對春風一笑開樓外未知明月出袖

中疑有夜光來秀如王子登門竹味勝曹公正渴梅已向
歌謡把和氣預知豊稔變汙萊
山泰雲色暗陽臺戒復晨曦萬里開行雨忽隨清夢斷春
風還似故人來精神總陶楮柳變理須歸傳說梅已共此
邦同樂歲更須躬稼辟田北萊
幾年蹤跡遠中臺夢想傳柑宴聲開擲擁牙旗穿市去縱
看玉李墮天來從教教獨照青藜炬莫使輕吹畫角梅也
有江風浮綠嶼坐令形勢卷東萊
寄題吳郁養素軒
到處塵埃素衣蜉蝣撼覺尚何知以閑掃雪開三逕可但
移梅探一枝分我高山彈舊曲乞君明月斷新詩幾時把

酒臨窓檻惜問如何逕不知緇
和吹山遊朝陽岩
畫船浮客到岩阿小閣經年又一過天遠恍如開翠幕江
春渾似遶青羅雨晴風日山山麗花發園林處處多最喜
四郊膏澤徧試從尭壤嗣農歌
和范元作二首
江北風塵静江南水竹居世交論契厚歲晚莫情踈斷雪
重培菊臨溪易買魚瀟湘有舊約相就不投書
雌虜何須殺調和乃妙機又聞堅誓約不用講攻圍六月
鵬南徙三春鴈北歸自知同出黜蓬艾且卑飛
和李子楊題龍源田舍

舊隱令何許新宮定幾間紅塵昏北道青壁晚南山若擬
松和頻猶勝蒯與管君方二頃得我愛一生閑蔭石多雲
樹行田有翠灣客來那更問設不須關世味浮雲薄鬢毛
小雪班功名當未免亦念早來還

又和湘濱卜居

開道園池各着名起予歸夢過臨蒸已開壓外尋山眼更
曲堂中飲水肱有地且須多種秫好閑何必若邀僧杖藜
他日端來去但恐公朝正與能

郭偉求鄙文

少時文墨已非工漸老才情更覺衰空有薄書相汨沒了
無朋友共磨礱功名也只浮雲似富貴還應逝水同寄語
宅心何處好晚春沂上舞雩風

思歸八絶

天柱峯前有一區以聞松竹漸荒蕪近來更草歸田賦敢
以無功德左符

昨日春風花滿山回頭秋葉錦班班終年竊禄愁憂寄何
事遲留久未還

壯時奢有意功名不覺星星白髮生眼斷花心更短歸未
與猶可事農耕

夜夢俞晉出帝閽朝來江南已生肥扁舟載酒吹長笛未
減遼東獨鶴歸

上聖心唯赤子矜庶邦何以佐軍興自書政拙催科考古

令嵩陵復永陵

屡皆平反獄易空深慚龍斷貨誰籠後來懷念全齊寄應
築廬堂致盖公

傳家素業祇圖書永日沉涵樂有餘方信此心無所着山
林鐘鼎一蘧廬

畫角聲中欸乃歌野人應未許雲和叩船我欲賡餘唱更
沐西風雨一蓑

和孫奇父

攬轡丹青久吏恬掛冠高趣靜尤厭情田不是年年熟世
味安能種種廉虎鼠乘時爭用舍鳶魚適意白飛潛也應
及取仙舟下同向南山看水簾

留別唐次山

占君州土負沉痾飽聽溪山欸乃歌李路護傳能折獄陽
城元自拙催科苟逃譴域思波厚更奉真庭稟衆多珍重
老人分首意論文何再經過

和次山贈別

牧養惟閑政失中斐棠沉愧召南風却歸舊隱三家市回
望耆儒一畝宮蕙帳我今尋怨鶴蘋洲君復送驚鴻別懷
不得同杯酒西柄居然挹大東

留別賈閣老

熙朝從老堂堂和氣如春與物昌未見我冠真楚月越忍
違傾盖在瀟湘故懷縺綣情何厚憂世艱難話

和任大夫贈別

未老衰𡚁疾憂敢貪榮祿尚為州已斷驗客能招隱吏愧疲民欲借留斤斧且應存夜氣江湖那得敵辰猷詩新滿把珠璣重歸艇全勝載石舟

贈張德餘

平生顴纇孰如君破屋荒山飯煑芹不寐耿懷留落月有時扶杖看浮雲嚴平推測歸前定原憲家風飫舊聞矻撓對魚無氣力須知吾是故將軍

觀碁

平地縱横十九條古今爭向此中消乾坤二氣策歸皇極愚知殊途祖帝堯競勝鮮能思自活臨機誰肯哲相饒旁觀有着如當局敢道今無國手超

溪旁大楮為水所侵將踣有感

樹引江流得自滋不虞波浪齧根基願言棒士加培植長蔭行人暍暑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三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四

楊秀才書堂有墨一枝為其添補數葉五絕

老榦枯枝傲霜雪何人寫影香華堂為君補綴枝頭葉坐覺春風細細香

葉添青雲節抱霜一枝聊記寄墨君堂故園根撥依然在會見龍孫肆肆香

穿壁扶疎猶避霜干霄形勢自堂堂如何耿介琅玕色也帶雙鴉寶墨香

樊鶯綠葉襯玄霜更上幽人白玉堂為與蒼官論久要筆端應借遠煙香

掃盡鴉溪巡棟霜未知三尺映茅堂此君不是塵中物何必區區較色香

和叔夏歲除

新年節物推排有舊歲光陰掃蕩無白髮任教裝鬢換青春元自與新心符茹芝休慕商山老舍瑟當聽魯國儒三益況逢天下士更逢從此得歸愚

和叔夏水仙時見於宣鄉坐上叔夏折一枝以歸八絕 癸亥

王質檀心翠羽衣寒梅開後獨當時一枝折得誰將贈想見花客出霧帷

梅後寧知花便無不疑香草記相如為君表作風流冠只有春蘭僅比渠

業是青霞裊作衣花如靜女不爭時豈應更浥薔薇露撩
得魏國不下帷
西然仙意指虛無羅襪凌波定不識女未忘銀漢會空傾
傾漏水映清渠
豨挽蘭揖芰荷衣蝸愁予二八時嫁與相君捐袂謀王駿
擡頭映薜蘿帷
海岸仙人絕代無青楊句日坐如〻若從妙色見香覓須
信先生來識渠
堂草盈階是綠衣玉替階鑑敵同時更餘濺水無聊賴都
向仙安罰一帷
為花來偶豈全無梅與山礬拂弟如我已實心節澤觀何

須江水對軒長

寄唐堅伯

君詩平昔思如泉無事尋醫孰使然禮向往來思報久情
深汲引屢拋戟豈能更遣忘言地應有泥今傳意聯侍聽
鍾聲撼清夜明朝試聽萬人傳

遊元陽觀

矯首元陽觀峥嶸度十年忽違塵外客同訪洞中仙橫躡
傾危路低看破衲田縈紆皇竹嶺窈窕碧松川撫石齋壇
古圍碁曉超迂諫無鹹搖術安得遠庵煙擲盡蒼麟脯彈
餘別後鶴梳晴香烘拆藥瞑色枕歸鞭太白浮橋上狐燈
炫馬黃冠綸雨散紫蓋杳雲連鳥爪爬背鸞驂謾柏扇子

真隨處隱何必大羅天

早梅

何事悲搖落空林有早春光輝一笑發領略萬花新看疑
山雲擧來効席珍妙香風處遠秀影月轉真飢冷冰難斷
粧粉未勻商量閑瘦蘂剝得占芳辰

和堅伯梅六題一孤芳二山間三雪中四水邊五
月下六雨後每題二絶禁犯本題及風花雪月
天粉玉香山水字十二絶

折拂威力謾相侵曉怡然獨秀林萬紫千紅非我對為柔
渠無有歲寒心
閱錯汚淌冷更嚴長松低頭拂蒼髯清標本是君羽侶挽

李相望幾陸盧
欣逢今艷破冬溫更待飛霙潑畫昏剥破約君攜酒處小
橋斜過竹邊門
未開眛裊着詩催依約蜂聲破隱雷姑射坐中親綽約嶺
頭空有路縈迴
六出離人剪刻成侵凌飄而正縱橫仙姿不賴相粘綴況
況盡浮埃更明
飈落瓊華作雨濛迷難高樹應寒空莫尋雲外瑤臺侶且
對尊前鶴髮翁
東閣題詩得緒餘溪頭千樹繞幽居來禽青李曾何莫底
事猶傳逸少書

清瓊疎疎影全呈絶勝斜稍出竹横使是霓裳臨曉鏡攙頭初捧未行行

意態衝寒不旬持桂華相伴亦多時未須細覩青春面且看扶疎寫影宜

疇昔黄金入漢宮只今嬌顏入為誰客歸城也覔孤棲伴照巫陽十二峯

若道殘冬不是春洗粧那德一枝新杏園芳還真顏强爭似而今欽路塵

博山陽氣馥寵寒邑畫啼痕作醉歡賞去角巾從小埜接羅何惜一生酸

馮廣作亭湘江之上來求名以欽江名之

疇昔縱横虎豹韜拂旌悠緬馬蕭蕭龍聞國士無雙譽今見將軍第五橋秀句自堪消永日壯懷復在中朝樓前拍拍江綠安得從公舉一瓢

中秋雨

侍賞今宵定幾人豈應十年遠相親坐令華燭風頭卷卻喜雨祐層雨腳匀拱壁何妨藏韞櫝湛銅那得敵遊塵明年記取聰銀闕萬里秋光景更新

憶端子三首

當年夢賚見清伊到氣全歸目與眉哲亂已能莊語笑嬉遊元只在書詩青松不及明堂用黄壤空餘白玉悲猜奕有無何處去豈能知痛心時

不知埋玉已經年忽值生辰朝倍黯然空向夢魂期遠天謬於方技覔安全緬緬翰墨留身後烱烱精神在目前桂折蘭摧千古恨淚痕那得到黄泉兒解春秋有民文字已成

四

不見佳兒正一鍾年情難違故衣然久知朝菌同年壽終借靈爲早棄捐萱泉詩書述句日堂中珠玉墮黄泉汝翁去此知少安得志懷未死前

又題草衣岩

携手童爲三尺强已知經術勝文章可怜不見凌雲日遂涵西風淚幾行

初冬快晴陪宣卿叔夏遊石頭庵過三生藏踞深柘坡遂登上封卻下福巖最愛廊然亭靜想久

之來與入後峒置酒雲莊榭徘徊方廣閣山行崎嶇不可以馬雖筍與徽凡小勞尚勝騎從之煩也既歸山前之翌日復會于堅伯克小閣同步趙澗看北山餘雪披雲映日翠瑩瓏葱殆難模狀因訪李文廟令叔飲而罷某記所見成十五絶

石滑梯山仄旬疲誰云此法妙難思便教元亮荒三經也勝楊朱泣兩岐

衣薪難以火留形破石空山浪有名儻信此心無起滅一身那得有三生

仰止春風嶺熊山未應秋色雨難攀祇嫌痼疾煙霞上且

愛陶鎔水石間
遊梁㢠崗破蒼苔深洺節枝駭勢雷如海乱山爭起伏碧
波真欲撼達來
祝融朝日麗東天嫋〻西風紫鴉前千玉散青揩疊峨萬
雲流白漲晴川
大明遺燹已判生列宿名橋但板横宅險跨危能幾日空
教捴免鈍埋行
寳樓香殿隘空山都謝炎亭竹石間静有客恭真掩映情
無僧話更清閑
西嶺回看天柱峯却行山背蹴蒼龍雄奇未有詩章寫深
秀惟將碩聆供

大林深護棟梁材蔽日狶風萬壑哀不見斧斤尋谷去只
看薪槱出山來
茂樾初無一鳥鳴晴曦參錯畫陰清楓林霜後未全赤岩
菊冬來方自榮
大壑㽞十里寛雲莊高掛眇雄觀西天日墜餘霞絢南峰
嶂猿啼曉月寒
誰聞玉磬即過門鑁說金燈不破昏等是此身俱物化云
胡五伯至今存
山北山南又問津瘦藤芒屨最相親况逢日下雲間客那
用驢前馬後人
凍雨龍山秀水氷斜陽倒鏡遠峯澄罷粧群玉褰雲障金

寳珠花錢萬層
鞭笞鸞鳳地行仙燮化鵾鵬背負天他日寓言真十九只
令功行已三千

題叔夏樂谷

君知至樂本難名何事猶令谷應聲植杖自鋤園草綠掛
瓢時汲澗泉清了無歌吹娛賓從只有詩書養性情却恐
仁人尚萬目又須憑酒破愁城

和叔夏田舍三絶

尚恨山前塵土侵去耕山後白雲深下泉不是芭稂秀夫
子寧忘齊物心
依獨年勤兩更遅桔槔雖語漢陰知不嫌機事侵純白一

日何妨灌百畦
日望雲霓手壓苗何時能和快哉謠不如且種陶公柳贏
得長肌舞細腰

又和松碧軒三絶

欲此幽居惜未深時賽長秀况塵襟棟梁自是君材器氣
鐵石空餘我寸心
開說攔操手自持力耕切不顧天知却妨護客携壺列把
菊應添一雨畦
新歧剩水污沃良苗想見當時相杵謡尚有荒餘須快犢
須騙具更懸腰

和奇父壁間留題

竹杖輕堅野服寬戲寒應得見耆官　世情無恨殘霜葉晩
目青〻令日丹

冬至前半月赴季父梅花之集與韓蒲何憲唐幹諸人唱和十首

令年共數物華遷春信孤根獨蚤知未到書雲十五日已看緣雪兩三枝寒香究是臨風好冷艷還於照水宜莫倚江頭千樹晴只令攜酒正當時

天寒袖薄竹光侵溪轉橋橫草閣深妃子定應來月窟寧馨誰識是瑤林顏開玉色春先滿香動水姿冷不禁遶遍江南好詩句只誇紅蠟與黃金

南慣人識賞來遲北客相逢勝舊知何必粉圖爭畫樣更勞錫穆亂粘枝天饒絕絕品千花外人換新粧一笑宜佳句定非橫笛叱溫存踈蘂半開時

不管霜威日夜侵背教飛蝶到深六花璉雨呈三白一萼居然映萬枝林杪玉香氷空自老惱芳心愁思遠誰禁市橋江路風留別往費千鐶買笑金

追陪孫韻思尤遲寄語踈林恐未知酒半尋香攀近蘂夜分燃照高枝莫愁花痕纖天遠且看紋蛸剪玉宜兒衆芳歸獨步園應桃李不同時

氷園風戰雪交侵方是春工屬意深綠萼已開栽樂谷一枝那得寄鄰林依然照水如相媚棐者翅層也未禁香自種心雖解賦賴公憂玉更擬金（鄰林近書云病起方欲栽樂谷晉西林爲）

卷四　廿二

好花不恨好詩遲國色須蒙國士知豈比玉奴逢丑座空將鶯羽闘瓊枝旁無諱約天仙對中有甘酸鸚味宜閒說北枝開亦遍一尊相屬定何時

愛花從使二毛侵數賞孤高與覩深調變鵩前珠結蘂蕩瑤年俊玉成林奥教三弄飄〻落剩把千篇得〻禁如射飢膚翳溫潤夜眠無用辟寒金

的皪凝情閑自遲風亭微綻許君知真須擔草傾松蓑絕勝登樓唱枝韓壽香囊難敢似何郎粉面且隨宜豈如萬顆垂黃實擢秀前村夜雪時

不辞開後苦寒侵為與騷人託契深可但氣光同歲律更分華色扶儒林欲歌白雪詞難和試挽幽香力尚禁等是芙名無玷汆瓊梅何事色如金

和彥達至日木水

千林木稼苦低垂惟獨長松不受欺蘭雪方懷蕭瑟句河水遠讀艷晧詩卧聞寓竹驚殘夢戲折寒枝調小兒寄語達官不須怕勉梅乞甲渡淮師（情蓋蘿冬至應時詩曰陰雪出蘭戲魄賊至日沐水　詩曰長河結欄千會水如玉岸）

寄鄉有感與仲仁彥達同行

太和董宇宙玉旅不親征鷹北同吾第鶯遷得友生正使春入奠蔽雨稽程何恨山花發遙看為擬名

過益陽

倚寄家連楚歸遊敵背衡川原斷舊國鮭菜慨平生海隹

卷四　廿三

風雖定江湖浪豈平春融一盃酒下馬且同傾

和仲仁過資江

潙山來暇往石磴上雲端初識清修路還憐遠落寒野寬耕僅有民殄政猶殘縱使林泉穩那寢飯安（小塵山一名吴峯寺口有修）

過雨晚宿和彥達

天以春歸野雲將雨暗山三人行甚樂五字句何難每喜詩情倩還須酒破顔禽聲接芳樹和氣亦閑〻

出益陽和仁仲

瓦夢三山馬投難四壁家暮天雲凝墨春樹雷添花遊宦無補歸休嘶有涯悠然江海興遂筮釣煙沙

夜大風雪次日快晴

造物非難料寒溫本一家衡風來兩雪暖日放鶯花行安春方媺悠哉興未涯蘆萬媚煙渚荻芽破江沙

過禺澧

元澧春風拂馬鞭客愁何事四無邊于今棲棘三州地自昔城京百姓天安得鳴鶴達北屋空餘歸雁落平川一觴莫醉懷沙句既且對桃紅李白傳

和仁仲過五溪

沅水千年非舊波英風元自振閑河本懷國士知心早豈念權函挾恨多龜固有神寧豫用鳴雖高舉畏羅椒蘭從古能如此何用沉湘作九歌

和彥達至公安

未識南陽有臥龍阿瞞先已畏風如何赤壁分三國不向神州決雨雄營峽晚圖千慮失截江初意一丸封蒼茫漢日西南落黃道無由卯後中

和仁至荊門

虞帝當年闢四門三苗那更蠢迷昏范〻舊楚祇芳草處〻朱樓空斷垣不願偶耕招素隱要看良耜接深探村韓公守戒誰能用虎豹難憑折柳樊

清明風雪小酌荘舍示黎才翁

月欲梨花條風扶柳絮新故園寒食踏田旨踏青人萬數方號籍

意道遙物外身度歌咸當律譚浪亦匈真文理妙邊棹將浮雪後春蘭亭非達者空歎迹成陳

拜大父瑩和彥達

仙翁真氣與神遊宰樹參天也不移悵念青春家塋日共閒覘訓有源流

和彥達過先公舊居有感

論文敎學兩韶年訪舊同來雪上顛我步鯉庭心欲折公登龍坂足何緣後凋常喜無雙士不肆真慚大少建桂楫又浮湘水去家山回首共悽然

和王泉達老餉筍

釋龍狐介亦騈閑不比花嫣與柳眼雪裏頓超千佛地風

來應上四禪天飽參玉版頭〻是秀出鄰林箇〻圓如我
遠庵藏巖少倒龍登妞共便娟
留別王元治師中碑祇益三首
兒釣童遊幾夢思春風千里恨歸遲君今舊德治三經我
他尚州苛一枝戴酒猶慚來問字對花深欲共論詩不堪
又聽陽關曲想見醵醵噴雪時
幸不當官也去思春江遲日正舒遲少留畫鷁呼桃葉春
畫舡螺看柘枝三爵勸酬勸三益丈四并除掃四愁詩消
城景色朝是不用丹青李伯時
砍步夷途盡迭思行尋捷徑去成遲大殆不必穿楊葉古
樂何曾唱竹枝須信孔門無用賦也如高叟謾為詩功名
易立書難讀努力當來少壯時
酬師中見和
亂定誰人不土思如何鄉牛尚陵遲莫嗟釣艇重湖陽趁
侍書堂一木板彼吳獨高鵾鵬賦孔懷均契鶺鴒詩頋君
再起臨流閣約我花汀柳岸時兵丈復相哥二家兄弟無故而師中迭日摩律苦工
酬任正叔見和
莫嗟文子動三思我意亦今來去曾遲老革荷鋤閑菊徑
懇懃特酒傳花枝韋編舊服精三易棒帳新聞詩四詩把
釣不須嗟豈火太魚端有上釣時
岳陽樓雜詠十絕
沅澧瀟湘比並行漲流迴濤又東傾西南或與天為際尚
經銘堂重録
貢如何不記名
朱樓深穩可憑欄萬頃波光一目間不見驚鴻偏鳳髻空
餘天鏡寫雲鬟
黃帝鈞天曲未終至今煙浪舞無龍臨風更欲吹長笛搖
蕩波心碧玉峰
祖龍遊豫亦荒哉風折雲飄促駕迴一怒赭山何所損依
然蒼翠似蓬萊
虜馬超江又飲湖湖中今有臥龍無青蛇袖手將何用謾
說飛仙膽氣麁
洞津桂酒奠三閭尚想夷猶泛五渚進退存亡皆有義懷
沙處死定何如
玄德驍雄世所知蛟龍寧肯在汀池館于貳室謀何陋借
與全荊意自奇
風烈言言滕子京豈於荒怪未全明尼姑狡猾邀相幻雷
電那知有姓名
有時風浪戰城西何啻漁陽萬鼓鼙狎水蛟〻忘墊溺誰
人能續偃虹堤
大手文章浪得名佐王功業亦何成獨餘不證元忠事恐
還因宋廣平力
李杜詞源廣更深數篇春漲眇雲岑爭如一首脩樓記妙
寓仁人出處心
范公才具濟川舟翰墨居然第一流每向遺文窺遠意頗
經銘堂重録

言憂樂繼前修

泝江濡滯

何處難忘酒舟行不進時漫流連帝道數日消寫師近樹
火猶見遠山都未移此時無十盃吾意亦紓遲

和仁仲舟中三絶

異代紛爭戰代多樓船羸負倚蒼波如今天險如平地舉
劣深謀只用和
大川千花欲歸來不得江湖不會同可但中流能擊楫也
知高浪要乘風
相君誰識是皇英占得君山冷澹青月滿湖平相照處姮
娥應得見娉婷

歸次相而元作以詩見迎和之

十載重湖閱使星坐令疲瘵洒然醒從來駿足行千里豈
但詞源瀉四溟笑我林間投卷冀辱公江上訪歸舲南山
幸有為隣約何日來分一半青

賦永寧嚴老幻菴

物理初無妄云何以幻觀得非心有礙坐使肉生瘢日月
當天火山河著地安波斯不別寶學道古來難

題淨明觀用舊韻簡嵇才翁

得酒相逢笑絶纓而今雙鬢不全青蓬萊尚說三回淺何
況方平與蔡經

示詩僧了信

伊誰遣了着袈裟本自同源又一家尚喜深山閱珍璞豈
看枯枿發奇葩空言祖繡真無用實際津途亦易差衣弊
履穿蹤跡雪定於何處作生涯

春雪 甲子

北客南來十五春今年春雪妙供鈞梅花看子無堪比柳
絮飛絛未有因何限崩茅頹戲蝸幾多峰嶺倦犨伸紅桃
類面還添粉翠竹垂頭詎辱身爭似松枝擎積絢恰如桂
魄埃壓無人敢球非牢玉有客曽歌是爛銀一夜東風吹
地匝四唐甘雨落階勻天公變化誰能則坐看郊原景物
新

謝諸友見和

飛霙三日太欺春撲地飄飛積萬鈞沙上幾人迷去迹風
前處問來因諒非天造夸工巧當是神機有屈伸松竹來
應寒改操龍蛇猶喜蟄存身綠窗朱戶偏饒色瓊樹瑤林
不涤塵笑絮爭妍人似玉狂歌先醉鬢如銀方看衣袂天
花集俄見庭除木屑勻多謝眾詩相映發筆端六出更光
新

和李先生九日二首

節木休驚木葉催相逢佳節謝悠哉尊如北海聊同醉菊
傍東籬也自開烏帽任教吹脫落鬢黄仍得看徘徊諸君
合有登高賦為繼當年戲馬臺
騷客悲秋心易催主人酩醴正時哉登高何必仙家術酬

卽聊憑笑口開屬嶺勝遊詩自好龍山高宴首空回獨餘眇莽梁園念想見黃花滿吹臺

過明田寺會楊李二生於碧玉二首

衆己宅連延紫蓋椒尋山依舊不醉送借床來暇桑三宿解飯還須水一瓢風外野雲俱淡泊雨餘秋氣亦蕭條故人適有登高約又柱枯藤過野橋

騷人空自怨蘭椒此間誰惜馬啼遙愛君閒整沉吟樹笑我江湖獲落瓢前日好風猶是在只今零露已盈條東山妓女誠何算頗羨周郞得小橋 楊男後房備兩李方再細兩孫郞之

和叔夏視獲三首

閑客如何樂聖時欣聞戚鳳再鳴岐且將詩筆耕先壞寧記書囊集美帷日錯碎金歸野菊風欺危綠戢棠梨怨點雲將豈年問無奈鳩家謝不知

吳味公子務農時右稷生民亦錄岐指劃黃雲鍾似月汙揮白兩袂連帷顧趨座上雞黍未錘習中表與桀此樂若嬉兒輩覺後知何以賴先知

天賜豐年豈不時閔公荒度例但岐經丘烈日能焦扇獨夜凄風已透帷豈愧石兒推竹弟聊斟杜甫破孫梨過問若有樊遲問老子於中正過知

和叔夏遊雙峰

有佛留深境無僧闖大音殷勤五字句搖蕩衆香林自遺登臨興誰窺隱顯心從來多暇日悔不早進尋山擁交加翠風傳瑣碎音想聞尊有酒待月穿林真樂難陪席燕詞護寓心要酒專一壑散策每相尋

阻雪憶雲有懷叔夏

常恨山陽少藍輿拔出郊去寘方北鷲屛騎又南交勁氣將凝海寒威便折膠白雲揉盡碎黑壤勢全包看袂成花嗟況疲累兩泡萬方齊幟潔一潤吏肥硯比色羞鉛粉暈多消斗筲禱神休莫壁謝佛寢鳴饒獨鶴驚群舞晨鷄倍嘐曉峰螢共抄庚豪似充溝龍劃如抓巧謝盬相比甘宜宴共抄庚天烏凍跕嘯聲虎飢嬈荒苡連車戴珊瑚列樹敲鼓鮹從剪製火布任樊炮野漫鱗〻積林駕〻巢蛸思馳駿足快意含鳴鵑及遠鹹銀鴈捜潜動玉蚊出昳膽翠被入貿聰紅鞘瑤席瑚玕器珠盤環環看一時簪珥藥相與藉瓊茅莫計消弁積腳平凸與凹可憐詩帶更有火烘敲斷手超三界堅水上六丈飛霙終見睍素麒鬪盈庖疊嶮方名假園毬未忍拋要看朝日杲思踏洋泥淆對飲宜空樁誰奈縈鈍似聞梅雪在猶冀挽香梢

雪中寄恭才翁

寒日已闌無暉饕風更橦威瞑山雷殷〻陰壑雨霏〻酒渌思同酌爐紅憶共圍不辭泥徑遠要看雪花飛天與人情契春從草樹歸幼成銀世界偷取日光輝安得千金舞來飄六出衣南枝香破玉別有好芳菲

和寄父叔夏雪五首

不煩十日照胥敖且要仙花麗隱草集散果然歸望〻同
雲困得薇高〻輝山玉璞船虹氣亂眼煙霄隘羽毛欲叩
小齊拚醉賞最憐纖玉勸持醪
誰能逐歎搏手傲斂截詩才笑魯卑桂白梅花俱自好海
山銀闕兩相高回復最愛醲双袖潤物全勝拔一毛打底
和成真少味空漸清醉映甜醪
兩相冬雷問告款休將玉雪試方卑但驚梁苑風流在難
趱陽春格調高女粧梅皆妬色仙石山花石拗冷毛自慚
凋思無多糟粕何由更取收醪
作齋初離房與款又看雲氣壓神皐嵬岡屢得同心友東
郭真慚舉趾高最愛兜方抑絮潤可憐漢使嚙氈毛水晶
塩是何人得拜賜曾同御櫟醪
善游不必慕閻敖避雨休尋夏后皐共喜九天叢馭整要
登千仞視馳高交情自分居龍尾酒筭何妨剔蝎毛閑道
電池尚殘雪且攜茗盌罷壺醪

和奇父竹齋小池及遊春五絶 乙丑

虛齋要使署天寒移得扶踈愜靜觀不但好風生殿角已
應春笋鬪春闌
綠竹叢邊斲小塘泉來何處已洸洸未涵北戶星辰影斗
覺南風藻荇香
不睹犀柄動經旬忽報巾車獨賴春曾作天津歌酒伴此
間誰是識花人
春事已驚飛柳絮香醪何日釀松脂要平萬點風前恨莫
遣千鍾醒後知
東風不放雨般春只絜胃懷故與新爲問桼園蝴蝶夢何
如沂水舞雩人

和叔夏十絶 一宿雲峯寺二到韓公莊三飯草衣岩四泊東禪刹五六七八遊碧玉泉九訪楊秀才十叔夏思歸

醉騎生馬却扶與雪洒春衫二月初行樂偶從山寺始他
年重到未成虛
父閑人壚寄陶廬深約同遊駕小車又擧舊傳樽有酒憑
驢寧數食無魚
前僧已着草茅培後死猶來瘞骨灰一醉劇談非爲覓自
澆胷次有崔嵬
馬飢人困日西昏無限歸鴉已着村記取東禪風雨夕臥
無床窩闉無門
不惜衝泥步〻前爲聞幽處有明川峰回路轉酬勞客一
爪琉璃春正妍
跨溪臨岸各清真上客來臨景更新幽樹好花脩竹色相
鮮浮動鏡中春
種竹何時匝兩根只令踈翠已情親會看染合全溪影照
映來遊碧落身
踏浪瀾㵎閒話詞絶勝歌貫舞婆娑解順爲聽談詩妙脫

腕空傳草撒多
莫笑田翁不仕真好賢留客意殊親海棠半折山丹重京
洛何曾遠客身
重按東皐豈是歸曾聞歸思剪如飛只應昨夜沉香帳蛾
外因緣全縷衣

赴宣卿牡丹之集和寄父二首

勝業看花暖正業玉仙洪福且休論初筵愛客尊俱冬落
筆成詩水共龝京洛迫遊真似夢風光流傳寂無言武林
亦有西池否安得姚黃奉至尊
移得仙丹手自封護花雲結秀陰濃未爐芍藥爭時發却
有酴醾審酒供喜見典刑開朶朶寧須緋紫計重重定知

禾黍勝桃李何似犁牛問老農

和子揚雲峰留題

夙有水雲趣倦遊塵土間衡山為水誰秀几案我江

題能仁竹軒竹皆貓頭也

負崖臨壑幾千竿掩映虛堂繞曲欄森矗翠幢參玉槊培
聰綠鳳戲青鸞三冬已見龍孫起六月猶使虎嘯寒置酒
會歌貍首節要令鼠子不相干

和彥達

扶藤有興即東西不用花驄響月啼閑看浮雲倚危嶠靜
臨流水瞰寒溪過頻辛樂鷄豚社歸春何憂虎豹蹊背似
世塵名利客班荊折柳悵分攜

上封登高

今朝的的是重陽獨步崔嵬覺醉鄉飽日山楓千樹赤絢
秋巖菊一枝黃幽樑出應聊城供倦客來凝宴寢香閑讀
舊題嗟歲月功名回首鬢毛蒼

題石頭庵

剝落煙雲秋晚晴身心無累此閑行正聽萬壑松風滿忽
西南新月生見

送薑醬與能仁西堂叩老能人韋宙讀書之地也

韋公扶策訪荊榛故子亡羊也未真百疊亂山秋思香半
巖脩竹歲寒親不須招手難連社且可冥心合筏津山芋
畦蔬正肥好餉君薑醢助芳辛

和唐堅伯留題莊合

無端世故若連環獨未亡懷吠畝間不問落花隨水遠最
憐脩竹伴人閑非求垣屋須窮僻自愛巾車得往還已諭
耕奴多藝秫免教華髮變朱顏
臥看月落半堦環起喚清風紫翠間玩意詩書千古樂放
懷天地一身閑幾多倦鳥歸何晚無限浮雲去未還不向
此中真得趣更論盤谷與商顏

和題用明梅

淨几寒窗日倚然萬慮忘詩簡忽到手花信已催粧茅舍
針針約氷後短短墻仙膚下姑射嶠額映昭陽崔竹龝新
畫龍延出古香有金横槊細無綠認條長慰薦騷人深挑

撩酒能狂雪遊空泛剡蘭佩枉沉湘陽屋吹生霹盈枝綴
夜光詎能煩驛使聊自古年芳度盡鴻飛影迎開柳開帶
黄繁華收拾後結子先嘗

再次前韻

經年與花別花意不相忘綽約素情在掃除時世粧楚人
輕剪代北客護垣墻半樹竹亭亞幾枝溪水陽可模非艳
代難學是生香當結諸珠宮伴休吹玉笛長貴心甘爛醉
被惱謾顛狂圖映喬嶽未應浮碧湘松筠共瀟洒雪月作
輝光自保孤根暖寧隨百草芳遠天方絢白細雨便垂黄
佳賞收功地君羮必可嘗

用明有携酒嘗梅之約久而未至復和以誚之

美酒名花並無情即易忘小糟應注濕大樹欲殘粧雖則
通達道其如慬燎墻寄人慚大庾求伴愧高陽好傍枝間
醉時聞餞面香已勤賡唱久未睹肆筵長月月下珠珠映
風餘片片狂可憐花似雪那得酒如湘夢作瑶林去斟浮
玉斝光八仙當避席百卉定爭芳莫待松醪碧休尋蜜蘂
黄風流貴公子火急啟微原嘗

和用明梅十三絶

的皪輕臨宋玉墻世間顏色盡凡粧病夫欲作天花觀無
柰時時得暗香
若道南枝春信微如何開向雲飛時却堪謝女因風句休
詠楊家贓肉肥
寧須較短復論施白施長來亦兩忘有美廣平能草賦病
來無緒不成章
雲消天氣一番新水際逢春淑且真未信長安多麗者定
知空谷有佳人
綠蕚全勝紅蕚好新枝爭亞舊枝長賞心未減春風蝶傍
蘂穿花栩栩狂
半開何惜恣追遊最怕風飄萬點秋憶是仙山有真籍待
憑方士更遲留
要寫橫斜臨水枝應從淡墨見依稀畫師未必傳天巧爭
似西廂月影微
玉官吹殘滿地霜去年遺恨不能忘還來月下星珠影先

向風前試萬粧
寒梅應不是甘棠我輩為詩豈面墻便對雪霜矜節操未
妨雲雨下巫陽
謾説瓊花海淮陽要知蘭蕙不能香人間草木如相對爭
逢詩仙引興長
醉挽天葩嚼蘂香筆端鹹水趁詩狂結成却爲和羮用妙
手先從錡釜相
公子曾遊翰墨場詩成寒律帶春光盃中竹葉愁愁夢句
裏梅花字字芳
指數春回驅歲寒催令花萼冀先酸要須晴後開芳草亂
揀繁華是意看

和趙簡欲携酒賞殘梅二絶

爲惜紛紛作雪飛忍桃李看便芳菲小瓶留得春風面尚
可携壺一醉歸

離離疎蘂抱寒條開晚渾疑雪未消風雨助君慳且澁吹
將詩句淡相撩

出門偶成

飯已柴扉乎自開杖藜三徑久徘徊忽驚無雨溪流漲遥
認它山雪浪來葉暗青雲環舍竹樹圍香玉繞池梅春光
已近宜行樂未怕年華冉催

寄奇父

似聞北舍與南隣各向西疇荅問津獨使丈人留閑寂更
無佳客奉光塵思公待泛山陰雪破悶須携趂未春往行
前言未多識古來元重老成人

携酒訪奇父小酌竹齋以詩來謝次其韻

優游林麓避塵沙杖策巾横一幅紗却老自燒金鳥藥醒
心時進玉川茶釣窓爱日頻邊坐蔭竹流泉屢滿窪常記
此勸同醉處酡歌折柳舞傳巴

和奇父再寄未韻奇父易用

酒彩何曾有畫蛇燈光不必罩紅紗幸能真率時添茉未
憶柔先笑捧茶世路風波常起伏醉鄉田地絶隆窪爱公
詩句如清瑟自此流魚感瓠巴

碧泉芍藥四首 丙寅

暈紫膚紅各自花翠莖稠葉整還斜有情豈必含春淚自
是殷勤管歲華

林影溪光風力微黄鸝隔葉囀還飛從玆萬點飄浮去頼
有庭花願不違

春事紛綸去槐陰屢積來此方靚麗待我正徘徊慳初晨
霞爛凌波錦帳開有懷能賦客把酒獨登臺樂水頻頻到
尋花特特來餘春初自媚清賞未能回雨裏仙芭重風扶
秀臉開寶刀移造化單業變樓臺

三月晦和唐人韻唐人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
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寐未到五更猶
是春

一氣沖融轉大鈞四時舒卷見全身若云春向晨鍾斷須
信詩人未識春

和堅伯碧泉留題

缺濯冠纓塵垢侵梁亭横占一源深碧紗演漾蒼魚色黛
石因依翠木陰疏沼豈惟三鳳飲買山初聽一龍吟請君
莫惜來遊屢耆舊風流尚可尋

和毛生瑞杳

久雨坊園涉奇芬待客吹今朝霽翠慳晴日普紫枝一一
花相簇翩翩蝶未知薰籌叢紫錦香過每輕枝

贈劉仲固

恭惟事契逾三紀一醉昇州十八年念回壯遊多契闊欣

逢情話重留連珠庭骨相封侯在金奏詩章落筆傳預恐
西風送難抉莫孤南阜好林泉

謝彥脩甥見過

識字深慚揚子雲載醪何以塞殷勤山騰海浪薰天碧雨
蕩秋聲映燭秘藏未能窺佛界剗談聊足張吾軍將浮蛆
玉色人間少判却陶然引十分

和彥仲晚歌欲

北澗霜翻浪南山翠作堆早酣隨夢斷晚酌傍池開莫歎
清歡闊從教急管催精深與雄健剩欲見天才

和彥冲長汀鋪留題

瘦馬鞍猶懶長亭室正虛五言留敗壁一飯飽新蔬閱世

但如許浮生寧顧餘茅簷與藻稅菁觀是蓬蘆

和彥冲雲際院留題

久聞幽寺聠雲間見向新詩見一班不羨寶華承白足崴
嶙登水羨秋山飛車要度重〻嶺繫艇還思蔑〻灣彈指
大千何遠近却將遊想付無還

和彥冲末利二首

易剗無瑕玉難勻不汗粧有誰同素絢無物比生香寶釵
三年笑氷肌六月涼皖蘭何足佩懷瑾枉沉湘
謫墮天仙子生憎稚服粧華雲油潑碧花雪𤸫開香醲善
金鵝熱洗宜玉井涼芳根如可及携取𡛐娥湘

和彥冲新涼

可朔時堪擬溪南意懶圖裘羊逢勝地瀟洒以精廬瞑翠
千山合芳紅一雨濡跳金魚亦樂爍石暑全無昨夢葵神
女沉痾問鬼臾無輪生四角有情反三隅方羨溪塘滿秋
趁岸柳趺共忻甘入稻仍喜脆歸蔬歌舞還縈座盤肴不
趁虛放言膚㗖〻引觴頗徐〻有客敦農圃多憂出賦租
但穀魚菽具何必困倉餘來卷千鍾盡歸乗萬斛呼御風
非敎〻愛酒亦如〻

小飲武夷道士吳之奇竹坡兼示章副觀

福地令身到玄天舊迹非溪聲寧有謂山意了無機儼立
千雲矗同來二羽衣酒新良可飲碁妙不須圍

遊武夷贈劉生

六曲腸真館千松聳秀亭回橈失相值載酒約重經小雨
裝畫紅塵臺杳宴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聆

十二月二十一日見雪于藉溪

何事園爐一笑譁窮冬幾許見瑞花細論剪刻誰能解敬
到輕酬明豈易如且共落梅紛浴鑑末須融玉掛

謝道醇見和

畏佳于禺處〻譁先春吹出萬林花要看騰瑞三番日寧
霜威十倍加尾隴未平俄浙瀝水池難合謾提才莫嫌吾
土山川暖蜀客相逢尚可夸

二十七日立春夜雪高下盡白閩中所謂大雪也

曉來兒女共諠譁喜見東風颭水花鶴羽賜衣方一襲山

顛冠玉已三如高眠有客闖蓬户低唱無人拍翠牙白帝
出遊應最樂月旌蜺旆正豪奢

二十八日快晴

陰機誰是丟譁〻摽披無梅謾有花銀海夜潮猶未落火
輪朝馭早相加應嘶餘閏歸䡱麥未怯隆寒戟齒牙莫笑
鬢毛輕點綴龍鍾蟲點兩矜夸

讀禮至五十始衰有感示彥冲

虛齋永晝玩陳編千古昭〻尚有傳昨夢飽經全盛日此
生俄嘆始衰年不須把鏡删須雪且願疏封拓酒泉咫尺
劉郎佳仙境桃溪應許刺魚船

和仲固

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遊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雜縱上歸
閱雲澄泡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最難名山桃〻
抑寧知此欹笑舒顰亦自情

春日幽居示仲固彥冲十絕 丁卯

映空微雨不成絲約勒桃花欲動時爭柰東風有情思晴
紅輕笑竹邊枝

碧沙豕水漾嬌春弱柳縈煙作淺顰正好追尋沂上侶未
須攀贈霸橋人

殘梅昨日尚盈〻一夜溪橋風雨聲不是微酸注香蒂簡
中幽限即難平

人日春愁連上元薄寒吹雨罩花村說道昇平復夢斷鼇
斷鰲燈放五門

微茫煙淑見人家四合青山雨遍遮畫出江鄉二三月河
豚安得配蘆芽

花事先從桃李來海棠紅杏郎相催化工節度重〻好護
得山舟最後門

紅含宿雨〻三枝淨鍊銅瓶挹注之不是靈雲初一見也
非迷路武陵時

晚菘爭上碧瑤簪芥也芳心苦後甘未見菜頭論白黑何
人努脉肯同參

菊本離〻趁雨栽杷根成壠更深培詩人自古無供給儻
有敲門載酒來

染奚曾是竹千竿歲久生鱗化碧難賴有龍孫振〻撥且
須深埶捍濤瀾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四 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五

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絕

臨流負嶮百年居手植松楠合抱株傳寫春光入詩句味之如對輞川圖

有興相尋即扣門不須招致簡書煩試從大雅歌篇看未羨詞人後兎園

欲駐長春學道家如何白雪是黃芽聊憑高士五株柳為問仙人三朵花

舊花一一斬新春慰行藏經行自在身且使煖閑常照眼莫教輕恐傷神

西園閒道徑封苔落落驂仙去不回安石中年離索意吾徒笑口且頻開

春半曾無決定晴令朝初上九天明檻花莞爾窺人意林鳥嚶然求友聲

淵公春日事西疇不是同羣沮溺流君亦何鋤負兩足誰知幽意在滄洲

仙居何異武陵溪泛出殘紅春水肥擬欲溪沂流兼載酒谷艇子傍苔磯

韓龍本是飛天物拳鬣冝充照席珍一飯千蔥春睡起羲皇而上更何人

栽培君子要添丁護惜龍兒出錦棚莫學當年饒太守真直脫粟伴藜羹

正眼如君了了明未嘗沉醉本來醒旬將周易規兒輩白馬空傳一藏經

似閑寂寂帶經鋤老圃何知莫問渠况是漢陰機事息豈憂芳草翳嘉蔬

題翁道人竹軒

寄語東陽翁道人開軒種竹意何親經春又看龍孫上晚歲寧憂馮食貧
風月肯來聊競爽塵蒿不到獨相新何時柱杖敲門去若比王猷懶更真

題斯行厚親庵世祀閣二首

軒冕身猶寄金貲意不存永懷三金樂常把一經繙淨依松柏清規遺子孫里仁如長者真使薄夫敦

不登臨趣憑高公勤上心重推龐家哲更循陵羊表終身慕戚戚蒿勤子哀年年拜寔食豈但數雲來

贈李子揚

洛社看花各妙年那知關塞起狼煙當時聞嶺嶠傳對酒鮮歡吾老矣登高能賦子依然不忘雞黍平生約更泛瀟湘下水船

和彥達落梅 戊辰

為問東風有底忙吹成疎雪洒林塘應知剩復歸香骨誰拾殘英試粉粧安得反魂三折臂謾披能賦九回腸枝間賴有青青子不遣行人折過墻

簡奇父

累囘不見孫夫子閙學神農閟戸眠藥物諒能收近效精
神應復類癯仙欲趨丈室承高論恐費華池漑下田指日
春風動花柳也須乘興慕斜川

從趙爾承菖蒲

欲從蒲澗問安期仙事茫々不可知何許寸根仍節概御
鮮栽霜鬢却青綠風流公子㳙蘭侔棋悴驗人香草許乞
取蕭疎映窻几蒼然常挹歲寒姿

和趙滎州

兵戈睽隔幾春秋又南向州話北州一飯識君塵外趣三
川回首夢中游可堪麗藻相華寵自斷沉痾合罷休安得
十癖如二老杖藜來往亦風流

和奇父二首

示病維摩學休暫曜習閑中散礼誠踈已知道義能相與
故情使交得自如前日又欣揮麈尾何時重見命巾車棲
遲甘就衡門下不見龍章臥草廬

丈室虛明了不扃寸田蕪廢正須耕容顏坐歎年華改品
目猶煩月旦評洗勵子荊真可慕中庸伯始竟何成且將
礼節規兒輩不止文書記姓名

和洪秀才八首

挾策紛々是誰能志大猷蹁衣與糲飯長夏及清秋辯輕
論三且齊明見兩眸聖門多要妙文藝不員游

自昔超群者無非遠大猷乃要令心似鏡莫遣氣橫秋不
學多墻面深窺異朁眸君看顏氏子何以過游

愛酒晞元亮獻門重子猷孤松將秀嶺萬州已搖秋懶去
手接輿來書映眸此生當皎皎毋作夢蜀中游

于今聞論議自昔際風猷勁栢君凌雲衰蒲我望秋詩書
飲滿腹歌舞倦回眸豈但人稱善無慚馬少游

我花爲事業種林是謀猷不羨兩蝸角從教雙鬢花登樓
山扶黛垂釣水澄眸此樂應難似雩風昔從游

鄙人聞道晚何必播芳猷未就三年刻還驚一葉秋論交
無白足對客有青眸之子懷相仙趣期汗漫游

相有煩推後覺未免然先猷痼疾資齊緩身專心慕奕秋
遠遊方策足冬倚在凝眸吏文蹉磨力時情游

閑說頻々熏深遵秋々猷題評歸月旦鑒裁比陽秋賦對
雕蟲手詩通吳眄眸々看君直諒端似漢朱游

示法輪長老

人間青火日烹煎塵外光陰可判年路轉峰回能幾許烏
啼花發故依然同游多病空携酒相對忘機不語禪請撤
溪榆休送客却須多種遠公蓮

題樟源嶺下老嫗井欄嫗百五歲 己巳

嘻々呀々三伏中投鞭拭汗一歃宮銅飛擊深響鏗鏘翠
縷引重楚瑞東雪花下咽肌骨醒風腋逐駕仙靈通百年
老嫗羽化久名與甘井垂無窮

和楊秀才二首

林下何所樂放懷天地中青山供客眼明月與君同靜聽
蕉窗雨闇坡芰洛風未忘萬目意時一夢周公
林下何所樂游心書史中時窺言語外默想聖賢同沂水
有餘詠舞雩多好風區區守一介未肯易三公

和仁仲

嵩壑風煙可寫憂千竿筠玉淨脩脩弟兄無故兼三樂杯
斝相歡第一秋豈似墨卿夸楚澤最宜從事到青州胃中
固有春風在小試安能學太丘

示延平日者

萬物森然播大鈞一言鈎決妙通神卷藏與客談中孝袖
手觀時任屈伸燕石勒名應有日凌煙圖像果何人且從
冠蓋林中看莫帶天涯與水濱

紹興壬子六月先公再被旄垣之命某時侍行自
清青江登舟經祖印江口過在所未幾罷歸遂
趨豊城之龍澤寺明年夏初歸隱南山已已歲
予偶過祖印留宿寺僧惠蒿能道昔寓龍澤之
梗概兩寺相望蓋五十里時先公沒十有二年
矣予亦衰病投紱俛仰悲慨因成兩詩以遺蒿

雲歸龍澤寺風引墨池船誰識行藏妙空驚歲序遷行矜
壯齒撫事嘆華顛晤人間世耆憎亦憮然車騎紛來去帆
檣競沂沿雲閑天淡淡江爭竹娟娟耻學騰術慵參寂滅
禪春風常滿意無處不怡然

宿餘干臨江高寺題清音寺

閑身何事有塵勞憩息欣逢一榻高褰水轉灣如玉玦曲
洲斜把寄檣檣憑欄偶見飛鴻對酒仍持紫蟹螯疇昔未
觀東匯澤片帆黎欲駕洪濤

題中元觀次黎才翁韻

掛了衣冠却問農幾回歌枕聽晨鐘壯懷不與浮雲渺宿
疢猶資大藥功想像豪梁寧有趣追尋風馭豈無蹤道人
要識春臺樂須向壺公問所從

十二月酴醾成開

不虞集蕊與飛相可但寒梅度暗香翠碧重後秋復葉玉
明爭絢晚來桩應怜高架晨清艷誰道疎條無妙芳析向
青尊沽醑與君冬日對春陽

和人仲治園三首

扶持嘉樹起條梅枚未覺風前鬢髮頹深鑿坐邀千澗水
縱觀如步九齡臺雲間秀峽濃還淡案上陳編閣又開莫
以昔賢誇獨樂與人同處有應回

不遣身心同槁灰化工隨手自量林栽一欄仙藕端倪露
九畹崇蘭次第栽生意可觀那盡得暗香難覓偶春來柴
門埋殺何曾閑俗駕經過也未猜

憒昏年來月樂斷頁喜君猶自手抄書塵冠同合聽蛩壁
羽扇何當出草廬勝景但逢詩發遣壯懷聊用酒驅除寄
聲樓醪者奇貨從來不可居應春

謫居新昌過黃羆嶺 庚午

昔年曾作守旌騎擁山頭省已無遺愛投荒歷舊遊妻兒
相翼衛風雨謾淹留何力人學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遊龍山寺六祖故居也

范陽盧以仕南遷卜宅空山不記年閒氣有鍾超衆類靈
材無匠制方圓誰能判斷風旛語等是追隨粥飯緣携客
同來又同去浮屠依舊揀蒼烟

次劉坦見和

君以苛留我罪遷鄉情相値且忘年歸心莫共孤雲遠定
性當如皓月圓沂水舞雩方有詠曹溪尋派即無緣向來
策杖經行地不礙渾如石壁烟

喜雨

聞說頻年旱先懷倂日憂家書不易到園米諒難求雨通
三夕千倉裕九秋若爲知帝力鼓腹聽蠻謳

治園二首

涉園親鋤草分畦曠種蔬潤通隣沼近色映野雲虛瘴重
難求藥心閑易看書但令美有扶那嘆食無魚
菜藪採英體蕪菁翠打叢歷千有葉茁競秀一畦葱濟濟
金莖露瀼瀼玉宇風不忘臧聚力蘊蓄有無同

喜義卿得子端倅攝新守

喜樂民宜甚平反哭屢春故應熊夢協還見鳳毛新桂籍
他年繼桑弧舊俗宜無湯餅會也合到窮賓困

和郡將勸農

仁政惟敦本躬行豈好誇舞停衫颭雪盤藉綺如霞童馬
爭騎竹村罷息吠花向來觀饁地和氣滿家家

酬黃執礼見和

聞從軺車出勸農不務誇歡謠驅宿霧飛蓋亂晨霞醉倨
風前草詩裝錦上花也將求二頃輸稅補公家
賜墻那及仲尼宮忘意堅高立下風志士有求雖汲汲鄙
夫無得謾空空詩鳴寡學安能善酒聖多愁詎敢中惟賴
有朋相傳約過情之譽豈宜蒙
浮生均是大槐宮永日聊便竹簟風若向語言求要妙猶
將筆墨畫虛空二區聊寄塵寰外萬景皆飽望歸中猷似

越鷄孚鵠卵正斷雲將問鴻蒙
律呂旋相六十宮聲如佳句北南風自非詩印全提難使
言蹤一洗空句已襟靈殧致遠更從彪炳見棚中讀書有
意非虛語請看孫權之與阿蒙
尚德南宮與北宮羨君兼有古人風無雙自昔稱江夏第
一于今郤解空會友更求三已上策名應道二之中傾斷
類語賡黃絹但可尉人作蘭蒙
大才又合步蟾宮未肯爭摶九萬風暗欲論詩宗典樂故
應憐我隸司空高山宛在綠琴白裏髮從多清鏡中要識
起予眞賞意聖門千古望兜蒙

再次勸農

邦本古攸重民天𨐻匪夸詎能皆碎穀謾道獨餐霞一笑
爲良繭力耕無賣花信知幽七月于耜起周家

觀諸人唱和

五言雖窘步才力競雄夸璧聳千章木霄霏五色霞琴瑤
金擲地夢到筆生花豈謂明珠貴清輝照蔀家

賀王維三首 辛未

老矣羇栖受一廛生涯隨分不求全一盃起復思身後三
悲聊将補食前

素不能詩復戒吟辱君笙鶴墮清音何須風月三千首已
洗塵埃一寸心

蓬門相直是南山旁着丹梯尚可攀野興舊通流水遠道

心今共白雲閑

和黄執礼

稅浮東家一畝宮向來喧市馬牛風誓将尤悔加深省肯
爲飢寒嘆屢空十里溪山慈眼外數家梧竹畫屛中悠然
更感無双子時有高跫發蔽蒙

送茶與執礼以詩來謝和之

簞瓢曾不飽顏回何事新茶歸海來八餅尚懷經帷賜一
包聊對嶺雲開分君要使澆書腹待客應須罷酒盃自笑
玉川空兩腋清風無夢到蓬莱

黄倅生日送茶壽之

比宛仙芽紫玉芽年々包匯貢甘香願君飲罷風生腋飛

到蓬莱日月長

和李塘

三間茅屋陋無宸聊看投荒罪垢身此地相逢應有数他
年重見復何因碓驗我豈堪嘉增送遠足君宜據要津更
把一尊當兩齊坐看氷鑑拓秋旻

寄題趙化州青白亭

閑話維城刺史尊関西夫子是師門太清不取班超論堅
白寧同恵子言裴几蕭然心似寄銀鈎耕甚勢如騫致成
歸報遼廬子此常使甘棠庇根本

和黄倅祈求有應

海山和氣四時連太守賓僚旬寸仙明把而行非荀爾感

通之効固照萌然心甘澤雲流地舉意晴暘日麗天可但
南冠頌有秉家甜詠太平年 新州有十仙圖請州縣官只十員

又和錦草登高

久厭危亭也待時依然棟棟出巖基已應氣象軒成表更
覺登臨冠海湄萬里秋風宜落帽四并高會稱傳卮幽但
把東籬菊坐看南山久未移

再和前韻本欲創亭以䕶時而上

不因修葺廢農時欲以仁心翊化基野草從來豈可藉量
陂元自渺無湄登臨正愜三楹鼓衆病多慚斗卮獨喜高
秋對黄菊風吹烏帽看雲移

和陳生三首

此道存亡仁不仁遺編所載豈其真若非冥象外心契寧
向環中得意壓有文殊讀墨錦囊無句不藏春筆飄瓢尚
可以分留客更欲聞君一語親
車塵馬足雨紛綸談笑渾如谷口真閙裏光陰渠不駐靜
中滋味我嘗心高眠展轉三竿日熟飲頻頻一甕春請看
夏畦勞瘁者歲寒當與子相親
掛却衣冠把釣綸那知藏拙未全真餘生意態無相碍未
死工夫有自新絃色誰傳流水曲瑟希曾對舞雩春晚交
況得陳丘子不但波瀾子建親

示程生二首

利域名途較少多人生那用學燈蛾如君甘作長貧士視

古寧斷獨行科崔可羅時頌寵顧爲常站處重經過扁舟
又指閩山隱柰此蒼凉別意何
柴桑風度極清真地位當齊古逸民不爲兒曹營飽暖聊
將詩句寫經綸喜君自得逍遙趣與世相忘寂寞濱剩欲
細論嗟遠別空慙祖謝響然臻

和單晉二首

能向詞江挹彼清爱君詩句早知名百家懸鏡知妍醜一
字提衡有重輕畫諾豈淹三友益簡才方廓四聰明肯臨
鄙屋相輝映自愧常談只老生
棄捐孤陋有誰與鄙棟競棘誅茅漫不論亂思詩書隨手
揭慰懷風月逐時新愁無用舍行藏道有愧東西南北人

久矣筆端塵土暗因君聊復擬心神

謝朱梅栽 壬申

南郭雖云有學堂了無松菊徑徒荒摩痕元受冰花洗衰
鬢聊依玉樹芳便覺小池招秀影更令寒月映新粧從今
暗醞更香酒指擬春風橘子嘗

示臨川曾革

閭里三千盛參乎一唯傳古來宗德業誰復繼風猷晚派
南豐衍賢名內相尤高文推大手與學壇前脩有清江彥
胡爲瘴嶺儆宗盟標性望海若富源流侯館甘魚食賓筵
聽鹿呦會須題鴈塔聊涵斡貂裘美玉宜深韞明珠謝暗
投自嗟爲姑題空羨鶴夫猶三釜古云樂一簞今護憂但

令心了了那畏力仇仇繫馬雲淨飛觴梅雪稠愧君相屬
如厚弱水詎勝舟

寄陳生

弱冬饒得雨梢梢梅已無餘柳漸包且把簡編遮病眼時
挑衾絮擁寒敲譏訶破雜懷張籍聯續詩章憶孟郊歸臥
蕭齋諒安穩可無情自到衡茅

謝趙戎惠白松甚腴且再求之

已是居無竹那堪食一簞頓君餉園茹使我助盤餐秀色
春風早甘肥曉露溥美材今又闕小摘更相寬

送黃熙赴韶推

義金不取義方嚴孝友家庭嶺海瞻力古共推今經笥富

决科爭看筆舞鋸才非俗契心難展清畏人知德尚潜鵬
翼垂天終九萬同應鵾鵠未能海

送黃權守歸八桂三首

展驥官良是憑能職未專中和已成頌清淨豈無傳樓艘
環新堞丁黃溢舊編聖朝方考績筆寵定頒宣
㮚物羇栖伴筋骸放逐餘甘門有雀寧歎食無魚傾盖
清文騁投醪笑語舒晩途多感慨賴此得時祛
兩岸溪紋蹙風亭柳盖縈借留無上策送别有愁程望杳
雲間鈴班餘野外荊路從瓊玉去增我故山情

送黃守再來二首

舊治重臨寵渥新聖朝同任慰斯民芾棠不拜陰如幄騎
竹爭迎氣似春金重百斤兼賜爵車高一丈施兩能名籍
甚宜家此潁水盧溪兵演大湖
梁乖雖設俏無鄰聽說君來氣又振蹣躅然開愁意思詩
書吟起病精神也知惟悴爐杯酒可尚談諧對席珍班訪
悠々將入眼爭除三徑待朱輪

和黃秀才

美蓁飯糗自無餘身世蕭條亦自如十里溪山連枕席一
堂風月伴琴書晩蘭幸襲騷人佩徑草欣承長者車四海
弟兄非浪語先生何恨九夷居

寒食日約蔡生以雨不至

細雨斜風擋弄春荒郊不見踏青人傷心湖外松楸城吊
影天涯露電身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泉榥火一時新舉盃
幸有君相属更待泥乾步屧匀

謝蔡生見和

三分已過二分春尚想新田一畝人冷食未平千載恨浮
雲何預百年身從教對雨携壺阻是愛觀風得句新芍藥
酴醾無復見花林芳草翠初匀

二弟在遠經年無書悵倩忽來相看蔡生以詩見
慶次其韻

鴻鴈分飛接翼難稻粱謀隔水雲寒千山路遠勞魂夢一
紙書來發笑嵐東榻人材慚潤玉兩崑詩韻勝芳蘭從今
更勵男兒操金鐵爲心石作肝

病中有感

武侯輔世侔伊尹明道傳心繼孟軻五十四年而已矣小
儒加此豈非多

送英州推官

素業平生筆硯交麗官何有事管撈敲自傷放逐生中熱
時對清風解外醪挾藻更窺青玉案分甘常記綠羅色扁
舟北上英州暮卜吉應逢泰拔茅

和單令

炎州署令比烝炊茅屋深更未掩扉修鵲繞林飛又上流
螢照水亂還稀寡尤正爾三緘口新浴猶思一振衣獨怯
詩壇把麾堅壘實攻圍將欲摩

和周尉遊簡園

磐屐稀行故不穿荒陬何處覓姑芳圻詩人解后能乘興野客勤渠便肆筵滿壁畫圖俱儼若一川風物更蕭然攀緣百樹梨花雪擬醉春風二月天

簡單令

十月締無數中冬未尚禁顧為寒王佩思濯閣風清之子牛刀暇尋餘危徑行已携從事至旋覺大庵盈荒郡書雲節虛簷萬雨聲寂寥無一事蕩浩有閑情草樹環居巒雲山極望平羇愁添緒線鄉味得金橙獨酌臨空迴高歌徹晦明醉惟憑曲几窮不念方兄詩怕吟乘拙書便讀從精紋狀忘勝負綠綺混翫成忽見江梅蘂如披瑞雪英旅中

相慰為簡裏自分明更待重游了仍看藝作生芽柴如何壓為挎黍羹

周尉以詩致雪鱠次韻為謝、

新興何事憶吳興囲話鱸魚割素鱗不是南烹無匕貴要看西子授廚人推盤雪縷開花面迮艇秋風想釣綸王醴浮來為鄉遣金橙研破助芳辛老饕難繼蘇公賦一飽鮮腰敢更頻

再謝見寄

非関粮盡不能興自嘆車口蹭蹬歸詩吝頓能怜遂客饕人知復受皷人為擲飛箸千條玉不忘聾潭百尺綸腹以鼓肇無捐處詩如畫蒜有餘辛閔鄉少府新權漏爭比周郎美味頻

周尉恵丹砂次其韻

日鑄蒼浪鬢還童意未賒易衰如下阪難熟似烝砂不信三峯望妾曾聞九轉誇刀圭何太少意苡薏盈車

和周尉立春三首

並易欣逢天地交送殘寒琴石光皷化工造物神旋手天伏迎春已在郊一飯及辰堆細芋千花從此放香苞欲賡妙句無餘味久矣庵人不治庵

新年仍復得詩交和氣排門不待敲歲谷寒冰猶北陸應時甘雨背西郊松筠挺〻浮煙色桃杏紛〻折繡苞準擬尋春多酒是芳罇何必貴良庖

周前韻簡單令

班白欣逢子墨交懸知琴化息撈敲不從涑芋窺侯喜端向長松倚孟郊鼠逐自甘恭不掺太　還見葦方苞全牛妙割須君手笑我鉛刀似族庖

謝周尉用前韻致丹砂且見勸篠真

寒食未暇睫先交曉竊那閑促點敲非有真丹存下海距司和氣滿春郊王洪頗亦知陶令仲達何勞誚石苞為報過來幽意慳韓龍拳髓漸充庖

李鑄移具用前韻謝之

春禽遣凍息交交不及風箏迭遞敲起依然開白屋客來仍是俯青郊方兄無勢寧能熱粥兒多羞祇自載酒封手

頻學意當年華野尚禀庖

和單令春日

新歷旬披晨故交誰與斂顏容羞把鏡菘韭强登盤神手
龍東老侵肌料峭寒大鈞方播物五道豈艱難

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誰料炎荒有此花青玉紫頭張重錦碧
雲堆裏漏彤霞高枝已寓清尊照嫩蘂猶須翠幕遮未信
東風肯吹謝要教遊客看繁華

簡單周二子

回首清明遠矣哉和風還挾禊辰來麗人空憶行歌樂曲
水難追翰墨才鬢髮飄蕭吾自枝形骸放蕩孰相開早知
勝集荷塘上徑住飛觴看耻罍

音歷疎闊思悠哉有底忩忩不我來陳合鶴鶴須敲手詩
成珠玉要奇才新荷雨定如蘭馥曲沼風閑作鏡開况是
京壚方半壁清光應欲照金罍

簡單令

烝炊不奈瘴氣侵一霎微涼屬晚陰自軸疎簾楴階砌却
憑安几看雲林風中梧竹旌幢亂雨外江山水墨深來日
小槽蔔醸白春言驗客肯相臨

揚尉見招來推單令與爲月色甚佳

南郭無緣到北城却因招挽得同行四郊禾黍未全熟滿
眼雲山何限情幸有好風能洒袂况無閑事稱揮觥藍與
欲去留還住愛此月涼何漢明

七月十八日與諸人集于燕譽臺

盍簪相與記春芳落去爭如桂影香故覺層臺延曠望可
無尊酒泛寒光交揮玉麈傾懷盡半仄氷輪耿夜長坐到
銀河分曉色彤霞金暈更蒼涼

吴中守祈雨有應

延陵宿望冠三吴又見熙朝老大夫善政舊聞風偃草清
規令信浦還珠山川每應精神禱禾稼全憑潤澤蘇可但
邦人歌五袴也知還客慰焦枯

和單令自龍山迎月而歸

招提壚上寶香氤問訊浮屠作祖人想得抄心同水鏡故
應歸路見氷輪清輝萬里無窮雪淨觀千山無隔塵欲和
新詩惟累句頓慚曹植與君親

重九簡單令

殊方令節也堪憐即詠江涵鴈影篇買得紫萸虛巾裏種
成黃菊小池邊相逢使是華胥國一醉寧慚玳瑁筵何必
登臨追舊俗南山秋氣自超然

和單令

朝雨催寒細似毛實鴻帶影朔雲高菊萸不分簪華髮餻
酒無因拜赭袍笑我功名如墮甑愛君情義比投膠病衰
阻赴芙蓉酌木末寒氤獨詠騷

吴守生朝十月二十二日

梅信初傳冬未深高門羅夢慶相尋三朝耆舊人皆仰一德純全衆所欽難老椿齡方演迤後凋松色正陰森願公常記茱萸釀毎歲茲辰細細斟

和蔡生遷居二首蔡學佛故用杜老與葷公故事

蔡常令一甌持蘭來

浮生何處不蓬廬且喜飄然作不卜居一室未應志洒掃鄰卿復認親疎荔蕉餉客還堪採筍蕨登盤莫賴餘有意相尋即扶杖無煩赤足致雙魚

一壺村酒要同賞脯醢菹看取次將談談　微脩竹徑道隨斜晚風困梅花澹澹傳意春柳色依依作戲陽只歷往來成樂土豈知身世落南荒

和單令除夕二首

又聞幽谷有鶯遷況復山晴花何煞泥積戒耕呈歲歲户靈呵鬼換年年茅簷曦有三竿日林地曾無二頃田且買東江百花酒君同棹有十分船

坐閲流年同鄉校未曾閑道合如何挈壺安用鐵如意愛酒猶便金巨羅重讀豳詩慶節物還師魯聖對鄉儺東風漸次開桃李之子寧能不我過

新春即事二首

竹爆臈寒盡桃符春事來和風已拔拂暖日便徘徊曳杖閑桃茱擧枝鋋摘梅太牢雖有味豈必勝登臺

恰賦春還柳俄聞地出雷雨絲分織作風籟急喧豗寂寂

爐無火欣欣覺有醅臨寒棟黑裹雪觀亦悠哉

同蔣教授單令訪竹里

連日若郊路寒暄氣已分共尋茅屋趣一醉竹光醞藉雲潘懷縣清脩鄭廣文衰遲亦何幸併得友多聞

即事

梧葉經冬不識霜杷芽蒙潤已宜湯夜除愛日太和境衣袂輕風單薄裝盌館翠綠春意近盃浮清艶臘容光東君又試芳菲手行樂寧嗟鬢髮蒼

次德施見和

頭如衰葉更加霜身似陳茶不耐湯春服又陪曾點詠歸心尤美陸生裝山川浮動風雲氣草木欣榮日月光曠種鷄頭剝温軟不教無耻畫愧張蒼

和單令

魯步雲風詠晚春肯教清鏡受纖塵詩書漸與心為一文字終漸筆有神奕局不爭先後手醉鄉常值聖賢人渇時花弃千千壯狀須債能詩為寫真

送朱推于水東口

送客水東口散襟城北頭清風正駘蕩細雨忽飛浮荒傳少来燕平田多乳鴿何時理歸棹横笛下滄洲

和德施賞金沙

籠紗未暗塵錦幃又經春有艷曉酣酒無言時惱人後先爭絢倩開落仍白頻相對長松樹香心結蘂新

令節即事簡晞仲德施

寒食清明節令佳禁煙遺俗渺天涯清醇只向丹田暖料峭猶煩翠幕遮長短騁看森兩笋高低難覺旋風花小齋寂寂誰為伴水底初聞兩部蛙

同單令遊延明寺

下馬敲門蝙蝠飛亂鴉啼晚客還歸村江淺可搴裳涉又酒清宜滿蕣揮獨樹高花紅啄王紫叢王蕊細編織追隨冠者皆行樂借問何人鼓瑟希

和單令簡園梨花四絕

梅花如夢李成塵却伴酴醾過晚春未要烘晴千樹白且看帶雨一枝新

卷五

野老山園未省開今朝何事客俱來炎荒有此晴涼地剪水裝林絕點埃

共傳嘉共傳嘉樹鎖山陰冰彩瑤光自一林未必甘滋追大谷照人風韻故能深

清遊當日與怡融無柰如絲雨映空聞道只今方爛熳枉教飛蹤路斷風

和單令九日二絕

爽氣深秋徹九霄憑高眼界迥寥寥淒風可但開黄菊零露行應到蓼蕭

行樂從來貴及辰光逢節物一番新病夫久矣已捐杯酌悵望臨落帽人

題清遠峽山寺 丙子

清遠峽山寺幾年聞汝名維舟得眺望滿目慰經行壁立峭天秀清溪開鏡清嶺雲方北上壽雪復南傾罪垢三熏淨歸風雨腋輕皇慈天共大霄知日同明重起闕廷戀敢懷山水情生綃無盡手聊此記真形

歸次義卿老人廖康吉惠靈壽杖以二十八字謝之

緣鬢投荒白髮歸瘴餘渾欲不勝衣煩將扶老懸懸贈未怕登高足力微

魏漕彥成昔宰鳥陽政績上聞召對改秩予適當詞命後自臺郎出守滁墾荒田千二百頃柄國者挾妻家私憾以為國公功將漕襄陽脩築大堤禦水患又以為妄作與洪興祖為程伯禹刊論語解至周公謂魯公有太息流涕之言彥成遂竄被于欽州柄國者死例逢赦宥歸道南嶽以大篇侑酒十尊見遺因成七絕以謝之

卷五

紹興乙卯選賢時弋水鳴琴有去思文右對敭言動聽綸無愧政官詞

滁菜千頃變嘉禾兩歲之中績效多賞客雖懸初不用柄臣何事有偏頗

漢水縈州北且南大堤花映府潭潭若非刺史稗類挾鴨綠澆成幾醉酣

解到周公謂魯公尚書深見古人風流傳頌廣誰知力千
古須知魏與共
天涯羈枕看三山一日皇恩詔使還君子但知爲善樂豈
同餘臭滿人間
名酒頻將一斛來瘴餘衰病不勝盃醉中獨愛春容奏恰
似春潮卷海廻
聞說仙居菂復寬湖山全似畫圖看請歸正值皇綱整莫
向斯時詠考槃

蘭彥達

別來魚鴈半浮湛一日椒盃酒便深照水顏容皆欲老藍
門掘竹盡成陰驅山塞海成何事飯稷羹藜只此心但願
歲豐人共樂杖節有興即相尋

將歸南嶽茶才翁命蕭復來相迎且以二詩見貺
因作一絕謝之

凍水分攜首重回南山指可排徊懇懃問訊頻煩友吏遣
新詩雨詠笑來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五 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六

除中書舍人謝表

記言文陛已非傳信之才承乏詞垣遽有即真之命省循
負愧頂越拜嘉中謝竊以典掌贊書爲儒林之妙選與聞
幾務乃法從之要津基帝命於省中闡人文於天下自非
學深往訓識達今宜判花協僉論之公視草擅語言之妙
端方有守忠信不欺則何以潤色遠猷參聯近列伏念臣
降材魯鈍問道淹遲挾策少年踐習雕鐫之小技趨庭壯
日方聞經濟之大端指夷路以騰驤顧急流而欲退頃因
入侍嘗請賜休入則事父兄初識仲尼之爲政言必稱堯
舜史聞孟子之欽王惺素業之未成悵流光之坐易荐蒙
嚴召俾即舊班重入脩門覲當前席豈謂美芹之獻而堪
華袞之褒策牘家傳敢自期於麟角絲綸世掌曾何有
於鳳毛惟是教忠於爲資事恭承明制不獲固辭此盖伏
遇
皇帝陛下著定武功誕敷文德謨訓之懿上配於三
王之昭回之章下飾於萬物宜有能言之士出膺給札之
榮頑慚繳臣塵玷盛選況父子並躋於禁路在搢紳咸以
爲美談伏惟恩私何以報塞補天鍊石雖無五色之文委
贄策名夙有二心之戒以茲自勉儻稱所蒙

除集英殿修撰知邵州謝表

方司帝制忽剖郡符戴從欲之慈仁積違顏之深戀中謝
伏念臣資才既陋術業仍疎未能善己而疾惡太深無以

適人而叨榮已甚物情孝已世俗尚譏凡司銓擧之人皆
惡丁寧之語至於同省正爾自疑出則蒲言謂 陛下惡
臣之許直入而浸潤指大臣用舊之黨偏謀欲譖人如得
奇貨 陛下知由來而罔惑察交鬬以甚明欲一網而盡
者計未得施思直道而行者人姑自保臣於此日幸免嚴
科許以便親坦然去國比出修門之外上還次對之除曲
賜矜憐特形慰諭雖慈父之於子不過如斯惟大恩之所
蒙若為而報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覆燾並日照臨
稽衆如堯知巧言之可畏取人如舜堲讒說之震師施及
下臣獲全小節臣敢不增陪學殖勉勵操修有社與民事
主何分於内外移忠以孝致身終誓於糜捐

除徽猷閣待制謝表

詞闈請去初之年勞綸命疏榮遽遷職序仰御殊眷俯激
懦衷 中謝 伏念臣聞道不先効官太早行致身之義雖力
慕於前脩迷涉世之方常悠貽於後患昨預招延之列浸
登幾要之司翰墨非工言尤已積褒嘉擢被朝嫉遂多終
賴保全俾逃蹐籍招此忌同於澂楚夢魂空遶於勾陳覲
奉真祠少安蹇步向使有功於演誥猶當累日而拜官況
無東里之稱濫次西清之對一豪拭拭那復瑕疵徒愧恩
未知所報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用人惟己以道觀能將
傳取於衆謀欲恢張於丕業絕壑萬牛之重咸備棟梁疵
駕十駕之九亦歸策鞭策

遂令遠迹重簉近班臣敢不學務知所行思寡過循良豈
弟期無負於承宣献納論豈有分於中外庶收塵露以答
丘山

嚴州到任謝表

上還貢水之章不蒙賜可改畀桐江之紱更荷親除已見
吏民具宣德意拜嘉其寵受任奚勝 中謝 伏念臣早以諸
生塵黃甲初典芹宮之教繼參蓬館之遊鵷省握蘭[illegible]
拗裁筆遂躋法從專掌賛書曾未習於治民乃自祈於補
外已勵飲水之操偶牽嘗藥之情因請奉祠反叨易地内
量才力無以過人仰迫恩私不皇將父臣今所領地望尤
高氣象蔚葱上聖兆興王之迹溪山蕭洒前賢遺髙世之
蹤近止朝廷隱然藩輔豈伊綿薄所克勘承此伏遇 皇
帝陛下擇人任官愛民猶子謂臣舊侍軒陛必知惻怛之
懷察臣猶在里閭或諳疾苦之狀付之牧養責以循良雖
是此邦本亦無事政煩賦重弄兵或至於陸梁導欲援刑
按堵自臻於静治臣敢不服勤夙夜少効涓埃期免後艱
以副保全之意更申前請冀從孝養之心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

日行天運四方均被照臨雷厲風飛萬物悉歸於鼓動 中
賀恭惟 皇帝陛下孝存九廟心切兩宮誓將代罪統而
出車豈特鋪淮濱而執虜況潛剛克肇敏戎公上契帝心
下符人欲當六飛之初駕宜萬福之是膺臣限以守符阻

於扈蹕

永州到任謝表

瀝懇干威蒙恩賜可稍諧色養亟服官箴中謝伏念臣學謝通方材非適用與時寡偶同朝嘗困於斷斷造辭多窮一介自知其斷斷幸值聖明之主嘗叨親切之褒遂欲請纓仰酬知遇豈甘懷綬退即便安偶父年已迫於推頹在子職尤在先於定省良藥地偏而莫致珍羞市遠而缺供陟岵遐瞻久結雲飛之恨循陔相戒深懷日短之憂屢瀆天聰果從人欲俾解桐江之印復分瀟水之符因戲綵於鯉庭更婆娑於萊戲朝款孝治誠賜頹以非難民偃德風廷興仁而競勸顧臣何者荷眷如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天德昭舜日至心不匱推內恕以及人博施無方遣近臣而分土臣敢不益殫夙夜祗服訓詞三釜及親榮已適於曾閔六條宣化効當勉於龔黃仰瞻華闕之賒獨積丹心之戀恩雖難報忠必可移

代家君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謝表

臣某言昨奉聖旨以臣解釋春秋書成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仍賜銀絹三百匹兩臣尋具辭免准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已扶疾望闕謝恩祇受訖來學荒疎上瀆高明之聽異恩濃厚俯加動痺之身拜賜有光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志雖汲古才不適人方太平極盛之時久甘貧賤逮神武中興之運已迫癃殘獨抱遺經自從所好潛思雖篤涉造弗深覷異富於宮墻詎臻彷彿揀粹精於沙礫忍棄錙銖閱歲律以屢更頓聰明而凋喪因加紀述聊備遺忘私淑諸人罔越昔賢之軌遺與乎世幸承溫詔之言促就簡編仰塵几御涓埃自竭海嶽何裨頒陸賈之金獨緣新語賜春卿之爵止為舊恩豈如微臣兼受大賜袞嘉甚於稱塞知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英資日躋聖德守經合變稽筆削以有為舍己從人采菲葑而不棄肆推德賞加貴陋儒臣敢不仰躰眷懷恭承嘉惠奇蹤自遠尚陪清切之班大業有貲庶獲康寧之福傾葵莫喻結草為期

代先公遺表

有生必死乃物理之大常無德不酬實人臣之至分乎達聖代更納善言中謝伏念臣蚤逢寒鄉策名熙旦降才甚鄙遭事多窮功書蔑著於消塵仕路謾諳於升黜晚叨殊眷復列近班隆旨閔劳俾就祠庭之逸羸軀嬰疹更懇褒崇之班念獨抱於遺經猥特蒙於優詔畢精竭慮庶克祇承廢寢忘飢遂臻危殆日西頹而已迫川東逝而弗還生也有涯夫奚可益覺而得正則亦何求伏望皇帝陛下保合大和建用皇極撥亂反正深明尼父之心任賢使能早繼周宣之治再安神器永御寶圖臣已隔清光空餘忠戀裹屍効死雖莫逮於昔人結草報恩誓不渝於素志

賜先公銀絹謝表

昨於紹興八年九月臣本家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以臣父所進春秋義著一王之法方欲召用遽聞淪亡可特賜銀絹三百疋兩令湖南轉運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頃以恤其孤餘八不得援例除賜田臣先具辭免外餘已祗受皇恩者遺忠作聖具存謹始之書宸念閔賢特厚飾終之典恩併沾於孤息義深勸於百寮中謝伏念先臣早潛大業願學孔子故服膺於春秋譬之宮墻盖見矣於宗廟壯年發憤皓首成書親逢睿智之日躋見許遠猷之長告奏篇迄上方禪乙夜之觀召節垂頒遽作重泉之隔注懷未慭錫命有加將厚意於幣金給稱財於壤隧至謂著一王之法方家增以誠踰更令絕援例之人示變章而已足恭味崇儒之旨深惟老之思在昔鮮倫方來是式豈茲存歿竊以哀榮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祖述帝謨憲章王道敘典秩禮以承天意命德討罪以馭人群慨然撥極亂之緣勢卓爾被中興之春佑麟經不絕鳳德邪衰臣頃在居廬弗弗遑奏牘書藏石室嘆古人待後之傳疏列銀臺述此日蒙休之異莫勝殞咽曷副矜憐

辭免賜田蒙降詔允謝表

昨蒙聖恩憫先臣淪亡賜田十頃以恤其孤臣不敢工當異數即具辭免伏奉詔書獎諭依所乞者賁延于世欲令永謝於窮愁父教之忠將使不墜於青白懇誠上達睿聽俯從鄙家容日月之光坎水適井蛙之願中謝竊以許行去楚本已一區季子猶秦固無二頃急於衣服之奉是或物情之常雖斥廣田疇固非高士而服勤隴畝亦有先賢恩私既矜於談經寵答遂光於畫壤族多困弊人覬溫飽惟揣分以當安故拜嘉而莫敢識仰宅心訓必救處約之仁不慕執鞭自窺絕筆視揠苗而興嘆觀學稼以知非既浮雲莫觸於靈臺乃汗簡克當於賓鑒顧茲愚嗣皆曰允人出預論早思竊累軀之奉處循孝弟尚均斗粟之春比先臣自奮於艱勤愧諸子已甘於藜養君吳不洎負米長悲理合屬厭幸蒙賜可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後賢加貺勵俗戒貪錫以青腴始推仁而博施嘉其康遜終徇志以曲從誠踊竟言激昂參魯謹富益堅素守祗率義方修礼以耕廢不芽於心地移忠而事期無忝於德音

辭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恩命蒙降詔不允謝表

祗奉新書已愧聖知之厚荐蒙溫詔益知宮寵之優志雖守於匹夫義難形於再牘撫躬就惕拜命徊徨中謝竊以列聖圖書所藏非俊乂之臣孰堪寓直遠方民社所寄惟循良之吏乃克承稱一職以為難兼二能而豈易伏念臣學蕪而識陋智短而才疏感慨逢時夙抱捐軀之志思皇將士書蒙前席之咨論功蔑纓於時髦撫迹空縻於歲紀遂罹罪良自叨逾洎三釜以長首悲一丘而待仆既邀功勞之報使預榮進之心而況舊苦臂拘新纏心悸殘湯未効付餘盡於寒灰雨露重詔出寸萌於顛沐不令避

免更欲激昂衆耀蒙休惧深履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臨朝顧治以道觀能念方州之太輕分庸近侍考數譽之
已試乃因任舊人曾是奬提及兹孤弊臣謹當溫尋癈忘
勉策疲庸懷幸到官誓竭涓埃之効庶幾寡過以酬天地
之恩

永州到任謝表

誕敷德意播告疲民雖江山千里之遥如覲闕九重之近
非惟良而共理斯受寵以若驚中謝伏念臣道學弗深吏
能更淺致身事主書聞大訓於趨庭中孝顯親徒負深悲
於過隙餘生雖在諸念頗頹敢謂恩私再加褒用仕宦至
二千石載籍稱榮前後終六七年除書屢降矧是永州之

古郡實惟平楚之中流蜀相受知社稷早推於重器唐人
謫官星芒獨輝於高文雖弱陋乏金穀之饒顧雅俗有絃
歌之盛猥蒙委寄何以堪承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保固
邦基簡求師帥不泄邇而忘遠同周武之用心欲訟理而
政平邁漢宣之圖任俯憐羇瑣嘗侍睟嚴庶能宣恻但於
遐方固可責循良於薄技而臣比緣久役增重宿痾無臂
無彊豈有人功之指晝靈臺易震未還神觀之精明少効
微勞再干洪造黄庭紫府奉香火以周旋赤舃青芝契筋
骸而康濟遂起將深之疾進輸無隱之忠

乞宮祠降詔不允謝表

削牘輸誠願投散局出綸示寵尚閟俞音拜命有光撫躬

經鉏堂重雕

惜惶中謝伏念臣材資甚鄙智略尤疎自蒙特達之知未
立殊常之報銅魚雙佩獲逐松阡竹馬再迎乃慚棠茇惟
竭愚衷於辰夜勉宣德意於疲羸慓副委令庶無罪悔而
乃閱方肘後覺身慮之亡卿趣辦目前悵聰明之不及求
念專城而竊食敢云閉閤以偷安蹐地靡遑籲天有請此
蓋伏蓋　皇帝陛下建賢以圖外治累日而責成功視民
如傷每賜循良之懇責使臣以禮常全進退之大恩曲矜
皇慈過形溫諭顧茶然之質被華袞以難勝而叢尔之邦
罹宸眷而增重臣雖貪糜石尚冀涓埃終祈從欲之仁以
逭瘝官之譴

除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不任郡事久稽曠職之誅請上印章載被閔勞之寵洪私
所浸弱植奚勝中謝伏念臣術業空踈智能謭薄自沐藩
宣之寄豈惟易牧之求不專催科軍興屢乏所期靜治民
瘼小酧顧祿賜之已豐緣福基之素薄陰陽交戾憂慮積
傷臂運指以不能疥遂痁而增劇綠鬢變茂於白雪清矑
復翳於昏花對鑑無塵謾有功名之意觀雲不駐敢萌富
貴之心避危此衷瀆于公聽豈意仍叨於清貫且令自逸
於殊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並日照臨倬天覆燾支持
履壓兼收根椽之材駑御英雄不竭驚駘之力遂令孤蹤
深仁臣敢不愛惜分陰訪求大藥雖宸猷仰告自隔於江
湖而夜氣默存均沾於雨露恩光未答靡隕為期

經鉏堂重雕

冊立皇后賀表

乾坤合德日月並明九居覆載之間均被照臨之賜中謝竊以塗山啓夏嬀汭興虞若稽聖帝明王罔不齊家治國恭惟 皇帝陛下孝思九廟色養東朝眷中壼之久虛考外庭之僉議樂茲淑德非以愛登煒燁椒塗之尊柔嘉罔施之化一人有慶四海是孚臣竊祿祠館識魏闕獻百男之祝三復思齊想萬壽之觴載歌既醉

致仕謝表

封牘陳情願乞骸骨之賜出綸許謝得安林壑之居拜命有光捫心增愧中謝伏念臣器同瓠落材吏液構少也習文而匪工壯焉委質而甚慙讀書涉獵但傳糟粕於前人論事荒唐寧補纖毫於當世入班二省清嚴之地出畀三州尊重之權侍經帷則未能陪日月之明服詞禁則無以鼓風霆之動典禮視秩宗而自愧牧民方循吏以難如歲月侵尋江湖漂蕩駭機屢發獨賴矜寬秩祿坐縻詎忘捐瘠曾是福基之狹居然氣餘之衰既困負薪遂干繼粟雖則訪求大於棄木甘憀慄於小山而乃自覺支離日臻癯瘁目花眩蠅翼之翳耳而喧蜩聲之啾跪起痛酸東持鉄弱班資故在殊非尻闈之揚齒髮憂彫宛是望秋之柳諒難勝於鞅掌因決計於棲遲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不遺遐仁惟念舊知士俗喜榮而憎謝將激勵其廉隅許臣人辭位而告歸必保全其志節肆頒俞旨仍進文階聽遂遂於官途俾優游於聖日訓言甚寵名論莫疵鷄下逢萬頃逍遙而已足覓飛動澥計多少以何虧洪造無窮微軀獲考雖在陳力不能之際貴懷感恩未報之忠臣謹當勉所可脩補其將弊期復神明於舊觀充存道德於初心慕伯玉之知非年從蘧化師仲尼之發憤老亦何憂用此苔酬庶逃罪悔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第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 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者哀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風蘭淵深之記遺餘篇翰吏業清燕之求中謝伏念臣先早捐塵事志希任道謀不爲身心達地偏寄閒廬於三逕人憂已樂甘顏卷於一瓢吟詠情性而無彫鎪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竿牘苞苴之智中經傲撓多所散亡晚獲莫居僅成編秩精忠皎皎每是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關齊時之用進則傾論輸於君父退猶閱說於公卿壯懷投老而益堅弱齒抱痾而彌勵自其有補終異一伸丘木成陰雖嚮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殊旦暮之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衮宣惟於一字繡衣不閒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已校定舛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函歛有光既徹斗牛之象浦珠無類合供旒冕之須

落職謝表

伏奉誥命臣論列寮臣坐昨與李光通書落職職列禁廷身居里巷安榮難冒鐫奪是宜伏讀訓詞怵驚方寸中謝伏念臣傾分符竹合畏簡書乃與罪人繳致風義一講寒溫之問寧存誹謗之心相聞既類於交私自保愈慚於明哲九年宿負閱實如新三穢嚴威撫躬若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持八柄駕馭群工用刑弗間於隱微示威俾知於恭慎江湖雖遠震耀惟均臣敢不言動加思公忠是力庶迸大海以答隆恩

散官安置謝表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寮章疏言臣罪惡奉聖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臣即日奔馳上道水陸兼程已到新州公參訖重勤批根期於勿植望慈矜貫以有生姑置遐荒俾知內省危衷震動感涕流漣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誤塵清貫歲時淹遠咎戾浸彰乃致抨彈謂虧忠孝罪多擢髮疵匪吹毛思父慕君五隕情獲拕舟踰嶺六氣并吡朝典至公臺評勿借臣皆自取反己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為春退人以禮德同舜大千舞兩階仁類湯寬綱開三面俯矜隆石曾侍甘泉特出隆恩弗加大譴臣敢不恪終嗣道勉勵臣規仰止先民行乎患難風宵覯過惟務脩身萬一稟瑕尚圖報所

再表 上二表既行累月卸院敢下新州不依儘差官照對繳奏亦以落職初不見事目復尋大理寺符方知坐李孟堅供書與其父書因煙界誹謗不敢自白再上此表卸院又打下云左降官不慮上表

批根重勁論以四凶祝網隆私開其三面驚餘魄悸感極弗沱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濫聯清貫年時浸遠罪咎滋彰惕若微軀虧乎大戒正推子道莫重承宗雖遠仕途敢忘祇辟竊復牢資難冒淺局易盈逐連頻齊致干呵譴拕舟踰嶺行觸蘊蟲衷藥負餘居防瘴蟲皆由自作夫豈人尤尚玷散員仰累善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天大明並日中立愛惟親於照孝治使臣以禮用勧忠規俯念遺簪嘗持從橐俾知循省始示寬投臣敢不慎厥身修行乎患難雷霆震耀既肅霜刑雨露涵濡猶祈解澤

自便謝表

恩由獨斷澤被諸眾孫臣之壁闌雖堅聖主之聰明無蔽乃公朝之武事非小己之私榮祇叙孤衷仰塵淵聽中謝伏念臣降才不腆涉道甚膚妄有意於壯行蔑自知其蹶進嬌掛載筆當龍飛天位之三年屬掖演綸實虎變人文之九載荐更外使還造中臺陪煩蛙以談經參玉堂而視草慙愚冒犯嘗遑答誅剗切論思更叨褒贈御憂去位從吉爲州遭逢論道之人憑時貪天之力黨同伐異濟國肥家三綱而外交託一德而上罔臣受恩再世雅意本朝事主有悽悽之誠輸忠無坦坦之路輒慕隱居而求志庶幾遠害以全身遂掛衣冠退尋丘壑少待冰山之泮還瞻雪

睨之光尚且猜虞必加中害臺評受其風旨誣以不忠不
孝之名詞命出其妻家富以腹誹反脣之罪欲辨明而異
畝具章謝而莫通一墮黃茅六看春草病無醫藥窮遠飢
寒忍擺摭於衆狙聽欺凌於百鬼戴盆伏地難覓覆盂之
高明傾藿向陽終預曦輝之臨照獲脫賤拘之俗復陶貫
肆之風仰荷矜憐若為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收還
八柄陟降群工臣作福威既自羅於殃咎天為剛德初奮
發於泥蟄巍乎堂陛之尊崇揚若風雷之鼓動遂使赦無
留令旨阻隅而今行士有非辜始收技而終宥在顏城通
銘腑感深跕鳶已出乎煙嵐豈忘飛戾瘦馬檏加之秩飾
尚可驅馳

復宮職謝表

盡滌垢圬恩均告蕩併還官職綸誥坦明感切沸泣喜深
拜舞中謝伏念臣智謀不足以識時務文彩不足以為國
華唯資家學之教忠仰慕先賢之致主被遇況早奮知進
趨雖拱侍北辰歷光陰者兩紀而放役南裔蒙寒變者六
年葵心寒向於重光遠首莫知其死萬髮颯蕭而老去黑
裘破弊以歸來茍非睿慈垂察孤蹤遺簪墜履不忍棄捐
片善寸長尚期來用則何以普膺赦宥荐對寵休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弛張文武博學造皇王之極摯
況幾收制斷之大權旋乾轉坤而閶機闔闢雷厲風飛而
日月清照泰通君子之懿夬決小人之柔有如微臣亦預

大賜臣謹當激昂衰懦將詠至仁顧推傷疾病之餘只合
嗣農歌於堯壤念念納論思之舊豈能忘雅意於漢朝自
結主知更從今始

代劉待制遺表

生也有涯孰移定命死而不朽難致前修獨餘盡之忠
仰顧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早憑世貫浸歷仕途作倅外
臺入丞卿寺偶鎮府上扞城之伐於機司叨秘閣之嚴綴
使華儀丁家難值神武中興於丕祚而師千初試於邊庭
世屬艱虞家傳忠義妄意功名之際會不虞材智之凡祇
赴路吾亟開除用坐談將幕曾無虎豹之韜攝事帥藩郡
有鵝鸛之陣尽痒瘳殫於筋力論功茂著於絲毫拔衆是

甘既收末皆出駕軺車而撫士歸分符竹以臨民尋從祠
館之便安擢付江壖之要重玩榮漁汗還綴甘泉而臣識
昧遠猷器斷大受與時寡偶造事多窮推擠頻噴於煩言
保庇盡歸於全度念國恩之未報豈家食之遑寧尚冀萬
松再堪策礪語知蒲柳頓迫風霜顧靈鬱以何施悲逝川
而莫返將捐朽質勉貢善言伏望 皇帝陛下並日照臨
侔天覆燾持守盈成之治柔能遠邇之情燮太和於穆清
措群品於熙晏任賢勿貳永隆不拔之基與時為春坐享
無疆之歷臣委身摩夜絕望穹衣施司冠之紳不能下拜
猶大夫之簀獲以正終

代向直閣復職除湖北憲謝表

戴盍絕望仰洪覆之何私傾藿當陽祈容光之必照丹書
已削紫誥仍頒直中秘之圖書付外臺之耳目恭承擢叙
彌劇震惶 中謝 伏念臣稟資至愚趨勢甚拙屢忝分憂之
任惟思共理之忠驅虎豹而遠之善良是保受牛羊而牧
者蕃息為期惟彼合江最稱凋郡遺種幸逃於鋒鏑調肅
復困於金湯仍遭雲漢之憂更急羽書之餉猾吏承心而
蠆尾疲氓斛瓶而燕巢曾是羈單誤蒙器使稍捌臣盡澌
振頽綱施行恪奉於詔條撿率先嚴於槖案呻吟少定流
散粗安庶有裨補免自書於下考忍修廚傳以善事於上
官豈期饕餮之徒敢負澄清之寄巧為章奏公肆詆欺內
省不愆甘受四年之譴庶言既擇初無一事之真實荷聖

明洞知況杜併加滌拂俾効涓塵具臣慶公道之開下士
免胥讒之困此蓋伏蓋 皇帝陛下恢張治具獎勵才猷
逮惡直醜正之人重守法奉公之吏慎選不遺於一介褒
矜尤在於五刑臣敢不欽服訓詞益脩廢業向以責人者
今以責己用不負於陰恩抑聞守道者是為守官吏勉勵
於來効

代范漕移湖北漕謝表

使指終更萬閩於底績宸綸易地仍畀於輸將仰惟因任
之恩積有冒榮之愧 中謝 伏念臣箕裘替緒薪櫘巍材少
日趍庭粗獲聞詩而學禮長年從宦唯知守道而向方當
大捜髦彥以綏寧四方之時乃累被咨詢參判舉一路之

智龜亭畫錄

寄憲章具在何所建明金穀羨餘靡勤調度況乏汝南之
清裁寧逃月旦之公評所懼黜幽更叨器使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參天大治格氣和思足國而裕民用寧邦本
肆因能而授職俾盡衆才致茲已試之周功猶辱上流之
重地臣敢不勉殫夙夜恪守靖共鞭黜錢流儻稱木牛之
運根盤節錯敢辭鞭鼠之窮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六 終

智龜亭畫錄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七

謝貢啓 丙申

論秀鄉邦深慙庸陋獻書天府猥預甄收初聞名姓之傳頗覺心顏之靦竊以聖王有作世道交興辟雍首善於京師學校明倫於郡國氣蒸川泳雷動雲飛惟楚國之上游有荆門之要壘沼藏珠而媚景州產玉而得名峽水西奔詞源可想郢樓東峙曲韻爭高怜佩之侶摩肩絃誦之聲盈耳遇良輒取寧空冀北之群待賈而沽多抱荆山之璞欲當抄選宜屬美材如某者樸遬無庸踐修尤淺家庭入侍早聞詩禮之方黌舍出遊幸被師儒之教究難窮之事業驚易往之歲時黃卷青編坐消寒日朱顏綠鬢獨對春風未居比數之流敢有賓興之覬夫何末技亦擬後塵事雖懷來思貫有自某官士徒儀表吾道宗師登學海之深深瀾植儒林之美蔭文高萬丈燁然星斗之光名壓衆流響若風雷之轉 缺二 後進亦仰前脩遂使愚頑猥蒙題品某敢不勉其未至增所不能觀肆闕之光幸齒群英而入獻貢丹墀之策期效涓勤於決科儻素志之未違庶明恩之可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問候張相啓 庚戌

一違台屏再閱時行良史直書茂著丹青之效熟言妄發合千斧鉞之誅旋屬家君累辭朝命寬仁賜可已知負疚而無堪專懼兼懷其敢冒榮而不去盤拔誠悃縷荷俞音俾寓直於河圖仍即安於琳館拜辭文石之陛歸覲綵衣之庭孤突教忠庶無罪悔蕭生雅意終誓靡捐由二浙而問津及臨川而闊歲越趨章貢冀達瀟湘身遊坱北之均孰云置散夢遶燉煌之座能不待前益忘重研之勞思奉片言之誨發其蒙覆借以輝光戀德既深向風增抃寒威漸弛暖律初回願益毖於燕饗用早躋於槐席

答湖北趙憲啓 丙辰

項謾簡知進司三字旋懷養請而六條雖是資川介孚相楚民淳事簡本遊官之樂郊行悔言尤亦省愆之靜處適庭闈之久病方藥石之未閑梯攀固荣望雲更切瞻瞻徊抑顴高聰乞從祠館之安覬免郡章之付度須先吉尚闕馳書某官疏派洪源騰芳夷路卒浮丘之業經學有聞讀元王之詩風騷甚富爰念剖符之地密鄰伏節之方款篤襟期寵貽箋翰桀然丹護施椅樸以非宜詠彼木瓜報瓊瑤而何有挹風尚邈致德尤勤願益保於生理以茂承於光寵

賀湖南王漕啓

鮮兌符之佩光被詔書伏龍節之權肅將使指先聲所暨喜氣惟均某官美德粹夷高風凌厲書開萬卷列科居游夏之倫筆掃千軍拔藻出班揚之右談兵將幕佐計漕臺久練達於政經尚鬱煙於賢業留京子佩嘗賴表儀選徽烏蠻更煩按御本自金閨之彥合陪玉笋之班將勤三節

之走邇先試一方之制舉脊茲湘俗困彼軍須但推髓而弗矜既露根而可畏狄禁有萑苻之念桑良多狴犴之究微官惟急於受知大吏苟祈於免過類波如此達患柰何竊詳聖王之保邦允藉仁人之種德士欣除目民止遷心某自聞風猷相望楚越置酒高會形夢寐於十年賦詩達貽鴈殷勤於千里豈謂剖符之地容依攬轡之封先取紆猥式觀政術再歌襦袴當仰吏師惟幸會之方深惟數之能螢程寒在候遠涉正勞尚慎節宣以承光寵

答沅州王守東卿啓

伊川洛汭十年同擐轡之遊沅水資川千里接分符之壤贍言契闊敢叙悃悰自昔鮮攜尋潛爲祈共楚天之月徒

有詠思樓衡嶽之雲固書招隱學未周於己事心敢累於世芬偶被召除進司書命吾徒忝竊深慚子原之旁觀公寺弄閒當請藏文之竊位竟緣冒昧恐違推擠有懷奉徼之榮自曉專誠之寄問安書蕆復難奉於板輿封奏叫閽願覆從於琳館雖幸託兩邦之契而未遑馳一介之書某官義比金蘭契同膠漆屢枉孟公之尺牘如披彥輔之青天梅榭月明感雪英而唯酒竹亭春暗蔭雲葉似膏茶醉華最善於醉歌李白尤高於長句三川邈矣一夢怳然文老益工疑得江山之助才高未展合依日月之光臨遑瑣以徒勞奉詔函而非晚重欽要脊遊枉飛文續厚報之詩願敦夙契修寶隣之好遂初心尚阻城承益深瞻頌之異

妙願於寢食以酬對於寵光

謝祈西帥啓

祈從散局不奉俞音改畀近藩復叨優命顧此臨民之始適當開府之初幸會所深寅緣有自某官器資英邁材智通究北道觀風審著扞城之略南州攬轡尤高富國之功乂尔踐揚蔚然譽處果膺宸眷擢總行幾綏綱之及常新坐空盤錯抱鼓之烽不警行被寵褒某濩落無堪淪攜異用乂荷出塵之照茲諧蔭德之方

謝祈漕啓

祇承綸命改畀郡符顧非師師之良幸託登清之庇自惟多瑣蔽獲少安某官材資絶人儒雅飾吏盤根錯節解牛

之刃常新挽粟飛芻流馬之功益著國計有賴上心所知素別觀詔除以快輿議某崎嶔可笑濩落無堪荷知素深睠德逾久雖趁風之未果欣託蔭之匪遙庸以牋心布之筆牘方茲凄凜願慎節宣

迎呂相啓

伏審被追鋒之召入覲宸顏付居守之權典司宮鑰制書一出輿誦四騰某官茂德格天精忠貫日才看房令居多應變之功智比姚崇允踏濟時之相險阻備嘗而不改其操富貴已極而克勤于邦起自真廷進分帥閫當雲漢嗟吁之後適羽書調發之時威肅萑苻惠先溝壑仁風所播坐獲豐年民瘼既除遂成樂土甘棠之化南定雌羣辟之

師繡衣之來東山復大夫之剸聖君虛左以待元輔非公而誰措國步於大安享天心於一德某乂達變歷籍守郡章屬棨鞬以修恭徯瞻旋鉞託帡幪而庇迹正倚陶鈞

答王豐啓

竊審拜恩北闕伏節南州問俗觀風山川改觀奉公守法民物知歸某官白壁持身青松植操文學足以飾吏事器識足以應時須三尺是循坐折姦凶之氣百鍊不變衆欽酬持之才固當凌厲雲霄羽儀臺省發硎游刃盤錯露於蟄藏奔海擒山豈勞頰於計畫未皇馳慶先枉飛文欣悚之私數宣罔既

答秦德孺啓

竊審拜命宸庭通名京籍亨衢伊始清論所期某官純茂賦資端良脩志早培學殖發為春麗之華不襲世芬挺立歲寒之操况下僚而自通譜衆問以甚休當塗不塈於上聞逸軌漸看於横鶩某頃分憂頗初接風猷欣楚國之有材欲周家之多士比君鵷鷺斷非薦鶚之流贈我瓊瑤愧辱報齊之意誓言千襲寧述四知

答路樞賀年啓 代家君

斗柄回寅陽聲入律移未殘寒之氣時朝崇嗣歲之儀慶禮既陳頌言斯舉某官風稚公望靜葆天倪五福純全雖脫紅塵之羈四方傾屬宜歸紫極之班肇對嘉辰必符善祝某負痾浸劇修謁無緣徒切傾祈莫勝敷述

賀年啓

寳曆更端陽春交泰槐煙泛彩迎天上之和風栢葉浮盃詢人間之慶禮某官忠存廊廟名動華夷接武赤松世服遺榮之勇歌詩棠竹皇深蕃弼之思宜對令辰早膺急詔某初還親右阻造客間頌祝徒深敷陳罔既

又

新元肇序上日開祥柳色槐煙迓陽春之交泰椒花栢葉修獻歲之盛儀某官韓世傑才端朝公望幅巾坐嘯無煩虎豹之韜急詔言歸慶雲龍之會式臨穀旦倍擁繁禧某識在親闈望遥賓閣奉一觴之壽徒劇傾祈修咫尺之書莫伸悃愊

又

寳曆更端陽春式序寅餞餘寒之氣交修嗣歲之儀某官學探本原文追典雅富平反之謡功既及於一方展經齊之才思佇承於三接未遑馳慶先辱惠音感頌之深敷宣罔既

答唐道州啓

比者解印桐江分符瀟水初獲便親之欲仰荷天慈載欣接壤之仁遠同河潤屬乍休於徒馭仍謹視於簿書尺牘未修飛文先及退惟涼薄何以堪承某官材稟疎通政成肅給仰分憂寄依然循吏之風遠紹家聲尚矣名卿之胄行聞顯用益審遠猷某器業非長官箴未熟有可師之隣

國庾先曠瘝無越境之會期徒深渴仰和風扇物淑景宜
人尚慎節宣慰茲勤禱

荅鎮江劉待制啓

方安遠郡遽奉賜環旋忝近班仰慚出疎未叙推先之施
晉煩貽問之勤伏念某才匪疎通器惟淺迫既與時而寡
偶遂造事以多窮小試匆堪大速安用漸圖丘壑歛望雲
霄某官風烈英時謀猷緯國入特從橐書獻納以盡規出
布藩條更中和而樂職春此逅遇之迹早陪英遊之遊曲
借揄揚遂令忝冒悵披風之尚邈愧桑榆之莫宣但祝保
顧函闢登拜

荅李校書似表啓

伏審光膺宸命列書林凡屬俊遊共欣榮問嘗謂西崑册
府東壁星躔集冠冕之名流貫朝廷之妙選於北巻才而
育德俾茂經綸豈徒較藝以程能務為華藻時雖右武上
急用儒厥馳馬試劍之言說禮敦書之士肇開秘館廣集
時髦既富之簡編使積傳其聞見以盡卓犖之守又淹之
歲月使積其脩而期器業之成凡風望之所加實紀綱之
攸賴進居郎廟必能熙帝載而亮天工退處江湖亦可立
懦夫而敦薄俗使揚執稱英特是宜某官職度涵宏器資
凝遠書閱黃卷窮師友之本原筆掃千軍見文章之戶牖
進當清問罔伏嘉猷函籍於金閨遂觀珍於玉海作史代
言之任實自此途澤民致主之功式覩他日未遑慶牘遽

辱華牋過形引重之辭獨仰推先之義永言感抃莫罄指
陳

荅胡校書啓

上言似表 某官與學窮源英詞扶藻未經險阻驊騮何責
於萬馳既遇雪霜松柏遂殊於蕭艾令名莫掩舊物斯還
楚望九年不作劉郎之賦瀏陽萬里應高韓子之文雖暫
屈於校讎方益觀於制作亨衢伊始清議畢歸未遑脩慶
之儀先辱飛文之貺過形引重獨仰推先感抃之深數宣
罔既

荅錢待制啓

伏審光膺中詔還直西清公議稍伸士流交慶某官三朝
舊德一世偉人忠孝王家羽翼文儒之後安平泰日已高
法從之名峣峣多困於不全落落固知其難用江湖遠迹
屢易歲陰松柏後凋方騰月旦果動達聰之聽俾歸持橐
之班獻納是資職不分於中外典刑未泯人思見於老成
吳閶環召之音卯遂琳庭之逸念馳賤之末累辱隆翰之
遠先謙辱俯臨愧懷交集

荅張寺丞啓

伏審光膺宸命分布邦條在仁人獲濟物之權於疲俗有
伏審光膺宸命分布邦條在仁人獲濟物之權於疲俗有
樂生之慶某官職賦財肅給秉志堅剛權勢者人之所趨
吾獨奉公而弗畏貨財者衆之所欲我能潔已而無求政

惟摩拊之先吏率厲平之化何屢書於上考而久爵於下
像天聽雖高月評難掩爰從九寺出將一同追汲鄭之風
流晏苑勞設施設繼龔黃之績用行慶寵尤未畢修書先
承墜翰永言感悚曷既敷宣

赴永荅衛守啓

祇奉誤恩俾臨藩治忱辭懇免蓋慶五技之窮優音弗俞
曷副十行之寵方鳩徒御將道封埔未遑竿牘以通誠遽
沐緘縢而款脊其官端倪公望磊砢卿材擅豈弟之仁聲
受藩宣之重寄化行時雨下車早洽於歡謠及發新硎餘
地已空於盤錯顧如頑陋加以憂衰欲尋一壑以忘年豈
謂專城而脊祿況平泊養重興去魯之悲書問爲邦更愬

睎顏之志遅瞻風度厥悉悃悰尚珍葆於天倪用亟膺於
帝寵

荅任大夫啓

祇奉誤恩俾臨藩治露章丐免實慶五技之窮被詔弗俞
仰愧十行之寵方戒徒御謹諏日辰未遑修笺記之儀已
先沐亟封之祝其官德門濟美道韻冲成以智慮恬弗馳
情於時競用和爲貴常遠迹於衆紛茲閑寓止之方將有
披承之便其爲欣幸曷罄名言更冀保調以綏榮寵

謝曾漕吉甫啓

叨被除音俾分憂寄懇辭弗獲祇赴云初竊以學道而愛
人君子之事既得而患失鄙夫所爲方今軍旅之興惟是

經鉏堂重鋟

貢輸之急州郡經費已傾困爲其所以自支則必犯詔條
之所禁民賦資用殆竭澤矣而至於不已豈能保根之無
虞某天稟迂疏衆嗤方拙憂傷之後志意尤衰欲斂款衷
遠迹則未報上恩將枉已徇私時乃大辱家訓爲稱塞尚
賴庇庥其官能宅道心務尊德性文章足以鼓吹六藝業
履足以冠冕諸儒共嗟頻使之久淹彌歎冲襟之不競脊
臨一道均仰惠綏豈特孤蹤倚逃何譴賭承上遊企詠尤
深

荅邵守啓

昨甫外除亟承中命分符是寵還尋淡竹之仙共理非良
郡有甘棠之愛責忱辭而懇免辱優詔以遣征憂患餘生

支離病質雖幸託兩邦之好而未遑修一介之儀某官資
稟公忠戎昭整暇飛聲夷路功久著於百爲受寄專城譽
已喧於五袴顧臨民之伊始欣託庇之弗遅首辱惠音彌
欽博眷莫緣披晤尤劇瞻馳

荅趙漕啓

某稟資甚拙處世多奇但信詩書之言不閑時習之態叨
塵末第將二十年竊廪太倉纔五六歲進不能高舉遠引
以希鴻鵠之遊退不能遠害全身而取牛羊之践常負愧
耻況罹閔憂悲隙駟之易徂嗟林烏之執哺餘上雖在諸
念益頹敢謂新恩俾臨舊鎮五日遺愛曹何有於甘棠二
江清風尚依然於淡竹以孤露支離之質牧呻吟彫瘵之

經鉏堂重鋟

民撫封未幾給日不暇雖鄉德而甚迩欲馳書而尚淹共
官宗室茂枝搢紳高選剌州總道推潔廉公正之才援翰
抽毫富組麗鏗鏘之製退居云外公論弗忒惟是鄙人夙
蒙異顧首貽音問報真之於瓊琚心佩眷存蒙乃同於鍾
呂

答李憲啓

禁省出綸誤蒙寵奬俾拜綰綬爰得舊遊自惟才業之空
踈每愧班資之超越主恩宜稱家業空存駒過隙以難迴
烏集林而何哺僅終憂制仍負沉痾覺身慮之亡聊丈羅
已甚悵聰明之不及涸魍奚堪方圖仰答於天心底復俯
從於人欲訪求大衆棲息小山萬里秋風馳濤浪之鈞影

一帆春雨嗣皐襄之農歌弗逮捉章已聞錫命懇免揚俞
音之閟奉承懷陳力之愁共官植操端方抱忠昭徹抄年
槐市高文獨揮於千軍廣問桂堂大策復覩於三道安行
素履自致清途以直繩參執憲之聯由勁節受覩風之寄
責名愈白公論攸歸乃顧鄉情復通年契雖山川攸遠瞻
眉宇以闕然惟臭味所同借齒牙而多矣愧馳書之不敢
辱墜問以相先徒佩好音豈云厚報

賀梁漳州啓

伏審陛華秘殿擢畀權除命初傳已聳列城之聽涓辰既
協同傾一道之瞻某官術略閎通材猷高邁考本源而師
友兼文武以馳張霜凜清秋肅邦刑於臺憲泉流平地裕

國計於軍興挺然公望之端倪卓爾卿材之磊砢果膺宸
眷更倚外庸粲然如列宿之拱太微屹乎如長城之扞四
國即觀報政别拜疏榮某忝難餘生支離病質謬忝于蕃
之寄正依分閫之麻趋覩未緣向風徒切其為欣仰曷罄
敷陳

賀沈漳州啓

伏審帝制挺揚侯藩選建物儀允推於時傑成聲已肅於
方隅某官自稟英材夙追前輩手披萬卷心期卓約之歸
筆掃千軍體絶浮華之尚三道對廣廷之大問一鳴驚衆
字之同聲精思洞徹於幾微博識周知於治忽以忠言嘉
謨而出入禁闥以直道頸節而周爰咨詢時肅宜後於諸

公詳試每淹於一面畫宣嶺表帖華夷遠迩之情夾輔畿
中作師帥表儀之冠更歷經綸之手來蘇固竭之氓在國
計以甚踈聽民謠而大慰下車報政即趋三節之嚴參鉉
調元遂應六符之象某支離負疾懇款投閑尚闔允意音
矜期於一望獲新除閏令復有於二天欣幸為深敷宣莫
旣

答江簽判啓

皷篋賢關書覘紫芝而决科交陛同攀丹桂之枝一睽逝
於風猷遂忧迷於歲月遠勤墜翰良沃企悰某官文儒發
身器識致遠不為徊翔而興歎行看東拔而赴時某材術
無問叨塵過分控章學上祈養疾於山林接袂猶賒徒寄

懷於鱗羽願廸氣序更加保綏

賀范漕元作啓

伏審被命九宸觀風一道再受輸將之寄益思足國以裕民屢持刺舉之權尤欲薦賢而剔蠹使華增重物議同歸某官器識天資詩書家學負材能而擇所宜就守義命而恥夫苟從勸農政於重湖事皆有指轉邦財於五嶺民不知勞還對便朝上孚聰聽盍振鴻飛之漸猶煩龍節之行竊計召除近在晨夕某夙聯總契乃說仁封雖溷懇技閑未獲天從之欲而養痾藏拙正叨雲蔭之私欣幸惟深敷宣曷罄

答處州陳倅啓

舊邦摻袂杳然鬼蜮之驚仙里停驂恍若年光之迅山川回首笑語關心未果尺書以問安邊承一介而示貺詞情交摯欽雅故之未忘推許太高宜過踈之能副某官靖共秉質炳蔚扶華早掇賢科見譽髦於庠序又淹才業良稱屈於薦紳為暫別駕之行即慶廉車之選某降才甚拙涉世無裨瀟水牧民空有懷於畫諾縉雲展驥真不愧於題輿晤集正賒傾晤尤切願言珍衛以迪寵除

賀胡南鈎漕啓此永州攝授肅總南所作趙公劉已改湖之

來自日邊稱孔奕光華之選眷滋胡外獲仁賢刺舉之公民物知歸山川改觀某官稟資明粹撫事疏通蚤揚歷於煩難尤飛騰於譽處即潛向火使節尚勤問俗觀風展盡

博澄清之志裕民足國推士安取于之才諒不俟於匪伊遂歸曙於咫尺某叨居藩翰幸託部封欣仰之私敷言莫究

答永倅啓

伏承光膺除命佐刺偏州亦既食瓜爰卜代滿之吉諒惟行李克敦坦道之祥某官圖史發身廉隅勵操合騫翔於膴仕尚淹恤於遐方曾是迂愚謬分憂寄乃有為寮之幸矧兼同里之仁雖與或可題景碑蓄而不就然驥之初展亮於統而能知更慎御宣即摲拔奉

答交代羅寺丞啓

伏審頭被楓綸再參竹契先驅新遍閩境司歸某官洸彩詞江抽奇經蜀賢關奮迅早登髦士之科夷路騰驤益勵膚公之操遂由九寺出刺一同風猷凜凜而吏浮明師政術優優而民依嚴父某忽膺除目勤繼著塵初以小壘勢難先赴遂緣疾病力懇投閑達輸納職之致如報奉祠之命久紆高躅良負宿心至於局務之留行且復軍須之滯運民雖粗息而帑則之儲官有溢員而軍多闕數方虞速戾何以告新遂辱飛文重令生愧炎咸爲盛徒御頒勤願毖保綏以承華渥

謝湖北王漕東卿啓

頃緣多病上二千石之印章每愧無功叨三百廛之稍廩仍美名於內閣分散局於殊庭某生則寡積少而慚猜承

立庭之訓出事赴功叨持橐之聯入無報効朋友請往來
之屑屑鬢毛紛黑白之班班固欲濯足滄浪寘心霄漢泊
再屑於剖竹乃益困於負薪治慕穎川於得民而有政懈
東海徒臥閣以奚為屢瀆天聰幸從人欲貫其罷軟養以
寬閒兩棹湘流若巨魚之縱壑一枝衡阜如倦翼之投林
方將縈釣艇於苔磯聽碁聲於花院豈不材之應時訪故
人換可愛之鵝聊從道士優游幾歲遙詠聖時某官比玉
純姿斷金久要賞奇文而析疑義過從無俗調之談諧詠
招隱而賦閒居述作有詞人之謳風味身尚紆於簪佩志
早抗於煙霞施及透愚俾逃顛躓更辱雙魚之贈來寧獨
鶴之歸煥若丹青光于蓬蓽某官氣冲而行粹本茂而言

昌考厥源淵定商搉之可及追夫雅健吳崔蔡之足多乃
留滯於江湖盍羽儀於臺省如椽大筆鏤牒告功削札細
書演綸出命是為稱愜漢侯褒陞豈同癃瘵之人自屏支
離之列北風時厲南紀望遙悵層觀以何緣叙囬悰而難
尽頋言琢啇少副傾祈

荅湖北王運判啓

伏審顯被綠綸再將礼樂騰歡聲於愁嘆布皇澤於焦枯
某官德比圭璋言成黼黻坦蕩中涵之度度温恭表著之
儀見聞該洽於羣書器識周通於衆治使更迭布武亦何
往而不堪况昭代右文豈久遺而未録乃滞江湖之上數
要蜀東之閫承羽檄以哺軍師資毛錐以祀財賦閔勞大

經鉏堂書鈔

雅其可再乎固任當人直差易尔雅惟君子攸居之職禁
生民有溪之心別赤壁之上流經綠林之大擾残骸纍野
猶閒肉視於遺黎封殷藥飢誰喜足音於故國何止有露
根之新賞當懷撥本之憂鋟儲積以振流亡奚云黷黷斜
慿遠而襃忠善是旌澇清即須美績之昭遂慶寵灵之聚
念兹羇旅居隸封疆有宅一區無没詎存於三徑崇墳四
尺荒凉卯置於萬家望古郢以馳誠指令大而均庇和風
扇物淑景對時顧為光華精加調衛

謝趙盐啓 癸亥

秦淮枳棘初瞻棲鳳之標 地江湖遠拜緘魚之貺悵十
四年之睽阻跂六百石之光華某官挺秀天支騰芳朝路

好古求是不傳爲寶之書即思受經早卒浮丘之業遂由
卿屬出總使權雄斥囿以阜商與摘山而通貨雖名國計
豈宜海屋壯雅猷行聽昭音自此翺翔於青貫其性資稟
拙謀議迂疎又塵法從之聯効無尺寸叨食殊庭罹疾更
支離白髮旋生壯懷將盡逐飛鳧於瀚澥從尺鷃於蓬蒿
尚辱記存過形問勞相望浩歎未知披霧之期獨詠牢愁
徒切尚風之想益祈珍衛以對寵光

荅張桂陽啓

廬陵識面恍閱一星衡阜向風忽傳雙鯉獲審竹符之寵
已臨桂水之陽某官擢秀賢科蜚聲朝路尚紆寵業來試
小邦地錯蠻猺爰稽安邊之略民罹軍賦更資出收之仁

經鉏堂書鈔

復仰體於先文亟續修於前序子衿無剌城闕同歸疾獮
有光藻芹交示顧此拔亮之拙何增揭榜之華切揆惟良
克勤宣化永念先民之事必傳至學之本源問居不吾知
子路未逃於莞爾稱以其君霸吏吾猶貶於佛然惟明道
正不萌功利之心則致君澤民可格唐虞之治是乃成均
之首善擅為稷下之遠猷某文之句嬉敎無私叔獨喜聆
於高誼因寄語於諸生虎卧龍跳勿貴臨池之習金相玉
質漢觀樂泮之成詹覩未稼傾馳徒切願言珍衛以俟寵
休

答高參議啓

欽誦旦評傳聞風旨未快青天之覩忽驚明月之投旬省
迂愚何當眷喝某官望高東土累重南金文副質以彬彬
行顧言而慥慥蓮壺仙籍方開碧海之津梁蓮幕賓廷旬
過青油之談笑湛情懷於止水閱富貴於浮雲逃使青規
孰量遠步某用惭明効含負素餐華髮新生舜從倚樓而
看鏡塵纓未濯方將枕石而漱流尚餘蒿目之憂不怠綃
衣之好披瞻正阻向往良勤當三陽之交泰昌時賓五福
類升之吉會顧調寢績早被諮除

答朱盟啓

桐江假守暑頌舳艫之風衡阜僑居迪值攪轄軒之轡披
瞻未遂跂仰為勞某官迪德醇明受材肅給蜚聲吏路序
績昌時時望實之交孚付咨詢之重寄惟五嶺重湖之南
北知三湘九郡之封疆睢旅縱横茅甯隱廓比屋但資於
食飲大農深責於緡錢幾許官僚溪猶公而剌舉幹嗟闕
里賴賦政以澄清想使指之敷宣慰輿情之屬望功比臨
淮之季名參祈檻之游逆被寵靈益攄器業某迂愚無用
疾痛相縈藏拙投閑粗適山林之性通名莞記未呈牢牘
之修先枉飛父可量愧汗亢陽滋久微雨和殘顧厚寢興
少符頌祝

答劉帥啓 甲子

伏審光膺宸綍榮畀畫旌除目初傳已聳士林之覩軺車
既下大歸民物之心一面得人三相增重某官圭璋粹質
冠冕勝流早睎吏部之高蹤篤於行遠繼曲江之稱旨各
有度程省戶羽儀曲臺韓範議論必期於尊主持循不苟
於隨時威鳳鳴岡允彰瑞應明珠照乘信曰寶臣宜升禁
密之司益罄忠嘉之告尚煩詳試以察外庸青議畢歸貴
名愈白某差也一臂俯仰七年蓮艾畢飛句適鵝鶴之趣
雲霄高蹲方覩騄裏之遊幸比僑居蔭于德宇敢圖謙厚
先枉貢文益知久要之未忘惟是永藏之為好

答孫判監啓

伏以判畫故國風聞者臨之推衡阜僑居晚幸光塵之奉
懸衣自結令突誰然雖達者之能堪豈善人之宜爾永懷
先子好賢如緇衣矧有里仁赴義若飢渴因期出力溥助
置鉏作是念言既彌年所分華岳之半真仰愧於希夷寄

草堂之貲僅免慭於錄事尚虞浼胃或取麾訶其官勁氣
凌霜孤標聳壑學練熙朝之典故行追前輩之風流小試
邊城譽即騰於襦袴倦游末路身早掛於衣冠遠不離羣
清而容物卜陶廬之三徑甘顏巷於一瓢恥同攘臂以受
薪寧自曲肱而飲水義當難處必辭貨財之金禮或可從
豈非道交之餽遂蒙虛受以詢衆誠顧何力之有焉辱贈
而過矣枕流漱石平生已慕於子荊為黍殺鷄繼此從於
荷蓧

答韓諫罷歲旦往來啓

伏奉誨丞約停奇禮惟高情之所覺契異悃之每懷良以
病質支離野疎故㨾狙冠服掛思勁於逢萌鼷鼠車輿懸

欲晞於席德既先後適梭閑之願尚往來講交際之儀郊
官曹撲遯於泥塗比市利登趨於龍斷覩人且愧處已何
堪只合恭杖蔔中弗期而遇東阡北陌秉與即行未妨全
玉之寶隣雅稱煙霞之道侶雖會名真率難追西落之遺
風而遊日追逞請暢南華之高論三陽交泰萬寶更新願
綏福以爲來亟承恩而晉接

答崇安詹令啓 丙寅

伏審銅章初館已擇剛辰玉軫乍調深符輿誦某官茂資
天稟美業世傳蚤知從政之方爰被承流之寄推心及物
諒期閭里於安平積善在身行啓津涯於遠大念有雜柔
之敬方圖柔楮之儀先枉兩文尤深愧抱

經鉏堂重錄

答江令賀冬啓

竹起英風既驗微陽之應日迎脩晷方崇亞歲之儀某官
天賦通才世惟能吏學該百氏深窮述作之源氣蓋萬人
旁達弛張之略尚淹驥足來試牛刀宜對令辰辰亟膺殊
獎特承慶問倍切感悰

答趙守賀年啓

王春建正寶歷授民柳色偎煙寅餞餘寒之氣椒花栢葉
欽崇嗣歲之儀某官天派清流朝紳雋望累分憂寄名簡
在於上心式聽歡謠德先諧於民望秉蕤穀旦宜對寵光
某滯迹鄉閭恥誠賓所辱慶亟之府逮懷愧頌之交深

答鄧倅賀年啓 丁卯

昨者抗章有請引疾告休天倖寬究畀隽生之後福山樊
閒寂洒化日之餘輝某材甚滌樗器惟瓠落少習詞章之
技徒以千名壯求忠孝之端詎能克貫碩叨適而學矣論
功劾以闕然矧迥竊衎浸頻榮望掛衣冠於神武非慕昔
人狎鷗鷺於滄洲從野性某官授文而勵行履信而資忠
取友必端自致切磋之益與人為善更推題品之公遠示
好音有華歸步搶榆鷃翼宜戢伏於一枝擊海鵬程盍騫
翔於萬里願慎保頤之式膺寵日之頒

答化州周守啓

某久欽雅望未緣宿霧之披正墮炎陬郡有清風之濯薰
懋所矜華翰見貽誦味以還感銘難喻其涉道甚淺蒙榮

經鉏堂重錄

吻適進不能發策吐奇効忠嘉而致主退不能知非補過希明哲以保身終朝之褫奪既行二紀之愆尤斯信聖恩寬大未忍誅夷要服荒遐尚容省察槃魑是職茹蠱何辭平日交游箝口姓名之暮年形灰心贈答之篇踽踽晨昏茫茫寢飯匪徒弃物允是畸人敢謂其官高誼敦浮至仁教薄垂愛閔於炎涼之外通懇懃於隅濁之間織錦成章被冀墻而豈稱和羹中齊篤萬蹇以非宜留承分符近比鄰壤詆屐已嗟於來暮舊宣尤急於惟良豈但枯鱗漸漬九河之潤要觀逸足騰驤千里之衢顧厚節宣以酬眷視

自使謝政府及中司啓

青蠅止棘遠投魑罔之群白骨成人幾戴乾坤之賜併遷貿秩安處丘園伏念某職昧通方器非受大雖循途而乎進常得數之多奇運時斯行豈有心於黨附不可則止冀無忝於悔尤爲能貴身而賤名詎比隱居而求志回省昨夢歷勞半生西掖南宮待罪總緦於八月嚴陵肅府分符併計於三年自餘寢飯之辰皆是艮閑之日遠離衆之弗繼知賜環之愈遥芝草山中睎風綺李桃花源内接武劉卽不虞貴肆之退蹤終掛践狗之密網飛鳶玷處秋草黄時渴肺生塵屢蹋蹻而監井愁城對酒從酩酊以逃禪相彼炎荒允宜罷放戶牖盡蛛蝥之世界枕衾皆螻蟻之經行鈎吻叢羅人能采用蠱蛾翻舞食瓤猜防太冬或至於移絺長夏有時而附火病須謁鬼俗不貴醫侯以歲年之多危茲悪弱之氣不必青汙於斧鑕固將反掩於棠棣苟非聖明輔以耆哲孰矜憐其寃横俾盡滌其疵瑕曾是稚稹有此撓梓其官秉心公亮執德寬完既攬時髦俾咸翰其功用又矜況屈使各遂其飛潛上臣之勳業方興多士之歸依初合致茲丘壑亦在門闌其病以衰侵心隨力退閑壚之結三徑于以怡顏甘在巷之一簞求其棄地罄堅晚節少合陰私

中丞秉心端亮迪德公方當由直道以受當陽之知盡遂群嘉克勝執法之寄烏集府而不去鳳鳴岡而屢聞傾否有功既力扶於大廈得人無競方熏引於衆材稍淹風憲之司遂正釣衡之拜益擅素業永固皇基

上下同前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七終

代范伯達謝及第啓

金鼎雷動辨色造廷寶幄雲垂臚傳賜第嶄非出類何以
蒙沐寵謂聖學失傳人心就壞雕蟲篆刻深有似於俳優
發策決科初無關於理亂重以功科之邪說茂然道德之
道風四維不張六籍僅在棄毛雖而銳勉自慶遭時均博
塞以亡羊莫知溺志上主尊賢重道崇武觀文表章撥亂
之書修舉興衰之政雖羽檄交馳之際不廢國章於糊名
慎選之餘更頒制舉思皇多士罔伏嘉言而某學植未敷
詞江弗廣少時鼓篋趨世觀以多迷壯歲摳衣仰師門而
甚峻頗粗闢於磬欬頗深發於蔽蒙獨抱遺經曾靡一詞

之措有懷至養尚希三釜之榮偶與計階遂叨省下懸公
孫之阿世自鑿丹衷非董子之潛心曷酬清問忽叨科目
有覥面顏事雖儻來恩實有自某官忠扶大業志慕先賢
致君澤民夙負阿衡之愧吐哺握髮躬行旦之勤劳言
念愚衷濫躋龍坂品題不苟士爭覩於一言眄睞温償遂
增於十倍致茲庸懦亦被采收某敢不勉所不能趍其未
至念雖弱之質學譬當人百而已千戒易惑之虛榮拒敢
枉而直尺庶幾有立仰副異恩

代人賀陶帥啓

方隅報政亟疏出綍之恩都會疇庸就易介圭之寵九叨
麻塵舉切歡愉某官惇大而裕和清明而易直九流貫學

經鉏堂重錄

論必極於仵乎六德裕身行每先於推恕一昨軒翔膴仕
炳蔚英髦以造朝畜嘉言而動聽臺郎盛選方覲表
著之儀宰士要司繼闡弥綸之緒聖治惜才而詳試哲人
尊己而遐心一佩左符甚淹輿誦再臨邊瑣愈茂旦評果
膺西顧之簡求改畀南邦之楷式翊江左上流之寵烈有
荊州外屏之前徽奕世增光維公齊美允成聽矚全倚弛
張大纛高牙千里初依於良翰追鋒急召九還行陟於泰
階其樸遬無堪斗升是璧巍巍龍坂嘗有幸而獲登瑀瑀
凫趨乃無因而自進永言蹤跡欣在悰懷

代李文上湖北王帥啓

言念智効一官將隸旌麾之下地遥七澤方覲鞍馬之勤

當先布於腹心爰謹修於牟牘伏念某箕裘末胄薪熱瑣
材挾策讀書望聖門而蹇步叨恩筮仕遵宦路以卑飛豫
伯兄擅儒學之宗教師相效朋彝之好顧未忘於微賤乃
屢辱於提撕嶽鎮貝祠度奉三年之香火侯藩戚幕就更
兩露之馳驅家食未幾官期甫及方策磨於駑鈍登趨走
於嚴明某官識洞戎韜智深義府鑿門制勝耆高玉帳之
功臥鼓養威尚蘊金城之略觳宿衛徼巡之重寄資撫循
牧養之寵才授以中權畀之金楚萬里並喧於來暮九重
方注於惟良祇俗阜財載洽南薰之化邊庭徹警用寬西
顧之憂遂設壇場式頒旄鉞充國練四夷之事更切倚毗
班超享萬里之封實懸瞻頌某裹糧諏日襆被首程兼欣

經鉏堂重錄

悚以裝懷仰寬仁而託庇歸依斯切敢述異碑

代人賀劉鹽啓

伏審光膺制㨾陞畀使華除目初騰早聳列城之聽先聲伊邇益喧載路之謠矧在庇庥曷勝瞻抃某官望隆國寶名著朝紳襟寓中和處剛柔而兼濟器能開敏施左右以以是宜況乃曹出名卿業高濟美忠心義氣凜有家傳直節孤標蔚為世範于以識典刑之舊豈徒稱吏道之師故牛刀之及常斬𥮾頻劇邑而驥足之材乍展旋屈輿與題甫及瓜期已頒芝誥褰帷問俗杖節觀風出心計之緒餘仰資調度付臺評之公正允賴澂揚茂實既昭龍灵斯煥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尊庸克瑞聖時用光祖烈某叨

丁墜緒況殯凡材奉香火於明祠僅同蠖屈候旌麾於達道阻匍匐趨赴修竿牘之儀少敍悰懷之願

代人賀范清啓

伏審外計告功中論渙渥尚畀轄將之任益觀剌舉之能凡託悰懷實深慶賴某官疎通而鎮密整肅而裕和世服簪紳練達熙朝之典故家傳詩禮步趨前輩之風流飭吏方以儒雅之優行仁術以政材之敏甲由東枝累付澄清將四路之光　日新賢業處十年之恒嚇人誦聽勞眷此三湘嘗紆六轡虎威餘凜固無待於施為龍節再來重有孚於觀聽第恐詔除之駃不容旬序之稽身在日邊遙瞻寵蘊錢流地上寧究遠猷某倫數祠官依棲德宇喜既雪

擲金堂重錄

情之悟礼宜削牘之恭塵瀆是虞鑒容為幸

代人賀晏憲啓

伏審光奉制除祗來使傳十行甚寵著惻怛于絲綸六轡既均揄皇華于原隰凡在庇庥之內舉深瞻憚之誠某官挺秀江山儲英象緯簪紳世服共知前輩之風流忠孝家傳允是後來領袖才及發硎而無滯風偃德草而必行不吐茹於剛柔惟中是守能弛於文武與道何拘項由鶴聞之招已振鴻飛之漸摧蘭鵷省炳然列宿之光芒衣繡熊車煥若二星之符采顧茲平楚復畀祥刑挾溫詔以平反民歌冬日持公心而剌舉吏肅秋霜方旌節之鳴未快禮惟之作徹治道允燮雖云因任於成能恭階六符溪看追

蹤於前執某箕裘末緒薪楨殯才暇職明祠仰有依棲之便馳誠戒著莫遑趨走之儀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啓

八桂粗審政成初報五仙謀帥命出有手爰升內閣之華式壯中權之重十旌照海萬目披雲惟南粵之奧區屹番禺之巨屏邊邊更千百載顯顯繞十數公士守廉隅驗歸來之蚌蛤政無假優占飛去之鶢鶋兵戢外巢於雕題宝貨工究於玉府如風偃草則渤澥　安自葉流根則朝廷增重克當嬰顧允謂才難某官瑞世傑人端朝重器逸民清裔東吳之聲望素高昭代名流北極之班聯已著前籌借箸提衡綱近剖兩符豈第戒歌於襦袴速馳六轡光華

擲金堂重錄

充副於咨詢遂膺分閫之榮尋辰殿邦之績自天錫寵易地建候帶水替山徒結去思之恨馬人龍戶大興來暮之謠右之有而左之宜𢗅無惡而此無斁先舉甚烜公論愈歸四府得師連十州而控帶一邉靜治亞千里而迎承雖云古制之異今亦見馭輕而居重乂虛除寄果獲真材洽燕喜於神人溪垂流於刑德高牙大纛豈戎翰之久淹赤舄繡裳佇公歸之信處其高臺臺冷族圭實腐儒不知天下之大而姑務正心未信聖人之遠而但知汲古文乎飾物學昧隨群雖賞賓於鄉大夫旋見處於春宗伯倦遊場屋寄傲山樊假黃㛹以結要歎素絲之垂領昔者甘為陳孺子今而幸識韓荊州潤以斗升宜獨齊蘇中之鮒借其羽翼庶幾騫海上之鵬敢僭贄見之儀併叙歸依之願

代人謝端州守倅啓

官有等威仕路敢忘於分守人無公論身修式佐於據猜方嚴繳之下頌屬明庭之舒究持權不撓掛綱逐竊恩施遷私感悰為甚伏念某抗塵末吏辨俗短材竊聞詩禮之餘幸續箕裘之緒二十年之造化自分鼠肝九萬里之扶搖敢攀鵬翼覧景空驚於老去生賁未賦於歸來竊禄猥顔遂群欲板懷在公而無愧亦行己之有名昨所奉承既相煎拂轉喉觸諱固知薄命之奇窮張目見尤頗動衆情之嘆惟況饋餞未由於司屬而平反自出於長官必有依憑潛行浸潤未蒙相察訴書幾至於厚誣不欲自明公聽畢歸於直道省躬惕若賜辨昭然靖念垢蒙之疑曷勝江漢之濯丘山至重頂踵知歸某官肅括而疏通寬慈而勁正北海南溟以為之器度長著大纂以儲其襟灵步趨前輩之風流式儀後進練達本朝之典故頻迄外庸話箭之器頌每盡禱將之歎謀禹合甘棠藏芾豈久著於句邦列宿光芒即近依於北極顧慚鬼瑣已在洪鈞某敢不益勵壯猷祈衆晚節執鞭欣慕幸叨晏子之解驂置驛招延尚覬鄭莊之推轂

某官儲精金閣呈祥昭旦學冠九流而會于卓約才兼數器而居以謙冲自騰省殿之聲名即踏簪紳之偉望而覓册府陪鴛鴦以誠宜南國貳車展驊騮而曷稱稍淹稽於鹽蓄尤彿髯於僉諧帝簡日深即潛冥害霧竣璣罷未數數奇宣室釐餘將開駿名見而恨晚觀則先爭遂假道於玉堂亟參調於金鉉顧慚下走已辱兼收其上下同前

代李父上劉師求薦章啓

處黃㛹之早心期寸進位青雲之上義必分光睽二理於古今豈相求於交際爰伸竿牘少布悃悰伏念某稟質甚冥視躬未植幼聞詩禮方趍獨立之庭長值兵戎幾墜一經之教泊再逢於伯氏乃重獲於師資聽絃歌則涵泳而醉心請筆削則區分而授指倚春風之緣贊玩寒日之青編忠孝大閑固欲飛騰於聲實文章小技猶將掇拾於科名荏苒歲華蹉跎心事迄緣友愛數奏遺言式均㩦帶之

恩以啓高車之漸上公置醴念道義而慨懷喬岳頌否俾寅恭而庀識得無咎無譽之已辛豈有猷有爲之猷圖固合望絕攀理心進泼泊靖共正直庸克享於明靈齊戚吉蹋廢仰崇於丕祚然念仕貴達時而後遇學當及壯而欲行既非英才穎脫之流必假先達手援之力是以長卿被眷於楊得意而難忘尸牖受封則魏無知而不背又况去就者榮辱之本取舍者得失之原在下士宜慎所依歸若大賢固公其來擇是以張宗有用陰興不逞於私嬿王吉立朝貢禹即萌雅意用陳固陋獨浼高明某官德比圭璋文摛藻火光風霽月瀟然脊聽之奇玉樹瑤林瑟彼陳氣之外奮由直道自致夷途羽儀早振於文昌制作旋參於

稷嗣盍外兩襟高卑十連文武殿邦惠伏鉞褰帷之盛美中和樂職繼投壺散帙之清標方且好善猶飢見賢若渴謂世務舍人材則難濟如匠師雖居袂以俱收衆開推轂之仁咸起提衡之顧某蔭手德宇服在官箴龍坂乍登驤廬前而有隗鷄書未封從愧始以何懋俾聽覲於一時開津逵於萬里惟公之惠潔己而須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啓

夔下焦桐無心於中律道旁苦李何益於登盤豈知偶遇之有時乃幸采收之誤及俯躬承命揣己負慚竊以宦路九遷其誰免相先之念亨衢萬里要當有自致之才然非豪傑之流必借維持之力如某者降才蒐瑣賦分奇單幼

經鉏堂重録

諸父書曾未 於詩禮長依舅學乃遂忝於簪紳孤根之寸土之資弱羽惟短蓬之託文不足以鄰地金聲而穿天月協武不足以洗斂青海而勒銘燕山奉香火於喬岳之旁竊斗升於太倉之內至爲散局何所稱揚然雖職有重輕而均於奉上某亦事無大小在一於用心惟律己之自嚴庶効官之弗忝若夫平衡之所恍仰公度之所裁量拔自壁垓薦諸疏冕乃是上臣克盡報君之道必也奇士乃膺舉類之知曾比公徽啟形夢想自匪仁能泛愛善必兼收不求其備以取人不以所長而格物則何以居然冒昧獲此叨逾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貫日方戢揀駕學尤長於詩書九德在躬言必本於堯舜仰盛德可以扶世運推至

公可以服人心取威列賢於長城借重則屹若九鼎是致嗐若右地太和無金湯之虞偃息价藩列辟有短櫜之則允合坐論於黄閣庶幾夾輔於紫宸傾耳白麻之頒忭心黔首之慶再念某寒蹤遠外勢援孤平譬彼飛蝇雖欲依於驥尾某如跂鷲曾未躡於龍門遂蒙薦之章使激睎顏之志品題若是稱塞云何論貢以觀能於德何有若遠臣以所主爲幸已多某敢益勵身修恪居官次鞭駑十駕踶嚴五能藏恩豈止於此時報德尚期於他日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懇請祠宫覬安散地遽叨囷命復領州符仍促之官亟令共理拜嘉增感揣分知榮伏念某無所取材未能自信屢

經鉏堂重録

忝牧民之任但知奉公之忠竟以須冥目貽譏然歲華荏苒每惜分陰學術空虛終忘寸進方聖主欲安於黎庶而清朝慎擇於循良名在選中實喋望外某官至誠無間盛德有容務廣引於時髦將大璧於邪采遂令愚戇亦預陶甄自顧爵卑徒深悚懼念衡陽之古郡列湘水之上游井邑凋零值暴客傷殘之後田疇荒北適天時旱暵之餘俗習衰頹規程弛紊徇衆欲則上負分憂之寄守正理則下爲斂怨之所賴仁賢銓化權而當軸克隆相業承天意以調元將公道之大開廢私門之能杜鄙詞未達卿翰肺腑之情橫議式興全仗解懞之賜依仁方始感幸難言

同前　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濟時務急於人材體國周分於中外遂令愚陋亦預甄收

同前　所賴仁賢攄列城而作鎮克隆相業亮衆采以于藩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行臺在望阻趨台屏之嚴宦政或疎全仗矜慈之庇

同前　某官至誠樂善厚國鎮浮爲國謀不爲身謀以己立故思人立遂令愚陋亦預甄收

同前　所賴仁賢秉有澄清之志正齊要寄肅持刺舉之權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治道在望近瞻使節之光華宦政或疎全仗誨言之警飭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久負譴訶委心立塹忽蒙拔拭仗節江湖仰荷殊私俯增

危悃伏念某迂愚而寡與蹇薄而多違少也効官但識吏師之可尚壯而受業遂知儒術之有宗儻用於時盡行厥志稽自古考材之要無重牧人論推心及物之功孰先試郡性守身斯能奉法令非義吏何以恤惸嫠思獎善良當抑強梗欲臻富庶必務緝綏值瘠峯偶闕於守臣付魚竹俾承於人乏去蜂及屠殘之末久加塘隍勞役之尤深椎髓剝膚以供餉餽磨牙厲吻因肆噬吞自惟短拙之材妄意循良之最勉殫勤力粗振維綱但知信道而直前孰致恃強而犯上凡賤士苞苴之結納及小夫竿牘之謟諛飾廚傳以取遊談降色詞而求容悅非正義之所出豈小心之敢爲大咈群玉遂招積怨方舟兵下觴豆交歡飲食之人論心自契比好之援同氣相求密爲巧詆之章上惑辨朝之聽所謂按姦釋黥配猾胥乘詔旨之平反見專城而跋扈厚誣則可在理何安驅虎豹而遠之遠指爲肆害受牛羊而牧者不許施仁致亂世以戎然曷聖時之宜有幸蒙朝命推核有無量辱臺評究窮姦罔丹書盡削縈結仍頒寵還冊府之聯擢付軺車之任矧況毀譽在小已以爲輕賞罰公私繫大綱而甚重事歸至當榮倍尋常某官水鑑群形權衡多士概衰微之末俗圖不赫之中興百揆惟公盖自任以天下一物失所若已納諸溝中致此孤蹤再紆洪造某謹當益修業履祗服訓言萬折必東誓不渝於素守五刑有服期真躰於好生更資獎激之恩庶効糜捐

之報
某官盛德傳家精忠許國鳳掖宣坦明之制蘭臺正綿蕝
之儀遂總憲綱力開公道九寃積久叨於需養及回邪猶
逭於蘊崇對伏糾彈果見霜威之肅輸懷獻納不闕風指
之承八元之指望益隆千里之借留寧久退惟孤憤亦累
片言增群枉之善跡閱沈寃之無訴俾承翦拂還可激昂
歸依獨在於門闌銘感實深於肺腑 上下同前 某官偉望
冠時精忠許國入為侍從每傾側席之聰出殿方隅獨擅
長城之譽以激濁揚清為己任以闢邪扶正格君心望實
久隆蕃庸何晚溪邊聞於大政以協濟於中興言念孤生
審登龍坂借溫言之甚寵閔沉枉之不伸坐使湮再蒙翦

拂某 上下同前
承流宣化妥睎師帥之良飾愚廉忠遂被窮奇之譖賴皇
明之燭隱繼白簡之推轂中閔沉寃俾加湔擢其粟資周
陋涉世拙蹤但知守法奉公仰分憂顧寧敢徇情悅眾術
為謀異二三子以何傷雖千萬人而必往詎式偶就理為
可誣縱哆多之成箕肆為鬼蜮造流浮之見晛何虞讒慝
安用危於三年動昭融於一日某官持心尚義秉志疾邪
德不孤而有鄰人小善而必餘取論已資於月旦好惡更
辱於封題既劇震惶復深銘佩瞻承上助企頌尤增益冀
節宣晉承光寵

代張子期上秦大師啓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瀝伸懇款冒威尊顧性螻蟻之識
難覬埏埴之造再三以瀆誅譴是宜伏念某蕞塞下材瓶
罌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為貧香火之明祠寸能莫効謹風
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秩永惟熙旦大闢
夷途人懷布武之心士切龍辰之志乃顧卑飛之羽翼已
踰細滿之光陰代者它方杳然來耗滯留興嘆痿人不妄
於起行塊北無根頑礦實思於鈞鑄況異代居夷之難有
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賁音下延族從萃陰私於門戶銘深
感於肺腑念此僥求非無階級雖降才不腆如鼯鼠五技
而易窮然所欲甚微在鷦鷯一枝而已是危誠迫切公聽
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踊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

移守信貫忠炳若星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橫身
捍於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於鼎鼐眾口稱和秦漢已還
熟庸其三孟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已推諸溝中自怜情散
之無庸未辱匠師之所棄一施斤削即預楠櫰某誓當勤
瘁當官靖共守位思麋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

代向深之上范漕啓

名山祠事無山考之書綠水貫延謀玷後塵之選揆才非
據受寵若驚伏念某艱苦餘生零丁隱緒扶策閩寇於闔
域于時尤乏於智能重惟家國之讐因息階梯之念年華
荏苒鬢髮刀騷為活妻孥姑謀釜庚譬彼溝中之木何異
青黃踣如叢下之烟甘心堁爐重以早親有道誨使脩身

御者且羞視王良而知戒先生非德於原憲而得師既無羨於飛揚即自安於固陋敢意姓名之賤忽蒙埏治之恩靖揣厥由敢述所自某官風規爾給德度雍容素景仰於先修用表儀於後進澄清濁俗振孟博之威聲鎔靜方隅流元年之惠政顧茲九郡風被提撕蓮心已幸於倚麻鶵冀敢欣於披聿某敢不益晞賢行增講吏方行止非人儻爪時而可赴靖共守位庶肉食而逃譏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為太原作上劉帥啓

夔下焦桐敢希玉軫溝中斷木何意犧樽忽此叨逾重其愧悚伏念某稟資孱陋承學顓王父提携俚識春秋之比事家庭趨過方聞詩禮之名篇亦嘗試庠以自呈不與賢書之同薦迨家延賞服在官箴喬嶽具負明燎之勤莫展太倉五斗素餐之愧難勝念植德可以修身非立誠莫能居業致遠者趾藝文之尚揚名者惟忠孝之歸而從事水春未知來賁覲官墻於黃卷寒日生移問歧路於青霄春風謾倚使在溥領徒方之地尚虞斗稍何箕之譏令也重鎮開藩名卿出牧南金東箭才彥朋從紅芰綠池苦華森映豈伊弱植亦繼後塵某官五緯天英千章國棟光風霽月灑然胷臆之間瓊樹瑤林飄然塵氣之外自得夷途而布武即騰直氣以干霄華省羽儀笑馮唐之謾老曲臺議論追稷嗣之前規屬熙朝倚重於上流頃實略可當一面士人依表重獲所圖閭里措恂再從其欲泊此熊車之甫至閭然竹馬之歡迎望實愈孚寵靈斯近師帥千里衆猶淹卿之嗟泰階六符帝即登庸之名某頃緣危疾悵失望塵茲幸小瘳勉能削牘鶵翼將欣於披聿蓮心尤幸於倚麻朔斂板以歷階斯揆辰而首路道古今譽盛德雖無授簡之才聞下風望餘光冀遂執鞭之願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八 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九

辭免起居郎奏狀建炎己酉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闕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秉筆入侍日近清光有舉必書事存規鑒欲當妙選宜屬名流伏念臣種學弗優屬辭無法荐叨器使未著事功重念平奏鸞臺臣父初家於嚴召記言螭陛臣身復玷於寵光常情以為至榮微分之所深懼儻仍冒昧必速顛躋當避惘試仰祈聰聽收還成命改授異能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起居郎奏狀紹興甲寅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限三日起發闕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急養常丐就閑一遠天光六更歲紀豈圖疏逬尚未記存特渙新恩俾趨舊列而臣操修弗勵學業弥荒秉筆非才見於已試出綸甚寵嗟敢冒居纖鑒悃悰仰祈洪造收還成命改異能

第二狀

昨准南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臣以己試非才具狀辭免仍依限起發適還前路恭俟賜可至澧州醴陵縣據進奏官報殿中侍御史常同除起居郎奉聖旨胡寅別與差遣臣更不敢前去切念臣愚陋之資不堪任使伏望聖慈矜憫特降睿旨除臣宮觀差遣一次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乙卯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不許辭免者闕命優隆撫躬驚惕恭惟皇帝陛下務戡世難深軫聖懷降禹湯罪己之言震文武安民之怒親臨戎事廣攬時髦豈謂疏蹤再家嚴召屬賊憑陵之際非人臣避免之時義合消軀理難俟履伏念臣智能譾薄術業空疏念記注清切之班不宜冒昧有冗散驅馳之地儻幸使令仰顧皇慈俯矜微悃收還成命改付異能别除臣一閑慢差遣庶安愚分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尋具狀奏以智能淺薄術業空疏難瓖奉迷頑從冗局至今多日未奉俞音夙夕以思進退惟谷切以通班鸞省執筆螭坳君舉必書用垂規訓允當妙選宜得英材而臣學未成家屬辭無法使逐貪於榮寵實惧速於顛躋仰冀睿慈俯矜愚悃收還成命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除一閑慢差遣使得寬勉自効萬一臣今來已至信州連還於行在門外恭聽睹可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伏覩近降聖旨寺監長二監察御史以上薦舉監司郡守不限員數者

一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

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偽命下東南者子諲一切截遣所司拘繫申元帥府覩給東南勤王之師數十萬不徼怨生變者子諲之力為多後守潭州值前

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
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虜騎來百
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揮受降子諲率勵兵民
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
大攻迫逐兵民不忍相與扶擁上馬力戰決圍而出
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
凜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彥舟馬友李宏曹成百
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飢卒與曹成相持衡
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達授師遂致叔執
比入賊中正色訓罵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槩
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

曉節吏諫俺詳所以帥廣未幾政弊翕然至公有去
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一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翼頃知建州南劍
州值兇寇爲大亂之後物力凋乏民不聊生子翼盡
夜疚心寬以撫民嚴以治盜儉以足用不事厨傳以
庶妥舉知民利病政平頌理至今二州去思之心如
慕父母其人治官如治家愛惜官物通曉財利委可
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頃知真州值女
真焚掠之後本州有招安賊徒數千屯駐日夜恣橫
子忞用法彈壓鞄不敢妄動招徠百姓通惠商旅謂

課利增羨朝廷有大支遣數賴其用後知明州設方
略捕探盜取權臣之怒知通州奉公守法值監司以
出從爲名住本州半年子忞申公陳小郡窮乏應副
執請不前又貽監司之怒誣以罪犯迎合權臣之意
遂被罷黜至今道州究之子忞才力敏强遇事立決
持身廉勤愛惜百姓百姓可以充監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長承
項知崑山縣值未動恣橫之日承與爭論圍田爲民
害遂被罷黜後知岳州之江平柳州之永興今見任
潭州之湘潭老於爲吏夙夜在公賦斂均平訟獄
明允公人皂吏夙夜足跡不至鄉里視民如子訪吏

如愁民感其恩凡有公家之事率先辦集其持身儉
約舍飲食之外一毫無所取公廉健決可以充郡守
之選

一右朝奉大夫前知通州海門縣張又
頃任沅州會官值溪洞黃安俊反守倅逃遁攝州事
與又賊逆攻城又倡率兵丁乘城守拒出城接戰數
日之間大敗賊衆保全一州朝廷嘉之允轉四官驛
召赴闕蔡京以又風貌不揚止令還任復爲荆門方
量指教九經又所按視民皆帖服無有詞訟遂使一
方田稅均平爲長遠之利後授筠州通判爲人樸質
安貧不競遂閑宮祠賦性耿介不干進可以充郡守

之選
一右宣義郎通判全州軍州事范寅秩在范氏中最有
知識有材幹頃推潭州通判府事賴之以治又為宣
司屬官幕畫籍之亦多見為全州通判郡政調和摘
發令贓污民間欣快可以充郡守之選
舉王蘋自代奏狀
伏見祕書省正字王蘋早親有道潛心大業精深之識可
以備論思典實之言可以資獻納士林推重臣所不如舉
以代臣實允公議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臣職邇危衷上干聰聽退惟冒昧甘俟誅夷伏念臣愚陋

不才分甘遠外昨蒙陛下曲賜記存召還左螭遂司外制
每聞訓詞常慎弗勝覩潤色之非工復論思之無補日月
浸久罪愆遂多而臣父抱疾晚年不獲迎侍人子之志夙
夕靡寧出而事君忠嘉蔑著入則父事定省久虧不待人
言臣自宜去仰祈洪造俯鑒微誠除臣湖南小郡一次既
使臣得遂於孝養又令臣粗習於吏方他日復有使令誓
將九殞圖報
乞出第二狀
臣今具奏狀陳乞湖南使親一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須
至再干威聽伏念臣天稟頑固才出人下自頃違去清光
歸就色養意欲講明學問以備使令雖屢易於光陰迄未
成其志好再蒙收召適當戎車親駕之日不敢辭避逃叨
禁闥腹心之選亦惟陛下在志復讎事先討叛閫論初正
志士思奮臣不自揆恐於此時得以涓埃仰裨海嶽而不
思智術淺短何補於論思辭翰不工無裨於鼓動淩歷時
序多積過愆是臣出事陛下無所材退思親闈徒虧子職
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非不知貪戀恩寵衆强顏就列而
愚戇之性終不可移又慮要津悔尤日甚上孤知遇厥罪
通深臣是以悉罄悃悰冀蒙矜許早降處旨檢會臣前奏
所乞施行庶幾亡時猶得奔走陛下左右殞身畢命別圖
報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待罪狀

臣於今月日具奏以潤色不工論思無補仰煩大臣乞賜
湖南一小郡至今日多未奉指揮竊聞臣僚論臣行詞失
當臣已即時牒職事與在省以次官見在假候命竊念臣
文學至陋謬司帝制不任所職上負恩遇退而自訟其敢
逃刑伏望聖慈早賜黜責以為詞臣之戒臣不任皇恐待
罪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邵州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以至跡叨塵詞掖莬閣
令舉徒積悔尤仰荷寬仁保全終始非臣捐軀殞首所能
報塞分憂之寄已懼弗勝次對之班豈宜輕授切緣中書

舍人在職一年不以罪去乃當此選故事具存使臣得非所宜必致重招物議臣雖愚甚敢以死請伏望聖慈察臣危廹特指揮寢罷待制恩命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近蒙聖恩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即具狀乞寢罷待制恩命以安微分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切以中書舍人與待制均為侍從之臣自來由詞掖外補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礼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學賛書纔踰半歲不能精止以寘刑誅令叨任邊州尚虞物議之未允況西近清列本以待儒學忠賢之士論臣疵賤則恩礼非所施考

臣恐忼則刑誅不可免上當寵數無一而宜雖知聖慈矜察下臣務存終始然使臣受所不當得以速官謗又豈陛下保全覆露之本意哉臣所以不避再瀆必冀矜許非獨臣辭受之義謹自為謀蓋名器所加必惟其称乃陛下制賞罰馭人群之要術也臣敢昧死上瀆恩命伏望聖斷俯憐懇迫早賜指揮

第三狀

臣近具奏乞寢罷待制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聞辭受之際人臣所謹辭所不當辭則為偽受所不當受則為貪臣雖凡庸粗知義訓豈敢貪偽再辱聖朝所以懇免褒恩稽違詔命者前奏已具陳之矣分當在

謹不合蒙休重念臣多積言尤久萌間釁止緣冒昧旨玷簡知念若纖取顯名徇私近例既大違廉耻又增積於罪章苟物議之再喧請天威之果斷臣何足道有累賞刑伏望聖慈矜其懇款收還成命終始保全

乞宮觀奏狀 丙辰

臣昨蒙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聖慈俾便親養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離行在雨雪連月道塗濡緩於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在右去邵州本任雖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謂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來屢感寒疾氣血衰損尚多疲曳扳輿登頓未任就塗既迎侍之不皇難委親而獨往輒拔肝膽仰籲至仁乞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任

便居住庶幾不違菽水之奉日勤藥石之供臣父他日安康臣當剔勵糜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胡寅昨奏中書舍人已及一年奉聖旨除徽猷閣待制改差知嚴州者伏念臣頃以荒蕪謬司帝制駸駸一發將逮大荷仰賴陛下日月之明特加照察天地之量曲賜保全分以州符俾便親養適緣嘗藥猶未到官少効涓塵仰酬恩施豈期慈造尚尔記憐雖在江湖不遺簪履改畀近郡次對西清併示寵榮若為称塞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其知嚴州臣更不敢辭避外所有待制職名本以寵遷儒學之士如臣無取豈

得胃居況臣昨忝詞掖未周期月豈於外補通年勞雖胥
侍之隆念書近侍而叨逾之甚必致煩言伏望聖慈矜其
蹐窘收還成命使免傾隮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 戊午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召
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發者伏念臣器能淺薄學術荒蕪
書被使令未聞報効比者切於歸養屢瀆宸聰便郡疏恩
粗諧定省即之官所宣布詔條曾未浹時遽叢收詔賜環
甚寵尽出宸衷豈臣愚庸所能稱塞私無僕僕夙夕靡遑
臣已恭依嚴命起發前赴行在所臣無任感恩望懼之至

第二狀

臣昨准召命已即時具奏依元降聖旨日限起發赴行在
外伏念臣愚昧頑鄙實無可用往者近班叨冒不聞忠讜
之益假守外郡又乏最異之効虛竊廩祿實負愧心分合
投閑屢免罪悔敢謂宸衷尚記轉罷再加收召恩意優渥
豈臣捐軀碎首能報萬一退自量度震懼靡寧伏望聖慈
閔臣使養之心憐臣數奇之迹特降指揮令臣且依舊知
永州或除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安愚分

第三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
旨胡寅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
省者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已依限起發先具奏知外臣

經鉏堂書錄

緣用舟行遂成濡滯既至衡山縣略對臣父左右省侍訖
見不住起發恭奉嚴命再賜催促天威咫尺不遑寧處顧
臣何者若為稱副陛下收拾之意臣只數日間至潭州一
面出陸程前赴行在次重念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豈敢
仰當異恩如此之寵也具奏狀已依舊知永州或宮觀差
遣一次且令便養冒瀆天聰隕越無地

第四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
令臣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仍具已起發日月申尚
書者臣先具起發月日及辭免情實奏聞外恭以陛下回
鑾駐蹕凡所收召盡皆俊乂如臣庸陋無取亦預招延恩
命稠重實難稱副內惟急養尤所不遑仰籲聖慈俯矜誠
悃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追寢召命以安愚分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兼侍講者
竊以文昌貳卿儀曹為清選經席勸講儒者之崇遇伏臣
臣識昧古今學違聞奧召從遠服賜對便殿道里閭利病
之細何裨聖聽玷侍從高華之列遽被親擢知効一官猶
具不克矧能共二必速顛隮方今多士並列於朝廷壽俊
皆承於顧問豈謂庸陋繳進其間敢控悃誠仰干聰聽特
降指揮收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侍親疾他日
再被委使誓當粉骨上荅隆私冒瀆威嚴無任戰慄

經鉏堂書錄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庚申
准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
直學士知永州者寵目雖新俯增愧惕伏念臣昨丁家難
違去天墓風木不停痛深色養隙駒易過毋及禫除慨此
餘生分絶榮進叙圖洪造尚尔記存西序掇行亦不遺於
舊物南邦假守俾未遠於新丘汗渙初頒涕零如感使當
祇受不合具辭重念臣緣在服中稟行先訓北適荆者修
省祖塋南至甌閩展親世族心本甚血氣已凋總瞀既頻
指筋加役豈餘精力克任煩憂而况延閣清資儒林妙選
併令冒處尤用弗遑敢籲聖慈尽收成命庶獲方尋藥石
棲息衡茅偸歲月之安少復神明之觀使令再及糜殞
是朔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
永州臣尋具奏辭免竊慮道途淹滯未獲上徹天聽洎至
再有干犯威顔伏念臣抓露餘生丞家記録超畀職名付
以便郡所當命走宦次少圖報効實緣累歲憂患心氣耗
傷臂指舊病因而加甚記事多忘書判又艱以此承流定
廢曠矧至於通班内閣所以待遇賢俊臣忝卿貳甫閱旬
時遽蒙恩除尤不當得令臣既懇免郡寄有自逸之嫌更
不敢職丐祠官覬無功之祿只乞聖慈檢會臣前奏及今
次所陳特降指揮併收成命具令休息瘝痺收拾神明年
歲之間獲就安健自當請被任使仰答大恩冒瀆威嚴臣
無任皇恐戰懼之至

申尚書省議服狀 庚申
禫服人胡寅右寅徽有私義仰干朝聽伏念寅於先父謚
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
祖母喪各碁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制昨紹興六年正月
先父得未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内得建州
鄉人劉先之書責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尽融融洩洩
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褎想所患遂增
作辨謗一篇以彼寅二弟寧宏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
授憲又授大指令寅弟答書以睍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
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
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而收存之即付吾吾時年二十有
五始娶之初孰云無子而向尔母氏劬勞顧復以建長立
逆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
大本如此汝它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
問情義曲折至於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於吾
言未能一閡而信則以免之離間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禫
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遺訓又聞諸道途得鄉
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於先
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于或正統
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

啓服訖將以不孝之名惟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
說必有折衷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政僕射相公詳酌特賜
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非特使寅得所
遵守不爲名教罪人實足垂之四方昭示後世伏候鈞旨
謹狀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九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

進萬言書劄子 己酉

臣竊考古者人君巡守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舜以五載爲節周以十二歲爲節蓋有常制不然則詰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爲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預游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爲狄人追逐迸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爲安祿山所叛君首以萬乘之君棄宗廟社稷而出奔姑占失國諸侯寓公爲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爲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爲耻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爲之宣力扞患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剉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定大業無有寧歲卒四方奠定中土則與古戒兵戎討不庭伐鬼方淮夷玁狁之事可無愧矣至真宗親駕澶州勘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大平思欲告功神明昭示得意遂祠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允欲爲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耤田未嘗蹔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爲固當如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爲安爾靖康之變既

往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宣宗王所遇之時而遽循
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為公卿大
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自維
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平至平江三年之間國
益危勢益蹙狄益横人益恐而視過日但有不如況平江
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保譬猶蹄
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螻蟻猶能困之若
又遠駕縱能緩於追侵而衆怨必生它有肘腋之變不待
蓍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擂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推
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慦斷
緻之所為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决不僉諧處先
聽聞無補於事欲泯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忘休戚分
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撖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
舉七策別為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瀆
其間切要䂓用黃簽貼出以備省覽至於同議大休而泛
及他事者難以槩舉目亦用簽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
者然今日大謀恐須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愍惻憂思
特賜詳閱如可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參酌去取斷為
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奇止於如是惟陰
在用何能有補願從屏黜實所甘心至於狂戇之言觸犯
顔色私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實慈天覆必能恕之震慄
雖深淺特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取進止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御札附

御札以降詔命召卿父赴行在于今未到卿可以朕
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宣
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惟臣
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覲清光
自陳忠款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右之容而
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埋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
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爲
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
不陳於君父也臣父於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
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除提舉學事官到任
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爲屬吏所訴以謂所薦之人乃元祐
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
臣父沮壞學法俾湖南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
停臣父於是時已知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里閭絶
意仕宦後蒙敍復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
宫觀至於致仕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
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彦秉政之
時以臣父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榮顯可以立致而
守道不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
加恩命名爲太常少卿又除爲起居郎臣父亦以謂千載

一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礼義遵昔賢進退之規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名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於對劄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効未見宜考古訓以圖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令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交鬬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秉勢更張則恐姦雄竊發於內夷狄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為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讒毀百端困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於五奏指為傲慢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為罪至遣從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月出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闥之除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辭在退遠繞兩具奏而給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劾不為恭乞賜黜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於今日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礼隆異保全所守風動一世人非木石豈不知感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守礼義廉耻者反加以傲慢之名喪廉耻苟得者乃稱為恭順之行瀆亂胡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身休戚所係也揚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狗而賤或貴或賤或肆或狗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人臣之礼

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人臣之礼也然則諸葛孔明高臥草廬蜀先主三往傾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班然憂國之深廢忘食寢察其心用非顧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得志施為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同流俗苟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閑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絕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於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輙具縷陳不勝皇恐惟陛下恕而察之取進止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序得數奏之体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閒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為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心與私在一念之閒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為難惟微

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惧其放不雜不放本心照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静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是之舉措無當也以此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黄老者以權謀為心明申韓者以慘刻刻為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為心毀倫者以寂滅為心心体既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息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甘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令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恩悦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亦支邦通其好利在建國之宰輔則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疝褒以厚其毒姦邪四通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堅守道衷鄙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㵘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体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効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直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

論對劄子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職莅非以為身兵興以來衣冠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闕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踵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体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遣為讖謗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既滿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擧行成憲有馳鶩不收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登清選授與崇憲恥合傳送唯治亂在庶官之賢無子産患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二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於教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一日之公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蹻為夷齊遇其所惡則毁晋棘為燕石極意誇大有同戲啓快心摧辱無異詆罵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於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言為命之法哉

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為實用善者怙焉者惡者懼焉
其有益於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曾謂是可忽
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
為戒褒嘉貶絀務合至公詞貴簡嚴体歸典麗幾古昔誥
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取進止

三

臣恭覩陛下虛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
對賁衆謀屈群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
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
守既尔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讜論猶於上達又無以
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

寮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
時百百轉對故事實封於閤門進入陛下有達聰之美臣
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

四

臣聞皐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於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
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
也今有罪者自非置編戍得食宮祠之祿夫祿之為物天
生之地成之百姓奉於縣官王府賦於諸吏凡以養民而
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
変革猶當為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

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
乃加權字於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减半庶
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
其於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眷音立為定制施
行取進止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於謀為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可
懲戒哉然止於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
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
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措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
誘人告変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

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怨家不忍小忿而致
人於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今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虔
盧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
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
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盼盼相視在上者不敢治
其下在下者不得持其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
之要在於州郡得人至若告陳之法自來條制莫不備盡
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特賜追寢
庶幾人心不搖禍亂不作取進止

六

臣竊見靖康中孝慈皇帝以朔望分謁龍德寧德而用祀

宗廟之儀以大常官贊道知礼者非之陛下思慕兩宮發
於聖情每於朔望率群臣遙拜七年于此可謂至德矣然
礼以義起易窮則变正使二聖在宮無恙陛下孝友欣愉
問寢侍膳固無常日而不外廷臣子致恭瞻拜當有常時
以義起礼变而通之必不至若是數也臣愚謂自今已後
每遇朔旦陛下宜於宮中用家人礼北望遙拜宰臣宜率
百官於東閤門奉表述致起居既畢則陛下御殿受朝如
常日然至於天寧乾龍二節及冬至歲旦然後陛下躬率
親王宰執已下望拜于庭以表中外臣子上壽之意雖他
日二聖南還綿蕝礼儀不過如此伏望聖斷詔大臣詳酌
施行取進止

七

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
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為民令二
年成資徒欲為人擇官違於使闕非為民也為政而不為
政而不為民苟循士大夫饕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
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
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
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
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奔
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八

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
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
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
者無以異事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贊事不勸而用人之
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
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
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於今日興事赴功之政
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則曉冒之不可為而
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
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

九

臣竊以州置通州佐守而治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
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關陞通判
其難其愼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
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
其意以謂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緣越次差遣
其人既不安於小吏之分而有躐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
威賴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循其欲豈所以為治也
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
乞別作施行庶幾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
戒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

十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勝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期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與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九卿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進止

十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憲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於末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憲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恩愛百姓尤功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

十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於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重困也臣愚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政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里借以服色厚給穰廪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司同共辟奏立為定格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法之法以六春為斷革年三年成任而考成貴與望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教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効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判舉二人之姦贓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賞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肯為之安民固本為中興不拔之基其與用才取辦斲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進止

十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
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
政又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
與政為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
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
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
至於究詞所閱安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
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
項力筆之力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必智於簿書期會
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

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
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
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
簡省庙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
庶乎可冀矣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道
以食為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
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
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猶
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

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收養之
事告時君莫不以為迂濶無効是時惟秦兵力最強雖管
四海卒立為帝孟子之言真若迂濶矣秦惟兵之強而不
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夏而夕刈之曾不三世而雍州之
地嗜函之固為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
迂濶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枯罕之
下陛下勿以為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臣趙充國西漢名
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
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
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
所殺一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

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閒
以劍所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
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雖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
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
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
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
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
權冬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
祖命選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出皆其中今
煑海榷酤之入過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
率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於

武庫貲設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令握兵者以兵則爲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書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九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於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貫數戰鬬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迯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告不可也以補之者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爲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勢聲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貌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諸軍則無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賂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凑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

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九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娛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鍾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爲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於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令諰諰然日以軍食不給爲莫大之憂索之於帑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於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於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遺之家然而贍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掊月掊急於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賊未擒雠害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必不牯牢點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曰兵數衆多食不可闕也及疆場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於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朝廷大要在於自封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之肥瘠耳亦何足以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亦概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矣臣愚謂宜於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衛之制使兵政有考二千人補

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
其軍為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
舉所知可以為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
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
者即時具數申上闕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
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
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團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
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强使之宜每軍置兩人一聽參
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
廷選授諸將總軍則於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
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裁損凡監司守令
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輒有按
劾凡杖用使臣自為隊伍者先會總數然後分當按試若
不能挽强繫刺即黜去之勿令冒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
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不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
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民也凡事皆本於有民無民
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
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群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
祿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饑廩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
今日宮觀獄廟添差下釐務可謂姑息之弊非修政事攘
戎狄之先務也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為害亦
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閑頓苦之欲

不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
而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擬品秩給以閑田可也至於監
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人
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差也如為私者天下
吏員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
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來士子廢
學失業惟志於得乎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場則乞歧試
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場宜降指揮特
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遷官僥冒者
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溷當相待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
恩逮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
而上之不隔郊者仍用隔郊得者既報又須嚴入仕之門
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
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
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久任
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齊
無乏絕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乎或謂
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
臣以謂不然彼敵人皆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
難取之形陛下明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
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
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

可馭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略絶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判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以爲則用法嚴察未嘗以放縱人至於戮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欲亢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先主志在復漢唱大義於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固蜀也人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共始蜀人不安其後遠愛比之召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走吳魏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於公必自帖服不在喣淯之濟濡沫之恵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爲誼不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狄栽制凡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撫從而譁之或造爲謡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於此則將持而北去胡不覲作臣拜虜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撤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頽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爲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爲安知他日又不難於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誠取進止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一

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下廷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君臣父子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効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二帝質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謀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効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弱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

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敗屋其二如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聞但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再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扶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叔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乎吾所恨齟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則宜有修書稱臣厚貲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順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衆乎自王安石廢出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向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放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莫

則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于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
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
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
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皆有致死於女真之志
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
之職畢臣等篤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穎榮矣苟爲不
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
臣也使借女真欲然講解以一將軍將類萬衆駐兵泗水
之上顧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則又欲變置君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
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

聽取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聽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其吉
義逸瀆聰聽惟陛下試下加采擇或含聖意即以世讎當
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即鎖印俄頃
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充
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欲以遣使爲忠而實行間探此又不
可者爾人唯利可以使之冒名募敢於深入之人
厚與弊資久之有歸者必得虜中動靜或不歸則
不過喪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損名位然後可爭伏
乞聖察

又若曰通書粘罕則粘罕是親用自兵破京師取二

帝之賊於書上如何稱呼實是無辭可指伏乞聖
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爲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
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含糊隱忍以遂過舉之
失五月十一日上十三日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
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
學士院降詔獎諭

勑胡寅唐陛贊職居近密屬當艱難朝廷一時刺病
多所論奏詞極剴切有補當世朕甚嘉之卿智造
幾先學貫今古比言使事陳義甚明反復致詳深
切於理既推遠識復見盡忠以言語侍從之臣得

獻納論思之體披覽至再嘉歎不妄故慈獎諭想
宜知悉

再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
不同今何辭逐行不可敎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
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
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臣成紛紛然臣
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
人省覽姑且志之聖標候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
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
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

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
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
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
國執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驚奏至矣此遣使之無
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近侍從者之臣聞其入
虜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其見粘罕生受敗辭忽忽而
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與國之
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冨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
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
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職
度如此乃可辦國余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

一足意而後行所慮早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
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
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
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
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
使豫劉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況而豫祈哀乞援秋高
草熟來貽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
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
粘罕自以為其土宇也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
庭哉必渡清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
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揆

經鉏堂重録

戎伐九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與虜我之勢
如兩家有沒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
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
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
益為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禍者此
五湖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
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
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
酣乎子女玉帛之女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
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
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

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
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九也夫和人心之迎合
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潛深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
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周將為父兄摠覆載不同之
憤雪淪淇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
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渙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
名之日使和人有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漸為之漸以
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
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
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
月益久虜勢重閟帷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絶不

經鉏堂重録

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絶則虜挾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如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難梗態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雖屢敗然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不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生諸葛武侯志在復漢自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天以下自任

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取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恕不能有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効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詔書曲加奬諭先以爲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君旅之事則未之有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諭不敢强爲之説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論衡州修城劄子

臣仰惟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寬詔屢下滲漉遐邇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伏德竊見衡州瀕江地未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甓不可見築兩知州裴廪信任衡陽縣令仇頵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九十餘里衡州昨經孔彦舟用兵五十餘日上無耕種之民裴廪仇頵不恤困苦大興五縣丁夫令自備糧向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舡運新土雞鳴而役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爲名取供給於五縣縣分遠處民戶陪備至於鬻賣妻子不能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疏惡一遇雨濕數復死剥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歎痛入骨髓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預提舉官通同作過雪

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行朝二千餘里守令貪饕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雖有深仁厚澤爲此隔當所隔安得下究使遠百姓怨及朝廷今令廪頵乃重爲欺罔居之不疑畫圖賫奏粉飾燦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蹙頞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揮將居馬中裴廪仇頵先次放罷差清强官吏置獄取勘俟案上日嚴譴賜黜以慰一郡五縣之民爲監司守令之戒取進止

貼黃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呂源亦以修城掊擾遂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廪頵之甚江西監司乃曾

按蔡呂源令馬居中蓋庇縻頴不以上聞乃是同惡
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
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彥舟盜據州城權
時移司往上江今賊寇平定以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
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運轉司鑑衡
礴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
年矣不知以朝廷為有耶為無耶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
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悔文遷延稽故侵

漁小邑以自安便率置司不肯動甚可怪駭夫監司者郡
縣之表儀也今為監司慢棄君命蔑條法如此則郡縣視
効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矣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部
會豈可以一己不便輒欲徙移呼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義
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
一月內歸潭州置司如尚敢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
薛弼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貶
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懼慎以為監司之戒取止

請行三年喪劄子 丁巳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
率天下者明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

經鉏堂雜誌

不變彼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
仁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朞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
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徐是亦紾也親
喪不可短為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以示
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
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
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失礼自陷於
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道也自常礼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
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
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賷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

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
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
故也伏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
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礼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
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
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
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
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
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讎之切切於聖情情動
於中必刑於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
能遂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草漢景之薄

經鉏堂雜誌

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
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
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
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己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
文公是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爲過也晉武
帝爲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
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服
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
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疏素終三年故
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礼後世帝王不能篤
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
之不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
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爲難於復
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爲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
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
者如草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
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顔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
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
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曾足
恤乎陛下違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何寢以天下養旣
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
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有父子君臣也陛下一舉而恩

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不心腹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
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
服在躬痛若隨之甚於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
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與有不
可舉盡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
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無以墨衰卽戎孔子
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
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
今六師戎嚴誓將北討萬彀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乎
決得礼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
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胄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
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裝衰成服識者無
不稱善此乃漢祖義帝縞素之詔得取軍之本制勝之大
教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爲此增思
慕大行之心智者爲此畫撲滅女眞之策勇者爲此奮百
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
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爲萬
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
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非可再爲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
盡是爲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
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
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

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變輿遠征遂
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顔杳不復見怨讐有
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
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況
有權制布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礼令有司集議來上
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
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
神明亦不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
列禁嚴獻納論思君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
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
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彝而論侄同敝屣夫何足以解
憂者必將有將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然譔昧萬死薦之
聰聽取進止

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
所幸郡事例簡沙木至曉敢自可偷安歲月今輙有危懇
仰干天聽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一閑其身目
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呂頤浩素
不與臣相知方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有相涉之事只緣前
年臣恭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罪
載叨冒元勳之計載於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
也每對賓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

經鋤堂重鋟

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
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其於微臣宿怨豈能出乎前
年冬臣蒙恩知鄧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
移牒抑臣前去偶蒙臣已請宮祠遂止然於賑濟奏狀言
及鄧州見闕守臣以相中傷則知頤浩未嘗一日而忘臣
但未有其便耳今頤浩爲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
干涉以臣愚慮安能自保下落其手此臣所以蹙踖者一
也前年張守被召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長守
初亦不知却緣章疏事行遂怨及臣以謂臣預議議雖臣
所不預然趙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令臣撰進意臣撰進
意臣本不敢退思中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

等從此來由既非學士所撰定是臣之所爲積此二事其
怨固當今守復參大政必將變更已行之令爲草辭下
當究復置宣仁聖烈太后於有過之地批根事始加以罪
辟此臣所以蹙踖者二也臣與呂祉同朝有年素無嫌嫌
抵是爭進見忘遂相傾擠前年冬趙鼎周葵相繼擊臣皆
是祉畫謀臣既罷職祉大得意及陛下記録臣有與近郡
聖旨祉尚遊說政府令除臣筠州則知祉心忌臣在近今
聞其獻計納說求進益甚遇人揚己必悉其力則素所不
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蹙踖三也況此嚴州去
行闕密邇人所爭欲而臣危根鍛羽易推難庇編心疾惡
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怨若非殺誠陛下何計

經鋤堂重鋟

討以免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
傳謂臣頃蒙聖心簡記臣雖
之未免然危機在前誠恐路
意用足不能自己披瀝肝膈冒瀆威顏使臣少避頤浩則
乞對移徽婺一處使臣少避守社則乞除臣宮觀一任但
苟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介之至賤且非本石之無知會
雖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士
貼黃臣聞臣不容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
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
出免使臣重為人所側目臣不勝遑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己遠怨之方亦
無記恨頤浩守社之意只欲斂迹避禍而已伏乞
聖察
戊午上殿劄子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棊
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
家與讐敵爭勝如奕棊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撥亂反正
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積効茫然
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
謂謀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
耶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又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今十
有二年之間易相至於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
而已不去者持祿懷寵坐待斥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
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
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令臣下無任之功軍士無堅
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語欲此中興豈不猶充
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吏用賢才當也
教不職數吏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救無力陛下知人之哲
亦有愧於古即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
可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
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不同以
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為生此之故斧斃忽
雖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
寬政吏紛緒前後爭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
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日月
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文章論列
罷退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又謂中興智者寡
心方憂極非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
因循就簡日復一日至於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
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
務適時宜於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於治伏望陛
下慨然遠覽語兩府大臣及時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
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蘊
於十日內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

紬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獨明爵賞違此者咸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罔廢幾經綸有叙用所式孚可冀中興之効不然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舟楫刻桶輪奐輩飛於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生分客主爲合龍蛇而一枰之上與有生賬亦不待戰罷計路而後知其敗也今虜據汴京士氣恐懼量斂嚴火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徐行極溺臣不知所税駕矣取進止

乞宮觀劄子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內量僭易甘伏誅戮臣者昨蒙恩擢眞詞掖文字疎謬遣數人言聖度寬容許其吾去外除三郡皆以便親政効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臧戴恩遇如此之厚雖卒先學卒身膏草野亦何足以仰報重念臣父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爲長男義難遠去左右今來恭趁名皆雖景教忠之言退循私情寔同駒犢既至行闕援觀天光在臣愚分已爲榮遇伏望聖聖慈矜憫特徐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臣年方强仕筋力未衰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疎才陋不能文試郡累年人加荒廢今於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身二任已懼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內制况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爲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臣暴其所短貽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速顚隮寔恐仰累國體伏望聖慈寢罷恩命別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枕藉五傳糟粕百家深造仲尼之藴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時可謂天幸比反奏御仰恨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賜金加爵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實與之昔司馬光編集歷代史記神祖皇帝愛重其書錫之美名寵以冠序中更崇觀邪說並作屢欲毀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尚有罪我之慶蓋誅討亂賊大法旣嚴或所不便心思詆廢自古如此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機之餘略御翰墨著爲法語勒于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衮之贈聖謨定保人誰間言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然而日用之照容乃光則来冒瀆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聽　臣閩人也閩之俗地狹人稠計産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

牧養之臣一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而必至收養堂兄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之切於是撫憐鞠育以爲元嗣九如時疾病粥藥之勤長後教訓維推之倫義方恩愛老而彌篤寂後感疾附臣手啓於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豈生忽死見臣父旣沒卽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禫制中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知其收趣至今未有與决萬一此事繆誤非獨陷臣於無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國家事體據礼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爲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異愛孟子斥墨氏爲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爲昭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本於正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爲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爽其礼謹於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傅喜師丹忠諫信令褒段猶董宏朱傳邪說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其衆皆不聞有敢行此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揚畤嘗私好利如席益皆爲人後未嘗解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爲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於生前而敢行於死後是不以死者爲有知也則稱子孫奉祭祀出於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單甕其死矣雖然此將論常礼也紹興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齊衰不杖期中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方遣使仕於行朝而不使行臣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過房異於世俗之過房如事具是不可以常礼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推再從伯父與所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礼之節矣夫義歸於一則心無二用礼重於祖則本之立道生以生此爲人後庶乎其可以報再三之恩也至於歲時厚致恩紀於先伯父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不服心喪三年爲臣罪能雖削官永棄亦所甘心臣遠守郡章方乞祠館無由自訴於旒扆之前惟陛下天慈留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執實干國家事體非獨一己之私利害也冒瀆威嚴不勝皇恐取進止

宮祠箚子

某竊有誠懇仰干朝聽某昨於三月內以心忡指弱乞從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允歛遠之蹤感荷記憐且爲勉修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過體勝瘍急於療治導利過當遂成瀍疾寒熱交攻氣幹茶然日夕憂皇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蕃宣寄之俸禄之厚情不獲已又不敢再具奏狀頓瀆天聽伏望鈞慈察其懇迫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沭養復晉靡捐某非具誠懇以瘴疾所若陳乞在外宮觀差遣竊慮未蒙矜許須

至再瀆朝听伏念其舒夏中伏暑瘴鴆横生凉劑所攻復
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瘦瘁加甚尚當郡
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當得伏望鈞慈亟
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尋醫藥早就安愈他
日復被任使謹誓糜捐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一終

經鉏堂重雕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二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朕觀自古立德立功之人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終身由
守以克有成子房為韓報仇孔明志在復漢皆其素所蓄
積用則舉而措之扶持大倫垂訓萬世豈吾臣子曾是才
難具官器資英明業窩高邁能斷大事先見如蓍龜承肩
一心援拯如松栢炅自奮庸之日已陳雪恥之謀民所具
瞻邦之表幹中排擯於邪論嘗備嘗於艱難世之業益宏
許國之志彌勵朕以怨讎未殄寢食不康衞閫越狄之言
灼見和戎之失知卿秉義可繼前修起於祠庭付以方面
兼除御制之號用倚藩宣之儀其早迄於外庸以對揚
休命

呂頤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惟三湘東南上流土瘠而民貧白虜兵殘破雖無屈辱而
盜賊盤據嘗有妻孥奉公守法之人變而莫助蠹國病民
之吏時以肆行俗哥其化人又重而困速王旅掃平之後
值天災旱暵之傷軍食尚興道殣相望念民唯邦本當厚
於拊循必欲擇吏師乃眷於委寄具官精勤應務權略接
機早宣力於四方屢奮庸於百揆嘗佐勤王之舉獨高衡
上之功既將相之迭居乃安宅之注意其擇閒館往臨大
藩爾當慎柬官僚蠲除疾苦惟謹度可以制節非敦信不
能立民無縱詭隨式遏寇害畢公保釐而正色率下方叔

經鉏堂重雕

元老而克壯其猶尚服訓言聿覩績効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朕以禮使臣記功忘過念股肱之舊嘗覽舟書存藩翰之勞克孚清議方除施於事任宜載錫於徽章具官術略宏深材猷敏達頃西兵騎保障湖湘事同出於戒嚴迹或疑於方命姑從貶削以警其餘爾乃率職甚修幹方殊懋卒乘輯睦而無犯里閭愁嘆之不聞聽彼長沙分鎮南楚地荆襄之會水通江漢之津惟恢拓之遠圖賴忠勤之協濟陞華秘殿制節中權以壯具瞻用昭寵數雖身在外彌肩恭順之心自業流根淺報阜成之功毋頓朕訓勉迄爾庸

吳革外職名

國家建延閣使儒學之士宴直其間其有趨事赴功亦預兹選所以廣懋賞俟群才也以爾屬力敏强見推能吏屢將使指功緒可稽肆予臨戎整旅誅叛勦將凡庫軍不之興宜既加職之榮康示報勤之勸爾其念兵食之當是民力之已殫益究乃心稱此光寵

溫厚母年九十封太孺

仁善之報冠于五福子孫所願于其親者孰加於此明堂數慶燕及高年爾克膺之申錫書命古人不云乎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夫此豈獨為爾一門慈孝之賚盖所以見朕志焉

王俁轉一官

朕惟人臣之義自致其身不待爵賞而後勸也然有功而不見知則待賞而後勸者必怠於趨事而罰之有所不勝矣其可緩乎以爾政術疏通才猷敏邵踐揚中外屢處甚休方虎旅之徂征比革車之覩駕奔走先後職思其憂軍壘事不懇素不視功載序進一官勉服茂恩益思來効

王𤫊降三官

朕待遇將臣務推恩厚非行姑息之政欲收勘定之功其或孤負使令蔑聞底績法所難縱罰其可辭具官世受恩國久提軍律河東秉基投戈西道於敵門江左投師卷甲南趍於甌粵旌旗所過井邑為空朕貸其往愆責以後効所當創艾思報寵靈而乃長惡弗悛亂常滋甚躬捕湖寇首殲舟師反復獄於褊裨敢便文於躬功狀執掠編户籍充伍符日費千金行苞苴而易碣士食半菽豈觴豆而自安藩臣解體於中傷計捐軀於陵暴官緡貸授政以賄成軍軍心坐賊勢愈張自損威於一戰遂遺毒於兩湖制節乖違已失為臣之義玩兵放恣不虞怙亂之嫌既罪盈人皆憤疾屢閱糾邪之奏謂稽司敗之誅以降官聯尚領祠祿往思内訟毋速大刑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

將幕上僚參決議論欲其可否相濟協成事功乃被削書難逃點典爾名臣之子宜自受重從軍千外規盖靡聞元

戎露章罪狀離間黜官二等免乃攸司既不謹前而思善後

陳宥復景福殿使

朕祇祀明堂均福臣庶凡陷于戾咸與惟新具官見謂小心偏坐薄譴會赦當叙在法靡思俾還舊官以責來効惟避權利可以保爵禄惟蹈忠信可以遠罪愆益勵乃衷毋忝明命

呂源復一官

朕恭祀總章覃福在序丹書所載咸與惟新以爾屢更麾頫見稱才吏廬陵之政以過舉閑坐法削官會赦當叙稍還舊秩漸洗往愆夫風力悍强者多違於仁厚智折皎厲者或短於篤誠能抑其有餘而勉其不足則何過之有祇服明訓益勵乃猷

仲偁自外官授環衛

夫枝葉茂蕃而後本根有所庇自北虜入寇同姓蕩落朕讀角弓舊邑之詩未嘗三復而永慨焉以爾濮園之後屬近行尊頃緣便私願試外吏宿衛益缺司宗有言良愜予懷俾奉朝爾其務信厚修恪恭自欺於賢公子以稱悉意

陳康伯田畯封居仁

人道以祖為本惟仁者不忘其本惟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懷德居善既壽而康燕及其孫位于朝列加上封秩應吾禋賚之命賛書申勸併為爾寵里居稱道尚及耄期

張宗顔轉四官遥宣

國家偃武累年覘釁而動小試江北反虜譬焉朕不愛勇爵之頒作勵士氣將以復祖宗境土而恢中興之業非濫賞也具官勇為持重襲擊適師幕府上功謂有奇績躐官四等遥爲使權爾當貪著戰多思稱冠軍之保任勿謂重賞可以幸得而見紬於公議然後爲榮矣

戚方王再興再加兩官

功重而報輕人何以勸勞小而賞大政則無章朕之治軍以是為戒果有等狀其可異料具官邀擊虜兵多所俘馘再閱元戎之奏謂有殊常之績請與奇比加進兩官爾當戮力効忠益茂功實怯於希賞而勇於捕虜使不為公議所貶乃無悔尤

祖秀寳叙官

朕恭祀太室人奮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滌矧惟修士其可弗甄爾受寄祥刑嘗失使指逐坐貶削既閱歲時不謹前諒濯內訟稍還舊秩康示寬恩夫人各有才貴於審己量力受任則無不勝若爾者質直廉清時論所與益相思勉勵以俟寵嘉

宇文淵劉侄排轉

周盧之衛待遇加隆矧執鞭韜而從者可無爵賞之勸乎以爾祗虔戎行動身呼尚序進軍麾之列遥分州刺之榮益思効忠以報恩寵

宇文淵南荆門歸峽山公安撫使

朕惟古郢名城上流重鎮北據漢沔西道巴蜀南蔽湖嶺東連吳會其土沃衍可以足貨食其人壯力可以充甲兵頃緣冠殘鞠為茂草改命師守夫豈苟然具官材智有聞忠勇自奮久領師衆頗著勤勞擢從宣司全委方面之政罷易鎮使首還綏撫之權注意既深圖功可竢夫盛軍容而入國伏將鉞以臨民非寘猛得兼濟之宜則本根有先撥之患爾其奉法擇吏務商通商必使民力富强然後兵威震疊坐成南紀之勢可以退規中原寬予西顧之憂豈將捍禦外侮克若明訓嗣有寵嘉

李璆轉一官

郡守兼軍旅之寄訓兵以義銷患於未萌職也至於欲虎其上以告而後殄之抑末矣又賞及矣焉則亦為中材之勸不虞之戒耳以爾持襄舊將剖符大邦發摘凶謀勇于娟亂行已有恥初不自明連師以聞遂應褒典進官一等豈為爾私其深服於訓言克臻於靜治

閭丘陞復職

朕毖祀總章賚及臣庶丹書所載咸被拔之爾均緣勤王通遛左決坐黜既久宜克自省還直祕府庸爾寬恩其服訓言以圖來効

范正國江東漕

朕於元祐之臣既追褒之又録用其子孫不獨哩豐籍之

況究意有能濟其美者出為吾君耳以爾祖父世篤忠正遺澤未泯必在後裔用名爾於遠服使敷奏其言而視其所以乃能纂述先正忠宣之事業成編來上亦可以見幹蠱承考之志矣足食裕民今日大計也將漕一路惟爾所請加責身章併示華寵毋謂憑藉可取世資往懋厥官以稱朕命

向子戀復職

朕祇祀太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甄叙爾屢分符竹所至有聲不肯曲從久坐直廢乃能勇於進學思克厥宗俾還直於圖書以漸階於進用夫自克之士緩於責人育德既深乃能致遠儻益勉勵人其舍諸

張戒國子丞

朕感詩人詠泮之篇思先聖俎豆之對雖時古武未皇庠序而存其官秩將以為修廢之漸非充詮也爾名自遐外數奏便朝志意克修說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丞于胄子之宮爾其謹守舊規勿使隳失益進所學期于有成乃稱予獎拔之意

黃子游江西憲韓膺胄江東憲

昔皋陶之告舜曰罪疑惟輕刑故無小朕率是道監于祥刑欲有乎反謂寬濫也而御寬殺人者劓天而不死有司失指乃以縱出有罪為賢使彼殺者入地而御寬殺人者劓而不死凡四方具獄來上疑非所疑者十之七八反則

則有矣平其謂何此豈舜與朕之志哉以爾子游溫厚不
苛見稱長者以尔膺胄敏慧克幹是謂世家並付使權往
司詳讞必使輕重諸罰無僭亂辭其審克之庶幾稱職

李健直秘晉漕

朕志平僭賊兼用衆材督府餽糧尤資幹敏以爾奮由科
第即列儒館牙籤萬軸既已飽閱金版六韜又能從說亦
念從軍之久必知足食之方賜對便朝授以使指冀未忘
於俎豆俾寫直於圖書服我寵光尚克自振

王子獻復職

朕謁款真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爾早以文行
擢秀士林胡為中身数經清議寫直延閣惟尔舊朕既遣

寬恩例得甄叙夫古人貴於改過者將以不辱其生豈為
耄期而廢稱道尚思奮勵膺稱寵光

鄭滋題學宮祠

侍從之臣紀綱所賴去就之際風俗是繫爰錫寵章式存
存礼貌具官學殖博洽造養和夷偏儀禁途多歷年所可
謂服勞之舊居閭譽處之休輟從銓曹屈貳民部賢重大
計豈為左遷乃維露於悃辭願少休於散局重違雅尚毋
有遐心

崑山縣静濟侯加静濟永應侯

式觀祭典之文曰山林川澤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古誼也爾神保茲穹阜蓄泄蒸

澤惠于民庶可信不誣有司上聞加隆爵號其歆予寵命
以無失職而孤民望則惟尔休

黄克柔落致仕

人臣齒髮逾邁膂力既愆則致事於君告老而去儻砥再
用不在此科具官既嘗乞身想克靜退今俾復仕勉思忠
勤毋取逸於外祠以見厭於公議

宋唐卿入内侍都知

書稱文武之盛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夙夜承弼其君然勤無違禮言無非法朕甚慕之於諸
常侍必擇而後任又況其貴者乎具官廉介畏慎不蹈過
愆召於退休俾尹内省夫恭顯甫節之事至今人猶疾之

則召强張承業之美豈非汝之可願欽勉服朕訓以永終
譽

某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朕監祖宗之憲懲近世之失於諸近習不偕以權必擇良
然後委使所以保全也以尔冒知文書克自檢戒服事惟
察不犯公議參典禁省以示褒擢夫前人之美惡成敗彼
人之師也益務恪恭稱此光寵

仲偏轉一官

武秩所以勸武功也我國家强幹弱枝是以宗子多在右
列今罪削又思培植之道凡可官爵者吾何愛焉尔既自
外官入備環衛矣以尔毋遺奏加進一階朕非狥私猶前

志也其益思忠慎勉從振振之習乃稱茂寵

今珏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仰惟太祖誕受天命列聖嗣統百世不遷爰自神祖以來隆續小宗之緒封王襲慶遂著國章增固本支其意遠矣今當繼絶必擇親賢具官春秋既高多閱義理仕官已久不聞過愆諭于宗司之言謂爲僞望之譽召自外職俾紹王爵廉使觀風併示榮寵尒其知富貴之難保念驕矜之當戒樂於爲善慎厥表儀庶幾不辱訓言以長守其祿位

孫淦川陝宣司參議

古者大國三卿其一自命其二命于天子自命者猶今之奏辟也命于天子則非在下所得請矣宣撫之任蓋方伯連師之職豈直大國哉凡辟置皆屬朕未及命而惟請之從則亦心重閫寄非苟從也具官整軍經武見推勇略元戎壽府欲藉爾謀夫所爲據鞍宿師者實惟保民力固邦本耳民力一困雖有貔虎之士何所仰食今當熟采其急於此汝其勉之以稱命書之意

王居正改台州

古之賢用人至於可使南面則至矣姬呂父師以聖賢之業分茅列土百里而止德廣於他游及有餘宜其爲政後莫能反也今中州下郡猶倍於古子男之邦而仕者小之不顧其力何恕己之甚歟具官材氣不群服在尒列報使其理以鏡易台自視歉然其志遠往布朕德惟既厥心焉

靖一邦俾無愁嘆慘閑報政予則汝褒

余祐之將轉一官換封祖母

顧復之恩有懷欲報節行之美視典宜褒尒守義不渝教孫以仕含官一等請爲尒榮慈孝藹然出于右列苟可以詔告何愛焉

池守陳規失捜降兩官

賦吏病民甚於盜賊若祖宗之憲必罰無赦乃有罪刑至死而長吏弗察法所不縱予何敢赦具官智略足以扞城忠蓋見於尊主時論稱美遂列從班所部贓偽失廉刺不以貴近而有稅罰庶幾通遐之所懲畏削秩二等是爲寬恩益諭教條以屬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

朕不愛官爵以待有功矧時戰多宜復籍賞以尒勇力自奮久撝論師旅頃在嶽粵嘗建奇績反戍湘楚亦稱勤勞元戎露章請從賞序進加名秩仍分州符克底樓船之績尚推秋杜之意思

仲偏磨勘

考績之法三歲而遷獨於宗子侯之尤久爲君侯祿厚鮮能寡過至於十年而無犯則亦可以涉矣以尒守身恭順不事貴驕作正外宗克有儀矩茲緣大計叙進一官益務恪勤以永終譽

王滋將隨駕恩賞回封祖母

甲冑之臣干戈衛上必先孝順乃有忠勤尒孫不忘劬勞報以封叙用心如此良所嘆嘉其益教之使立効功予用康爾繼此未量

陸冥落職

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奴隸自君又何貴焉然𤩽官職之高洊煩言章之論列醜惡昭著典憲未中則姦貪肆然自謂幸免矣挑直中叔尚為寬恩往慎厥終庶逃大譴

皇叔士勧磨勘

宗藩無吏責故其考績之法俟之歳久久而後計則既陟明而功罷當其淂賞也不為過而益知所勸矣以爾屬在

諸父惟慎惟恭不以過聞至於十稔進官一等尒賞宜之尚勉厥脩以稱明訓

郭仲荀宮祠

陳力就列或告不能均逸同勞當從所欲矧在爪牙之任尤推心腹之恩具官世濟勲勞器凝莊重乃疇宿望深倚為功建兩纛之威儀分四明之符竹帷籌決勝未施虎豹之韜尊俎折衝已怗鯨鯢之浪方資卧護遂以病辭諒非避事於危時姑俾奉身於閒館往近藥石益專精神尚啓閫聲之思重煩據鞍之勇

張順換翊衛大夫

夷虜無道國家之讎父兄不還吾德不釋具官嘗從主將

經鉏堂重雕

捕禦酋豪雖未成擒亦見忠勇遂進官秩用勸

張宗元轉官

臣服其勞君施其賞非相為賜也上下之交施報之道如此然後稱尒以尒才識精敏政術通明比從軍麾宣力陝屬王事鞅掌不已于行忠勤具昭可無嘉勞序進官秩既已有功而見知勉趨事為尚思無德之不報

魏安行改官

守令民之帥帥一有不言則吾病民而令於民為尤親故朕尤知意爲尒為政有方率職無違信惠既著百里安之使凡為令者咸尒之如吾何憂乎邦本之不固哉嘉賜賛書寵畀京秩勉終課最嗣有裦陞

王居正降授待制宮祠

朕待遇近臣進退以禮若公議之有班豈國法之敢私具官名從退閑浸被任使入則周旋臺省獻納論思出則畀付郡章承流宣化自初遇合既有休聲遠毀譽之相摩亦恢據而自信茲焉請外曾未淹時屢閱彈章頗疏舊失有無於此汝實自知少黙近班尚仍次對往分祠祿深鑑省循夫正諱冥若自修惟責躬可以遠怨名浮於實如雨集而濬盈行顧其言則鶴鳴而子和丁寧以訓善後是圖

某人追復待制

朋黨之論明君所患閒也東漢禁錮逮於五族終成分裂之禍唐李報復投諸遠流徒增跋扈之勢天啓朕心深鑑

經鉏堂重雕

前失雖覆轍之難救庶後車之不顧故於在籍之沉冤盡
復平生之故秩所以明示好惡垂戒方來具官德緜類升
嘗論任言責論新法之不善與賊卞爲深仇遂遭誣詆姓
被黜逐昔也忠賢之士同麗丹書今爲甄錄之恩再詔清
議皆予之崇遇何死生之足論

張嵲秘書正字

朕惟喪亂以來文籍散落屢詔有司網羅天下救失舊聞
又選英髦分職讎正考古以建事育材而待用兩有異焉
爾賜對使朝策文制苑辭藻溫潤議論正平擢寘書林俾
益涵養夫有志於世者立德立功是謂不污若夫詞章末
技非予所以望於多士也爾其勉哉

李光知平江

士有直道而行懷忠不二憂心悄悄雖屢及於諸謫明哲
煌煌終弗移其志節予所尊用人無間言具官趙㮣端方
識慮深遠氣剛大而無撓才左右而具宜頃在靖康書司
言責備殫精神之感昌開比附之私事朕累年周旋中外
望實愈著時論所歸茲改付於大部仍漸還於舊職財俾
民遺吏觀緡輯之方設理政平嗣有褒揚之寵往欽予訓
益懋爾庸

揚種直秘閣

吾所幸州郡四方輻湊人衆事顯貴於靜治爾佐制大府
風力敏卹使朝賜對所陳有取俾寓直於中秘增別乘之

光華是爲異恩勉思報効

子劇贈咸德軍節度使嘉國公

生而顯仕既敦睦族之恩沒有追褒乃厚飾終之典具官
本支偽望肺腑懿親知爲善最樂而脫屣青紫之風以恃
古爲賢而指情狗馬之好謂宜壽祿遽爾湮淪當戒屢賜
闕之時本皇郎卿念祿武流芳之緒良爲盡傷特故賁以
疏榮秘情文而示寵齎埋掞越當帥閫之雄權名壞分茅
列公主之貴爵下以慰爾子孝思之請上以昭予家悼叙
之規英識尚存欽承無斁

張嶠直秘閣移秀州

武陵於爲畔界於湖相控制壘往以捍兩露昨以官吏貪
當政煩武重民窮爲盜于此六年招徠之初正賴綏撫政
命守將其任重矣以爾練達政實無適不宜翻津巴陵未
究材業往臨新治善樹循之寓且圖書併示光寵無使令
聞少損於前則予汝嘉異優爵賞

崔邦弼轉一官

良民之心畏兵爲甚勇將之烈殺賊爲賢爾久從師徒頗
有紀律往捕反寇克奏成功序進一官用爲勵賞益思自
奮以取寵榮

劉大中中書舍人

朕惟舜命九官簡言而盡義商盤周誥煩悉而盡誠凡代
予言宜尚體要具知惻怛之意形于播告之修厥惟艱哉

執充稱任具官好善如不及守身如奉盈列在諫垣多直
諒之益出將使指有激揚之功臺省踐更聲望甚美爰自
東筆試之演綸議綸持正而弗阿文詞務實而有補往即
直拜益觀遠猷

閭丘顴叙官

朕恭虞舜眚過之道凡諸臣自陷于戾者待以歲月得用
敘原忠厚之志也以尔頃緣保任有弗審詳鐫被貶黜又
涉稽慢併坐黜削亦既省循積復舊階庸示矜貸過而能
改可不務乎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

康事之寄武取高選若時宗子効効官于外者無次遷之
文可謂重矣具官以英皇近孫叔父遺表服在南列遂膺
此除尔其恭順自持閱習義理以責輪為可戒乃能保其
榮祿矣

王亦特叙娟衛大夫

朕祀明堂大賚四海凡有宿愆咸與洗滌具官頃提軍律
不能馭下縱逸部曲害及郡縣遂從遠黜兹稍甦叙尔其
自省往過深革厥心思報寵光勉來効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

古之典刑者莫非孝弟吉德之士逮其流弊則苛刻而寡
恩非其性然蓋不善推其所為也尔孫職自法家能篤道
義之念切依王母不殊陟屺之情願以一官歸上恩號緣

經鋤堂重録

爾眉壽吾用嘉之

趙椿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

人命至重在獄國之大事在戎分職置官慎選其屬爾椿
其明慎刑罰體予好生之德尔淑問其飭除械器備師學
侮之用往丞而長毋怠厥職以称選任之意

許元宗知台州

士君子有所蘊積然後能安於遠閑遠不克安而以憂世
名自汲汲求者衒鬻之道朕不取也以尔頃在靖康已服
大職十年遠外放意山樊廉靖康求諒非徒尔名對使庭
言足聽聞俾班内閣之華往試臨海之政夫民所利病在
尔知之宜熟矣勉布朕德以觀尔成

饒守董枉降一官

官無大小職無内外食祿受臣咸曰事君職分之中而有
不舉則其處心積慮反於弗恭可無懲用存大戒具官以
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亲出領郎章不聞報政按章来
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力竭力於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
瘝官於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思循省毋重後悔

周綱措置收糴轉一官

建官設職使之趨事而赴功事功有於職饒称無豐而後
以賞誘其速其末流國之所實乃民之所病朕甚非之然
足食足兵欲伸志義於天下非急功利也人効其才國賴
其用奬勤而示勸豈異時借濫之比哉尔頃持使節儲轉

經鋤堂重録

有勞民無强羅之嗟吏謹輸將之役雖尔康靖無意於邊官而以身率人亦體國者之所樂為也尚服訓言益勵乃守

倪愈知州明兼沿海制置

忠資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郡雖人無競時克堪於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為之氣截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扼疆通勤江之藩輔鏡虎星羅於要害舳艫鱗次於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略安能折衝俾尔裁制之權要尔樹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

朱震中書舍人

昔者周穆繼南征之後而無討賊之心至於平王為東遷之君而無興復之志觀其書命於成康之世無異君子是以知周德之衰矣嗚呼有能宣吾惻怛難喻之情如奉天制書以助中興之烈者予具官學博而遠深行和而志正以道獻替簡於朕心擢陞論語之司兼卒金華之業尚賴昔學論教如初無士以得君為難服之待尔者厚矣論思潤色尚克欽哉必無娩於古人乃有辭於永世

王蟜秘閣知溫州

永嘉為郡介乎山海之閒其士則學道而愛人其民則勉善而易使苟無君子斯焉取斯朕命守臣奚取不慎以尔稟質忠厚有學有才所臨之方治跡必最輟自郎選為我

經鉏堂重鋟

出牧升華中秘式寵其行尔益以古之從政者自期使治効有加於前日乃稱予意可不勉哉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

文昌諸郎一時遴選非有材業㫋可冒居以尔吏治詳明向公奉法命曹掾事備見勤勞因任所長往司支計益思自勉以稱寵光

張宦秘書郎

麟臺置郎參治書府衆務雖非文字之任然自昔分典四部通掌三閣處於無競之地多為起家之選實雖清職非才不授尔修潔博雅達予聽聞數奏以官克孚衆譽往復新命益覩器業之成

劉大中吏部侍郎

惟用武之時入官者衆而經兵之後冒法者多說迹謬譌謾無稽考用寬則濫尚嚴則怨天官貳卿可不得其人乎具官守正篤義無所往撓踐更臺省之久備形獻納之忠縱從祠閑往試小壘昔章陟剛腸嫉惡則偽集退聽在曠介然自守則選司畏之汝必儀矣侯吾訓

賈若谷成都運副

均輸有無上下俱濟計臣之職也令以理財自名者嚴刑峻令督責郡邑取目前之辦幸賞而去耳吾民何以堪之尔材諝有聞鎖餉無門元戎剗上故漕益部夫兵籍不加於舊而調度之費歲倍民力不勝其困而料斂之勢日增

經鉏堂重鋟

朕心憂之汝必有以處此矣欽若訓命尚勉之哉

郭倫潼川府路提刑

民之多辟非在位者有以致之乎比其麗于刑也又怨而不察欲百姓之不冤難矣目投使指可不慎乎以尔明愼愷樂政術通敏肆予命尔詳讞一道必也故犯罰之毋赦如其不幸犯之勿害一付於法無容心焉則梓潼之風雖在西南數千里之外若朕親決其曲直豈非尔之美歟

李健廳副牧光州錢粮轉一官

夫所謂克復郡邑者擒其主守壞而作之使疆封無虧民人有恃者也弋陽之克亢戎以功守牧閫亦服勤輸將使軍食弗缺亦云勞矣可無賞乎序進一官益思後効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二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三

王縉監察御史

惷府置糾察御史進居言職之漸負中外觀望爲朝廷重輕其任亦難矣以尔忠信愷悌才識俱優更練事爲所居可紀俾綴郡寄往冠惠又夫善惡是非出於人之良心自古至今不可泯也然直言不聞毀譽亂眞則爲國家病有甚於三辰失行螟蝗水旱之變朕所深畏也若夫有司簿書不報期會之故廉按常職耳豈朕用尔之意哉

韓駒轉一官致仕

逮時取位亦既蒙榮拖疾引年所宜從欲具官早以詞藝于集嚴附麗非人敲疏異恐中吏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於西清俾優游於眞館庶幾善後以獲令終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復思綸尚綏壽祉

范柔中特贈直秘閣

士之効忠于上者犯顏納說死且不顧初豈有意於身後之名哉然使人至此國不隨之朕所以深監亂原憫掉黨籍盡從昭雪以爲後日之永戒以尔秉心端直抗疏危言困於凶渠追用論頊列職中秘少澗冤使披肺肝効丹赤者知不朽之義在此而不在乎雲之富貴也

湖南漕薛徽湖北漕劉延年並直秘閣

屬者臨遣輔臣督視師旅盪平湖寇不日告功亦惟輸將

之臣光舉胸臆之事進直中秘是爲異恩悅於見知當益
自勵

郭執中秘閣脩撰督府咨謀

疵遺之民弄兵沅沚之間六年未平深介吾念比命次輔
往督師征靈旗所麾不戰而下惟是幕中之畫豈無口伐
之功以示識慮精詳尤習軍事往從咨諏果協戎績中秘
論譔以旌厥勤欽乃攸司益務整竭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

虜賊不道稱兵南寇凡將士有能戮力斬捕者吾厚賜之
蓋爲宗基業父兄憤恥非我一人之私也具官忠勇自奮
頗著勤勞超進官崇仍康郡刺益思滅虜之計勉立非常
之勍則予賞汝又有加焉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修撰與郡

漢唐宗室之盛其文武政事昭當年而垂後世者史有傳
焉居今而慕古今亦勸勉之道有未至耳以爾佐判近郡
達於從政被服儒素之習馳騁仁義之塗數奏以言貫副
厥譽既俾升其秩任又恐以論譔之職吾用是勸爾尚勉
哉好學謹礼以持乃身守法奉公以保乃位則於古人何
遠之有

知宣州趙不群直龍圖閣再任

朕聞有定主然後可責其下以忠有定之民然後可責其下
以化江左之治昔稱元嘉得非任守宰以六朞爲斷于戎
謂久任而非其人何以賢於數易如朕意者吏爲民病將
不終日而去之民所願事將使終其官而不徙惟其當而
已矣以爾宗屬儁茂所治称最宣當歲滿民適安之吾不
忍奪也義圖寓直以示勸奬愼終如始惟既乃心

劉昉宗正丞

宗伯典司屬籍其任甚重仍置丞職處以清流非時俊髦
不在此選於爾於學達於從政肆予命爾往踐厥官夫立
志之士於職務清簡之地進德修業而待世用將有餘力
矣往其懋哉

孫逵大理少卿

典獄賤事也然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
焉則其事重矣朕所盡心而不敢忽也肆於廷尉之任慎
擇所寄以爾詳練忠恕久更事爲必不能審克辜功兹俾
貳于棘寺夫布意迎合以取賞於明縱出有罪以幸獨福
於嚴聽獄者之大疵也汝當以古人自期庶幾於民自以
爲不冤者乃稱予意

何愨度支員外郎

文昌六職即選甚高民曹諸屬司度爲重非有資望則不
輕授以示行能謹飭中外踐更賜對察言益見練達毋鄙
而出納之吝而廢有司之事往懋厥官若訓

李公懋著作佐郎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郡處大雅制作國史文學清選也以

示敎樸而文勁正而通而通列職書林士論甚美其陞東
觀益究撰述使一代秩設後世有考焉往其勉哉以稱明
命

馮覲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參議

九師幕預論議之臣必得智謀忠信之士乃能裨贊協成
事功尔進對便朝所陳可採往處賓筵之右仍加内閣之
名祇吾訓言思事豈竭

張誼龍學知温州

卿士分職已高入座之名帥帥承流爰換六條之寄具官
猷為敏劬業履强民志在安君不悼死生之變義深許國
閫辭險阻之害自陟通班久司大計疏利源而無用足兵

餉而不怨方期協濟於事功何乃屢陳於懇款永嘉山水
維東土之名邦義閣典謨號西清之極選遜爾使親之欲
分吾兵理之憂服此寵光無忘報効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

六曹郎選各有司存而衆建材能以待進用皆異時卿相
之儲也其任豈不重哉以爾克俊器業端良以尔丕問見
聞遠大以尔愷操守堅正或就加於陛擢或初預於東陳
勉楚猷為稱于光命

呂祉權兵部侍郎

朕以父兄遐狩夷狄亂常講武訓兵九年于此思得俊乂
協成丕烈維時武部尤念得人其官才識疏通志在當世
而備諫列知無不言持節本藩咸著聲績践揚既久器業
益宏擢自省聯俾貳兵政若通和遣使之失朕已曉然而
伐畔討叛之圖衆多疑者勿以司存之守而志猷納之嘉
謀惟究乃心欽于時命

潘良貴秘書少監

朕遍閲群材仰稽治道思皇直諒之士共開公正之途人
皆口賢然後用以尔志剛而氣勁行肅而言端久矣踐揚
風高風望澹然安静宴掩旦評簡在朕心召還秘府領袖
群彥雖多圖史之撰談論古先當有箴規之益往服訓命
嗣承寵光

張致遠户部侍郎

孟子談農桑於戰爭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
所先民食所急今百姓已弊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
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若時版曹績選卿貳具官持
心近厚經德不回欵總利權獨推善計輟從選部往佐司
元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罔貽今昔之譏食
足兵强一洒乾坤之憤是為職可不勉哉

李寀工殿改官

朕夙興御朝廷見多士一言動聽賞襃随之非為泛然之
恩蓋將以示勸勉之道也尔夫奉詳慎不辱所知其從易
秩之榮勉懋官之寵

梁并監察御史

朕求直諒之士置諸憲臺於其所言考其取舍以灼知其
心迹公卿侍從多繇此出其或弗稱爲臺之羞厥選遴矣
爾奕才行達於聽聞名從外官奏言有取擢備察史時惟
茂恩其服訓詞將觀爾守

田欽亮改初等官

吾推心魁將倚集大勲凡所奏陳多即聽許狀功未上以
爾名聞總叙勤勞顧從改秩覩其保任之力必無僥覬之
又往服官榮益思報効

孫安道贈三官

人臣克致其身立天下之大閑則宜有褒嘉以爲在位之
勸爾當總兵京輔不屈禍賊恥與偷生失節自同於犬彘
者伍朕聞而壯之追錫名秩用慰忠魂爾雖死而猶生也
可謂榮矣

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

湓城爲郡據大江之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
則守有餘常勢苟非其人也險不足恃也爰擇材望乃畀
待竹以示東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
屢履變故不懷二心夷猶如名姦回破膽自以危行告老
而歸閑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
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於世業斯無忝於訓言

周爲特贈待制

朋黨之論不聞於帝王盛時而起於漢唐季世大舉賢才
之士目以附圖而加之罪碑其効至於戎馬在郊中原板
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深憫之尽滌沉冤激勸具察爲
世永戒具官秉心端亮尽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
蒙邪惡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泉尚其有
知服我休命

靳特文變路提刑

民惟邦本獄繫人命廣朕好生之德實賴提刑之臣以爾
持節選方謹奉憲度忠厚明允不聞過愆其易使華往司
詳讞若冤濫之有則當平反或姦宄之無良亦難故縱式
欽訓命庸副選掄

姜孝本大理丞

廷尉有丞所以佐其長平刑獄之事人命所繫其選亦難
昔狄仁傑嘗居是官歲中斷滯獄萬有千七人無冤訴者
最號稱職以爾明名之後克誠家法初從委用其往欽哉

郝晸遠郡判史

洞庭之魁爲南國患久矣比命大將性蕩平之爾協心格
綠不待討殺剿死之任古人所崇今爲武略非功不授予
用嘉爾以勸有勞勉竭乃心無怠報國

知師道謚忠憲

古者死而無謚至周之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衆貶予奪
莫之敢私百世傳爲甚勸大矣具官世載箝略性服仁義
早親有道以自修飾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

遂坐黨籍賢北伐之誤國黙使退休士真内侵起受師柄
昌言聲討國勢所憑和議奪之至於禍敗驅馳出入以歿
元身四海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忠材兼
文武之資是宜為憲使尔不朽名言在兹精爽未淪尚歆
嘉寵

孟度覩文知紹興府

西樞宥密方資惟幄之籌東輔翰宣允賴股肱之寄具官
裕和而强毅篤實而疏通須時器業之良擢與政幾之重
宣明威略皆護軍師忠嘉備罄於夙宵勤瘁早驚於華皓
念足國富民之大計申畀利權有雪讎討叛之丕圖載謀
兵政眷閱裘封之奏懇陳脊力之愆章屢郁而復來守甚
堅而難奪俾陞華於秘殿姑出鎮於明藩夫豈善心重為
尔志往雖閑閫尚期静治之功肯以殺邦宜共安平之福
勿忘眷注尚服訓辭

任良臣司農丞

大農掌金穀出入國計所資則其屬官亦豈輕授哉以尔
名臣諸孫克自修飭俾丞司稼以觀厥能益勵乃心稱此
光寵

趙當大諫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其君官與世變乃專設一職選之既
遴則責之尤重得其人乃能置君於無過之地非其人則
變是非移白黑為患有不勝言者此朕所以不省因任而
不敢苟也具官乂服諫垣多陳所述厥自朕志就正大夫
之任夫朕躬得失施於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
聰明厥吞閑闔不由之尔當以先政清獻所以事朕毋求
姑賢於近世之士而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

陳古知瀘州

昔武侯治蜀思先入南故五月渡瀘用遏蠻方厥幾出師
絨門無復顧之思今瀘南列為郡縣亦已久矣茍非撫綏
得人則平民猶能是民況夷獠之風相接乎以尔將漕益
部見推幹敏元戎封奏請守是邦往奉教條以壯藩屏勿
謂朝廷之遠而怠勿官箴勿恃權勢之威而侵漁民力停
聞善最自取寵榮

程千秋轉一官

國家法令皆根民之具官吏能守奉盈之典以有違慢而
出一切之政者民用不堪矣兵苟充究其所自予忍殺予
尔能勞來之降者頗衆肆用進官一等以為服勞之勸夫
殄戮治民而謂之有才苛急辨事而謂之赴功者致冦之
道也爾其念茲乃稱寵命

任申先左史

史國典也昔有姦臣專尚私記遂參實録以誣神祖朕用
憤之選官訂正爾總職策府細書金匱是非去取既有功
矣雖時記注秉筆入侍尤資端亮乃可傳信以尔文學行
誼世濟其美老而益壯氣節凜然古人不云乎作而不記

非威德也朕方克勵以是自期若夫有舉不書書而不法
論思之際獨無責哉往欽新命仍卒前業以稱委屬之重

胡世將兵部侍郎

六官二卿侍臣高選古大夫之職也聞事而不聞政大夫恥之然則守繩墨簿書之細而於周公分職之本旨不及知焉豈侍之體哉具官才氣敏達輔以藝文錄持橐之近聯當難嗇之重寄具有聲實亭於師言兹用名還為小司寇令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尓其思明邦禁詰暴亂之道祗佐戎辟勿以有司自處尚克欽哉

劉登禮部郎官

儀曹即事式度殘奏為文昌清望之地必時儁碩乃堪此選以尔文學純茂行誼端飭久於本常之屬庶幾稷嗣之譽因才而用必有可觀往服訓言以光厥職

林季仲吏部右選

銓曹右選於今多事絛除宿弊非明不能燭銓制姦吏非斷不可行司列大夫其選匪易以尔學知原本行有持循為郎文昌才望甚美因能叙進以究所長祗服訓言往修厥職

蘇符司勳郎官

朕器使人材厚於褒勸典司功籍必資通敏之士然後六賞有等輕重不頗以尔名臣之後詞學甚優內外踐更名實相副寵以儒科之目往從勳府之聯益究尔能對茲宗訓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

出布舊除已者列侯之式入陪經幄方嚴一節之趨爰錫徽章用昭眷礼具官職明而行粹器博而用周窮六藝之本原發為事業累四科之品藻名重薦紳自往鎮於海汫恩為吏於嵗崙乃眷服勤之久宜頒均逸之恩名使遍歸副兹虛佇露門勸讀溪闈入告之嘉言瑤館奉祠仍示閔勞之殊渥朕求多聞而建事皆舊弼而圖勲正學以言勿事公孫之阿世責難於我當如孟子之欽王諒克奉承無煩訓勵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

仰惟宣仁太皇太后御簾聽政功在社稷聖獻賢德克嗣徽音益與任姒比隆而高出漢唐之右小人誣毀罔復顧忌天下憤之莫敢式遏具官精忠直道不負言責力排姦賊之計獨謫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凜有生氣朕表章坤德而刊正詩史昭雪夠冤以祗慰在天又取正諫美官為尔光寵使世知公論之不可滅讒慝之不可而盡言納忠之士雖絀於初終得中白垂勸之義大矣

曾懋知福州

雖福唐自割據以來崇尚異端以規利益遺俗至今而未珍名田沃壤歸浮圖者十六請謁行貨撓官府者紛然政化不信民姦泯亂此非帥守之任為人上者之恥乎具官

清修不競恬淡寡求揚歷禁塗踐更內外揩舉處以無玷觀政術而有方式是南邦令以命汝夫使民興於孝弟不失其良心直道而行不惑於邪說此政治息兵之本務也祗服予訓往其欽哉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

昔仲尼無所不學而於疑則闕焉其不疑者尤慎言之故除出丘索考正頌雅而於魯史則有損而不能益也而後之人以私意更易古書者多矣豈聖人之訓哉以爾學識明審趣操端亮書林訂正之職宜以命汝古之人正心以正身正己以正物汝服膺此道以懋遠業於刊魚魯之辨又何難哉

葉煥復待制

西清次對儒學高選時方右武亦以賞能具官起從久廢之中往當一面之寄總闕政術頗著勤勞俾復列于近班以有光于藩翰尔當益戒前失深圖來効使清議之無貶也可不欽哉

薛弼劉延年轉官

尔等分使兩胡軍與不乏列職中秘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為未足也維慶賞與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靖共

郜伯溫殿贈殿撰

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如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間哉維光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尔以孝謹為之子維光正弼光公著純仁道德勲賢表儀百代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況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賁庸示儒林之深勸

王縉殿中侍史

朕慕帝舜達聰而聖讒說好問而察邇言託耳目於二三賢責之臣使司天下斂舉之實苟非良士孰副吾意具官疏通篤厚練達世務擢自臺察寘于副端越次而升時綸維允夫辯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善人病焉小人怙也君子以是為御史之責也往祗予訓以增憲府之重

何掄著作

自宗觀而後時政闕焉不記朕廣攬髦士付以制作閱歲滋久成書未上使右文用武之際來世無考可乎以爾緯見洽聞詞藻清麗名自西蜀入直東觀其服訓詞之寵肆觀良史之才

董將刑部

昔漢高以寬大除去秦苛法三章之約民至于今安之固不以殺人者不死為德也我國家本仁尚義法之所制民自以為不寃遠然寧用事之臣析言破律以舉首之似亂

刑名之實流弊至今而未止朕欲變而更化久矣爾強慎明恕為時望郎即以次升列職憲部其佐而長監于籌華使輕重有倫不蹈前失以稱予恤刑之意可不勉哉

錢業都司

惟用武既久都官之籍日衆能否真偽朕疑其淆而不覆也循名而進之他日安取官闕給是哉以爾茂文郎行審為察吏兹服新命列職司僕必也參稽成憲跡理近弊使無壅積偽冒之患以昔之察人者今而自察然後為稱若餘所典亦罔不欽

董年少常

朕以孝弟之情未伸雖郊禋大祭毋敢以樂若夫格宗廟

以一民志訓軍旅以嚴等威謹華夷之聘好示天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必得鴻碩之儒與朕三禮厥任豈不重乎以示文吏足用勁正自將出使觀風不畏強禦召還數奉特　論據經兹權貳於奉常實一時之妙簡爾其深惟天秩之意以丕承明訓直清夙夜尚克欽哉

范直方閣憲

用刑者疑而後有讞議濫而後有平反若夫縱釋罪人謂之陰德使良民無告訟獄不公此豈朕好生之意哉爾敷賢之後輯治詳明擬從天臺往按閩部惟閩之俗明恩雖尚氣義御失其道徂詐亦興往慎刺舉之權去其臨民於罪者朕將閱奏牘多寡下酌民言以考爾之賦政可不勉哉

梁燾復資政

惟元祐大臣咸有功于宗社黨籍天下冤之朕夙心以次昭叙豈伊丞弼尚闕贊書具官勁節深忠遺時委質有犯無隱夙高謀爭之風同寅協恭遂格平康之化巧言既作避衆不還行直道於三代之間吾誰毀譽考公議於百年之後彼自受憎逆扶故官恭朕峻職者也賢哲之士俱麗丹書令爲湔雪之恩再光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

朱震轉一官

典謨訓誥皆古之書筆削春秋著先生之志其文雖史要

世為經朕仰奉祿謀恭纜祖武覽裕陵之實錄悼私史之讀言譬大氣祓之興或掩昭回之象乃詔郡彦國次舊文具官學貫九流趨皇極會歸之要識深五傳窮古人作述之原頃預編摩克明去取兹閱奏篇之上彌嘉汗簡之勞十九年之勲德既昭千萬世之楷模斯在祖宗有慶非出朕私爵秩所加式爲爾寵名附不刊之典實彰有永之辭

陳輝直龍圖閣知泉州

七貧閩瘠異時調斂不及爲惟泉南負海有舶市之饒未嘗罹兵革之禍於今爲望郡然造舟艦鬻僧牒以佐軍興民不無事矣而貴寇大掉出沒乎渺茫其患方滋朕所以南顧睠焉求良二千石而付之也爾學修而行潔志靜而

慮周臺省踐揚恬然自守推此為政必有可觀者矣高直
延閣善撫吾民治最上聞褒典異旨

楊時贈四官

自聖學失傳道無通統紀以佛老而亂周孔託六藝以文
姦言總明才智之人溺於空虛而不知安宅蒐瑣蔽蒙之
士安於卑陋而莫肯遺喬高明中庸析為二政學術既壞
興替通之具官躬稟異材早覩有道德宇和粹望而可知
其賢事修明用之未究所蘊方立言而後垂將以道而覺
民邪說漸排正途斯闢朕念說經之益爰深憲老之懷而
天不慭遺邦其殄瘁已詔有司厚賻恤之礼又給史礼取
辯正之書茲畢懋章更加榮秩用作興於多士以表著於
斯文

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

若古有訓大享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群彥
以俟選掄爾等行義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甚高
俾掞武於英經其雖書於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富貴之
心則涵養惇厚心著事功之美淑慎所止明聽朕言

范正平贈直秘閣

朕觀士大夫守正者必疾邪為惡者必遇善方詐力取勝
則小人有時而肆行及公道既伸則君子豈生於久屈順
天休命吾職則然爾志操剛方孝義有聞以小吏而抗大
姦終守其節遂陷黨籍德名愈光朕於元祐之臣苟賢且
忠不聞埋微咸用褒秩所以申廣勸戒非爾一人之為也
死而不朽豈不在茲

余應求江西憲

陰慘陽舒天之大德五刑五用所以憲天閒者典獄之臣
罔燭厥理舍姦庚法謬錯從寬使柔善之民冤憤不伸於
朕心有戚戚焉爾寄身直諒久從閒曠所養宜厚矣俾持
憲節往慎析衷而況江右列城半罹賊害昏頑詿誤亦兩
有之必清心迪智則下不敢欺必推恕及人則刑斯無濫
克若予訓豈妄汝嘉

某人司農丞

自昔寺監丞貳進為臺省之用出為郡守部使者故非材
効也已著不預是選省併以來用人不次幾於輕矣然誠
得其人朕亦何愛于爾學术有用留意乎世務往試大府
試才之始也夫為委吏而會計當聖師猶盡心焉可不勉
哉

謝惇德上書改官與升擢差遣

朕好聞直諒有益之言雖小人怨詈猶惕然康色以受之
而況所陳中理者乎爾為遠邑小吏騰書來獻議論可用
賞嘉乃心既易其官又擢其所任非獨為爾之報蓋使忠
義之士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予以善也

趙子潚判西外大宗正司

朕遺家之多難思宗子之維城眷求親賢分典屬籍推吾

惇叙之意助成信厚之風以尔天粟浚明吏能超邁有文好學蚤讀元王之詩近義親仁不忘穆生之醴累緣進秩以得過亦既退閑而省慾艱難備嘗蓋德俱卲召從遠外遠迎持克慎之心入對咨詢慷慨多可行之論用還舊職俾正外司抑抑威儀往篤本支之慶振振公族庶幾盤石之宗

周葵殿中侍御史

朕惟祖宗盛旦斯民直道而行矣猶汲汲於求忠良開言路剔令邪說趨利而作毀譽不核其真辨政事則規一切而忘遠功論人材則以一眚而掩大德至於九法斁三綱淪國家安危所在則未有能正之者也然則居耳目之官

卷十三　三九

非難不感朕之聰明為不易耳尔學修而行美有意乎當世慷慨向乂令庸次升勉竭乃衷毋忝明命

詹至郭執中進階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膺公克奏殊畫是資爾識慮端詳預聞機事第功來上式畀寵名思稱異恩可無來効（執中云尔識慮端詳謀謨有補第功來上加進崇階）

陳彥中轉一官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官屬咸有勞能具官材力敏強克總行務第功來上加進官聯思稱異恩可無來効

輔逵馬師謹刑辯舉與郡

比命虎臣出平寇盜凡在將領咸有勞能尔既克椎鋒又能撫納（師謹云尔期會不愆益於指納　辯舉云尔敏有才能恪恭師次）第功來上寵畀郡符思稱異恩可無來效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任

廷尉用法天下取平為屬者未聞審克之譽而有徇情出入之譏朕思得守正不撓者往革其弊尔為佐理卿見謂諳練請爾乂於其事諒非私舉矣謹遵法律將考尔之成績

何伯熊改官

尔以學行者稱于西南而達於所聞名對考尔有足嘉者錫以考命易其官榮謹守尔身將有任使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

卷十三　四十

朕念恢復土宇莫若內修爾青江湖實繫良弼及褒揚而懋賞乃謀畀而辯榮嘉哉誠節之彰尚矣義方之効可無寵錫以表慶覃某氏懿範慈祥清風肅穆他靡守志恪遵斷機之規為子擇鄰遠繼軻親之識浚伏孤忠而許國尔能萬里而移書不形姑息之言純是激昂之戒行光往諜福萃高門王珪之交友皆賢周宜有立陶侃之功名寖盛可見所原膺移君封以華邦號昔先正作股肱而泊蓂榮執此如維沖人慕父母而報忱功殊未建益康乃後用相戎家

席益成益利州梓夔潼川安撫置大使

朕自南渡以來不忘北向之念慨昔者經邦之多誤中原

原宿盜之未平下拓兩淮中收漢沔漸規進取期殄寇讎乃眷西南地連關隴猛士如雨待強矢之機岷山導江有襟帶之勢內蕃王室外張天聲非得傑才曷勝重寄具官器度疑遠智術通方入預政幾忠義嘉屢出當方面威望孔昭勿辭泝峽之難往總幹方之寄況益部之甘棠不剪而渭川之草木知名吾固任於世臣尓盍勉移於忠藎昔孔明治蜀光照古今以集衆思存該教之心以攻己闕為平賊之本故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處經事而知其宜茲委使權仍如職序思蹈前軌期於有成

向子諲江東漕

古之大夫老而得謝則不復可任其或壽考康寧時之所頼亦不以年及而聽其毛去蓋知足者一身之事而用賢者國家之計也況能齒髮初艾精未悴才智足以周事為氣節可以壯形勢而乃確然堅臥以必退高為失出處之宜非朕所望也今江南之民困窮日甚以豐凶相半之歲給雲屯待哺之卒將漕充使非尓孰堪無執小讓久稽成命能副期待之意是乃世臣之忠

蕭奪右司

左右司置郎文昌高選宰相之屬也彌綸闕失裨贊庶務非取其奉行成事而成已間者典籍散亡人有求於法之所不可者六曹與上必付都公而以其情先擬所決抱牘叢進請占書之習以成風是將何頼尓才識明敏志操端

方所臨有權宜任此職必使廟堂之上無過舉胥史之志不得伸當官而行何疆之有

何慤太常少卿

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者有礼樂以節文仁義而導迎和氣也自昔承平既久人欲肆行而天下秩不建以致雅廢之禍今將撥亂世反之正則凡礼之所不可不為與其所不必為及夫流習承誤而當損益因革者亦衆矣秩宗之任必惟其人以學尓行明粹智慮詳謹茲踐宰士擢貳奉常其思訓言往想乃職

趙子渲江西運使

自軍旅之興九年于此土宇未闢而兵食日衆賦於百姓者悉矣既不得已斂民以養兵則亦豈可厚兵而殘民思得通材付以利柄庶幾土飽而歌壤敵於外民安其業守邦於內上下交濟是惟難哉具官才叉優游心計精敏久於閭故患惠允深自初名還逶迤以進及此委寄辭避靡寧先聖不云乎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江西之地寇旱相屬往思欽職務稱師言

李迨兩浙運使

國以民為本以兵為衛令輔弼大臣詔諛均節於上而計司守令率職供億於下日不皇給兵故之以深陛其方必得公勤智能之士以總輸將調度之計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猶庶幾焉耳具官才置強明吏事肅給盤根錯節游及

有餘至於理財尤見推許今二浙之稔國用所資而嗣歲之豐天時難必都漕置使莫如汝諧職思其憂以副朕命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三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四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

本兵宥府幾務寔繁前之所行後以為列視已成事詳處厥中必時吏練之才乃副使司屬之任尒議論明發才周事為朕思文正忠宣肇啟戎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儀式有聞尒宜以奕世之所傳恭今日兵政之治否告於而長宜曰小補之哉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

朕之用人必內外劇易無所不試然後其才之宜否均見不疑尒頃由為論超列樞屬柔懦退默不露其鋒褒揚和議之人以贊本兵之政吾國知尒之所存矣俾聯內閣出部郡符更觀所為尚服休命

吳革福建提刑

任力者必勞逸相半然後所任不屢用寸亦然苟勤其才而不閑其勤北山之詩所以刺役使之不均而歎從事之獨賢也尒屢領漕寄未嘗辭難軍不乏興厥積既茂稍從休假俾按詳刑咨尒七閩僻在一隅大盜之後已漸安堵能使獄訟平允民謂不冤刺舉無私吏知所畏則尒之職亦不勞而稱矣

李謨知潤州

維京口重鎮自昔南北之際必謹守以固國今城池高深天塹截然其險阻之勢自如也獨以數罹兵擾民散不復

經鉏堂重録

而供億軍師之費重困遺黎是守險所當念者可不務乎尒學優而仕揚歷有聞曩在北方嘗著干城之略蠢爲甫使高足食之能蚓尒卿邦潤爲比境又嘗攝事恩信已孚往祗厥官勉建勲績

朱震轉一官

朕惟帝王之治求端於天本天理而時措之後世用智力判天人凢曆象授民之妙散爲術家至於閏餘失次攙捷無記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大者也具官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於道要得其本元屬曆法之有差視笑家而叅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于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勤是謂德賞往其欽承

陳葵將作監丞

朕卑宮陋室不敢少安營繕之事編省久矣而大匠官屬猶存不廢者意將反復中原則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之制有大其而後政舉非爲冗設也肆其命尒往丞于監勿謂無事而忘職思

劉大中四授祖一官

蓋聞木落糞本水深則回德善之修既覃其後裔孝愛之報必先于前人天理固然朕心所尚尒質直而好義泛愛而親仁言行信於鄉閭氣節厚於風俗財輕士重教子起家遂生闕孫靖共正直居朕左右爲國羽儀會修史而選官顧蹤思而追貴特屈常法旌其念祖之心尚有英知歆此漏泉之渥用爲世勸豈獨爾私

汪應辰改官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尒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利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爲舜何難焉苟以利爲義其去跖亦不遠矣尒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

趙伯牛湖北提刑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賊軍史緣爲姦訟繁政煩民不堪命乃相保聚以迎歲月今旣蕩定吾加惠焉按臨列城尤在良吏以尒才藝之美性質之厚用付使節俾司祥刑問俗觀風舉才刺否尒其正身率下寬刑省苛勿庸喜怒之私惟民便否是視庶幾遺黎知朕德意安其生業往思勉之

韓璜廣西提刑

朕閱諸道讞奏病厥威奪貨頗類紛紛未嘗不中鋳憲曹再三欽慎矧八桂二十餘郡遠在數千里外大姓侵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尒庶明公介學道而愛人爲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惟力去其爲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

馬擴轉一官
比命相臣皙護戎旅九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略從衛
曉暢軍士事服勤于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联用為衆勸其
祇新命茲務遠猷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朕以世雖未復軍政是修既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
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賓嘉謀之有賴久虛
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辯周旋登於
塞上更事已多脫詰議於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
當勤勤而罔辭其次對於西清以承近於中旨尚詢黃髮
勿云旅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王權轉一官
寇犯王略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於衛國
勇可冠軍總虓虎以前驅鬬貔貅而盡獲淮壖不從紀律
無詳超進兵圍用為衆勸益思遠績別對寵光
吳超等轉官
寇犯王略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於敵愾
勇克摧鋒戰艦孤騫賊舟盡覆淮壖不犖紀律無譁茲以
郡符錄人公進官職起用為勸衆
李獬直太常博士
本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於儒士歷
世以來背為清選罔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
惟寅伐議論屈服於諸儒禮儀不專於胥吏是為稱矣可
不勉哉
陳得一賜通號微處士
朕稽若上古治曆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
高步異家推往知來無一不合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
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
潘良貴起居郎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欺
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虛其選時克當之以
爾翊建守身冰霜冰勵操達於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
朕所器重入聯東省異若諸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

順不獨俾司於記注實將有取於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
寵
某人贈立祕閣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
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究慎而次
第褒恩寔惟懋勸方來非獨有憫於既往者也爾得所附
麗名挂于籍閱世之後清議皎然茲用追錫以中祕之美
其視為讒邪竊富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遠矣尚服明
訓增爾之光
孟某贈直祕閣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藝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成

而式夭於斧斤遺彼霜露匹伯既盱尚且歎惜況佳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比我懷如何以尔天質茂明有志自立以積學為富以敏行為貴雖我昭憲光后慶門所賴秀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華貲儒林妙選今以贈尔雖死而猶生矣

某人太府丞

外府受賦國用所恃凡厥官屬非才孰宜尔來自遠方是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明之典

某人改合入官

屬者臨遣使臣審如何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尔才學行治克膺臣薦諭賜對便朝審如何舉俾易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

某人加職

朕選忠習之士佐議於軍師又時親攷其策畫以觀中否尔以識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於用好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昇禁序益思厥績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廬陵之俗喜爭而嚚訟賦輸所入乃甲於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戎遠屬也赤子流散解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於舊習俗而利弊乃甚於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尔才置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茲俾對剖有言勤恤進班延閣往服郡章推其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撫循千里之最

吳玠贈三代

朕方用武西顧秦隴爰有虎臣為時而出居東鉞建牙之位武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屬崇祀於合宮用軍師均恩於遠蜀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德約自修沉潛帶經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乃克昌厥後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戀書以重褒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速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殁而未泯尚克歆茲

人臣忠力自雖奮起孤單速其功績既昭官尊取鉅則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蓋欲為服勞者之勸而示天下以積德累善之必有報也具官尊祖母靜專閒淑嬪于令門流澤既久啓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孫付以節旄杜重陝蜀令官數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易俾嘉郡往英厥壤歆承茂恩

朕祗率舊典禋祀總章五福之敷廣章於民庶四蓋之恵下及於裡閭矧時伏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遠繩祖武克享宗祧爰有彝章豈忘追賁具官祖懷寶不售種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之孤傳位最寵懋書中貰用示衰榮俾致告於烝嘗尚無忘於至祗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於其子孫覩焉材力忠
勤能扞門戶之冦謙恭謹畏周于典憲之文富貴不離其
身以克光大勲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㦤考矣䟽榮
上逮厥有國常禮賚方頒追褒可綴具官祖母行應議矩
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群申錫賛書揚於
庙中服兹寵渥
盖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侯其功而
褒之既褒其功以是爲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自愍
有加寵位不次授奨忠勤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以待
臣子之心於是爲無慊具官父緼材抱器雖不自見而其
後嗣能績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克大其門

惟爾教忠揚有慈慶明堂大卿賚典致隆貳于官師名秩
尊寵尚其如在服此茂恩人子愛其父母孰不願於顯揚
人臣致其勲勞乃克膺於追報得預兹典豈非至榮具官
母作德懿純慈而能教錫羨流慶在爾後人兹有事于總
章廼均賚于存没許國之忠既効終天之念不孤豆籩致
隆那復大隧之㦤青沭贈賻改卜小君之封尚其靈明服
膺寵號
部伍致衆猶家人僕妾之蓄原野陳兵積穀扑撻懲而大
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道資
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刲雷慶賚可後褒封具官
妻懿淑令儀歸歸嬪勲閥婦職㭍順母道慈嚴尔夫所以

能忠於君而臨其下者盖有取矣山河象德湯沭君封祗
服恩榮永宜家室
馮氏爲太孺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尔孫仲服左右列乃能請損小君
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咨尔馮氏其服寵章勉脩
德慈仁永綏綏眉壽
韓治贈官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功拓福澤所
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称德美名獨彰
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禮賚國有故常申
錫寵靈以昭幽晛具官行誼甚餙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

典籍是好富貴嬰業而家聲不顛知以義榮昔爲利動迺
不大試尚其後人賛吾事樞畢尔是賴受自宮師之重升
聯亞保之崇加錫賛書聲于其庙豈特大官高位著韓氏
溥家之盛盖將表仁旌善爲具僚立宗之勸明命如此汝
其亨哉
余沭封官
明堂敷慶熟及者老所以勸夫爲慈與孝者也爾以眉壽
克膺此寵其益教尔子移孝爲忠焉
陳現贈父
總章崟祀儆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沒以尔躬積
至善克生于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於從臣以

充胥夫追錫加畢顯秩為尔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
馬欽贈父
明堂教慶存沒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
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既高得用追贈大夫
之責園兵之職併為尔寵尚體予恩
析彥賡贈文
朕御戎衣而憤夷狄之辟開肇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虎
臣克當閫寄屬茲禋賚宜錫慈章具官河曲令門山西賢
將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樞棄惟而遠塞功成
夜帳泰陵受鉞以臨朝未舉金植之寄已靜玉關之柝澤
流裔世有顯人贊于宥密之謀緊尔猷為之緒九原難作
故國典懷用追秩於槐庭以增光於泉壤尚惟精爽能體
衣榮
張捷抒贈二代
祇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內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及
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父而愈著有
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為爾之
光精爽未亡尚克歆受
宗祈藏事霈澤流恩九欽顯揚其祖先孟均式典於中外
某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為女師爰洎令孫入備嬪御淑慎
厥職弗累其宗得拔教錫之恩加貴大母之號申以言命
尚其歆承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時
女御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廢國常某人父德善甚豊源
流有衍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追贈加
秩是為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若古宗祀欽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內外
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賢登
進掖庭光列嬪御觀其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改畀新
書以昭舊號沒而未泯摘克有聞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時
內職視法外庭某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令女
進預內御念溫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仍於盤
貴命書庸示於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
趙禹贈三代
三代王者猶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上
宰翊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仕天下之重仰延爵命不錄
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祖禁德
先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尔曾孫之賢服
我股肱之任爰從亞獨擢拜元輔觀典刑之具美識故老
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京之渥澤煥百辟
之光華尔尚有知可予体命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家室義訓
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大豈苟然具官曾祖母柔惠懿

祥瑞荘静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𣸸之職孔時尊章之
礼不僻用能光昭燮世丕赫于曽孫為予大臣秉國魁柄
不有休顯之敎何以增賁九泉屬修君封攺畀大國式彰
婦道用裕幽顯賛善寵錫尙克欽哉
朕惟心股肱之臣庸濟艱虞之運委任既重礼貌宜優踈
恩及於前人錫寵自其初拜用章眷意仍慰孝思其官祖
太宜懐實況潛福基厚隆以積善為傳家之慶於高閥之
種德之深聿生聞孫作我元輔討安社稷身任安危俾登
冠於台衡推仁於祖廟式昭遺訓爰示懋章頒一品之明
書陞三公之崇秩訓辭褒大存没衰榮尙其英靈不忘歆
識

卷十四

人遺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於祖不朽之功業居
人臣之極地則得追扶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庇君子大邦
以永慶於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姿以懿範歸配
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予艱運爰正位於
台鉉尔有孫廼疏榮於湯沐相攸安宅攺卜新封中錫命
書宸榮兼至尙惟未泯歆此休光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甸
万姓朕開闢否運寤寐英賢爰得宗臣寔諸左右以保我
皇家之基業慨懐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賁禰廟厥
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敦具官父𠃔葆德在躬沉光裕
後道義軽乎萬物然諾重於千金和氣所鍾乃生賢子嘉

𣸸是賴為國柄臣靚百吾之所從相九原之可作爰錫王
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抓突之敎忠嘉百萬之有後三
牲致養雖不逮於平生四海知名斯有光於來裔尙期幽
壤服我隆恩
家宰之統百官職已躋於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於
前人爰錫書用尊母道具官母姿隷淑德來相能令門能
安在積之當迄享充閭之慶以外覩內灼知閨闈之肅雍
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胙之大國錫以論言礼等君
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尔臣工知移
孝為忠之効泯而未泯庶或有聞
盂闡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則

卷十四

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台衮之崇舟楫巨
川輿民俱濟苟非善積深大何以慶流廣遠顯揚之報理
所當然具官纏母天資高明德性宏大輕財重義有能治
于人之功以礼防身纏髮被兩髦之誓三遷而教易世遂
昌拓尔小君之封斯盖大臣寵敎庸慰罔極之念且旌彀
孝之忠賁書褒榮向克欽受
朕為民父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仁義之澤故
選於衆而舉其英傑以佐吾治則於其室家可無恩紀以
慰痌瘝之念乎具官妻行應儀矩化行閨門德則可師宜
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尔良人位乎元
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攺卜名邦以為膏沐往

真厥壞永康後人

趙壕贈官

宣力服勞既致為臣之義飾終厚往宜昭有國之恩具官冑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諝荐更猷為聯議論之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於名秩道推恩於後人存沒哀榮五心慊悰推冥漢能服命書

劉克世贈三代

官為武公入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於追錫具官曾祖實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略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朴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求及百年熟閱增大慶流有衍爰啓曾孫建兩鎮之節旌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古者大名之封於爾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令雖上公家廟上於三世視古為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家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桑嘉莊順作嬪令孫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於再世而不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懋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祐之光乃澤平凉薦爾湯沐諒惟芳職歆此寵矣

昔在周成重正治官三孤貳公其任最重若令臣子以功自致則於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碩於大臣俾顯榮於松廟古今異制典礼維時具官祖氣稟金方家受韜略志吞夷狄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勳名丕顯爵位崇高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克壞舊邦往典厥居歆茲命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汎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師西多北之人又又以齊晉燕秦之邦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舊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疎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績父書方陣圜機縱橫善應五權七略囊括靡遺坐陞孤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躋思上遠諏地改封乃募常山用錫爾社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為子將副子意之所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若古爵齒婦人從夫厥今大臣加贈三代蓋從夫之遺帝非子貴之隨典行之久久世少知之爰因贊書申著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為國勲臣朕既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俾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隸內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高華言

容貌肅躬北慶譽境千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
門之治協臣戒閫外之勲遂睽孤保之崇易宜君封之地
會稽大國汝湯沐焉夫閱其夫之勤榮而勸之以義勉之
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令聞之爾閑習圖書所宜飭以永保
其富貴

盧法原贈五官

始終之際人道大之常贈恤之恩國家之令典期持從褒
又總戎竊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及利達器使其宜
入侍禁嚴雖在右丈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
師徒攘却醜虜形色已臨於乾竇卑安何止於坤維方倚
長城以寬西顧遽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

之助錫官五等扶陸章綬之華既旌爾勞又庶乃後想其
營魄猶克欽承

太上皇后贈三代

朕躬務清禋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尊迎景貺近以福於九
族遠以章於庶民有異姓王實予甥祖疏恩追賁又可後
予具位曾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
實業以滋白如水之源深流長其浸潤廣而莫禦母儀四
燕及渺躬授厥所原寔爾孫子荊州三楚之大國既啓襃
封兗都五服之上將吏中令命庶加榮於英魄用遐慰於
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深榮及其父
父母況予甥族雖國戚屬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官曾祖
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宣
和大練惟爾曾孫母儀四方王爵三代九有錫慶之事又
隆加贈之名東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者我之心惻怛亦
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
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裂
土以封之閎襃以崇之至於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極人
臣之位其於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孰宜然
具位祖陰德不貲流光甚遠逆啓女孫之淑肇開文母之
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令茲大賚改畀周疆藏斂慶
於廟後侈椎庬於門戶以舉中朝之典式昭外戚之榮想

未淪亡諒能祗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預
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追賁
外家恩典之行於斯為盛具官祖母秉德莊靜宅心慈仁
作嬪高門鍾慶孫女覲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深長豈惟
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庶幾少慰於
母儀其輝夏商之舊封往君吳越之大國絲綸錫寵泉壤
蒙休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舊章之本歸撫令
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懷
仁蹈善德厚流光六五黃裳雖爾淑女母儀天下垂二十

年榮戟高門遡不可見傳龜襲紫爾有慶而可貽路車乘
黃吾欲贈而無茆土命社改圖封莫如博平往奠厥壤以
爲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服玆休命
婦人之心愛女爲甚女子之德報母爲勤矧居椒屋之尊
不遠舊章之化適遘慶賚宜篤追榮具位母氏涵太和行
孝行至善肇佳祥而婁月中元吉以承天澤及四方爵隆
三代旨借母懷之愛爰告爰歸于今宗祀之恩式燕式磬
相坤維之大國疏湯沐之新封以隆厚於舅家以昭明於
國典苦靈未泯尚克有聞
昔者西漢王后封其母爲平原君而鄧后以新野爲其母
爵邑湯沐萬戶世不以爲過何者爲天下母而孝愛其親

亦其礼宜也又況慶賚疏恩有國家之舊典予具位繼母
行詒儀訓德蘊粹和百祥所鍾爰有淑女配儷宵極厚載
群生歸寧之化日但追錫之章未愁按圖考地改定尔封
天水大邦庸厲湯沐中以贊書之寵康紓存沒之懷

鼓揚時父揔贈正議大夫

種祀敎恩九大小之臣啻得以官封追榮其先世若夫仁
人君子弄裕之慶顯揚之心而膺此典礼則其榮當有甚
焉具官隱約弗耀沉潛自珍閱躬有敎世之仁種德爲百
年之計是賢哲爲世名儒寵秩閔章上卑稱廟又惟尔子
天不慭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精爽如在尚服
休光

吕源落職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者
以尔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霈恩
旣還舊職玆緣按擧復出除之一子一奪咸尔自取朕何
容心哉往思省愆無重後悔

撫問張浚制 本言撰

卿心存社稷志殄冠讎初膺端揆之司未皇暖席首念大
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益其精威旌旗改其舊觀眷思夙
駕行次上流蔑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
壁之功惟尔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旣定委付得宜式遄其
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論道經邦何獨兵申之

問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本言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內威服四夷
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來國政所當致君堯舜措
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說附會勝經名師帝
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爲仁術以法律爲德政排擯故老汲
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
代者謂之知道剗泰美新者謂之舍變遠其流弊之極賢
人伏竄天地閉塞夷狄猾夏戮食人三綱五常淩以堙滅
而習俗旣久猶未以爲安石爲罪朕甚朕焉昔者世衰道
衰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於春秋以俟後世朕

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說使不淪胥於夷狄剸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絕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令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厥識於抑水膺戎驅猛距詖崇天子之事為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亦惟子大夫之休烈尚明德之哉

行遣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誣詆宣仁聖烈太后欲遣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謂勿使其言施用豈不覺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案寧而復述國論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後患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天在稱朕尊嚴宗廟之哉意可令三省取索見存于照文字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為萬世臣子之戒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四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五

繳傳雱用赦量移

臣謹按傳雱於建炎三年為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荊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顏舟為名入其軍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瞻彥舟因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為亂彥舟不敢安處遂破鼎州遣兵襲敗鍾相又以押送為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掠潭衡雱及未部三湘千里之內公私舟船為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為蘄黄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彥舟出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播弄三尺謊詐百端皆雱教之至於州縣應副錢粮不知紀極雱則公取公黙乞於彥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產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彥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竊自押送為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未推受首推究本末皆自一雱人但知彥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為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者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雱身為朝郎職任省戶所在如此上干國体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

司寇方為称當得從竄置己是寬恩若遇赦丈便許内徙
使懐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慎放流恐非式道
乱畧修明軍政之道一雩永不量雖小所繫則大伏望聖
明深察别降指揮永雩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乱賊之
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南勘劉式贓異

臣竊聞劉式係大脏吏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料
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万畝式每畝科錢七百文
二分納見錢每畝盗一百文入己一分銀折納其時銀價
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
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為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

為兩湖南民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盗其數多
矣當時為監司按發送部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
京師求爲遂行贓異乞移别路遂改送表州看詳得無罪
狀仍還原任考滿而去至今湖南言贓吏者以為首昨緣
姻婭之私冐法改官不依資格注授郤州通判其意以郤
州舊曹盡法也勘已欲報私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
罷任稍快公議今來湖南憲司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
殺害平人為百姓胡安所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
周旋式書達坐一事而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称
鞫勘圓備比至差官録問胡應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
式贓異不承令來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别選官移桂陽監

經鉏堂雜録

置司重别根勘謹按式冐法改官不移資格授通判差遣
則殺害平人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
疑也今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抉權驕恣
可驗臣竊之言矣至於冐法改官不依資序注通判差遣
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衡
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産之家被殺者況寃未伸方建
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姦宄抵
冐頃年贓異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憲伏乞聖
慈别降指揮令湖南提刑司選差强明官吏嚴立近限疾
速具案聞奏所貴劉式不敢倖頑脱免而於無辜干證之
人免因繫淹延俟案上日將式冐法改官等事一併行遣

為惡吏之戒矣称陛下愛民去奸之意所有録黄臣未敢
書行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

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吏官非人致煩賦重所致令治之
之以術郡縣得人為本而縣尤為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
行寛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壞植散群其
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已來使宜辟置
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
詐官負罪奸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
輻湊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況鼎州昨緣程昌寓
借補爲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揚公驅民千令程千秋

經鉏堂雜録

緫之尤當加意選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听許臣欲乞囙
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浅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
官吏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其未出官吏
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勑
批書印紙而称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輙行奏辟及不得陳
乞不以諸般拘碍辟差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恵揀弃兵
夊復緣南畝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碍辟差縣令利害甚
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宣諭官明橐乞封龍母五子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决寃獄則甘雨應
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畧也不修人事而
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政也宣諭官以數君德来
民瘼為職乃為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為
夫人爵称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称龍母五子夫人何物
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無乃反常失礼為後世笑乎伏望
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為急若政
平訟理民無愁嘆和氣所召必有豊年更不得陳乞廟額
崇修滛祀以為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
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臣朝殺妹該赦

臣取大到理寺備坐夲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夲朝與田與
叔夲和尚夲和尚死夲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

禾阿劉不與夲朝夲使田下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
赶趂夲朝夲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夲倉
娘以禾擔竿赶趂夲朝夲朝以鎗刃决着阿劉脚面見血
其夲倉娘又以禾擔竿赶趂要打夲朝夲朝以鎗柄隔閗
擔竿决着倉娘左肋辜限内死即是夲朝闘殺其理甚明
又況阿劉是夲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夲朝三從妹欲集取
未曉之田禾已是無賴其叔母恐為所奪用擔竿赶逐初
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
赶逐要打亦未嘗及身而朝以鎗柄打之致死兇頑不睦
事可按見臣以莫大於人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
深切人情共悪有何可悶若從寛宥顯見罪重斷軽非公
共之法伏覩明堂赦文十悪罪致死不赦其夲朝令准條
於赦刑上定斷更乞朝廷詳酌施行所有録臣未敢書行

繳吳升遂使

臣謹按吳升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
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
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
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夫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
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令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
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乱反正之道乎昔者世道
衰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
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莫法謂何莫嚴於討

賊矣陛下至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中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乱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吴幵逆使指揮下皇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吴幵等乃得逆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別降指揮其已得逆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吴幵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爲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繳內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礙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垜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當也有何功績乃欲遇特旨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爲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若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事禁內習効一官苟能称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披堅執鋭舍爵策勲之際小心謹節者知而不爲也倖門一啓他日必有求爲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爲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

經鉏堂重錄

免徼倖又以示群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爵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傅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補導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器質薰陶德性以副陛下茂見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礼記文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同稟之於天先

聖先師則尽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於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説則毀父子無君臣泯乱民彝爲世大害自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乱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爲矜式非所以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爲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欽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轍習罔在不初曾未初建資善而可輕有過舉乎所有錄黄內言有此畫一一件未

經鉏堂重錄

為允當臣未敢書行

繳劉仲僩復秘閣修撰

臣謹按劉僩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声律則為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宜為也其所轉官則錄安業精熟及修道籙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詳應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說計秘謀附會奸悪而褫職至於勤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赦恩尽還官秩食邑宮之祿僥倖甚矣乃敢陳狀祈求復職無耻之心未嘗悛

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臣未敢書行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産減年

臣契勘諸州常平主管官依法到任一年取會稽託功過及措置利害窠熱考校分為三等職事修舉顯有績狀者為上等元降指揮即無定立賞格戶部令却引用守令考課入上等知州減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法比附常平主管官到任考校入上等課績賞格與韶州通判宋普減二年磨勘施行契勘守令考課終任德義有聞公平可称奉行教法催科不擾獄訟無冤農桑墾殖屏除奸盗賑恤

困窮考課居最方獲被減二年磨勘之賞廣東一十五州歲賦苗米止有二十餘万石韶州又號小郡所管四縣地瘠人稀戶絕之産能有幾許時暫根括有勞何能作册供申即非難事安得與守令考課比乎又况常平法主管官每月添給食錢十貫文若不修舉上件職事可謂尸素今創開此例則二廣其他小郡一一攀援無有窮已啓僥倖之風亦足害政所有宋普武年指揮乞賜寢罷所有常平戶絕田産亦乞別降指揮立定根括頃畝財産數目賞格施行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經撫庫官

臣契勘經撫庫乃祖宗時優恤遠方給降見錢陸万伍千

貫度牒三百道付廣西經畧安撫司充本息專備宴夷犒設支用自來安南三年以次入貢比歲有朝旨只就本路峇賜雖是諸司應副錢物多是不肯承認全仰經撫庫排辦津遣及邕欽連宜觸等極邊州郡判撥支貫鹽綵生料亦於經撫庫出給乃是一路事體最豪全在得人經營廳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使致傷壞失遠人心為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荀見知衡山縣吏能固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路賄廉聲無聞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上件差遣切慮李弥大未知子細有誤薦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

奏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戶部先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報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尚書省送到戶部狀吴錫章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粮数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令項樁管听候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奉聖旨依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减放租税多方存恤猶恨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使令湖南漕司令項樁管將安使民從出哉若謂已將吴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飛只合明言候岳飛移軍日即據吴錫元來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廣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所用錢數也漕司以應辦為職若遂通寬奉承重有科斂以候朝廷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將用欲乞別降指揮下湖南轉運司取問每月應副岳飛錢數支用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緣軍期一時賦斂即蠲除雖為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早歲之餘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

臣竊以湖南昨來民聚為盜止緣守宰貪賚政煩賦重所致今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補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磨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祗應弟子為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役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衆集擁路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以逐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內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橐箧及私其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搖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頼其悪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概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授名湖北漕司使俾奏辟知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瘡痍視今軍雪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慾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剌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

令宜卿先次赴任已士適月相見遣民已在呂礦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每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有舉緣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出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心之望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繳馮躬厚特補蔭

臣伏見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生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責降明未敘復人不許奏蔭躬厚未當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所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許蔭補指揮臣不敢書行

繳郭東知台州

臣竊聞郭東奔兢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貴譊趙野李孝揚毛才李敲之流遠觀臣以其所主東之為人亦可知矣頃附權貴躐躋郎曹朝路之間指目為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徽州州素號險城群盜周張琪作賊雖入徽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侵犯之意東乃挈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止間輙造行在權貴又為之地降一官且復兒勘叨竊宮祠之路於紹興寄居娶富人女為妻厚納奩田其子赤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夸耀於人略無羞惡搢紳耻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為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彙以循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郡所謂一暴而十惡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繳劉𣪊潼川府提刑

臣竊聞劉𣪊係蜀道富家以貲賓厚帶厚結王黼乃自小官賜出身致京秩躐躋史館遂玷郎選當時有黼𣪊之機帶劉之號蜀人羞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蔭補為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盈則不當改宣教郎出身既盈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罪與差遣不知填何闕供送不明事迹詭秘其合比附討論無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遠今又委𣪊以一路提按之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遠在數千里之外民力已困監司之選由不可輕𣪊既能數千里之外無恥納賂於貴權必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𣪊始豈可以重外臺之寄慰遠服之心哉望伏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

臣竊見陛下加恩元祐熙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

凡預祿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
意而乃來時僥倖犯義曾亡無所不至若先正國者是已
謹按正國於故相忠宣公純仁爲李子自廣東轉運判官
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
闕漕臣吳思拥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
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判一郡畀桐廬則又以謂
由監司爲大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遂回城外去欲陞擢
每語人曰猶直子方尚得爲郎而正國反不如也今走半
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藉藉咸不謂然以外臺
耳目之寄牽勸列城非鮮廉鮮寡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
存批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此其党

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
九四資盡欲棺其諸子之外在孫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
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
世祿而不世官祿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
當擇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祿
足矣而爲之擇官至于再至于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
公論之所以不平也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
上拖幾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倣亦非所以恤故家之
門戶彰顯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
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繳王義叔黃顧李膺復職

經鉏堂重鋟

臣謹按王義叔宣和中因緣後宮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
被譴斥建炎三年爲防江制置閫虜兵逼近黃州引舟西
去略無措置火過賊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沒官
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
貫入官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
著矣黃顧昨守揚州叔事黃潛善兄事黃潛厚璟璣論撰
公論鄙之虜兵入寇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懷
祿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惡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
則偷生苟全虧勁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錄哉李膺守虔
諸縣百姓相扇爲賊膺與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
城郭自以爲功爲民父母隱蔽賊盜賴奸之用主藏之名

監司按劾班證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群盜
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爲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路吏
非不任使略無功用但有罪愆若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
才一青兩蒙褒寵者無以異焉恐非迪簡多士旌別表淑
慿之道又况延閣中秘祖宗所以充宅俊人今使庸愚賊
晦敗事致冦之人寓直其間污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
之不以爲榮而懲勸之具廢矣所有詞頭臣未命行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讀
臣父某時爲給事中以勝非盡附黃潛善馴致南渡及苗
劉逆謀勝非位居宰相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乃衣

經鉏堂重鋟

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患叛人讐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懷天下遂具論列雖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期考勝非後來罪慶兆致言章天下聞知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欺君違父為世大戮伏望聖慈務察别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再論朱勝非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壻王黻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黨也自其為小官

時文學行治皆為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銷時相主之雖猶且提挈不行出為南京副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否着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具煩瀆請畧言之南京胡值號勤王被虜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尚子禮拘留送獄驗其文勝則經由南京勝非學與批請以資其行子禮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羽翼急檄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汚張逆詐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為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如此若未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継而謟事黃潛

學鈍堂重錄

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虜其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駭南嚮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祿畧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艱損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顛然援唐袁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狀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致非顏歧張澂等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修所称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方凶不是過也為勝

非計尚以何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拔擢又以宣撫司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當為宰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遜為辭避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謂勝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儒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勝非而不江淮貴則奸憸私事懼辦惟陛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無仇然怨上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偽命臣寮又為黃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

學鈍堂重錄

諷臺諫官論綱僞忠時綱爲湖廣四路宣府治狀方著圭
無過衆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
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
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
子諲深懼曹其密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爲非
所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黄叠傳掌瓊闕黄龜
年司制命劉棐爲諫官王祥爲佐使汲引親黨秦澮陳桷
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爲時義所與乃用劉棐黄龜
年章疏所稱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
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
鹽家睒爲提舉坑治而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

戰不亦大乎益勝非外寛内忌陽敦厚長者之状而耳聞
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
人所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壁守禦官恨孝
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乃傲然端坐視城垂
破而技又爲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勝非所以深喜
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罔席益與擢善則道義使薦之
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黄僭厚是聚賄亂政偷盗府庫之人
李郁是行苗傅劉正彦建節白麻極意稱贊之人顔岐是
同黨替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激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
理尤重之人王安和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
爲國產禍之人王孝廸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

賊毀帝業使戎馬在劫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
以爲失職之士星象所謫者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
聞之莫不大害駭積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忘力疏寢罷
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爲而勝非敢爲者乎康執權闒
茸汚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黨與己者乎必欲收召再
名三名廹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
列内外皆其親厚陳蕃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給謂人乳
母而不持服兄死殯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
之後凌辱其國若至死又以陰計謀害其姪此蕃爲人大
桀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爲宣撫使即辟爲幕屬九江
而繆政多蕃之謀及再爲相遂差蕃監吉州權貨物偷盗

官錢嚴時路遣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刑建言
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許供蕃曾任提舉遇遭刀箭手
蕃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宇爲
仕宇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靜江通判值勝非遣
宇廹母自賓州過桂府銖者以到來之尊不顧廉耻出城
數十里執杖磬喏於國太夫人輪前粟覆起居行數百叔
步然後是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聖德之
先除銖爲湖北盬者以爲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陛擢
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賍吏也勝非以妹嫁
之遂詐改官除郎州通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致獄
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勝非

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龣異害殃于連良善
百姓至命未畢式奮以三千緡賂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
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土豪姓湖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
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陰與郴冦交通據有
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為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賂
賄之貴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毋由茶陵
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侍然後以兵
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
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㝢者鄧洵使
臣也自蔡州擅興徒趙剡南朝廷就除京南鎮撫不肯受
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為守付服之昌㝢

兇殘不能綏撫皆取民之膏血以賂所部及厚遺過客凡
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日
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
也勝非與昌㝢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受靜江遂
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揚么已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
諷李莬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
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義叔家姻事既
成以都司處之張顔術者常以弓刀奇玩於夏卿仍為之
轉返來根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
狼籍不法為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
判千里者

奮勸勝非命進馬進勝非以其忠受於己亦為宣撫屬官
千里受降賊賂遣引為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納結夏卿勝
非再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
族也其人污濊茍賤不為士之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為臺
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為官屬意籍
外岳權骨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鄙宗訓之為人不得已
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贓盜自盈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
州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為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
百姓差怨張毅者嘗為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
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穀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
者嘗在道州嘗道縣懸贓汚不法曾以妾奉唐卿二人皆

蒙勝非封還姓與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
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軍公幹差出其
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
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群辟書批四關陞又
回江州軍中緊名冒賞循承值郎在任獄廟尚恐三十箇
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獄廟許以三年為
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吏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
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
百條也自庚戌年秉其退從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三
四年間秉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謹議使誤陛
下於忠恩澤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魄遺啓龍納侮畀

致去冬犯蹕之事其塱邦斷國一至是武臣竊謂宰相之
任佐天下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負
獨天之罪陛下寛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効非爲
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謂如前所奏
閉通内侍諂奉將帥宰龍堂吏沽譽牽小尋以欸熟無忤
持禄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
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
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計責重勝非獨相逾
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弗張天下自爲目爲勘當相
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
天子之日命得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秘殿
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禄賞刑失當弗天下之望大恩章
寵數体說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体
尊重人以爲榮施之非宜則被寵得者不以爲貴而名器
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駸駸驛騎一日而馳千里是致溧嚴
握豈其曷亘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絶
足仍有說銜竊轡以智爲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
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
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爲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
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賊自懾事干大
政所輕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
臣不任犯顔惶懼之至

經鉏堂重録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五終

經鉏堂重録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六

上皇帝萬言書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上
書
皇帝陛下伏觀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
意右岳鄂左趙吳越安危利害不詢羣臣臣時駭然不意
淸問之及此何者　陛下自唐錢來奉江寧也有詔曰以
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啓建之意改爲建康
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
懲維揚之禍遣奉
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
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
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
思念至于旬時　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
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
則具負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輙陳愚見不避斧鉞
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
仰德義之廣大冀功効之可立志觸冒之難恕惟　陛下
留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今
臣所陳不免追咎旣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擧措大失人
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旣往之失不可追咎不
可不改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
淵聖皇帝之命出
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
亟尊位還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
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南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
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
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
方且製造丈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
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
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
頽弛淮南豈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
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
節次十餘條皆所謂擧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國
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句踐
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致
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怨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
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衆衰微缺絶之後竊竊因
陋以爲榮拖拖爲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
陛下計當如何而黄潛善汪伯彥顚岐顧以乳嫗護赤子
之術待　陛下曰　上皇之子陷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
休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　太祖勤勞取天下　列聖
競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煙之虛闕爲畚鍤
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
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

經鉏堂重錄

踐漢光武之比乎初本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
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不令行
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廵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
在人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
不更徹以救垂亡則　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　父兄
之責之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羇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
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策頋　陛下一切反前失而
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廵
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悔經涉変故僅免危亡
蓋上天譬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金賊以狄猾擾貫
汙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変夏俾臣作君朕義不

戴天志思雪恥　父兄旅泊陵庙荒殘罪在予無所逃責
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
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荊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
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嚮應而
嚴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
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龍雖遂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晉
雖失饒財序貨必自竭輸　陛下九所欲為孰不如志其
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
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
古昔圖畫志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
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

害相敵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
耿南仲何也　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
欲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
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譏譖
頗曾解紛亦緣　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
淵聖嗣極逮遣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遠至城
下邦彥諳諜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
重方奉檄虜出命聞六飛堅守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
邦彥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
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
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

信　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
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
愎膠結穿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　淵
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　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
所不用其極氣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年乃
數年而尚無効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
志四夷必并吞歸滅以廣大侮亡取乱極其兵力而後已
中國礼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乃以虜退懟
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耜罕豈有
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
則是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

哉伏望　陛下明燭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
命之弊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悼公征繕立國之策漢高迎
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
㤃必鬪之志沙漠之　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令僻處東南
萬事不競納賂則孰當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　二帝號
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違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
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
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搣　真宗曰當是時寇準
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　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變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

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　陛下
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
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
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令典章文物一切掃
地百司庶府給為盡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
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
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
人則所謂磨勘封敍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
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
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視行在支費
每月無慮八十萬推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

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　太后
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卿吏而
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
之其虛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以切省罷　陛下奉廟社之
主提兵按行廣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侍從臣寮師
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
著明者而操綱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
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
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
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斡斡然於支
具瑣益之末務耶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

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体貌崇重一聽其所為
亦必深相提策物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績　陛下
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
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弱率而丕變之者則在
陛下務實効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晉
戟大孰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
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
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
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或因苟賤求進之人
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
文也聽受忠吏數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茍狥於

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
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勤或內惡其切直
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知必
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期得是人而任之然後
待以恩御以威結以成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者乃任將
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
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
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
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汁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
營居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眾所畏信者以
董其部伍申明紀之制以變其驕忿悍悖之習大抵如周

顯德年中世宗命我 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
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
身降敵則戮其孥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
無所別擇一切容著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
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
習繫翫虜之人所為紀律蕩然雖有將帥不敢自保者為
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
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贓以除民害雖單旅驗動
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
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害吏沮於下班以
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賜軍則厚衰其錢數

弓弩才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
辦困擾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
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保土
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
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間
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
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
相大臣畢畢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
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
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衝量之意吾方挾持虛器
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 陛下留

意實効勿愛虛文於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令宿衛
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
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
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 陛下自將之天
子之軍既强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
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
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
項甚易 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岳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
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 陛下以
不能一日而舍之表路桀驁日以滋起 陛下以孤立之
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

爭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質此旣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旣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旣不敢妄動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群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執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 陛下以雪恥復讎爲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兇不義之徒圖將斂衽側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旣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年郡精選萬人各揀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椽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邵靖於見數峒丁中實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產文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爲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爲之急亦不可不爲急之助 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弃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爲之必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 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强虜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應之曰自虜入寇已來國家歲歲好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壞民屠不可勝計宜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梃之下哉惟在任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旣於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於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難用兵之勞費則是受不當征苗啓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壹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爲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廟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爲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箸而歐

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度亮欲經畧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　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荊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漢水為他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行四通五達易入於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亦壁敗亡幾於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弃拖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脈通達而綺可至川廣之富猶皆外府易以拱挹其北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但獨以為不可焉蓋為　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而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纘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强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　陛下之　父兄在虜中固無恙穹廬毳帳臭惡雜聚其衣服飮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閒　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惟愁苦屈

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如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者方欲導　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甘心枉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　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遷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　陛下而敵為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穰鄧山州郡建置官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　陛下提此兵江淮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提及之餘民至于荊襄規措置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荊襄為重陛下方當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策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　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帝世王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綿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屛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睽睽然不惜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乘己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

滅絶之後夫漢高欲爲久遠無窮之慮非爲其一身也以
謂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
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 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
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皷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 陛下
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
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嘗進言恫疑虗喝以恐動宸心
故自南郡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虗喝忌之意相尋繼
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齊家之美
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
疏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
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獻戡難之功者漸爲
茅土之制星羅而碁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
綫之緒使譽庸知 趙氏之居中國者尙如此其衆旣失
而得復者非獨 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横心亦
異姓之逆謀歷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
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
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
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
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 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
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靡然忠
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
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以任而

經鉏堂重錄

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旣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小人
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
已時然則 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受爵祿以
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
顯著之小人稍〻類聚其未至則名之惟恐其不來其旣
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
賢之意與 陛下反正之初絶不侔矣 陛下土地金帛
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
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
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 陛下之家法亦不肖
治賢此熙寧已後 陛下之家戒深揣當今日否塞之氣
充物於中原陰長之痲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
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
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
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
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
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
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此乎翹違以收運籌指蹤之
功 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
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神師道之廝役況望古
昔名將乎而偃蹇驕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尙或未能豈

經鉏堂重錄

敢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説論以
上欺　睿聽慢辭倨礼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乱皆文臣
所致耳敵人方强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
文不矜勤其衆動則潰々則盜々則掠々則官反復循環
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　陛下
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内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
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
寵而不驕々而能降々而不憾々而能眕者鮮矣臣願
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礼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
重於此使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
必有能爲　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爲伍

韓信猶羞之況儒士乎參本内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
汲黯之流風折淮南多得肅驅騎與惴々然於長戟大馬
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沸
其勢從臣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
卑也然銜命出使則序節度司具橐鞬迎本朝沿此意郎
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上之九此盖欲尊重天朝習民
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侍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
仗聲喏而過呂夷簡爲相日有管軍忽遇殿前年老望遠
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爲輕
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盖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
礼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　陛下不爲別異表著是自

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則紀國家之二事
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
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石安
以老佛之似乱周孔之實絶滅史學倡説虚無以同天下
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
用以行事爲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踏規矩守廉隅稍異
於衆則羣朝而族笑之以爲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
二帝蒙辱翠華播遷朝以謂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
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
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
勘皆聽擧所以養勸廉恥抑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

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爲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
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
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
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　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
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者息矣名節者出矣責有白則
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疑者懲
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頹漫日彼必至於
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
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顔博
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
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肸佛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

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傳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
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　陛下何
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度法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
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
大過鄙夫陋儒以致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
澶州與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
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
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皆之逆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
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措兵報滅國之怨耳夫
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
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
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
冕旒之側矣　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
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
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
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　陛下矣
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碁與應破指揮則謂不脫必又
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　陛下維
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
錄責其功効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
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

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
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則治天下治矣明主必慎
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
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可不勝
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　陛下宜察其故
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
未然恐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
兵剽賊方羣爭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
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
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
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
貪汙為民害者舉　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
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復不如舉狀示誠留意此事
瘡痍新民於愁怖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令吏部無闕以待
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見居官者
不能勝任迸避患害則求差攝辦之名苟營俸累無復
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
運提刑不以遠近共一季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
到職位姓名各三司之實付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有
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增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
其奏補出官及增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
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歲司一試之仍增時議

閱策各一首精其選少甚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路
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
稟賦也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發之公
論所得如此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雖
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閑納而聽之萬
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徤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
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之天定勝人大
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入日中有
黑子錢塘之變實先無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 陛下慇
懃至厚所以深命用休者不啻矣再 陛下出於屯難側
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
惟揚之比臣民共之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
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 二帝之故所望於 陛下
者非如是而已廼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
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
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
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
路艱阻朝覲益稀郡置遼深命令益隔人知 陛下無興
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能孰止之惟有臣
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
父兄誓報讐虜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

經鉏堂重鋟

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
齊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擇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
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
必無者矣又推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 祖宗德澤深厚
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懟猶未反叛然以
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傳道理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
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
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以獲虜賊之
覘者以此知虜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
然屯駐山東闕有數路並入之謀 陛下不深委將相早
為防遏但欲深尋邃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
回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又忍而無變亂
若不望風胡跳以事夷狄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
吳廣困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
稱中興之治者撥亂世反之正秦之不正而甚亂漢高祖
反之正而興為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為隋
不正而甚亂唐太祖反之正而興為唐末五代不正而甚
亂我 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為反之正者易其道究其
敗亡之由盡更去之循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
其反正而興之在 陛下其並陵遲不振亦在 陛下虜
賊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
興彼之治則 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

經鉏堂重鋟

悪宗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
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十里而為之讐人役令粘罕之强未
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
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領海提封如
自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
之役秦没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 陛下痛惜而傷大臣
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
群賊北連懷衛之民舉與同迎 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
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
而死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
人心未厭 二帝之德何况 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
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細捘悸於長鋏奮臂威於甲兵
舉四海惟 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 陛下斷與不
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令能使淮南荊
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
勢離扰亢擣虚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
為期 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脩上京之廟親拜
鞏雒之神皐迎遠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
陛下於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 宋中興永万年欣
懷無斁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
絶哉臣本踈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吞未擢侍左右顧睞
之温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一為口實重惟職司記注事書
言動喪乱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覩寇讎
未殄盗賊憑〻陵鑾輅侵侮民無死所臣於此日得近清
光有知不言有言不尽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
能自已戇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儻或其
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儆
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六終

寄秦會之

其頃於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府來行在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毋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敢孤具書尺惟是嚮慕感激之誠至亦何嘗不在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奉謁覲問處迫此暇日可以曳裾齋閣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吳楚相緬望爲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牛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說暴行横於天下三綱九法淩以煙滅相公見危授命於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於羣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其於放淫距詖正人心息邪說使斯民不淪於夷狄禽獸乃天下所以復望於相公者也側聞閉戶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天降之任德業日新有識嘆而某竊有疑焉蓋謂相公微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釣意之所存也佛之爲道蓋以大倫爲假合以人世爲夢幻其辭蓋遁而不稽貫理從其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皇皇然以死爲一大事九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爲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爲世害蓋甚於莊老之彈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詆詈名教謂劇秦美新爲達權以歷事五代爲知道其効至於風俗大壞胡爲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圮中原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團視不以概於心以爲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爲逆拜讎虜庭君反國安行而不顧奚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礼佛參禪非突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一大論爲假合以人世爲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表方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想忠赤追錄圖任搢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益深則相公於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於遯世之賢材當盡知也於奸邪之情狀當盡窮也於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於恢土宇除讎逆之方畧當盡講也凡此乃臯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魯先生所以貽後世非笠乳以寂滅爲樂者所能知也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措意也者被香水海妙高峯編參互攝之寓言曾何足道乎往時書見觀文李公與相公書論華嚴與大易無二其詞宏辯困難窺測而某竊欲置易曰三代而上聖賢繼出於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後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其人矣而極溺狄梵出生靈於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朝之寇公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表法之書而後能也方欲欲請決於李公而李去

長沙某也於心終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向佛乘益歸於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鈞如相公猶有取焉則於自任天下先民左衽之意無乃終始本末不相坐乎某未獲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為不善忘於輕千里而告也願畢其辭則俟它日惟相公有以教之千冒鈞嚴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絕外連之株恙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記耳不足為相公道也然既降之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為賊而為守筆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為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別將然近世鮮有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循情憚衆從而封養庇雍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司若皆如張錯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撫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碍者許官員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為民父母其意不謂然即奮奏乞今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者曰無人願就處不知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聞照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任之人而委之其矣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於使

民不為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絶尚跨四路出沒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為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重加以任詎建之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為最獨免執來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寨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州久合仍舊為渠陽寨前已具聞盟杳常平悉當權廢諸司事悉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省則事省而加賞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雖有夷狄叛臣內則有擁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圖以私怨減降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諸大將名為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於天朝誑上行私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朝廷虛增軍數以取粮帛詐為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听自副二而下徧置私人軍无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瞻大費將何能久以是為安乎而況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仰食一不足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內外則曳甲北走不然散為盜耳必至

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親之兵可以自朝廷指蹤令
閑祁超一軍又為岳飛所併而仕士安吳錫郝政王宗等
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効而為之也
昨來正璞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主將不善易之
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其任之事則又甚於此矣以是
討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歸朝廷而其牛畜未
必散之料種也自建炎初載黄相國用招安之策流毒几
年尽變祖宗軍政使天子自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
更制二志仍在則兵戀于議者之紛訟也昨蒙教賜似以
軍民為二道厚於而薄於民欲弃五谷養生之具而日進
鴆酒烏喙切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

而含己用善以動功闕失為平虜之方則相有意於孔明
烈之某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
期於有補乎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曰謀遠徙杭竊以
為不然夫維揚盖由謀之不臧而非為避之不早也而用
事畫議者多以宦官宫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竊美官
心實憤耻之遂具囊封曉過失陳今日所當先務者傾展
殫盡不敢多綠毫有隱於宸聰之听亦歷幾萬分有一不
辱知遇言雖不孝亦不蒙譴盖主上听納之聽裕於昔時
而閤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人祗命至池州

經鉏堂重鋟

忽得宫祠之請某勢不得留遂復丐閑併沐俞旨間關去
國胡虜繼侵犬羊腥膻亦漫吳楚虞闕虎幢入援張大宋
之大舉者以日為歲中外所且茲承總提秦甲已渡漢南
扶持國威天下幸甚閤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賓僚
又多奇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某夙已顧冝刻復跡遠投
機應會又非迂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辭
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
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
子必退小人必慎名器必講武略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
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必非所以
撥亂而反之正矣然和人用事則此十必者必不行何則

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
為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
餘七者叠叠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
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於其家也金帛非損
於其府也子女非出於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悅用事
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倫則立異姓則
事逆賊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歲不征來歲不戰日斷一股
月斬一臂剜膚盡肉椎骨及髓雖於敵人得計於國家最
病此議不息雖微夷膚其禍機陰發不在金寇之下也夫
建都立國伏惟閤下既有定論其不敢知竊謂奉迎大加
西幸課秦以圖関中者中興之宏規也屏蔽江淮增重上

經鉏堂重鋟

氚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則行不可則止因時
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則在乎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
末事有先後苟爲倒置未見其可令緩急之序其既晷陳
于前矣具瞻所屬非閤下其誰任哉某遠迹林壑職當緘
默尚兹喋賣爲知矣

寄趙相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輔以置道繼庸邪之後以宏才當
蠱壞之時天下舉然慶明主之英斷知中興之有日賊臣
不道挾虜稱兵原其胎禍非朝夕之故相公戡此大難必
有成畫而得諸道路有可疑者自詔書既下聲罪致討不
知華輅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傳宫者已遣衆
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閱廣者數又甚富審有此計非萊公
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以有
必以收心人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白至
於去留除授兵馬應援命令不一衆所不孚凡此數端恐
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項者廷議熱安江沈但欲南趨不圖
北判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稟受指蹤而後
師不繼援輕名還即令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迥全無保
障李成孔彥舟等諸知洪潭利使若武六飛邊幸兩越則
賊必留兵屯守吳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
閑舉國避寇輿輸挖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
業者乎荆南鐵卒不滿數千鄂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
爲要害緣曾妄改守臣令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
昌名爲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爲二廣
之蔽關羽所爲取湘西杜預所爲通零桂而孔明所謂利
盡南海者比於諸處是爲完實而所恃者吳錫一軍六七
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全
楚所賴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未聽
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崇試之不可去荆門趙宗印之
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德安也用人如用馬因
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頗在趙冀與
爲敵及爲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王不泄逆大臣慮
四方躁皓之李慮不及遠徽南郡之備專意下流於是杜
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吳錫之奔三相八桂之地矣切
乞廟堂函念所顧者相公啓沃主上深發獨智克舊神武
如光武昆陽之事以三千破賊拏六十万豈亡衆寡不敵
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虛心而用
之如謝太傅淝水之績以一謝元卻苻堅九十万豈云彊
弱不侔再安宋朝永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歟某待次
山間無緣史話東閣於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
能數叙點愚者慮大抵如前又於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
惟宏度必賜閑納萃輅征狂庵徙勤止敢請精調寢餗上
副倚毗

寄張樞密

近承逵鋒甚峻天鑒孔昭切計許國精忠闡命引道不特
運事梱之傷宜遂膺爰立之求中外具瞻日溪明制然叛
賊匪茹蓄謀累年而朝廷燕安不為遠慮一旦禍發所忽
舉國震擾乃是智者無以善後之際趙公既當政柄閣下
復被圖任宗社存亡豈不在兩公之手乎昨來反正之初
忠臣義士所為裂裳裹足願立乎朝廷者以主上進幸建
康有中原之志其後佞臣諛媚更互取寵但言退避不務
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通叛受侮考之古訓
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
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使懲艾既往改紀國政闡
中興之運也夫以陳叛君其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尤恥

此乃勝負之決要在策畫之堅定不輕退轉耳昔苻堅以
百萬南伐其事晉如石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說
也若知前日諸公所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山東太傅
獨以何道而談笑制勝哉閣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
人自期必不忍龐龐委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
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竟辟猶病人常情好見其所長
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於是臣其所教
友不如己而阿諛求合之士日湊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
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已善為而卒
陷於迷謬破敗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謀獨謂吾之過
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親敬正

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於扶顛持危興衰撥亂
無不知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於事為之末
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明大義振群醜
中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相書中望梱密一
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聽而並觀也夫不待下問而
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効萬一耳仰惟宏度必賜開
納

寄折帥

其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遠迹久不再瀆並
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此南邦仰寬西顧恭惟神明交
相台候萬福切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冠接境軍饋頻

業奸吏因之反為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餘習至於
每下則有甚焉枝葉既萎本根將蹷加虜寇之出沒三路
加楊么之根蔓兩湖非由霈兵實自郡縣政煩賦重民生
無聊坐使善良化為怨敵與兵屠剪于此累年賊則未平
民祇愈困封疆日蹙和議猶乖雖行聘好之多儀未免譬
屯之橫貫勢須厚斂以佐大農而此魚肉之民又類牛山
之木萁迸踐履仍厭斧斨月引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
寬政必坐之興所以赦令丁寧徒成文具計臣罷軟立被
譴何歷攷自昔衰亂之時亦有乖暫維持之政而其樞要
全在人材雖人難知聖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素蘊憂國
之丹誠固嘗參決萬微鋪張有敘陟降多士器使具宜方

晛兆中興尚淹稽於成効斂此大惠施于一方如決江河以潤尋尺惟是有識見彼遺黎式觀舍取好惡之端深思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里閭愁嘆之聲動于戈戚休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遊刃有餘早逆外庸歸秉元化某向奉勑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向賒於溫清而無曠縱素祿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奉親屏處潤壑考槃乃值鎮臨礼當造請路幾千舍江陽三湲玟望旌麾輒伸牢牘言念著誠去偽乃古人處己之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洛目謹罷煩文尚冀聰明特垂亮察輊寒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毗精調簡焉

寄張德遠

春間象賜鈞誨書有詢問之言方時相公獨運廟堂進退賞罰導動天九所舉措諒皆安先雖欲進說亦無所及今化鈞在手已逾半年以功効考之所以賢於去歲者固不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於富貴權勢必不得已而無所慕羨於雖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所報復於異論殊方必虛己考納而無所嫌忌於親戚故舊必視才選用無而無所黨私於諂諛遜志必求諸非道而無所悅看然後誠心果昭公道果闢則所革不侍已日而孚又況半年之乂哉孔明發李平廖立設齒無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令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公而畏威遂利之風日盛士

經鉏堂重雕

大夫以結舌相戒鉗口不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能成不世之功者振古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高天下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憲無遺策善不可加之語洋洋乎鈞听所以虧損德業者為不少也往時人材之不善既已黙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既已更改要使異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無可議不為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權在令行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之本意也惟恕其狂愚而取其忠焉

寄趙張二相 詩已見第一卷

某承乏支郡尋常無事不牢輒以牢牘上勤咸覽聞之道

述衷有不得不以輒于鈞听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濤有相望未知信否若某無之何乃人言藉藉萬有一之其功為二公不取也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後及二公竿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蓋聖主欲歷試群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乂任焉耳二公登庸于今將三年自比年任相未有如是之乂者也聖主既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効于二公今也六師方長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之可不猶無耳與目之不可偏廢也何為相望於細故而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有不得於彼而求於此有不得於此而求於彼彼此交間

經鉏堂重雕

左右掠賣以售其說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俗求之協和朝廷自非皐夔伊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偏黨鮮不惑矣若不爲此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府首以左相之賢薦於上其後右相伏鉞遐竄謗書流聞獨左相不以爲然奮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退閑之中非朝相爲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儻得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而不見節省民益力困而裒取未已毀譽益亂眞而譏巧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辨切磋汲汲爰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蔕肝鬲間布于多士夫豈二相公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能皆同而義理所趣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頃公卿大臣得志據位患人異己援引朋儻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肯相救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煙滅矣而其失是非至今不可掩翳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和猶和羹醎酸醯醢不同而和於味同猶以鹽齊鹽梅而不知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爲則亦廣詢詳覆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凡此不由乎讒諂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听之藏揚已矜重輕人重我之所爲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異乎世俗之所爲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盡進政事益修據斥豕蛇開拓故業垂諸史冊照耀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藺不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愚恐天下有以議二公也某淺識短見不足以知賢往哲之彷彿獨思逢時遇主言听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道義器識爲之本根進爲撫世二人同心各致股肱之助功成身退則千里命駕不失乎之歡若其較計於勢利之途睚眦於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儻幸取勝亦則悻悻然小之爲丈夫必見笑於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某所聞浮淺不諳厥眞然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默而不敢敷露布之才非宜僭辨非陸贄念荷眷待有素又方棄外無與人交馳爭轍之慮故敢傾盡而不疑乎犯威重不勝畏恐幸恕其狂易而察其區區郡事少閒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

寄劉致中書 丙辰

致中兄一別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謀道
得間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
審起居能好安否誠書累幅爲貺荷意雖勤而誤謂某有
以取譽與誇於世此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蚤被任使不
聞善狀爲家之光方遠罪不給何譽之有無乃以告者過
而左右又過听乎至曰恩義未加厚於訖体同生則某所
未聞也某自嬰兒幾瀕於死先祖妣承壽君鞠育撫養之
不啻如己生以至成人承壽君臨終亡無一言惟以不肖
身之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長養教誨曰厚一日必使有
立以不墜祖妣付託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
資以事君常惧不肖仰辱恩紀亡日無以見承壽君於地

下此某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某
大人不以是語某一日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
信之無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致群從兄
弟里居食貧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戶者之責顧
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恝然忘之此不待鄉黨朋友
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荊州大人弃官躬耕共爲子職比歲
屢稔廩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於盜欵空橐來
湘中食口無慮千指流離漂轉畧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劫
散亡遂盡某祖守訓戒不肯敓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
三見癈黜其於仰事撫育蓋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
免强而爲之以要譽於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
經鉏堂重錄

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己又必稟命而後
行亦無專輙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礼樂之道夫仁有厚
薄義有重輕釋義之重則礼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是自
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
不加勸沮又况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
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不負無乃以利而
言得罪名教乎承晤殊未期增有懷仰伏冀爲道加愛

寄秦丞相書 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弟所以存問之意雖夐絶千里如
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祿無功
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絶賓客指疾日甚裁減書疏

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蒙德宇獨有議服
事累曾且稟從閣吳尚書游郎中皆傳及鈞意欲使自明
乃以未蒙照悉蓋私家本末非外人所知意相公以海行
常礼謂某當然也今不免詳述塵瀆鈞所某所爲辯論者
緣於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緣
過於繼訓收養弃遺恩義輕重不侔故耳過入繼礼之正
也則當爲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弃遺則本生之恩已絶
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爲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
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某三伯父没時某
官建康叨列記注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某行之然
則何遺爲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
經鉏堂重錄

名與行之成立孰加於孝其不成立孰加於不孝豈有喪紀大倫反使建議以陷於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爲愛乎先子非有感於某伯恐爾先子心源澄澈道學精深處事如權衡閱禮如水鑑使其禮命某於先子無能爲役猶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況致命丁寧而反復乎其本五字所志之言可也而向來禪服中須至答陳仰閱朝所者其說則多矣方某仕未顯時人未嘗爲此言其後通班禁闈入預論思而出守屛翰世人所謂宦學之榮也鄕情理分疾勝而忘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群吠所怪衆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所采有決焉耳人非甚愚不靈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

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廢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爲之節文聖人制母服不敢二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期夫豈故薄於母哉武后隆母陰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貫至等議得古已有制命而習俗不之改以至于今斯禮也仲尼爲是則武后爲非武后爲得則仲尼爲失可爲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於母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沒而得失是非不可移於人心是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以義起故叔齊不受父國而孔子賢之常宜成不襲世封而宣帝嘉之張鎧復父之讎而斐耀卿救之溫嶠欲奔母

喪而晉元帝止之蓋自野外綿蕝以來或因時或因俗或因事或因人而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父矣申明衡改尙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也蓋有不服所生天下以爲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爲孝任用至八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臨仕矣母貧困扣門逐去不顧而位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非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況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於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蓋尹席侯小人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罪則棄遺失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錄示所上相公書爲某別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說詳之盡獨造

端三致與未免婉曲蓋伯氏於先伯今爲嫡長子當爲親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某所申請爲妄議者排擊爲當投畀殊砭爲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義變海行之禮律私於某之一身哉竊知相公不欲用有司所定蓋某早自覺快然行之免成大釁相公之所以愛憐是也而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之殊則恐大夫未有以達于鈞聽者此事蓋人倫之變其亦何心誦言之今日披露殆不得已耳伯氏爲親者諱之意正不顧影此一節然衆口斷斷曰多一日其究使必父子兄弟乖睽疑阻骨肉之恩同乎路人則莫不若直言正論以析事理之定于一也彼借此爲奇貨相排擊者誠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己惟義之適義

苟不可死且不辭官於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於君子矣自乙卯年呂常伯之識請客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札顯至先子作釋一篇手澤尚燸然一時群公隨俗毀譽如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器愛者則爲某憂之而莫能主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數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配前古宗賢哲世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旋乾轉坤闔闢万化吾人視之如扁舟行帆在銀山雪障中之莫不勝裂魂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郤道窾遊刄恢恢若庖丁之於牛擇斥八極神氣不變若伯昏之於射大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於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徐若烏獲之於一鈞盖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

能若事其妙也某於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听說式謀者有以見警先子無以異某然後真不負孝之責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礼部太常所定將上於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礼緣人請以義而起某此事常過芳事体不同合爲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音則先子御恩九泉於某也戴德沒齒本宗與伯氏兩房大義堅定搢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搖撼發揚之態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爲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義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矣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又辟商周因爲漢文帝听緹縈一言

言興仁恤隅易笞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体受一女子之惠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酇侯定律不爲緹縈後微且賤而奇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衷而許之懍懍丹赤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遲命

致黎生書

吾友書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於立身揚名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効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謗讟之不止無乃檢身亦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爲吾友誦之龍斷一鬻爵二也听鄉曲之訟三也

夫周市利所入雖厚斂利而行斂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可以已矣世業有嗣者有當改者吾被服儒行而使昆弟習爲駔儈不仁孰甚爲今富名既著雖欲深藏若虛不可掩矣苟若使子弟力田務本取財於天地不爲侈靡夸耀恭儉節用仰事撫育必無不足之理也盖尚侈靡以夸耀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於人求勝則廣貴〻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至於入貲求官以復門戶於是多事矣吾友曩遊彰演見其俗俚〻於財利無復義風每以數笈令幾何時其積貲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爲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玉滿堂而人如其有盜跖之行且旋即毀與家無儋石而

人稱其爲善人之門且享之父安孰得孰失乎夫以學問傺名軍籍以僥奏功僥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冒衆而論事者妄及之朝廷數有戒飭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汰冗即不得遁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爲患又且以失賞爲悔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况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戶當與人爲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必欲必殺力爭祈勝而已沒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忿爭辯訟小民所不能免所其詞訟而决其是非此乃州縣之權非布衣韋帶之職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爲之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顚倒其曲直有所脉絡曷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于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照必有偏數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交爭者既須精忠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懲之是用州縣之權事之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僕智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三事閉戶讀書脩其天爵脫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爲富以義爲榮急於治己緩於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於吾友年日則次一反掌之是耳凡相勅戒乎未嘗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於鄕人爭訟不决於有司而取决於一言自世俗觀之豈非美事然稽之聖人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能斷之事是不以其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仕不由其道也而往者是鑽穴隙之類也入貲之事是不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聽鄉曲之訟是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美乃君子之所惡必矣礼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內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不然致言曰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源奧以拜之豈可藐然弗聽周旬懷壞予古人曰名譽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卞有三年矣比來今聞稍稍於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己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於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於此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忠告或蒙未擇如其不然尚冀見教豈敢强聒以取疎絕也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意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己之學泪於場屋冉冉十春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覔舉其去小人儒持之間爾所少自恃者尚謂乎昔槩乎有聞未能忽焉忘去與得脫跡學校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照武李氏伯仲游已聞有閣下令年識某人云父依幹帳尤能誦記閣下言動之詳獨某恨未獲瞻際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已用方畧足以幹入區氣幹足以興事爲然而識

不偏理而誠弗立焉故於自用妄作之愆焉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蠻陌之邦行矣然而世变万殊不能執中而並應使各適其當則未免為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閤閤下學貫百氏才雄萬夫明光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如謂此某也謹守其閫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弃之域某人為某言閤下亦知其無狀人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閤下之與人為善厥道甚廣也故思自納於門牆是以因某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重研有愧於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冀他日辞不論心敢幸矜亮承閤下方憂居更願為斯文抑情稔礼副善類之望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考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遭為輔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於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於剛而短於柔厚於柔而缺於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理撲而不以一槩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為己則柔而不立剛而塞以之為人則剛而不怨柔而不懦使彼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寛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登撓為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

扞干為是故有商綴旒於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袞於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於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京以兵革定天下國則世祖以柔道行之劉彰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大叔不忍猛而寛則國多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若斯人畏而不愛然莫得其適焉乎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共以某人傑俊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变精察纖密總理周尽而不失之於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於泛蓋時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致也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乃於閤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之知觀能而詳試二郡承流而宣弟之譽播兩道膚使而周爰識之脩乃授以嶺西之藩既收其十嗥減烽之效又畀以南海之印益取其萬艘輸盬之績蓋自僞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為注措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閤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緑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風帆浪舶出没乎汪洋浩渺之間者其程次遝遢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嘉夫偷與健家豪舉杖邑措雜莫不除灾猾吏相為囊橐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於受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羸然則牧伯于是者盖不宜師曹參之治齊顧宜法子產之治鄭然後得寛猛

之分無巍坯之失也竊伏待於下風而听於道途閤下開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母佼傑者如懼乎嚴而譬夫庖丁之技未經肯綮而發硎之刄恢恢乎其有餘地矣彼有廣孔公之刑德並流不能專美於前一方之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遠鋒促召且在旦晚遠方蓬蓽之士不於此日爭先覩之快而形歌頌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齋祓以言跪拜以進惟閤下恕其狂瞽而又加寀目焉冒干台嚴俯伏俟罪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七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八

寄張相

即日秋凉恭惟鋒車入覲神天所相鈞候萬福其久違契座時仰實勤去九月緣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宮祠之命契當就食遂復丐閑冬初雖去行朝間關江西道中今夏才達湘潭侍下傳聞總師出閩已次袁漢即書脩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勳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未覩制書然中外傾心爲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其時昔三老董公說漢王以誠項籍之道曰明其爲賊敵可乃服晋文始霸登有莘以觀城濮之衆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登正脩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竊畫素定以次行必有以大慰蒼生喜絶之望獨恨固陋莫緣自近陪東閣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於刀筆末禮重以洗潰依歸之誠實恃鑒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冀上對濬衷精調寢食

寄折恭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以遏豺虎寄無救援日久情見爲賊所執吞陵三路諜候而賊擾之韓京吴錫本隸伯恭京屯回篤錫屯桂陽顧望環睨而不敢進部使者移司遠陟徒以空次諸張列郡例經殘破臨然自守

誰能合從以解紛難闢宣撫公已躬碩憂慨然受命則部
分將校掃清寇盜救援師之危兵所從出當不惜素而遠
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緑林知用先人奪人之謀狸
道湘源趨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爲名遂將挾人以柄束手
聽裔耶以丞相元勲舊德當此重寄承言嘉謀遠職參決
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逶延坐取譏議何如速奮
威棱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賀道蒼陵撒京錫兩軍嚴兵
候命以爲犄角元戎總中權之重鎮按全城勿使賊鋒乘
勢猖獗然後文告檄縱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

寄張相

昨者姦屬乂擾要路遂致逆賊亂常于紀警報初傳四方
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爲退避之計及聞　聖主獨斷登用
相公下詔親征罪狀反虜人心咸悅士氣自倍宗社再安
繫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驕不用之兵當畫謀有援
之賊以彼下駟當吾鋭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前輕後重
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鼎澗無它奇道難以立功以聞
京西一帶空虛豈無精騎可以直擣宣武之巢穴乎竊料
廟算已有勝筭直欲據却淮泗之衆擒豫試鋒不止列屯
據險苟爲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任天下之重動千休
戚注措非易更望躬武使用心不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
譬哉大然克成中興之烈乃副人願
某學業未成方幸閒處得以討論厲欲使古昔與他日或

有萬一可爲世用而相加論厲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帖
再有柱使之命恭惟　聖主宏度欲座群策相公旁招俊
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兆到兵級遵
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試無狀
豈敢冒處已具奏牘乞一閑慢江兆遺少効尺寸伏望進
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荊南自唐藩在任
日脩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光文千秋二帥攜之慧既出
兵二部不援以至於敗然今險固尚如舊也解潜本合使
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彥令移襄陽則兵必
盡往而所種麥荊南必不得也則薛弼到官日雖有城池
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
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峽中耕牛仍徽瞿塘未禁二
物通流民有所貿矣襄既皆宿兵則荊南乃是内援豈可
無人爲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於城中則緩
急謀議有商量處薛既佳又是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
効耳千一之慮更在鈞念

與劉置參政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大夫雖其布衣之舊一旦相
視絶等倒下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來所爲脩記參問動
静者直以事貴於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報賜伏
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誨言然後
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候萬福謹啓

不宣使家論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從而或以人材之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為今日之患者特於正理不明焉耳矣須波汲其効可見參政所存如此不獨隅方之幸將天下實賴焉所恨僻居出無僕馬無緣趍侍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服拳拳

寄參政

自闔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於欣慰則與有識同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之復俾入侍邇省跡迹實自為論已試不才方且避免召音嚴峻亦既就途冒暑飲水遂感瘴疾陰邪内冠正氣傾促欲再露章控辭未央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於愚陋則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輒形奏牘丐從祠館差自己而去國遠兹六年僑寓處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免食貧自端無庸敢萌過望眷為微祿終損國恩豹然既深必蒙垂念憐得閑局不棄分陰求所未聞證其已學他日參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釣衡旁招俊彥某將曳裾東閣誠未為晚于冒威嚴下情皇恐

邇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迹

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荊南於改付才望重臣仍須兼制路出其盈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齊物斛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湖北以自成而國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號下陽之慮此誠存亡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蒙甞當路聽者竊參政若又為然事幾再失無所為者尚何言哉

寄張相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於已用者合短取長猶少失也在相及相公宏在蓋世運量固有餘矣然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為定而輕盡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泰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光氣略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帥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寧上何用之之淺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為儒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任使大比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薦之于正則狄防有十萬兵之形隱然在大江之南矣

昨日竊聞論使劉子寰措之語尤不勝皇懼某初論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今茲陳謨蜀仁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於軍旅之事猶未之學故於措意尚有未昧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不逮也水

賊屢設且復罷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無可招之理
令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宿重兵竭力民
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事在三湘則當以
馬居中為首其所論特因修城差其親戚為提舉官及多
差親戚在部下權攝耳固未盡百分之一也其人呂丞相
所善也相公何從於湖南自日聞而遙知其無過乎矜飾
按行一方親聽而以馬居中為無過其恐遠方自今得以
輕議朝廷也願相公審之大旱歲事可憂未嘗更逐不才
為民害者亦名和氣之一策賢於致齋祈佛遠矣自五月
四日不雨至今火雲烈日殊未有雷霈之意果成旱歲民
力已竭軍旅之費不貲於何從出如虔賊水妖未平更添

一兩火恐作國家之福惟相公深念深念
聖上虛佇相公之朝群公莫比此千載一時人臣難遇之
會也所為而賢所行而善中興之基也或有不合衆心而
心而相公先入其言拂衆而舉之成敗之決也其區區之
心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君子少而小人
衆邪說熾而正法將滅善惡三塗無一見同仁之理相公
得君當國而失大幾於人材進退何足道恐國家之大事
自是振故也好人同己惡人異己王介甫已有成効鄭開
心量用度外之人志義之士而屏遠議和失節之輩此自
古先民所以建立世界無譽無窮者也未信而言古人所
戒相公於其不可謂未信也是盡其誠

人主之職在論相　聖上既得之矣宰相之職在進賢退
不肖知人而任當其才以坐收其功此則相公所當自勉
也或曰孔明不總兵乎則將應之曰孔明自先主在時佐
佑國政而已及劉禪闇庸諸臣又皆不如己關張相次淪
喪孔明安得以師旅為己任然其治軍尚嚴賞罰相稱亦
非易及頃在長沙一一察白相政公容而聽之矣若以大
江險易及諸將軍伍必資歷覽區處固無不可若泝江而
上招安水賊為己任則望實俱喪失大計費時月而未必
有成非宰相職事亦與孔明欲事比方先平南蠻之意思
矣左相居內孝友如張仲其意欲相公早還協恭和衷謀
謀其遠者大者士大夫之望中外一也今國之大勢若綴

流然史員猥多不敢裁損武爵雜還無緣核實軍數汗漫
請給不貲料斂百端民力已盡矣用兵之意本何謂哉以
衛宗社復境土也宗社有民而後可意本何謂哉安君事
君如民治民如軍例行逐死之則刳膚次骨日長不已小
有水旱雖殺之無所得而實給餉一切蕩然行照濡之
政謂以此收其心而異其用竊恐與詰姦行暴之意異也
諸軍節次度江東駕尚駐臨安判襄上流合建大帥分屯
兵馬亦未有次第前日陳桶尚能言之豈遠謀大憲而不
及此耶願相公自明職分勿為天下所窺
吳錫一軍自成次第前年討曹成嘗暫隸岳飛壯士健馬
精兵堅甲類見選取故其心不樂為飛用今若俾聽飛節

制不獨無功而已其昨論平賊利害似可施行望一閱之
湖南憲馬君中湖北盐香董補之以言章汰去無不称快
衡守翟康視民如禽獸已罷新守尚用之宣和間監司之
下材也有向子忞者才及如干將持身如氷蘖累作郡守
皆有聲績頃緣取怨呂相無罪而罷若使守衡則一郡之
事旬月使舉矣向子忞者為一路大守之最然諸司患之
而百姓不患也度事勢祁侍趙子晝必按劾以害之朝廷
若主張得定則一郡受賜如不然則子忞以疾患數遣口
語不若遂其所欲與宮祠却令范寅秩守衡亦可了一郡
爾呂安老與子晝是親頗右之子忞又與呂丞相不同旋
亦難為也切乞鈞念使為更易不爾定致紛紛却欲主張

亦無益矣
伏承制命登遣殊秩以相公勞勳之大　聖主隆異之恩
體兒當然矣區區竊有獻焉試以相公自任天下之重方
平內外一意外圖身率諸將建立功業若中原未復二聖
未還相公必無受賞之心此有識之士窺胡舉措貪冒之
人倚平準則非可苟爾也竊計深志遠略己力上亂不俟
恐郗之說矣近者左相緣史事遷官亦既懇免史館官屬
莫不然者二公廉於取貴風動天下以作忠義之氣而抑
僥倖之習所補非小甚盛甚盛
女真廢豫文字荷示下事亦可惟但未知虜別有所立耶
抑自欲兼制南北也　聖駕復還臨安恐廟謨未善某自

來忘議凡立功立事須　上意堅定不為浮議所移不然
恐終無成耳
湖南緣大兵大旱之後繼以月樁重斂又州郡縣道鮮得
人故民力大餒困乏怨咨日甚材落窮民有私製緋衣巾
以俟盜起者今道州之永明有冠未平桂陽之藍山為賊
所據郴州之永興郡盜方作已犯衡之安仁安仁距衡百
二十里耳帥司所遣兵折比不支遂避賊鋒過别縣帥司
緣近年例不得兵州郡縣無錢粮搭軍不得憲司憂恐計
無所出若更無以善後加有桀黠者誘之鼓行而前直至
長沙非難事今衆謂步諒一軍元在本路若劃資深以事
實請于朝暫乞步軍徑自吉州過永新永興茶陵安仁掃

除根本猶可及止資深受公厚知重言一發必可濟也
論語一書自先哲人人為之說昨見李尚書語及此因問
以第一句其間何謂時習荅曰諸家說不如先儒言日中
時時中時身中時所謂日中時如昏定晨省中夜以興坐
以待旦朝聽政晝訪問之類時中時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習籥之類身中時如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之類某
曰是故善矣不審方其昏定晨省之時適在春夏則廢學
干戈乎其學干戈適當三十則廢立乎恐有妨礙耳某又
問學而時習何所學也曰學聖人之道某曰大道茫茫何
處下工如是往復有與決也又竊聞先哲言論語所載皆
求仁之方試即其說考之言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為仁

也獨若樊遲之問也曰愛仁人而已自韓退之而後皆以
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人
仁心也此仁何處不倫獨指以爲愛可乎漢唐以來名世
儒學往往工於訓詁度數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軻之死
不得傳道術爲天下裂久矣不識識何以幸救之
蒙示乙卯論使劉子諫至今思之未曉其理縱使盡不報
歸土地及梓宮淵聖母后一無須索只是虜衰大雖不報
於義有何榮乎又況王倫輩非忠信之人往來販弄使者
動獲厚賞而去初只是請諱日諱日不肯報卻設沒底之
事畢竟恐墮姦計不然只是如秦等輩愚蒙委不通曉而
已矣如相公所論機權翕張之道此則宏規遠略未易窺

敎也
比者諸將捷音繼上虜益敗退以謗我軍深入乎地今秋
氣已冷矣又聞遣揚殿前過淮必是見得可進但黠虜詐
謀亦豈可不虞智慮淺短者每用寒心惟公要在天下譬
如袖手觀棊畢竟得失一日當局則諸人儆決不再踏伏
特與運遠迹前哲多士有望焉然則稽古謀道訪求人物
以輔大業者未可怒然而空門寂地体縉所歸又豈足承
頃啓重以少貶盛德哉
聞虜人果有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慎始十餘年間凡
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
安增修　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

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旣不赦令免三
年租稅五年繇役軍兵依元年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
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罔
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
是虜人殘暴所向平陵二是爲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輒
投拜甚則借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觀戒而張
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令而後誰不利此此三未
是也不知公以爲如何

寄政府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逃戶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籍
出賣大率皆歸于厚祿有勢之家百姓初不能買也今

士大夫流寓者旣重廟堂及吏部皆無闕以處之而終
不能不與至與衰薦夫耻于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三
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百
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官
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年
人皆士著田各有有祿士大夫旣粗得所即冗員便可
減損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
乃澄清風俗之本也
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改度辯言亂政詖說殄行利口覆
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者伏覩上書在靖康初
年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權制開闔勿遏固其宜

也其後侯秦朝政使天下安危決於布衣之口上以為是下以為非朝以為可士以為否國勢不得立馴速禍敗渡江以來深監東徽之事又開此途章交公車賣亂閱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使之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損產身留輦下以投匭為業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群處於學校官廩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此則官曹清淨衆志帖息

學校雖為文具然非此無以收心士今軍末已武仕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容而科舉所進數目極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款書投策以希名禄者也昔晉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為迂闊今宜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大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黜先聖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

稽考歷古聖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為民非為他也而今世則專以為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重此何預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為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首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慎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讒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家之後不為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冊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況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內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力加考任推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國者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効只就本任轉官進職廢黜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為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進從故員多不備難於盡廢姑設一二人比諸鐃羊准臺官亦兆方　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為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符堅專任一相以成霸業之時未書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代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闕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使可採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只合

殫槩官邪與夫壞敗已成遷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勘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治有脉絡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

東南之民窮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盜必興分兵擊盜外寇乘隙亡可立待二年以來牛之趍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食亦未能增蓋廣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令兩淮褒漢威聲既立謂宜侍從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業以寬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搖伏見處處未息所運路分闊遠亦非小故此邦乞從朝廷特旨放免三年租稅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不求國用闕乏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為他說以取以民財民知亦有知豈可欺誑謂盡罷諸色科數量增田稅所入其數可搭針之害甚於加賦加賦均及民亦與輸此義上下共知特避重斂之名而不為耳自古軍餉只患食未聞以乏錢為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乏以湖南一路言之歲出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存之者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歲輸數十萬緍年雖豐而物愈貴吏二三年當無復有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宜可不為之制也錢司今歲闕進十三萬緍比之遠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復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寄張相德遠

某四月十八日對于便殿面蒙天音俾列卿貳即以先父久病未安之狀不皇寧處乞一外祠上干宸聽聖恩隆厚却其劄子惶恐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請不謂過罰之速以五月四日訃音忽來倉卒奔歸幾死道路此月二日僅達衰次慈顏杳邈攀慕無及罪逆至此何為生為伏惟鈞慈亦賜矜念

先父自崇寧二年任湖南路學事應詔薦遺逸二人蔡氏以為范充夫之客鄒志完所薦委兩路提刑司置勘不得情實猶降特旨除名勒停夫應詔而薦非自薦也謂之遺逸則非在學之人及越時之士矣而遣行若此用以卜政治亂可知由是絕意仕宦經歷觀政重宣一任宮祠兩年侍養及二親終事即使掛冠靖康之初多士雲集用人迅速立政公卿先父時居荊門去京師纔半月到闕七月除詞掖亂兵至十月在職三十日不敢取容過觸群公之怒而去建炎紹興六年之間三命瑣闥最後入覲五旬省闈闥又以罪斥四十年仕途興廢如此非特世味淡泊忘懷軒冕亦圓鑿方枘必不可行故甘就岑寂脩葺遺文發明斯道以俟後學亂離以來世途益隘憂愁軒輊寧可復道雖晚節抱疾不事迎壽所切幸者不蹈駭機獲沒牖下而已先父銘臨潛耀聚世不知相公時昔信愛於未識之前

嘗有汲引使進爲當世之意令而已矣豈特嗣子孱弱無所蒙賴在於門闌桃李萎落人物之念寧不重傷無由訴陳但切零淚

某歸伏喪以祝吊慰之問伏蒙相公鈞慈以先君稍館持達使人旣致奠禮自致祭文發明其道所以期爲者甚重而傷悼之良切三復摧心言不能敘略北具謝仰乞垂察

寄趙參二相 戊午

某切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官情久寂卽使掛冠雖時艱處不令自逸敎以致身事主而某貴才凡下遣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爲親崇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大槩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日就羸耗某又從仕拘蝦步得定省北及大故又不在左右扣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內何以生爲言念父子久荷春吟伏惟閔之亦動矜抱

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脩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忘偕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於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責其脫節還職而清寵除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參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剡門欲使顯擢又而適爲遠謗焰薰灼之後引疾先告援被隆渥加職賜金益照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儒代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令諸孤號然待盡苦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敘

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糊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廢然之日十居其九脫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湘 貴發衡山有卜居之志已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卽欲結亭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讒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閩遼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於八月內克襄大事于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凡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爲悅然無財不可以爲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於埋銘不獨先賢以爲非禮兼先父韜藴潛闡平昔獨相公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淮略某有任此事者惟是節忠易名式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衷恭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沒身之達貴自聖朝盛事耳衷感之情不能詳布

某非蒙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外林仍司勸講津華貴委于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千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苫塊衷毀方新固無緣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稟敘已嘗具藁者不忍毀棄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遣某出仕之遺爲也況瀆威嚴伏深戰越

國都當一定不可數遷動蓋中國與夷狄逐水草以財獵鞍馬爲俗必不能同今旣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

建康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以為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官軍不効死民不歸業寇盜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關而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迮實可寒心如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為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貴區各有所在粗成規制使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自保姑以平江為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趍閩為萬全之計虜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矣、

御獻扞志實資軍旅然致南北戰爭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者以保民為守國之本務也今荊襄兩淮重地帥臣郡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偷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不歸田土不闢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謂藩籬未固若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如張當之在禹州其効豈不可見然尚可為也若更不加措置虜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屯南岸以江為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而已

諸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得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趾長各極其性

粲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炅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以斂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雷猶天之有生有殺令怙大權廢三尺徵朝命用智力恃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剌以為軍而無所忌憚權酤煮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但聞以功超轉官資添之食錢而無違律破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就制官丞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覆實竭力聚斂以田其壑為賄賂之貴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此軍政之大壞也言章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宮觀惟恐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幸仁卹有罪無罪並獲廩祿合除不合除盡帶御位癸薦既多至於青梁臭乳亦軍民上敬政事日偷而蔭補之原復不少室官史大元無關以居寧受其懇禱之頻撥建之難而進士科場復不略展從軍癃老之人給以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有常職乃可責効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帥臣互有爭論接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心自服往往厭其分辨欲兩平正直之吏為當路者朋必擠陷不加考核或迫於大使寃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人情名曰寬厚此政事之大蠹也廟堂皆名公

侍從多君子臺有忠謀而所行乃同劉禹之為嶺南
之氣為姦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
如李光弼入子儀軍使號令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
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
靖國之所以為靖者欲平熙豐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
以為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illegible]
而欲梟鸞不並枝而集決無是道故善處此者惟忠
獻韓公孟黨最難平而王呂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
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內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市乎
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本也
今以朱勝非席益常為大臣而引與同朝以汪藻孫

覩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擢綦宗禮博記知故實而
使備顧問以田如鼇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忌憚而
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儻曰
可則諸人尚置閒散久而未名何也儻曰不可則兼
收並用之說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乎此無
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如舊有在非類中將托
此說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賞
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可違屈
幾乎世難可少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
祐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沒哀榮熙豐而後以及宣
政君子小人禍福更踐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

遭然耳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
一不容於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
夫亦何恤若在己者尚有未盡姑欲牢籠泛愛幸今
而免後禍乃自取又誰將尤故兼收並用之說其言
則是其事則不可不慎矣
今
政事弊於文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衰於趨利民心
離於厚斂由是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
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今以弊壞衰離之
四者救之朱呂在朝之時抑已救之乎或尚相將也
以愚觀之特眾正盈庭無一事不同耳夫眾正盈庭
遷職進官逐隊隨群玩歲愒日各為憫時憂國之空

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効則何以賢於群不肖而服
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諸佛如是我亦如是者矣石勒
驅王公而下用鐵騎圍而射之殺十餘人獨朱崇引
百官於行宮列胡騎圍之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
抑濁流亦能一空省寺盡名為賢者而實無智謀以
救禍弭亂愛此宜矣今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曷
若稽周世宗開國之謀法仁祖慶歷求治之意詔令
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畫各令展盡底蘊凡所以省
文具變姑息革趨利之風除厚斂之害建都之所禦
敵之略足國之計裕民之術二三公進呈熟議取是
舍非又集百執詢于朝堂眾謀僉同無有異意然後

按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賞福違此者威用
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魄兆而正人善類進
為長世亦免素飧之譏有小補云耳
置神主於溫州求其說而不得令士大夫闕地窮荒亦
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為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
奉七廟神主預置于地州委祠禱實恭之事於一官
者是官者之神主耳非理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狄
道也自行狄道尚何狄之禦
營
屯之為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
田曰屯田令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民力矣又官
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乎令民有

常產以旱荒之苦科調之頻詭名寄產無所不至甚
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為官耕田乎昨來行遣獎
賞王貴正坐以文具害用民力而欺朝聽耳諸路州
縣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悲辭而強詡宜一切罷之其
言使者假官吏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
猶當勿聽苟不能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
虔
寇不止乃東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以來外
官不若擇人而又重斂小人素來喜亂且有以名之
頻年荒害流散者眾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觀
符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
事會一呼百十萬賊旬月可致非敢大言以恐朝聽

緣又在路道耳聞目見咸有其實不欲隨眾諾諾是
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贛上得人與否向來張嘗治
有顯効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奪之速也眾方
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毀則之宗具或
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以繼張嘗
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虔州駐劄京乃
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第也欲一州不亂得
乎一州亂則數路驗動其理必至此事所係甚大也
留念早有更改
韓
京素號狡獪又在湖南屢見手足因呂祉受其賂遺
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大夫人遂移廣東路

自入廣東以寇為資封殖不計其軍才逾三千而月
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赫動要犒賜以
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事曲從
因得以平賊靜還為己之功故廣一路賊無已時其
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
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
惡恣肆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
分令移屯江西又而未至必是待懇連大為之奏請
稱廣東可不闕京新寇尤深頃任韶州亦嘗受其咨
送諒同此說亦為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
矣契勘韓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櫓制宗室女夫不

得當兵馬宜坐此與宮觀孟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
虎者尤為凶桀近日差遣其次軍潰打劫南雄一遣
即旬招安非惟不可付任旬當行遣令須令依已降
旨揮江西仍别選才智武臣摠此一軍委李光揀選
冗濫然後用之此亦脩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
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

諸州揀發禁軍三十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
充役困苦之意欲明非西北兵可不衛王室東南兵
决不足用今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
死未能進取中原會須用南兵豈可挫之辱如此靖
康元年以西方勤王兵開城壞自西京歸者人有怨

言至李綱宣撫大原定議起三千萬衆移文已下四
方往往借請調發在路矣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
南仲削其數比至河上三幾得一由是士氣頓精鋭
銷奕及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赴赴轉而為盜國
都亦亡已往之迹可為永鑒如聞園人論列彼違揀
退人後却欲招補實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道務
欲取勝亦一一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
共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為令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
措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闕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
二萬人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文臣盡不
知兵之理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於不專而已近

者江西豊城縣有冦劫去潭州上供金銀綱道路為
之小梗帥司盡時遣發兵將躬究縣官非不嚴急而
冦竟不可得者乃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烏沒矣
官兵出乇撫州時時一出其擾求爻只緣處置有失
此徒貲且怨其流乃爾非州縣之罪也

荆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項分裂之際每為重鎮財賦甲
兵當朝廷之半盡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
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盡無治蹟只增壞耳今選
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孽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固
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吾知常則張栻之火下
曹趙事馬友孔彥舟大為姦利坐之富豪之人也有

所謂張土衆者則曾任瀏陽知縣甥其美妻遊遊市
肆與吏人通家賊賄巨萬席益嘗欲按治既而不果
者也自餘皆不聞名以此二人推類亦思過半矣嘗
面問二人才否或稱譽之矣為僞翰華殘破全以人
為主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
其能順適己意獨亦欲結以進身令未除授未必盡
出朝廷之意岳既得此乃又奏乞選置謀議官以掩
其迹狡桀說秘欲箕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
擇名望才略之臣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

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為成規自
前監司有强穀之聲者猶不免盜泉之飲獨幾韓璜

哉然頹波之中真若砥柱無發莫助之不能勝衆口
之咻也令兩路朱芾與舜陟為朋固岳飛迯催軍須
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
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其勢必更竭取重斂以為
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違事間已有驗動去處若
不選人改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事郭孝友善士
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點治窮日之力計較
毫釐閱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康判之職又不
知矣又如東路師説專庇贓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
正丞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朱
筆擬不正從而押行耳尤深痞出王韜之門庸謬昏

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九才為帥司廣東之困蘇
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贓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
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盡槁晚禾在黄埃中
而茶陵之寇殊未息致要憲司得人比見予猷欲主
陳麟且在廣東愚却閔麟困於韓京欲脫去甚急且
令來湖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聞設施而本司
人吏呼致置酒高會恐呂社所善周祕所薦自應如
此若與朱芾宮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閔忞
一人換次膺闕則一路贓吏少戢民可少安盜可少
弭矣
向子忞才具不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劾令

涉四年當初章及表裏相如者趙子巖已敗路刑侍
亦聞散席益不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
薛弼與方而又其李在要津若才為士大夫辨是非
曲直使罰賞分明固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躲究文
字未得達朝聽也方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
所不容況經明堂赦恩亦合叙復而獨受屬籍無所
告訴東國之鈞不平謂何大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
忠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衆功服群志使子忞得効
尺寸決不正林正尤深郭孝友劉鵬劉廷佐趙伯牛
之下矣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
邵陽守以代王彥要之數為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

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耳

致李叔易

叔易近日看閱何書侍下優游所得計益粹大人書言學
詩者必分其義加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
之説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
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
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
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致情性情性亦可考然
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説故録以
奉呈

致卓令

兩辱過訪良深慰感晡吳暑風伏惟德履支任少意日前
聞蔡朝旬言欲為左右妝滾某曰此俗俚之語也渠不知
令子成人非殤報服斬衰三年恩兼義重豈為我輩談一
笑之樂而忘至情乎適又聞已致簡相招度用衰絰已拒
之矣向來德施眷愛亦俟卒哭而後赴飯撩俗慢易不知
禮節公為邑宰仍兼學事當如高柴使薄俗矜式不待督
言也侍從拚之久忘其僭易然在仁人當有取焉耳

致符教授

某謏聞末學妄意竊刪洙泗微言而為之說又不敢以簡
約之語包括遠旨反使觀者疑惑于此累年幸爾脫藁未
嘗示人荷德好善不厭詢問每及朋友道廣久矣矣某今

何幸某敢有隱擬往一策五篇如旬日過目却當易致其
間有於公心未然者便望籤出續得請益也

謝魏公參政

某言念宣和早且幸忝桂堂未契而某仕途蹭蹬乃不少
接英躅高山仰止三紀于茲今者閣下上當天心參與大
論天下之士孰不願在下風而望餘光矧如某者宜如何
哉
恭以聖主收還威柄改用仁賢公於此時首被圍任十五
年之大弊其事衆矣動千休戚詿措匪易伏惟精忠以副
君上之委寄遠識以觀治亂之本原宏量以用度外之人
斂材以濟萬微之務一正綱紀鞏固邦基不與閣下而誰

望哉勝政凡行傾耳以聽也
某昨以無庸退即立壑竟亦不能自免一墮瘴地蹤踏六
年蒸濆煙嵐氣血耗瘁若非大賢登進協贊風雷使赦令
必行公道闢開則如某輩從鑾鬼之錄必矣近者已被堂
帖放令逐便息德之厚未知報所若夫極拔湮沈與維千
帆之後吹噓朽蠹俾同萬木之春願以晚年歸依鈞造

謝苟侍御

某疇昔仕路既已回環比及投荒與世益遐是故仰止賢
頭雖刻區區而竊壽聲光其道無繇也第聞侍御踐更所
至風績凜然范孟博蘇君章不能遠過向者分閫南州命
下之日士民引頸致理以俟留止欲辭嬈投劾而去者郡

邑縣縣不下數人某于時雖正麗丹書懾慴之氣因以激
昂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真若司馬子長之於晏平仲矣
茲者聖上獨攬權綱侍御首膺耳目之寄直言數聞公道
大闢收召志義之士屏出凶邪之人數宣貴肆之風變革
賤狗之俗剗十五年之弊政薦千百祀之宏基侍御之功
今為第一巖廊虛位注意有歸側耳稱除盡究賢業
某一斥六年自分永已忌贖蕩盡滌垢汙于月之間併還
階品自非侍御衰閔埋厄協贊聖謨何以得此感篆肝鬲
未知報効某謝事早歲實有憂讒畏譏之心今則瘴癘薰
蒸齒髮衰矣正合侍盡丘林歌詠聖日惟公勉建勳業以
幸區內乃所望也

其審謂効忠莫先於薦士伏見右朝請大夫向子懋本身
守正持身如氷玉通材利用遇事如發硎前後坐廢皆非
其罪休閑既久更練益深朝廷方念外任難得其人有如
子懋正膺選舉若付以帥守監司之任定有殊績伏望侍
御特與檢會落職之因及弃置之故數奏于上改正過名
亟加任使使直道不壅抑塞稍伸豈惟子懋之幸多士實
有勸焉

答張子韶侍郎

冬夏之交伏惟味道燕閑台履萬福近而拜教屏棰懸聽
懷靑竊想已清暸更廣訪醫藥為祀又聞健飯甚康不勝
欣羨某舊疾已愈萋旋亦减但半年病後肢削為甚行將
六十度亦難更充壯也每勤憂矜荷朋友之義復禮忠恕
兩段豪不相鄙見說透出微言亦了達珍拜何時得覩全
書弄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諸說渴飢莫喻也會之理剃舒
俊塵以蔡京王黼為標準以取南仲李邦彥為宗派其所
願欲幾清於藍矣遠然遷死遺臭奈何向以得君之專行
政之久依仿先民事業豈但小康東南固可開拓河北乃
僻鮭反道違誤本朝若非天佑　宋室勤絶其命滋長禍
亂何止於焚書坑儒而已遺材尚衆惟公寂愛聖主之知
當戒舍人促裝以俟環賜益行正學副清議所望北外惟
善衛興寢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八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九

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為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
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
拜其師法為王弃其妻子而以淫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
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毁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
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
則無是非是絶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也人道所
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
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絶四端而可也
釋氏於此丕卑掃除自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豈特此哉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
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
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也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
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
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
不思際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
言天之上地之下於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
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
不除手足不除髮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
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弃舍也佛獨使人
弃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弃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何

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形實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曰度之而伏尸萬物紛焚淪没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衍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說術左道皆重加禁絶所以伏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於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闚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圜和於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述之曰世界不可以計數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

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惧矣迫窮患害必興僥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弊有此三蔽是依君身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之躰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有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

一義者悟徹此心耳烏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册之跡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槩也今乃曰事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嘗窮於志畀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於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盡者敢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

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友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日用於世人無以異焉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嘗未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與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之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溺乃至於此耶或者曰凡子所言皆憎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憎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有此弊

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乎紀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履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厚而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旻衍辨其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鉏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刼之以禍福若槩而其弊火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其害源之達所而禍波之所決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淪汩滔懷天下弱焉莫之救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兵圍使利害翔不進卒殍其

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廢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說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劾年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避之於山而

經鉏堂重録

而得道不若使父兄於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兄於此逸餘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因人以虛誕之言善其悖逆之情聳埜蚩隋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得以教理之中士立功以法華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

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忠孝之大端建矣

上蔡論語解後序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弟子問答之微言與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棄為訓詁所傳雖未嘗絕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鑿鈹其說以瞶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與喪于此係為此憂世之士所為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為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於吾道

經鉏堂重録

也卑矣而學者初不以為然也其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為方圓破渇吾助莫與為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宸知止欲以其傳授鄉書者使刻板馬廐以道好善君子欲傳文求微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意有或不同意先生邵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略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於今乎使有識好而力行為固擇默識神定見於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劔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

送郭偉序

同年友郭伯成自贛江訪予于水山予詢以郡之人士曰吾邦有金氏兄弟以孝友雍和見稱於宗族鄉黨間詢其目曰育其名者事親謹甚訓其婦執嫜事盡力家務蠶錢寸帛不以自歸不幸皆早世其仲[illegible]叔[illegible]洛承規[illegible][illegible]殺欲使子孫不為別異之籌用財則均而後取議事則協而後行食饌則集而後嘗衣服則備而後製以其餘力服業窮乏食客嘗滿坐家富而不贏也予曰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喻於義而已三金知所喻是以能成其行且闡其種學績文屢薦於有司借使寵祿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

和氣致詳理固然也古人亦云乎吳成在久伯成歸幸以告之

送張先卿序

學如何而為當始於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百家衆技持有足觀者使易從膚淺易通易以人入而聖人之言主微與遠則以天高施于希聲如朱絃而疏越遺子無味如尊玄酒則大羹而俎腥魚也耳宜之口嘽之者噫尠矣於是見善為難守而自之或出門而屁或半塗而廢類為俗所變物所移勢所遷則昨也君子而今也小人者肩相差武相躡也既愚齋二五月十九也甫城張生晳從予伯氏學甘[illegible]白[illegible]暮孜孜亢亢惟讀書質疑為事其於覓舉干祿若無意焉者予嘉之且須暇以久而觀之會妖僧張國覺以術鼓于富家其說至陋而甚鄙不必傳太史之來角而後判其否蓋之疑如也然而横目蚩蚩族而譽此群而朋拜泉布甸覺金帑國覺委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illegible]以為從違者亦皆莫究其[illegible]和於是連延郡邑廣遠千里忘其素業[illegible]一覩聰頌詩足便[illegible]昭之死靡悔所以[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善冀其利也[illegible]利不止不奪不饜識者有憂之謂二張角皆之[illegible]間有特立不之然者訓告[illegible]取疾憎衆足[illegible]禍之及於是時張生乃能[illegible]以感見其罕人必為之辯有

有像孔聖子瞿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亦庶幾乎尊所聞
行所知者矣夫常物之大情企富貴而歆利達於不可易
之定命必欲以智力易之固曰命在乎天我不得知也則
冥不擇夫義循夫理而必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安其所可
安亦獨何哉雖則云然窮困厄塞古與今以為難堪張生
推不惑誑妄之心以御此　態進善極於勇信命極於確
則於賢人君子遠者大者固將絛達而止逆其益勉之古
之人惟善推其所為是以大過乎人予又將觀生之進否
於它日於其歸也書此以遺之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日
當癸卯武夷胡寅序

進先公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
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
臣寧走使君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沒十有一載遺文雖就
編緝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况　天子
崇高富貴日有萬機今主上春言舊學之臣久而未替其
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為門次繕寫以獻惟
鄒魯之學錄泰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
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於外傳心直超佛地
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如筆家衰異乎身踐其
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學傑立上繼孟
軻天下莫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

語孟所載譬猶達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彩流初非死質
成己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闡而知之以仁為居
以義為用以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為効若夫記誦訓
故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與焉甚宏綱大用興義微辭既於
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
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
性善昭廸來今敢國家藏遂上　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
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祖之言冠于篇首學焉遠而臣
以卑近之論瀆于聰聞兹崇也祇所以為愧歟謹序

送劉伯時敎授序

進士同年登科相為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胡事
既賜第授勅而出則肖日集于一所有官給金錢設酒饌
為宴集同年者畢至按先後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長者牓
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牓首謂之叙黃甲黃甲
黃紙牓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別在牓之人勿
以科之高下相重輕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
在牓之人是宜先義後利爵位相讓患難相恤久相待而
遠相致也豈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數十人多者
數十百人故其為兄弟也交不廣而情可厚其流風餘韻
猶足以立儒志敦鄙夫使不預者生羨心焉承平既久三
歲一大比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當是時靜躁華質并
衍叏散既不齊其志又不常厥居同不能盡相識知雖一

日叙甲之集蓋亦闃然進旅退旅何由問其姓字而覿其
聲光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於是同年兄弟之
名存而交情契義非故舊已熟則一時意氣傾動扳聯喜
合爲最篤其餘亦泛泛焉爾矣此非人爲蓋風俗醇醨之
漸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過則腐壞建焉尚何味
之可求是故脩德於己施化於人必欲革偽從忠舍薄處
厚者凡以悪其末之腐壞建焉而無味也予捘弃親昌親
交益踈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學教授劉君伯称來以同
年子請納其拜予辭之曰是禮也如告朔之餼羊矣况交
有淺深而勢有通塞予於尊公所謂未及之契問姓名而
覿声光者又方墮罟中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踦之無乃

過乎伯称曰惟悪薄俗是以不敢視夫凉爲禮之升降區
區之志敢固以請蓋自是始與伯称往還而知其爲年兄
德常之子也德常生於丁未歲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
應詔上封事入邪等復雖許遊學校而有司以别號爲職
終不敢爲舉然鄉里學士宗師之者甚重隱然爲鄉先生
宣和初盜起東南黨禁解德常始得賦于南宫中辛丑進
士第已桂嶺勤政愛民不忍割剥大忤郡將會部刺史有
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
識者惜之伯称勁勵自立及其父無恙時能取科第不墜
世業崎嶇嶺海間凡二十餘年猶未改京秩予見其篤實
而疏通嚴毅而豈樂留心所職於閑冷之局贊宇一新百

廢具舉雖三舍盛時有不能及者訓誘程課孜孜弗怠士
知向方爲予病利間日從燕談則該洽古今周知利病利
不苟就害不苟違信其爲適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賢子也
予踽踽然如逃虚者賴君風誼聊以忘憂君乃秩滿而去
使我離索之思倍於常情雖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
一己君且表表著見爲時明用予亦勤心忍性改前過而
求自新不知老之將至焉是别也如又何悲姑掃茅簷敷
重席釘樸掫剥黄焦以爲肴捕鱗鳧鈞蛙黽以爲羞貰酒
鑾村相與一醉行矣加飯時悪好音此則畸人之所望也

傳燈王英錄序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質資智於我者問非所疑苦不

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録所
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數揚明白者
庶易以考其是非爲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謎誕
者則盡削之或請予爲葳曰曾不聞祖言細雨無非第一
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乎曰以鬼怪詩句俳戲
謎言之説相唱和於穿穴空龍滉漾無實之中是爲通詞
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譽發梁武莫非的
確要論何有如宋流蘿蔓膠竭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
就其心發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
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饒及意耳其論性饒
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未嘗於性以世界爲幻

以性命為欲以秉彝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為遂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此在學者慎思而明辨之爾紹興庚午予自休官中𥨊置新昌夏六月息既肩無書可觀又敢不從事翰墨城南二十五里龍山寺乃六祖大鑒故居而亦無藏經獨有四大部與玉英集遂借而閱之乃景祐大臣王随所撮揚德傳燈録也随之意正以屢言冗事有混其全則予今之去取仰睎前者可無愧矣壬申夏六月己巳序

知京語録序

新化承熙長老明覺大師智京嗣法於晉陟平公孟縣濟宗也平之道盛行乎宗觀政宣間京執侍寂久深得師傳分化流通所至緣何在承熙之八年書來謂予曰平日拈提唱道隨和而應本無一語而參學者係風捕影遂成痕跡是則有也不識可為發揚以慰二三子之勤乎予曰達磨面壁九年如死灰枯木及對姬光安心之問文采遂彰或隱或顯圓無缺口鉗舌以終其身者然世遠道散人人說法沛如雲雨浩若江海紙墨傳布亦云多矣乃欲與面壁同符此達者所以荒然而弗信也子既紛紛言之子之徒又從而記之予又為子序之於少林之旨豈不大有逕庭乎雖然言心聲也言是事而曰我未嘗言不言是事而曰我未嘗不為汝言旨昧者聽之如嬰兒未孩易耳目而

不知也旨達者觀之明鏡之中豈有遁形哉故傳燈録所載一千七百餘人若深若淺即言可判如物之經乎權衡度量焉可誣也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觀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覺之心因其心以求書記未柰之所契黃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斷臂之所證以若是耳

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躰之求諸語論得其義類分門而編之以為文章之祖也丐予為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於言言本於不得已或一言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乎十三卦備物致用為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於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閎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悌謹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若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群行彼六者諸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於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况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為樂記商也所為華貫彬彬亞於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耶從周之文從其監於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茲者經天緯地化成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况一變為聲律衆躰之詩

又變而為雕蟲篆刻之賦騷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為損有之非唯無益或反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技巧斬於立言而歸於無用果何為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擇才論士皆按以為能否升沈之决而欲夫人通經知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蓋疾夫末流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散語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豈而不餘約而不失其法備於論語能熟玩而默識之必不致易於為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文為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此朱泗集之本原也

熏峯集序

古之人各有所立曰德曰功曰言然不必甚盛也惟其可傳而已苟為可傳則盛莫禦矣膾惠肸直一字之德也夫吾尊周子房報秦孔明治曹安石屑苻兩字之功也亦言猶是也曲江别駕吴慎微集其平生所為文字求予作序編未及就而卒其子仲衍遂以書來請成先志予讀之數過撫卷而歎曰仁勇人也方建炎紹興擬虜存使群盜四起主持國論率以通和講好招安撫納為策志義之士格不得用夷狄日横寇攘日滋君自小官被薦得見　天子

首請應天順人張皇威武北向而雪耻諸弄兵之聚無悛革心者宜悉力致討以除民害光武中興者俘官吏今添差冗員當一切罷去磊落三章詞氣激烈當時切務莫過此於可謂知言之要矣奏雖報聞理則無負是故言而當則史佚周任龍子之徒皆以片言見取于孔孟言而不當則雖詭亂數萬如惠施文錦六藝如王莽又將安用嗚呼慎微官雖不顯而言亦不朽矣夫言之不朽固不繫於官之尊顯也其餘詩賦雜文總若干篇皆溫此雅實可相見其人分為若干卷名熏峯拙叟集云

向鄉林酒邊集後序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

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礼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迹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薌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胾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於後而進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元酒之尊而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於公之外

撫乂上劉子菑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因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魯語詳說序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稟故自殉殊而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為此所以有教殺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人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錄上蔡謝公龜山楊

公論語解閒竊窺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於應科舉爾將趍舍選則當尊王氏于時某未能樹立而粗萌好惡矣既將庠序方崇忌諱肆談諂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　以謗訕緣切之讒二十年川壅大決睦盜猝與磬搖萬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宄破碎以召不仁之禍也當兹時　天子臨軒策士取採讜言黨　向弛於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諸説元祐忠賢良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毀板戚行憲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寇使書騎

開諂音夜頒引憑孫位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説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抆呂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遺書幸存出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底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爾　今皇帝勇智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変亂憲章得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尊至和嘉祐發自　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辯奚之館閣是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剃蟊蠹作成人物朝蓑賢才

才之類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猶習舊染者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司俗趍利不便而於程氏則如蝶毋之惡斬磁也蓄盆伺閒伸其說閎反以專門歸咎當與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説始堪仕進弊雖窮陷百唱千和既卒天下出一私户矣又相與樓袂扼腕柴柵閫里禁人趍之不亦甚乎自古啓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効于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擬試舉其大者則攢嬰朋虚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毁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恭

開疆闢土之績逮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借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判楊蹀血之昔韃刑賞不平之憤起周廬千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瘁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虜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尊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陵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於經義字說立子 本朝搢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枉淑所被曹微一人莲其列爲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昀乃使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忿率獸食人迄有覆轍亦何意哉遇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寡頑怠廢不早用力蓋書忘意論語一書爲仁道樞皆欲記所見

聞趣指附于章句之下內探淺踐疏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 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迎絶門杜山秀窗涵木姿簷竹庭梧時動涼吹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湛然大虛不知浮雲之舉眇也觀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說業遺諸童非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詛詖分北判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於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甲寅朔序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十九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

豐城縣新修智度院記

事無記無以傳久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事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財而又習弓矢失常變守蓋弃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安其業不相侵奪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均是工也或苟衆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能勤者或不能者則不以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儒服不冠則當脩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訾先聖而歸向異端五

濁欲而持守齋素殃民害物而懺罪祈福資諸所有談論寂猶之弃材爲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毀膚髮攻苦學佛爲廣宮大廈以事佛而居其徒相與紹隆而不替此爲僧之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紀述本之疑若不必記而君子有不免爲之言者亦因其教高勤戒焉爾既已僧爲而又墮敗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販或至弃寺而居風雨敗佛像經卷爲塞藪亦不顧恤如是者衆矣則能不畔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豐城龍澤寺主僧廣照以修佛事緣化有徐氏父子施最厚照一不私己盡用以葺其廬九殿堂門閣寮庖浴匱丹青鑄梵物々咸稱寺在邑西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間

擾春擾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木子侍覲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君愛其清曠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清曰山僧垂老病劬卒於此屋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沒齒無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問諸色里無間毀者遂為之記蓋數世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者之則凡能為而不失其分者亦可嘉也

湘潭縣龍王山慧雲寺新建佛殿記

記者首一百四十字先文定作

自古學道之徒嚴事其師等於君父遡流循捺厥有原本若中國業儒者必宗仲尼西方浮屠氏號名雖衆亦以佛

為槩上士大夫師未能或之先也仲尼旣沒之後門弟子欲以所事聖人移於有若而曾子不可以此防民猶有設故臣像侑坐先聖端視至尊拜伏不以為君子有憂之昌言於朝以謂天地以來中國規制未有如此者庶幾乎曹子之心未遠言也西方之教雖異於是凡慈孝忠順之屬尊卑貴賤之分禮樂刑政所以維持人紀胥立於世者皆掃除之曰是有為法非實際也吾嘗攷其事則有不得避者其法有父子之傳其位有賓主之異其敍有戒臘之次其居有大室堂寮之别其名位有長老主事衆僧童僕之等其奉養有寒衾暑葛朝晡蔬㪚之具其情文有交際往來送死哭服哀樂之節猶恐其壞也則又為之規律以愁

儕之守此者為威儀犯此者為罪愆其嚴如是固東奏之理欲去之而不能者而其言曰若以事觀是為事障若以理觀是為理障吾不為是也至其師弟之際抑又謹甚自其教東行精舍徧天下凡殿宇繪像歸依所嚮必以佛居上位菩薩羅漢次第布筵列屋而環之入門其大殿翬飛金碧相照巋然而中尊者不問可知其為如來也所從久矣而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主僧創意徙佛於左廡革殿為閣刻木為三丈象千手觀世音居之夫觀世音固悲知神通其視如來蓋亦瞻前忽後安能遽蹶佛地哉一日挈弟子登坐其師之座揖其師退侍弟子之旁倒置而逆施之自有佛以來無是理其徒駭然不悅蓋理有不可者人

心所同也有大比丘法瓚實嗣總持命僧子積數遇尤工營殿於閣前復其常制瓌麗雄深瞻仰端正既成求文以記之予謂人生有三重為君父奏倫也師承至德也水寒於水則無水以弟子既傳道而可以黜師是逆蒙既畫巧而可以殺羿推此志也子而濟聖亦可先食於其父臣而犯民亦可易位於其君雖學佛者絶倫離類無意乎三綱猶不取此也況中國之大經乎讚是舉有感於吾心故爲之一言殿成於紹興三年某月某日若工與費經營常事也則不必書

富陽觀山嚴先生別廟記

古之君子治則見亂則隱漢室中興子陵可以仕矣乃不

背危去而隱居終其身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子陵之行不幾於過乎武夷胡寅曰否不然也昔者世祖無一旅之衆起平僭賊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衆皆類十萬折箠笞之無不如志天下屬定豺攬權綱而獨斷之三公之尊猶困於吏事鄭興孫言以辟禍韓歆直諫而不免彼其功烈蓋世亦有輕待其臣之心子陵肩就焉非介然狷者將以警帝也子陵文叔有布衣之交素豈後於冦鄧諸公其祿度曠夷足加萬乘而脫屣卿相固有吞納海宇之量開闢造化之才矣使書功於竹帛圖形雲臺之上未知孰先孰後子陵不為此顧為彼者人君意滿志得常書傲視士大夫簡賢而忽老違衆而用已以區區主纽為足以奴役一世使苟賤無恥者日進潔修自重之士望望然去之其亂亡不旋踵矣此子陵勤懇友文叔之深情而世祖所為屈己忘勢從其所好不敢以君臣之分臨之者也至于今千有餘年流風餘韻猶足以窒貪懦無厭之心作頹惰不振之氣前賢所謂有大功於名教吾乃以見之子陵會稽人歸耕富

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數十里有桐州石瀨世傳為子陵垂釣處山紆水回秀邑可攬真遺世遯迹之地文正范公初建祠宇今屬之桐廬而富陽縣觀山亦小廟巋然圖經不載其像設衣冠殆非達人勝士幅巾野服之高致土偶壁畫雜以鬼神物怪士女朝夕持楮幣奔走曰此闕

經鉏堂重録

大王也安能使人想見儀形而興起哉廟瞰大江潮汐呼涵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有望思瞻容衆佃揖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悼亡別記 丁亥冬

宣和三年天下士大比試于南宮兵部郎中南劍張公罕參主文柄中選者五百人寅名在第十寅大學同舍友給事令知福州張致遠子猷亦在選中子猷於兵部公為無服族孫一日謂寅曰子之文兵部公所主數貴不去口恨未識子寅旦日袖書上謁謝公問勞再如子猷所云時寅未議婚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求方娶來謂寅甚迫寅年少氣剛鄙當時公卿不顧從逃之三日子猷奇寅志曰兵部公有季女愛之女擇配惟子可歸然少君十歲君有意者相為謀之若何寅念受公知且與子猷厚其家儒素可長久也以書白家君家君曰吾未識兵部公然知其與胡山中丞楊公右司營中陳公為親朋友汝可依無疑兵部公聞之大喜遂以是年四月委禽越明年四月親迎于京師宜男橋公之僦舍其冬十二月晦以宜人歸至荊門漳水之濱二親之側癸卯月正元日盛服見舅姑舅姑設饗禮退見宗族雍雍如也君性莊重無弄言戲色中外皆歎其婦德夙成舅姑愛之如女秋九月命從寅赴西京國子監教授甲辰孟夏生男子令名大原西京多名園美樹登

經鉏堂重録

眺嵩洛君欲一出嘗為遊水南北二三勝處已即不復出
曰不過如是爾遊觀非婦人事也寅獨尋勝訪古驅馬遠
適君必謹戒以居一夕有盜騎屋山下瞰君覺之增張燈
燭戒奚僕無得寢寅四鼓醉歸不知也明日乃聞盜賊潯
於東都教授官冷俸薄不以時得寅破君奩具於英俊相
追隨費且盡君不見於色亂寅或觀書作文至夜分君亦
縫紉其側時一發問以是為常乙巳歲河北群盜起女真
將入寇冬十月寅謁告携家歸荊門又單車之官丙午春
京師解圍寅被召賜對授中祕書尋遷省郎丁未夏四月
至家方京師被圍中外音問不通者半年寅因問君頗憂
不測否曰寧不憂然度君必無恙也戊申歲春夏之交寅

如維揚父不調己酉歲春二月旦女真輕兵渡淮揚州潰
寅脫身至常潤聞父之名還復為省郎遷左史秋九月請
奉祠得之其荊門已為盜區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
而寅行次臨川值虜兵方下江西諸郡甚梗明年三月僅
得至庭闈退問君令茲憂子其對猶前冬十月一日先令
人疾革執君手頃之損館舍君於諸婦中最蒙愛以君多
病每寬其禮儀辛亥春巨盜馬友孔彥舟交戰于衡潭兵
慢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郡廨未暖他盜至又南入山與
峒獠為十二月盜曹成敗師兵于衡又遷亦全西南至灌
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剖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指
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斲薪禦寒粢食僅給士

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與弟寧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
逮六月成餘眾卒入灌江君與二姒將子女蒼惶奔避一
夕思閒數發已近徙從闃然四迸棄橐忘委之獨餘負擔
者不去送偶脫冬十一月家君罷掖垣還至豐城遣寅省
省家歲盡逮之清湘山寺中君身但暑服絺單布衾嫁日
衣襦無存者獨挈寅教文告身皆無失寅勞苦既定問君
驚懼莫此為甚矣對曰至無柰何惟一死耳蓋以兒髮刀
自隨急則用事無所懼也大抵君無私而志靜見理明而
臨事果癸丑春正月家君來湘潭秋八月然後尋卑會于
南嶽甲寅穀歲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名趣錢塘其冬出守
邵丙辰二月至家七月改郡嚴陵君平時見寅遠適不以

為念至是行臨別泣意殊悲丁巳八月書來乃云子學不
能覩書命大原書之寅官守欲歸不得也九月訃至實是
月四日自君歸寅其聚散契闊如此君素善病熱二十四
五已前歲一發其後歲或再發後乃至于三四每疾作必
疾首疲甚氣結流昏不知人如中風狀必以涼藥導下
即良已一下一虛而不能服溫補藥服即又熱寅在家之
日少凡君疾有危殆時寅皆不見見則既平忽以為常事
又不遇良醫使君盛年而氣血耗消以致於死也寅亂離
加宦十年三黜祿入至鮮君每疾平時少思肖甘輔養無
無力以致也說食取飽以為戲笑寅每謂之曰今之世得
存全者已幸尚何望美食以貧準病寧貧可也祈君安齋

而已君聞此言無慼百十過父亦安之雖然養羸而無食槩病而無藥君之死天乎人乎自大原旣生君年踰十有七寅嘗曰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曰爲君生一子耳娶媵多所出與己何異當一一善視之寅曰君何以知惟一子也君曰姑志之必不妄他日寅出其不意叩前言十六年無爽亦果如其說不知其何所見而自必也妾生一女行一子大端大端嘗病危君日夜泣視營救百方旣得愈喜不自勝君切嘗受論語終身置几案間以章句問寅且問其義寅淺告之式能因類推意教大原甚嚴略不假以言色寅尤之曰一兒且弱何忍如此君曰愛之在心不可縱也慈母多敗子君豈不知寅無以奪歸寅之三月兵部公

族黨素通家者置酒君飲少醉自是後飲不復及量以寅嗜酒每相對細酌濡脣而已素不信鬼物輪回之說凡內外喪戚婦女多恐怖君如常日然甲寅歲寅因過觀大乘諸經及傳燈錄究佛氏所論遂有所見著宗正論一編數萬言君每問大略輒怡然會心相約以死日不用浮屠氏法反將死前二日猶爲叔氏究誦之卒踐其言自佛法入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雖才智高明鮮能自拔又況陰柔之質乎君可謂賢矣君事寅有禮自結髮至死未嘗以徽言顏色相失然情質恬然寂於世味淡如也兵部公之沒君恨不得見每語及泫輒雨墮一兄一娣先逝常以疚心寅至桐江

爲取其季弟至君尚切長兄之思每言氣弱負疾其何能久與兄姊相見于地下耳妾之祀事未嘗忘間一二年刃戒忘君曰此早死也候寅聞其言輒驚惻亦宜料止此疾浸苦熱聞其將沒前體冷自汗盂陽盡変寒九月三日脅內痛判明日辰巳間遂不救嗚呼悲夫往者教數語寅盡先爲志文欲一讀之寅忍力拒曰何至是令於悼愴中緝綴平生十不得一旣擇其事約其詞爲埋志又書此以付大原等使篤孝思云

桂陽監永寧寺輪藏記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関千五百餘歲非一聖賢所言摠

集百有餘卷而已旣經仲尼栽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斁建之則夷狄禽獸爲未害丁寧學者收藏參腹以利心是之而所以至于今存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故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又得以卷計者至於数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鮮能究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讖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銀雜出於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然二千餘卷爲僧人於是中所嘗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則餘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

暇歟將無庸稱歟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別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鼻口之用喜怒哀樂之変皆非本体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無非元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鵰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臺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圍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沙河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謂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合靈蠢動蚊蚋螻蟻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覺也其於秉彝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困而溢瀆無足貴者故視

父母兄弟妻子猶怨憎讐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它人為慈孝傳繼九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同賢不肖苟同於我者皆法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寄諸寐夢幻說泡影電露舉非聖人真實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兒叙其種類知其嗜欲年壽得以居處名數繳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恠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憎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發見處處有神物護持無可置議於是衆人之才廷之衆力印以帝墨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瓔香水窮極侈麗花華絢飾然後為快獨疑而闕之者乃來道虎

障佛之罪人若傳大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怨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絕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象當一毛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穢然縛然鬱相望也焉在其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亙青之萬有焉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懸巖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務事勤苦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異同且箴夫奔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亦不得已也

衡岳寺新開石渠記

物無不可用用之盡其理可謂道矣乎非邪言道而棄物體妙而用粗或以為精吾見其二物道也五穀飽人者也令有人不種不穫廩庾無積釜甑無爨持其枵腹而語于衆曰吾飫於食吾之腹果然汝奚不作稻粱黍稷之想而自肥乎又奚不忘稻粱黍稷之念而已飽乎衆笑其詞相與質之曰先生不忍獨飽又憂弟之飢吾一聞之了達無疑咀嚼至教而厭足甘味雖六綱八蓋豐盛乎前皆幻物也吾見天下之人皆口充乎此而中餒者也迭唱更和以為至矣吾無何不免於為若敎氏之鬼謂道不在物至妙非事為之用者不類此歟今夫人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

可過旬而暴之有沃壤腴地而無溝洫畎澮以資不雨之急則大聖智亦不能板苗揠穗使發秀而穎粟也而好誕者顧曰是粗之為用矣吾有道於此說雨露之功於江河之德發揮函濡滋養之利而揭示灌溉救濟之勤顧旴作用候忽俄頃則生物之衆既已被澤而大豊美豈獨爾之長畝為多稼哉雖大雲焚空金石融洋萬類焦灼固不能為吾田之病也嗟夫此與向之為若敎氏鬼者同歸於無智而不仁三尺童子猶將笑之而又可以欺夫通天人合外內之君子乎衡岳寺長老純粹碩寺之三年數羅嘆乾顧田雖有奚流不可激而使也乃泝原上跑壁相可引之道躬率其徒以鏤鑿從事勞而益勤未幾石渠告成疏分臣派飛練挂壁流虹帶山旁傾演迤隨意停決餘潤所覃隣壤作乂是歲秋大穰齋庖恬愉鼓鍾其鏜梓来請記之使後有考焉予曰天地之內事物衆矣其所以成者誠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今以手衆物而曰必未嘗衆亦初無物也以口對客而曰心未嘗對亦初無客也斯亦妄人而已矣何以明之爾不能耕不土之田居無地之室衣不蔽之服而食無米之飯是則誠之不可掩也而獨外此以為道乎性刻諸石使来者讀而要其歸則吾之言猶爾之渠蓋相與流通而不窮矣

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

郡守以撫養百姓為職賢否於是乎觀不關以能奉承大吏為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稱善以其時考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內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謳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為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禁城暴政之後遺黎慓慓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寇植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聞直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予忘往欽哉善拊吾民惟既乃心毋怵于權倖頓首受命至府屬師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贓蠧害事下衡治之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震壞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昭明曲直而伸達冤滯振業矜寡而犁斷豪舉興民所便博捐其畏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舐掌之徒肉視斯人喋莫得動方是時米斛為錢萬有五千而衡境觀反無飢之憂官僚肅於庭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恐侯之報政而去郡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頌歎顧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傳致剡之曰向某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之以某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名變嗚呼嬰而育者無恠乎指青為黃孩而覩者無恠乎謂香為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悖矣侯既坐斥士民扶耋擕孺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逮者衆

資之使竭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即城北青草
佛祠爲堂繪侯像歲時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
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以致此則
民奚不從彼貪且誣者尸而祝之邪齊推貫河人乃知其
清松栢不遇大冬與蕭艾未知其孰賢也然則諸侯雖深
所以榮侯者不旣厚哉皙后方覆名實考毁譽賞即墨以
圖治康而御史采與人之誦爲侯明著劾奏之不以者襃
音寵煥擢畀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爲諱邪不
得而終困之不獨衛之人以爲善也侯雖屢折志意益勵
力操汲古今聞彌着則進爲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
之去思又必有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

卷二十

爾後德音不已衛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雲莊謝記

名與實猶影與形未有形直而影曲也世乃有實然而名
不然者由人智故之私繆爲之以欺衆爲耳予卜居衡岳
陽麓亦嘗窮高極深以來盡夫岳之勝矣蓋御雲培風四
眺蒼莽縈湘江於練白開洞庭於鏡空凡以峯巒雄桀附
岳而自名者至是疊疊焉如碧海怒濤簸蕩於蓬萊之足
焉則視融絕頂之大觀而人所共也知若夫溪行迤陰披
蒙撥翠陟降岧窕忽得虛曠兩山呀然大壑十里危立北
岸而勢青壁秀巘奇障層矗乎其外淙流奔雷呴洶乎其
下猿啼鳥哢應和於烟霞杳藹松葯寂歷之中九以澗壑

幽邃得奧者至是亦無以過也則後峒高臺之奧景而人
知之者少矣据景之會有序以車輙名由浮屠氏相傳昔
有得道而山居者鬼神欽之運木修供驅車補崖尚存轍
迹無從質其信否有老僧年七八十雪眉霜顱眸子炯光
破械垂肩扶杖至止揖之坐問其故則笑而應曰焉有是
哉鬼不能服田力穡何自而得木其稱於人邪則有道者
必不取取之是主藏也其乞於人邪則自天地以來未聞
人與相役安也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鬼又安能操斤
斧而爲輪輿乎所謂轍蹊乃石脉之倚廣耳者道散於異
端人不知鬼神之理其誕乃至此予曰然則何者爲鬼神
對曰天高而地下山止而水流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雲雷

卷二十

霆之聚散萬物榮枯成毁之迹人事動靜終始不窮之端
皆是也顧人日用而不知爾予曰浮屠氏之說何爲而不
然而歎曰凡爲我道者好假託怪靈以張大其術使天下
愚夫愚婦敬而從之蓋亦達人之蚩也而尚何辯乎因其
言推類而問之然則此山之爲峯以擲鉢名壇以羅漢名
泉以卓錫名巖以隱身名以一生石以點頭名以飛來名
以七分明以其亦然歟曰同也然則爾佛於屈伸臂頃現
種種變相謂之不可思議者又不與是類乎老僧不悅而
去予喜其言直而不欺乃易亭曰樹更其名曰雲莊取李
北海歷下新亭句意以爲奧景之表着焉嘗試觀夫巖岫
之間烝氣騰樓留晹須臾竄斵無際彌漫乎喬嶽之上喬

嶽不能有也浣沐乎萬物之衆萬物不能知也且卷且舒悠然脩然有其功不見其心無乃雲之出納貯蓄獨富於此山乎因爲之記以曉夫吾黨之溺於荒虛誕幻不復致詰者曾老僧之不如而欲名與實副雖谿谷林壑人所闊略吾猶將正之使來者無惑焉

永州濤山巖扃記

瑰奇偉絶之觀人所同好也覆壓淪溺之害人所同畏也役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惑也今夫山之秀拔軼如西方之所謂大華者乎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麗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接者乎然寧中一峯剝墮六社皆没近山之患乃有如此者錢唐海潮晝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

自其土俗朝與夕豈肩疊跡倚望而不厭也士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分一枝卷岸勢如電掣濺若雹散其所戲激處漂落五千餘人乎蓋覩見之是在乎地非有忼捭傾欹水至弱也狎而戲之則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凍磬欬式亡乎池肥甘毳養式死乎林燕姬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邦家而八駿騰驤九皐飛唳亦足以名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倖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顚爲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疾顚蹶厄丹轂赤族是皆欲耳目鼻口一時之適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永戍南二十餘里有曰淡山岩自山谷詩既行岩名聞于天下凡岩之病以晴而濕渗岩

獨峩北而透南方臺爽爀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獨絶景也然卯眠脉絡往往鱗皴而岩中大小石蓋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驚矣況丘片哉因數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今乃裹羊絡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缺得地不盈丈爲亭命之曰岩扃却顧中虛盡攬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咸在目且令芽山壑間翦竹開徑以趣于亭自今驗人遊子去來徙倚徉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岩之美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蕩而餓踣大抵類此古人所謂登門入奧惟恐資之不深居之不安者必無險巇危阽之理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君子或反望望然去之不啻如逆旅

亦獨何哉可求其故而勉之哉作岩扃記安零陵主簿劉汝舟視工礱之石

東安縣重建學記辛酉冬

永之屬邑三惟東安在西重山複嶺間境與峒獠接其風俗鄙陋無足恠也然號名爲人靈於群動則其鄙陋非天之降才爾是故仲尼有教無類蓋欲居乎九夷曰忠信篤敬可以行於蠻貊而況斯邑政治所加向二百年之久乎知縣事上官闡忠化威令既洽百里乃修崇黌宇飭簠簋俎豆之事帥儒其衣冠者使進而含英瞻想溫勵恭安之容退而游泳沉酣詩書禮樂之意亦武城絃歌之遺風餘韻也來求一言記之予曰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實鮮

矣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
精博為功詞華藻麗為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
足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
之未有不瞠然視咕然謇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其
英華易披而本根難見墉籬可越而閫奥難諳也前人有
詩云夜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辞
意若忽此書者夫童而習之白尚紛如執比論語之難讀
而可忽乎是以欲之後世之故必觀諸史欲權史事之是
非必觀六經欲知六經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論語而讀論
語則有法矣得其法者亦且請事書紳然會於言意之表
而書可指也不得其法雖句為之解字為之訓浩然成篇

纍然成文君子未之許焉蓋寠人技寶不若富人之有寶
盡餅療飢不若饋炙稻梁之實吾腹也豈不然哉予非能
之而竊有志焉故樂以告吾徒乃因記斯學也而粗言之

旅堂記 辛酉

參錄寧陵軍事河內向君園南於公治西偏飾堂為遊息
之所請名於郡守武夷胡某某以旅名之或問其意某曰
是在易上火下山之象仲尼繫之曰君子之觀乎此而施
於事也當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焉君以典獄為職吾是以
云火進而不止者也居高而照照有遺乎山止而不動者
也處不以靜將何失矣世有見事風生務為敏速而或失
於䟽略彼斷者不可復續誤而斷斬僇將噬臍故聖人言

慎以為決者之戒亦有謹審反覆務為審克而又失於淹
滯彼繫者如覆盆之望天其思出也以日為歲故聖人言
明以為疑者之勸焉斯二善何留獄之有不得已而獄獄
而無留歸民心合天德之道也夫慘酷之吏輕視人命鷹
摯毛摯丹衛赤水困得罪於仁政而惑邪說希後報者患
慕而寬恩隱姦而貴猾使死者啣冤莫之能訴亦非君子
所與故堯天下之事至於適當其可則善矣可刑也雖貴
如共驩親如管蔡誅殺流放非害也如不可刑雖匹夫匹
婦煢獨無告不幸而罹於桎梏必欽恤哀矜之非姑息也
司獄至此明之至慎之極而旅道盡矣苟不能然是以靈
於萬物之心其用之也曾不若無知之火與夫頑然之山

豈不失其性哉也則失性而曰能治人者未之有也君辯
察詳想準臧平允方將被識擢躋顯官其視斯堂猶旅也
嗣有來者豈惟一心尚有取於鄙言因盡以遺之使刻諸
石

蒙齋記 壬戌夏

沙津鄧君溫伯作齋西山臨泉以蒙名之求記於衛麓居
士棐某曰斯義也文王周孔氏示之着矣吾子玩辭觀象
吉其吉否其否利用其利用勿用其勿用可也而復謂吾
記之吾又為子言之不亦贅乎然吾嘗考聖人之作易憂
後世之未達也則屢致意焉發端起例厥旨詳複故重卦
者八卦之未盡者也名卦者畫卦之未盡者也彖辭者名

名卦之未盡者也彖者繇之未盡者也文言者彖之未盡者也象者文言之未盡者也繫者象之未盡者也說者繫之未盡者也序者說之未盡者也雜卦者序之未盡者也其所以詔後如此不啻悉矣而今之老師宿儒編殘簡蠹尚不能窺易之藩况能超然默會於包犧未盡之前乎吾徒少也爲俗學所桎梏名利所攻擊聰窒而視霿思蔽而智固盖不特童而蒙矣今子晦者明塞者通得戶牖於群經發覆蔀於衆疑異端邪說之善惑人者雲務卷而塵垢開何爲而然歟方其蒙也達固自若及其旣達蒙則無在故也雖然達有大小遠邇深淺若仲尼則猶天之不可階學者所得亦隨其才之所至而已其未達者不爲少也言

語工則短於德其文學優則粗於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於淸安於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也是自聖人以降皆然已達者固善矣未達者雖大賢有不免焉或逆止而不進或愈進而不息止而不進者亦非特童而蒙也進而不止者可以入聖域故箕子以蒙反聖而仲尼嘗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今溫伯及其弟講習于此齋篤志勇往不爲小成其造未可量也則亦勉之又勉期於養正之至時中之事它日卓然爲群蒙之先覺焉不亦美哉

義齋記

孰不趍利而避害趍其所當避其所當趍者皆是也是焉

知其利害之所在跖以貨爲利者也紂以酒爲利者也周幽以艶女爲利者也太康以擊熊承雉兎爲利者也方其利之固不虞害及夫害至則思利而不可得矣是故湯不邇色不殖貨大禹惡旨酒而文王不敢田亦有甚焉朱利於爲我翟利於兼愛莊周利於虛放申韓利於慘殺彼亦各自謂道大全也爲我則害君兼愛則害父虛放則害禮慘殺則害仁是故周公禁其言子夏闢小道孟子距詖行而放淫辭抑又有甚焉使斯人父子不相保君臣不相適兄弟乖序而男女失配驅体棄敗而秉彝殄滅方且語之曰爾當之不充歟貴之不足歟壽命之不長歟快樂之不廣歟憂怨之不釋歟痛疾之不免歟凡有所願欲祈向之

不遂歟汝能吾聽今之生修其因則來之生獲其果必矣貪利之夫旣吞此餌而其微妙之說則又謂空爲眞謂爲有爲幻謂滅爲樂謂夫不能脫死生者與飛萬類轉化無或以罪辜受辟宜圖深悲而閔重之於是雖明智之士有不免但化者先唱更和利於無生死之患謂道至是然後極率天下入於殊類而不自覺其究也乃獨成彼居處飮食衣服之利爾彼斯師之術以利爲道肆然居後然食啗其身與人入於異類洋洋然而不悲而斯人相與聖而神之盖千有餘年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所以脩人紀位天地育萬物者除掃荒蕪日甚一日是堂直前所謂八害而已哉有道於此因天之高而藏因地之厚而履因晝夜而

作息因四時而播缺因萬物之材而服役制作因人之不能不夫婦也教之以正而順因人之不能不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不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不相君臣也教之以仁而忠凡綱紀法度刑政禮樂之用皆猶是也之酬酢未嘗不當萬變千代而心則自如無所募而為之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熱止於各得其所宜焉爾夫濕之在水熱之在火豈偏設而用其潤與熯者豈附益哉是故各得宜者中國聖人謂之義斯義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差華夏夷狄之所以分霸術王道之所以殊絶自孟氏沒罕罕而無傳焉必欲治心修身扶世導民愈久而愈無害是無足為者沙陽華君超然知先覺有大中至正之教心篤好之收合族黨子弟使一以是為師障異端之皮厥其不若百舍重趼求予文以記其齋予固陋焉能廣子意子歸以六經語孟置之舍率二三子拳拳服膺若董仲舒所言仁人有正明無謀計者可也如其反此請事它岐或乃稽古而專焉是今明經而青紫是求放利而行不與義比以自投於八害之域則按孔門故典鳴鼓而攻之是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矣

陳氏永慕亭記

仁人君子之治喪也竭誠於死者必深長思衣衾棺椁播土厚而水深藏之固則已矣非禮不為也是之謂慎終自盡其心致思而不忘猶終身之喪焉是之謂追遠此孔

子之教也後世禮壞人肆其情力競鶩末習凡附身而合禮以勿有悔焉大抵忽不加意顧汲汲於厚錢刀食饌啗夫為浮屠之人使誦幻詭語夜以繼晝且多焚楮幣繪輿馬賂鬼神拘歲月日時擇能致富貴之地而後葬葬已則修大工徒華飾垣屋於墟墓間凡禮所不得為者悉為之相視少不徹則子孫赧赧然歉人亦譏之曰不孝方是時惟僧與陰陽家訑訑然得之蓋術本徇俗有致之者矣噫嘻悲夫養生未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民奚泯亂如此莫之救也孔子之教其無補於後世耶師孔子則獨可苟簡闊略於斯耶今子華塋亭匯前為春秋祭祀之所名之曰永慕則其心有所存異於世之彩楹彫桷以恍惚夫之目者矣予因為之言曰心無理不該以言乎遠莫之禦也去而不能推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疴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浩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而知百世之損益子華慕親而求其亦樂予開存而推之之道乎昔者舜起於側陋一日而妻英皇負黼扆皆不足以解憂五十而猶慕蓋所憂甚於所可樂者故其慕勝而其樂久世人綢繆妻子之愛詭曰無後為大跋疐利祿之塗且以顧父母自解心方係於物欲顧吾不忘親則其不忘亦無日月至為之勁矣又何永之云子華名壽遠贈諫議陳公從孫公蓋慕君而不忘於利祿厄窮以死而憂國益深者也視其忠而思孝焉不忠則久久則微微則遠矣子華

其勉之

戯綵堂記

人子愛親之心無窮而能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蓋在天非力所能愛在我勉之則尽其道矣謂力所不能致遂意其心非深愛也深愛者以其所養而養焉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然而棒檄動顏君子猶且有取推其所得為等而上之至於天下養然後無憾則以愛親之心無窮故也夫惟愛孝既自得其心而溫癢清至輕煖甘毳視聽起居杖履所及又咸其事而備其物豈非仁人之甚願而天下之至樂哉零陵郡守且春羅候偉正書抵予曰長康不才試郡得竊分寸之陰綬帶侍旁念萊氏子既老而衣錯五色為孺子容輙新公治之後堂以戯綵名之以寓其樂昔茅容輙殺雞供饋度置牢饌俟有余之間而疏飯對客泰然安之此世俗所未識而郭林宗獨知其賢又勸欲公以記其實予三復有感焉嗚呼予雖三千鍾而弗洎矣候之婉愉乎斯堂是誠足樂矣而聞之者猶以為究侯之志為且年侯過五十致政公鶴髮兒齒裕寧康鮮而精之耀五馬之貴二千石之祿承顏膝下事類萊子而貴非茅生是誠足樂者然猶以為未究侯之志焉何哉豈不曰侯嘗自四壁擢取名第十丞卿寺而出殿藩屏方且布明天子惠綏服之德輕徭而薄賦平政而理訟使闔境耄耋皆得其子孫之養保存生業無歎息愁恨之声則斯民頌吾君於日月之明而歌太守於兩陵之崇者薰蒸浹洽散為和氣介高堂期頤之壽不待月祈而歲祝也是乃顯親之純孝非萊氏所能彷彿者矣古之人老幼吾老幼及人老幼善推其所為故諸四海而準此固侯之志也予鄙陋甚何敢望林宗然觀侯之書而求其志則又竊喜是以引而伸之而志其詞之不文也

岳州學記

學之失有五而期難有二蓋自書契已來至于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號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為則有困於訓詁者為則有役記誦者為則有耽於文詞者為則有惑於異端者為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士慨然旬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謂哉求之以私智廣之以群言之成文而持之有故材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和而從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奧矣今迹其言曰天道高遠必致爾事之力聖道蕩然無執人者雖之自其說行仰爾而明於天恃雖而通於聖書未有一人焉然則其斯謂道使世命使言之而不可行資之無深居之無安也雖欲不変亦未由矣終於惑異端述義利舉外夷雜霸偏駁之具叅乱正教談高語妙傈風俗澆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與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至當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已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

令傜車馬之賜踐於五央而更於二難惟利是趍俗速益樊先聖先師太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着爲邪說者毁其板然其人示道術之統于一德意美矣巳陵古郡地扶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間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授齊君稷奉承詔旨曽未閱時釐宇一新屬某縱從見委爲記而諸生之諸抑又勤焉曽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某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央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于今不絶者子思得之曽子曽子得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篇其則不遠也造之得門進之得序游而泳之有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形名度數之詳變注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辞采之利猶冥濁之過鏑弋巨魚之觀數罟也丈雖身究而配合撰作者無之口筆尹旦而宛設申商者無之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趍汶之辞異乎出兕毁玉者矣必信基春詠歸異乎夫子哂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爲干祿者矣必信潔己辞汞異乎爲人聚斂者矣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决令以易從道而隨以春秋正巳而正物心日廣体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顧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關理之前哉

桂陽監學記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複庠序知桂陽監左朝奉大夫無棣張侯修以書抵某曰修不敏守蕞爾國而黌宇一新永惟德意所覃興癈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某曰鋪張彌文爲太平盛觀乃朝廷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豈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之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爲子矜松誦之盖三代之於人才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皷篋摳衣登門拔㨾而覓擧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方其讀聖人書類之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問惟不中夫程式是慮有司罔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說養以心修身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務往往偷正而徇己道護而諱詣行之淺又皆曰取士如是足矣大學埋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襘天間有資稟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簿周孔若於誕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矣有貪覬其趍愈下所以然者忘義趍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教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俞也學而不本於義惟利是圖其患可勝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久也相責以等不尤則悲相觀以貲不積則憂忘放此而行懷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往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

義而已矣令夫慈孝忠順交際辞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有不可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不當然是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蔽之令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必也不惑然後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自居而不為在彼者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夫子之所以望多士名第云乎哉青紫云乎哉

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憊瘁則甘毳苦珍莫適於口体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閈閎而扃鬩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捍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効死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而銅鍱鐵扃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溪羨溢歲築隄防然後郛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鶩有守者闕隄名水以自保賊既引父城亦隨陷他日立郡於劉橡兎磔中遺黎百一喘爲苟活蓬户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竈產鼃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析柳之與吾圖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羅候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蹄百姓脩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它邦負耒招顧受一廛而至者也候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殉民之欲闔內外謹闔闢置壺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伍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椽不拜借伍偽敢節義工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斬其間材歸其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著宣盡志君者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祭與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爲而為之令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見後遵制度奉非時紐而舉廢典乎庶宜曰之識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金球堂記

士方爲布衣思立於凡民之上應舉干澤僥幸得一官食寸祿始願畢矣父之欲夫有違於我者稍自斂也經營累積以為人子當務顯親爵不及親不可稱孝則又以子孫為念曰巨室强宗之所以紹隆而不絕者有世祿爾令不通朝籍傳未裔男子起家願若是耶而其意氣强才可自奮則又慨然曰碌碌乎州縣廛勞冗散之局胃何足適意於當年必也進直承明立侍清廟鳴玉趍班而黃金橫帶號天子禁闥 心之臣然後為貴矣而凡顕頌乎此位者皆輔相大臣所由選也感縮居後卑脫在前則又萌計度

度之心曰諫爭論思之爲益孰與燮調弼亮之爲功持案
簪筆之爲親孰與大柄歸乎高下在心之爲專哉故未必
盡孰也孰與日奉都俞之爲信言未必盡聽計其未得則
屈已枉道以求之其既得則持祿估黨以守之而企心猶
未已爲乎自匹士之賤百寮之底而視公卿亦有間矣窮
而不得進進而不得已豈非命也命在乎天人不能移舉
緣希望如星梯級坐心促步惟恐弗逮書試道其情狀於
高人達士之前蓋亦莞然而笑喟然而歎爾此二疏所以
振衣西京垂芳青史至今千有余歲使人詠誦愛仰而慕
不興起者也鄭林居士向公百失識達才高補以文雅耆
揔六路大計遍借臣僞命適障江淮人心不搖及毀巨濤
嬰東夷百姓南牧之鋒能使士民致死以降爲恥年未五
十懇車而去天子思其忠優禮起之遂登華近寫誠納策
多所裨贊人咸謂公且大用而功力請歸休至于四五竊
味詔書有進而無悔退不待年之語以爲非二疏所及者
於是中外之士皆光其行而惜其去公既歸榜其堂曰企
疏上以崇君命下以旌素心以所既踐者猶有羨於廣受
若未能有行爲其志焉矣夫用舍行藏惟義是與則無富
貴之累而知止不足言動靜語默惟仁是依則無處之偏
而後悔不足患伊尹傅說太公之流要則達之不以退爲
高深遠大愈進愈益非若它岐之恐況世味之有窮大抵
如此公雖脫屣塵垢棲遲丘園濯纓乎清江之流晞髮乎

經鉏堂雜録

王荀之風而精力未衰視聽尚彊則於匡文簡致主康時
之業又安得恝然而已乎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終

經鉏堂重録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第二十一

復州重脩伏羲廟記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包犧為首蓋三千餘歲于茲矣景陵廟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而不能違則有土有民者亦何時而不可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頊堯舜五人為其言曰孔子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善乎予弟宪之論曰判古昔之昏昏當折衷於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無裔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頊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焉得與羲農先也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稱首包犧歟故九論道議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傳及它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然則今以包犧為五帝首蓋祖諸仲尼爾謹按包犧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椎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于宛丘河龍負圖帝乃則之畫則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罔為卜書為筮時方鴻荒人民雜于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賢聖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爲明視黙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始建官分職以龍紀名布之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

經鉏堂重鋟

牛羊豕狗雞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一十年群生和洽各安其姓民到于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也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乎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徼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導民不可忘也則或埋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蝗火之災顧汲汲然焚楮旅黃撃跽數拜禱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止因即以為土木之賜禋禱之効日滋日迷正禮大壞復守無候惟正秉心純撫民患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路長吏脩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於包犧氏矣鳩工蕆事廟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諂意庶幾於知古道拯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證史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永州重脩學記 甲子春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洽九流橫貫百氏之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強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尋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歛散祈秋毫充府實庫流錢地上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伏將銭指蹤授略戰勝攻取有智勇者

經鉏堂重鋟

能之是皆秦漢而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書以此品目之矣而未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固使門弟子為椎朴無用之器以見誚於便儇皎厲之倫哉蓋治其難則振領而裘舉澄源而流清安於所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九外營末趣人所共騖無與乎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碩且異焉然誦詩書親師友反躬內省若不皇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飢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成然寐今者蘧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

學則流形賦生必託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直智勍一能才才周一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老身童路而不悔哉至於此必也釋然而笑曰鄙魯無訓固不使我為冤舉千祿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不欣欣也蓋飯蔬飲水敝褐縕袍曳履而歌商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矣予曩者假守零陵郡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來起予之益愛其勤勸者眾往往固窮恥為非義大抵遺風餘韻自三國以來人物表見於世理亦宜然也紹興十二年六月予奉祠去去官有詔旨令郡邑脩復黌宇交代羅侯適至即因舊而

增新之數數之書述二三子之請欲予一言以記本末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毀為異則建置為常春秋之法凡文章制度克合典禮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槃泮之觀不復為設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為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而非珍奇倫也性命有正而非邈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死生有曉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虛姓宇言語主宰之可名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已必於此求之適越而北轅歟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療飢歟

祁陽縣學記

祁陽令呂君堅中脩書遺縣學講書周度來言縣東有先聖廟與浮屠氏居為鄰浮屠氏懷奄之計已侵久幾廢而佗徙者屢矣賴二三學子力爭而護存之堅中承之邑事惟念教化之本方欲增葺贊含招徠後進會有詔旨州縣學盡復置即諭士勸民揭力効助甫再閱月告成一新且叙二三子之意請予嘗守是邦而記零陵東安之學矣斯邑也其可以無述予不得辭則為之言曰建校學者必祀先聖示道業之有所宗也天下同知宗孔氏然自孟子而後曠千餘載居仁由義德業備成卓然為斯人之先覺者不越數君子而已是誠宜師而學士大夫鮮克師焉或且悻悻然曰孰為數君子吾知師孔氏而已予竊患其說託

是而濟非也今有人生乎遐方下域而欲至乎王者之國都必得知王都之所在者引而導之庶乎其至可爲弗遠中人之資豈特下域之比也孔氏之堂室豈特王都之遠也乃從未嘗知者導吾而前其不迷津而冥途入叢林而陷大澤也幾希故欲學孔氏必求深乎孔氏之術居仁由義德盛業大者志而潛之講而明之精而深之然後孔氏之堂室邇而弗遠造而弗差也昔者尼仲無位以行其道則綱紀典籍垂範來世雖然於易則繫之而已於書則序之而已於詩則刪之而已於禮樂則正之而已未嘗作也年七十致大夫而老道必不行矣乃始筆削魯史之文作爲大典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易詩書禮樂前聖之所同而春秋仲尼之所獨也使仲尼君天下而南向爲公師而北面所以經斯世變大化致隆平而頌清廟六五帝而四三王者不出乎春秋之志矣今也宗孔氏而廢春秋是猶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稱闕里之門人邪宗孔氏而不知春秋於是以莊老爲真以瞿曇爲妙以稱貸取息爲迂術之王政以李斯小篆爲道德之微旨剌秦美新者謂之合變歷相五代者謂之知道發於其心害於其事與王術錯謬之禍異執而同轍亦云酷矣本夫强項穿突失所依歸無指南瞻斗者鄉導乎其前故顛倒謬亂至此極也是豈足以爲人師邪彼既謨而無師吾又師之而不悟其行所冥師則亦將顛沛謬亂有甚於彼者矣和靖先生侍講尹公受道于河南夫子聖上尊其德樂其義擢從布衣寘之經帷俾發明論孟以啓告其進與退皆可法也吕君樞衣服勤尹公左右實有年數今以其行學試之事政則九聖賢傳付師弟子授受當爲二三子精言而深啓之使讀存廟字增葺殿舍不爲虛文美觀而弦歌之聲學道愛人之効有光於武城矣日英材秀民無恃而興雖中人懦矣猶能敦廉恥勵風操可謂白士則斯文也刻諸金石而無愧矣

城都施氏義田記

古明王之治計口授田俾人人各給乎衣食無甚貧甚富之患貧者不至於無以自存而富者不至於越制踰度兼人所養故井田之法以義處利公天下而致和平者也自秦開阡陌廢疆理用智力雄序自封殖斯民則之交騖於物欲不極不已稽考後効城僕于陲象焚其身貴賤雖殊其致一也唐虞封建侯邦其大小以里斷見乎禹貢之書里則井地也周衰强吞弱衆奄寡千八百國併爲六七比六七君猶未厭於心肆其詐謀礪其鋒及殺人盈野流血成川而嬴氏爲尤甚卒之未有不反及其所甚愛者益奔義爭利利塑則害從之天虧盈人好謙理所必然爾孟子深源其本以救其末極言義之不可不務利之不必圖而以正經界爲仁政之先誠令有天下國家者皆以義爲利分辨志定不至於猜嫌憎疾奪攘賊殺而相與安乎交足無求之域豈不善哉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雖持累世而

不敢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為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表婚交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保之恩浹洽於其族也令夫一鄉之師使東家蹇西家廩行道必議其頗况乎一家之衆伯也羨粱肉厭紈綺而叔也褸覆藍縷不免於飢寒心其謂何故善推其所為者由良心而充之本朝文正范公置義庄於姑蘇最為縉紳所矜式自家而國則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知已吾同年兄左史施公楊休家素貧遠仕受祿其承甘旨之外儉節而儲餘并其室齎送之奩卑勤積累二十餘載然後得田六田六百畝既資其弟及其從昆季矣又念經遠之

計復割二頃為義田遵文正公舊規刻諸石而以余早司研席知其孝友舊立之艱也俾為文以記焉余中言之曰聖賢自一衣食一居處之微而與澤被四海並育萬物之政者理義而已矣貪人鄙夫損彼益我謂肥其家乃隕其宗不利之究起於為利楊休壹壹踏善景行前脩以燕翼來夫豈苟然哉嗚呼不井地不封建不足以寢兵措形保國而長世斯道也安知不有能復之者有能倣之豈獨士大夫不必置義田而已然范公舊規亦庶幾乎華寧從忠合族於悠久勿替引之則施氏子弟之任也

武夷桂籍記

古者取士雖多術大要有三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兩漢

而上由前之二而能言者因以顯唐以來用後之一而才行者隨以奮然則奏言取士雖非得人之本儻詢之有道致之有權度詞撲而義正者不見遺藝華而理乖者無幸中則方諸度德量能者亦不至甚失故進士科自唐中業逮本朝為最貴而元德顯功計安宗社躋世隆平者光明碩大繼武筆出如二十八宿經紀乎天次森羅乎太清而作為文章擅名天下之士反不多僅比晨星寥落相望得爲乃有皷篋絛爪一趨試席睨棘闈出入之容且嚴也則浩然太息以謂俊已輕賤拂衣去之終其身斯人也視伏光範門三上書仰首嗚號者不啻賢矣曾未思三歲一科天子先期下詔中勸舉子使亹亹勉焉以待有司之問將

以期命部使者擇主文官即其州闢場以程之其限歸其法精其選公其預選者姓名文字上于宗伯於其行也郡守設賓筵勸為之駕歌鹿鳴以遣之明年春群試于春官於是時主文柄者朝廷益加擇其預選者士林益稱之曰能矣天子尚慮其未詳也親御廣除策以經史當世之要務而提衡拵鑑則又北門西掖蘭省蓬山一時英彥之極品奏甲夜半工賢明法駕坐雲帷臨香按大臣啓卷讀所對策臚傳姓名而賜之第賜之服蓋日下吴君與臣不敢倦既再拜出則頒少府金錢俾其集而舘處越旬時勅太官供具太常張樂侍從近臣為獻主酒中遣中貴人賁卿製詩章就賜舉首以下諭以致身事主之意益寵光之然

後入吏部籍而器使加焉於是取士之禮畢其文實竭焉
如而或者頋謂俟己輕賤不亦賢者過之也與是故進士
設科功業如韓范德行如馬馬道學如程張文章如廬陵
臨川南豐眉山數君子其究雖殊塗其傚也皆繇此其選
也科目之貴重於世夫豈苟然哉建州七縣每應書者率
四千而贏崇安固里社閭誦家詩戶書之邑也自淳化三
年張𢖍始登弟迄今纔六十有四人以設科之年應書之
數大略計之無慮數十百人而得一豈科目貴則得之艱
亦其理宜與嗚乎此六十四人者其通塞顯晦與其賢材
稱否或遠矣不得而知其近者鄉老先生所見所聞祖之
所逮聞之亦班班可道也山川英淑之氣蜿蟺磅礴未嘗

閒息則何世而無材去古雖益遠出於人心者猶在我欲
仁斯仁至矣則何材而不可就後來之秀以一鄉取友爲
未足又尚論焉於此六十四人是非去取豈特三行一師
而已哉况明天子晋神校序善養樂育承學章布逢掖其
其章必有魁偉傑特雖習詞藝而詞藝不能局雖由科舉
而科舉不能拘者是謂奇材遠器可以主盟斯文扶持皇
極爲聖時之端則斯紀也且將續書又書丕書蓋與吾宋
相昭乎永世矣

建州重脩學記

建州守張侯銖俾來以書繪示泮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
武脩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頹靡者咸振舉之

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寔渥酥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
三漕使徐公馬公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
屬鳩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潘大典也當書而
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
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
曰吾鄉山川奇秀士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
大比于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衮觀
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譽
動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
慮數變元豐中陽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
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焉于內訌紹興二

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瓶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
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推撃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
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終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
之春盡冬十一月爲一室十二齋閣廡庖庫咸備最後建
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
之風昭回黌檣作新多士摳衣負笈來遊來處者彙幸至
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粵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
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奠用幣春
若秋上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嘗病後
世以爲無定師也頋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然乎
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

則喤莫置對豈不作於事師之名而徵夫為弟子之實也
予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
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
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
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於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
足道耶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焉一王之成
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承
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然飲箪食蕭然陋巷
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徑庭乎曾不知理
義悅心則閱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
長短而靡忒其含藏之洎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

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効譬夫執枲役稻梁者不生於
菽麻枲之實決也河出昆侖則必經營中國而入于大海
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
擭舊憚於擇善一也詒記誦詞藻為業一也用于覓舉干
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戒數儒冠誤身弃而佗從一也既
得之視故習猶兔蹄蟬蛻焉一也効官它職以枉徑患文
支悟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
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
春秋之奧則取適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乎豈無抗
志大慮凌高僞遠睎顏若孔之徒與識得其門造其堂而
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為師何不可

之有寅既而候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以告子佩之同志
者俟不以為之言贅也則請鋟之石

麟齋記　丙寅

麟鳳龍龜動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物太平
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
多見之惟麟與鳳則自周以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
漢獲一角獸為之改元獸之一角者衆矣又安知麟之不
兩角而觡脅衡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者弗然
之詞也惟鳳亦然宣帝時鳳凰數集而少府宋疇因譏被
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為譌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
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為監四三良臣死非其罪而風

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提相之奏決不足以震珍產効
九邑又況茂陵多欲奢泰窮兵四代海内虛耗盜賊半天
下幾與祖龍同轍麟胡為而至哉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
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為之
應不可誣也由是觀之史載龍見于某江某水某井中當
時以為美談者殆亦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
貢所錫寧王所寶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骨
之凡龜蓋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宰予所以興拔萃之歎也
大龜神龍真鳳之不復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
衰已久於而獲麟何也曰為麟非為魯哀乃為仲尼耳仲
尼大聖人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

之法雖享帝于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
于天未足以喩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爲宜
曾是一麟而曰多乎雖麟爲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爲
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鉤
用高蹈知耦耕貴卿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畝多智如晏嬰
皆不能智之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知一麟是人
而不靈也烏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曾不知
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烏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爲靈智
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然故雖有麟亦不可知其爲麟也又曰麟之爲麟以德不
以形然說麟趾之詩者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

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旣言其形矣若其德
非神靈智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
非其時聖人以自況此說非也仲尼述憲乎帝王乃詔敎
乎萬代豈以身之不遇感而着書與憤世疾邪者比正使
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盖經濟不
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德莫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
俊良賢傑莫不章陟誅患慝姦莫不討弃璣衡七政莫不
齊敍山川動植莫不繁廡橫目黔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
莫不賓服厥制旣定同符於堯舜成康爲天下萬世太平
興洽之源於是麟出而爲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者無可疑
者以爲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齊其畝耳沙陽張時子撰

合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請予記之予發潜心曰父聖
人充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爲麟說
以表其在椒之珍而寓其下帷之趣云

會享亭記 丙寅冬十月

太史公叙九流而陰陽家與其一至唐呂才乃立論非之
夫此二端各有指趣司馬氏盖取天地之大經常順之無
以爲紀綱故曰不可失也呂才則摘擇水習背禮害義之
事正子長所謂拘而多畏未必然者令以耳目所睹記吉
明吉凶之効稽諸靑囊撥沙諸說得失相半則其得者豈
皆幸而中邪或曰人之興衰非智力所能爲其形數氣機
適相値會爾或曰砥礪之石不爭和璧培塿之地不生杞

梓是各一道也予遊武夷自崇安挾溪而南過芹口西望
有山甚尊指以問居人對曰是名爲研山乃角里先生弟
子華子期學仙之地墨池丹竈今古無恙圖可攷也經其
下則高平范氏舊隱而先世宅兆在焉逆渡溪西行五六
里至山麓見一峯巋然妥肩而揚臂衣袂家塋所据在三
岡內抱宛宛間左右纍陵起拜拱揖大勢陰禁中禁舒夷
百祀喬林翠柑濃鬱芹水帶右阜前注于崇川予與范氏
世交契也攜齊登隧循恭會享堂上周覽泛觀而歎曰古
稱佳域不是過矣雖范氏自太傅公以儒學起家仕不享
遂而五子森然爲盛時聞人羽儀省臺步武廊廟各奮所
長蜚声騰實其後來秀髯嶄嶄輩出夫豈偶然無所自乎

公雖居方城著姓五六十年而孝謹行于閨門奉先尊祖之念奕葉濟美是故此堂由政和辛卯歲長子秘閣而次遵用治命建立直太子少保墓前而少保寵贈之命則戊戌歲右丞初拜疏恩及祖之彝典也後二十八年秋七月秘閣子寅秩元作將漕甌粵衣繡故里復加葺以永祠事子孫繩繩有舉無墜嗚呼盛哉元作知予過而不鄙以脩堂本末見託紀述予考諸禮廟以存神墓祭而復藏體魄神伸魄死聖人達之故古者有廟享無墓祭而後世道晦禮失以寒食拜掃為達孝之典常先儒固謂禮雖未之有亦同乎俗而不害於理以說將以諉夫不知追遠者耳非經禮也然則昭崇祖考之道必區區然俎豆之於丘墟尸祝閒而復為懽欵是不然昔者秘閣公宄才正誼不事權貴阨窮半世與予先君為同年弟兄先君於其生音問問未嘗絕於其沒也久矣猶哭之以詩知其用不究材無裕在後也而元作器業是則是以數為部刺史國所臨風俗注措施設咸有績書其初入閩境建值人念公怖吏摩屢往閱然赴愬立談之際去其疾苦拊而安之在公夙夜以省法除弊為急務會稽官賠錢之委於轉販者而昧請不行按致屬部吏之狃於貪戾者而郡縣知畏禽幻僧破妖黨消黃巾五斗之患於胚胎萌孽中浮言莫搖風採堅重其功利之所浸傳矣識者以是占范氏徐慶益蕃衍未艾而期元作元顯庸於朝著也則元作所以為祖考之光料合族屬俛伏拜興奉酒醴肴肉裕然而無愧者愧豈與勢榮俗尚同情而比事哉故為之書

復齋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固物有遷古訓非之安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失一言而兩趣片語而數義莫適不然顧用之如何爾莫至乎道之為名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莫中乎極之為道而皇極六極皆號之極焉是故讓一也不善用則之噲布免舜而效其身儉一也大禹惡衣菲食孔子無間然墨翟禽滑釐勤苦大觳其行難為而天下不堪也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絃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悉性正志而帥氣度也作齋房詩於是書於是游息於是榜之曰復蓋欲顧名思義也顧迷闇復之說又將玩其文而既其實焉予曰復之說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慎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吾所謂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真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嗚呼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復者乎累名則悲權勢之不充貪利則憂財貨之不多溺於嗜慾屈於威武則荒乎其求慄乎其居一者為病方寸外馳靈臺雖存而神者不守之人也於復遠矣雖然亦豈誠遠也哉使其幡然致克視聽言

動必禮之循其用力也如上汲如還轅如旋其面目則向之遠者一念而近於此四用以我命我於彼四病以物付物之人之於仁也若赤子之趨其親若旅人之赴其家惟恐其弗至也而其道日進德日升猶日月之經乎太虛不離其次舍也猶水氣上騰爲雲漢爲雨露播乎萬物而歸乎其元未始不復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盖龜山之四壽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尚冀侍乎言然予方從事於此請嘗試言之如向之云云者不以進所厭歆爲責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觀瀾閣記

水之變態多矣非其本然也淵然其停油然其平渺然其清者水之性也栽而逝溉而決洸而滐沃而滅者性之用也石齟齬之則激則戲爲風震蕩之則騰則湯爲性於是亂用於是失非水之正也故觀水者愛其澄澄而不愛其渾濆喜其流行而不喜其泱溢是故浩浩湯湯神爲平之百川沸騰周大夫憂之斯閣瞰而溪之會而以安瀾名者得非意出於此歟胡子曰美則美矣義目未盡夫水之流也泫泫然鮮鮮然若鯉之躍若鷺之翻差差之紋若渠沙疊疊之勢若曾雲起伏追隨散漫無垠斯其浪之形乎曰波曰渌則浪之巨者也曰濤曰潮曰澐曰灦則波之大者也惟瀾之爲言古今未有訓而當其義者文中子曰吹波助瀾退之南山詩曰微瀾動水面其進學解曰廻狂瀾於既倒是則二子皆徒趙岐顧野王以瀾爲波特有大小之異而目之曰微者語雖近而意已遠矣夫瀾非波也謂水流動之狀也流動之狀汩汩衮衮冲融演迤浩乎其方來放然而不窮惟有源之水爲然盖未嘗不安也彼其無源者雖萬頃之鍾非有激之則固安矣而求其瀾又不可得此義也惟孟子知之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盖觀其有源也不觀其源而徒觀其波是猶觀人者不考其實觀道者不要其用觀政者不稽其心觀言者不質其事失之遠矣夫水之爲物不盈科不行盈科而後進則放乎四海凡喻夫學者不可無本也君子任重道遠事業無涯古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不造乎本而能齊者末矣閣上主人懷欲關本之說請之於孟子爲求之周易安曰觀而爲之記

伊山向氏有裕堂記

裕之爲義寬容優足而言見於易詩書而孟子以之其在易者訓人承父母也其在詩者訓人友兄弟也在其書者訓人燕子孫而卑百姓也若夫出處語默從容而有餘浩乎其沛然則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也是道也弘而後能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弘完心所謂廣居以弘養德所謂大畜推己及物所謂放乎四海而準由通博遠所謂參乎萬世而純其爲寬容優足也至矣如易詩書所

載孟子所處宜其無施而不可矣是道也夫人皆具而有
裕不裕異者充與不充之故也夫惟不能擴而充之於是
局爲細德見爲小見行爲隘行雖不動声色固窺其際而
險微怯狠氣象自露如是者周公目之爲儉人人一也充
則裕不充則儉其同源而殊派乃爾此君子所以貴於問
學也或者析文離字以衣受身谷受水發明裕之說其爲
裕也褊矣哉河內向公宣卿小隱于衡陽之伊山結茅爲
堂寘書史其中茂竹圭蘭蔭蔚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
猿啼近峰鷗馴曲沼馬環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
潁川韓璜叔夏自天柱峯南樸被杖筇歲一再往焉或商
較文義或把戲賦詩逍遥襄羊與晝而復別蓋五柳先生

所謂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有或數斗酒闌飲自歡然
者也宣卿曰堂不可無名請名而記之庶幾後世知吾三
人者常優游笑語於此不但使元伊留聲穿雲裂名噴壽
窈眇而流傳也公前後分郡寄攝帥推伏部刺史節戚宣
惠播所至有遺愛在人久而猶未泯是時公辭湖北憲印
已七八年仕途憧憧獨無履迹未嘗有戚色愠懷寅乃取
孟子進退綽綽之意以有裕民其堂宣卿四世祖大丞相
文簡公也寅先君子喜宣卿資氣剛正授以左氏春秋傳
且爲之言大義故宣卿學古益力守義益固元宗斜族樂
多賢友不與悪人言若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宣卿蓋勉
焉日有孜孜矣使其才見用雖有官守言責亦且裕如況

無是二者寸人必富而後志疇必貴而後意遂必踞權怙
勢而後神肆體胖則顏回曾參無乃憂愁憔悴不聊其生
耶二公陋巷一簞樂以忘憂曳履而歌若出金石蓋與天
地同其量矣方諸衣中枚甲壁後置人通多妻侍牀一物
不具則不敢出怨虛舟而怒飄瓦捐有拔而違彥聖方寸
營營不得須臾寧者其裕不裕何如哉由是言之居斯堂
而以孟子爲師可謂擇術處仁之美矣予既記之云爾又
從而歌之曰六合無際此堂廓如四時行焉此堂爲樞堂
心日休堂路常坦堂智閑閑堂色侃侃池似黃陂數捷澄
之林動清風熱者執往寒來碩阤槃獲考神具聽止百祿
是保

邵武重建軍治記
國風載甘棠之詩其序曰美召伯也釋其事者曰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後之訓解者謂召伯聽訟不忍勞民徒來跋
往之郊野即民而聽焉及其久也民歌息之因愛其樹相
戒以勿翦勿伐曰此召伯所舍甘息者也世之安此說也
矣而或者非之以謂諸侯治國當有制度臨厥臣登厥民
固將尊而不遠新而不瀆令以南面諸侯爵貴位崇車旗
冕服禮施一國而乃出舍於郊茇身茨州節則勤矣亦何
異夫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者哉予常喜是言非識
職治道知大體者不能至也不然路寢之居塞門之儀皐
應諸門之制何爲載於春秋論語大雅之什而許行陳相

以有倉廪府庫為屬民者又何見貶於孟子邪且四竟之內北閭族黨衆矣使名伯去其朝説於此棠則民之趨之未免衆飯跰足之勞使名伯即民而屢遷則其休止固無常處名南之民東西南北不應覩一棠而寄懷也又是詩三章反復一意未嘗及聽訟之事訓解之言胡得為然則詩人之指必有在特學者辨之未明爾今縣邑之地度袤挈廣何啻古公侯之邦雖中下郡猶或環四五縣方之儉於百里者蓋已遼絶而公家庭宇或庳褊叢陋曾不眡豪舉大姓燕私之館豈事理所宜哉昭武固東南名壘扼飛猿峭石其險足恃自洪潭廣桂江漢巴蜀之有事於東甌者道必出此蓋甌閩之西戶也是以國朝太平興國四年

革歷代之規畫縣為軍太守張侯度自故縣移令治九西徙五里前據重岡後帶麁水山川奇秀民力生業尚氣而服義豕乎既久儒學之風尤盛對大廷之問則有文冠天下者為言責近臣則有忠昭一時者致身丞弼則有光輔中興者至於孝義材學顯晦可紀皆不乏人四方之聞有是邦也蓋歆艷而談之其入竟而問俗也君子則樂其善小人則畏其貧故凡有意乎斯人者受命作長不稱為難治而郡廨再火於建炎紹興之寇草創一切無復基序十一年太守左史王公始訪鼓閣舊趾而建置之餘以百姓未裕未遑及也後五年令太守大夫江侯為政之明年歲比有秋內無寇攘訟獄簡稀里閭康乂於是衣冠父老合

詞言曰未有有州而無聽事之所者大夫其念之大夫雖重於興作其若蕃屏觀瞻使客臨過邦人之望何侯不得已令龜襲吉鳩工會材措畫規模一出心匠僚屬比志志兵民勸勤經始於丙寅仲秋之戊申迄役於丁卯孟春之戊寅錢以緡計者萬一千有餘傭以日計者二萬八千有奇高明靚深體與名稱脩廊崇閣衛以戟閎儉而不削美而不汰落成之日衆大讙會詠侯之德寬裕而肅歌侯之政簡靜而理賛侯斯舉得事之宜賦役舒徐下弗敢違巍巍崇成民若不知以一覩百豈稱吏師郡從事謝光叙廢興本末道邦人意來謁不腆之文鑱諸堅石庸示悠緬于惠夫短於才者以因循不振為德而涼於德者以苛刻

促辦為才於是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江侯則異乎此矣會予經從目槃輸奐耳熟謠譽非借視而傳聞也遡原古義訂時措而并書之

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皇帝臨御之十有二年至德既孚聿脩文教首善賢關畢及外學廢墜之具罔不興振遴選儒臣典司訓迪於是長材秀民旬藏于畔者摳衣鼓篋來遊來居齊齊乎衿佩之盛洋洋乎絃誦之富而賢能俊傑將不勝用矣聖心猶以為未也乃於清簡之燕自易書詩春秋孝經語孟中庸篇左氏傳周六官之籍悉經宸筆刊諸琬琰而以墨本賚賜學校歷致前代留神治要以善養人之君未有此舉豈乎

懿哉眷茲新昌百粵陋郡煙嵐烝潰瘴氣蒙濁車馬舟楫
奏集艱阻平時士子欲見書籍之義者其道無由於是抃
舞流傳經載上賜而未知所以處之也先是賢守傾屬茂
草延堂寶瓊閣供士散城闕前郡守臣張棣嘗捐布繒俾
加緝脩飾板經端楷以擇去敎授臣劉德驥疏剔繁本會
計出內給用有羨即謹備之日累月滋載當裁作蠹壞汙
萊革為大壯荒叢椎鄙棐為文物遂建重屋於戟門之上
直大成殿可承御書起十九年之十二月迄十二年之孟
冬棟宇翬翔丹碧華爛雄麗之勢冠壓嶺海攝郡事臣黃
齊倣陽冰書恭題榜揭涓良日率僚寀蕆事奉安萬目咸
覩陳迹遺編於焉增重臣德驥以臣寅嘗習詞命見屬為
記臣寅拜手稽首而言九州若雕與浮屠老子之家各有
勅札御書儲矣學校之有御書而尊以經術詔多士也乃
自
皇帝始令夫鏤板貫貨指金即得尚或怠而不覩其
肯勤勤抄錄能終卷帙者固以鮮矣何況天子之尊富貴
之奉一日萬幾弗敢皇暇乃能游意筆硯徧寫群經為燈
窓章布之所難以激勸人材為急而又天縱聖智抄解書
法跳龍卧虎不足擬倫心畫所形顯道章德精能之至入
神出天如日如星如雲如漢文明在上煥飾在下故使爾
諸生雖生遐服與七十二子趍乎闕里而親炙夫子之
文章無以異也是宜服膺至教毋善口耳毋趍利勢力求
忠孝大端見於行事以不負聖主樂育之化然後為稱可
不勉哉

新州竹城記

新昌郡自兩漢及南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氏梁始升
為新州廢於隋而復於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謂古
郡矣然有城而無郭無以致其故惟城之北曰朝天門者
斷墉之歸然猶存讀其記則政和中太守古公革承詔所
為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縱一里百有十二步耳僅容州
治列廩獄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為保障理不應爾紹
興二十年八桂黃齊義卿由肇慶别駕來攝郡符值狗鼠
盜數十輩依山為害官兵三討而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
諭出降人猶洶洶義卿於是有興築之意會真拜郡乃俾
推官朱洵權令黃興迎行四周求古遺迹相今所宜標示
其處分委兵馬監押趙公懐延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
部丁夫夷凹凸碑狄虛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表一
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旬而畢不愆于素或曰爾士為城不
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蒸而築之者矣虞其易圮則有
甃而石之者矣今也望國禦於檀欒蔽翳之間曾是以為
可乎唐大中王式為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木柵
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浸強莫能犯也孰謂竹不可
恃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鍼分枝如棘
既衆且多森如蒺藜其美則篠簜纖密望隔表裏及歲久
而愈緊雞鶩犬豕不能道也或者火之焚燬餘存乃益悍

勁嗚嗚異哉昔樊川子曰于郊園賦所見者有曰竹林外
裹今十萬丈夫甲刄摐摐兮密倲而環衛始以為詞人之
空言今施於實用乃如此物熟不然在人處之耳方言刺
竹曰竻竹其音羅德反盖嶺南謂刺竹云然也工庸告成
竹曰竻長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從之來
者與公同志本之以德政重之以備豫申嚴戒令有培勿
翦非特甘棠一名伯之恩也其為斯民之患所慮遠矣義
鄉勤於職業厚於受民興利補弊甚衆新興戶知之若推
排丁口以均徭賦役不及士既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
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學正婁充等來道耆老之意
愳久而無傳丐余為之記余憂患疹疾筆力衰乏不能悉

載衆美獨取其最大者而書之云爾

羅漢閣記

郃陽西偏縣曰新化勅額禪寺是為承熙有大比丘智京
其號明覺承嗣普融紹臨際宗三返致書武夷居士具道
承之餘十載所行解淺薄有愧負荷惟是殿堂供養諸佛
梵咒香燈齋魚粥板雲寮海會來者安隱內外四維室居
器用罔不備具方丈之職如涵月水如應撞鍾以是因緣
心未厭滿乃建宗崖延貯五百大阿羅漢信士楊蕃曾衡
劉璟楊甫手衆僉議營擬儒衣蘇林全山舍材紹與癸酉
仲春上休鳩工經始明年七月十有五日百役告成所費
緡錢數溢三萬高明觀深升以飛梁下敞三門翼以行廡

受任納子與來賓客盡討樓集各有其處仰而瞻焉巍巍
耽耽譬如海岸迦陵伽林滿月大樹穹然獨覆又如毗盧
華藏莊嚴僧祇遠界所化現事以是幻故三磨鉢提龕屏
盤陀奇小巖谷寶香所熏結成雲蓋幢幡鬘網嚴飾空色
檐鈴風鐸蝶觸妙響彼工師衆非得定慧特由善巧疑於
神變彼五百像雖則木偶如喜如怒如笑如醜如恭如肆
如悲如智如入三昧如相諭授如泊無思如默有應如語
未發如視父諦如數十莘同作一念如方寸地起百千想
如所以執表示法度如得無漏過於辟支聲聞獨覺如未
涅盤希慕三世大乘諸佛承上有云華藏莊嚴得處住者
者悉以百旬料充數豈如此閣舉眼即見山僧老矣形劬

心耗誠不自料克果勝願緣求證明用語言施居士辯曰
如來書說我滅度後有能尊信與隆像教種種嚴奉是人
獲福應不可說而達磨師譏訶梁武為經度人造寺無異
人天小有果漏之因如影非實並無功德今爾所作是佛
非祖是祖非佛於意云何明覺答曰如智京見亦佛佛智
亦祖祖法一萬萬一是大圓鏡於此鏡中無窮邊際一毛
端相現出承熙羅漢傑閣事理真如不相留礙儻遇彌勒
彈指開門善財童子隨引而入則此閣中乃是如來祕密
藏海少林一派從兹流出爾時居士听然笑曰我異於是
予欲無言以請之勤悉載來語謂之閣記亦云可哉

新州重修廳記 丙子春

古者臨人之所居通曰堂顧以高敞為上下之等爲世遠俗移物名更變其用亦異於是官居之臨人者通曰聽而燕息之寢間暖之屋乃以堂為名夫所謂聽者義取於處是而聽也陸德明釋為治官處顧野王釋為客廳以自堂而後命名之意致之則顧說有所未喻而陸說得矣治官聽事必正位顯明然後賓客寮寀進退侍衛離坐離立從容不隘褱風凌雨無飄濡覆壓之患凡臨涖官所皆當若是又況環地數百里分民而治二千石之尊重反可坐弊陋傾壞之下而不加葺乎新昌州廳建報無歲月之志棟橈梁脱隨盈支柱行而仰瞻焉岌岌乎惟恐武之不布也因循引久蓋有不得已者矣簽書英州判官劉君奉檄攝守之三月慨然嘆曰嵗幸豐稔苟憚改作他時勞民貨財當不啻倍蓰於今日乃命出木西山僦工隣邑涓日元徒撤而新之珍材輻湊斤削雷動民知君非爲己而営共私也衆工所恃以成屋之用者咸勤趨為無何大夏潭潭高明靖深稱子男邦君之居入公門而望之見檐宇之張而端序之直形勢之壽而丹艧之煥嚴畏祇肅已生于中則瞻使君之威容賦椽屬之職事一頫一笑人之向方一號一令下有懼怖又當如何哉君謂予曰向者興廢巳浸然無傳今若不加紀述此廳雖大壯會有復循之日豈可使後人亦昧昧於稽致耶予既美名之舉因為之言曰仲尼立教甚重民力為民上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費則百事廢是故春秋於城邑門觀臺囿之作失其時制靡不書之若夫不可不脩如魯之類宮則於之亦儀範昭孝道脩其刑政以廣德心折獄而虛因遣師而受訊皆有国之急務也是故聖人取頌聲之揄揚而舍筆削之刺譏以甚訓戒俾後之有官君子識輕重先後緩急之事今劉君質直好義治尚安静廷無留獄事不付胥既得百姓之歡心又心於民無所勤時革故起弊一新公堂不已以之暫至而與此即為經久之慮可謂仁人之事循吏之績矣是皆可書者故為之書是役也始於紹興二十五年之仲冬逮明年某月某日落成若夫工役費用之數則有籍存不復道也君名藻字廷潔始與人以文學中紹興二年進士科今通籍朝列云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一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二

無逸傳

臣頃任既注立侍經幄竊覩　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人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寵深未易窺惻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復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人所以本原古訓貴以時事該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　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　清光無草芥賤微求俗覆載燥爝之照星輝大明借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隕越之至謹上

周公作無逸

臣竊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惡勤勞故雖聖賢必以勤勞自勉而以安逸為戒自昔帝主勤則治而興逸則亂而亡人臣之忠愛其君闕勸其勤者有矣未有勸其逸者也是故罔遊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稱禹也無教逸欲皐陶所陳之謨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無時豫怠伊尹訓太甲也不惟逸豫傳說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賦泂酌也有衆率怠成湯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異於此哉創業之君起於艱難生於憂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後無險阻之害居于鎬京則不知大會孟津之勞也左右虎賁則不知東征伏鉞之勤也聽小人之流言則不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憂莫加於此矣故作無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誠信而力行之卒為賢君至於刑措不用兵革不試所謂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周公之有功於王大矣宜後世明君以為永鑒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臣謂嗚呼者嘆美之言也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謹於禮孔子稱之曰此六君子者則聖人亦可謂之君子也南宮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稱

之曰君子哉若人則賢人亦可謂之君子也所者猶居處也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於勞勤而不安然身脩而治力立乃所以為甚安也好逸疑於閒暇而無憂然德毀而亂萌乃所以為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聞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蓋生人之功無大於稼穡四民之勞莫勤於農夫古之聖帝明王皆以此為最重之事有國家者大則祭祀賓客小則匪頒好用常則百官有司變則軍旅饋餉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本於農而已雪霜之辰

為來歲之計則皲瘃而寒耕炎暵之候為收成之慮則
暴炙而暑耕其播種也假貸於人以為之本而不能也
其收成也倍稱輸息以償其負而不敢也有豪强者兼
幷之有司者重歛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變桴鼓盜賊
之虞征役屯戍之煩異端遊手之食不可勝食豈特耕
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艱難如此為民父母者必盡
知之則思有以厚其生節其力乎其稅歛去其蟊賊慎
擇為其上者以拊桉之使皆安於田里樂於耕稼不至
於弃廢穮捽耒耜竄身於軍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詭名
影占以規免賦役或出離鄉井以荒閑土地反為良農
之害也然後邦本牢固民心不搖財用有餘兵師足食

而人君可以安逸而無憂蓋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
人依恃之所在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
無水則死矣木無土則枯矣人主之依農亦猶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聞相視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穡既
致温厚其子享已成之産謂固然也華衣美食輕費妄
用一無所愛豈父母知累積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
者則又戲謗誕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窮蹇寒
陋何以聞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貧既得天下命以
微時所用農器藏之以示子孫至太祖見之乃有慙色

逸諺誕侮之流也至于今閭巷不令之子孫墜其先業
者皆如此是何異于言昔之人無聞知也哉以閭巷不
不令之人觀之豈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視之
使成王無周公其不至於誕侮者幾希矣是故古之忠
其君者過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當言以為之譬喻
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則謂周公誕侮成王亦何之不可
之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臣謂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而享
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祥桑穀

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罰太戊恐懼
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至
太平故書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
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濁而
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
萬民之衆好惡不齊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
不亦難乎臣曰人之性善雖千萬人猶一人也人君据
可為之地有可行之勢好正直則下以諂諛為戒矣好
誠慤則下以欺詐為懼矣好儉實則下不敢矯飾矣好
明白則下不敢誇譖矣其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也人之常情約以法之事則以為厲己格以法度之言

則以爲謗己曰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見百姓之不從
也則曰民頑難化而不自責其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
患也非灼然獨見自度方必見無治民之效矣太戊能
自度猶未敢以爲足也又復祇肅恐懼不敢荒怠安寧
然後可以終日度治民之道其檢身如此嗚呼美哉上
而奉天則嚴恭寅畏而治民則自度祇懼不敢荒寧其
心必不敢縱其身必不怠慢何暇爲淫佚敗度之事乎
其享國久長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聞天人相
去不知幾千萬里之遠人能動天世多疑之然古之聖
人記消異之迹不可誣也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成王
畏之不信讒言新迎周公而風不爲災旱旣太甚宣王

畏不側身脩行欲銷去之而畢不爲雪此詩書之格言
也魯隱公八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不戒
而兆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韓原
之獲魯成公十六年雨水冰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執
此孔子之明訓也蓋通天下一氣耳大而爲天地細而
爲昆蟲明而爲日月幽而爲鬼神皆囿乎一氣而人則
氣之最秀者也殺一孝婦何與陰陽而天爲之旱㬎一
寃夫何預於陰陽天天爲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
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以實者誠心
畏懼改過從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語而心不存焉心不
存則其氣與天地合與神明通未有不應者也孝慈皇

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寧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
之旣其禍爲如何崇寧二年彗星出其長竟天宣和元
年一日無故大水至京城皆大變異不聞消弭之方其
禍爲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東北芒㷔赫然其
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爲夷狄將滅之象使孝
慈不戒其禍爲何如天下不可誣也頃維揚秋蝗如雨
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譽虜飲江及次錢唐白虹貫
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廬唱亂及次建康夏寒
木落九月日蝕廷臣不以告而六飛泛海以成王宣王
之所爲救焉 陛下當時有消弭小人道長夷狄猖獗
之象無遠慮不知愛君者以謂日食乃豫賊敗走之應

應也寔雨乃三吳梅潤之常也此言不息使 陛下遇
災而懼之意不及於太戊畏天之實臣竊憂之臣聞日
月星辰雖度數有常雷電雨雪雖陰陽爲沴然休咎著
應則皆人爲感之也旣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
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而 陛下眷
眷尤當加意而圖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臣聞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間與小
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穡艱難故曰舊勞于外爰曁小人

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田野細民耳非姦邪庸佞憸小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喪宅憂信然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虛心傾耳以聽之及其免喪猶弗言也群臣請爲曰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高宗於是作書誥四方舉傅說於版築之間用以爲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賢臣置左右興時雍之治也得賢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猶且不敢荒寧而勤於莅政故傅說告之曰知之弭之道決不至此矣至紹興二年八月姦臣柄朝斥逐賢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致其日震乃在謹逐黨魁之後一時群小自以能欺惑　宸聽矯誣上天以爲除舊布新之祥顯然載於敎令謂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火三省六曹憲臺諫院一切煨燼冬雷木未地震海溢積陰四十餘日之異雖然並見其時朋黨已盡逐則災祥決不爲黨人而見也迺去年九月賊豫稱兵徑欲犯蹕人理所無天下之大變也然後知星火雷震之類天所以告耳上穎　陛下肅將天威声罪致討明君臣之義以扶三綱戎輅親行師旅用命逆郤反虜不然其禍可勝言耶以往時天變如彼廷臣爲退避之計終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變如此　陛下決進戰謀轉災爲福易於反掌則天人之際其果相遠乎臣於此有私憂過計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反虜將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陽虧光不盡如鉤幾於暝晦賊已折北此象何爲而見耶其時雖下詔音共圖應天之實而未見施爲之事民心不信蓋　陛下避殿減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聞舉行又况其他乎迺仲春之月雷電震耀繼以雨雹連日大雷甲拆盡摧季春以來及此仲夏尚陰多雨氣候正寒皆陽微陰非艱行之惟艱高宗曰爾周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其後雖有飛雉升鼎之異高宗用祖己之戒正厥事以應之嘉靖殷邦小大無怨降年有永享國久長非不忘艱難戒於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無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遽通以千之考傅說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官爵車服豈可輕以與人而求其悅哉若奪私昵之官以與能取惡德之爵以與賢私昵惡德之人獨無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蓋惜名器慎賞賜與所當與天下悅之不與所不當與彼自其分當然又何怨之敢興哉嘉靖之要無過此矣苟爲不然則人思苟得廢法撓令紛然求於其上與此則彼怨與彼則此怨不嘉而悉不靖而競雖區區不自暇逸亦無益於治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人小作其即位爰知小人衣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臣聞祖甲即湯孫太甲也夫與細民同處可以知艱難

耳非天質甚賢未有不淪於汗下之習者太甲之質中
人而已不義惟王爲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於桐宮三
年自怨自艾復歸于亳起而即位其爲小人所化之行
已改而小人之情狀則盡知之矣伊尹訓之曰無時豫
怠太甲聽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民安樂之
天眷顧之而降年有永享國久長也夫鰥寡之人衆所
易陵也惟聖人加意焉故帝堯則不虐無告武王則不
虐煢獨成湯則子惠困窮文王則致先四者盖天道至
大未嘗擇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
其澤又况衆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勢畏高明貧者
日貧富者日富使强凌弱衆暴寡知詐愚勇苦怯疾病

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動和氣水旱盜
賊由是而作則大亂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嘗觀民庶之家其辛勤創業者大卒皆黃髮鮐背既
壽且康至其子孫一傳再傳之後膏革柔脆疾病易入
嗜慾放恣年命不永豈天使之然哉逸與不逸之所致
耳况於人君乎晉悼公漢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
尚幼耳目口體之奉早矣亦無能壽考况於求爲逸樂
之主乎或謂漢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慾而享年甚久則

周公之言有時而不可信也臣曰治葛酖酒人食之必
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豈可遂以治葛酖酒爲可食
哉若漢世宗唐明皇盖千萬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
欲以不貲之身而試之非愚則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
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壽古之聖人無不壽者臣子之願
乎君父莫加於此矣而周公獨以無逸爲致壽之法者
盖人君伐生殘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遊觀曰
田獵此五日皆生於逸逸則不知戒懼無所用其心於
五者必有一感焉或則心移志易氣耗而形敝不得盡
其天年必矣後世人主目視極色耳聽極声口嗜極味
撞鍾舞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方且溺於方

士之說鑾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漢之君行之莫効有唐
以藥而殁者三帝其亦不講無逸之過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聞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
商之三宗爲能無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
相承此周之所以興隆而無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
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
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
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
以致亂者無不畏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
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

當畏有不當畏者如前所陳當畏者也雖聖人不敢不敬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脩明政刑以攘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代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謂文王大聖人也不以美衣服為心其心在於安民重農事耳組麗文繡之飾人心所同欲況女子之所尚士志於道而耻惡衣猶不足與議況為天下國家而好潔其衣服必無遠大之慮矣古人發蜉蝣之刺謂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農事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臣謂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猶書稱文武曰聰明齊聖語稱夫子曰溫良恭儉之類也人君執剛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為難尊無與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為難徽也懿也皆美也美於和柔非弱柔也美於謙恭非强也恭其德氣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鮮之乏少者也鰥無妻者也寡無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賜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婦之類非補有餘損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而益謙君之道當抑兼并扶貧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為與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惡為與奪也昔者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之言豈特為子華發哉蓋聖人用財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祿之人而又分之以貨寶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紀極則繼富矣而匹夫匹婦至於飢寒凍餓而莫知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霸者之所不為而況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謂人過時而不食則飢寒之患立至文王獨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猶不暇食哉蓋其心以天下為一家以百姓為一體言有不便於民事有不益於治者切心思慮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悅無有怨怒為事誠有時而不暇食耳非虛言也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大聖人異世猶若是況不及聖人者當何如哉雖然勤有二道於所當勤而勤之則事立而功倍於所不當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勞體膚而無益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亂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絕蓋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矣吾其與聞之蓋識其勤勞於事而不知為政也政與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識政事之異親政而不親事則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謂惟政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給而加賦橫歛之政出矣遊田者一時之樂也以一時之樂遂使斯民困於供億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盤于遊田其自克如此嗚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聞文王年四十七賜鈇鉞得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之長雖身不有天下而後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則自爲西伯時實受天命矣文王享壽九十有七年享國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謂舉全數也四十七年之前

爲諸侯四十七年之後爲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權重矣其勢崇矣其富貴將極矣而文王自奉未嘗加於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盤遊田以伐其生蕩其志克務其願之奇非德勝其氣性化其欲不爲權勢富貴所變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聖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爲政之供
臣謂嗣王者指成王也則者法也淫者過也文王於觀逸遊田不敢有所過爲成王者當法其不過於觀遊逸田也何謂觀如魯隱公觀于棠莊公觀社于齊齊景公觀于轉附朝儛之類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

[illegible]堂重錄

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同而怠於邦交四不視朔而怠於布政作主稽緩而怠於練祭太室屋壞而怠於宗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於憂旱魯國失政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延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爲羿又不藍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牡爲浞所殺漢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栢谷渴而求漿爲主人所辱則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

民正供之常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歛於民民力窮困弱者死溝壑壯者爲盜賊矣與守其國家而欲與之偕亡矣其特欲爲快樂耳其終至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漸也
皇無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臣謂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始爲今日之樂後日不爲也今日爲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爲也得乎若曰姑爲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以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于民上得罪于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若順也丕大也民以力事上其艱難孰甚焉而我以耽樂臨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

[illegible]重錄

敢言而敢怨者非民攸訓之謂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無以加之故君子自强不
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憲天聰明庶乎其能則之也苟
耽樂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顧乎書曰紂自息乃逸天
罔愛于殷非天攸若之謂也天所不順民所不從人君
之過咎無大於此矣凡此皆以情慾自恕謂一日耽樂
不足爲害者也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
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
備則情不得方一有自恕之意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亦將廢矣故臣竊謂無逸之君未有不僅於禮者能克
己復禮逸何從生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謂紂之無道後世言惡者必稽爲周公方稱文王之
聖又及商紂之惡無乃不類乎蓋人心無常也操之則
存舍之則亡罔念則狂克念則聖使成王聽周公之訓
則有及於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訓則有同于
商紂之道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
克焉耳齊小白用管仲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
易牙則身死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唐明皇用姚崇宋
璟則海內晏然幾致刑措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失國播
遷出咸陽四十里而無食是故明生兢兢畏畏必近君
子必遠小人不諱亂亡不惡逆耳雖此已爲丹朱如禹

之於舜方已以商紂如周公之於成王亦所樂聞而喜
聽銘心而永戒是以不至於亂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爲幻
臣謂古之人者周公稱往昔聖賢人也胥者相也相誥
訓以事而相啓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誨以道
而相成就君有過舉臣則正之而無隱臣有未盡君則
求之而不蔽各務展盡不事形迹讒言不入譖愬不行
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達小民所以不敢相
與譸張爲幻以誑惑其上也譸張誑也幻惑也凡姦憸
之人欲誑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惡之偏而入其說貪

則誘之以貨財怯則導之以畏懼是非不明則變亂邪
正以遂其私賞罰不當則誣罔功罪以壞其政自旁人
觀之猶幻師旋迷人之術顛倒反易亂其耳目被幻者
初不自覺乃以爲誠然是可嘆也憸姦之人多矣周公
欲成王不爲所惑則莫如受忠良之訓告求吉士之保
惠師賢哲之教誨屛憸遠姦誑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大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臣謂正刑者正法也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
知命之不長是以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告之
訓典以遺後嗣保其國家所謂正法也後嗣之賢者則

監于成憲後臣之賢者則僅守前規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譁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孫不知前人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恃不聽訓誥保惠教誨之言是憸姦之人因其所好而訓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變也時旣不同事與時並有損有益同歸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故是先王之正法自大至小無不更改違道咈民苟使一切之欲天下騷動民不得安怨讟並興入於大亂而莫可救止原其所以皆出於人主自聖輕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誥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賢哲以胥教誨而憸姦之人譸張為幻故耳往在熙寧欲大有為王安石譸張新法之說而為幻往在崇觀欲承考志蔡京譸張紹述之說而為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譸張享上之說而為幻往在靖康欲好邊鞾耿南仲譸張講和之說而為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馴致禍釁塗炭生民家國兩亡豈不痛哉憸姦在位之時與其徒黨唱和響應欺罔其君以竊富貴而志士仁人觀之於隱微側陋之中與世俗幻師以術誑惑迷人而取其金錢見笑於旁觀者無以異也前車旣覆後車當戒臣故因是有獻焉臣聞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來至于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為正心行之則為正道言之則為正論盡之則為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法措而謂之正法也何謂正法天尊地卑君臣之義

不可易也比年以來縉紳大夫忘君臣之義譸張為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駭懼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變也從之者則譸張為幻謂能存宗廟活百姓矣苗劉挾兵謀為簒逆天下大變也助之者則譸張為幻請錄用其黨使言者勿論矣豫賊挾虜竊汙京邑天下大變也許之者則譸張為幻欲通書問講鄰好受禦魑以免其討矣稽之古訓無有是事特出於庸人懦夫偷生苟活為持祿保位之計隳三綱毀五常而不顧變亂先王之正法豈不逆理之甚乎 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訓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賢哲相教誨然日惜時不自暇逸則所言所行無所正法而譸張為幻者猶雪見晛亦何所肆其說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熾盛非國家之福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臣謂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蓋嘗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矣所以動心忍性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開情偽盡知天下之理無不昭晰彼譸張為幻者莫得投其隙蓋無迷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猶鑑之不拭塵愈集之猶井之不

汲汲愈汩之則昏然而已矣傅說告高宗當念終始常
主于學惟學可以順志於理能務時敏速而不怠則其
脩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強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
皆聖賢之格言人之主所當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詈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臣聞自常情觀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毀詈君父罪
不容於死此周厲王所以設監謗之官秦始皇所以設
偶語之禁或至於誅腹非戮反脣無所不至也古之聖
王所見廣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

故開闢言路使無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達
故曰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工執藝以諫夫惟如
此是以身無擇行朝無秕政以成安遠之功此周公所
稱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責己而不責人之甚也
責己而不責人信美矣則將何以驗之必曰朕之過失
失誠若是也心既樂聞之其形於辭色者一無忿疾之
可見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後人知其君納諫究
言雖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於至誠而非矯飾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
有不成乎恭惟 本朝祖宗無不虗壞從善勉於改過
所以言路未嘗蕪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

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擯逐老成汲引輕薄風俗大
壞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
誣宗廟或謂之怨謗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
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為
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一日朝馬在郊戎塵暗闕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猶人
之一身言路猶關鬲也關鬲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安
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淪浹乎
三紀之外至今遺風餘俗未消殄也欲變革之在 陛
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以後世觀之劉安欲叛漢獨畏一汲黯而不敢發

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輩正色立朝昌言無隱小人必退
聽姦宄必息心豈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變危為
安易亂為治矣又況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
乎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臣謂人君信譸張疾怨詈是不以堯舜自待而以周厲
王秦始皇為可法也小人善於誑惑者未有不以告怨
詈為小心苟入其說則必以萬乘之重而計較曲直於
匹夫之口不從長思念其為君之道其心褊隘記過不

忘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怨衆集之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怨其漸及於已也賢人君子衆心之所與也小人欲肆其姦必忌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則必反指爲小人匿言潛譖以仲傷之或以爲退有後言或以爲賣直歸怨或以爲取名於外或以爲朋比欺君其術雖多大要不出此數者人主一怒小則譴罰大則誅殺不知其實則無罪徒然受天下之怨也隋煬帝嘗謂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諫臣下知之恣爲譸張以憂國者爲怨以忠言者爲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比取寵主於大難怨作而臣欲得得自全而煬帝尸其禍則以衆怨聽者故也或曰罰一無罪殺一無辜何遽至此臣應之曰自秦皇隋煬觀之所殺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蔑伯觀之則以殺一童子而滅其社稷自商紂觀之則以殺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則繫殺罰之當否耳豈在多寡乎周公戒王無逸而及此則以心昏志蔽讒邪得入者皆生於好逸求安不知警懼浸淫及亂而罔覺也是以反復言之驗於成王躬致太平則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誣也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二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三

左氏傳故事

隱公元年鄭武姜愛叔段請使居京莊公許之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不聽既而叔段使西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又不聽叔段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又不聽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公然子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

臣聞制國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後勢順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鄭國當是時可謂危矣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好勇得衆居乎外伐君篡國之勢以鄭莊公若無兵車二百乘則鄭國殆之有也古者用車戰一乘之車當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則一萬四千六百人在春秋書法當名之曰師非小衆也克段者力爭而僅勝之詞以一萬四千六百人討不義之叛人力爭而僅勝則以叔段形勢壯盛不易圖也使莊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緜緜弗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當斧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而弗納於邪驕奢淫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謂驕謂氣体傲肆奢謂奉養侈靡淫謂情慾縱恣佚謂心志怠忽者四有一焉必入於邪而況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爲也爲子以孝爲正有此則不孝爲臣以恭恪畏愼爲正有此則不恭恪畏愼原其所由然則由寵恃過原爵祿太崇積日累月其勢必至於此是故嚴父於子戒之於初辨之於早不致末流之禍父子天性也其治尙爾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臣謂阻者恃也恃兵以爲險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於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於殘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愛相群所爲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爲阻兵安忍視乎民如禽獸推而進之將何有於君父哉漢光武責其將曰観放麑啜羹二者孰賢蓋如此道矣

石碏惡其子從州吁爲逆使從州吁如陳乃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寡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石碏殺之

臣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輕重不二是謂大倫當臣之無禮於君雖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於石厚含慈愛之小存名分之大可爲萬世法矣雖然子爲叛逆君則誅之其正義非難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以俟後聖也後世有事僞君從逆臣而誅討不加焉難於行義而易於爲不義孔子之志隱矣

魯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葬之加一等

臣謂孔子教人以克己爲要克己者以義理勝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爲試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檢由私意而動者十有八九由義理而動者十無一二故克己最難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進德者而況人君居移氣養移體所以動其情慾者多乎不能自克則其不善之積猶火銷膏亦不自覺魯隱是也僖伯之諫忠言也隱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志荒矣其不終之兆著矣厥後雖加禮於僖伯之葬又復失言謂僖伯恨已僖伯賢人也豈致憾於其君哉隱公若曰叔父有諫於寡人而弗能從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猶足以昭改往修來之意而加等之葬爲德賞矣惜其不能反此也魏鄭公諫太宗伐高麗太宗不從及敗績而歸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馳驛祀以少牢立所以製碑召其妻子勞賜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諫與魯隱同而悔過出於誠心非如隱公之僞飾其致太平宜哉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

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臣謂兵權者國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謹特此權者也以堯舜禹三舜大聖人之宅天下可謂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猖獗堯不誅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投其惡而投之四裔而後天下服是堯以兵權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討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會群后誓師奉辭伐罪是舜以兵權授禹也湯武之事又何見矣至周成康之際天下刑措兵寢可謂無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誰敢有異志然成王命桓南宮毛於齊侯呂伋以干戈虎賁之士逆康王於南門之外干戈貴虎者親衛也于南門之外者顯之於衆也古先帝王制世馭俗之權如此是以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服手挽頤指動容頻笑之間無不如意所謂兵權者有國家之司命命者死生所係故也宋殤公聽州吁之邪謀會諸侯伐鄭隱公辭宋公之命而桓公子翬之請義也翬乃不稟公之義而樂從宋衛之邪請固請而行專己無上出入無肆不待鍾巫之事而知其為弑君之賊矣春秋簡嚴不貴辭費若書曰翬帥師伐鄭亦可矣而必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之重辭之復患之之甚也隱公自是失權而兵制於翬至于十年中丘之會又不待公而先會齊鄭伐宋其縱恣跋扈如此而隱公終弗能治其及於為氏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是故伐鄭之舉固請而行伐宋之舉不待公而先會其志之所有正所謂履霜陰凝聖人之大戒而隱公恕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於是去翬公子之稱一以謂翬者隱之賊非公子也二以明討翬之法當絶其籍屬不使得公子為也使隱公於翬固請之際未及成師而出之奪時其兵權改付賢卿片言而已矣夫為天下國家者以有法度為要前王立法度固為保守基業消弭禍亂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請便宜從事者施於臨敵對陣機不可失難從中覆故擇利便權時之宜而行之豈謂無時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處則以法度為不便宜於己乃託為詞說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亂世行軍用師則有所礙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罷一事往往非法之所當聽也設智計較勝負不用之於外而用之於內人皆知之獨以迫於形勢不得已而從之則必有禁而不能禁者多矣夫事至於不得已而從則必有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權不已著乎其為羽父之固請不得已大乎此智士之所憂儒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顧非聖人獨見於眺兆之端明霜冰之戒傳筆削之端大用其孰能與於此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弗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臣謂人君之德當如天地無不覆載何獨於惡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請以農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傷禾稼也除蔓莠者爲其蔽卉木也若推蕙容之量使稂莠禾稼並生於畝畝卉木蔓蔓雖毓於園圃人必指爲農圃之病矣况爲國家者乎此所以發周任之論也昔武王聖人也亦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故舜舉十六相則十六族務滋故也去四凶則四凶族務本故也夫黍稷果蔬養之物不種則不生種而使之草亦不能成矣草之爲物其生不待種雖芟薀夷崇而功或不絶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君子雖至小人易聚難至則常不得行其道易衆則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亂日以是常多此有國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殺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自一言之當一行之是推而上至於聖而不可知皆善有小大耳惟惡亦然所謂芟夷者非舉天下之小人而盡殺之蓋謂官使者也或禁之於未然或遏之於萌方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絶斬之皆去惡之道大要在於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蔕牢不可拔之謂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與黍稷果蔬之萌也未有異也其壯長條達則爲害如此草之萌猶惡之微也見著非難見微爲難自古滔天之惡未有不起於微者如王莽志在簒逆曹操窺伺神器初皆匿情矯飾終移漢祚然則人之善惡皆不易知之矣而樹德不務滋除惡不務本猶無益也

桓公三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謂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猶民地無及天之理而民於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權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終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實之賓天子者名之極陰也擅生殺之柄操廢貴之權予奪在我縱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雖總衆百萬如韓信雖控制萬里如王忠嗣東西南北周旋進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違此究名之實也至於欲取之而不能則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師服之論辨乃意在此乎其後沃盛强貽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則民不服事而下有覬覦之言果驗乃後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使隨楚關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少師得君隨果用少師之言追楚師季梁請止隨後勿追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少師益有寵關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請攻楚右弗許惟少師之言是聽遂至敗績

少師見獲而死
臣謂國有賢材則鄰敵視其用舍爲進退而賢材者固九患之所忌疾也是故齊有管仲九合諸侯管仲死則四鄰謀其國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上論千古無不然者季梁與少師之謀自今觀之一得一失易見也自隨侯觀之未免於二三其聽矣夫驗成敗於是事爲之後者衆人之所見也辨得失於謀議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憲宗欲伐淮蔡舉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憲宗用度之難也武宗欲伐劉稹諸鎭皆有輔車之勢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

裕之不易也二宗無二臣其中興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則無聞而死耳後世尙何知故曰君臣之會千載一時也夫楩柟豫章天付之以棟梁之用騏驥騄、騮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於空谷阨於鹽車顧臨事而嘆人才之難得何哉坐使反賊睥睨而無憚點虜憑陵而不置彼豈無如閼伯比知少師之可欺豈無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賢無方言用之之路廣不止一人而已人君於賢材惟患不知旣知之而不急於用則大謀無時而決大險無時而出大難無時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將伐楚師莫敖患之

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遂敗鄖師卒盟而盟
臣謂鬬廉之言古今之至論也攷之往事無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動於血氣之使好己之勝不能自克是不以和智愚異才而並列是以不和能否異功而同其賞是以不和不擇端方之士以裨諶贊之有讒人交鬭於其間是以不和負才藝者屈於下而善媚賂者壓上於是以不和出法違度不以時智馴習旣久披懼於討而訓之懷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親之厚之疏之薄之係於愛憎之偏而不協賞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則必得將至於求所不可求而勢不得與也則怨懟與焉是以

不和能求者奮是勇而前不能者退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則必幸其敗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彼見疾者又思所以報之是以不和官尊祿厚者奉己侈汰而妖鹿黃金帛奪商賈侵公家之利莫知厭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嘆非心附之徒迫於勢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狀未必皆有功而賞有功者或豪私怒嗇而見貸人心不服莫肯爲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雖廉藺並將韓彭共軍關羽前茅張飛後任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萬分之一而廉有如前之失乎持是而欲所征克所戰勝必不能矣故紂之族億兆而心德睽離武王之臣千人而一德一心王赫虎

經筵[illegible]錄

豹之師六十萬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堅之衆九十七萬謝安以一將破之關廉之論可謂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衆難用而輕軍易勝子玉剛而無禮不可過三百乘是能將二萬人而已其後城濮之戰卒以取敗漢高駕馭豪傑滅秦亡楚而才之所將不過十萬古之觀人者大抵如此若較實而論之九後世以將此任也上孰與漢高而其衆已中分矣下孰與子玉然未嘗不以少兵為請也雖然兵者詭道也顧雖不能將而以大衆虛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加之敵人猶之可耳至於實不可犯者非虛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勞佚同形動靜同應則在於和而已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監前所謂不和之由處之各當於義宜賞然後賞當罰則必罰予奪抑揚若權衡於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畜於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致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致尋邑謝玄可以敗苻秦苟不和則若林之旅無救於曳兵而走故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三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四

子產傳

國僑字子產鄭之公族子國之子也達治之變正而有謀魯襄公之八年子國侵蔡獲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曰焉將為戮矣鄭伯獻捷于晉其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晉人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明年晉帥諸侯軍于城下鄭人乃行成楚子聞鄭與諸侯同盟於戲也復伐鄭鄭人患晉楚之故謀使晉師致死於己乃侵宋以怒之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于鄭東南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後納斥堠禁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國得寧率如子產之說焉初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駟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攻執政于西宮殺子駟及子國獨子司徒子孔之知得不死子駟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授歸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充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殺尉止盜衆乃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

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夫豈不可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宮之難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殺子孔而立子產為卿襄公之二年晉人徵朝于鄭少正子產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役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不我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同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何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貳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人悍其辭旨是免於大國之討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為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曰乃輕幣初使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襄公之二十五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鄭宵入陳城陳侯奔于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大姬配胡公而封陳侯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五父之亂先君莊公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靈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

慎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至其辟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在四上子展太子西大伯有次子產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及秦侵鄭楚人獲鄭大夫皇頡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子太叔爲令正以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皇頡許灵公如楚請伐鄭師未與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師起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子展悅不禦寇楚人入南里

墮其城涉于汜而歸明年宋向戌請於晉楚欲弭諸侯之兵果盟于宋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蔡侯自晉歸過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君爲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未幾蔡世子果弒其君固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而不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爲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同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延陵季子聘于上國至齊說晏平仲至衛說蘧伯玉至晉說叔向適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初伯有知政使子皙如楚辭曰楚政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爾世行也將强使之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怒而將伯伐伯有諸大夫和之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爲辟子産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
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位世將爲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未幾子産相鄭伯以如
晉叔向問鄭之政焉對曰吾得與否在此歲也駟方爭（駟子皙良伯有）
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
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
其和猶相積惡也惡志無日矣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
酒擊鐘焉達旦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又將使子皙如楚
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
之志云取亂侮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
（捷既本母兄弟）同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産就直助彊子産曰

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成姑成
吾所欲固伯有氏之死者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
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
止之子産乃入鄭伯及其大夫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遂自墓門之瀆入駟
帶率國人伐之皆名子産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
有死於羊肆子産枕之股而哭斂伯有氏而殯諸伯有
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産子皮怒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子皮爲上卿而
授子産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

經鉏堂重錄

子産爲政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有事使之）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
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
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
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耳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
也使已位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服有田有封洫廬井有
五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豐卷）退而徵役
（欲攻子産）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出奔子産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
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
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
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
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
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供命
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
以不敢寧君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

經鉏堂重錄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則事之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是歲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賢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之止然猶防大川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之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以是觀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

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身
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爲鄭國書昭公之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
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兵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從容者請墠聽命令尹命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

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
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之有其備
乃請垂櫜而入居無何令尹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櫟
及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禍不及鄭何患焉已而圍果弒郟子殺伯州犂而黑肱出
乃自立爲君於是游吉如楚歸語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
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歲

未能也後四年始會諸侯于申子產聘于晉叔向問焉曰
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不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
故參爲晉星然終則實沈參神也今天氏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先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
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然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時於是乎
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体慈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內官不及同姓故男女辨
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晉侯聞
其言曰博物君子也而後爲之禮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初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
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
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子皙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
擊之及衝子皙傷而告歸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
志之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未能討故鈞其事而在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為國汝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
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
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游楚於吳將
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
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卷二十四　四十五

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利戾子將行之何有
於游諸鄭為游亂楚故六卿私盟于董隧公孫黑強與於
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未幾公孫黑將作
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
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
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
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
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
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為褚師師子產曰印也若才若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而尸諸
周氏之衢加木焉子產相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
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因使椒舉如晉求諸
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
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
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
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
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
盡濟明年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
以疾椒舉言於楚子曰諸侯無盟礼以為歸今君如始得

卷二十四　四十六

諸侯其慎礼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
焉楚子乃礼問於左師及子產左師獻公合侯之礼六子
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礼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
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子產作丘賦國人
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
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寬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作法於貪敝將若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

之有鄭人鑄刑書叔向詒書子產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
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之
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復書曰若
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
有間賜子產莒之方鼎二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期至而駟帶●公孫段卒國人
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子止伯有子)子太
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
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
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

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爽至於神明匹
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
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
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
不亦宜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子曰日君以公孫段
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初段相鄭伯如晉禮無違者晉侯賜之田施段之子)今無
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弟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
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析父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宣子乃受之鄭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
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位從大夫
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
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
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晉平公卒諸侯
如晉送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
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
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

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必以其
喪服見則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尽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
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初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
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門果為楚所滅楚子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遂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前日不能救陳今又
不矣　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遂告諸侯會于
厥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

楚大而不德天將棄大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楚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楚惡周
矣已而晉人請蔡于楚果弗許而諸侯歸於是鄭簡公卒
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
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
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而損於
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不毀日中而塟君子謂子產於
是乎知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侯成虒祁之宮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以

甲車四千乘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定公會子
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晉人令諸侯甲戌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
命外僕速張於除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
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
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
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
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
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其瀆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
行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
樂矣者也夫合諸侯藝貢士礼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已無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初子皮如齊娶子驪
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供恪孔張
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
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猶鄙我国而無礼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君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
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令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止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事也爲嗣太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宜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之不可偷也若屬有幾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一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將終之是以弗與忠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患立而無令名之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玉一以起貳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君告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爲以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丐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敝謂邑强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供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將行私覲於子產矣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宋衛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天道遠人道近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初火作子產辭子產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屛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人庫火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告於諸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蹄月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

於南道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産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産止之曰毀於北方初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無乃討乎子産曰小國亡守則危況有災乎既晋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晋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之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説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楚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於是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晋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晋助之楚喪地矣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楚子乃遷許子白羽鄭駟偃卒初偃娶於晋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偃之叔父子産憎其為人且以為不必順弗許亦弗止它日絲以告其舅晋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子瑕也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産弗遣請以龜卜亦弗予大夫謀對曰子産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過抑寡君實不敢知其實誰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

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晋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晋人不敢復言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初子産喜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及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諸葛孔明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豊之後亮早

孤隨叔父玄避亂荆州建安初與隸川石廣元汝南孟公
威等俱遊學諸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晨夜從容
常抱膝長嘯顧謂廣元等曰卿曹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
或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及玄卒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身八尺長容貌甚偉每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皆信然之襄陽龐德
公有重名於當世目亮為卧龍從子統為鳳雛同群司馬
徽為水鏡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徽字德
操清雅有之人之鑑劉先主訪世事於徽徽曰儒生俗士
豈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其人曰
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先生於新野先生器之謂先
生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
先主遂詣葛亮凡三往得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
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
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援為而不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
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
之士思得民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
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好孫權內脩政天下有變則命一將將荆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帝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說先主解之
曰旬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劉表長子琦亦深敬亮表受後其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
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其乃將亮遊觀
後園共登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
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遂得為江夏太守晚而表卒曹操征荆州琮遣使請降先
主在樊聞之卒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操所追破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時權擁衆在柴桑觀望成敗權宿加先主大名又
覩亮英偉甚敬重之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
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矣略已平定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
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

抗衡不如早國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擧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北方之人下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必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不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東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遂安十六年先主攻益州亮與關羽留鎭荊土居無何亮卒張飛趙雲等泝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於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之祚也明公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衷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

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即帝位先主未之許亮曰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宜矣於是稱尊號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以丞相錄上書事其治頗尚嚴峻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胡不緩刑弛禁全客主之義乎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擧威刑不肅蜀土吏民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積弊致亡職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著矣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當自取也亮涕泣曰臣不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武鄕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是歲越嶲夷高定背叛建寧大姓雍闓負阻不賓牂牁太守朱褒擁郡相繼而反南中騷動亮以新遣大喪故未即

加兵初孫權　先主征白帝使大夫鄭泉來聘蜀亦遣人
相與報荅及先主殂殞亮策權有異計㳙欲聘之而未發
也於是鄧芝見亮曰上幼弱初在位宜遣使人重申吳好
亮荅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
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
芝芝表請面陳吳蜀脣齒之計權乃絶魏與蜀申盟自後
和親遂為與國亮將自南征長史王連力諫以為此不毛
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以一國之望也不宜冒險而行亮
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輙懇至故稽留者久
之三年春亮遂卒衆南征秋悉平軍資所出以饒富有孟
獲者為夷所服亮募軍中生致致之麾下使獲周觀營陣
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
營陣若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
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
使其渠師自相統領不復別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或者
以為不使亮曰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置官吏而無兵必
成禍患一不易也留兵鎮守而無食必當運粮二不易也
夫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終不相信夷漢
雖居猜嫌必起及其反叛勞費蕭然兵三不易也今吾欲
使不留兵不運粮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策猶有使於此
者乎初參軍馬謖送亮南征臨別獻言曰南中恃其險遠
驕黠不賓之日久矣雖今旦破降明日必反耳今公方欲

欲傾國北伐遠事強賊彼知吾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
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
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
心而已亮深納其策赦孟獲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夷人無
敢反者五年卒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
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
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張開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喻　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之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費禕董允等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
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
之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人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傾
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矣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於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也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胡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以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乞于沔陽六年春使趙雲鄧芝據箕谷魏太魏曹真舉衆拒之雲之兵弱失利亮身率諸君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

卷二四

號令明肅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亮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戶還于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者亮愀然有戚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於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由是蜀人悉知亮有吞魏之志矣

下馬謖于獄或說亮曰楚誅子玉二世不競秦赦孟明遂伯諸侯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請釋之以圖後效亮曰古人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故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乃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竊叨非據親秉旄鉞以厲

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神明不知人撫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右將軍行丞相事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多於賊而爲賊所破則其病在一人而非兵之少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爲將來之衆若不能者雖兵多何益乎而今後有忠於國者但勤攻吾闕則事可定而賊可滅也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宣所失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上言曰昔先帝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是故冒

卷二四

危歷險不敢自惜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策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進取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坐定天下臣之未解其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左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而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駑下何能必勝臣之未解三也自臣到漢中絕及朞年而喪趙雲馬玉闕之丁立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輩青羌武騎一千餘人凡此皆糾合四方精銳於

數年之內非人州所有而取備於旬日之中者也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矣將何以圖適臣之未解四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止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與賊持久臣之未解五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定矣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曹操之失計而漢事之將成也及吳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以逆知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前覩也於是復出散關圍陳倉未克糧盡退軍魏將王雙率騎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遣陳武攻武都陰平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聞之循還平二郡二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瑤于陽谿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山暴功烈著明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其復君丞相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督張郃等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司馬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留兵攻城自逆懿于上邽懿斂兵依險軍

不得交亮引還而懿追躡其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吾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可止屯於此為祁山聲援分遣奇兵示出其後令亮縣兵食少行亦歸矣不亦更前而不敢逼沮三軍之氣也懿不從兵既相銜復不肯戰而登山掘營於是諸將咸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其乃使郃等攻刺圍自按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强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執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皆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臨陣爭先以一當十却司馬懿殺張郃

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而還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之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欲合戰懿亦表固請戰魏明帝恐不能禁使衛尉辛毗制其軍姜維謂亮曰辛毗伏節而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肯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秋八月亮疾病密校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以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儀等按亮成規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率衆追焉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不敢逼於是蜀兵結

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司馬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
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因按
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因山爲墳塜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謚爲忠武侯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贏財以負陛下及亮卒如其所言景耀六年春詔立亮廟於
沔陽初亮無所在各求爲立廟時議以禮秩不聽民間遂
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之上校尉習隆等上言曰周人懷
召伯之教甘棠爲之勿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像自漢以來小善微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
邇勳蓋天下興扶王室寔賴斯人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
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夷戎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
往昔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逮于京師又偪宗廟
宜因其墓立之沔陽使親屬以時賜祭凡亮故時臣吏欲
奉祠者令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亮体
資文武明睿篤誠英略絶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
變無窮自爲幼童已欲興微繼絶撥亂世之反正其規模
大策素定於胷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蘊積者非臨危演
思者試其說而行也故翼戴先主於傾覆顚沛之間從容
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時昔語先主於南陽其策無

不效者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正由
已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强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峻嚴而國
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
考妣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雄
姿傑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當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
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不有至至于十反來相啓
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希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
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
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

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於直言也其好善如此亮之治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
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赦游辭好飾者雖輕必戮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人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
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都護李平因受
遺詔平復挾詐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徙長水校尉
因怏怏懷恨疵毁亂群亮表廢平立爲民平徙梓潼郡立

徙汶川郡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
矣或謂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伯氏奪邑沒齒
無怨言而已哉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
也亮之行師本仁義明節制其止如山其進如風踐之人
境而芻蕘者不止耕者不變初出祈山三郡應蜀亮不速
進志大會而不就近功也前軍敗于街亭亮屯去數里不
救魏兵相接又徐行其安靜堅重而有勇乃如此魏大將
司馬懿善用兵殄公孫淵擒孟達如探取囊中物耳及與
亮相抗衆寡强弱客主勞逸之勢相去甚懸絶矣然終不
敢交戰懿亦雅知亮師有節制終非詭變之所能敵也故
閉營自守而已其損益連弩木牛流馬創物之智出人意

表所作八陣圖黄帝太公丘井法也用衆而後亮獨得其
要云亮知人賢否而能盡其才初蔣琬為廣都長先主同
游獵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加誅戮
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治治以安民為本
不事脩飾願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責禕為黄門
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
而亮特命禕同載衆人莫不易觀其後二人相繼總政事
琬方整有感重而禕寬濟博愛見稱為賢相其當國功名
略相比擬云犍為太守李嚴命楊洪為郡曹先主爭漢中
急書發兵亮以問洪洪曰無漢中則蜀兵此家門之禍也
發兵何疑亮司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而

嚴未去犍為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共尚在蜀郡而
祗已為廣漢太守於西土莫不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先主稱中王升黄忠為後將軍亮說之曰黄忠名望素非
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旨
羽遥聞之恐必不悦無乃不可乎先主不聽頃之策羽為
前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肯與老兵同列賴行人費
詩婉頻說之羽始拜命劉封初為先主養子後領上庸太
守關羽圍樊促令發兵封不助羽又侵陵孟達遂降魏及
魏攻上庸封敗自歸成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
御勸先主因此除之遂賜封死楊延魏延楊儀小人之難
養者也然延驍勇善撫士卒儀雅有才幹二人積不相能

自亮在時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損軀受命不敢辭難
及亮沒即舉兵相圖同以誅滅其燭微消患駕馭姦傑皆
此類也亮書奏言教皆可有觀晉時書令著作郎陳壽録
亮故書事壽定著二十四篇為諸葛氏集開府作牧權制
計筭南征北出綜覆訓厲責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
名篇之目也壽又為之奏其略曰亮少有逸才英謂之氣
遣援漢亂不求聞達後遇先主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
武南征先主失勢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大破魏軍托
據 益先主殂殞嗣子幼弱亮於是專決政事外連孫吴
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
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屬道不拾遺强不

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所以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体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成功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文王子成父皆忖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管蕭之亞而時之名將無成父韓信故使功業不及耶盖天命有歸不可智力也青龍二年亮率衆出武功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民之謳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絶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事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壽不為知亮而其言亦多有可取者子瞻字思遠亮嘗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與董厥共平尚書事鄧艾代蜀瞻領兵拒戰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其使臨陣戰歿晉泰始中詔署亮孫京為郿令京後位至江州刺史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四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五

先公行狀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郎致仕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金魚袋贈左太中大夫諡文定胡公行狀本貫建州崇安縣開耀鄉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淵故任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諱安國字康侯五世祖號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嵩子峯下釣魚自晦人莫知其所從來後世相傳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讀書為進士業時同縣有仙洲仙翁吳先生以六經教授中大往從之翁閲其所爲論語尚書終帙如一無差舛即妻一女是爲公母公初能言令人誠教以訓童蒙韻語數十字兩過能記大母余氏撫之曰兒必大吾門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學家藏時得一句歸留不過信宿日記數千言不復忘年十有五遊學信州一日有為馬截於學前者許生百許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兩廡閲誦書聲問為誰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詢所習業與所以不出答嗟歎賞出紙筆佳硯為贈益勉之曰當為大器越兩年與計偕既而報聞遂入太學修懋德業不舍晝夜是時年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彦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裁之才識高邁最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一日博士令識長呈其文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還差帖

願列諸生自祭酒以下相與稱嘆曰是真可為諸生表率者矣凡三試於禮部年二十有四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殿考官定公策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為首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策問大要崇復熙豐公初推明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漸復三代為對 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讀之諦聽適時稱善數四親擢公為三甲傳至陛前俄有聖語宣問師何人公對曰久處大學在廷者皆以為名對授常州軍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觀察推官未赴荆門納室道出江陵帥臣監司一見合章奏乞除府學教授報可會學校頹廢職事者十人餘人以廩米為家斅公

年尚少扞格頑冒公再三勸諭不悛乃按其蠹弊事盡屏之於是遠近父兄喜遣子弟來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大端不貴文藝繕修字舍繩度整立任滿除太學錄謝絕請求無所假借蜀人劉覲越人石公揆輕俊有言名試選屢居上將觀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人多為遊說公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規矩不行奚以錄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罰未幾遷博士足不躡權門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請外任蔡京色變客使張康國欲薦以館職不願就會新學法博士例除諸道提舉官擬公河北路公辭以南人不便於俗親執政曰祿莫如朔部者公終辭除湖北路陛對奏曰學校所以養育人

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耻而不為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 徽宗皇帝首肯之實崇寧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逾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撙節行之禁其太甚任子特法自肆者必懲之常曰韓衛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賢士慎刺舉五年三月例罷學事司除通判成德君八月所罷司官仍舊時令人多病厭道途之勞留居荆門公以便養有請再章上未達會詔諸道學事官奉道逺公得永州布衣鄧璋王繪應詔繪已老不願行公請命以一官 勸學者零陵縣主簿李良輔方以贓被劾

乃逃竄訴於朝稱二人者黨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託也蔡京時改良輔官與在京差遣命湖南憲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臣曾孝廣來唁公退語人曰胡康侯當患難嶷然不動賢於人遠矣冊例致餽公不受曾復書曰前此無不受者當明載于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獄不成罷憲使陳義夫命移北路迄無請託狀直除公名勒停而曾及永守樂昭厚別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特無怨而問勞不絕公閑居求由於潭水之濱治農桑甘淡薄服勤左右怡然愉色得間則專意經史及百家之文人忘其貧而親適焉大觀四年良輔以它罪抵法臺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提舉

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浸高旁無攸助叱馭沂峽皆所
甚難即迄侍養曰臣而留令無所逃誅子若委親亦將安
用得請滿二年未朝恭丁令人憂公侍令人疾食不盡器
衣不解帶居喪哀毀嘗奉寃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
親荊楚風俗素陋州里見公自致者如此然後知以慎終
送死爲重公糲食逾年不能衣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
矣余深相薦名士十九人者已遷拜公越召至京師以疾
知舊交來勸勉或稱廟堂威意以脅之公孫言而已所訪
問推醫藥居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
南東路學事復召對未受中大捐館和中大常欲公及時
報國榮家而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承志以開辭未獲命

也中大肯書促之歸無復曩時督責矣中大感疾且一年
公奉事即適如一日凡服餌禁戒中大必聽既免喪謂子
弟曰吾嘗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
致其事築室瑩山旁分置圖籍瞻省丘墳翻閱古今慕陶
靖節爲人誦心遠之章望雲倚杖臨水觀魚澹然無外營
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譁世勸合章薦公經學
可用齒髮未衰將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公辭不起靖
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辭再除起居郎又辭時女眞
乘虛眞擣京師爲城下之盟公移書大諫楊公時曰按春
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田本魯田也始失不書
者不能保其土也人民爲不君諱也太原兵勁天下藝祖

太宗自將再駕而後入于版圖河間中山北方重鎭猶鄭
有虎牢虞虢有夏陽秦之潼關蜀之劒閣吳之西陵也今
閒割以遺虜不亦辱乎按春秋齊侯桑代楚、使請盟楚
而書來者荊楚暴橫憑陵中國鄭在畿內數見侵暴微齊
侯伐而服之則晉皮爲夷矣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
已焉者也遠夷犯闕釋而不擊又與之和戾於聖人之訓
不已太乎按春秋鞌之戰齊師敗績遣國佐致賂請盟晉
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
袞怒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郤克懼又與之盟而不敢復
也故聖人特書曰及國佐盟以明國佐一怒折伏郤克于
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以克敵制勝在於曲直不以强弱分

勝負也金賊凌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於齊四
鎭三關僕皆割弃豈特盡東其畝而已乎而城下結盟親
王出質不競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
迎吳子聖人特削其爵而書其名者罪其不自强無興復
之志也虜欲地則割要害而與之地虜欲人則飾子女而
與之人欲金帛則傾府庫而與之金帛欲親王貴戚則抑
挫割愛而與之親王貴戚假如虜請六飛會於遼水之上
不從則恐違其約欲行則懼或見欺又將何處乎按春秋
於寶玉大弓矢之書得之書者重傳器戒不恭也狂虜猝
至上下無備取金帛於近臣之家以紓急緩功則亦可矣
似聞宗廟供器輸于虜廷果有之乎於寶玉大弓孰輕孰

重於聖人失則書得則書之意又何如也按春秋滅梁者秦也聖人不書秦滅而書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鄰而溝公宮忘其自致也今勤王大衆不以擊賊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褒戰士而以賂狂虜堂堂大宋萬里幅員叠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傒觀安危所擊而戎狄侵陵國勢衰削豈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應之於後者矣人以是知公通於春秋雖吠吠堅固非素隱忘世者也朝廷促旨沓降公慆然有復仕意六月至京師以在告一日亭午　孝慈皇帝急召坐後殿玉色虛佇勞問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言載於易書詩春秋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竊意陛下在昔潛德東宮其於經藉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震極代天理物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心術者非帝王之學願慎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動搖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向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績効未見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秉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上世帝王詢事考言以畜成績願咨訪大臣何以修正事揆夷狄令各展底蘊盡一進呈宣示臺諫如有不合者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論則參用臺諫之疏若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百執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政新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効淵聖領之良久問曰卿學何所師承對曰孤陋寡聞莫逃明鑒淵聖曰此留此根一員相待已令召卿試矣公對臣壯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頗心榮進亦已乞身今日扶憊趨闕者貪慕聖德願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於侍立之職且不敢當况敢闕異恩語未必日吴署甚寵衣汗洽公遂退而具奏蓋自七月七日親奉玉音被受堂剳四上辭免淵聖數予寬告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於己不同者即指為朋黨見公論奏愊曰中興如此而以為勤効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胡某窺經筵不宜召試淵聖不答及公屢辭南仲又曰胡某不臣淵聖問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淵聖曰渠為疾而辭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對者往往問其識胡某否中丞許翰對曰臣雖識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入其羅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胡某者有幾淵聖嗟異遣中書舍人晁說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

必欲即不強留時已九月初矣公既起事復上章乞外有
旨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司諫李擢侍御史胡舜
陟論公稽違君命傲慢不恭宜從黜削以儆在外疏奏不
下公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欲併逐善
類遂謂中書舍許景衡晁説之視大臣升黜為去就懷姦
狥私失君義而黜之公繳奏曰二人為去就必有陳論使
姦狥私必有實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據載諸詞命不報
王安中責受散官隨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節知燕
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童貫專務蔽蒙民力殫虜變動軍
食缺乏師徒失律略不上聞數奏祥瑞以固寵祿一旦虜
騎深入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乃居漢東近

地公論不以為允今并圍未解朔部戒嚴若非侍賞罰之
公厭服人心何以振却戎狄乎安中移置衆州言者論内
侍王仍張見道鄧文誥圍欲離間兩宮將以遂其奸計有
旨令三省覺察公言面欲離間兩宮則罪不可赦將以遂
其計則惡不可留望深察衆情及時竄黜以全慈孝之
情三人遂出應天尹葉夢得坐蔡京所知落職公言
京罪正子孫編置無遺土地悉入縣官財沒於府庫無蔡
民矣則二十年間嘗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
京指為京黨則才人之弃於此時者衆矣且黨論何時而
弥乎以臣所見弃瑕含垢消散朋黨正在今日乃除夢得
小郡中舍書入侍郎何㮚建議治平則宜重内遇變則宜

重外乞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郡總管各付一面為衛王室
禦狂虜之計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東
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言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
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鎮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爭相
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以數
百州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
則權復太重又非特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
則固善矣萬一號召不至如焉表紹操所為又何以待之
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愚欲乞據二
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
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illegible]戒即各師所屬守將應援

如此既可捍衛王室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是
方得淵聖心寤陳京師不可守則幸山南因可入蜀其蓋
自欲當南又以於公有推挽之力必無敢異及此奏上淵
聖深然之乘力爭於上前謂公專以異議為高不可信用
淵聖不能決上令於四道各削其遠外州郡命大名守趙
野在政和間侍從首乞禁士庶用天王君聖等字厭後置
身丞轄童貫肆猜分掌兵柄於外王黼蔡攸梁師成亂三
省政事於内造成夷狄之禍野居其閒不聞救政以為無
所于預則身在二府以為言而不從則懷祿不去何也竊
恐緩急必誤委寄乞更用素有才術練歷老成之人庶可
倚狀詔命一出難復輕改疏入不從是冬虜大入野道遠

為郡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公所策云中書後省論資政殿學士詹度罪惡言紫金光祿大夫降兩官公奏曰言者謂首開燕山罪不下於童貫蔡攸邊患使朝廷不為備罪不下於王安中廣行賄賂故比之者衆今乃仍崇資領優宮局遠境就鄉閭繞削兩階何名懲戒昨日宸翰咨訪禦虜之計聖心甚勞群臣悚懼莫知所出追究亂原無不切齒於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厭公論少釋河北憤怨乃落度職吏部侍郎王澥上言中書舍人劉珏行李綱責詞實為綱遊説珏坐貶公上言李綱昨自樞密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詞臣列其罪狀不肯具章而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聖心不以繳奏為

卷二十五　十

是未欲罪綱也故珏先言厚於計功薄於責過以將順聖德之美復言綱敗軍覆將豈可不責以申明賞罰之公朝廷遂用珏言罷綱郡寄又用諫官表當可等言置綱遠郡矣澥乃節畧珏章中以險語謂綱薄加朝典未決與議不宜善乎從臣遂當獻納至搏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今臺官諫察采聞緘默而解遠越職北路若開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長怨讎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漢室之衰大興黨論始以微懷蒙籍人主威福相排擊卒皆誤國馭致亂亡而士大夫自謀是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為始為黨論者亦不仁矣陛下無私好惡廣開正路而澥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識

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遂其跋扈之誅也何忍更遵用之生使群臣益分門戶強者主盟弱者附狗私情僞向背置國勢於傾危豈朝廷之福乎陛下數降德音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祖宗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狀紹述之議國論紛紛澥之故也非指為故肆奸言以惑衆聽豈不可乎然朝廷不以此罪澥者正恐人務雷同而言路塞也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為國家遠慮望加詳察别降指揮臣孤立無朋誤臣嗣擢苟有所見不敢隱情於是耿南仲大怒唐相唐恪與詹度姻家公論度大逆何㮚從西樞之有旨除郡㮚請除懷州淵聖曰懷當虜衝可與東南格擬德安㮚

卷二十五　二

知公素苦足疾閩海門地最濕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蓋是年十月晦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公去國逾旬虜復至城下長子寅校書中秘賓客每為公念之公秋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効忠無路敢念子乎聞者感動虜圍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許景衡竟不達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極公上言崇寧以來事不稽古姦臣擅朝竊亂天下論其大者凡有九失上帝即位日食正陽之月下詔求言曰言而不敢當朕不加罪於是臣庶爭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正公然置局推考

直言盡行竄斥使上皇失大信於天下一失也上皇嗣文
母垂簾增置諫員擢用名士豐稷王覿鄒浩陳瓘諸人各
以危言自効公論既行下情不壅發有至和嘉祐之風及
蔡京用事放諸嶺表於是天下以言為諱二十餘年二失
也立朝廷者爭為歌頌耿說求容祥瑞之奏未嘗虛月至
於災異大變則匿不上聞使人主不復知省修三失也蔡
格法弄公論市井儇輩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本兵柄臺
省寺監清望之班雜用商賈胥吏技術之賤於是仁賢遯
伏姦盈廷四失也士大夫進為於元祐之初與元符之末
者盡忠許國不顧其私乃誣以謗訕竄逐下逮其子孫遠
削上及其父祖於是善類陷於黨籍不能自明而郡飛刺

天諛諂益勝五失也奄寺浮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
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魚
澄樞故事而為師傅生殺與奪悉歸掌握宰執侍從皆出
其門於是賄賂公行廉恥道喪六失也変鈔法而官制紊
変軍法而兵政弛変泉貨法而輕重失平変學校法而風
俗衰薄変換茶法而刑獄滋熾変鹽鈔法而征賦倍增変
漕運法而倉廩空竭法既屢変吏得為姦民受其弊七失
也用兵暴亂軍旅數起南復渠陽西收鄯鄯建石金泉於
成都置珠播於巴峽開古平於五嶺築振武於河外饋運
艱險勞民費財積怨連禍實基於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竊
極奢侈道宮王府御幸之館園林池沼花竹之勝運土塞
路代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財竭而不慮九失也靖康之初
輕割地辱復堅守已正濫賞事即中変號令無常紛錯更
下而四海不知所從矣余應求李光以應詔得罪陳公輔
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
以奏對語侵貴司征市於是臣庶結舌而迷國誤朝之語
入矣淵聖東宮潛德中外所知不待贊也至如未習為國
則當進盡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稱頌春坊節儉乞宣付史
館者亦從其請而精責不加李邦彥擢居上宰張邦昌進
位次輔趙野等主審駁基命之司李梲等當廟政本兵之
地未數月間登延宰執十有五人遷轉如流不孚人望指
為秦氏黨而罷許翰指為吳敏黨而逐許景衡指為李綱

黨而去劉珏等大臣爭競至用醜語詆訐於朝百執窺覘
互以邪說排根於下苟可快其司怨雖危國亡師安行而
不顧都人毆擊內侍出於積憤非有私也而府尹怒門朝
廷降詔奄侍屬氣喧爭御輦側此乃無礼於君不可恕也
而詞臣論奏使得贖命金帥宣撫而遣之監視守禦京闕
而付之摠領臣均進體貌不如而嘉屬召還達賜優渥破
吏部格而楊景得監殿門破宮廟格而葉𢍰得除祠館其
餘委亂規程者不可悉數狂虜入寇封境日蹙賞罰無章
士不用命詞發嚴峻民多失業者秦有十失漢去其九遂
致興隆崇寧以來國有九失淵聖即位而不知変獨九重
節儉工役不興一事為愈爾八失不去一事雖欲正已傾

之勢難矣陛下親郤覆車如不改轍豈有興復之望乎夫有生不可無信聖人以信急於食君子以信重於生按春秋幽之盟魯莊公在會而不書者齊侯始霸仗義以盟莊公判之首失大信仲尼以為大惡故諱不書公以為後戒願自今慎出詔令無令復以弃信之一失與国必開言路而賞諫臣亡者反是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治於前而載楚子入陳於後盟殺諫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絶而自見也願自今開納直言無令壅閉以去拒諫之二失導諛者召乱之原按春秋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者絶諂端垂警戒正天下後世人之主心術也願自今出遠佞媚無令得行以去導諛之三失名器者国家之宝按春秋非

卷二十五　十四

三司為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非有天子之命者不書其官至於有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或書其名重名器也願自今重惜恩賞無令冒濫以去輕用名器之四失人臣義無私交君子正而不黨按春秋祭伯来朝祭叔来聘不稱使譏外交戒明黨也願自今信任君子亦絶小人以去分朋黨之五失奄寺通傳內外以一身廢僕妾之職可謂賤矣按春秋書閽弑吳子不稱其君者言閽寺之賤不使得君吳子也願自今門户掃除復其門户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為国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漸按春秋書税畝兵甲田賦賦曰初曰作曰用者譏変古也願今自遠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輕

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蛮夷猾中国春秋内諸夏而外四夷夸侵伐為山戎為燕闢地貶而書人者戒勤遠略也人君職在養民有国必先固本按春秋凡臺囿門廐土木之工必書於冊者重民力也願自今脩明軍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邊功之失震驚陵寢則有衣冠弓劍之悲播遷汾漢則有莫墉急難之念積覆載之不同之憤懷滄溟不滌之耻據九重之位而不以雪憂享四海之奉而不可以為要樂必期於殄滅兇醜伸中国大義則凡百臣子亦將震擁奔走捐軀殞命而不辭矣六月四日召公為給事中會宰相黄潛善專權妄作斥逐中賢公再辭免因奏曰臣賦性怵拙全昧事幾前掌貲書積日雖淺適縁六甲黒會兵

卷二十五　十五

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欲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逐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變陷不測陛下方當中興而政事人才黜陟升黜凡閤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按以愚見尚多未合臣竊寒心而況瑣闈典司封駁僅或患失不言即負陛下委其罪孰大若一一行其職守動皆違異必以妄發干犯典刑是玷清時無補国事臣所以不敢當忠命者也況臣自嬰危疹多歷歲年前後陳情並閤朝聽辭榮慰紛衆所共知不縁多事之秋乃有計私之請有旨不允公三辭因致書右丞許景衡曰女直小国纔行無道以若所為更欲東制南北五胡吳係所不能辨也况今河朔遺民未甘左衽朝廷主議不棄中原恭聞鑾

駕巡幸淮南盡護四方東州群盜諒消除遼海鯨波想雖
入寇顧回天步歸格宗祧副七室憑依之靈摯萬方之歸
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會也善為国者謹禮於至微比聞
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條約罪狀明白直行罷出誰曰
不宜而下諸路根尋州郡押胥恐非所以習外耳目也自
按春秋王人不書姓氏者蓋下士耳而序於方伯連帥之
上唐制御史緋入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將命出行則節度
使必具軍礼送迎于道此得聖人尊王室抑諸侯之意者
也故方鎮雖跋扈而国祚延長自今宜精選而重其禮
凡在京職事官出使外方得行陵藉則朝廷之体不致於
若弱而禮行於外吏矣凡士民之必聽於縣令之必聽於
守將之必聽按察監司之必聽朝廷於指肓之順臂棄之
送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觀以來每下赦令必開越訴以剝
門言之則造私醞戶酗酒奪生鬻茶猾吏訴郡太守於監
司而罷之者三以剝南言之貫客豪民訴都鈐轄於朝省
而罷之者二使民習見犯上之可為而賤無等此亂之由
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豈撥亂反正之道哉謂宜精選
監司守令重禁越訴苟有故犯以為制論雖以經由而所
訴虛妄不移前斷者加越訴之罪三等則人知嚴上而禮
行於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亂禮法不行五十載間變置
十有餘君藝祖受命首修軍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階級相
承小有違犯罪至於死然後行五藝肅賦亂不興崇觀以

卷二十五　十六

未決遣衛士而點責三衙降配軍員而斥逐提點於是無
知之兵習於陵犯靖康之变衛士銳靖之徒委棄君親破
州略縣至於此極今既罷技法謂宜依周世宗顯德元年
故事悉行選揀去羸軟取精銳籍如祝靖等類別加裁選
將將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試而設賞罰則人將不敢驕徒
陵犯而礼行於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緩急若迭而直乃趨
時救弊之要務也康靖康皇帝誠心願治已及期月而澤
不下流者以諸方按察帥師皆宣和之舊非精簡書生權
素親戚則宦寺之奴隸也以若等人位於民上幸寇賊援
獲志為奸欺以自閨耳故內寇有三條藉驕悍習於陵犯
之兵也赦招潰散剝於叔掠之兵也人户點差悍於征役
之兵也三寇縱橫而官吏又有甚焉謂今諸方憑藉功効
已著者旌賞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惡可知者澄汰之
命侍從官以上各舉堪任職司者二人審其才具所宜補
其闕則耳目明達而不弊矣至於諸藩與要郡亦如君則
教條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斷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
則小州下邑官吏為之寇者可消弥矣国事以安民為民
軍民以兵為要輕徭薄賦所以厚其生也稱物量力所以
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貧弱所以著其仁也剔姦為鋤強悪
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則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
病民耳既罷常平官今歲適當造冝令民皆以土田為斷
而已一自言凡私所蓄藏與馬牛盧舍破如舊法悉皆闕

卷二十五　十七

略田有隱匿必沒縣官諸誑為官户因濫賞得比蔭補者許首陳命監司專以為守令殿最庶幾四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國至於家邑諸侯至士庶軍師有數城堞有制庫屬有分器有物若不本先法度而度急於招置則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畜兵器者所以息爭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備孰必其皆以禦賊而不自為賊乎夫尉司弓級巡檢土軍大約不過百人於以覓察姦細良民猶有被擾者今巡社人人執持兇器絡繹道路則必陵暴居人因若覇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領將使與令抗乎抑猶猶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則名分不正以布民遇之必有悖心如唐初魯寧者矣又今東南名藩帥府兵不滿千而巡社總轄萬人團結推排權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稱號同王命之誅記而行遣必公移守令徒有統制虛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於諸路以為首令殿最不出歲月必當坐得數百萬之衆挽強者解發推恩廣加激勸右選將壅而不行復加裁損則必指為釁端而禍變起矣謂宜詳議審裁巡社之法使無後悔施於河朔以禦金賊而東南諸路有使於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別行排遣其便於弓手土軍者宜增置其數精加教閱則兵可足而亂可息矣夫易積而難通者事也自大觀赦令廣開恩倖濫澤殽軍興之後後恩霈相仍賞典踰越百司緣此竊弄權柄招賕納賂百事滯留四方急奏待報稽遲百姓訴陳淹無可

卷二十五　十八

可否蓋六部諸司事皆稟於都省中書取旨門下審駁行達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決也夫宰相者啓沃人主進退賢才平安百姓天下之事無所不統者也而日覽詞訴又各兼一省互相關制則失其職矣謂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權使得專行其職而六曹之事皆決於長官應奏上者直奏上應下行者直行下自非關大體有改更更不無經由僕射承轄則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時首興黨論塞天下之口汲引群小輕用名器交結閹尹汨喪廉恥今宜一切反行其事乃可以撥反正殄讎雪恥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氣食息世間無所愧矣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謂不合辭免乞重謫黜中舍人劉觀實有力焉上思止罷除命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辭因致書宰相頤浩曰伏讀四月八日赦書首稱遵用嘉祐條法遠方傾耳扶杖曰國以仁宗皇帝盛德大業跂望主上而以親國忠獻輔佐勳績期於相公也夫嘉祐正事其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置寬恤司詔均田稅募耕唐鄧廢田收諸坊監及牧馬餘田賦貧民籍戶絕田租置廣惠倉出百萬緡賜諸路常平為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稅罷提點刑獄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於其任凡此數端事方經始必博采衆謀詳究利害為條約委曲周盡既議成舉朝不異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見至於軍政修明戎行輯睦六軍聳聽而

卷二十五　十九

驕惰韋戎狄震慴而暴横消則其政事本於愛民審謀能
斷之明驗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殭国而官吏不知恤民
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其涸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於
嘉祐本於愛民之異矣致於衆謀紛紜而國論未定命令
交錯而民聽未浮法制數更而下不知所守其於嘉祐審
謀而不斷罔克有成斷果而不藏必貽後悔惟相公深究
嘉祐政事本末專務愛民凡新舊法度與増添創置一切
擾民之事置司討論恭稽衆謀窮極利病而後罷行財政
事可立民心可安軍旅可殭讎耻可雪宗社可寧矣諸朝
廷遣使諸公所居詔州郡以礼敦遣寅時修起居注上賜
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佇公以

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春特如此行次池陽會聞車
駕移駐姑蘇将踰浙而東公重感疾遂且奏而送是日亦
動下除公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十二月除中書
舍人兼侍講公辞因致書参政秦檜曰春秋大略貴前定
是故撥乱興衰者其君臣合謀必有前定不可亦之策管
仲相齊孫偃輔晋樂毅復燕子房與漢孔明立蜀王朴佐
周莫非策畫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聖勤
願治於上大臣因循習亂於下国制搶攘漫無定論覲藏
慴日寝失事發于今五年已極紛擾天下之事未有極而
不変者也至於極而不変則危者遂傾亂者遂亡考今民
情尚未潰散由可更張雖事勢已失無半古必倍之功而

危可復存乱可復治無傾亡之患必矣宜及時建白前定
之計振頽綱脩弊法変薄俗蘇窮民庶幾覩听有爭以啓
中興之兆春秋序正官民名而紀綱重事責歸宰相盖位
降則所任者大上則啓沃人主經理朝綱中則選用百官
賞功罸罪下則興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継日猶
恐有不得者而脈省文書接詞訴爭傾者而假省文書遵
元祐大臣奏議合中書門下二省為一而事不分决於六
部是循名而不得實併與不併無以異也宜及時建白令
列曹尚書各得専達各辟其属久於其任責以事功而宰
執不復親細務庶幾奸蠹消除淺可為矣春秋以好生悪
死為心獨於叛逆之黨必誅而不赦以用兵侵伐為戒獨

於敉患解紛惟恐次止遂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見聖人之
情矣盖乱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必滅賊虐無辜事而
而不赦則人道必淪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青俱肆春
秋蹤之泰之世凡判逆者必加原宥終後失邦措身無所
比歳盗賊毒徧諸方皆姦悪之徒桑隙肆暴非廹飢寒官
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謀国者盡用招安不吝濃
賞遂使軍民傾心健羨遠近縦横莫之能止宜及時建白
乗遲破李成馬進之鋒盡掃三楚緑林之聚誅魁首散脅
從庶發遺鍾餘民復得解衣而寢矣春秋責守土疆臣於
喪地戒於失險者周公以盛德大勲受封齊魯而陵於
百里雖列壊南面而大夫必命於王朝方伯雖得専征伐

達將出師必請王命昨見分鎮舉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
為一鎮輕以授人若此類可疑一也廢置僚屬事無待報
二也足食足兵專征閫外三也金建康據東越而以湖北
為分鎮四也詔令已行誠難反汗然有應機無害於信者
宜申述前詔得專征者謂據戎狄討亂臣如李成焉進之
比則當不拘常制或無故舉兵自相吞噬必以善興坐之
又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体不同當仍舊制亦
無信之嫌宜及時建白保固形勢倚為基本庶幾有恢復
之期矣春秋大一統遵王命惡臣下分權肆賊人北上僭
紀王正而不私朔使李上客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
於史冊所以嚴分正名也比者雖命江表三省復歸行闕

百司庶務決自天臺而宣撫重臣久居外服諸方守將並
假便宜從事本無出師臨機奏報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
諸路後來並不遵稟或以察訪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
賦編帥臣執殺郡守或以節制為名而擅兵外境專斬命
官直秩轉資授易守將或未被受指揮先次便宜行事或
擅罷堂除監郡自辟別路正官凌蔑朝廷於斯為甚宜及
時建白收斂權柄以弭分裂之形嚴分止名以遏侵凌之
勢而後大經可正名志可定矣春秋惡以邪人塞言路慎
於遣使而重於用民力臺諫者朝廷之綱紀所憑也監司
者外臺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條均賦役百姓所待以
安其生也彈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綱

淪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則朝廷紀綱無所憑矣漕臣財
臣賦而公私匱竭憲臣理刑獄而盜賊公行上下相蒙莫
知糾察則外臺耳目無所寄矣憲澤壅而不宣教條廢而
不守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則田里無
以安其生矣宜及時建白精選監司剌舉郡守精選郡守
剌舉縣令明詔臺諫官使論奏大事無入小言則綱紀可
肅視聽可用賦歛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權而嚴
於軍律以三綱為本以民事為要以罰賞功罰罪為先昨
者屢降詔書專理軍旅於行事竊有所疑為楚纂逆之臣
也評錄其親屬金賊不擇怨之雠也而遣使請和其於三
綱有未正也河南江北郡盜咲聚焚燒倉庫車靡有孑遺

波漢之陽外薄五嶺急征横歛不務勸農其於民事有未
急也誤朝迷國之人與盡忠死節之士恤終贈典略無差
等是賞未足以勸忠也或擅興專殺或罔上奏功罪狀明
白典憲不申是罰未足以懲惡也然則何謂理戎旅乎本
則不正治於末流雖力扼虎氣蓋世必無成功而謂安定
天下在於長槍大劍此揚那使法肇所以喪身及其國也
可不戒乎宜及時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悅而
誠服則盜賊可弭夷狄可攘矣春秋遵嚴廟制而謹於祀
礼故古者師行必載廟主寓戎田獵以乾豆為先戰而必
勝其有以乎頃者南狩神主豫還洪虔館御薦享未蕭奉
常有請顧謂遷移勞擾為已試之効至乞更擇五嶺之西

迎奏前去者時方煥散格廟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為而
獻議若此如礼樂何宜及時建白遵崇礼祀嚴致孝享則
人知所從来而天下服矣春秋不與公族大夫專政用事
而以親賢為急聖主屢詔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優加
寵奬誠以昨者皇族北徙枝葉已踈必施茂恩以滋根幹
宜及時建白上稽帝尧明俊德睦九族之義中循周漢急
親賢之隆下掃六朝孤立之弊則王室益強同勢磐固矣
自崇寧以来邪說盛行公論廢格獻言者以亂制為能不
期於定制從者政以擾民為事不務於安民用人者以辦
事為才不求於曉事望治者以速成為策不冀於勇成快
目前積成後患至於綱紀大壞宗廟丘墟皆此曹所致也

積習成風至今未殄夫欲撥亂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亂之
俗欲变其俗者必云衰乱之臣死亡無幾矣然由内歷華
途外典方面間有廢出尋復寵升毀害不核其真賚賞罰
不當功罪使聖上憂勤頤治未有見効者亦皆此曹所致
也天下有公是非出於人心不可易者今国步艱危民情
揺動宜柔務更改轉敗為攻不然大勢益傾不可復正矣
朝廷不許公辟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時政論先獻之
定計論曰臣聞自昔撥乱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
後有李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張四維帥師不違上卿伐
国不動大衆故民懐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晋文前定之計
也取関中據河内夫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

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
儒叱宇文士及以逺佞人賞孫伏伽礼王魏以開言路宣
示好悪使民向方薄賦輕繇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
計也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
則未有必操不变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
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況
立国而不定乎夫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舍今不徒後
悔何及人主廣覧兼聽不可自專宰相擇才使能不可
自用望賜咨詢僉定国論如所告淵聖者建都論曰立国
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權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来之會
如此辰在天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駐驛金陵本以舊

邸號称建康降詔為受命之符傳播天下則可称者一也
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吳楚皆称建
康王者之宅則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外阻長淮隔絶奔
衝難於超越則可都者三也有三吳為東門有荆蜀為西
户有七閩二廣風帆海泊之饒為南府則可都者四也諸
路朝覲郡縣貢輸水陸舟車道里適等則可都者五也凡
都北者必閲境於南而都南者必略地於北昨者鑾輿
時遷狩于吳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而晋不果還之地
王者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遷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
所也国勢一統不可數分国都一定不可數動於夷狄居
窮瘴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朝者異矣今宜還都建康據

諸路而中持衡則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設險論曰按
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者下陽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
弃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以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魏
人都許不恃方城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恃劍門而守漢
中吳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
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自郢
徙都日以富强近并穀鄧次及漢東下收江黄横行淮
泗遂兼吳越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
也後逮漢衰劉表收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
羽用之威振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為重
鎮材賦兵甲當南朝之半其為江東屏蔽猶虞虢之下有

下陽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為分鎮失險甚矣按湖
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胡劉表時軍資寓江陵先主
時置兵屯油口關羽孫權則并力爭南郡南郡陸抗父子
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温及其弟冲則保據渚宮與上
明此皆荆峽封境也今割以與人使跨長江臨吳會猶居
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患乎臣謂欲保江左必
建都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峽然後地形險固北可出秦甲
西可下蜀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人於大江天
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智者所先何也
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則其險信未足以恃
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困於

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弃也設險以
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
與險均終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地
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當孫氏時上流爭襄陽而不得故
以良將南郡於夷陵下流爭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
興與皖口中流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徑卒戍邾城今
黄岡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
固中欲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便變而
大槩不可易者也今狂虜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
諸鎮飈危殆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弃若委任得人則不
待可保江左而已制國論曰凡制國者必周知山川形勢

土地所宜然後可與謀荆州在江漢沮漳之間水陸沃衍
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爭而不肯失也吾為
分鎮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財得自理官自命即與戰國
諸侯無異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張独仍舊制通
荆湖憲漕二司治盜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
鄂渚隸江西則地理連屬形利勢便矣又曰變更舊制不
揩今古則事不可行近歲荆湖變更舊制多矣於國家形
勢初無所益徒困兩路之民耳今既復南北兩路宜罷荆
峽分鎮仍舊制帥司於更南一使也公安軍宜仍舊廢為
爲邑二使也靖州置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歲費二十
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毀宜仍舊廢為渠陽寨三使也武

岡軍置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之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使也四者仍舊劃添窠闕悉從除削省併官吏裁損文書有所謂掣手傳易務嘗田司事皆欺罔驅民爲盜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国害民之賊然後国制定民心安矣又曰西祖宗宅都于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屯兵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恢復之基立矣今女撫大使古州伯也利勢必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蜀兵馬出於西桂宜置大帥一員兼統二廣以殿南服荆湖殘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蓋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渚有沃衍荒田而無餘民若馳瞿塘之禁禁遠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松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矣恤民論曰保国必先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擇令三曰輕賦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歲除外暴者主通和竟爲夷狄所忌不敢用兵而夷狄毒適中國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爲盜賊所惡不敢用兵而盜賊毒適天下自若也爲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與成湯爲童子報仇不亦異乎今

劉忠殘黨踈數郡曾成反覆切師臣理無可赦宜早加殄滅肅清江湖然後精擇縣令一意撫綏則民心安邦本固矣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説稍革其弊籍中分賞爲差者奇盬官依倣漢制分军百里侯有残殊績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權擾其假礼許借服色厚給廩給餘凡軍馬驛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者悉從曾級以免將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建財又㨿令縣分户口賦入多寡輕重分爲三等上縣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監帥臣監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爲定格仍用用宋元嘉法以六期爲斷革法三年爲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無苟挠免民心有係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悌候及三年考其効已就緒者就行旌賞未有倫者嚴加程督如此則民心安邦本固矣楚林而田非不得歉而明年無歉竭澤而漁而明年無魚以近事驗之京東西路歲入凡一千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爲西城之租窮竭民力其時若有此言羅此指魁然後国用足則必指爲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四路所入不歸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歲入凡百五萬其外豈無遺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數糴補糴散引則有趲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

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乏亦必指為妄言也然
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所入不歸王府三年矣乃
知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不誣也今封境日蹙
則險日重百姓日貧田來日荒吏臨之以貪吏困之以苛
法是為適國馳民顧詔大臣速講賦恤民之事為生財足
用之原以京東西胡南為至戒則民心安邦本固矣凡為
國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
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為利四海無困窮之苦天祿永安所
利大矣姑以鹽法論之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大矣姑
以鹽法論之行於北者編户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共
共其大計資君及中外所謂以義為利也崇寧首變此法

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編户者皆入
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
也諸路空乏乃復百種誅求猶不能給民窮為盜遂失歲
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實致之耳陛下宜鑒前失有所
改更久而未也天下遑焉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歲課
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斂不及民而上下足
變法者以來既盡歸之朝廷則本路諸色支費皆出橫斂
至如上供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
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緡往時本州歲賣鹽息
常倍倍此數故斂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錢仍舊而鹽
不復有矣乃至以趣司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來

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後客所
拘納鹽封樁日久既鹽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
何自而出豈不取於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
縣觀之則它郡可知矣今推貨所入歲以千萬計其利至
厚謂宜適下諸路一一檢檢會凡若此類悉蠲除之以活
百姓使稍安其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
不亦善乎権酤之弊亦極矣略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
有虧欠即抑勒專治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足取於
稅户其害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
歲納二萬餘緡而折稅為糯者凡六千斛糯貴於粳幾一
倍其他固未論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嘗下諸路會計而

州縣利此為造弊之端不以實聞固當斷以必行令凡係
官監酒務許百姓買撲入納淨與轉運司及本州支用收
官務費未奏等專以贍軍兼濟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
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善乎如庶幾
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寧以來中外剏添負局重以濫賞
不勝其臣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矣官舊係二
員者添差差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
添差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其餘荒殘州縣未有百姓
先置官司凡是舊員一一填足又多不應差注之人其為
民害不異冦賊攻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攻於孟
子以為民貴而社稷次之養民者故陛下之職也願亟行

併省以建武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閑散精揃廉祿養之以無失職之嘆庶幾民心安邦本固矣立政論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職而後正可立選擇忠賢以為輔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職也薦進人才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相職也唐太宗既出封德彝鄭諺任房杜為相矣又敕尚書庶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也陳平不既不荅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能治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立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頻有選任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立者竊恐所以責任異於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陳叔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詞決訟弊精神於簿書而進退人才賞功罰罪有未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務決之六曹長官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大事不復資白則書之務簡矣然後專責宰相以深簡六曹長貳諸路帥守部使者及縣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見建未之患也又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而與三綱淪則習於亂而亡春秋宋華督有赦不赦之惡齊魯陳鄭同會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未幾陳有五父子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弒

逆幾至喪亡則以脉於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以明三綱之重後世鑒切著明矣昨者張邦昌挾女真僭名號援契丹立晉為例分遣使人布諭路直下赦令倡行恩賞原其用心於華督何異陛下特施寬典賜死於于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虜騎南驚乘輿渡江黄潛善及其當事窮計迫切乃指邦昌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竄叛自解其誤國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事訓誘亂臣賊子使利為於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家象之又何誅焉者也於是不踰旬月苗傳劉正彥有今將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滌洗無所忌憚故比日郡盜所在蜂起或有官吏樂為之用未流至此不可戒乎頗特降旨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為表章上致君父取媚虜人受其婦女者有起閑散特仕偽朝長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肆逆有起自閑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意稱美者及乞用邦昌傳正彥之黨者審其輕重不過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說則三綱不至論胥而軍國政事得以聿立矣覈實論曰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當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業慮奉行政事並欲上遵嘉祐臣嘗考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毀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輔弼韓琦為宰而余

靖蔡京貫黜呂誨等迭居臺諫此眞僞所由核也故丁謂
雖以奸邪當而終投四裔寇準雖以忠正遠貶而終得辨
明范仲淹雖屢以危言獲罪歐陽修雖以讒斥使人招難
明之諺而皆終開政事是邪說不得毁害之眞而直道行
邪說息直道行則悪人有所憚而不爲善人有所恃而不
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黃潛善汪伯彥范
宗尹輩廣引奸邪顚倒是變亂名實諫官鄭瑴攻李綱以
六不可貸之罪驗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爲則無迹特以
逞造文致傾陷大臣當時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勸之是
欲其亂毁害之眞而不核也言官馬仲摯潛善伯彥措置
垂方凡奉一事必立以證皆天下所共知見不敢以無爲

有以是爲非當時乃罷黜之又置諸危地殘賊之是思其
核毁譽之眞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縱
雖已死恤典隆厚伸雖詔命不關來期按春秋治姦慝者
不以存沒必施其身所懲悪也褒忠良者及其子孫遠而
不泯所以勸善也陛下必欲繼仁宗之政則按是非明賞
刑使天下之所懲勸亦何遠之有尚志論曰帝王應時而
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
靖康臣僚不知責難勸淵聖篤於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
結明此齊国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一皆死力争有
以国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国勢何異厝火積薪之之下
而寢其上宰相庭仁遠進讒說以爲金賊出境社稷再安

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
俱榮仰何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頹沛末流未及期年
坐以失國夫志則不立急於事爲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
不得施矣陛下自初發憤欲殄寇讎當時親信左右莫能
輔道乃至因循坐消歲月国日益削大義于今然上天所
以啓佑聖情日躋盛德陛下所以深懲既往刻厲將來者
可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願堅持此志無復變遷仍
飭郡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
必至於掃平夭虜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
宗廟必致於志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文武百僚六
軍萬姓丕應候志而陛下孝弟之責塞矣正心論曰心者

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
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安與正治所
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皆習於不正危與亂
所由致也然心有所忿懥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
慾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
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強則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
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奉也蓋定禍亂雖急於戎務
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乱矣何以
成帝王之業乎陛下日親典策博攷古今稽行前言固將
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患益深必無邪念至誠所發
通貫幽明国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願更選正官

臣多聞識有慮敢直言置者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充厥宅
心表正于上則内遠近將各歸於正矣亂之不息乎養氣
論曰凡用兵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弱係將帥之勇怯
將帥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將將者
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孤偃所謂壯也
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
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宗廟賊雲諫輔之
罪則商而周直故周勝項羽威震天下漢祖數其殺義
帝之罪十則楚曲而漢直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
制勝之先幾也金人無道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
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比年以來克勤德政追賞直士

登用讜言令聞四達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以分中國
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強然虜兵每動四方震慴奔走爽與
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
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孫於爲
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失可得指議則守爲綱氣可塞乎
兩間振爲怒氣可以安天下將帥必聽命而不敢驕軍旅
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對敵接刃而百之筭已坐決於九
重矣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明當並日月不可
私照臨德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以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
勞行賞所思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則當發
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萬物育焉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

矣然人惟易發而難治者惟怒爲甚克己然後可以治怒
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其乃濟此治怒不遷之
法也忍者隱忍不法之称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
不遷則事必濟矣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
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己爲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
丁公克己於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斬以徇其
不賞私勞如此故能成帝業於五載之之近陛下聖度屈
明人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
遠正直中外王執其有速国誤朝罪昭著衆所指目不可
掩者雖有私勞怨陛下與衆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
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顔逆耳公論所歸不可蔽者

卷二十五

雖遭讒謗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
心也如此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
一人而千萬人悦以畏矣寛隱論曰自昔創業與衰與增
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礼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
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
壑退藏之士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
風俗故漢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
之威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
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而不行嚴光周黨惟
公孫述能行其威於李業等然不能行於吳漢是何也威
有所當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

屢以忘身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屢下詔書拜延遺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應情實即使譏謗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寬容不從其說而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珍奸彊頑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豈樂貧賤而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若聽其所守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美之兩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不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擢綱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制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詔書中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獨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掃貪殘之賊與擇驕不可使之將誅說珍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詳此其大略也論既入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復治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于臨安行在所上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公再拜辞避曰聞保國必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

大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辞選令輕賦除吏弊法省官吏皆恤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有經必先核實者是非殺奪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令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願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恭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且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翼實而上十有六篇付宰臣參酌施行上勞問甚渥公退而就職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位上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門人高第不措一詞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虛費光陰既玩文采尤氏所載師春等書及諸國交兵曲折尚涉繁碎况於其他陛下必欲削平僭暴克復宝畜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若蔓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上稱善八月一日轉對奏曰臣扶疾造朝位瑣闥亦既經月凡所讀書多是臣庶埜會升降資給事涉細微少有論叙虛度時刻愧涵顏面復詳論定計建都設險三事上尋命除公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諫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公乞在外編集成書仰備一覽不敢當講習章再上不允未及卒辞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事

公上奏曰謹按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
會循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黃国勢岌岌凡
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狝尊用張
邦昌結好金国許其子孫皆得錄叙論誠三綱天下憤鬱
若謂事由潛善已不預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
宰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致七月八日聖旨以其
荷国重任不衛社稷式遏兇邪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婦
人之節其責詞曰凶意已行乃援唐襄王之故事逆謀先
定其推晉太后之前閣在君可移於国何有以此觀勝非
其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狂虜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都
督任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国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

卷二十五 四十一

勝非改除侍對請召赴行在左相呂頤浩以公既有論列
不復經由遂命檢正宮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遇陋
致朝朝廷過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
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狝勝非虜苗劉時能調
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
廢君為之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
春秋大法尤謹於此是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
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業曆獎方俾以
春秋入傳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懷貪祿位不顧曠官
縱臣無恥公論謂何初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

者未得其方遇姑蘇太守席益謂之曰目為朋黨可矣然
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降旨
曰胡某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
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時方艱難不肯
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
又如国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
日也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
象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胡某不當
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胡某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
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觀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根黙
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

卷二十五 四十二

除舊布新之意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
日而後行次衡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
南江而西休于衡嶽買結廬名曰書堂為終焉計寅被召
造朝公戒之若曰凡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国愛君濟
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為
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惟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可犯
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
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胥惡之天下事猶一
家如仲季於前節元規於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
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浩安於早
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焉護入幕上瀆流

滞誅之不失也孔明此心可為萬世法觀公室中所以戒其子者如此則其自為者可知矣河南尹焞聞公進退大致語人曰斯人可謂聞而知之者矣翰林徐俯侍讀春秋薦公曰道術有在公論所歸臣敢蔽賢不報初三判公以字說訓釋經義自謂千聖之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以偏傍點畫通也則詆為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公自少留心此經每月先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備徵先儒雖一義之當片言之善靡不采十歲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大義十餘條若合符節公益自信言窮玩索者三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春秋喟然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書屢書懇懇致詳於是聖人弘規大用較然明著讀而味之犂然當於人心翰林朱震久從公游方侍講此經欲見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學也用工十年遍覽諸家欲多求傳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已說猶未敢以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者已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向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今幸聖上篤好惡當正學以言不當曲學以阿世予嚴其勉之先儒

有制作以俟聖漢之語其不見排詆幾希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公辭以積疾三載未能寡過不敢當次對之除不習吏事年衰病劇不能勝共理之寄詔曰胡某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閔勞之可特從其請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後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常謂宮觀之設本養老優賢非因辭職不欲請非獲譴不敢受也及此除乃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自為工程再加訂正然後繕寫奏御凡十餘萬言上屢對近臣稱道謂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也提舉萬壽觀兼讀奏潭州守臣以札津遣金書疾置召旨甚駮宰相以事不自己出形於言陳公輔方上疏方力詆程氏公上奏曰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伏見元祐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書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矜式士類裨益風化遂自布衣超居講其道不行深可惜也願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捜集其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書習羽翼聖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奏既入溺於王氏學者嘩然於是是公輔及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謂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章疏交上

除知永州公辭復除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諸言者皆罷
所除公宝文閣直學士賜銀絹三百匹兩公辭詔曰朕憫
邪說之誣民懼斯文之墜地肆求鴻碩爰命蓁卿發心要
之未傳動見天人之間奥明聖師之獨斷大陳治亂之權
衡俾給札於尚方旋觀書於一夜往承朕意勿復固辭公
常念故鄉宗族貧不能自給遂受此賜即付猶子憲買田
於先廬傍歲時修祀曽高丘壠施及親屬以疎親戚為差
方公之奉詔纂修也雖寒暑不少懈畢精竭慮殆忘寢食
疾遂日增至上是章謝事為二途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又
曰士大夫當以孔孟為師亦是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
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

諸經語孟子之書資口耳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
今欲使學者緒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猶
欲納之室而使不得由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由理以明
象而知体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
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以示求人之方入德之序然
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
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
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
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帶高視闊步豈
其行也哉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
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

慕而師尊之者也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
抑故廷而諫臣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
真儒也則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
詞釋解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動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
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
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
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宗之不可遏也近年頤之門
人猶稍進用而士大夫有志利祿者口誦其說高自標榜
或乃託於詞命妄加褒借紛然雜亂莫分真偽識者憂之
學士大夫植黨相非自起矣蓋安於王者不肯遽變而道

伊洛者多失其傳無以厭人心故言者深加詆誚夫不辯
真偽皆欲屏絕既以過矣又及於頤不亦宜乎其言曰聖
人垂訓無非中庸是也然中庸之義不傳久矣自頤兄弟
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
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
日歿于書堂正寢享年六十有五遺表上聞詔贈四官轉
銀絹二百匹兩公積官至朝奉郎靖康登極恩轉朝散
郎致仕轉朝請郎至是贈左朝議大夫繼又降詔旨云胡
某春秋義者一王之大法欲召用遽聞淪亡特賜銀絹三
百匹兩令本路轉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頃以卹其孤它
人不得援列公卿大夫士莫不為時嗟悼形于文詞以祭

公而撓其彝惜公迄不大用佐天子成撥亂返正之公也
公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除其根猛學力
行以聖人爲標的初登科同年燕集撤有酒所自是終身
飮不可量如變令人得一帝第事業竟耶遂終身不受爲
大學官同僚爲謀買妾旣卜姓矣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
外何以是爲亦終身不復買也奉使湘中日出按屬部過
衡山下愛其雄秀欲以登覽已戒行矣識而止曰非職事
所在也它日二親款逢亦以是告中大夫令人喜曰爾周
愼如此吾復何憂晩歲居山中五年境亦不出平生不樂
近城市寓居必深靜之所逢佳樹清流輙枝節拂石徘徊
而後去風度凝遠翛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

心者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尤
謹於細行麟經之外語孟易詩書中庸資治通鑑周而復
始至老孜孜常不自足每子弟定省必問其習業合意則
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不則嚬蹙曰流光可惜
無爲小人之歸戚屬後生艱難窮阨俱勉以進使動心忍
性不爲濡泳之患士子問李公節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
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
示必當其才訓厲教藥必中其病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
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姑未嘗以辭色假人近世士
風奔競雖事干謁曰方利病於容貌顏色詞氣間消人貪
鄙有欲啓口請託者必忌言而去壯年嘗觀釋氏書亦摟

禪家談話後遂屛絶吾贛川曾幾書曰窮理情性乃聖門
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一以貫知之之至也無無所不在
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究轉歸己則心與理
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
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一
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子以四端五典每事充
擴亦未免物物致察猶非一以貫之要是猶不舉足而登
太山猶釋氏所謂不假證修而語覺地也四端固有非外
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
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學
佛者其語則欲一聞便悟其行則欲一超直入縱有是理

必無是人如舜可謂上下上根矣然猶好問猶察言猶取
諸人以爲善獨聞斯行之決江河與人異耳今以中才欲
了此事不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求之則亦何以
異於談飮食而欲療飢渴乎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
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只求見解於作用處
全不究竟也以理人爲障而求見解故極高窮大而失其
居失其居則旅人也故無地以崇其德至於流遁莫可致
詰於作用處全不究竟故接物應事顚倒差謬不堪點檢
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
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
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予又曰四端五典起

滅心也所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夫自本自根自古
以固存者即起滅心是也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
之用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能操而常存者動亦存靜亦存
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求者靜亦亡動亦亡
然居獨處似擊馬而止也事至物來視如不見聽而不聞
矣是以善學者動亦察靜亦察無時而不察也特之以敬
養之以知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然居獨處亦不坐馳不必
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子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
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訪何必舍彼取此則非某之所
敢知也夫良知不慮而良能不學而能此愛親敬長之本
心也儒者擴而充之達於天下立萬世之大經正而庶民

興邪慝息矣釋氏則指此為前塵為妄想扰根拔本殄滅
人倫正相反也而為不相妨何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
謀恐似是而非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善學之君子慎
所取焉公精識強記無所不知而與人談論氣和恬詞簡
若中無所有者故未嘗色於人亦未嘗失言於人仕止久
速之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
可不挽留未嘗被召聞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季易二十年
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
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
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
崇寧以来皆內断於心雖定夫顯道諸文人行亦不以此

謀之而後亦少悔浮世利名真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定
夫游公酢顯道謝公良佐也與楊公中立皆程門高弟公
之使湖也楊尚為府教授謝為應城宰公質疑訪道禮之
甚恭未見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僚屬驚異吏民聳觀
鄒公浩聞之歎曰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寂謝
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而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
挺然獨秀者也從遊三君子之外則河清劉変君曼開封
向子韶和卿貫上曾開天游荆南唐恕處厚及朱震子發
情義罪馬者也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且称其有
相業云平居尚論古人自兩漢而下則以諸葛武侯為首
相於本朝卿相則以李文靖韓忠獻為冠言必称之每語

學者曰學以能變化氣質為功公剛性本剛急及其老也
氣宇沖澹容貌雍穆若無甚怒者即知和藥而有毅然不
可犯之象望之儼威而熏然可親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
謹礼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備家廟薦享造麴蘗治秫
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躬視於其祭沐浴盛服率子孫諸
婦各執其事方李則敬己祭必哀濟濟從從如祖考之臨
之也礼成置酒五行分胙內外雖乱離遷次衣食或不給
而奉先未嘗稍少至老食不兼過味疾病中值歲大旱所
居岑寂搭蓋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公曰死
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躬耕漳濱二十餘年所
抑以卒歲者一旦廢於盜賊聞知容色無便若未嘗勤力

其中也椎閭丘墳則泫然流涕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志在康濟艱難見中原陷沒百姓塗炭若疾痛之切於身也然宦情如寄道有不合色斯舉矣使無可諸孫仲良有祖風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至漳濱觀公言行日月淹久不覺嘆服語同者其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者二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常服澣濯敝補或至二三十年歲必遂有所增製遠適以自徒謂予弟曰不使汝等有倉卒不辦之憂年既六十即命造衾身衵自殺尺寸

蔵一漆之得疾不能閱書命子宏取春秋端戡於前間一解頤而笑時結廬猶未成獨戒宏曰當速營家庙若祭於寢非礼也二弟問疾泣而撫之至於諸子則正容曰事兄友弟遂不復語泊然委順斂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長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礼部侍郎兼侍講次寧右承務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宏右承務郎女申適又適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何況其父即和卿也孫大原右承務郎公沒五年之後始生大經大常大本大壯大時公少時有作為文章立名後世之意其後篤志於天人性命之學乃不復作故召試辭免之奏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指華藻棟取理明既變昨

非更無餘更習文集十五卷皆不得已而應者靡歷無益一語不及每恚使傳治詩李者不知統要而司馬公編年通鑑正書叙述太詳目録首尾不備晚年著舉要曆八十卷將以趍詳略之中矣然尚有重復及遺缺者意司馬方事筆削入東鈞軸壽堯于位不得為成書也遂略用春秋條例就三書修成一百卷名曰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自為之序以廣司馬公顧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諸孤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令人王氏祔焉從臣建言公當蔡氏顓權棄官不仕歸養膝下左右無違靖康紹興出入禁闥正義直風指節凜然方春秋大禁之時慨然憂世心無二慮窮源閑學遂顯行其功不在先儒之

下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况如毋孝於親忠於君學不倦身死而言立可不飾其終乎詔下禮官議礼部太常官合議曰謹按謚法道德博文曰文紀行不差曰定制曰朕憫士大夫高爵祿而下禮義尚權勢而薄廉耻禍敗之釁職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體義老而不衰生郁顯名有遺芙顧此褒恤豈限彝章具官其以名世傑出之才採千載不傳之學窮春秋與盲續前聖微言旁貫諸經綱羅百氏優游饜飫久自得之不可勢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來數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義廣崇德之風以訓後人以明吾志凡爾有學尚克繼之可賜謚曰文定盖非常格也紹興十九年郊恩贈左大中大

夫惟公道學溥博渾深不可涯矣追究平生言行反覆訂
正凡十有五年粗能成章以備太史氏采擇且求志於有
道立言之君子傳諸永世謹狀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五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六

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代文定作

國朝自宣和之季夷狄入寇神州板蕩起灰塵拔天際身
都將相無益於斯人而沒于牖下者何可勝數其間才術
德度自結主知有意於當世者不過二三人而會遇之際
俾得以聲名自終何其艱哉若永嘉資政許公乃其一也
公諱景衡字少伊其先長沙人七世祖贇避五亂之亂徙
居溫之瑞安縣至公遂為名家公兒童時氣質端重鄉丈
人異待之中紹聖元年進士第在選久之以廉勤守職不
為因循苟且出入京師足不一至貴要之門識者期以遠
大大觀中大臣有知其名者用為勑令所删定官歲滿書

成遷承議郎丞少府監久之乞外任除大名少尹未行改
通判福州州將不事事公悉力佐之郡賴以治終更請奉
祠館得之明年宣和庚子歲也以監察御史召既至除殿
中侍御史寇起東南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
有旨仍舊公論奏以謂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之者衆寡
以為歲額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茶鹽歲額必使
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奏三上卒從公言燕山之役
童貫為大帥公力論不當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疏譚積
罪文罰輕時論韙之燕山役不已誅求益甚公上疏論財
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月支約三十
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

綱運非留劄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祗應準備為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祿賞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一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為名與它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者相屬為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黼方擅政公言尚書省此關長而同知樞密院亦久不除雖近例以公三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遂虛況其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蠹耗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踰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數求輔佐振紀綱之時望特公議慎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黼素已惡其多言至是大怒陰事中傷

逐之淵聖皇帝嗣位即以左正言召而中執法陳過庭引親避嫌遂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至不踰月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入對曰朕在藩邸已聞卿名公感勵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政事闕失甚眾上方信向會臺諫官李光程瑀以直言忤大臣耿南仲意被斥公為辨明過時庭為中書侍郎公復引嫌南仲并忌之乃誣公視大臣進退為去就罷之與官祠未數淵聖開悟有旨召還屬城守內外隔絕今上登極之八日遂以給事中召至則除御史中丞病暑未及朝東京留守宗澤為當路所忌將罷去公即具奏言澤不可罷狀事遂寢時虜初渡河而北車駕駐南都公十上章請東幸時浙西西軍變朝議欲安要招公言宜

遣兵討之令官吏百姓被塗炭而作亂者及受爵命非政刑矣六論奏疏如公言又論方近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明令明賞罰平冤獄嚴武備太奸貪抑親黨伸公論以革往時之弊悉蒙嘉納黃潛厚以宰相兄為戶部尚書公極論其不可潛厚遂罷而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公論之不已上由是益知公可任拜尚書右丞公既受命獨念天下方多事欲調和同類以求濟己而歎曰調和不可為也則請間為上端言之時大臣有議改鈔者公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最甚尤而效之奈何議者中格有旨為從臣為慮人革表者宰相以為有文啟復使與制命公曰是大辱此而可用孰不

可用也卒止之惡宗澤者毀之不已公曰澤忠義之節屆守之狀非特臣言能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虜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在右大臣不可聽者默然故迄公之去澤賴以安車駕幸廣陵河北山東相繼陷覆公言虜勢方張京師既未可歸此非可安之地宜及時移蹕建康限以天塹據帝王之宅保東南經理淮泗倉卒無不及事之宜屢奏懇懇於上下言之宰相以議非己出極力排沮公遂請去至於再三益確上不得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公罷政之明日宰相遂下還京之詔公以為深憂行及瓜洲遇疾薨實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有七上聞之驚愕詔贈五官其子世厚以明年某月某日

葬公于瑞安礪堂塘村下灣之原曾祖偘祖溥父球追贈
東宮三少曾祖妣王氏祖妣陳氏母何氏昌元義和永嘉
郡夫子公初娶陳氏贈嘉興郡夫人再娶胡氏封齊安郡
夫人三男世厚廸功郎女七人長曰端適文林郎前婺州
錄事叅軍蕭振季女章適進士趙蒙孫曰瑩曰中尚幼餘
並早亡孫男曰疇曰畯公幼喪母長事父孝少師公喜飲
好客公手自製麴集醞釀居喪毀瘠蔬食不浣垢塵于
墓者終三年性〻不喜飲亡日過名酒未嘗不測然思其
親與兄景亮友弟尤篤景亮試礼部病卧逆旅公時為河
間尉聞之即日棄官來省兄死事嫂謹慎悉推家財與之
撫婿居食貲折屋分田劉祿以養之終其身孝悌慈祥忠

厚樂易恂〻然為君子長者鄉人化其德搢紳推其賢而
爲乘信其忠其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也平居與人言如不
出諸口至其己臨事則毅然有不可回奪之操方宣和間
翦脅極侈虛內以事外將覆天下寒心公卿方導諛以為
太平之盛觀公居言責者首陳節用固本以救時病自中
常侍用事文武將相皆出其門無敢忤者公乃誦言于上
視之如無有故雖仕於當時用亦不顯而四海知其名及
靖康中黄門大臣異論肆行呼吸阿好不次如用之稗序
不附己者公保正拂邪從以去國而名益重晚受主之擢
長憲與聞國政直言讜議不畏强禦精忠懇到以敢動天
意祈予有補不求赫〻之名下天倚望卜濟否焉若假以

歲時贊襄緩獲盡其心則息禍亂往中興必有過人者權
邪抑之天又奪其年嗚呼可悲也已公事三朝所言於上
者退以不告人故傳於世者少而以盡言歸之者以公誠
實不自表暴而其知事君之有犯而無隱也有文集三十
卷既葬之七年其子世厚以公行事狀不遠數千里來請
銘以予知公之深累請而益勤予固不得辭乃序而銘之
曰銘曰
顯允右丞學有正閑踐修厥德勁直而温逢時之衰志在
濟物言期有補終以不紲出入三朝清議隆洽遂閑大政
天子嘉納先事而謀措國於安進賢是急恤民是先邪說
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顧思其時涉川水亦

未克濟舟楫傾墜公以終疾隱憂而疾殄瘁與衰天下可
惻考行無愧雖亡猶存蜀庸信之其在斯文

左朝奉郎曹君墓誌銘

國家自治平而上制立制定所用人才以孝弟忠實為本
官學大夫守己奉法不求赫〻之名風俗雍醇海內無事
逮功利之說用右能而左賢險巧競進于時敦樸秉靖之
士見謂不才至於世既淩遲向也以才能顯者誅夷勦絶
泯〻然與亂俱進人乃思見君君子長者尚論時者不可
及然傳德勵行況於下僚迄死不試者蓋不少矣嗚呼惜
哉若德久者其亦斯人之流與德久姓曹名中德久其序
也幼負穎脩銷長博習經傳遊學所至輒以文藝居首凡

再預薦送中建中靖國元年進士第調蘇州常熟縣主簿
丁父憂服除授福州閩縣尉以母喪去官終喪又尉江寧
府之上元改宣義郎任溫州永嘉丞未赴會朝廷設詞
學兼茂科就試選第一遂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
郎久之請補外得州坐非意去官後竟不復用方其在省
中日視同列去為美官不少介意𢝫書直舍泊如也或顧
與偕至執政之門德久許諾一日違乘將往中塗稱疾而
歸周旋東觀凡五六年以久次出守永永民病鹽額歲增
丞奏減之民以少安會族兄載德上書諫徽行相輔大怒
株連罷德久靖康中載德寖貴秉機密欲挽用之而持議
不合度國已危無復仕宦意買舟東下至錢塘聞京師失

守感疾而卒至朝奉郎享年五十有五德久篤於孝友忠
信和易不喜言人過族黨鄉閭無閒毀者文詞溫雅似其
為人祖熊贈宣德郎父俊贈中奉大夫母羅氏封令人妻
張氏封安人長子巖老建功郎鬱林州興業縣尉次曰演
曰逡曰麟曰嗣儒業曾氏本壽陽人德久世祖避五代亂
遷閩中沒葬沙陽之高沙至今子孫無它徙者以某年月
日葬于劍浦縣長沙里四近之原諸子以予知其會承請
銘銘曰
嗚呼德久於世永陽味其平生素所蓄積如菽稻粟如衣
布帛如藥參苓如木松栢人進以才我退以德較其悠遠
孰失孰得爰有嗣子承厥考冀必大其門諗則幽刻

元公塔銘

予少野居荊門漳水之上遊學京師數道襄漢聞白馬寺
有得佛法長老曰諒元者久之去白馬如湖湘而不詳其
所止紹興甲寅之歲予寓居南嶽一日前往霞舡山慈嚴
求謁問其執嗣則曰先師元公予以元知名僧頗欲識之
而不果則遂詢其本末於嚴嚴曰先師福州之福清人姓
董氏幼而奉佛弃家投瑞峯寺元祐四年試誦經中格度
為僧往洪州礼事泐潭乾乾爲之師自念古人學道必先
勤苦我今無營坐享乳糜鄉飲此意非法乃為泐潭循造
歸去及歸乾已沒師復謁分寧玉溪慈叢林號曰慈古鏡
者咨決安心不更他適湘慈說寂始領衆遊方歷潭之為

山鼎之梁山荊之玉泉衡之白馬率上首立僧提唱皈信
者漸衆大觀己丑歲白馬虛席州將以疏帖授師師遜避
再三卒不得免攝衣升座衆聽翔洽莫不恨其從持之晚
也一時聲譽與谷隱顯公相先後居十年以化緣既畢去
客于衆城蘭若桂陽監守與師有舊遣書迎致居監之天
寧監僻而寺陋師隨方誘導說其威行禍卜俗信化越三
年當宣和乙巳歲春正月六日出謁知識人人敘違還寺
令考古與衆言別竭端坐而逝逡十有九日休魄堅植色
相自如其徒不忍用火相與即其身塑飾以事之師脩朴
和易接引欣欣未嘗有慍怒色律撐心衷中不畜一物得
訣施即隨手散盡坐僧下三十六壽六十四有語錄以卷

門子弟為長老者十一人慈嚴所称述者大槩如此以子
聞甯知師者聆嚴之語皆曰然嚴乃請曰先師道高孤蔦
實慈嚴等不能振大家風恐遂泯然弗傳願假一言剋諸
像塔其請至五六而益勤于既重元之為僧又矜嚴之志
乃叙而銘之曰
宣道者言任道者身身則弗行言則誰信九年面壁一人
得髓獨為死生其艱猶尔末法滔滔言滿天地分擾諸方
各有孫子試聆其言何法不證夷考其行鮮克相應如彼
所說真空無相以相見我事障理障如我所說一陽一陰
心迹是迹迹即是心謂迹非心近道終不近於行必彼於
辭必適維元尊師浮屠之邵質實廉清蓋以深教沓尔學

人欲嗣清風尚覩斯銘以恭吳同

吳越國濟陽郡夫人江氏墓表

古之立國家者必有賢配修陰教自中形外以御于家邦
伉儷雖亡則次配攝行內主之事亦必柔順有德宜與君
子偕老及其化基社廟警戒以相成礼義之風變乎國俗
而洋溢乎詠歌則聖人表而出之如諸記之詩與蘋蘩之
詠並編召南以為方世若夫人豈謂其風而興起者乎夫
人姓江氏錢塘人武肅王起兵夫人曾祖諱元從之為將
有功後受中国命為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殁得從食武
肅朝廷祖傳父父庭滔並仕吳越有使號武肅之孫晋諸
道兵馬元帥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既嗣國夫人以良家選
入見謂婉淑是冬大將數於守邊盡心服勤不失恭順雖
一衣一饌必經手而後進以周事故王故王深居無悶克
以壽考越及忠懿王嗣位承制封濟陽郡夫人國入仍本
封居京師以嚴肅位慎檢其家而無悔于十一人曰緬曰
暐曰昈曰旦皆早貴宦不及歸闕庭曰昇皇朝咸平二年
巡警荊渚與蠻賊戰死曰映淳化中為愈州監軍蜀有亂
城守不辱以沒曰昆曰若虛曰易曰混當納土陸見之際
深自陳願從進士試舉不錄錄就遷衛官于淩昆中進士
甲科終諫議大夫若虛慷慨獻策自布衣擢為西頭供奉
官閤門祗候終諸路提點刑易獄本進士第二賢良第一
終翰通琅琊王氏故王雖於其財身失位然其子武不失

節文能發身皆夫人以詩書教而成之至其後遂以嘉行
盛大翰林贈太尉生司徒彥遠以善諫爭官至知諫院司
徒生少師諱以高文大策宏才遠略入為名侍從出為賢
師牧少師生左太中大夫伯言嘗列貳卿今為徽猷閣待
制文學材能行世濟不隕其餘以能事自奮翱翔乎仕途
者蓋不可殫舉考其流慶之遠非有深仁善行修於仁所
不及知則天之報之何為久而昏於以知夫人之賢尚矣
夫人葬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達村之原凡一百六十
七年當靖康改元冀初燬戴甸伯言悉其力奉夫人而下
十有五柩東歸葬于潤州金壇縣村又十年乃奉夫人
及太尉司徒少師與曾祖妣平陽郡夫人盛氏祖妣吳國

太夫人丁氏妣楚国夫人吕氏葬于故王基卓筆之後天柱山伯言前室碩人鄭氏亦祔焉自兵戎偏天下生不得其死〻不得其葬〻而不保其竁窆者不知其幾人矣錢氏四世七柩乃得歸骨于舊都山川宛然靈魄安妥惟夫人之德惟夫人之孫之孝古人不云乎樂〻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此葬也錄先後胡云有憾自義率祖禰幾無憾葬以紹興七年秋八月十有二日先期伯言以夫人行治見屬且云知制誥李宗諤嘗志汴陽之墓今不得存誠懇爲要以不文辭而不可乃次序本末書而表之墓道云

亡室張氏墓誌銘

君命李蔚字德馨世為南劍州沙縣人父攷任尚書兵部郎中諱奇鄧氏贈宜人兵部公宣和三年侯校禮部試凡五千餘年人得寅程文置前列寅修書謝一見蒙異顧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求寅為壻甚廹方心鄙當世公卿固拒之公益相奇明年遂以君見歸君時年十有五蓋公季女也少失母不聞饗羞組紃之事而性莊情澹儀貌風成無嬉謔無恐怖不信鬼怪不聽下人切〻語睹義儼然莫可移酬酢有小差隨即改之事舅姑未嘗我訶譴事寅無遽言頳色接諸姒同天倫處內外恩紀周洽有參數無閒毀誨子不以慈使就外傅甚力均愛庶姓猶己出也寅筮仕西京交遊廣薄祿不時得貴君奩具且君尽不以為意于後亂離家益空乏飯脫粟菜羹或無鹽酪君能安之自

歸寅歲必一病辱輒愈後乃病益數不過大盡又闕補養享年三十實紹興七年九月四日寅時守嶽留君侍先君居衡岳病與死遂皆不見自佛教入中國以死生輪轉恐動下俗望道之士鮮不惑焉予嘗取大乘諸經與達磨而後宗派所傳窮見旨歸因亦其說之荒匪誕幻者忘之爲一書君嘗從諦咨問即知大意治命不用浮屠氏法屬纊之際謂其勿以疾革告阿翁啜藥置膚倏而近君晞每度不得永年謂寅盍先為志文欲一經目以自慰寅曰所若豈不遂使康德則當與年俱進必有傳也悲夫子男三人長大原次大端幼子曰永三歲矣後君十七日而夭女曰衍君受紹興四年明堂恩封宜人以十有一月乙巳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先妣王令人之右銘曰

桃夭之心兮情如止水處生疏〻兮天不假死有此衆美兮奚不修齡悲將奈何兮揚以斯銘

楊夏謝君墓誌銘

君諱舜賓字穆叔姓謝氏裔出陽夏徙居建之建安東集者至君五世父與華而上皆潛德晦行君生七歲則孫長而氣質渾厚事大母及母以孝自力成童即俾遊庠序戒之曰師必就賢友必觀勝不若是者非徒無敗已滋甚家人生業漠不屑意浮沉里閭變泰飲酒甚適也然斷自立義不浸為然諾聞人一善為廣之口弗置其惡則未嘗道以是人皆長者有爭競往〻詣公請一言即判而解去蓋

嘗曰一生無所遇能不獲咎於州鄉也是豈非焉少進之
志耶予心跂焉故其欽賢樂義老而益勤歲在甲辰病嘗
殆夢二人臨之其一曰是不壽耳以其善人帝予五齡覺
而疾良已年六十七乃終紹興九年春正月癸卯也娶丘
氏生子男三人長曰襲左廸功郎汀州司戶參軍次襲次
裒皆肄進士業二女早亡一孫女尚幼明年冬十有一月
己酉葬于天慶觀永豊莊右山之首君之沒里人哭之盛
悲又相扶與送其柩襲與予同為太學生今逾二十年文
日昌行日修策名南宮以顯其親方力學不怠曰吾父期
我者非冤官之謂也是可書乃序而銘之曰
莫難得於人心兮莫難必於天報君並格以奚修兮亦曰

善之攸好茲道弥夫穹窿兮本則渺然而莫以是尚其後
人兮諗斯文而永告

朝議大夫田公墓誌銘

公諱有嘉字會之世居開封曾祖誥贈右衛將軍祖澄贈
右屯衛將軍父世立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太寧郡夫
人公未冠當元祐間補太學生居士林有聲娶母黨女以
恩授右班殿直試換登仕郎歷任扶溝縣尉南京留守司
判官監在京稷米倉監軍資庫軍器監主簿提轄軍器所
通判筠州最後知南康軍累官至朝議大夫享年六十有
六歲內上軍逆至死捕獲賞格隨而重用以改京秩者武
相接也公得之察其或無他即令自首所活凡數百人月
廩給貴賤有號蠻中常徒欲一品米妻以語會公公確守
不為之變苗傳劉正彥稱亂于周廬敗奔西走信當其衝
人情洶洶將潰公率郡兵逆拒之賊卒不惻退入閩山饒
之安仁與信接境民習習狀為寇呼吸至數萬受討代之
任者往往縱鏈犴禽獮之公必為之別白執脅從執註誤
俾返生業惟其冠始付有司於是魔黨破散渠魁授首時
有制置大使經從調民丁五百峻急甚下吏奉承或贊貫
之閑諸空舍以待至三三五五飢凍而斃則又驅負薪鬻
菜之人以足之怨嗟載路公見大使具道其狀且曰不許
役民故有近招卒先遣奉宜在重臣大使頷頰赤而語噤
風部使者据撫公公不少屈卒亦無事南康經李成殘劫

戶口耗十八而賦斂按承平之舊公既至民聞曰是必育
恤予痍者即懇焉公力懇于朝得捐實蠲減或建議造樓
艘為江防其數多其製修廣器械悉具本木必十圍工費
百萬公曰勞民費財而非禦敵便利之事丐寢之不許繼
請待違之罪亦不報聞卒之舡成無補于用一日視事退
坐正寢呼諸子待左右泊然而化實紹興壬戌二月三日
公之喪父也哀哉毀廬墓次終三年每履歲時雨露之變
慕思弗息自少篤學親賢友善孜孜焉資真寬厚推心待
人未始有纖隙其仕也安分自信無往道希求之習奉身
調度甚約專以教子為務妻封令人先亡四男子昕右奉
議郎簽書常德君判官昉從義郎昳右從政郎常州司理

參君昭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二女長適右承事郎荊
湖南路安撫司屬官譚知古次適右通直郎知梧州蔡傳
素孫男十一人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三月二十七日葬
公于信州貴溪縣化行鄉新昌山田院之後予昔手桐廬
郡所為屬邑丞官無負令以左廸功郎鼎州觀察推官謝
襲所狀公行治未求志文予不得辭既書其大者如此從
之銘銘曰
受皇降衷孰成以養率元祐教廸已弗枉詒厥後人高人
可仰存以斯文有逝無往

右承事郎譚君墓誌銘

旃蒙大荒落之歲東北狄女真內侮越明年靖康改元月
哉生明虜熾還都邑先是五日禮部侍郎譚公世勣疏白
其父曰國方有難大人朝不坐燕不以宜歸舊隱世勣弗
從從大人者有元孫知古時知古侍傍而不忍違涕泣
未即承命侍郎顧謂之曰俾爾代吾子職吾得一意王事
汝之孝不既優乎勿念勉之毋處知古又涕泣逡巡而后
行未幾女真得賂去知古至京師省覲少留侍郎曰虜
禍方滋吾不可以此時為私謀計屬汝以王父之重汝能
紓其憂而燕其老是吾有子而汝王父有孫吾計端審汝
其行矣君遂復歸明年狄再入克京植偽主侍郎死之君
聞訃氣殆絕而息奔喪護柩奉終事哀過於禮自是不離
王父大夫公之側雖大夫公喪賢子年益老罹亂歷險而
氣体無傷疾不異侍郎在時於是放黨鄉里及賢士大夫
卿咸以孝子順孫稱君君諱知古字邦鑑世為潭州善化
人母令人黃氏君幼而穎敏讀書過目即不忘大夫侍郎
慮其太雋每戒以謹朴習以重厚君乃韜才而敦行刻意
古學尤熟於易至歷代史無不該貫凡興亡治亂必深考
其志知本朝故實為文詞專宗西漢書登進鄉校與計偕
尋預國學選再試于春官報聞遂罷進取用迎賞補承務
許郎重違膝下亦久不調官前後免父母喪前右承許公
翰前簽書樞密院折公彥質及其他貴要人使至潭者往
往欲論薦于朝君以大夫公悼齒迄不就當編修之辟津
令辟潭之衡山丞及辟南帥屬君從之御史明橐宣諭廣

東西使者甚重引君為屬君辭之皆以便養也其在潭泰
日值朝旨鬻荒田久而不售君條陳其故白帥白兵旱之
後無上戶無見緡錢無耕備牛此百姓所以不能售也不
願買必至於抑配立近限必至於鞭笞經界不明必至於
訟訴直有欠必至於逃移此官司所以未可鬻也其言甚
詳其意則以鬻田非大躰而不欲斥言之帥謝君祖信具
上其不便事遂寢安撫司治括武岡犯邊猺君例被賞不
肯用曰以人命易官可乎帥卒君即丐罷優游大夫公左
右仁風謹化薰陶遂述舟車上下于昭潭者望譚氏鬱然
如漢萬石之萬非有賢父祖良子孫而然歟建炎元年主
上登極覃恩文武官進一階君曰吾聞喪雖在赦今後而

吾父死在赦令前不可冒此恩以年勞官至又右承侍郎紹興十三年夏四月感疾卒其日丁亥得年五十有一大夫公器之要恤其叔大父贊請哀之以詩曰事余如事祖然後人又知君之能廣孝也君外樂易而中耿介施平如不能言聞人之禍惡如未嘗知詩與文皆過人遠甚而不以自居名其齋也隨敵為高下無求勝之心或旁觀人局乃若未解平生敦信義憎諂諛尚廉遜周置乏不登權門修竿牘之贄予嘗問君於佛學何如君曰吾欲取其徒卜平日所口者不越百十門使舍此而問吾則其術窮矣少之日嘗為同學所輕君不之校惟務自修其人後反愧君交遊克終有傲很不恭於君者友而惻之間以誨語無匿憾焉有文集三十卷娶彭氏繼室以曹氏再以田氏子男子三人長式祖將仕郎次述祖企祖女二人長女未嫁而卒次適右廸功郎趙伯譔孫男二人曰仁曰伊是年九月庚申式祖等葬君於昭潭南十里予與君在世卿從遊中以婚姻之好知君詳矣式祖持君之叔父世卿所狀君行治來謁銘世卿國賢士言不以私溢與予所知合予安得辭乃為之銘尚使君表表於來世銘曰

清文俗學百行始年終迹艾位又痺或者且責善罔紀然則天於予厚矣荷唐之山沅源迤君魄是藏祖所履銘以昭德無汭毀分替引之緊孫子

左宣教郎江君墓誌銘

志曰學士大夫莫難於有職志意立行治誠修記誦誠富文辭誠美施之於為政又誠才以敏而或雖然則其立其修其富其美其才以敏未必中乎理不中乎理則其所長猶少道曲藝姑賢於不我若者而已矣聖門所不貴也識乎識乎其如五官之有目乎夜之有燭乎覆載之間有日月之星乎非天授之超則必學力之廓乎方臨川以虛無放蕩之説鼓予前蔡氏以含升三點之法驅於下後學者使焉趨派焉同得時而篤武相屬也依於其君害於其事曾未三十年而蒼生塗炭神州陸沉楊墨之禍不至若是烈也政宣間予入辟雍遊太學頗實物色知而不同之士蓋數千衆中僅得三五人耳江君全叔其卓卓之徒歟是時全叔雖習王氏新説為舉子而出入游公定夫楊公中立及予先君子之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離然志之久而好尚益篤當頹波橫潰遊者溺焉利祿之習餌如彼難道之荒蕪如此而全叔好惡乃尔想懸非識明而見遠安能舍經背馳緩變乎九軌之路以趨君子之歸哉嗚呼其亦賢矣全叔名琦全叔字也世爲建州建陽縣之北樂曽大父諱九疇大父諱測以儒孝為鄉先生晚從特恩授將監生簿贈太中大夫父諱立中進士第注官循循然終左奉郎妣吳氏封宜人全叔資質警悟自勵以謹厚老成未冠試于轉運司中選後再預能書宣和三年對策集英殿賜出身主筠州高安主簿部使者知其才俾攝令新昌尤

善決疑獄數設委咸稱民頌稅有至十年者全叔徳信旣
孚不待遣吏而叢輸告其將去父老凡三詣郡丐留格信
州永豐丞丁內艱服除得邵武軍教授舊學甚在溪北有
先聖像暴露權竅全叔惕然徙李置今李捐己俸設飾之
太守詣學奉安賦詩以謝過儀遺父憂廬于墓次終三年
授永州教授至則修廢壞增秩隘唱明誘掖亹亹孜孜生
徒舊纔逾十數於是來者滋百員牲往往衆種自贍而頹親
夫之居還調二十五六年未嘗求薦達有大臣侍從交郯
章遂改左宣教郎而歸張丞相安撫福建欲辟置幕中辭
焉主管台州崇道觀感疾卒年五十有八紀只十二年正
月丁巳也十二月壬申葬于里中地名唐曆太中公塋右

方兩娶虞氏能勤若內事以佐其夫全叔乃稚先世遺業
與諸兄焉子男曰淡曰稚爲進業曰紹老曰嗣老尚幼全
叔事親孝旣及祿親年皆八十承顏養志有婉無違其執
喪永豐邵武除及合歸甚厚全叔曰大事當自竭奚敢爲
諸公費一謝却之平居無它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日衰古
今傳註悉校取舍雖祈寒盛暑不少輟者將十年嘗述其
所見數條就正于楊公楊公撫書而歎曰百世絶學留心
者幾希吾老矣諸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
卷辨疑一篇君於朋友重信義有才長輒踊香之惟恐人
弗聞苟有過失亦面折責之每論事預料成敗後必驗故
公卿識之者喜於之謀其交遊甚廣於事無不知蓋將以

有爲也而止於是命矣夫碓持太守史氏蒄如圭所狀君
平生來請銘于千里之外再更歲而詞愈切狀又云如圭
會君葬時紹老七齡耳號而泣甚悲以君克孝是以有此
子予念歲在戊戌始從君遊生同州學同道賜第同年零
陵同官予官先達君無所言多驚發語蓋畏友也嘗問君
曰李道者無所得鮮不歸于佛兄旣有得而或者謂亦趣
乎空寂信乎君笑曰是復爲陳相矣斯又可知其不變也

銘曰

秩秩春秋夫子所作而敢廢之利其私鑿兄顏弟孟于右
之師情不知尊奚又毀疵暁此拘孪卑矣全叔晁大不燼
琵赦良玉範浔三傑志譜一經持以永歸夫豈虛生

吳國太夫人王氏墓誌銘

贈少師賈公偉夫人王氏宗初勳臣秦王審琦之五世孫
贈太師慶國公克詢女也幼遵姆訓不競驕奢之習旣嫁
事舅姑執婦道侍少師謙恭禮熊淑婉貴室儀之族黨中
外無間毀者少師堯訓子加嚴撫庶逾厚制家之務整有
法使勝御雙篩咸得其歡心顯恭皇后夫人同母兄贈太
師議之女始姑雅相愛重故后嘗居夫人家及正位椒房
於是賈氏恩遇亞王氏而夫人每戒其子曰男兒當努力
自至清途耳和特封安康郡夫人後安定郡太夫人子謙
列職西清奉祠輦轂下一日巖宗皇帝召見便殿顧問庭
閑安否謙拜謝以壽奏翌日親御翰墨書永國太夫人

告建中黃門就賜且詔有司給俸視后母慶壽娘韓咸屬
棠之夫人雖席貴處富而志澹芬樂好觀天竺東來空寂
之說祈寒盛暑不少懈所得祿賜隨以施浮屠氏使修佛
供及班諸親族之貧者靖康改元讓念夫人年浸高以喜
以懼即丐便養除守鄭州不赴得請外官奉安興僑居建
康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夫人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五
贈吳國大夫人屬均江多故藁葬郊壤後亂粗定讓中止
寧陵追惟疏封永國之祥惕然曰吾母其當葬於此乎卜
之習吉得地於城東北二里所曰大塘岡遣子友之護用
紹興十四年某月某日克集窆窀子男五人曰謹故顯謨
閣直學士左正奉大夫曰評故明州觀察使曰讜寶文閣
直學士左正奉大夫曰訦故武經大夫曰諶故武經郎閤
門宣贊舍人孫十三人元之輔之思之朋之友之叙之容
之澤之戒之真之成之駒之皆列仕版孫女二十人曾孫
三人大年延年彭年曾孫女六人銘曰
有淑夫人秀于王閨逮其作嬪服初笄奕貫宗少師昌之
執冝蕨家人相之六五黃裳姑姪攸好天語宣恩雲章寫
詰寵先有爛在戚畫傾甲第名國金奏絲簪夫人懿恭不
以汰處有樂貴諭清淨是與五子聯翩出忠入孝以文以
武慈闈之教續德植善皇天所報考中太平其壽其昌又
何以占永國錫社安固罔極我銘在此

儒林郎胡君墓誌銘

君名昭字彥升曾祖簡能自杭徙居潭祖舜賓父觀世業
儒君年十五喪父克自修飭遵業講授以養母喪母除當
元符末應詔上封事言不起用元祐賢輔佐而先召还内
侍郝隨非所以視天下也并乞復瑤華廢后立春秋經學
大之京卞秉政追治直言嚴邪等拘于鄉校自訟逾年得
釋從三舍李選有司終以君為邪人也每陰降黜之以是
困於場屋靖康末中都潰兵破荆南潭師郭三益延閣計
策論辟勤王峒丁之欲為變者三益踏右府薦君召試中
書補登仕郎時相議假君朝秩賜章服充信王侍講時傳
秀者領萬騎渡河君白曰五馬山之事庙堂誠信之耶授
廸功郎充江西提點刑獄司屬官女真蹂血冠洒西鄉湖
南廬陵守逃有土豪附虜撥州三省遣將収復俾君攝郡
別駕將欲屠城君争曰百姓何罪登城呼晉領開以禍福
其人遂降隆祐皇太后從衛衣舟中車于處言之間寫哥
委君究捕決日獲所失之二盖直四十餘萬緡即上曰方
衆情愛動不可以才重失其心有詔從之仍令估售所獲
充軍費李相綱潭鎮辟君湘陰令張相浚親督師駐于潭
奏君充湖南安撫司屬官屬所以除洞庭水寇者君圖畫
有助乙卯歲大旱流殍千里君教斂賑屬縣首請安撫使
減俸以救飢安撫使是勉率僚屬從之君又以身先曰出
勸富於倉廩者損買糴耆者按致其罪人以蒙賴後調湖
北轉運司屬官會新罷宣撫大將其儲峙之在襄漢者尚

以千萬計君受委鈎校或乃夜焚君館廬君奔行裹抱文
籍走免他日公檄過家已而歎曰仕則死於官巫歸無疾
而卒享年若干官止儒林郎實紹興某年某月某日也明
年二月庚申祔葬于長沙縣大賢鄉毋塘山毋塋之側娶
盧氏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陳忱次尚幼無子取弟晰之
子文明為後臨終致書長沙當路者憫鄉校廢闕曰竊觀
風俗先利後義〻甚一日孟子以下無李為要詩人有子
衿挑撻之刺城南山水秀會可建學學宮以會後來當路
者然之逾年落成晰以當書郎王觀國所述君行治狀來
再拜請銘狀蓋與予所聞合為之銘曰
少則自立以致養壯則激忠以劇上利不苟於得義必勇
於往作業既吁第畀之老瓶下僚誦無一詞令之成人匪
君其誰叢此銘章以發幽光

朝請郎諸君墓誌銘

公諱孪字元中建州建安人曾祖易知祖守靖皆碓庵自
晦父伯益始讀書教子敦信義以著見于鄉里贈武功大
夫母魏氏贈令人公幼而秀邁善屬文年十八預薦貢試
禮部聞罷益刻勵務該貫補太學生元祐中革去尹律棠
尚經術公程藝多占前列郡時為人列臚後進者宗焉中
元符三年進士第授袁州司理參軍改差蘄州州學教授
改充湖南路學事司主管文字入為辟雍學博士大臣交
薦召對便殿擢秘書省校書郎尋兼權符寶郎除尚書比
部員外郎謁告歸寧未還臺遷為吏部會遭父母憂哀毀
骨立禮而勝喪服除提舉京西路常平等事賜對留為尚
書司封員外郎未幾除提舉河北東路學初辟業成均時
與劉嶠俱以學易擅名有實盤者常游從俄同辭稱會言
者告也蔡手選嶠生亦久之又進用矣復以及公公之謂
告也蔡氏子攸委求整源之貨公曰無似誤辱相君見知
今行乞豈其所以包也悠悠故借盤以中公或勸公請覆
試盤必可自明公曰反躬無愧足矣出監齊州新孫耿鎮
酒稅務公起家即歷清望是敗也或意其不復事事比至
臨瓚冗親簿書不少懈鎮民王言豪且黠脅持官吏恣橫
甚良善苦之莫敢誰何公悉其閒狀捕送州寘諸理境中
称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陛辭天子褒其才識將任用之
漢中土瘠民貧州郡歲計常不足公為經畫財用裕如華
槩摘貪殘賢使者童貫宣撫陝蜀妄更鹽法民以為病公
奏罷之嘗劾一郡將不法事楊戩以書屬公公曰若猶私
請使遠人無所赴訴豈天子委付外臺之旨寧負楊侯耳
又被言章罷歸未及朝見感疾卒歷階至朝請郎無横轉
享年五十有四實宣二年也五月癸丑月也娶葉氏贈安
人再娶黃氏國子監直講堂懿之女封安人子男二人曰
涼迪功郎台州天台縣尉餓弃官更名從桑門曰況縣男
尚書公過郊祀恩補官為右從仕郎邵武軍判官二女長
適人迪功郎泉州安南縣主簿景芇次適進士鄒少穎孫

男曰端友修進士業孫女尚幼公沒之四年四月丁酉潦
等奉公于平江府吳縣寶華山慶香塢之原又二十有四
沈特在朝奉大夫新肇慶府吳達所述公行狀治來謁
銘公之任來事司属也于先君爲提舉官甚善公而沈事
母孝處內外姻睦守官廉戒不苟公雖究施設而有子矣
銘曰
義不可守乎公守之而氣數命不可信乎公信之而理順
三軒貴權仕雖不進曾幾何時彼蘇然者既已灰滅而無
燼而公之言乎表〻其方傳也則知浮氣之易消而直道
之宜殉矣

莫氏墓誌銘

予先君子歲在己酉貶洞庭而南小憩碧泉之上老子衡
岳之陽登門求益久而愈恭者太學進士楊訓其一也訓
嘗聞孝之道先君曰謹行而愼言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
謂不孝訓退而思曰二十年從新義之敎爭能否於筆舌
間豈曰躬之云乎更始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及〻於
利祿一日違猶于及仁以致政大夫諱公中所比次其母
莫氏行治狀來請銘其墓予益知訓趣善之易蓋有自矣
夫人世居潭州之湘潭縣在家言不出口斂於女工年二
十有一歸同縣楊君振伯起卽訓父曰舅諱鼎字仲宝孝
行聞州里推家財與兄弟自力而居宝於德義者遊好賓
客樂振施而姑亦篤於姻親收恤困乏內外館無虛日夫

人於祀饋賓客之奉親服烝任舅姑甘食則喜甚餒寡則
愼不逞歠嘗爲姑製衣灯膏小汙適〻不能瘳姑初不之
責也而夫人終身以是爲懷舅疽疾伯起吮疽夫人煑粥
蘇不解衣者數月孤姑老有瘀血疾凡扶持櫛沐洒廁牏
一出夫人手測寒煖暑不少懈伯起末疾夫人事之視舅
姑市家失火伯起奉親出夫人守舍火及至隣婦使避之
應曰大君未來廟主在吾何之已而廬舍皆燼楊氏之居
獨存夜舅姑及夫送終周盡執衣哀戚夫族妹二人流道
爲擇壻嫁遣之姑疾女二人姑遣取而養成之各得所歸
伯起前配蔡氏生子曰說曰誼夫人顧復而已出姑憫其
勤曰盍諉使令似聞尔力夫人曰一有不至非異人任也

舅姑大覺說誼就外傳又躬親其事師之服膳誼它日著
尹鄉黨庠序間夫人生三子訓又從師敎朴逃歸夫人亟
遣之曰少爲姑息長必敗家力田誅修來子業早死一女
進嫁士彭大受敎之死也妻謝氏甚尚壯其兄議更嫁之
夫人因暇日語及里中某人之妻曰夫亡有子而不適彼
蓋不知非婦人行也謝氏聞而守節訓子友仁爲鄉即數
以詩書稽長誨之曰汝不逮父惟力學可以報姑存日家
資累鉅萬也應三弟不能保割三十分之十遺之夫人謂
等曰汝以是爲生〻之基矣愼勿計多寡曉歲亦裕如也
而夫人服紉補敎儉朴績麻不釋手子孫勸以毋自勞夫
人曰此婦事也不然何所用心年七十有八以微疾終子

婦泣而請所言夫人曰無累實紹興乙丑歲五月十有八日也婦男女若干人嗣等以仲秋壬寅奉柩葬于縣之上明鄉龍塚山銘曰

女則婉婦則祗母則均姑則慈壽富康兮天報宜鐫石紀德千祀云

進士梁君墓誌銘

番禺距京師蓋三千里言行五月而後至中州淑氣既界嶺而不南故南粤之地多山少田草木欝翳蟲蛇稠而嵐氣障毒與爲民害于物產者其形色臭味則之蕃五得土禪佛耳生人其間所稟不能獨厚况聲教遐遠乎聖而有穎秀之質乃無措抑先生明道德之歸以啓覺於人又無高蹈滔大人舍章隱耀村與黨閒涉遊以補成其美則山中材而論骨不秖者天豈少哉若梁君觀國所謂豪傑特立之士歟觀國君名其字賓卿本隴右人五季南徙遂爲番禺人賓卿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凡再預州薦縱報聞罷年益壯長退而取經書熟復誦之浩然歎曰吐天聖賢奇叙乃使人辟于口吻染于紙筆小而十澤大而述國比制舒公用以音嘖天下者可守而弗变耶晨所作科舉文畢諸史編志求道說淺隨邪殊途百慮一歸於正貫之深持之久雖乎其不可奪也嘗謂學而聞道皆由異端啟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窮其指歸通其蠱禍若書若行若事必折以正理食息論默未嘗忘也爲奏疏兩通各爲言走私僅謁諸大子顧屏絕二氏勿俾無父無君之術使奈人紀會所在道梗阻於上聞時爲文章亦不及它故一以擯斥二氏爲機抒且作勸諭一篇鋟版廣播之見斯人陷溺者不啻如流病伏讀之切其體也有賓客來必探其微知其在溺中則不復發口或徑歸掩關而臥晚節見溺者益衆化之難入亦不復對客曰閱百人未得一二何以見爲前後分闢伏節者衆矣迨無知者其州之人第私竊姍毀之曰彼其愚駭抑有狂易病歟紹興壬戌歲予退居衡山之陽屏賓卿詒書致雜文一編凡數十首蓋因其友高登以知予之有志乎鄒魯而無趣於竺乾也其大要勁該斷戒勸戒戒卒不苟作用予是信人生繫不方所但賦受不與邪氣值則辭靈定自拔倫每爲知交論人勿輒嶽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觀國者乎後三年乃聞其死齋咨太息且弔吾道之不幸賓卿得年五十九死之時十六年四月八日也數子皆夭其遺文存者有歸正集二十卷議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礼十五卷以革用道士僧者壹數千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礼法勿狗俗溺也死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門人約古礼葬之賓卿所與遊獨高陳二子耳二子闔人也予慨憫賓卿篤信好古守死善道恐其汨沒而無傳訪其平生而得其本末如此爲叙而明之予不識二子且聞遠宦而康居番禺也遂以授之使鐫石而座諸其墓前因

廣其趙曰士之大致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非所慕志於功名者富貴利達非所羨求富貴利達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此三致又各有二端謂富貴之義與不義功名之正與不正道德之純全與不純全也彼異端之所謂道蓋非純全者也然其說夸張侈大而有關鍵鉤能操切人入朋夷之左腹其似是而非不可不注意盡相去豪忽耳高明修潔之貴匪於上達者以仲尼大訓為迂且淺遂甘心於彼服其服食其食一循其圈繢深入其奧安矣而考其行事乃自置於彝倫之外形猶毀之況其心乎由此觀之賓卿之賢豈不過人遠甚使獲覩道其所進立必不止是是又可重惜者銘曰

扶正有要統要有數非造道者惟孰能之昔在昌黎逮乎六一皇極是老佛是黜其言雖長彼徒自昌滔滔橫流塊土莫當其必可當必兩君子一言折之利心怖死利誘人貪死脅人疑千經萬論卒歸于私君子救行雲披日耀以驗彼情無遁照邪火雖燄邪已消亦且鼓鍾莫崇其彫乎我異生生在邇域無師可覩摭諸方册浮匪用來閑而知歆否則安能篤信弗渝大布之衣藜羹蝕鐵其中沛然孰為卿相厄窮已矣雖莫之嗟士而死道君何歎耶越山峩峩下莫湖汶矣君令名俱久無極

左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

東漢而後賢士大夫多由銘誄以傳國朝官至卿監郎附史立傳之餘略而直志銘之義婉而詳以二者參考之則斯人之實殆不可掩已不幸而史或闕遺志之者又有所未盡則金石之託亦無以行乎悠久豈非尚論者之所惜哉菊奉常翁公既沒之六年其為其孫女壻得徽士劉勉之所述公行事狀與故中書舍人呂君本中所撰公志銘而求公道文於其孫紹之蓋亂離放失之餘尚班班也夫作史者未嘗不先詢求于當傳之家次及于見聞故其家之所藏宜尤悉以俟太史氏采擇而孝子慈孫思顯揚祖考者必為之行錄以請幽藏之文猶以為未也復大書深刻于外曰表曰碣曰神道碑而門人學者往往為之歌詩贊誄以異而張之庶乎其先德之流光而不泯斯亦仁之

至義之盡矣紹之以是見謂曰先祖應得神道碑願屬之之賓曰父執也不敢辭乃次序之曰公諱彥深字養源世居建州崇安縣之白水曾祖伯珍不仕祖元元贈朝奉郎考仲通仕至朝奉郎累贈至特進特進恂恂長者不言人過師事安定胡瑗先生歸以諸經教授從之者數百人守官多建學校興水利前後流田萬餘頃用游有貴達者欲援之輒辭以親老生三子公仲也初補太學廟齋郎紹聖元年中進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攝閩清令為濠州鍾離令詳定九域志所編修官秘書丞禮金部員外郎提點淮東湖南京西路刑獄尚書右司員外郎秘書少監國子祭酒秘書監除集英殿修撰知濟南府提舉南京鴻慶宮

知婺州亳州未赴入為太常少卿復以修撰提舉江州太
平觀則公所歷任也由選調改宣德郎遷至左中奉大夫
則公所歷官也生於熙寧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終于紹興
辛酉五月之戊申則公所享之年也葬於所居里之鍾臺
山與其妃余氏恭人同藏則公將沒之治命也初與鄉薦
中南宮選而丁父憂次歲乃奉庭對其在仕官月奉錢十
有二千公以奉母以一資女弟與布衣數十人交友論文
覽勝皆知名閩清故令厚斂護部使者公條具以告且乞
聞諸朝省部使者善之邑之苛政盡革令鍾離時崇寧間
也歲大蝗公請于當路得米十萬斛食餓者貸之種明年
鄰邑田尚蕪而鍾離獨賴麥以免飢既滿秩丁內艱哀毀

骨立除不忍去墳壠者數年大臣薦入書局吏六歲不遷
淡如也其於古今地理多所是正而丞中秘遂為南宮郎
逾年改金部凡度支用無成法者移金部給之重複無以
稽考公立籍以著移吏姦遂沮自外使召為都司入對論
奏獄之弊曰伏見君淮東十一州畀政和六年七年生殺
人而死者總十有二人刑獄指奏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
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
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
律詈人者笞四十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遣敺殺人者不
死詈人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
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

之寃而御不報之寃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
殺暴使寃溺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為平也以一路二年計
之已如此天如此天下覆當幾何所謂好者將以省刑而
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蠹
殺人之人使銜寃者益衆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徒見夫
歲斷辟之少以為刑將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計之乎致治
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為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虛名而忘
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之名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
于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賞內冀陰德之報邀相
驅煽遂成風俗一作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姦弊萬態
文致情理莫可究詰獄狀捏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

抵貧民耳臣請於獄狀刑因之戶等使大理刑部得以檢
察庶少革其弊從之退而以民間疾苦論于宰相且條所
宜罷者甚衆又與同僚綱紀省務違復舊制於是堂吏失
權而宰不悅會公弟為御史中丞公引嫌自列即徙為秘
書監公建言唐人文章悉藏御府而本朝不然宜訪求國
初至今諸儒論纂可傳永久者並以奏上從之宣和元年
冬盜起睦州東南大震上言兩浙自錢氏納土百四十餘
年無桴鼓之警今狂夫一呼從者如雲若非百姓不樂其
生何以致此夫民有疾苦不得上聞者二十餘年以言為
諱故也宜取上書邪等名籍焚諸通衢應太學生上書吏
不經由長貳刊去大觀三年指揮而下詔求直言則天下

之事畢陳于旒扆之前矣又言陵官久闕不除者以朝廷無事四方無虞不必論列故也今羽書狎至禁旅出諸路騷蜜然調兵饋餉不可謂無事矣抗爲都會歛瘡瘢邑也城郭焚蕩死者莫知其數不可謂無虞矣迹其致此豈無所自哉宜悉召忠臣義士列於諫垣直言日聞此致盡則則海竦然知陛下之德如禹湯之心雖太平可致也盜何足云乎又言六路者朝廷府藏而淮南處上流淮南者六路咽喉而揚據要害今乃地最狹力最弱非所以爲控扼也乞照宰故事廢高郵爲縣及取泰州興之泰興海陵俱隸揚州官則減冗員民力頓寬形勢增强戰守有備矣且乞亟選忠義名節之士易沿江守臣之不勝任者其語之切當者曰折衝禦侮要在得人而已明年秋方賊平公又言大軍之後公私匱困撫綏安集之事尤當加意唐既平龐勛不能深恤其民遂致符之亂可以爲監今賊魁就擒而它才相應蠭起者尚多有之宜曲赦二浙江東西福建淮東南路不問前過俾各復其業今下十日不散者亦未得進兵具賊首姓名以聞其所破六州及諸縣遺民無幾宜獨放兩稅三年免役一年權罷和糴買撲閑見欠常平錢坊渡課利病減半盡三年止州縣官非治獄可暫減者減之曹官可暫併省者省之茶鹽宜暫弛之非泛拋買年例科率宜並止之商人販牛及五穀農器如六州者宜蠲其征比緣軍興除武臣守郡若尉者宜还用文吏其越台温

温秀信建宜則勤於戰守昇與潤則大兵所駐饒蘇湖明常廣德則供頓煩苦失耕桑之候宜於蠲兩稅一年免役和糴買一次而蠲放所在官兵之費宜委發運司速於農熟州郡置場和糴專一應副仍不得科糴於人户及用官告度牒香藥鈔準直乞從朝廷支降見錢務令實惠早及百姓朝廷既下赦其間條目往往有用公所請者南師凱旋即議北討公見宰相論曰匈奴自古抗衡中國前世能臣服之者嘗不因其爭亂今遼主猶存而守燕者自立此其爭亂之時也從以女真内侵隔絶其間是以未至爭國爲吾之計莫若駐師境上養威飭備俟女真退卻匈奴兩主必且交兵吾勿有所助彼兵爭不解人畜耗盡强敵時發勢力皆窮當有款塞稱臣者然後撫而定之使向慕義未爲宋藩則功光祖宗德垂後裔可謂萬世一時矣兹不渝盟信結方外一利也大河東北無調發之勞金革之患二利也契丹爲吾國閑女真不得窺邊三利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況全燕本非我有委之以封北狄吾又從而助之則備女真有餘力矣今女真須半得燕地而不能得其人則引弓之民然尚屬之王師出境孰必克乎未能必克而先自渝盟兵連易水之上曠日引久是使女真爲卞莊子也爲己兵已衰弱屈服於我露布告捷天戶歡然信可夸耀一時矣女真席收兵之威長驅而南是吾代契丹受猛敵也然則王師克與不克皆未見其可且契丹與國

也女真虎狼也今有虎狼咆者垣墉之外已自當之乎抑使人當之乎夫拓復土宇誠曰美事亦必長慮郤顧保無後虞乃可也翊女真方張貪噬無厭而欲與之爲鄰決有近憂豈惟土宇不可拓復而已乎以愚見揆之如二溪故事使契丹當女真便是時廟筭已定不可回也車駕幸三館賜公三品服未幾師表成均建言自三行李急於中選有司得之心不復窮經閱史惟誦程文爲楷式以剽竊對義以阿諛答策氣節委靡賢關盛衰識者以爲深憂今既罷舍法宜降詔旨申敕多士俾深明經術博知古今以養其氣節在外舊無教授處委知通物色名士爲衆所推服者充之於是大李士習稍變蔡氏子任大宗伯娼公異己

譖之云所以勸誘皆元祐李也徙拜秘書監公笑曰彼亦知有元祐李耶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執移者謾送著作局及翊百官赴明堂待班翊車駕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兩官守濟南復值歲大飢公發粟平糶民賴以安羣運司和糴奏經制司責民燕山府貨錢皆奏罷之郡司捕盜將通境內殺平人十二公痛劾之詔竊剖伏而爲雄偉所沮宦李彥奉使至公待之如舊儀彥天怒降公提舉南京鴻慶宮素愛金陵江山之勝遂買宅居焉除守婺改亳州尚侍次建炎元年十月召貳奉常從車駕自睢陽至江都是歲十一月宰相以出可處集壇城中公陳三不爭之不從又妄陳江都無險固宜早渡江以定

基業又不納二年冬大諫鄭瑴者論公緣李綱相今命見綱袪黜叛衷忿恚神識如癡無心職事每食已乃赴寺數刻而出有旨罷充未兩月女真輕軍來襲而東南亦多故矣公自是不復當世之念歸老舊山貧甚故食祠祿逮王終其爲人忠厚樂易平居靜默喜慍弗形接人無衆寡小大一以莊謹雖家人不見其惰容自少至老且病未嘗晝不觀道論古惜博洽審緻無少舛謬鑒裁精速臧否沉然而胸中是非如白黑也語甚稀簡出必中理不以己所不能者告人女兄嘗以子屬公補官公經邦杞思即以名上而法不許也或勸公改奏族黨者公謂然曰亡姊之意切姑行吾志篤守宦四值旱飢力李荒政皇皇然如在己抑

活者不可勝計在濟南日山東多盜公所部獨無知每與僚論事率以教化爲本勤恤爲先不汲汲於簿書期會馭吏不嚴而吏亦無敢欺侮者志慕前修期以所李及物既稍用會在位者以市爲潮公沖泊自守見謂違奉然弗屑也梁師成提本祕書凡文士希進者必稱門生宰相且然公未嘗一造其舍師成數數致頌見之意公卒不往或尤其太甚正色曰三館在大慶殿旁乃國家書院也臣璫須貴猶在事老兵耳吾領袖群英而納交于彼不惧辱天子之館乎少監蜀人韓其姓者泰方其詞采受梁知猶難於越公而進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韓即召試知制制誥公之文贍而麗粹製多做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

昭姓錄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叙
一卷公嘗卑鍾離敌因以為就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
春秋李孟蹇特進公之遺業而流源自安定先生以來成
書十二卷有卓絕之論百餘條嘗有客以荊国王文公畫
像示公求為贊者公筆之曰壯長晶書癖老大禪寂痼枉
教黄閣開竟把蒼生誤雖纔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槩
舉矣惟公秉術有本取舍素定不必遊亦不必退遍舟短
棹裴猶於橫佩之世漢而不溺既老且窮所履益固嗚呼
孔子称尚德君子詩歌老成人子雲所謂不作苟見不治
苟得非公其誰安葬以終之明年十二月丙寅子授文林
郎睿州司戶曹事及二女皆先卒授自有志孫男紹之右

廸功郎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郎蒙之右廸功郎衢州
常山縣尉孫女長適右文林郎福建茶司幹官余祉次郎
寅婦寅既得公言行之詳而屬比之如此又係之以詩詩
曰士名一善其中或偏言純行慥惟學斯有李亦多門各
趍所安孰泝其流而窮其源元豊作人廸以新説元祐之
叔祖訓是式渾渾翁公寔其堯而何去何従善則吾師潛
悉鱗經多所得發於玄為正静温直以其不競因不見庸
以或尼之德名乃崇散逸之然衆載遂少於鑑厭心就亦
皎皎白水之源千古之藏賁其後人齊鑿且昌

左朝散郎江君墓誌銘

予嘗觀自古搶攘之會上之人急於有濟才智者乘時傾
奮以取世資而狂譎夸妄之徒亦因得衒鬻而售已異不
如是者鮮矣建炎己酉聖潛四年十有九由左朝散郎主
管江州太平觀遂請衣冠者十年之舊若谷以狀來再拜
而泣請予銘公墓乃次第為叙係之以銘銘曰
勇摩接公西邑洛只居鄣一墻倍集教只花搗竹溪名園
廊只風月雪其大雪漫漢只朝觀並彎夜歓集只烹蔡爨
萩間熏酪只孤笛婁釐餘津柏只唱酬翻水碁響瓷落只
或激烈高歌鵷思以訖只歌及王風發畏慯只襟袂中分
共楚各只忽復相值渾鼎郭只我顔換朱公鬓如鶴只暴
遊不嗣憔不可作只領欽為政惻民瘼只邦條式序使華
爗只為国固基苛賦削只源流西漢既精且將只孝乎惟

孝又能恋約只何任路回環進而復却只何不羽儀望臺
閣只群飛競、何遺一鶚只蕭條夢南婚萬蕩只撩章爵
雲忽隕穫只文既成編予恪只銘以永之後於錄

處士魏君墓誌銘

紹興十有六年叔予過建陽魏捉之以名謁來既見神出
書相屬諫義甚高不為娬詞又所出論著一編予熟復其
平訂驗騁上下文采蔚然無牽于態度它日又得其古律
詩數十首幽思放發雖窮為布衣而邁往之氣軒翔乎筆
墨之外將有以自表於世者謂之伯氏伯氏曰是建陽之
秀也予私謂魏子能外擇所從從必其義方之訓良有素
矣然恨未與之款語益叩其所自到越三年乃以訃來曰

挺之罪大不犬先君請如四川交子行之湖北公曰以引
權貨惟錢錢重難持也是故可行今亦壞矣柰何復困此
方哉乃論罷之郡有李癡而無生徒公請以官田充李粮
養士子南來聞中國方用兵遣小行人奉苦願獻馬二十
匹趣行宮公曰今天駟雲屯充廄不駕何假汝數求耶且
馬直不至二百萬錢而供億勞費當不啻數倍其民取使
乎即戒疆吏毋得內修城壘疏溝瀆縣令勸農桑墾田畝
百姓安之八年除湖南轉運判官均節財用除苛斂於民
歲九十六萬度支疑竊減過多公曰軍民食不給漕臣當
任其責何敢要李以啟覃事自技愿綱哉然裹決營屯卒
不乏事以母老丐祠官歸養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再

為湖北轉運判官朝廷務田晟軍自蜀來屯于荊南令公
專主餽餉公滑請以常平經總錢數支用乃不加賦於民
代還卜居武陵當小補衆子弟奉親修然自樂十六年七
月一日無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八適亮純厚不汲汲進取
廣教自持識心好善誦前漢書寒暑不懈為文典麗議論
有經據長於歌詩孝友之志老而彌篤每侍親疾寢食幾
廢對母婉愉蒸蒸能見子然歷官至朝請大夫有文集二
十卷娶趙氏封恭人兩男長若水次若谷皆右廸功郎女
三人未嫁以其年十月十日合恭人葬于武陵縣羅敷山
之原予於公三屬有之石碏之推子忠也郭臣之癡子孝
也豈惟忠孝之人如是貪而妬者亦然獨不聞武昭儀巙

而見衆下手議遂決兵官杖營卒致死上下籍籍大擊七
數人命公謂公曰皆當用階級不當以法繩之冬從所擊
兵官亦置不聞七年改京秩為坊州教授歲滿除太學正
以貧丐外宣和三年為京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有吏乾沒
浚官錢十三萬緡公發其事當受賞而不言同僚聞之公
曰稽考職也七年改鄜延路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時童
貫擬五路勤兵將襲夏人取天德雲內州公力爭於主帥
曰山之役困力竭矣而士卒棄創未復柰何輕以一尺之
紙搖十萬之衆願審奏受成算未晚也不決日果詔罷役
戒生事者除判西京國子監靖元年有旨以一時之秀召
赴闕未赴轉徙南渡奉親隱約雖薪水皆躬之迄不求試

人紹興元年應京南鎮撫使辟為參謀武人方專決公公
等以義理折全活甚衆建議毋用便宜請一切猶成法勿
以將佐觀民招徠歸業之人薄立租稅荊峽荒餘陰受其
賜制置司與鎮撫使皆受命收復襄陽荊南兵先入置司
爭功朝廷命分析軍情不安公曰何以為功為亦不可辯
當以表謝罪曰願喜封殖之後仰寬君父之憂朝廷善之
丁忠奉公憂哀毀過禮負土覓伍儒保以充襄事服除六
年知沅州有言者又善守終其才克有傳為人子孫亦庶
幾無愧銘曰
江以國氏為充人嘉之紀紀也南奔奕葉江左廬昌厥門
有世源者宦遊信安子孫家焉賢君之先世載其美又集

厥身莫詘之際以身爲尊默從小官王事孟勤北風振海大浸稽天千帆争駕一棹獨守爲之仁斂而弗先天且篤之在後昆

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振字東卿姓王氏四世祖江南從其主歸命遂爲開封人曾祖務不仕祖昌太子左司禦率府公澤朝奉郎致仕贈中奉大夫母崔夫人早世繼母楊氏封令人公幼而慧不嬉遊年七歲得歐陽公五代史一讀輒成誦既冠遊太學再舉禮部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注均州司法參軍提舉曾楙覺其才薦爲教官講訓不倦預賓者歲率數人每至旁郡校試文多得鄉閭知名士政和四年調太原陽曲丞中貴境傳命過境得白石遂以室聞有旨取五斛且令充賣府委公監採公至其處召父老究利病既以狀白府曰石瓊瑣足備方物所取實難改使得之將久貽斯人患願奏罷之尹曰丞不畏辜耶公曰使罪以此痛太原之民丞安所逃辜尹傳之乃上其事遂寢府有二婦同歸居而寡家資累巨萬長婦兩子次婦一字俱戲二子墮井子歸以兇告訊其辭則如有謀焉而府尹終疑乃謂公曰母之愛子均也何至自殺耶公曰溢不能冒田早則啓函灌輸在餘杭爲千餘頃之力患及旁郡者又倍蓰焉年浸久函既劇既墮長翁睹竊啓以過舟水閉天至官吏又遏塞之猶目前之患於是時函之田十歲九潦治成沮如公至則諭父老得利病甚詳民知公之有心於興廢也咸勸趨之乃以農隙度功賦事自西函及錢塘境凡二十餘堤皆復堅壯公躬親視役敝衣飢渴不少懈民亦忘其勞一日甚雷約使雷而來咸曰縣大夫猶在此終莫肯去既成百姓歡舞琢石刻詞以章公惠用年勞錫五品服尋請奉祠遂謝病嘗自述其平生曰吾少時挾策遊場屋偶拾一官行三十年幸飛榮及親有田二百畝無尚平之憂吾分足矣宦途風波奚可蹈犯人苦不知休宦途進心愈後祿途多用途廣氣途驕意途餞機詐日生傾邪日甚危禍奄至可爲長太息也既得謝不入城郭幅巾野服蕭散林泉間接物和易稱人善如在己賙贍困乏勸勉惰游鄉里愛而敬之奉身甚薄無声色嗜好淡如也閨門之内睦而有制積俸餘及妻奩具嫁孫女凡六人病服藥曰吾素克踐脩命可逃乎盥櫛而坐含笑如瞑家人視之已逝矣享年六十有六紹興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也娶建康棠氏鴻臚少卿大方之女封安人五男子邦先以世賞右從政郎新臨安府昌化縣令溥登進士第左迪功郎新袁州州學教授邦孚邦翰邦憲皆習科舉業公從弟康無子公以邦翰爲之後三女皆得所歸孫男女各三人公好讀書至老手之不釋時時作詩多奇句然爲文不喜留藁今存者三卷諸孫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奉公葬于開化縣之倉塢源先塋南是侍郎王公世取進士高等衢州之墓江西李泰伯

為志焉戢方與通奉則翰林王明叟為志焉聖潛舊歌詠
費卿之㦯未必知公之志也後十二年公子邦先為零陵
決曹掾予適守是邦嘗辱公手書詞意溫重而邦先餚躬
咨恪次予固諗其議方所自又六年邦先以婺州别駕呂
杭中所狀公行治來謁銘予執後再三恨不及識公於是
焉得公之為人益審乃序而銘之公江姓名家聖潛字也
世為衢州開化縣人曾祖鎬尚書屯田郎中知處州贈刑
部侍郎祖揖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撫州贈中大夫父汝言
北京留守推官潤州金壇縣令贈左通大夫母石氏贈石
人公㓜知奮勵稍長孫穎不群補太學生自立嶷然好右
尚友連于二親憂執喪哀戚甚悴廬于墓次服除再貢名

礼籍處太学十年声聞秀令中大觀戊子進士第授通州
靜海縣主簿滿歲遷磁州邯鄲縣令發姦擿伏惠愛兼流
部次吏之辟擢保州教授邯鄲民惜其去遮道者衆且遠
用薦章改京秩擬徐州彭城縣丞未赴除廣親北宅宗子
博士端靜居官不事造請言者劾公令邯鄲日部築洺州
城幹官林為㩀辭罷之點送發部授平江府司兵曹事方
臘之乱有商旅數十人入境惶遽郡將疑其為諜將殺之
公力爭非是卒免之後知杭州餘杭縣一日它邑有賈人
訟僧竊其券者官久不能決郡將以委公公捕賈之黨與
鞫得其情乃賈僧博金無償因瘞券于寺而誣之既得券
賈遂伏辜一府皆驚守歎曰江君可謂摘地決獄者矣言

求發源天目山經六邑入于具區餘杭介乎二之下三之
上地勢按衍當水衝集法淤歲必妻至為害甚廣後漢熹
平中陳渾率是邑始築南北兩湖瀦水以殺甚所謂西函
者㨿黃毋港苕與溪之會疊石起塘均節蓄縮雖霖於戊
辰六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日月有時用季冬七日克就窆
穸之事惟先德潛晦若無一言語久遠是棍之重不孝之
責今既得鄉丈人朝請丘公所次行録敢緣一日比季闕
門之契丐為銘文使先君自託以不朽則棍之即死而無
恨矣乃取狀所載之大郎序而銘之曰君諱大名字國賓
其先汴人五季避地入閩始居甌寧至高祖祕書少監又
遷于建陽曾大父顯累贈計僧詞賦有能称藏書甚富湛

淡箚出父貢大觀擢進士第杭直遠俗淹回州縣官止文
林郎君少讀書博通而不事科舉文倜儻輕施重諾里人
急急難或出歲蘇黨不給者未嘗不量厚薄濟助之手足
惟兄二人益文林所鍾愛也君遂以先業三分各居一焉
申娶葉氏有前夫一見向幼會劇賊入境葉以季死君謂
見遂難不在己子之後人閔其故君曰使此見不幸死則
陳氏不祀矣賊平人返業争營生理君獨益務收書教子
嘗得美木徐目送者命工度之乃足四櫬君欣然曰族人
若甚若甚者可取於此矣故廬有書樓水閣竹木蔽虧十
畝荷池映帶左右承平之際日與親朋觴詠其中自録喪
乱郎不懷安居處服用取足而已先娶饒氏最後徐氏四

子捉之長曰存之順之貫之皆業進士三女長適龔湜故潮陽太守寛之子也餘未嫁孫曰縈曰綖皆幼君享年五十有七其葬在邑之招賢原銘曰

學不斷闕也庸美厥身富不斷蘊也樂周乎人君子之過以厚長者之風未泯玩圖書而卒歲資咲傲以陶真充有嗣予尚友親仁寒華乎文苑之枞奮鷲乎天池之濱愳顯親以稱碩猗何憾乎國賓

王氏墓誌銘

紹興二十年六月晦日湘南逸民彪彪虎臣之妻王氏卒年六十有三王氏鄙嵐即知學女事於織紝組紃酒醬脯修蓋藏備曉治既歸虎臣虎臣遊庠序有才使郁及親老

不復求仕以經術教授鄉里而貧特甚王能順承舅姑無其志氣舅沒依夫治喪事踊擗誠信斂手足形還葬姑益老王氏於其衣服飲食羹餌必躬親之凡二十年未嘗懈生二子居厚居止是孩提時教以善道他日謂其夫曰閒充客言於君者皆謂讀書務記誦為章句取利祿我竊異其言幸教二子勿同流俗一女適鄉人許君許君蚤死無子王氏戒之曰婦氏太守卻而父言古有共姜能此道父母欲嫁之共姜作栢舟之詩誓而弗許尒宜取其詩讀之無貽吾羞尒夫無嗣若求諸宗族而善撫養之未必不逾於己出也故許氏夫以慭華時婿居靡他能立許君嗣焉乎王氏負識致如此故相其夫彪陋巷忕飢䑋寒而益饋祀待賓客蔥給無乏上下讙喜族黨鄰里莫有間言臨終戒勿用浮屠氏曰妄誕不可信也喪事稱家有無足矣子孫古禮以明年二月五日丙午葬于縣之易俗鄉白木邑蕉之原彪氏與班氏出於鬭穀於菟而彪氏自衛國彪後之後有聞人臣七世祖在李唐中季避山東亂南来居於湘鄉祖淑好善樂施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兄弟欲分散不得已於室屋取其庳陋者田園取其僻瘠者久之兄弟悉破其分又將闘奪公推而與之誅茅而居稱貸而食其尤無良者以公為可欺益不顧忌公遂徒居湘潭曰吾所以終保兄弟也虎臣又以學行為鄉先生而王氏為内助生才子有男孫六題䎗翔翩翔

罷女孫四人多秀異可聞詩礼者此積累之効其使與乎居正從吾弟宏學故宏知其家事尤詳次弟王氏懿援居正居正求銘於予予而銘之曰

為親不悲為子尚孝悳而身之仁義可儆紛播𣲖令不在斯文力善以昌䋲其後昆

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桂林皆家洲人觀州冨餘監主世則之女太孺人年十四而孤家窶甚又無男兄弟與諸妹漂居奉母窮巷人為之憂而能久彪約也年二十有一始歸同邑人黃君表中養不逮舅以事母者事其姑怡怡婉婉承志服勞無違忤其姑每日自此婦來廩饋職黃氏之族僉睦

吾食首而寢甘於是諸婦姒交顧致養而姑獨安於太孺
人事姑十六年如一日不以久倦有間毁者生子四人夫
延師力教太孺人悉心協相之賑其祿弊維貲剤厥埸弗
告貧也子齊既決科第仕泰發丁外艱後爲州别駕二千
石奉板輿從官祿入向豊矣而太孺人勤儉不汰與昔無
異年益高性益慈周旋閫之閤下劳勸他人臧否一不掛
口閫之内未嘗聞其詡也諸孫初能言卽以孝經授之萬
老亦不忘奇先攝符新興甫二年逐真拜太孺人年七十
有六以疾終實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八日奇男庚辰首皆
進脩士業女二人長元祀所出太孺撫猶己子適靈川縣
進士劉某次適右從政郎林州興業縣令秦顧孫男十二

人齊通籍左奉議郎遇郊祀赦令恩追贈其父右承事郎
而封太孺人今號衷行有日齊以其門人南恩州司戶貲
執礼所次太孺人内行狀來曰齊不孝將以十二月丙午
葬吾每于其縣東鄉福壽里蛟龍木山聖泉之原請銘其
狀藏予曰某也蹇非立言者且末路推頹豈勝託以傳信
齊請彌確乃不獲固辭爲叙而銘之
幽閑靜淑兮有家則宜之吼孝承姑兮神以福貺之白屋
而諸門兮吾與我之子規之臺然邦侯之壽母兮金花誥
爰寵綏之蘭玉培其培庭兮慶沉義夫孰表之歲石子鬼
爲兮琢詞顯以丕之
明年齊又以書來曰理銘爲悠久計然百世後不幸出土

人間吕君以昭乎今之今更顧獨立之墓前可乎予惟齊
欲顯揚其親雖杜元覬峴首漢淵之謀何以尚茲乃不易
初文書以畀之庶鑑郎之不渝也

承仕郎蔣君墓誌銘

新昌郡學教授蔣允濟既葬其父承事君五年未見謂曰
先子之藏左廸功郎權藤州岑溪縣令石安民雖實銘之
更顧爲墓碣庶仲固柾之思且袖出石文書涕淚再三請
予不得辭乃約銘志所載而著之曰君八桂興安人諱熙
字明遠生七歲而孤號慕如成人長事母躬事膳寢飢寒
燠之適母病不解衣者累月喪母報喪哀毁每遇父母諱
日輒哭泣不食事叔父致其孝有闇之者叔父懟君順承

愈謹叔父病卒諸子事奉不少弛叔父愛以盛生初君服
勤南畝以供親養恨不得從學後居室苟合矣乃俾二子
業經史求師友曰吾爲其劳女爲其逸盡勉則吾志二子
承訓自力逐同登進士第君稟賦剛直不忘交際見布衣
韋帶之善者則禮遇之言不及則剖惟贊使勉慥修身揚
名周恤困窶至於解衣節食以貸且賤故周知民間疾瘼
吏道疵病其子居官君必戒以康敏公正督責尤嚴於本
仕時或有稽緩必曰民苦于是吸曹無滯事然後言色怡
然故久濟恩明白衣衣有立所交類循吏君三世隱約不
顯及君教民起家而蔣氏有聞矣蔣氏之在永桂間者大
抵出於蜀相琰公永桂之蔣儒衣仕版相望也君長子允

中左廸功郎卒於融州融水尉充濟既升朝列預紹興十九年冬祀南郊故今封君右承事郎致仕君享與年卒葬月日其賢妃孺人泰氏及女嫁孫名則石丈具之惟次敘其潛德必流羨于後者使刻諸墓道而繫之以詞其詞曰篤於親嚴於子言不及利惟義與理雖曰未學是即學矣嗟嗟士大夫身紆紫朱言與行乖何貴讀書種之以德兮百年之則兮俾後有考兮不在斯勤兮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六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七

祭外舅張兵部

承奉郎新除起居郎胡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大人之靈惟公受資敏哲秉德夷粹飭身脩行博學強記妙齡發策早冗自試不馳不競悠然卒歲擢爲御史排擊蔡氏即被汰斥冒不少嗚還寘即省復爲郡寄文昌羽衣太守宜弟周旋出入三已三仕公時既老成守道允然突色溫如一生和氣不義浮雲弃若唾涕蔡氏門招之飲社謹避竟不得汙以成其志惟公宦遊踰五十祀其在京師舉子奏技疇洛衡鑑惟公是畀錙銖罔忒妍醜莫蔽一時公卿多門下士奮身寒遠稟肉既絕豈人納己脫衆布被平生嗜書白首彌篤藏之萬籤不以足意抄之龜手不爲勤投其英華拔其根核發之章　與雅精麗不自衣褐狐裘反衣誰之不如雲路獨躋哉無見知奄忽棄世嗚呼哀哉宣和年丑我仕初筮試于南宮萬人來萃公德其文手之不置擢于上科見謂遠器妻以季女申篤情義登門受教盡發其祕日聞格言能識奇字別于都城後會難冀公守定陶我官洛汭公歸睢閱我客淮泗心與雲飛跡若鶉繫親公百齡庶得款侍一疾何遽電倏川逝病不執手奠不躬陳叔不遑隧死生永隔有雨如淚自公之沒亂日益熾胡塵暗天流血滿地中原衣冠流落四裔孰得者若晏晏休致歸榮故鄉順命委蛻生雖不過死則無愧如如

彼美王今古所貴埋之佳城韞匵何異善積流衍况有賢
嗣終大公門亦復何嘳

祭亡室張氏

維紹興七年歲在丁巳九月某日夫胡寅明仲謹遣香燭
酒茗果饌衣服歸祭亡室宜　張氏德馨四十三娘之靈
嗚呼哀哉與君因緣十有六年逮事翁姑最蒙撫憐鞠養
適庶大小滿前內外姻族曾無間言敬愛良人禮節周旋
才雖不敏志識多賢我行四方仕路回環留君侍旁以慨
親顏君稟弗强為疾所纏數經危殆復幸平痊時不少須
氣血消殫豈謂一疾永訣終天常時介來書翰盈篋今以
訃聞一語不傳屬纊之際念予在遠想君此心欲語誰展
孰不夫婦義薄情專義重於情惟君則然阿翁慟哭白髮
重肩兒女蹣跚哌泣漣漣君去不顧亦何忍焉傷哉久貧
橐無留錢養生致疾藥餌不全以貧卒官庶幾少延吾言
既喜君志亦堅我卜不祥歸心如湍形不能馳以危為安
粥藥不親衣服不見雪涕西風此裏千萬山川悠悠霜月
苦寒君何所歸長夜漫漫時服一襲酒肴一盤遣寓我悲
何以自寬

祭陳迎判夢兆

嗟夫人不知心中道而反苟其知之奚論歲晚惟予不肖
寓居衡山中列于朝其識可言利病之悉得於民間有二
千石廖友燮熙有部使者營私畔官相與奉　一道咏嘆
嘗以上聞天討厥姦其後來者視予儻寬昔尼四人先後
三年謗而傷之欲禁其宣平生善交聽之於遠為吾舌為
為彼卷卓哉惟公素無半面持節平楚廖相尉薦于方人
憂鈥苦斬決既旅其慶又營新阡非公仁明軫茲孤孱使
徒忌者尚偏持權雖有誠信豈無悔焉公才利決刃無留
難百里所怙千里所安春言三湘邈相帝閽劇盜之餘兆
羅旱乾饕吏牙之孟因於殘自公下車潔鋤其惡脩白者
舉反此者接曹未數時民瘼稍痊而公病矣弗佑于天不
可期焉禍于賢聞公之訃有涕漣漣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先聖所許人道所建嗟公已矣我報未展我酹一觴千古
之餞

祭侯郎中思孺

古語有之生若浮萍死若逝水顧所立之如何昌耄期而
後喜公奮迹於寒繼飛英聲而躋孔躍俊造之上游決高
科而翾起聯雲霄如咫尺徑一息而千里總泮水之弦歌
飫瀛洲之圖史經捱華蘭於華省尋林幕於使指師作新
之術業稟紹承之道損宜所懷之函展誰使行而危止雲
濤洶乎三峽微扁舟於嚴屐笑妻孥於總耀豈夢兩之可
抗鐵治以窮年固鹽車而垂耳俊蹭蹬於晚途撫壯心而
未已監武林之小城刺炎郡之窮壘復拯頹於師言遂遣
還於岳趾飯蔬食而奚怨衣縕袍而孰恥吾先君之息駕
厚世紛而莫迹不僭於　叩門刺復聲於甲子有若遇之我

飄嚴禮貌而弗郤貽氷柱之大篇貺長湏之雙鯉越既久
而益勤不自尊於髮齒擬南山之紫翠酌北澗之清泚稽
先論而茫洋齊謫怯與恢詭會予馬之遠邁來重括於離
仳魯轉首而幾何遽驚心於哀誄惟公才之放逸若源川
之無涘騰意氣於風雲細詢章於霞綺建袁憲之霧掌投
佛海而自洗歎白足之無人領青衲之長說晩乃弄夫壇
興悟曩得之非髓磨洽忽於往監欲輪恚於旒展軟諸生
以衆說黙瞑聽而隱几决去取於酒史俾援辭而落紙棐
丈義以盈編閱日月而甫爾仰聚以翺翔抗談端而靡靡
咸祝公於三老何奄忽於一痛云春秋與易傳尚肯次之
盤時嗟後學之莫知悵斯文之已矣想懇懇之故情悵悲
風而涕委魂兮來哉歆此兮旨

祭李侍制似矩

惟公生禀異才夙存遠志依鈞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士
林冠戶牆而考圖庶會九流於皇極聳髦昭代振羽高衢
持槖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屛治獨師帥之良踐更
内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不能以非
道屈致天子皆欲以大政倚毗軒冕儻來豈隨人而俯仰
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混纓綏於滄浪結茅茨於紫翠
謀馬閱風之苑騎鯨浮瀣之波厭鷄虫得失於增除付鵬
鷃逍遙於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景友期羨而遊太清
爲閶鑣虜之謔盟深慮覆車之伴轡拜章極論寧日身棐

納祿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於巖石耆年俄追於逝川
縉紳歌不憖以興悲邦國歎云已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攝
後遊道不逢時甞草歸田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
建滋杲褉之凡材亦惜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
比於上臣而被遇屛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苦之日
方來侑奠之飼歲月未幾老成繼往惘餘生而獨在展新
兆以無緣愴懷倍切於尋常哀誄莫陳於衍佛英魂未泯
旨酒來歆

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兮
能行義之爲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嵩公
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
難而不變謂公爲吾賢孫兮付業之未宣公受資旣遠絶
於人兮天人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兮落紐麗而雄
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窮研探閫奥發其秘兮坦
垣道而是踐後來者雖皆擯出兮遵五十矣而青綸況伏
百僚之下兮突畫冷而蔬飯羞祈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
九遷凜大冬落木幡以標兮獨長松蔚乎蒼芊儀匡石欲
成屋屋兮無宜弃而弗擬造鑿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
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
道兮又前席于蝸蛭之筵公以所受于師者兮罩竭心而
薦聞以所承于家者兮祇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

曾坐席之末温主施厚庸酬答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
者相期於國士兮胡散衆人而報恩聊薄雲之乎太空兮
輕塵棲泉乎弱管據鍾釜豈不有命兮還食藏乎故山猛
哉矯不變塞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
而益敬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
一訣兮寫缱綣陳以斯盤想危坐抵掌而快談兮難庶幾
於復見生晝明死夜悄兮達者未悟而興歎惟善人之云
亡悵此道之何塞既清兮颺於罔極兮紛務外其人奚言

祭譚大夫煥之

惟公粹沖賦資風涉于歎有雖無地徒富空拳隱約之偕
知者惟天天寶相之苦勞必先不滓之金百大所焐合抱
之松能經歲寒逮其有域精幹高堅猗歟公豈不其然初
記姓名浸窺簡編遂至該洽闕窮見辟治道革因事倫本
根剖分詣盡如不能言溢爲文字下筆盈編貫珠纍纍倒
峽源源乃款厥子爰遠加勦詩禮發身忠烈名存乃立厥
家于門江干高廣大困書接飛騫求志弗仕甘守丘園朱
衣象笏即省通班弟昆怡愉曹主踊躍目有圖史耳無筦
誌其處樂者如麇約爲木訥性仁利口非賢信行恂達里
閭欣嘆千口共詞無間無愼孝耳持寶子與達尊旁稽切
鑑觀象志詮衆甫既具五福人全尚祝期頤壽老恩寵賁
入髓髓析姐加蓬以乞嚴誨以昭化原云何奄忽逝矣如
川惟我與公四世之間爰始道義迄于姻連聞公考終了

不吟呻委形弗怛魂合于乾生雖有既性則無淪公自無
憾吾何涕潸惟以叙違酹此有進

祭劉侍制彥修

人生大倫朋友居一交非其道鮮不中失風俗成時市貫
文要及其既澆士夫或恍惟我與公鄰里鄉黨祖考而來
情好還往識公王城彼此壯年杞國憂天不逮周旋厥後
二載相過建業繾綣初通話言始接我留震方公行坤維
志各有在寄嗟別離驊騮騰歷塊而蹟道出見尋蕭寺
時我先予命啓新尊我淪闔蕊大白浮君夜飲達晨跨驢
紲祥蝉扇障日氣衝南雲雨辰之狀我爲嚴州公守溫陵
過而肯留千峯映堂寒菊靜悄醉腕弓彎呼和寫聊同時
侍臣而參而商朝不並席燕不聯觴豈無愛憎事靡相及
豈無謀議言靡相拾而我伯氏眷親衡茅參乎羊棗曰也
薄致公曰惜哉敬而禮之忠力吹噓振而起之自情而論
本無睽疏撫事而思情既有餘逮于庚申我歸榆社見公
弟昆屏山之下引之升堂拜母夫人塵榻解懸主意仍頻
水有淵源山有叢巒無高不歸無勝不殘無唱不酬約我
重來送我交溪別首重回及公既來復此屢訪我懷坦不
公語宣揚囷咲南華凡遇留宴酣吐衿抱有加於前我見
兕略公歡則全申第羣飛名園繡錯亂籌蠅碟碁譜雹落
作以絲管紛羅麗妍艷動華屋轄投深泉三日不瞻已辱
誨或嘉有我食旨酒我侍頃獨怪公形色凋謝尻輪欲行

神馬弗駕又復善公氣弱志强憂在國家病語忘莊五十非夭古人所稱昌為公悲欲據李膺惟公英邁受之間氣篤於施仁勇於為義鷙牙大論怒頸縮龜公一奮髯立決無疑錯節盤根衆所憚避公一舉手游刃餘地其牧民也所臨去思其總戎也畏而愛之光射斗牛步千里俾為鉛刀千越所耻匣而藏之痛惜已矣書公志業國有史官有誄有銘炳如清丹莫寫我心寓此絲幾酌醴盈卮公不舉覆

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祊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蘩之羞載撣宜家審諸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視生公為通義之交潜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猶雖見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風以年甲之子進脩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寅語外每幸攝齋而侍坐未皇抉累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絕指大昊元酒知典則之尚存回首八年驚心一夢有齊孫季爰契我嬪蠶箔既同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無違粤從請節之廬來訪子雲之宅栢堂春靜空餘隔葉之音蕙帳宵閒尚或嗚乎之怨兄歷鞍轍憶悼昌志願惟鍾愛之有歸斂想英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酌庶羞之奠陳于墓前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于三十四嬸唐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祗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外無閒言歷時多難翼翼辛勤謂享晚福以永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諭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其此常饗終天永訣有淚盈中鬼乎未免尚克有聞

祭孫判監寄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濟職仕該洽之識可以倫詢究雄詞本乎騷楫遠學窮乎篆籀所交慎篤非仁而不與所守劲介非義而不受是謂措紳之老成非特荊州之耆舊也中歲念亂孤憤心疾支末雖廢精粗自富流離困躓以迄皓首懷不忘於故丘志常切於戎醜每臨長風對觴酒壯氣激烈以彌厲唾壺已缺而重扣蓋猶足以乞言問政欲見則就賜之几杖加以蓬戶不使老至長飢挺矜而肘見突冷於永晝也嗚呼哀昔我先君早嘉英秀及觀為政之晚意適厚俾自拔於瘴鄉來卜鄰於衡岫人事好乖斯願莫副獨予兄弟乃幸參候聞前言與往行常發蒙而啓覆雖大藥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不瞭而幾日纔斂藏於一遣方公病革陰陽交憩子不但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訓遺諸子以華披卷約餘於七澤盼孤風於遐宙讀先生之自傳與斯文之真清庶激石之高情克紹乎蘭冊之光而斷蛇之陰德益冀於雲來之後也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昔我冠年群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波置門闌妻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効官洛杜君在定陶匹馬見過意方適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而古樸奇崛不忍舍去屢室来相與契濶乙卯會語文人已没曾未三年予復悼亡君之仲氏丘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笑雜集如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尋君君書而來留止彌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舊豈謂此別遽隔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朴茂之行謹幹之才樂易之性青衫下遼迄不一施纔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季弟武部之澤庥其在是望君千里遥遣此觴疇昔之思曷日而忘

祭張給事子猷

昔在政和校學黌與青衿髫髦鮮或不升賢士之關實始識兄兄時邁厲力弗自勝曰一益來有問莫應舍中諸生春貢來盈語誦嬉嘲嘈啾其聲兄雖臥病靜默而聆他日見謂予獨爽塱定交投分相與以誠予方冠年矯氣矜勝蕩濁詞江湛酣酒觥高視四海孰為公卿兄獨温慎期我有成帘樓夜集花市朝行悠然雲濤漻爾冰清曰此紛華罔堪寄情與予出郊曠莫舒平兆望大河西眺諸陵東臨汴泗南想恙衡春風融洩秋氣澄冷短琴一奏長笛時横尋幽弔古治亂常評心憂禾黍耳厭蕭笙顧謂銅駝將埋棘荆歲在辛丑雲海騰鵬龍門垂透鴈塔同登武部星郎賁斯文程於兄從祖有女瓊瑛遂以見妻由兄推名會迫告歸分袂征營後合之數先已凌凝各効一官啓明長庚召冠者誰中天攙搶宗祐遂南在立都京紹興五禩同還王庭回首駕遊恍如夢驚簡書是畏謔語何曾闕日未幾又別江亭十有四年猶飯一蔬書題雖數心曲難形但祝加飧百禄其膺豈謂小疾奄嗟沉冥惟兄之學演迤深閎涉乎諸史貫乎群經怡外容肅中爲有類坦率了無巇傾泝水之詠雖則未磨荆舒之說早歲已懲孝養就篤凮師閔曾口體為下志意是丞故其為文以燁以榮而見於用以敏以精撫字稱良轉輸稱能入時從橐近列華明出殿藩維遠俗綏寧上主所知清議所憑奚不黃耇進班疑丞倅究施為以詰戎兵云亡之痛豈惟親朋我欲為志述兄平生傳之悠遠不在斯銘姑遣長須往薦芽馨莫寫予悲有淚其零

祭郭提舉子元

嗚呼有道之士後其傳遠矣賢如立之志業可紀予游維師立之已死孟嘗排徊通德之里閭公純學操行懿美欽兄未逞人遠室邇衣冠南渡解后湘水公越耆年予亦艾齒山陽岳縣相望甫尔每聆連音歡笑倒屣從咨往故哀衰歷月粹氣薰然態容靜止温恭是力信順是履皓首簞食蕭齋隱几玩意萬編終而復始謂言仁者期頤乃已何

期奄忽一疾不起回首曩者同敍君子到我碧溪萄日遊
徒漾艇鏡中舉觴竹裏談笑清真風度凝峙似雲無心如
泉無滓德星暫聚高躅誰跋諸人好在公獨傾阤盤有時
蔬尊有浮蟻遣詞叙情魂尚來只

祭劉致中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貝
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則德之獨吾致中乃異於此百不一
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蚤自貴球見賢必事過仁必親學
無定師參以訂證濬其明頴礪其廉勁事親篤孝友于弟
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友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
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于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
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遥發縉紳趣榮決性奔驟豈
有巴士重己如斯士負智能鮮克達養歲不吾與利有攸
往猗歟致中衛君疏通若將終焉一畝之宮謂天報之式
燕其晚而迍覯之惟理之反文本良除仆于蘞頗有嵬者
榜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在手鄉
閭之分姻婭之情膠庠之舊磨琢之誠别去再朞期復來
會我今來矣君往安在旅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
其知耶

祭楊珣

人之生兮浮萍隨波濤兮無根偶飄飆兮值邂逅密此兮
依因吾初來兮親昌覯爾居兮西鄰方念咎兮息交傚數
面兮成親居輪指兮逮茲淹五冬兮四春結茅屋兮南郭
爾來曾兮淹旬不顧我兮寥寂匪附炎兮强縶或狂風兮
搖空或清月兮掛旻或夜雨兮蕭瑟或春花兮氤氳或高臺
兮寓望或偶寺兮貽神有好酒兮必同班肴蔌兮錯陳或
商騷兮浩蕩或齊諧兮紛綸春地角兮排徊忘天涯兮悲
辛奮文兮日疎爾既久兮彌賁鼓爾蓬兮未冠嘗造足兮
成均中慨兮投筆脫儒服兮戎紳錮其口兮一官竟何得
兮陟身賦才譜兮可用祇祿碌兮埃塵四十四兮無免絕
新昏兮室人甫不覩兮七朝被微恙兮永淪耿昭昭兮就
盡視死生兮晨默逝者兮臨川邪今古兮同津吾慶弔兮
久癈乃酌尔兮醉亦忘懷兮但化聊為尓兮唏嚱

祭顏巽

嗟嗟顏生昌頎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衛生之經耶晨出夜
歸冒犯瘴氣耶濁焦水洛寒侵而熱蒸耶昧彼藥石孰損
益於吾身耶錯教我二孫不縱不苛訓筋甚勤見子所業
千祿之文為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軍閱字時追隨人
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貴方將遲以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為
之而學允致遠在識器天爽敏以拭汝勿逐末而暴棄何
雖然之孝華逐頎霜而萎瘁既啟殯爾酌以薄祭旅魂倘
倘豈能一至

祭妻兄翁主簿子允

嗚呼子允何如為大拚方行萬里登車軸折錦山雪水道

里數千聞君之訃驚心慘顏昔在少卿有言有德宜躋華
近終老巖側司尹秀傑洵美令儀不遐其驚九品之卑再
世所鍾謂在子孫君亂而孤克自峙嶷既就師友既敦詩
書孝弟祗祗家庭愉愉親仁篤義疏才弃怨處約則甘趨
俗則倦戴此粹懿宜福于天宜富宜貴宜得永年理有難
推君奚不淑凡百交遊咸為君哭而況北堂鶴髮慈親哀
哀諸兒昌享于神吁嗟斯人命孰長短貪淋無厭谿壑寧
滿四福具矣好德靡稱展既考終亦曰苟生誠能好德而
貧而賤而不甚大君子雖無用是以商子光奚尤昔也若
浮今也若體惟我摧頹晚壻君婿與君論心百未十既屬
以罪垢跕墮南雲見君知難何期永分長號西風抆僻讃
結高詞侑奠聊以告別

　祭芫大監元禮

惟公器質温良材用膚敏䇿躬力學服職靖共門戶盛時
不自驕汰縉途平進亟聞其休晚守衡陽承郡凋困竭意
摩拊民獲少蘇上官弗仁誣為慢事逐奉閒館亦無怨尤
顧予于㓗託契先代書問勤綣情義甚摯中經瀏江值公
高上接語又歡益覺所懷無及時難詞氣感慨許國之意
不忘拳拳尚期顯榮以攄志業有生遽盡曷至於斯聞訃
失聲天不可虖方此哀哉往哭不能遥持一觴以寫悲抱

　祭龍王長老法讚

嗚呼歲在己酉東夷內侵于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駐碧泉
莽野荒墅冬嶺凝薪急雪推戶忽有僧至草衣讃公佛堂
巍步象音鍾與之坐談飯以乳湩惜其遺身公材利用亟
後慈雲座席生塵魚鼓弗振府州選人遂以昇師移錫來
處誰為諡名予有請語自兹還往二十暑寒每辯異同拊
掌大歡維師行事詳締穩實公方無累秘語無失梵宮之
內金碧煌煌水雲明潤山木蒼心雖不朽生則有盡示
病寂如埋骨弗壞念我先子築立宮前樵木不犯師勤則
然誰其嗣之感舊興愴茗餌薦誠日斷青嶂

　挽吳丞相

妙齡一日了群書未壯聲華衆已浮器遠光魯師舊德時
來機厭嘉謨扶日轂升天路不爾念戎入帝都大節已全
名自永詎同忠憲苟全軀
追念宣和國勢孤上公元宰導人設妖氛已覺前星暗皇
澤寧論少海枯誰謂玉華傳玉璽共知青瑣伏青蒲讜言
一發堪流涕禍在同升有鄙夫黃屏清啓帝之初俊乂超
倫念遠圖桃李舒華方雨露鴛鴻戢翼又江湖當年舉國
蒙休烈至死無人嘆厚誣圓妙明何計此獨疑遺恨遶蒼
梧

　挽劉忠顯

念昔京都晝掩關牛羊闖草野開顏南城掃雪迎耶律北
道風聞拜燕山不為身謀心皎皎已無臣事意關關何人
得與高名並千古常山諒可班

未識堂堂玉立姿已傳薤露滿山悲空餘父執脩恭意謾
繼詞流德詩諸子盡賢門益大萬家餘址塚初眾紛然盡
奪三軍師師誰公心死不移

挽陳毅叟

妙質曾輝匠石斤久於其道更超群皂貂破獘頭蒙雪黔
突凄涼風吐雲忽上諫坡規帝德又陪經殿勸皇墳事功
難必清名在木辱先賢付記勤

挽楊訓母吳氏

戚戚狄風飈旐旌送軍千兩咽佳城令妻壽母名東吳孝
子慈孫禮隆成望士有詩歌紼綍梵坊無侶獻饒飣更慚
朴語書銘石萬一幽光久更明

挽某氏

爲祥令淑稟於天宗族閨門共仰賢中饋克脩惟六二義
方能教亦三遷藝萱無復忘憂日種柏行看合抱年舊欲
升堂今已矣大招成些重愴然

挽李大孺人

桂水無情日夜東空餘丹旐泝西風一經不負門閭望五
男端宜續祀豐茂渥出綸觀有煒芳徽力石播何窮遑知
祖送詩千首挽鐸聲悲大隧中

挽端州黃大用大用喜讀有志行數過予講討雖
未詣宗本要旨佳士可尚也心爲形逆以病死
作二詩哭之

辱惜南冠懶讀書欣逢之子富三餘文章戶牖雖頻闢師
友源流或未疏底事箇中爭佗際坐教渠未貴驅除昭昭
奄作冥冥去悼爾能無一束芻

銘膺譁譟涉往今濡毫洒絲挍詞林聽歌麼野三章淺悵
下龍門九曲應應悔生前未洗十口西嚎貧索莫一官南
遷晚侵尋早知大易無思慮應悔生前未洗心

挽黎承事

北正黎司地南來得姓黎清時能教子餘潤必高門珠蚌
他年孕金蘭晚歲溫王師勤佐餽鄉鬩侍平反援手遺孌
難酬心樂泮思凄涼投轄井憾歎給孤園藝穡平居近孿
松永慕歎流年駒過隙不辱付諸昆

挽譚邦鑑

忠烈延康子期頤致政孫文詞金震蕩行治玉純溫夢熟
黃粱飯名餘絳旐騫傷哉九京白日閟泉門契好聯三世
交情晚更深宦遊乖握手書到諭豈心歎失超騰顧愁聞
耔挽音平生一尊酒已矣不同斟

挽楊子川

傾蓋小冠市論文喬岳陽一生能幾度兩鬢忽成霜我尚
棲南嶺君俄赴北邙無因澆絮酒回首重呻傷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七 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八

跋高宗御筆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旋蹕建康臣蒙賜封為尚書郎未幾擢司記注是上時銳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給事瑣闥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奏事坐旁開惜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寵頒備形德意而臣父抱痾浸久艱於入覲臣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于四海豈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琬琰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臣胡寅謹記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衛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臣之冠也相與圖治至於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武明章之治庶幾於教者可一變而王也因觀羅混所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誅殺人者蒙首免之患王千令人皆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忍之浸酷矣方王氏秉國之時闔闢雷風動搖山岳抗議而變之固難觀禍敗之進賢盡言而於奏法則未之有改豈特首免一事而已哉此公卿大夫之恥也寄語公嗣孫駿駿為世用尚克勉之

跋唐質肅公詩卷

質肅公父子以忠直為宋名臣天下知之不待贊譽也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子曰春州送行詩惟王介甫為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也重壯圖難就學須強謂不止於激訐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而斥質肅公使發憤而竄逐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之學非不強也其行事爾異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古不可以人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以見工於語言者未必能踐而重學簡默之人其所立必有大過人者如質肅公父子是可師也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之絕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君第一流而尤顯白揮動於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慝禍國於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絕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逐視國家將危而無可奈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況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夫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於四方必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於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聞目

見切身經憲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篆右文之旦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凌遷非有大過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

題畢西臺墓志後

西臺公與師恒蔡氏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擢亟欲引公助己公謝絶之遂坐黨入籍後猶致寄聲通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重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爵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晩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數因書其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華夷之辨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為盱江幕金人擾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弃官歸成材為小官所官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為世用矣顧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詩皆舉其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强識者以為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成村

跋胡侍制詠古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為無用以古學為迂僻非史洪範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實行身世兩敗吁可憫矣

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咏嘆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味為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意而行揚己矜衆之事於昔人建言必有所致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矣

其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覩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兼通神農岐扁之術而有家學蓋恥以藝名耳其曰醫已人病救人死君子之心無足恥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其可恥豈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易若已人病救人死如君平賣卜籍

可藥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禄居位而為人病者遠矣德餘試思鄙言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怜渣皆是也趙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志其飢寒之困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有志者沒身而後已趙然其懋哉

跋石洞胥傳

死生之際為異學者名之曰一大事至於刳心沒齒而不能辦而石虛一踏履白來有守無惰夫豈一日所能哉觀

其彼召不留得官不居見林生而不屈對人主之問而不諂其胷中蓋有過人者非讀南華之書而深造得者耶使其早得所從知孔孟之正其所成就又豈止此哉

示張醫

一切有爲法不可以利存心以利存心雖善亦惡務合於義雖有小失不害其爲善也觀諸君譽張生者謂其有活人之術以濟物爲心而無所取信斯言也可以爲良醫矣雖然術所盡而心易倦利能動人而義難終也惟不以擧已者自足而思進吾無未至則岐和扁將亦將可以爾尚勉之哉

題嚴子陵祠堂

嚴子陵不屈於漢光武其襟度高遠非世俗淺丈夫所知姑置勿論其告友人之詞曰懷仁抱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士大夫能奉此二言之戒庶幾往來祠下不黙汙山它水亦何足道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丱在衆中讀書寂頴出其後爲僧得法名振禪老林有詩二十篇寄先君雖灰心槁形欲以言語自名然奇氣秀發溢于翰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絶句答之嗣沒將十年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緣密熟意恬遠有遺之遺風乃緣兩絶句使之刻之石則未知讀之者以爲進牘香山之人歟抑以爲不入蓮社之客歟紹興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書

題草衣寺松碧軒

此軒舊爲曲廊趨惡濁之地修老斷其去路闢南壁爲小牖於是嶺谷墻互大木森映盡在目中軒雖小蓋草衣之勝處也林壑諸木惟松尤盛軒當樹半秀色如潑故以松碧名之凡材雖多不足數也胡名仲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八　終

欽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九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蓋聞士之處世稱於家者其德當周於一家聞於鄉者其賢當蓋於一鄉令有以事舉言揚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于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聞今天下之吏負數衆多流品雜出有司無闕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闕為民設官而不闕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來寇以力寡為言分閫者以不專為患固難於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歟取於民歟則利源已竭民力已困取之不已露根可畏也欲輕徭薄斂以休息百姓歟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急務學士大夫疾心於兩說之間謀其利不臨其害而未知其術竭竹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為法射必以正鵠為志學必以聖人為師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聖人為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將學而無所成名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今學仲尼者將由其一言一行乎抑將從其大體非生知上智有所不能由其一言一行則枝流派別何以會于有極是皆學之所甚難也敢問孟子學孔子之要安在其所以學亞聖而於孔子有未及焉何故後之學者其必循孟子所以學而學之歟其亦請入德之門不一書紳請事皆可以進於道歟諸君師孔孟於千數百歲之上當知規矩正鵠之所在願與聞之以警不敏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于世堯之所以命舜者舜亦以命禹孟子泝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蓋以是為在己也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為而得其傳由孟子而下其傳也其無傳也如失其傳則自秦漢以來為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斂色莊之鄙而況誦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傳之事雖繹詞數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冥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於此豈無所志竊幸聞之

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識時務是腐儒而已耳今有人知盈虛善斂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則人不敢犯對陣則敵不敢逼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為之可使有勇嗚呼

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也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歌詠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羣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絕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爭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為急也而不適時務乃如此無亦迂闊為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說而不得今舉以聞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言始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

之末務以悅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謫明經者以拾青紫為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為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爲豈非吾徒之急務乎三三子盖以聖人為師而好回也之所好者矣請問其目

問論人物者必以功烈著乎世利澤加乎民為大夫之能事雖居仁由義有致君堯舜之術而窮不得施亦何用矣昔者管夷吾相齊尊宗周攘夷狄不以兵車之力而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使斯人無左衽之患仲尼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嗚呼盛哉彼子路一學者耳好勇行行無保身之智率爾而對無為國之禮為季氏宰取其臣之識

不知以正名為先蒙野哉之誚動輒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氏比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艴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說以拒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歟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於求仁而仁之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衆矣聖人亦語以為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為仁也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與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言以要

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闕一焉不可矣孔子弟子有問仁而無勇者獨與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於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忽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主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

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奚予有疑焉蓋由湯至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材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君臣獨無革之乎由周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孔子救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為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予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夢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為諸侯也而已乃遊乎其間為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致三貶焉不與其為大夫也而已乃有見行可之仕是何也惡夷狄之猾夏有能攘斥使不侵中國者則與之方是時楚最强窺周問鼎管仲相齊興召陵之師楚自是帖服聖人稱之曰微斯人吾其左衽矣而既失魯司寇遂之荊先生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有若謂是行為不欲速貧是何也夫所行如此而立言

吾俾人不得為爾焉在其模範哉諸其慎思而明辨之問形寓數不可兆也後世有知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人之窮達壽夭其精者十不失一故知其不可兆也治亂廢興之在世不亦猶是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漢之興也五星聚東井其衰也當陽九之厄其大致然矣聖人作易藏往而知來其於治亂廢興如指諸掌不待推占而後明也自衰至漢然後天下平其間蓋百有餘年人力所必不能扶持者而仲尼方且區區歷聘諸國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夫豈不知世無能用之者不幾於不知命耶荷蓧耦耕之徒告然長往其心殆亦非笑仲尼之所為矣在聖人夫豈苟然是必有說不可不知也問鬼神之

理學者所當知與遲問智孔子語以敬鬼神子路問事鬼神孔子語以事人為先何也或不問而語之或問而不語是何疑也中庸曰鬼神之為德視之不可見聽知不可聞而舜之作樂也祖考來格周之作樂也天神降地示出何以知其格其降其出其歟是人可疑也夫所謂視不見聽不聞者為其無形聲可接也而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既有情人有狀則非不可見不可聞矣而中庸云爾是又可疑也以神天地示言之其情與狀可得而言歟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蓋亦誠心想其嗜欲皃象以致之祖考可爾也天神地示若為而想之是又可疑也今釋老二教皆言鬼神且又矯事之土木偶之果

得其情狀乎若以是則世人所不識也安知其爲是乎若以爲非則聖人所未及言也又安知其爲非乎是非有無茫茫於吾心以之事祖考必不格矣又況於凡所鬼祖考神者乎此學者所當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難知而遂止者也

問聖人能知人而堯不知鯀之績用弗成何也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而封象於有庳庳距舜都五服之外舜親愛之固若是乎啓之賢必不若皐陶與伯益也而不爲之堯舜之禪而與其子何以知其非私也桀可放則獨夫耳不可放則事之湯旣放桀而又有慙德何也無乃於心有未慊乎大人者能救君心之非仲尼則進乎大人矣行乎魯衛陳宋不聞一君格其心者何也惟聖人爲無過行孟子稱夷惠曰聖人而議其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而可爲百世師又何也論古人學者之事故舉以問

問荀卿氏有言學莫使乎近其人昔七十子身逢元聖得所依歸可謂近其人矣與生乎百世之下希慕企望而不得見者豈不異然子路好勇子貢好貨宰予晝寢子張也莊冉求爲季氏聚斂是皆常人之行曾不少革則何貴於於近其人乎聖人教育丕變之功又安在乎伯夷下惠淸和之非若孔子集大成也聞其風於百世之下非若洙泗親炙之者也而廉貪立懦敦薄寬鄙之効靡然甚速何夷惠能之而孔子不能豈其興起者賢於由賜之徒皆歟二三子其茂明之

問自堯舜至孔子幾一千五百年間何聖賢之多也或君臣並立於朝如虞舜之際或父子同生於家如姬周之盛逮乎洙泗闕里弟子賢哲至六七十人孟子而後五季而上亦幾千五百年所謂復生也聖人何其不方仲尼未修經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若伊尹自畎畝而發傅說自板築而發膠鬲自魚鹽而發百里奚自市井而發爲聖爲賢何從而致之六經傳世旣久在七國則荀卿氏在漢則毛董子實在隋唐則王通韓愈皆號大儒相望如晨星然其孰爲知道者也夫以古之時未有經書備具而曠千百歲求一人如顏閔而不可得然則六經有益於世乎其無益乎

問事莫大於祀祀莫重於天周監於二代其文備而可考矣惟明堂之禮學者疑焉孝經載仲尼答曾子之言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頌我將則其詩也然以其禮屬之周公歟是嚴父也嚴父則武王所當爲周公事武王時未嘗攝政胡爲而嚴父以其禮在攝政之時歟是攝成王也攝成王則武王乃當祭而文王爲祖矣禮未聞嚴祖其曰周公其人也又考之戴記則明堂者乃周公負斧扆朝諸侯之地也考之孟子則堂者乃王者之堂行王政之所也皆不及宗祀之事是皆可疑者幸歟辦明之問文之爲用大矣堯舜爲文王之盛威以文稱曰文

思曰文明說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其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斯文為己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公司馬相如楊雄劉向班馬如唐愈柳宗元皆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以建立與古所謂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効安在如不謂之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文王仲尼之大業有潛心於堯舜禹文王仲尼之大業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得為文夸多鬭靡至於支清配白騈四儷六極筆煙雲流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為日久矣其得失是非之決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問昌黎文公唐之醇儒也著書立言有原道之篇言其意欲扶皇極尊帝王明孔孟之教而攘斥佛老也嗚呼亦可謂特立不群之傑矣即其原道之論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由是名道與德為虛位是立言者古未之有也而愈斷然筆之歟問二三子夫愈之為六言其盡善矣乎其既諸仲尼孟子所謂仁義道德者同乎異乎佛老氏高談性命自以為至矣是六言者其足以破其術服其心乎

問鳳凰來儀虞史美焉其不至也仲尼歎之是為大平之瑞章章信矣三代盛際聖君繼出治功之極至於兵寢刑措越裳氏以無疾風暴雨占中國之有聖人重譯而獻白雉于斯之時鳳何為隱乎厥後漢孝宣乃獨蒙嘉應或集于郡國或降于京師其數甚衆孝宣何以得此為治考之美政固多矣而粃政亦豈少乎大將軍以元勲而滅族夏侯勝以正言而被囚王成以虛僞而蒙賞蓋韓楊三良臣死皆非其罪也而魏相之奏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中且二百二十餘人若夫日食地震雨雹饑饉之變史亦未嘗絕書不可謂之太平次矣然則鳳凰何為乎而來哉夫休咎之證有國事大也尚論古之時是非真僞奚可以不辨

問楊子有云祭莫重於地地重莫重於天古者祭天其名曰郊百代之所不變也而未聞祭地之禮其名何謂也考之周官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丘考之祭法燔柴於泰壇理於泰折考之郊特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考之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考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周官祭法郊特牲分為二祭中庸及周頌舉天地而合祫而禮記毛詩所載則社者祭祀之名耳欲斷以社為祭地之名乎則古者之社本以祀后土者共工氏之子也又有亳社見於禮夏社見於書則社非祭地之名矣周公成洛邑用牲于郊越翼日社于新邑舉郊舉社則又類社以祭地而天地不合祫者故凡天地之祭合歟不合歟祭地之名社歟非社歟若其社也而周官祭法不言何也若非社也則祭地當何名也後世之以為

北郊者是耶非耶旣錯見於群經而未有折衷願與諸君
論之
問四科之目非惟品次門弟子之爲人抑謂人材無能外
此而有品也歟孔子以學爲貴其言也矣未有不須學以
成之者德行而無學不亦質朴而少通乎言語而無學不
莅政官而墻面乎然則三科者皆當學以敎之者也而文
學殊科何也世之言者以政事文學爲兩途其原蓋出乎
此而古人之論則皆不然曰聞學而後從政矣未聞以政
學也擧此一隅彼言語德行何獨不然而四科之別乃吾
聖門所設歟問如前之所疑也
問宗廟之禮尚矣禮樂庶事尤備於周則後世言禮樂者
舍周何以哉然宗廟之制有未兪焉者武王旣宅鎬京宗
廟之建必先宮室無可疑矣及周公營洛又作淸廟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而書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騂牛各一
是鎬京旣立廟洛邑又立廟且廟必有主其奉鎬廟之主
而祀洛廟乎抑別立主乎故凡成周之廟制分建於鎬洛
一可疑也或徒主或作主二可疑也天子七廟洛邑獨祀
文王而舍王季而上三可疑也成王祀于洛則鎬使誰祀
之四可疑也周公豈欺我哉其必合於禮矣願推明之以
釋所疑
問道果一乎而易有天道地道人道於其中又有陰陽剛
柔仁義之異名而非一也果二乎孔子孟子皆曰道一而
已何也果不異乎則仁與不仁之道二君子之道三聖人
之道四天下之達道五後世又有黃老之道西佛之道學
士大夫宗師或以爲賢於仲尼如其果二乎則損之六二
其致一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三子不同其趨一也孟子
排揚墨董氏絶申韓昌黎闢佛老周公誅奇言異行惟恐
道術之爲異端裂旅又何也幸茂明之
問留武二侯秦漢以來奇才策士之冠也高祖與楚解羽
歸太公呂后而來矣良復請褻之可謂信乎先生羈旅公
安孔明勸使跨有荊益遂奪劉璋之國可謂義乎失信違
義鄕黨自好者不爲而二子爲人建立邦家厥功巍然後
世至許以三代之佐而爲此何也荀彧爲曹操謀取天下
而沮其九錫杜牧以盜方之司馬文正稱其死節於漢馮
道歷事五代歐陽氏譏其無恥而臨川先生以知道許之
夫孰爲當
問揚子雲漢儒之賢者也富貴人之所欲彼不汲汲焉貧
賤人之所悲彼不戚戚焉文釆人之所喜彼誨詞賦之作
爲古道人之所忽彼好而樂之有深沉之思焉卒之著書
立言以自表見生乎今千有餘歲矣而名不泯沒可不謂
之賢矣乎然以其言行考之法言取模倣之譏太元有覆
瓿之誚所以發揮聖學錯綜易數必可闕者未聞君子與
之也方王莽盜漢時或潔身去之或守死不屈蓋多有其
人雄號爲知數豈不知死生之有命奚至於惶怖投閣哉

且作美新之文謂莽過於伊尹是何言也識之耳莽之罪族誅而不足何識之云乎臨川王文公溫國司馬公議論未嘗同獨於子雲則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於雄果何取而云爾也諸公其深考而詳著之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九 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三十

陸棠傳

陸棠者建州建安縣人家素分棠長不滿五尺堅刻精悍既冠負書遊學至鄒魯問入闕里拜孔子墓盡訪藏書舊宅眷焉徘徊遂登泰山夜上天門觀日初慨慨有遠舉意其人鄉人異之曰小陸故善角抵戲拳薄相今乃折節如是耶棠乃入太學一試中高等聞有得道于河南夫子者曰楊公篤說荆楚則贏糧往從之舍於逆旅朝莫執弟子禮過市不徒行不忤目衣冠甚莊貌惟謹居數月如一日楊公使與諸兒處家人每從屏戶間聆其講讀喜謂公曰陸考才備潔博習士也以次女妻之棠既託身君子之門見聞日增聲稱藉然有口才善機巧術數作嚴令面整生說說原經證史引物連類考古據今縱橫擺闔賁數人過矣據道理衮衮無疑咋聽者慄然一時交遊多已通顯而棠連蹇場屋然出入公卿間知識甚廣亦以楊公有道而棠為之婿必有所謂耳棠乃年逾四十未得第時時轉販以歸養且自給識者非之棠固安行而楊公不知之也宣和宋罷三舍法復科舉取士棠自度遲莫恐終蹉跌會中官梁師成竊王文炳網羅遺充御前文籍置官設屬有白衣試負棠往預焉居一歲補迪功郎未幾孝慈皇帝履極盡名遺賢將革宿弊與太平中丞許公建白請汰雜流冗濫者棠既羞悔其前舉又懼見奪命走權要自營日不暇

食會黄門歎南仲力沮言者曰人主務施恩行此必失人心事遂寢崇又書然終不敢就銓選值國有戎事起東南兵崇念推軍功可取賞持久獻言當路謂福建槍杖手趨捷名天下儻使為奇翼正兵何憂乎鐵騎哉權要人主之聽行是虜大入東南勤王之師格不得進明年五月黄潛善等言虜已遠去天下無事可偃武遂罷遣諸道入援之師崇又不得志還鄉郡攝局資斗祿居久之車駕駐錢塘崇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属官未肯赴也值范汝為弄兵閩中擁衆數十萬屠郡邑據城郭勢揺吳越官軍數不利建人有唐時升提舉者里居信厚士嘗推身説賊使無動朝廷必撫爾賊然之方少戢崇黙念此奇貨可居也一日歷見臺省諸君輙蹙額慘然若有大憂者或問之則曰聞越重不幸唐公長者以空言綏數十萬號ミ寬朝廷南顧今乃聞死矣將奈何傳口喧ミ語達廊廟無不震恐間一二日崇又見徐曰此至事誰可繼唐公者閩越地嶮險人素善闘兵精甚況今群兇大合勢若烈火恐討之未易得志獨有説諭使欣然離其巢穴乃在我耳有朝散郎謝嚮瞻略過人崇嘗與同郡槍杖手鄉人信服之今欲不勞師不害民而坐弭連城旅拒之劇寇莫若使嚮以朝命往其賢於唐遠矣試嚮崇也父母之邦不敢愛死請從而後會時相畏言兵偷安尚姑息俾嚮御命以撰膺行崇副之唐實未死也崇既入賊中宣上旨賊即

古聖人尚不能化其子弟豈可必楊公能化崇然崇薰炙仁義涉一世乃不少變又有甚焉贄亦大薄矣迹其狡黠詭秘將為姦慝兆於謁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之時而破敗戮辱乃在三十年後匿情矯行以自立厲色辯口以行之士大夫為所籠或者比迹而是不幸不早死遂彰醜末路人固不易知也嗟乎崇以譎健之才無形勢之資掉古寬官意欲乘軒車紆組綬夸耀鄉里以快意一時卒於身誅族隕為士類笑也何乃行詐謾孳孳為利故也彼之才一有過人者終猶如此況又不逮者乎夫聖至於舜惡至於跖嘗霄壤絶矣其發端殊趣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問乎君子之所甚謹也不謹於是也而有毫釐之差雖不為龍斷穿窬而謁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終無救於跌則而為賊也如其不然盖以崇鑒作陸崇傳

叙古千文

太和絪縕二儀肇分清濁奠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眷哲超群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爰始斯文黼黻衣裳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于華勛意誠心正萬化生身神禹胼胝疏瀹汨堙底別九州拯援墊昏貢賦包篚多寡適均沐浴咏歌遠命攸遵弃稷厥初風震姜嫄秬秠糜芑芾種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饔飧字育蒸黎餘慶茂蘩高掌邦教惇叙彝倫由巳敬敷五教頑嚚孝慈友弟畀賤貴尊寬弘慈又帝風雍雍皐陶矢謨秋殺春温欽恤象形信順協存

共鯀驩苗討而弗論變䅶賓服治俗愈敎岳牧代工洪造
何言三辰珠聚四序環循鳥獸成若草木殖蕃簫韶鳳娖
羅典墳夏承虞禪咨祢儉勤啓聽謳訟付畀後昆戰甘勤
奄底賞鉅頰洛汭荒畋馳騁十旬御毋述戒祖訓忍聞羿
射揮朝寒浞又因斟𣄰澆殪少康興綸癸墜今緒禹遺於
殷湯勝革放伊尹戮力征徂旬蔦畏愛無敵傒來其蘇鳴
條倒戟俾后克辟匹夫必獲建庚放桐遂終允德予弼夢
賚武丁恭默營求野築巖說得對敭休聲鬼方是克總稱
驗慶賢主六七悍監辛封凶矜驕溢師莫因奴忠諫焚炙
邠岐積累昌謨浸蕪重演文繇端本袵席孚佑緝熙西顧
与宅肆發現政旋虔乍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釣渭非未熊

皓首遇獻殪戎渫枿視斷五歷嗣誦幼沖旦豈履籍植璧
秉圭金縢納策管蔡挾庚狌差罪辟斧戕辛完績哀赤舄
剝持既盈因囿蘭寂滿耄喜遊過驚轍跡胡仍板蕩靜靖
情惕側躬屬行俊髦任職儉犹優鎬徐土駼繹迄霆燀燁
琥虎熊翼板復疆境雖頌踏激宜旧涉君俯就囊幽宗廟
黍離過者閔惻霸業紛更周綱竟夫尼父將聖躬用皇極
魁圍莫害陳蔡那厄刪詩定書繫辭熟索晚潛奥思筆削
史冊姚姒以降斟酌準的日星炳煥千古貽則麟瑞應期
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級蹈前軌軻稟姬識標示
中庸擴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遺編羸秦訖赧惆悵卜年
烹滅列侯廢壞井田雜燒簡牘耽武佺仙良逼劉邦娶頸

拘牽再報仇讎楚羽戕咽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產祿
光擁昭宣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續魏馬戲奉
竊呈冠佩叛新白水龍翔榮取青瓘變治經枝穿吾昊閣
默志宏朽取奄寺聯嗣黨錮搢紳擁汜兵璽許都曹鄭保
孫權亮若姻倫據蜀當天司馬欺孤熾鄴連類導建江表
安擁符堅南北判裂圻甸腥羶情智混并場恩周惟世民
雄視貴愛勇智除殘濟暴仁勸表斗米教錢外戶不閉丞
輔時功鑑亡一魏玩隳切驕猶横壯氣扎鵝遷晨枝幹披
痺狄傑扶頸唐統存繼寬曲喧彝華鼓駭沸臨淮汾陽汎
掃氛霸贊斬綦洗度表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霜凝交芽
虛悖狂恣魚爛絲棼吁嗟五季猻敗我宋畫茂全鏡埃北

雖名著卑純被喬松孚秀顏孟並轡杜淑諸人追配洙泗
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璞略考占默彰
刺篆藻末習詞章小技肯涉渡淵致遠恐泥探賾鉤隱涯
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倚施參乎靈
載可謂大器

中興十事家君被召命子姪輩

各述所見一日定都建康以係民望昨來未分鎮問中原
有可歸之理今南北既分事當從宜必有國都定基立本
東南都會莫如建康宜還六飛龍蟠虎踞立宗廟社稷百
官有司貢賦有常程朝覲有定所江淮險阻堅守不移則
天步無艱而形勢成矣

二曰選用賢德以脩民紀昨來敗國皆營私室失節之人今當登進忠良而黜退姦邪表章廉耻而屏遠頑頓推廣仁術而勿用掊克崇奬端亮而斥去佞諛君子漸多各舉其類小人無並進之幸賢者無在野之遺則天心自回而否運革矣

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昨來欲復嘉祐之政事有名無實今專置一司討論措時之弊条酌前制勒成令甲放降行用監利歸官茶收其稅官務買撲度牒住賣科欽無名一切蠲減不数降敕以幸小人則仁心善政皆由是出而疲民致寇之端不勞而自息矣

四曰脩明軍制以為民防昨來婁經巡幸軍心益驕已而

錢塘迫脅乘輿庚戌四明擊逐宰相今宜以樞密院併歸三省宰相領使量置屬官數求將帥申嚴紀律卒伍有功者賜以金帛而不必轉資見在尺籍者更加料簡而不必招刺信賞必罰勿行姑息討論府兵營屯之制以省廩欽耕餉之勞則武經漸脩而兵庶乎其可用矣

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昨來用招安之策偷安目前人習為寇之利故盜賊日滋蒼生塗地今宣司控制閫中諸鎮分屯淮泗朝廷稍閒自可互遣諸將申嚴號令以珍滅為期擊賊者捕虜斬首為功則重加祿賞其有革心願自新者以肯渡河殺蕃賊約則聽以衆行講民團社兵之法為之綱目以合兵民之判而暗銷黠溫使州縣自有備禦則桴鼓可以不驚矣

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昨來分畫湖北歸之藩鎮形勢不便今宜仍遵舊制歸之朝廷襄陽武昌皆宿重荊南會府付之重臣視諸路則加畀事權比列鎮則不皆專制上流之勢既固則金陵之宅可安而國祚有惟新之命矣

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昨來不得親民之吏貪害恣行民怨而寇興今宜刻意縣令之選委自從臣薦舉人上兩名監司郡守人上一名資序至通判官品至正郎皆聽充舉中書籍記差注以流散歸業盜賊不作耕桑日衆戶口充溢為殿最有不如舉重罰舉者所舉稱職舉者受賞則實才見用而黎元受賜矣

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昨來二千石賢者不久任久任非其人流轉如織坐困百姓是以民無定志所志不守令宜放古守宰以六期為斷慎選於未用之先勿輕罷遣於既任之後以省送迎以考功罪使得盡其心民主相安尊重堅固下難危也有殊効者增秩賜金亦不遽加移用則郡縣可保而國基無城復于隍之憂矣

九曰開闢言路以通民情昨來數降求言之詔未聞安邪禦敍其事出於其人者而鯁亮之臣褒聞賜罷今宜弃故忘怨招徠四方忠直敢言之士充滿臺諫之員其言之當小加賞賚大加擢用其不當者亦姑置之以勸來者時遣忠信使臣分行諸路郡縣問民疾苦事有不便立變易之

則閑隔通達上下交濟而國體乎泰矣
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昨來訪求文武全材又兩命從
官擧其所知而擧者非其人故眞材實能愈晦不出今宜
以時開文武擧場申明制策大科又復元祐十科之目州
郡必置學校選擇師儒以育後學購求圖書闢冊府以處
矣復而待止之用取才之路旣廣而不壅則智謀才略各
思自奮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無沉淪之歎息飛揚之心而
太平之基立矣
右件十事亦今日中興之大畧也竊謂天下之治以人材
爲急百官之中以宰相爲先治亂之變不遊乎天時興亡
之幾全係乎人主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啓帝之心賜以賢

輔握機處要人材皆会國强師壯政治日新而成康之俗
可坐致矣尙何膠擾之云乎

賈寶學記賴贊

眉宇兮清揚和氣兮至剛無施兮不宜紫霄兮寨翔或欲
係夫單于而皆夫中竹公抗疏兮忤姦于表領兮有光比
珠崖兮請棄之旅孔武兮言更昌服閑兮無悔道遠兮襄
芋歷外兮超然壺中兮未央会圖形兮凌煙爲壽俊兮樂
康
賈誼請以五餌三表係單于而皆中行說後世識其疎
賈捐之請棄珠崖專憂山東君子与之公昔使朔部値
權臣開燕山嘗奏陳不可坐此取怨久奉祠館所以難

不用然當是時以軍法餌士大夫之口無敢言者則公
之奮然不顧是爲難矣豈不有光於西京二子耶故贊
中興而出之

清寐記

吾每食已必有欲寐之狀比就枕而交睫則皎皎未嘗寐
也雖未嘗寐而向來欲寐之意旣已洒然爽然若熟寐而
初覺者畳至眞宍實內外一如其欲寐與人同而終不寐
與衆異寐與不寐相与爲適是寐而不暝暝而不寐以昏
藏覺神不離形以覺破昏動不違靜其不寐而寐也猶日
之韜乎夜其寐不寐也猶月之隱乎晝開目閉目幽顯混
融軒息雷鳴而本心澄然靈臺暎然而四體嗒然殆進乎

晦息之隨而超乎晝寢之表矣

硯銘四

猜仙李墨筆紙滃雲霧走蛟虬爲世珠出自此
下岩之珎名聞四方物貴有用愼毋匱藏石不自知緊人
取不幸或與啥等伍嗟云滃霧走龍蛇歸于刘子乃得所
騏驎之肝玉色之正兮活眼死眼均石之病兮燥潤得柔
雖石之性兮宜筆与墨斯石之令兮明窓靜几四友相命
兮豊詞琢翰於硏爲珎兮

嚴州祝文

岳

東方主生岳司其權令茁日槁民將隕墜雖吏之責亦神

之羞爰遣官僚奔走以告盡佐上帝大發陰機起行西風
逼雷無動一雨三日歲尚有秋當餙牲醪虔報事

龍

惟龍舒卷二江此邦所仰用興祠宇丕赫神功方此亢陽
大命遂殄潛臥不恤豈非龍羞謹陳芳馨達吏䁥懇蜿蜒
御氣濡澤四方非龍所難跂立而俟

風

蔘達飛動揚云四施惟神之功萬物所仰今旱已甚雲興
油然風輙散之反為物病起自東北與雲西南披拂沾濡
實在俄頃反訟為德豈非神休

雷

惟神所司上帝號令當與恵澤俱及于民雨未及施太聲
遠發風雲披敗民用怨咨謹潔蠲顧閗車鼓陰氣屯聚南
羊縱行是則神休永享明祀

雨

旱既太甚雲漢日高嘉生焦然閔雨如渴神胡自閟不恤
有生用款明壇懇俟陰澤御雲而播不聞逡巡三日為霖
萬物咸遂民用歸德何日忘之

永州譙門上梁文

瀟江拱抱永阜盤環畫境為州西漢以來甚久擇人分土
南邦之寄亦高独愧非才屢膺此選爰念兵民之輯云胡
土木之興惟是候門嘗罹賊炬因循既久圮剝滋多仰彤

欷於麗譙茅茨僅存屬往來於軌道風雨莫除當揆理以
不然顧勞民而非屬叙材諸縣蠲役弥旬農畝告成庶情
香勸秋陽庀候素計周悉瞻輪奐以干霄瞰閭閻而撲地
長州通浦能消王粲之憂平野浮雲聊寫少陵之望耳
倩梁作舉善祝

抛梁東高嶺翬飛有頖宮莫學齋人知嘗晏好追沂上舞
雩風

抛梁西遙望連山接九溪要使弦歌興雅俗漸令忠信革
雕題

抛梁南天下知名淡竹岩應有高人潛板築巨川何日駕
云帆

抛梁北西江下合浯溪邑溪邊有石尚齊天大業載歌還
此刻

抛梁上岌岌崇墉兼大壯天際烏蟾自曉昏樓頭鼓角聳
清亮

抛梁下太守無才宣德化但祈方域屢豐年自葉流根固
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官方清正人物泰通常使斯樓永為壯觀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生民推尊爰及誕弥之月天保報上共擒歸美之情用集
勝緣恭陳多祝皇陛下
伏願則天之大如日之升舞于羽以格苗滅澆猨而祀夏

玉樓問寢遠追文武之縱金匱紀年更過商周之曆仰祈
十號俯鑒一心
盛德在天欣逢震風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筭誦西
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臣子之誠日月所照皇帝陛下
德載恭儉孝通神明安樂延年不用仙求之方士勤勞享
國自占無逸之元龜伏願如日方中後天難老復文武之
境土大会東都垂堯舜之衣裳永瞻北極
盛德在火載逢震風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筭誦西
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符生民推尊之詩効天保報上
之意伏願皇帝陛下宛張文武廣運聖神黃越白旄靜掃
神州之氛祲金枝玉葉永恢聖祖之基圖端拱辦朝仰佇

寶曆萬年是頌八表所同
彌月應期出撫中興之運後天誦壽共輸下報之誠恭惟
皇帝陛下躬稟聖資紹隆寶祚履風塵於初載嘗極焦勞
變氛祲於太和遂臻閒暇惟神心之炳炳毁幾事之源源
治亂相因安危倚伏方且修明德政寤想英才放鄭聲而
遠佞人好善言而惡旨酒不以一身之逸豫而忘四海之
窮必防後患於未然思建元功於不世文王赫怒然戢昆
夷呂后遄歸即梟項籍際普天而丕冒覆寰宇以榮懷協
氣無乖詠歌有實又豈待緇黃之誕祝自然膺堯舜之遐
齡 臣迹遠江湖心存軒陛縉紳踏済遊閒萬歲之呼丹赤
懇懃願獻千秋之鑑

永州天申節錫宴致語口號
律中蕤賓爰記誕彌之月卦通離氣洞開丕赫之祥欽湛
露綺桐拜需雲於觴豆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比舜勇智如
湯御至權啓開攘基之運外分良牧昭蘇疲瘵之民精誠
類格於高穹治化欲躋於富壽是以齋居決政肝食諸思
放鄭聲而遠佞人克昭孔訓好善言而惡旨酒茂建禹功
俯察輿情不違故典均錫京之餘瀝猶侯服之具僚綠綺
朱弦播仁風而解慍黃葵金盞依化日以傾心臣等謬忝
伶倫知律呂敢陳口號上祝天齡
門開閶闔曉霞鮮劍佩稱觴玉座前五福惠心敷下土三
呼稽首望層天龍旗已遠淮濱祲狼燧行清朔塞煙後會

東都臨四海永呈環拱萬斯年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圭主古文師臣論道繼虞夏商周之盛揚詩書礼樂之風
賢關既本於行都學校遂彌於率土四方子佩城闕同歸
千里諸侯藻芹交采章布動搢紳之念斧斤無棫樸之遺
乃眷新州實為古郡自古地靈而氣淑于今俗易以風移
聖賢之道滿門絃誦之聲盈耳屬膺科詔大闢詞場逈詳
郡數士之術枚下筆專春蠶之食葉填然一皷作者七人
賓興雖駐於車徒燕享式陳於觴豆恭惟知府學士詞林
大手畫省名郎崇儒繼常袞之規勸與教有文翁之忠厚
坐觀薦選喜溢顏容元龜在前同庭實之旅百鳴鹿食野

聽工歌之拜三某等叨習樂音幸逢高會魏花已過無煩
羣子之忙菊藥方新宜盡賢侯之意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秋氣清高肅鴈行賢侯勸駕會華堂賓明滿坐曳珠履鼓
吹宣天飛羽觴題柱棄繻俱有志班荊折桂正相忘明年
春色催行色衣錦榮歸耀故鄉

慈雲長老開堂疏

佛燈無盡祖體有傳必屬當仁乃揚勝事讚公長老全提
心印早擅法航變草衣為鷲嶺之椎蹴湘楚以象王之步
水澄月現草偃風行眷流葉之名藍久虛猊座契拈花之
密意撲聞潮音所集妙緣仰祈皇寔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浙江西部嚴瀨名州千峰回環宛是寶華之座兩溪交會
無非舍筏之津乃眷精廬久虛法席欲興廢墜誰與流通
某人性海澄明道機純熟悟一花於微笑付百念於寒灰
心在定中人見慧光之起名浮實表衆求甘露之滋當契
因緣勿勞撝挹鍾鳴鼓震大寵臨濟之家舜花發鷲啼同
住報恩之佛地

光孝長老請疏

拯後學之迷津既資悟徹贊先皇之覺路尤賴精脩自匪
當仁孰堪高座某人徧叅已罷默契無餘清風久播於三
湘甘露合沾於四衆屬開庋止那尚隱淪五葉開花況接
錦山之寶地千燈續焰幸提龍穴之寵綱時節因緣善來

善往

光孝抄題疏

脩行乞食本如來之素規歡喜布金由長者之餘裕禪腹
已萎於敗鼓懇誠當叩於高門或捐貫朽之精蚨或施廩
餘之匂粲但緊惻悶何計少多不拒細流終成大浸雖一
鉢香飯未能遍飽於河沙而三時唄因無可少資於
俾盡報恩之職事不孤光孝之道場仰深仁肯垂芳號

龍山長老請疏

人皆具足無瘡何用於傷之或乃冥迷有路必資於指者
以是義故吳求道師某人心地澄圓信根純熟不滯方所
如善財之遍叅迦起見聞同迦葉之微笑屬以國恩無主

大鑒時依光賴當仁幸毋辭避地無盡藏為西方來道之
主人拈一瓣香祝北極南山之眷寔

龍山長老開堂疏

法無可說誰為師之聲人各開堂何預龍山之事欲如來
處可但然然某人密印全提機鋒不滯雖妻膺於公選式
尚闕於師承智閑無酬乃臻聲竹之悟希運有得不知救
牛之歌宗派所同舉揚斯是法筵龍象衆看取今行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三十 終